走向世界丛书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钟叔河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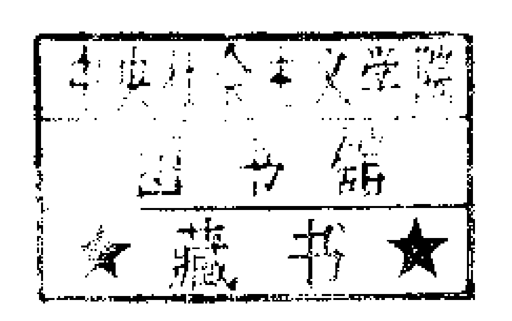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王杰成 标点



钟叔河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曾纪泽

责任编辑：杨向群　鄢　琨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50,000　印张：33.875　印数：1——8,700

统一书号：11285·58　定价：6.30元



曾纪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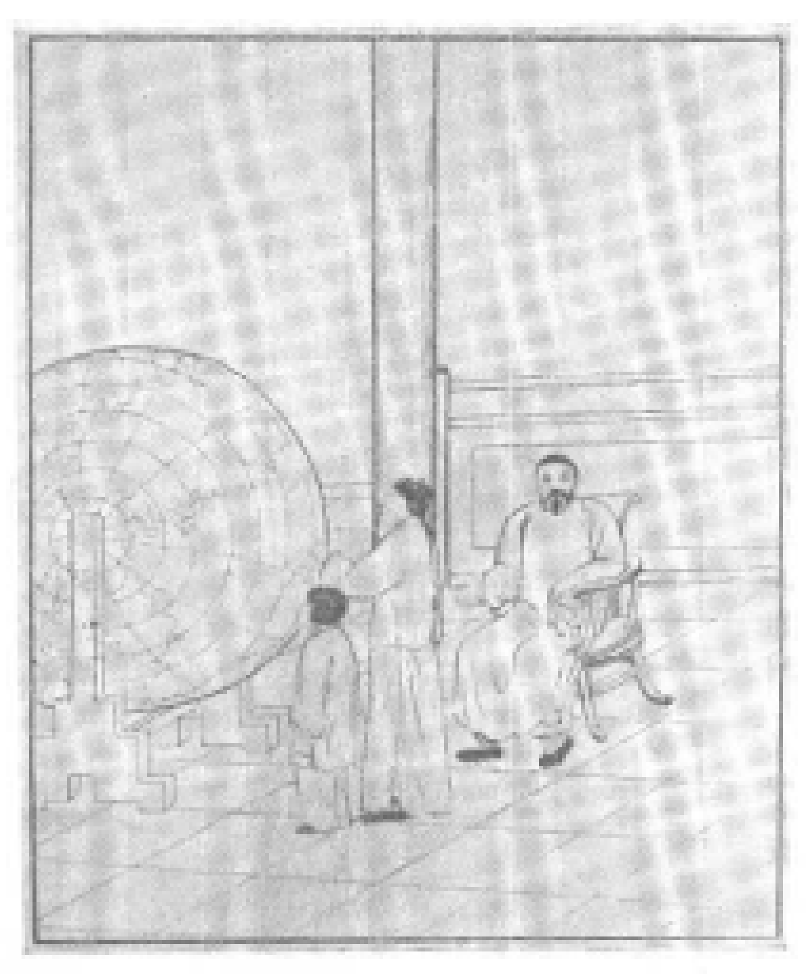
英国画家为曾纪泽
所作的铜版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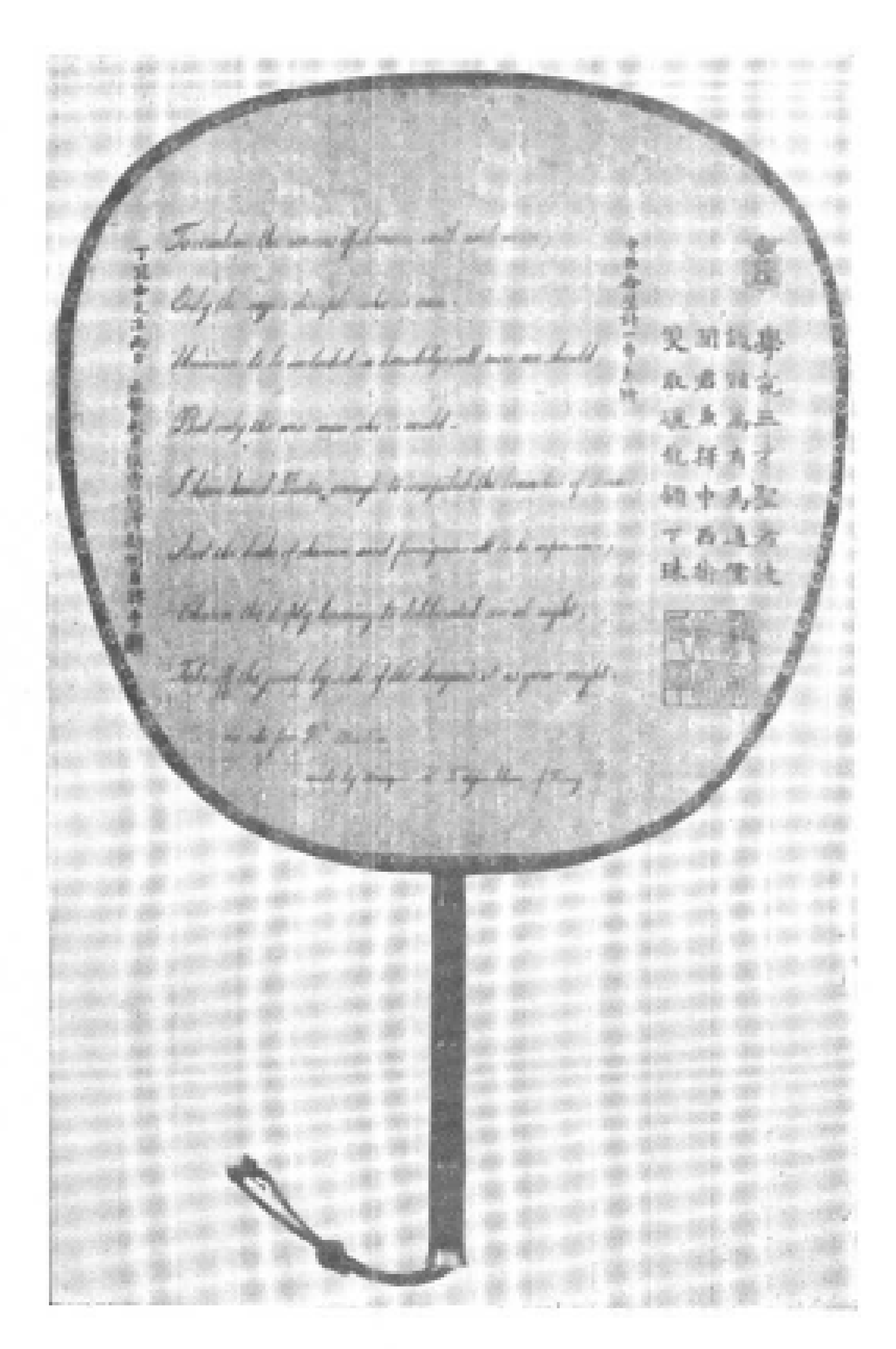
曾纪泽在伦敦使馆

曾国藩像，此为曾氏生平所摄之唯一照片





青年时之曾纪泽在两江总督署内看地球仪。图中坐者为其父国藩，幼女为其妹纪芬。本图原载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曾纪泽用中英两种文字书赠W·A·Martin的诗扇

曾惠敏公日記

聖訓

西太后問你打算那日起身

東太后亦同問　對臣因公私諸事須在上海料理齊備須早出

都現擬九月初四日啟程　問走天津不走　對須從天津經過

且須耽擱十來日與李鴻章商量諸事　旨李鴻章熟悉洋務

你可與他將諸事細細討論　對是　問上海有耽擱否　對出洋

路遠應辦諸事應帶諸物均應在上海料理清楚又臣攜帶隨

行人員亦須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上海耽擱較久大約須住

一箇多月　問你攜帶人員到上海再奏否　對臣攜帶人員有

從京城同行者有從外省調派者其外省調派之員能去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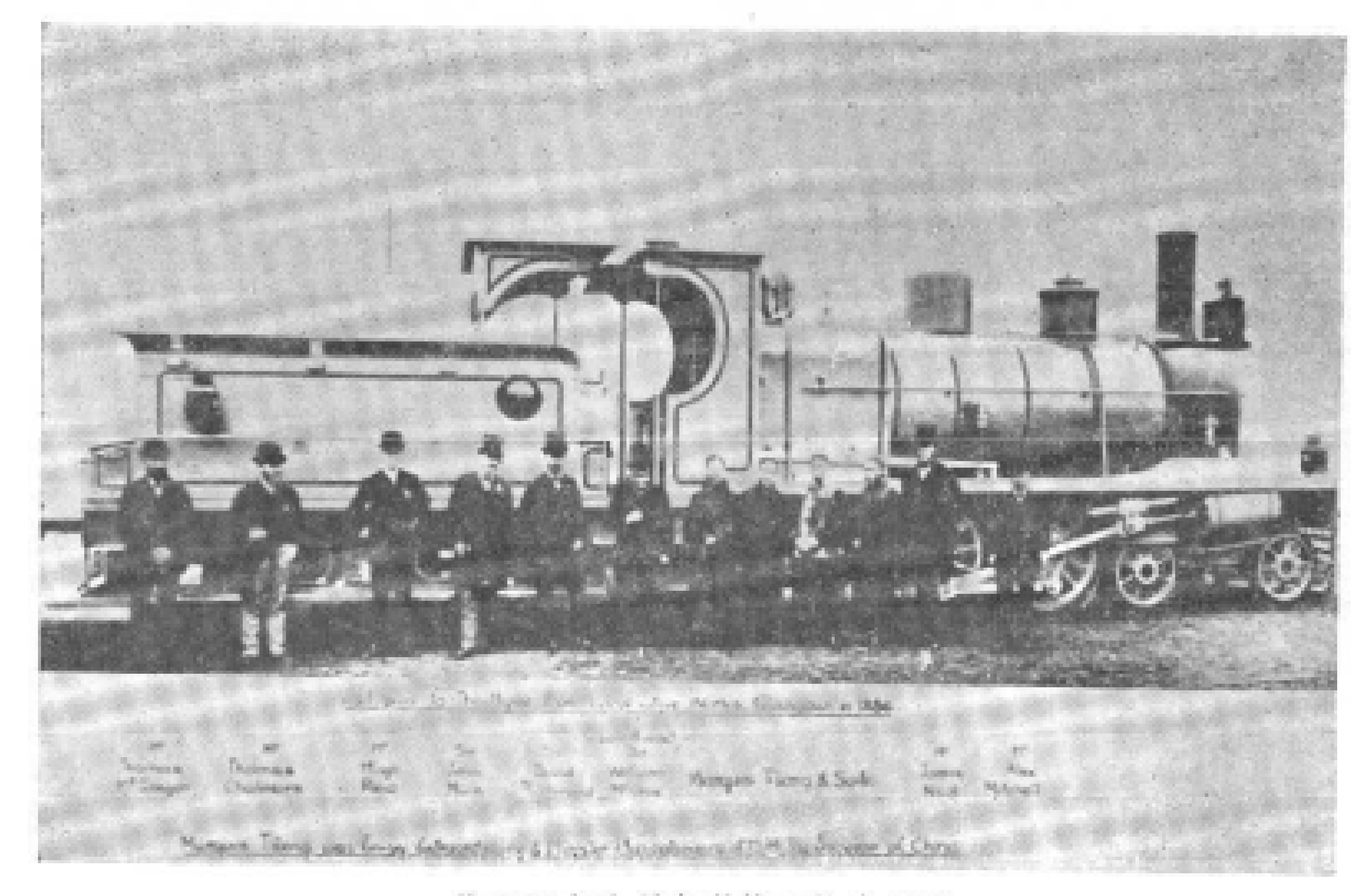
日記卷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光绪癸巳（十九年）刊本《曾惠敏公日记》书影

二十九日偕康侯從霞宮至外部見侍郎吉爾斯於華公使布策
兩外部總辦熱梅尼偕見吉爾斯面允詞極婉言約不可改總言
各國訂約誠有商改之事惟未經商改即罪其全權之使者與
啟防有意將向等語雖真久后乃允代秦國君請示再遞
國書
七月十三日偕康侯日意格夏干游大彼得堡西郊彼得
大爾游觀俄皇避暑行宮在焉第宅瑰麗無從描寫其法宮殿
所不及也
十七日偕康侯詣宮公賦賞　國書至俄皇離宮時克行宮之廟
房坐午時許禮官奉俄皇命設宴相款席散後禮官至余館旨
同入殿延進見三門外而節手捧　國書呈遞詞俄皇答數
答詞措言孟商俄語譯俄皇因兩國修好問勞及所合交奉書詢候也甚
悅退入閣中禮部總官引余見俄后出申刻回寓

通行刊本《曾惠敏公日记》删节很多。请将刊本（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七日的文字和下页曾氏手写日记相比较。日记原稿现在台湾

右为光绪六年六月廿九日日记手稿，左为同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手稿，均只拍照一面。图片下角数字为影印本页码



曾纪泽在欧洲参观铁路机车工厂

总 目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时，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仑布等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好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

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但总而言之都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和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十月

凡 例

一、《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

一、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二十八种，共计二十分册；现移交岳麓书社，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与未刊诸种以类相从，新版印行。

一、丛书暂定收书一百种，分为若干册，每册字数约在四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可以一种为一册，也可以若干种合为一册。第一辑十册，共收书三十六种，书目见本书封

三（勒口或护封）。

一、校订原文，对于明显的错字，迳予改正；诸本之异文，择善而从。比较重要的校改、订正或疑问，用案语的形式略予说明。

一、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案语、注释，均置于方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本小字夹注，改用正文同样字体，置于圆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用小字排于书口，以便检阅。

一、不依年月日记事之书，酌加目录，并于篇目之前加列序号（1、2、3、4……），以利检索。篇幅较小者，则只将序号列于文内各篇题目之前，不另编目录。

一、人名索引，按姓氏笔划排列。所系数字为单节者，即所属篇、节、首之序号，如：

西乡隆盛　19

表示西乡隆盛见于《使东杂咏》第十九首。所系数字为三节者，即所属年、月、日，如：

黄遵宪　3，10，19

表示黄遵宪见于《使东述略》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译名简释，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必要时加注外文。文中已有诠释者，一般不再注释。过于琐屑，且无碍通解者，亦不复注释。其有当加注释，编者囿于学识，暂时无法作出者，暂阙释文，以俟博雅。

一、中文词语，概不注释。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旧版各书叙论（《文与其人》），新版均已全部改写，敬希高明教正。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曾用过“谷及世”、“何守真”、“朱心远”等署名，今悉还复本名，请读者鉴谅。

一九八四年五月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

• 曾纪泽 •

光绪四年七月	廿七日派充使臣
光绪四年十月	廿八日上海启程
光绪四年十二月	初八日抵达法国
光绪五年正月	初四日伦敦受印
光绪五年二月	初八日移驻伦敦
光绪六年六月	十九日赴俄谈判
光绪六年七月	十七日谒见俄皇
光绪七年正月	廿六日条约签字
光绪七年二月	初二日移驻巴黎
光绪七年四月	十九日移驻伦敦
光绪七年七月	二十日赴俄换约
光绪七年闰七月	廿一日移驻巴黎

光绪七年十二月	初十日奉旨留任
光绪九年正月	初十日移驻伦敦
光绪九年九月	初七日寓居外郡
光绪十年四月	初四日专使英俄
光绪十一年三月	十五日下乡养病
光绪十一年八月	十一日移居寓所
光绪十二年四月	初三日卸任交代
光绪十二年七月	初六日赴俄移交
光绪十二年八月	初十日自英启程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	十六日回到北京

□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根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整理

□ 王杰成标点

钟叔河

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

1878年（光绪四年），出使英国法国大臣郭嵩焘被撤回国，接任的是比他年轻二十一岁的曾纪泽。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爵，致身从政，补授太常寺少卿，奉使英、法（1880年后又兼使俄国）。郭嵩焘和曾国藩旧有"金兰之谊"，郭子刚基娶曾女为妻，彼此又结成了儿女亲家。所以，序起辈分来，曾纪泽在郭嵩焘面前，是名副其实的晚辈。他属于在郭嵩焘之后正式经办"洋务"的"第二梯队"，是真正开始担负起比较繁剧的外交工作的"洋务派"中的一位干员。

曾纪泽使期甚长，从1878年到1886年，蝉联八年又半。他所做的事情，最著名的自然要算赴俄改订条约，挽回了1878年"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其次则是

在有关越南的中法交涉中，反对言和，力主抵抗，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的代表。

五千年未有之创局

郭嵩焘被撤回国时，心里满是牢骚，但对曾纪泽仍然寄托着希望，临别写了一首诗给曾为赠：

> 十洲天外一帆驰，踪迹同君两崛奇。万国梯航成创局，数篇云海赋新诗。罪原在我功何补，壮不如人老更悲。要识国家根本计，殷勤付托怅临歧。

对于"万国梯航成创局"的形势的认识，曾纪泽是和郭嵩焘完全一致的。在光绪四年九月准备去国的路上，他为汪凤藻编的一部英文文法书写了一篇序，畅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以及应该怎样适应这一形势的主张，摆出了他对洋务和西学的根本观点，云：

> 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洁之论，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若曰：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纪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
>
> 夫先圣昔贤之所论述，六经典籍之所纪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赅备古今万世之器与名。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
>
> 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

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曾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骘之；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諉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这是一种博大宽容的开放的态度，是一种同"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保守态度完全相反的态度。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曾纪泽只能在坚持"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纪载"的前提下做文章。但他实际上指出了，这些论述和纪载，只是一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的"庄论"，不能适应五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化，也不能解决今人面临的实际问题。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没有去过外国，更来不及研究当今世界上的问题；对于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只能由我们自己去考求，才能搞通它，了解它，才好跟外国打交道；对于这件事情，是既不能简单拒绝，也用不着特别害怕的("不得以其异而諉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过了十四天，曾纪泽又在复杨商农的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开放主张。杨商农与曾纪泽"至好，但不甚以洋务为然"，曾经劝曾纪泽"不应讲求西学"；此次来函，"谆谆恳

恳，以清议为言"，希望曾纪泽跟士大夫阶级的舆论妥协，辞掉出使英法的任命。曾纪泽在回信中，尖锐批评了"清议之流""硁硁自守"，"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指出：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抚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

曾纪泽亲历欧洲，使事之余，注意考求西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其日记多有记载。如与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师研究国际公法，听凿通苏伊士运河的勒色朴斯说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同牛津汉学教授理雅各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到剧场看"演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的戏剧（即《哈姆雷特》），都是考求"政事言语文字风俗之不同"的活动，因小见大，事事关心。如光绪五年正月二十日记：

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地穴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

之意。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由用地规划谈到城市建设，归结到社会、政治制度，“与民同乐，则民不怨”，一句话就把问题点出来了。

经过这样考求以后，曾纪泽办理洋务、讲求西学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光绪八年九月间，他从巴黎写信给陈俊臣，论“洋务之要端，请必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然后办理不致孟浪”，为“至哉言乎”，“兹三语者，即是普天下办洋务之圭臬南针，再贡千言万句，亦不能出此范围矣”。接着写道：

> 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可似汉唐之驭匈奴、西域、吐蕃、回纥；若尚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耳！彼诸邦者，咸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社番、苗猺獠倮情势判然，又安可因其礼义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耶？

他认为外国和中国都有礼义教化，只是观念不同，“情理”却是相通的。“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则虽僻在数万里外之国，亦不能径行而无滞”。所以，国与国之间互相学习长处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办洋务也“并非别有奥窍”，遇事只须以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绌；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陵远人；可许

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庶交涉之际，稍有把握”。

但话虽然如此说，在当时办外交要做到合情合理，却极感为难。曾纪泽在慈禧太后召对时便曾说过：

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

在写给陈俊臣的信中，也指出：

西人之赴华者，较少安分守礼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无足论已，即洋官亦往往昌言于众曰：“处东方之人，不厌谲伪；去诈用诚，难以成事。”编为口诀，转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陈迹，足以召侮而来讪者，思之喟然。

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可以说一直在尽力酌情据理，与洋人“不讲理”的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这是他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也是下文要着重评述的。

待凭口舌巩河山

1865年，中亚细亚浩罕部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带兵入新疆，先后侵占南疆各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于1867年建立所谓“哲德莎尔国”，明目张胆地肢解中国领土。阿古柏的这些活动，得到当时正在中亚地区互相抗衡的俄、英二国的支持。1866年，俄国即同阿古柏政权签订协议，保证

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并互相允许对方入境追捕“逃人”。1872年，双方竟正式订立通商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国元首”，阿古柏则应允俄国在南疆设立“商馆”，“商队”自由通行南疆，货物入疆只纳低税。在这前后，俄国还向阿古柏提供武器和物资，派军官到喀什噶尔为阿古柏训练军队，企图控制阿古柏政权。

阿古柏在和俄国勾结的同时，更加积极地靠拢英国，和英国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为了争夺霸权，将新疆的一部分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71年夏天公然派兵侵踞伊犁，强占牧场耕地，掠杀各族人民，撤销中国机构，监禁中国官员，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形势十分危急。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西北边疆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正在全力经营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正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节节得手的左宗棠，则力主进兵新疆，规复失地。支持左宗棠主张的王文韶称：“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最后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命左宗棠于1876年率军出关，先克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北疆平定。1877年，清军下吐鲁番，进兵南疆；阿古柏兵败势穷，服毒而死。这时，原来扬言替中国“代为收复”伊犁，“权宜派兵驻守”的俄国，却以“先议通商”为幌子，拒绝交还伊犁。

1878年，清朝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前往俄国谈判。1879



年，中俄双方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地方，签订了一个条约：中国付给俄国"代收""代守"伊犁的兵费五百万卢布；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一律免税；新开两条直达天津和汉口的商路，税率较海关减少三分之一；俄国得在新疆各地设立"领事"；中俄国界按俄方要求作出有利于俄方的修改；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地区全部割给俄国；中国收回一个险要尽失、无法可守的伊犁破城。

崇厚的丧权辱国，使得朝野上下，举国哗然，一致要求改约。清廷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以"不俟谕旨擅自起程回京"为由，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罪；并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将崇厚所定约章再行商议"。

这项任务，正如曾纪泽在巴黎接到总署电报后致总署总办的函件中所说，"须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乃是极端艰巨的。他又在写给丁日昌的信中说：

> 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
>
> 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纪泽纵有画策，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其奈意见纷歧，道旁筑室，助成者鲜而促败者多，盖不蹈地山覆辙不止也！

然而，凭着对国事的忠心和对情理的了解，曾纪泽毅

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又利用英俄矛盾，从伦敦采听俄国内情，知“布策诸人虽坚执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部丞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而在中国方面，“西陲一带，左相手握重兵，取伊犁或犹可期得手”，谈判仍居有实力地位。因此，他认为事犹有可为，正同下围棋一样，还可以“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

在曾纪泽准备赴俄时，于四月十七日收到总理衙门一份密电，其中竟说：“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但曾纪泽认为，保持国家领土完整，是无可退让的原则问题。他在《与总署电报密商情形片》中，向皇太后皇上直陈：

> 伊犁一城，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系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订之约，总理衙门所谓“意在归宿到此”者，……似仍宜办到通商稍予推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硁硁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已。

“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这是何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爱国精神！曾纪泽还在送原署理出使俄国大臣邵友濂回国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

对自己捍卫主权折冲尊俎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曾纪泽的谈判对手，是俄国外部尚书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部总办热梅尼等人。开始谈判，"吉尔斯面冷词横"；"布策阴柔狡狠，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热神通"；"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为俄少留馀地，愤懑不平"。他们首先说，崇厚是"特派头等使臣，全权便宜行事"，而曾纪泽只是二等公使、不称全权大臣，"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曾纪泽义正词严地回答道：

> 使臣无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俟批准，自是天经地义。……从前倭、布两位大臣有何等事权在中国办事，吾现今事权亦正与之相同。使者所力争之处，中国国家容或有酌予通融之时；至于国家所坚执未允之说，则使者丝毫不能通融，但可据贵国国家之意，转询朝廷耳。

在交还伊犁问题上，曾纪泽认为伊犁南境之帖克斯河流域，"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则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故而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俄人无理割腹地而归孤城，最后始允归还，"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约百里，宽约四十馀里"。曾纪泽"检阅舆图，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

在喀什噶尔划界问题上，俄方坚持照崇厚原议，把中国现管之苏约克山口等地划归俄国。曾纪泽力言："已定之

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要中国在已定之国界再向后退让，实不合情理。吉尔斯说："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罢论。"曾虑未定界不勘定，日后又起衅端，"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意欲为崇厚原议辩护，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曾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结果取消了崇厚所定的界址，保全了苏约克山口等处领土。

在偿付兵费问题上，热梅尼、布策等坚持应偿一千二百万卢布，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道：开战则"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最后，吉尔斯只好转作笑脸，说："俄国岂以地出售者？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岂仅值五百万圆乎？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自慰耳！"

曾纪泽掌握了"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发扬了"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终于在1881年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争回了一部分领土主权。这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1884年，新疆建省，改置州县，从此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现在节录一段热梅尼1880.10.24写给吉尔斯的信，可见当时俄国人对曾纪泽是怎样憎恨和无可奈何的：

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们和毕佐夫一起从邮局给您寄上此信。……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

抱任何幻想（按：可见俄国人曾幻想曾纪泽也能象崇厚那样容易屈服）。他们十分傲慢(按：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别人俯首帖耳任其宰割，不肯屈辱投降就是“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按：原来他们把曾纪泽的水平估计低了）。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

一腔愤血

忠心和才干使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取得了某些胜利。但是，个人的品质和能力，毕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并且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在1883—1884因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苦心孤诣就完全失败了。

越南和中国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开始侵略越南，首先占领了南圻（越南南部)，接着又开始觊觎北圻。法国侵略者并不掩饰他们侵略越南是为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思想”。当时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曾经说过：

> 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到达中国腹地的人。(见依罗：《法国——东京回忆录》)

在茹费理执政期间（1880—1881，1883—1885），法国一再发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于1883年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接受法国“保护”。对于法国的野心，出使法国的曾纪泽早有觉察。光绪七年（1881）冬他在《复陈法国大概情形疏》中说：

法人觊觎越南，蓄意已久。缘该国初据西贡、柬埔寨等处之时，满意澜沧江、湄南河可以直通云南。其后见该二水浅涸，多处不能通舟，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入口以通云南，添开商埠。……上年冬间，臣在俄议约，因闻法国有派兵前往越南之议，比即照会越南外部，并与法国驻俄公使商犀晤谈，力言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本年闰七月内，臣由俄换约事毕，回驻巴黎，又于八月初一日照会外部，将总理衙门历年未认法越所订条约之意，剀切声明。……

无奈当时实际主持外交的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主张对法妥协，牺牲越南。延至光绪九年（1883年）初，越事益不可为。曾纪泽“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伦敦复左中堂》）。法国侵略分子非常恼怒曾纪泽，对他发动了疯狂的攻击，甚至“在议院诋毁纪泽，语言过肆”。法国政府也借口曾纪泽说“中国此时虽失山西（北圻地名），尚未似（法国）十年前（在普

法战争中）失守师丹之故事也”，有损法国“尊严”，要求中国撤换驻法公使。曾纪泽内忧和议，外抗敌廷，心力交瘁，致成病症，六月十七日致总署总办函云：

> 近日每晨起辄咯血数口，血虽不多，颇形委顿。方事之殷，不敢乞假。然自愧无养气之功，诚恐法人再加凌辱，则病必增剧而不可救药矣！

七月初九日又在给外甥郭氏兄弟的私信中说：

> 公务不甚如意。法兰西欲吞并越南，蓄谋已久。余为未雨之绸缪，亦四年于兹矣。始也，枢廷、译署诸公暨合肥相国，均于鄙说不甚措意。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迟晚。……余终日焦灼，百事颓废。甥索我书，书本不佳，此时尤乏兴趣……

当时，普遍有“李（鸿章）主和，曾（纪泽）主战”的说法。曾纪泽确实是主张备战，主张坚决抵抗的。光绪十年（1884）初，法国陆海军已在越北、华南作好了对中国大规模进攻的准备，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曾纪泽从伦敦写信给陈俊臣，分析了法国的弱点，指出中国可以用准备持久作战的方针挫败法人。这封信十分重要，且又不长，全录如下：

> 敬再启者：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国辽远，以争地于数万里之外，谓之不危，

得乎？十馀年前麦西哥之役，则彼国前车之鉴也。今彼所冀幸者，谓我器械不备，训练不精，必无再接再厉之力，故欲轻于一试，将以战舰十馀艘、土客兵万馀人，遂羁东方。我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内乱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

曾纪泽对法国情况和"法越之事"的分析都是很正确的。事实上，极力主张武力侵占越南的茹费理政府地位并不稳固，法国可以用于远东的兵力也很有限，在外交上法国的处境也很孤立。如果中国能积极援助越南，准备作持久战，法国未必敢于冒险。但此时清廷一味惧战，生怕"衅由我发"，把主张坚决抵抗的曾纪泽视为与法言和的障碍。同事和朋友中也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责备曾纪泽"一意主战，以国家为孤注"。曾纪泽却始终坚持他的正确观点，并不辞舌敝唇焦，反复开导别人：

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惜备战稍迟，法人增兵略地，获利已多，譬诸骑虎，势难复下。吾华以惧战过甚，反酿成不得不战之势，此可为太息者也。（《伦敦复李香严》）

若早采主战之言，断不至有战祸。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战祸，乃难免矣。（《伦敦复邵筱村》）

十年四月，清廷终于派李鸿章在天津和法人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只要求法国不侵犯与越南北圻相连的中国南界，中国即同意从北圻撤兵，并对法越所有已定未定之条约“均不过问”。

曾纪泽是坚决反对签订这个条约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导致战争的条约，而不是一个保障和平的条约。为了排除障碍，清廷于光绪十年四月初四日下谕：免掉曾纪泽出使法国大臣兼职，改任许景澄为出使法国、德国并义、和、奥三国大臣，未到任前使法大臣由使德大臣李凤苞兼署。

一片忠心反而受到如此打击的曾纪泽，此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向李凤苞交待后，他离巴黎到伦敦，写了一封信给九叔父国荃，云：

> 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这是何等的悲愤呵！“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此李相之见爱处也！”难道曾纪泽这样一心为国、才干优长的人才，竟应该如此被“见爱”吗？

不出曾纪泽所料，《简明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兵“接收”谅山。中国守军奋起自卫，打退了法军，清廷反而怪李鸿章没有及早报告撤兵，给他“传旨申饬”处分。接着，法国船队开入马尾军港，逼近中国水师船只；水师统帅秉承政府意旨，“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结果法舰突然开火，十一艘清舰毫无准备，全部都被击沉。这时，全国民情激愤，舆论也对政府退让致败深为不满，迫使清廷于八月二十六日下诏抗法。翌年春，中国在陆海守卫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冯子材谅山大捷，在巴黎引起了反对茹费理的示威，法国内阁当即垮台。但清廷却决定“乘胜即收”，匆忙同法国达成停战协议，重申《简明条约》有效。四月，李鸿章又同法国代表在天津重开谈判，于六月九日签署《会订越南条约》，正式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是“不败而败”地失败了，曾纪泽也失败了。

大概是为了抚慰曾纪泽，在解除他使法兼差两个月后，因左宗棠奏保人才，上谕“曾纪泽着交军机处存记”。又过了五个月，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又过了六个月，即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朝廷改派刘瑞芬充任出使英国俄国大臣，要曾纪泽“回京供职”。他于1886年8月离英，年底回到北京。

曾国藩的影响

曾纪泽在办理“洋务”中，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绝不

是偶然的。在上面引过的复杨商农的信中，曾纪泽一共批评了三种人：一种人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的“泥古者流”；一种人是“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的“好名之士”；还有一种人则是“视洋务为终南捷径”，竭力钻营，谋取升官发财的庸俗官僚。他立志要自外于这三种人，也确实和这三种人划清了界限。

曾纪泽之所以异于一般洋务官员者，首先就因为他深明西学。他通过刻苦钻研，认真思考，才达到了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的正确认识，从而懂得了“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必然之理，下决心去“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这是“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以其难而畏之”的。一句话，他是先接受“西学”，才来办“洋务”，而不是把“洋务”作为博取利禄的渊薮。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洋务派”。

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这时他父亲已经成进士、入翰林，他可以算是“大少爷”了。但是，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染上丝毫少爷习气，而只要求他们“读书明理”，成为有学问的人。这里从曾国藩写给纪泽兄弟的信中略摘几节，即可推见：

>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咸丰六年九月廿九日）
>
> 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

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徵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谒圣后，拜客数家，即行归里，今年不必乡试……（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

对于读书求学，曾国藩的要求也颇不寻常。他在信中说：

余生平有三耻：……天文算学，毫无所知……；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又经世之文如马贵与《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尔与纪鸿儿皆当手钞熟读，互相背诵。将来父子相见，

余亦课尔等背诵也。(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曾国藩要求纪泽、纪鸿熟读深思马贵与、顾炎武、顾祖禹、戴震、王念孙诸人关于经世致用、天文地理学问的书，为他们尔后接受“西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纪鸿在数学上曾经显露了才能，因早死而未能毕其业。曾纪泽则利用曾国藩首创洋务、绾接中西的方便条件，比纪鸿更早也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洋的文化，进一步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就发表过“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意见，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并把这个建议提到“救时第一要务”的高度。曾国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他有很高的政策、策略水平，深知“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所以主张对洋人要“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但是，他在这方面也不是毫无戒备的。同治元年，清廷就是否请洋兵直接参加对太平军的战事这个大问题，数次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国藩回奏说：“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于安庆创办军械所，试用西法制造轮船。第二年，又找到“熟习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的容闳，“拨

给银两，饬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他实在是中国近代创办洋务的第一个负责官员。

在“师夷长技”这一点上，曾国藩一开始就有“为我所用”、“以我为主”的思想。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遵奉谕旨并案复陈折》中道：

> 恭奉九月二十六日谕旨，饬派都司以下武弁学习外国兵法。臣虽未尝亲见洋人用兵，然闻其长处约有二端：一曰器械精坚，二曰步伍严整。其短处亦有二端：不扎营垒，不住帐棚，人数稍多，势难合并，一也；口粮太重，制器太贵，用兵稍久，国必困穷，二也。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臣愚以为：有心学习，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学，则学者图增重饷，教者图侵兵柄；人少而窃学，则一人可教什伯，十人可衍千万。……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报告和李鸿章合办上海制造局新造轮船成功的经过，说是“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奏折中特别提到“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等情形：

> 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

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月勒成书。……

同治十年七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折奏请选派子弟出洋学艺，云：

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业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利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比志也。况诚得其法而归，触类伸引，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这里所说的"得其法"、"触类伸引"、"扩充于无穷"，就是七年后曾纪泽所谓"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的说法的张本。不仅此也，曾国藩对"西学"

和"洋务"的根本观点，可以说是被曾纪泽整个地继承下来了，成为曾纪泽思想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从西学到洋务

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曾纪泽也十分用心接受父亲的教导。在纪泽六妹纪芬自订年谱中，有他们兄妹在"文正公构造之船厅中"观看"制造局所作径约六尺之大地球仪"，"于是粗知地理"的记载。年谱卷首并有《侍文正公看地球图》，图中国藩居中而坐，青年的纪泽和髫龄的纪芬正在指点巨大的地球仪。应该说，这样的情景，在同治年间中国士大夫家庭中，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曾国藩负责重任以后，纪泽在他身边的时候很多。光绪三年七月，曾纪泽母忧服满，进京谢恩，皇太后皇上于十六日召见。慈禧问他出身经历，他回答：因为随侍父亲，在军营日多，岁时未及考试。直至父亲调任直隶总督，才得入京考荫，分在户部。但当差不久，又因父亲患病，仍旧随侍。其后父亲调回两江，又随侍到两江。慈禧又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曾纪泽答：

> 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在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

当然，在曾国藩生前，纪泽恪遵父训，基本上没有做官。他对于"洋务"只是"闻见一二"，对于"西学"却在

“切实研究”。同治三年，曾纪泽二十六岁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继续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事业，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译出全书。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曾国藩为之校刊，并要纪泽用父亲的名义给书作一篇序。纪泽在序文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欧洲数学较之中国古代算法的长处，表现他的“西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序云：

> 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

曾国藩对纪泽写的这篇序文很满意，批曰：“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郭嵩焘也对它评价很高，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他们都欣赏纪泽的才分，也可以说除了父辈的心情而外，还有几

分“殷勤付托”之意吧！

为了“切实研究”西学，曾纪泽在三十岁以后，下苦功学习英文，努力几年，居然通解。之后，他和在中国的西人艾约瑟、德约翰、丁韪良、梅辉立等人交上了朋友，时相过从。后来他在《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铭》文中，叙述这一段情形道：

> 同治末年，结庐先太傅墓次，负土既竣，以吾旧时所知双声叠韵、音和颡隔之术，试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观其会通。久之，亦稍稍能解英国语言文字。然穷乡僻左，无友朋相与讲证，不敢谓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
>
> 光绪丁丑秋，以承袭侯封，来京觐谢，侨寓禁城东南，与泰西诸国朝聘之使，馆舍毗邻。于是，英国汉文正使梅君辉立，偕副使璧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竟日。而绩学之士英国艾君约瑟、德君约翰、美国丁君韪良，亦先后得订交焉。……

光绪四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 西文条例虽极繁密，然于空灵处轻重分寸不甚入细，故较华文为易。子弟口齿明亮者，塾课之暇日，令兼肄西文，三五年便可通晓，亦有益之学也。……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深愿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与勉焉。

在他的日记中，总是连日见有读英文（有时还读法文）

的记载。其用功之勤，确实令人佩服。出使之后，他能用英语交谈，以英文写作，甚至译拟外交文件。从现存他写赠外国友人的"中西合璧诗扇"看，他的英文程度已经很高。难得的是他虽很重视学习外国语文，并且学得相当好，却并不本末倒置，不是为了学外文而学外文。兹录其召对时的两段问答如下：

（太后）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答：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他还曾经在《〈文法举隅〉序》中，谈到学外文的必要和学外文必须先"通华文"的道理。他说：如果士大夫不学外文，"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尊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驵侩之间，诗书礼义无闻焉，唯货利是视"，这怎么行呢？但是，如果"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

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以异于西洋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

由于有了深厚的国学修养，又有了一定的西学基础和西文程度，曾纪泽在欧洲八年，对于"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又继续进行了研究。回国以后，他为艾约瑟汉译的《西学述略》一书作序，已经能够阐明光学、热学的理论，从"投铁杖与兽皮于火，可执不可执之别"，论及"考求太阳、地心热力，与一切机器键辖，火轮舟车蒸汽生力之大凡，稽化学生剋之源，察冷热涨缩之理"，结论是：西人为儿童发蒙而编写的自然科学常识读物，其重要可比儒家经典《尔雅》和《急就章》。他说：

> 古称通天地人为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儒岂易言！发轫于此书（指《西学述略》），就性天之所近，更着研眈之力，其于专门之学，殆庶几乎！

可惜这只能是纸上的文章。回到北京以后，曾纪泽虽然先后被安插在"帮办海军"、"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位上，却始终没有能够主持译署、枢廷，得到一发其平生蕴积的机会，在五十一岁上就死掉了。据李鸿章说：在最后几年里，曾纪泽"亦颇不得意，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郁郁虩虩，赍志以终"。

初到欧洲接受郭嵩焘的"殷勤付托"时，曾纪泽意气如云，踔厉风发。他那个时候写的诗，如："秦皇无术求三岛，邹衍凭空撰九州；南北自教鹏运海，古今非复貉同丘。"

“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窍，始信昆仑别有山。”都具有一种走向世界的豪情和气魄。及至越南事起，他的交涉主张不得信用，甚至被视为“妨碍邦交”，被迫去职，“一腔愤血，寝馈难安”，心境不同，诗也就不同了：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

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做着不大不小的京官，度着不死不生的岁月，诗中的希望也就变成失望，尽管在无可奈何中还保留着自来如此的倔强：

九方皋死心先冷，八尺躯存项总强。

即使是一匹能够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骏马，因为没有能识马、能驭马的人，终究无法发挥最大的潜力。他身未死之前，心先已经冷了。

总观曾纪泽的一生，是又得意，又不得意。有严父而兼严师，连法国总统在接受国书后，也“慰劳良厚，颂及先人”，自己袭爵封侯，三衔在握。但是，外被遏于强敌，内受制于枢廷，“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他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最主要的一点，则是他的思想在本阶级知识分子中居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自不能免于孤立和打击，而使他感到深深的寂寞。他在给梅辉立做的墓志铭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外交通的见解是：交流吸收才有益于发展，闭拒排斥只能导致愚蒙——

宣圣巍巍，欲居九夷；龙纪鸟名，亦何常师？横渠醇儒，始涉佛老；博约有序，乃臻至道。下士婞婞，不耻颛蒙；谁能执冰，而咎夏虫？……睥睨空谈，宁足立威？贬驳失当，适足贻讥。爰有药言，持愈美疢；尘壤不辞，层峦益峻。

而当时一班士大夫的态度则是：

荐绅先生，讳言边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闭。斗室雄辩，百喙同声，谓人燕石，我则瑶琼。浮夸相和，虚骄不怍；有道人长，谓之示弱。……

如此，欲其不寂寞也，得乎？

这就是曾纪泽的最大的悲哀，但又何止是曾纪泽一人的悲哀呢？

关于他的日记

曾纪泽出使日记过去的通行本都是节本。最早的本子，就是曾氏本人光绪八年（壬午）九月廿一日在巴黎复陈俊臣书中所说的：

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奉一册以供一笑。

这一册日记，起自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止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其间缺日不多，后来被收入清河王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题作《出使英法日记》。

曾纪泽死后，江南制造总局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刊

行《曾惠敏公遗集》，收有日记二卷。卷一为光绪四年的日记，于九月初一日之前，增加了七月二十七日奉旨出使、八月初四日拜吕宋公使、二十八日召对三天的记载。卷二从光绪五年起，于三月二十六日后又有所增加，但断缺也越来越多，光绪六年每月还各有数日或一日记载，八年以后则甚至一连几个月不见一记，至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回京召见结束。

后来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续编》，又将这二卷日记收入，题作《使西日记》，而在开卷处割取《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铭》中"光绪三年丁丑秋，以承袭侯封，来京觐谢……"这样几句话，又在光绪六年六月离英赴俄时"加上"了几天简单记事。

著者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时，曾在湖南、南京、北京、上海等地遍访曾氏日记，结果除上述四种版本外，迄无所获，最后只好约请北京图书馆张玄浩先生将这几种版本汇辑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校点出版，书名就叫《使西日记》。

《使西日记》出版后，由于香港一位青年史学研究者黎志刚君的见告，始知原来保存在湖南湘乡（现称双峰）曾家的曾纪泽日记手稿，已经和《李秀成亲供》等大批珍贵历史文献一道，全数于大陆解放前夕由曾约农教授抢运到了台湾，近年来并已陆续影印出版。随后，黎君又将台湾出版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八册全部复印见赠，学术热心，弥可感谢。

现将手写日记和通行节本的字数，分年对比，列表如下（光绪四年从七月廿七日起，十二年至十一月十九日止；页码手写日记据台湾影印本，通行本据1981年版《走向世界丛书·使西日记》）：

年份	手写日记		通行节本	
	页码	字数	页码	字数
光绪四年	P.1975—2066	29,000	P.1—49	27,000
光绪五年	P.2067—2373	85,000	P.49—93	25,000
光绪六年	P.2374—2599	57,000	P.93—99	3,000
光绪七年	P.2600—2794	59,000	P.99—102	2,100
光绪八年	P.2795—3016	48,000	P.102—103	630
光绪九年	P.3017—3210	51,000	P.103—104	680
光绪十年	P.3211—3394	60,000	P.104—105	350
光绪十一年	P.3395—3573	59,000	P.105—106	370
光绪十二年	P.3574—3741	46,000	P.106—108	1,200
合计	P.1975—3741	484,000	P.1—108	50,000

其实，从近五十万字的日记中节录五万字，是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的。

那么，节本究竟是怎样“节”的呢？这也只有在通读全部手写日记，并将二者逐日进行对比以后，才能看得清楚。

让我们拿节本开头第一天来做个例子：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纪事，节本只有寥寥十六个字（标点符号未计字数，下同）：

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

将手写日记拿来一看，原来曾纪泽在这天写了一百一十七字：

> 辰初二刻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栗、松一谈。冯展云来，谈极久。看英小说。至上房一坐。王夔石遣信来报：余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至上房久坐。饭后，与松生久谈。许仙屏来，谈极久。作谢恩摺。剃头。与仙屏、松生一谈。夜饭后，清检入朝衣饰。亥初睡，未成寐。子初三刻起，与栗弟、松生、省斋同饭。

看英文小说，王夔石（文韶）遣人来报，准备入朝，夜不成寐，子初即起，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材料，节本却全部“节”掉了。

整天整天被“节”掉的日记中，有时材料更多。节本七月二十七日以后便是八月初四日，中间“节”掉了五天。这五天的日记，也各有一些内容，如：

廿八日与崇地山（厚）、景秋坪（廉）、恭邸（奕䜣）、沈相（桂芬）、王夔石等人久谈；至丁冠西（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寓中一坐。

廿九日写信给九叔父（国荃）、四叔父（国潢）；至总理衙门晤崇地山；先后与丁冠西、李壬叔（善兰）、王逸梧（先谦）久谈。

八月初一日看郭筠仙（嵩焘）《使西纪程》；德微理亚（Jean Gabriel Devéria）来谈。

初二日批（英文）字典；拜白罗尼（Vicomte Brenier de Montmorand）、德微理亚、璧利南、傅磊斯（Hugh Fraser），各处均久坐；“因从前交涉事件须调案牍考求，故移寓（总理衙门）署中”；续看《使西纪程》。

初三日开单向总署调取旧卷，又开单调取书籍；看（英文）话规（文法）；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阿恩德（Karl Arendt）、丁冠西等来谈；沈相、王夔石来谈，坐极久。

这些记载，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应该也还是有一些用处的，虽然人们也可能会埋怨曾纪泽记得太简略，光是记×××来谈，却不记一点谈的内容，正所谓只嫌其短不嫌其长呢。

节本越往后“节”得越凶。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由英赴俄去改订条约。对于这样一件大事，《遗集·日记》从五月二十日“（在伦敦）编电寄译署”，一下跳到六月初八日“抵巴黎”“赴法国换旗会”，再跳到二十九日“偕康侯、霭堂至外部”，连到达俄国这件事都没有提一笔。只有极熟悉史事的读者，才知道这个“外部”已经不是法国外部或英国外部，而是圣彼德堡的外部了。小方壶斋再续编的编者，大概也觉得这样不大象话，才在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九日之间，加上“初七日离英”、“二十四日行抵俄国都城”那几天简单记事。殊不知这位编者先生也并未见到曾纪泽手写日记，这几天的记事全是他老先生自己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一查对手写日记，真相方才大白。

总之拿手写日记和节本对勘，发现“节”掉的重要内容确实不少。如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圣彼得堡进见俄皇所记，节本在“设宴相款”以下，删掉了如下一段：

> 余至密室中，将濒行时所接译署初八日电报查考码号，知各案奉结，为之大慰。

而在“礼官引余与从官出”以下，删去了一段更长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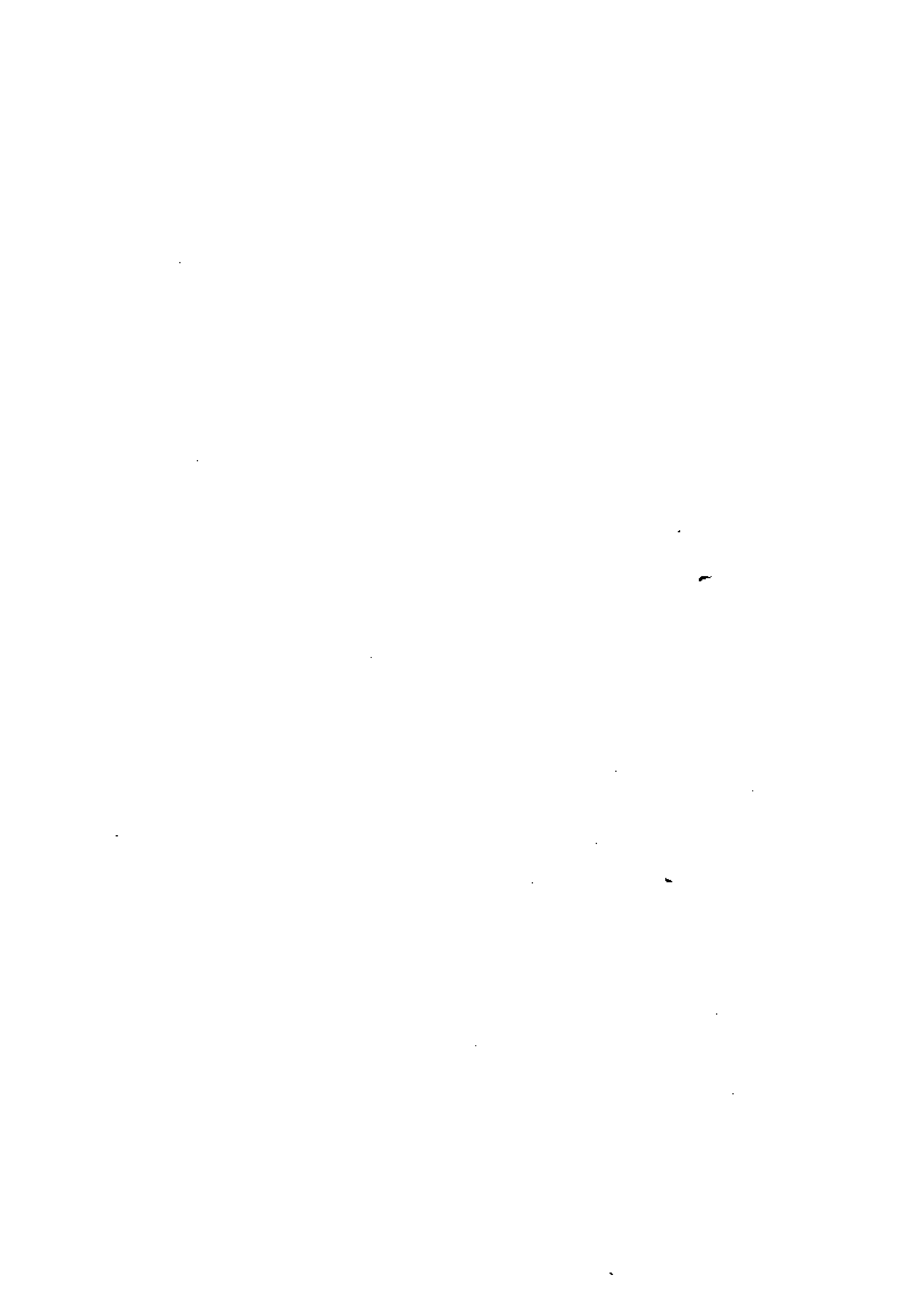
> ……复引日本新到驻俄公使柳原前光入觐俄皇。礼毕，礼官复至余处，邀余遍拜俄之随扈各大员，遂至车栈。日本使亦拜各官，礼官漠不照应，相待殊有轩轾，不解何故。似因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日本使至栈，与余谈良久，余作英语，而日本之翻译学生以英语传焉。……乘车回署。小村来，谈极久，谓俄皇既面催商议条约，则余之节略宜于数日内办去，不宜更候译署续电，余韪而从之。饭后，发电告译署，偕康侯查码号百一十七字。

当然，在“节”掉的部分中，关于日常生活、例行事务的记述确实很多，这读来的确不免使人生厌。但作为一种文化史资料，则平凡琐屑的记载亦自有其价值，何况披沙拣金，还时有所得呢？如光绪六年九月廿七日读“英国名士遂夫特文章”，恐怕是Swift（今译斯惠夫特）在中文中首次出现。九年六月十三日“拜法国君党议绅喀萨尼亚克，即助余立言以驳政府，而被〔罚〕半月不入议院者也”，

十九日又有"法商米洛来谈极久，即前与堵布益挑出越南东京之事，与法廷不合，余遣白德勒笼络之，使不为祟者也"；这些都可以作为前引曾纪泽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伦敦复左中堂》信中"惟得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一语的注脚。十年四月廿九日为中国参加"养生会"展览题额，题茶馆曰"慢亭"，饭馆曰"紫气轩"，后楼曰"燕衎楼"。五月十七日又接见中国到"养生会"的商人、厨役、乐工、木匠、画匠共三十人，且为乐工作曲正拍，也可算是中国国外展览史的重要资料。

可惜的是，曾纪泽写日记不象郭嵩焘，他极少表白自己，也不大谈论公事，驰骋议论的时候更是几乎完全没有。就拿他1886年离英归国前自己以英文撰写发表在伦敦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可译《亚洲季刊》）上的重要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来说吧，日记中竟无一字谈及。不然的话，人们也就不至于只能从《新政真诠》书中颜咏经、袁竹一的译文《中国先睡后醒论》，来分析曾纪泽写文章的出发点究竟为何，甚至任意对古人作出诛心之论了。

1981年版曾纪泽《使西日记》，起自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迄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此次重编《走向世界丛书》，即全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从光绪四年初至十二年底，将九年之日记全部标点排印，定名为《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光绪四年

光绪四年元日　晴。辰正起，寓中僕从贺节良久。试笔后，与栗弟、逸斋、敬舆相贺，久谈。饭后，出门拜年二十馀处，惟恭、醇两邸下车，未坐。潘梅园、梅辉立二处，各一谈。馀皆到门。未正归，小坐。饭后，出门拜客八处，丁冠西、赫鹭宾、德子固三处各久坐，馀皆到门。夜归，在敬舆室一坐。饭后，与栗弟一谈。看小说良久。子初睡。是日舆中看英文耶稣书甚久。

舆中看英文耶稣书

初二日　晴阴半。辰初起。饭后，出门拜客数十处。巳初，至蒋少穆处，坐极久，遣舆夫归取名片也。午初仍拜客，拜十馀家，未正归。饭后，出门拜徐荫轩、西华、何天爵、海灵敦，均不晤。归，因貤封外王父母诰轴中有误字，洗改良久。清捡尹和白往岁所照诸相。夜饭后，复清

良久。与栗弟久谈。子正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汤慎台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黄少基来，一坐。巳初，出城拜客三十馀家，惟白兰岩年丈处入谈甚久，馀皆到门，未正归。饭后，翻阅英国大字典，必利南所赠也。静坐良久。夜饭后，与栗弟久谈。批字典。子正睡。

翻阅英国大字典

初四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饭后，写西字函致德子固。翻阅字典。至敬舆室坐极久。饭后，出门至西城，拜成子中、陈传奎，均不值。至米国钦差署，与西华谈极久。至何天爵室中一坐。至海灵敦处久谈，归。夜饭后，与栗弟久谈。批字典。复与弟久谈。子正睡。

初五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饭后，出城至琉璃厂、火神庙游观极久。未正，至蒋少穆宅，谈极久；复同至火神庙一游，酉初归。饭后，至德子固处久谈，与敬舆、栗弟奏乐，观子固处映画镜，复奏乐良久，亥正二刻归。饭后，已子初三刻矣。丑初睡。

观映画镜

初六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曹、葛二君久谈。看家信各件。剃头。萧屺山来，谈极久。饭后，与栗弟暨彭石堂等一谈。偕栗弟、逸斋、敬舆游琉璃厂极久。申正二刻，至蒋少穆处一坐，归。夜饭后，与栗弟等谈极久，批字典少许，子正睡。

初七日 阴，下午微雪。辰正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等一谈。巳刻，出城游琉璃厂甚久。申初，至蒋少穆处久谈，酉初归。阅家信等件。与栗弟久谈。夜饭后，复

一谈。批字典少许。子正睡。

初八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借栗弟衣冠，南向行礼，叩曾祖考星冈公冥诞也。排定拜客单。饭后，出门拜客，晤迈新甫、祁罗弗、丁冠西各久谈，馀不晤。未正归。饭后，与栗弟一谈。出门拜客八家，皆不晤。酉初归，写西字函致祁罗弗，甚长。夜饭后，与栗弟久谈，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封手巾、镇纸等物寄之。子正睡。

写西字函致祁罗弗

初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静坐片刻。饭后，与栗弟一谈。写一函寄汤小秋。将所寄安庆诸物包裹良久。批字典少许。彭石堂来，谈极久。饭后，李通甫、徐利川先后一谈。偕石堂至台基厂宅中，议修造之法，与木匠巡视数周，饬谕之良久。归，修整千里镜。批字典。夜饭后，与栗弟久谈。复批字典。丑初睡。

修千里镜

初十日　晴。辰正起，至栗弟室一坐。汤慎台来，一谈。饭后，复一谈。赵凌仙来，一坐。出城游琉璃厂极久。未正，至蒋少穆处小饮，申初散，复游厂。酉初归，过台基厂新宅一观，到家已黝黑矣。看西人教中书。夜饭后，与栗弟一谈。批字典。子初睡。

十一日　晴。辰正起，静坐极久。饭后，与栗弟等久谈，至敬舆室坐甚久。午正，陪汤慎台、赵凌仙等小宴，汤回金陵，赵回湘乡，故饯之也。未正，游琉璃厂。申正，至周荇农丈处一谈。酉初一刻，至璧利南室中一坐，至梅辉立室坐极久，戌初归。夜饭后，至丁冠西处坐极久。亥正归，清捡案头函件、书籍。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剃头。饭后，出门拜于白安，谈极久。至德国翻译官阿恩德室中，坐甚久。午正，至梅辉立处赴宴。未正席散，游琉璃厂良久，至义和洋货店一坐。申正二刻归，小睡。夜饭后，至柯理士处谈极久。戌正归，核逸斋所拟号写书档之稿。看西国经良久。子初睡。

看西国经

十三日　晴。辰正起，看西国经。饭后，出门拜顾惠廉，谈甚久。拜卜吼唻妥呕，谈极久。出城，拜鲍荫亭，一谈。至龙威阁坐甚久。饭后，游火神庙极久。酉初，与栗弟同车归，过海灵敦[处]，谈甚久；到家后，看小说。夜饭后，与栗弟一谈。席涵伯、汪芝房来，谈极久。复与栗弟一谈。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初起，翻阅英国字典。饭后，至西城拜阿邬呕，谈极久。拜米巳直，又久谈。拜潘梅园，不晤。出城，至万宝斋坐甚久。饭后，游火神庙良久。申正入城，拜李安德不晤。归，偃息片刻。祁罗弗来，久谈。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一坐，至艾约瑟室久谈。归，清理家信等件，批所记英语数则。丑初睡。

批所记英语数则

十五日　晴。辰初起，饭后，与栗弟等一谈。谒恭邸不晤。拜荣仲华，谈甚久。拜宝、沈二相国，均不晤。拜裕时卿，久谈。拜英萼田，不晤，午正归。饭后，游琉璃厂良久。归，过新宅一观，至祁罗弗处一观，到家已酉初矣。与栗弟一谈。写西字函致丁冠西。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一谈。戌初，至柯理士处赴宴，同席者，丁冠西夫妇、

写西字函致丁冠西

西华夫妇也。席散，谈良久。亥正归，与逸斋一谈。与栗弟、敬舆、逸斋小酌，看放花炮。丑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一谈。作七律一章，题白兰岩年丈所藏“湘江揽胜图”，乾隆时人钱竹初绘也。黄少基来，久谈。将所作诗缮于画幅之末。饭后，小睡良久。写一禀呈九叔父，甚长。申初，至丁冠西处谈极久，归。夜饭后，看月食良久。核致海苍族叔函稿。批字典。子正睡。

看月食

十七日 晴。辰初起，剃头。饭后，与栗弟等久谈，出城至长郡馆，在彭石堂室中久坐。吊刘霞轩世丈之榇。拜倪濬园、姚伯庸、沈退庵均不晤，拜陈荔秋，谈甚久。至周荇农丈处坐极久，饭后复久谈。拜贺云甫丈、黄子寿丈，均不晤。入城至西华处，谈甚久。至梅辉立处，谈极久，归。夜饭后，至东华门看放烟火灯。归，批字典少许。亥正睡。

十八日 辰正起，饭后，与栗弟一谈。赵凌仙来，一坐。写一西字函致丁冠西。至日升昌票号，为凌仙借银，与胡修之一谈。至孝顺胡同，访外国教士匹而揣𠹭，不晤，归。静臣弟自山西来，与谈极久。饭后，偕静弟至台基厂新宅，巡视良久，又同至祁罗弗处久坐。归，围炉久谈，栗弟、逸斋归，同谈极久。夜饭后，复久谈。核帐房簿数极久。复与两弟一谈。子正睡。

孝顺胡同外国教士

十九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翻阅字典。饭后，与诸弟一谈。因逸斋丁生母忧，至其室唁之。出门拜治贝勒，

久谈。拜宝相不晤。拜童薇研年丈，一谈。午正归。饭后，游隆福寺甚久，至三槐堂书店一坐。拜丁冠西不晤。归，写节略一纸，托部胥办领俸文书。英国教士李某来，一谈。翻阅字典。与诸弟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清捡家信及各友来函，良久乃毕。子正睡。

二十日 晴。卯正二刻起，栉髮。滤批书颜料碟良久。饭后，与两弟谈甚久。龙威阁书贾李端士来，一谈。蒋少牧来，谈极久。偕少牧至台基厂新宅一观。归，批字典。饭后，童薇研年丈来，一谈。罗由堂来，一谈。英国照相人慕嘉福来，久谈。批字典。祁罗弗来，一谈。夜饭后，至德子固处，坐极久。子固方请客，晤西人十馀名，亥正乃归。与两弟一谈。丑初睡。

英国照相人慕嘉福

廿一日 晴阴半。辰初起，翻阅集句楹联。饭后，翻阅今体诗选良久。三槐堂龚鉴真来，久坐。姚伯庸来，一坐。王逸梧来，谈极久。饭后，观逸梧、栗弟围棋一局。出门拜柯理士、魏来士里，均不晤。拜白洛祁，谈极久。拜郑东林，一谈，夜归。饭后，与诸弟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甚长。子正睡。

廿二日 阴，微雪。辰初起，翻阅字典。裕时卿来，谈极久。饭后，观两弟围棋一局。张纶轩来，谈极久。剃头。方仲舫来，一谈。看小说良久。饭后，罗由堂来，一谈。出门拜英国朱尔旦等三人，谈极久，夜归。饭后，与两弟久谈。批字典，写零字。子初睡。

廿三日 晴。辰初起，翻阅字典。饭后，与两弟一谈。

出城，至文昌馆吊顾湘畹年丈之丧。至龙威阁一坐。至台基厂新宅，观匠人工程，未初归。彭稷初来，同饭，饭后谈甚久。申初，至丁冠西处，谈极久，夜归。饭后，观两弟围棋一局。批字典。丑初睡。

廿四日　晴。辰初起，萧屺山来，久谈。饭后，与两弟一谈。批字典。周芾生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罗由堂来，一谈。李壬叔来，谈极久。文慧曾署东河通判，来谒，一谈，号端甫也。复与壬叔久谈。偕两弟至柯理士处，谈极久，夜归。饭后，与两弟一谈。看唐人小说。子初睡。

与李壬叔谈极久

廿五日　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兴瑞玉器店送货物来，观看良久。批字典。写一函答梅辉立。饭后，与木匠刘天成估商工程。罗由堂来，久谈。周韡圃来受业，与谈音学良久。偕由堂至新宅一观至梅辉立处，谈极久。归，与两弟一谈。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一谈。招两弟、敬舆、继玉奏中国乐甚久，听外国乐。亥正归，与诸弟一谈。丑初睡。

奏中国乐听外国乐

廿六日　晴。辰初起，翻阅王刻四种。饭后，与两弟一谈。祁罗弗来，一坐。巳正，出城至燕喜堂赴宴，罗由堂招饮也。未初席散，至周荇农丈处，谈极久。申正归，至新宅一观。拜文端甫不晤，归。夜饭后，与两弟久谈。写西字函致梅辉立，极长。脱稿后，又缮一过，子正乃毕。丑初睡。

写西字函致梅辉立

廿七日　晴。辰初三刻起，饭后，与两弟一谈。将所致梅辉立函重缮一过。批写数日内所记英语。饭后，与静

弟、敬舆一谈。剃头。倪镜帆来，谈极久。出门拜傅兰亭，谈极久。至新宅一观，夜归。饭后，与两弟、两友久谈。观两弟围棋一局。封缄京城图，将以缴还梅辉立也。批字典。子初睡。

京城图

廿八日　晴。辰正起，饭后，与两弟一谈。出城拜倪镜帆，一谈；拜万□□、潘伯寅，不值；拜敖金甫，一谈。午初二刻，至梅辉立处赴宴，席散，复谈良久。拜于白安不晤。至新宅一观。至祁罗弗处久谈。归，周芾生、罗由堂来，谈甚久。夜饭后，观两弟围棋一局。批字典，看小说。子初睡。

廿九日　晴。辰正起，饭后，与两弟久谈。批字典。童薇研年丈来，久谈。午初，往东洋公使署赴席，森有礼招饮也。共客十四人，皆洋人，惟梅辉立、丁冠西、何天爵相熟，馀有不识者，有识而不熟者。未正席散，游隆福寺良久，申正归。看小说。偃卧良久。夜饭后，与栗弟一谈。看英国经书。写西字名刺。子正睡。

森有礼招饮

三十日　晴。辰初二刻起，写函寄内人，未毕。饭后，与栗弟久谈。看小说良久。写寄内函毕。慕㘰来，一谈。至逸斋室，与静弟、周芾生一谈。至静弟室，与彭石堂、张晴岩一谈。饭后，偕两弟、三客游隆福寺，至三槐堂一坐。归，写一函寄陈松生。至台基厂新宅，饬谕木匠良久。至祁罗弗处一坐。归，在敬舆室久坐。夜饭后，观两弟围棋二局。清捡案头零件。子正睡。

二月朔　晴。卯正三刻起，剃头。饭后，清捡早岁所

照诸相。至慕啴处坐极久。照相三次，均不佳。至英国公馆，拜蒲施挨二，久谈。拜派啢制司暨艾斧啦啢得，均不晤，未正归。饭后，与罗由堂一谈，同至新宅查验匠工良久，同至祁罗弗处久坐，酉初归。与静弟围棋一局。夜饭后，与敬舆奏乐。观两弟围棋。盛薄荷油与栗弟。查考英语。子初睡。 至英公馆

初二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两弟一谈。看《益智新录》。小睡甚久。饭后，写对联一副。倪镜帆来，谈极久。写对联四副。潘梅园来，久谈。夜饭后，观两弟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甚久。教栗弟以英文。子正睡。

初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拜王夔石，坐候良久，谈良久。至白洛其特处，谈极久，归。饭后，西华、何天爵来，久谈。至同文馆，与丁冠西、海灵敦、柯理士、夏干各一谈。归，蒋少牧、但子馀来，久谈。在院中与两弟一谈。夜饭后，复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片函寄思臣弟。与两弟久谈。丑初睡。 至同文馆

初四日 辰初三刻起。祖考光禄公，显考太傅文正公忌日，客中未行礼。饭后，清捡案头，批识英语，写对联六副。倪镜帆率其子畅侯来见，坐谈良久。饭后，与栗弟、逸斋一谈。静臣弟动身赴津。看英文经书。至台基厂新宅一观。归，清捡票夹等件。看《公法便览》，丁冠西所翻译也。夜饭后，复看良久。子初睡。 公法便览

初五日 晴。辰初起，核账簿良久。饭后，出门拜客，恩祝川、景秋坪两处谈极久，馀不晤。午正，至同福馆便

至美公馆
法公馆

饭。饭后，拜客数家，均不晤。至米国公馆，与西华、何天爵各久谈。至法国公馆，与法兰亭谈极久。至新宅一观。至童薇研年丈处久谈，归。夜饭后，与栗弟一谈，同至德子固处久坐。归，批字典。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辰初起，剃头。饭后，出门拜客，王夔石、张幼樵、周荇农、萧屺山、张纶轩均不晤，梅辉立、彭石堂两处各一谈。偕石堂入城。归，与石堂、栗弟一谈。饭后，复久谈。偕栗弟、石堂、纶轩步行至台基厂新宅一坐，至祁罗弗处一观。又独访夏千、海灵敦，均不晤。归，小睡。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托梅辉立
购字典地
图等件

初七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看话规。写一单托梅辉立购字典、地图等件。看英字经典。饭后，写对联十四副。梅辉立来，一谈。王夔石来，久谈。申正出门，拜成竹坪不晤，至丁冠西处坐极久，夜饭后归。写西字函答梅辉立。与栗弟久谈。阅话规少许。子正睡。

初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写一联挽谢隐庄云，“韦布动簪缨，桑田东海论三变；梯航来赆赙，槐市西河又一奇。”至谢宅吊唁，与李壬叔一谈。谒宝佩蘅年丈，坐候极久，谈极久，未正归。饭后，与栗弟一谈，至法兰亭处一谈，同至白罗尼处一谈，复与法兰亭谈极久。至新宅一观。归，齿痛，偃卧良久。夜饭后，核函稿一件。齿痛甚剧。子初睡。

初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看小说，写一函寄凌问樵，写一禀呈四叔父。朱云甫来，久谈。看

小说，饭后，复看良久。体中感寒不适，偃卧良久。鼎卿来，久谈。罗由堂来，一谈，偕由堂至新宅一观。归，看小说极久。夜饭后，复看极久。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加写片缄寄陵问樵。出城拜朱雲甫，不晤。至琉璃厂、松竹斋一坐，蒋少谟处一谈。午初二刻，至梅辉立处赴席，未正辞出，至新宅一观。归，看家报。与栗弟一谈。梳发，换衣。徐叔鸿来，一坐。申正，至柴仲华处，久谈。至三槐堂书店一坐。至柯理士处，谈极久，亥初归。饭后，看新闻纸良久。子正睡。

看新闻纸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清捡零件。饭后，黄少基来，谈甚久。清捡书籍等件，修改名片戳极久。复与少基一谈。饭后，因敬舆丁内艰，至其室唁慰之。至逸斋室，与少基等一谈。至新宅，与罗由堂暨刘匠商议装修等件。归，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久谈。归，在栗弟室与江芝房、席涵伯久谈。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写一函致梅辉立。龚鉴真来，一谈。剃头。翻阅英国字书。陈荔秋来，谈极久。饭后，至德子固处久谈，看打球良久。归，更衣，至梅辉立处送行，一谈。至西华处送行，不晤。至新宅一观。出城，至小市看木器。拜李香陔，久谈。归，批字典。夜饭后，偃卧，成寐。丑初乃醒，小坐片刻，解衣复睡。

德子固处看打球

十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片刻。饭后，修改名

片覲良久。张纶轩来，一谈。出城，至东兴居赴席，龙威阁书贾李端士为主人也。到后，与黄觐虞久谈。栗弟至，乃入座。未初席散，復久谈。至罗由堂处，坐甚久。同至木器店一观。入城，至新宅指点工匠良久。归，写一函寄内人，未毕。与由堂至敬舆室久坐。夜饭后，与栗弟一谈。写寄内函毕，约千许字。看小说。子正睡。是日闻西域捷奏上，闻左相封二等侯，刘毅斋封二等伯，尚未见钞报也。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

西域捷奏左相封侯

十四日 晴。辰初一刻起，修改名片覲。饭后，看西洋新闻纸。黄绍箕来，一谈。封发家报及寄谢智卿函，封裹零件写〔寄〕皖。饭后，曾心泉来，一谈。出门，拜夏子松不晤。至长郡馆，与彭石堂一谈，周渭臣、贺又愚后到，同谈良久，黄绍箕归，亦同谈。拜屠梅君，谈极久。拜杨少初，久谈，潘梅园在坐同谈，傍夕归。夜饭后，与栗弟一谈。栗弟批字典，余为指示良久。子正睡。是日阅邸钞，知刘毅斋封一等男，非封伯也。

看西洋新闻纸

十五日 晴。辰初二刻起，体中感寒不适，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一谈。许竹篔来，谈极久。慕晒来，久谈。袁俊来，久坐。饭后，出城拜客，张幼樵、张吉人、周荇农丈、贺雲甫丈四处，各谈极久。张香涛、陈荔秋、邓双坡丈，均不晤。酉初入城，至新宅一观。与慕晒暨罗由堂久谈，傍夕归。畏寒发热，偃卧甚久。夜饭后，与栗弟久谈。偃卧良久。子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起，偃卧良久。张纶轩来，一谈，饭

后，督仆从清捡四时衣服良久。德子固来，一坐。剃头。饭后，周澗臣来，谈甚久。写宫扇一柄。罗由堂来，一坐。柯理士来，久谈。夜饭后，至德子固处谈极久。归，看英文。子正睡。

写宫扇一柄

十七日　晴。辰初起，偃卧看英文。饭后，与栗弟一谈。写片函致德子固。倪镜帆来，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郭慕徐来，谈极久。饭后，复谈极久。其间冯椿圃来，一谈；屠梅君来，久谈。慕徐谈至酉正始去。写禀呈九叔父毕，写一函致思臣弟，夜饭后毕。写西字函致德子固，翻阅英国字典，考究字义。子正睡。

考究字义

十八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出城拜郭慕徐，不晤。游琉璃厂良久，归。饭后，刘仪庭来，久谈。出门至英使公馆，未晤一人。拜何天爵，久谈。至祁罗佛处，一观。至新宅指点匠人。归，粘尹和白所影各相及山水屋宇。夜饭后，与栗弟一谈。写西字函致德子固。批字典。子正睡。

十九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裁截所粘诸相，饭后毕。写一函答丁冠西。看《公法便览》良久。慕韩来，久谈，写一联送荣仲华，一联送法兰亭。龚鉴真来，一谈。饭后，看小说良久。游隆福寺甚久。至三槐堂一坐。归，与郭慕徐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写西字函致德子固，写一函寄李相，甚长。丑初睡。

写长信寄李相

二十日　晴。辰初三刻起。饭后，□□□□□□□□裕时卿来，谈极久。请慕徐、倪镜帆、符子琴、曾心泉、彭

石堂饮宴。午初客齐，午正入席，未正散。偕诸客游隆福寺极久。至三槐堂一坐。拜荣仲华生日，不晤。至新宅一观。归，看小说。夜饭后，与栗弟、慕徐一谈。至德子固处坐极久。偕子固来诊汪如九，复久谈。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栉髮。饭后，看玉器等件。与慕徐、栗弟久谈。为慕徐篆印章甚久。观栗弟与刘雲峰围棋。看小说。饭后，复观围棋。出城，至长郡馆吊葛母黄周宜人之丧，敬舆之母，为位而哭也。至李卿雲室中一坐。至丁冠西处谈极久，夜归。饭后，与栗弟、慕徐谈甚久。看小说极久。子正睡。

篆印章

廿二日　晴。辰初三刻起，饭后，与慕徐、栗弟久谈。德子固来，一谈。看小说。张纶轩来，久谈。大风，尘沙满几，不能治事。倪镜帆来，谈极久，饭后复久谈。看小说。罗由堂来，一谈。申正，至新宅一观。至法兰亭处坐极久，夜归。饭后，与慕徐、栗弟久谈。钞英语。子初睡。

钞英语

廿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饭后，与慕徐、栗弟久谈，剃头，观围棋一局，看小说甚久。慕晒来，一谈。午初，偕栗弟至杨少初处赴席。同席为丁冠西、德子固、柯子文、法兰亭、潘梅园、王□□，又有法国翻译官德维利亚暨同文馆化学教习法人毕利甘。午正入席，未正散，申正辞出归。辛家彦来，久谈。齿痛甚剧，小睡成寐，夜起。饭后，与栗弟、慕徐久谈。看小说极久。写宫扇二柄，皆未毕。子

同文馆化学教习

正睡。

廿四日　晴。栗弟三十一岁生日。卯正二刻起，衣冠至堂中，坐待良久。俟弟起而庆祝行礼，仆从叩贺良久。陪慕徐同吃麵。席散，彭石堂来，杨长春父子来，复以麵席款之。席散，与石堂、栗弟一谈。罗由堂来，一谈。将昨夜所写宫扇二柄各补篆、草各一幅，写对联三副，直屏三幅。协同庆票号宋硕卿来，一坐。饭后，与慕徐、由堂、石堂、栗弟一谈，至日本公使馆，与森有礼、郑东林谈极久。至柯理士处，谈甚久。夜归。饭后，与慕徐、栗弟久谈。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至日公馆

廿五日　晴。辰初二刻起，体中不适，齿痛头晕，仍偃卧。饭后，与栗弟、慕徐一谈。和衣复睡，未初始起。饭后，为九叔父经理应发函件。看小说。至新宅一观。至祁罗佛处购匙叉等物。拜德翻译不晤，法国翻译官也。归，看小说。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久谈。归，看小说。子正睡，齿痛甚剧，不甚成寐。

齿痛甚剧

廿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仍偃卧。饭后，与栗弟、慕徐一谈。偃卧不能治事，齿痛头晕故也。与栗弟、慕徐一谈。饭后，曾心泉来，一谈。写四体书摺扇二柄。至德兴堂赴宴，主人为文澜、恩溥兄弟。傍夕，至德子固处一谈。归，看小说极久。写一函致庞省三师。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起，写一函致德子固。饭后，子固来诊视。和衣久睡，未正起。饭后，复睡。夜，写一函致子固，子固来诊，一谈。戌正三刻睡。

廿八日　晴。丑初即醒，卯初起。和衣复睡，辰正起。饭后，写一函致子固，子固来诊，一谈。和衣复睡，未初起，写一函致丁冠西。饭后，慕晒来，谈极久。阿恩德、祁罗佛来，久谈，知梅辉立死于上海，惜其好学而不寿也。与慕徐谈极久。和衣小睡。夜，写一函致子固。饭后，写一函寄思臣弟。栗弟、慕徐来，谈极久。子初睡。

知梅辉立死于上海

廿九日　晴，夜雨数滴，仍为大风所散。辰初起，仍偃卧。慕徐来，一谈。写一片致德子固。饭后，子固来诊。和衣睡甚久。未刻，与慕徐一谈。酉刻，罗由堂来，一坐。傍夕，与栗弟、慕徐一谈。夜饭后，子固来诊，一谈。写零字。子初睡。

三十日　晴。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十三岁冥诞。辰正起，南向行礼。与慕徐一谈。饭后，睡良久。静臣弟自天津来，与谈良久，饭后复一谈。剃头。与静弟一谈。柏亨理来，谈甚久。夜饭后，偃卧良久。写一函答德子固。亥正睡。

三月初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慕徐来，一谈。加写片函寄思臣弟，与廿八日所写函同发。饭后，齿痛复剧，头昏欲呕，和衣睡。德子固来，一诊。未刻起，看安庆家报，知女儿于归李宅，凡百顺遂如意，两家欢喜，甚以为慰。饭后，和衣复睡，傍夕起。夜，核函稿一件。饭后，写一函致德子固。亥正睡。

女儿于归

初二日　寅正，腹痛甚剧，泻泄一次，甚觉委顿，心中亦皇皇无主，以伤寒转痢为虑。泻后复睡。辰初起，与

慕徐一谈。饭后，德子固来诊，一谈。看安庆寄来家报，二月十八发者。和衣久睡。饭后，小坐复睡。周芾生来，一坐。罗由堂来，一坐。和衣睡，成寐。由堂陪杨医梦雲来，一诊，起坐良久。慕徐暨两弟来余室，久谈。夜饭后，和衣睡良久，起坐片刻，亥正睡。

初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写函寄内人，未毕。慕徐来，一谈。饭后，德子固来，一诊。写寄内函毕，约千馀字。倦极，偃卧。两弟来，一谈。封发家报。饭后，慕徐来，久谈。小睡，未成寐。周椿圃来，一坐。罗由堂陪杨孟雲来，一诊。祁罗弗来，久坐，与慕徐、两弟谈极久。夜饭后，静弟与慕徐在余室围棋二局，余傍坐偶一观之。子正睡。

初四日　晴。辰正起，写一函答周荇农丈，未毕，饭后，写毕。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思臣弟。观慕徐与两弟围棋。饭后，偃卧极久，看任邱王霖苍应鲸所著《韵法准说》。丁冠西来，一谈。夜饭后，与慕徐围棋一局，又观慕、静一局。核账簿，核函稿答黄汉仙。子正睡。

韵法准说

初五日　晴，夜小雨。辰初三刻起，换衣良久。慕徐来，一谈。饭后，静坐片刻。栗弟、慕徐来，谈极久。拥褐静坐。郑东林来，久谈。饭后，罗由堂来，谈极久。写摺扇二柄。写一函致冯展雲，一函致徐叔鸿，一函致黄觐虞。夜饭后，将致展雲函重写一过，修脚良久，写一函寄答女婿李幼仙。子正睡。

初六日　阴。辰初二刻起，静坐甚久。饭后，剃头。与

栗弟、慕徐一谈。静坐良久。督仆从装盛糖食盒，修整墨盒极久。慕晒来，一谈。饭后，清捡信纸、信封等件。申正出门，偕静弟至新宅，饬谕匠人良久。酉刻归。朱子典来，一谈。至德子固处谈极久，夜归。饭后，观栗、静两弟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松生暨仲妹。摘阮良久。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起，加写寄内人函一纸。慕徐来，一谈。饭后，谈甚久。静坐良久。张纶轩来，一坐。写一函寄英国京城，唁梅辉立之妻。慕徐来，久谈。曾心泉来，同坐。纶轩设席余宅，请郭、曾同宴，未正散。写对联三副，直屏一幅，又写挂屏一副，凡四幅。潘梅园来，谈极久。夜饭后，与慕徐等谈甚久。写摺扇一柄。清捡旧书、联屏等件极久。写一函致周椿圃。丑初睡。

寄函英伦唁梅辉立

初八日　晴。辰正起，饭后，与慕徐、栗弟谈甚久。清捡壁袋中零纸、零字极久。看小说，偃卧良久。饭后，看小说。写条屏四幅，对联三副。小睡，成寐，傍夕起。至静弟室一坐。夜饭后，与两弟、慕徐谈极久。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初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写一函致璧利南。饭后，出门，拜成竹坪不晤。至丁冠西处，谈甚久。拜毛旭初冢宰，久谈。拜璧利南，一谈，归。饭后，王荣椿总戎来，一谈。未正出城，拜倪开珩、蒋鹤庄、王鹏运不晤，至潘星斋年丈处吊唁，与伯寅一谈，王夔石同坐。至周荇农丈〔处〕，久谈，陈少卿同坐。拜王荣椿不晤，归，过新宅一观。至王

燮石处坐良久。归，与两弟久谈。夜饭后，与两弟、诸客谈极久。在静弟室久坐。核账簿。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初起，偃卧极久。饭后，与静弟、慕徐谈极久。写屏五幅，对联四副。与慕徐围棋一局。饭后，小睡，成寐。罗由堂来，一谈。剃头。出门谒宝相，不晤，与景月汀久谈。至荣仲华处，谈极久，成竹坪处，谈极久。夜归。饭后，与两弟、慕徐一谈，观静弟、慕徐围棋一局。写一长函答李相。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辰正起，饭后，与两弟、慕徐谈极久。与慕徐围棋一局。至静弟室坐极久。饭后，与慕徐一谈。写对联九副。出城，至彭石堂处，不晤。至日升昌票号，与胡修之一谈。拜屠梅君，久谈，拜杨少初，谈极〔久〕。看小说良久。与两弟、慕徐久谈。夜饭后，观静弟、慕徐围棋一局。作骈体函稿致李季泉亲家，良久乃成。丑初睡。

十二日　未刻微雨。辰正起，复偃卧。饭后，与两弟一谈。偃卧片刻。与瀚元店徐姓人一谈，交旧衣数件，令其修改。与慕徐一谈，围棋一局。饭后，与慕徐、静弟一谈。写楷书屏四副，一百四十馀字，字方四寸。写对联□副。偃卧片刻。酉初，至丁冠西处，谈极久，夜归。饭后，与两弟、慕徐谈极久。核改致程尚斋函稿。丑初睡。

十三日　晴。辰正起，饭后，与慕徐、静弟谈极久。与慕徐围棋二局。写一函寄欧阳星泉，加写片函寄程尚斋。饭后，与慕徐久谈。看《自述集》良久。夜饭后，至施医院，与

看自述集

至施医院见艾约瑟

艾约瑟久谈。归，写摺扇一柄，录旧作七律四首，核函稿一件。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饭后，与慕徐暨两弟久谈，至逸斋室，复同谈良久。萧汉程名芳泽者来，久坐，九叔父之契友，新自晋垣来也。写摺扇一柄。与慕徐谈极久。饭后，曹炽昌来，一谈。出门拜王夔石、全小汀、黎召民、恩澥浦、戚竹坪，均不晤。舆中甚热，归而更衣，小坐。出城拜霍润、萧汉程，各一谈。拜王得魁、蒲荫枚、陈彦缓、龚兆基，均不晤。至祁罗弗处一坐。至新宅一观。傍夕归，至慕徐室小坐。夜饭后，与慕徐暨两弟久谈。核致龚熙亭函稿，核账簿。丑初睡。是日慕徐言："古文坏于昌黎，诗坏于少陵，书法坏于鲁公。"往年尝闻王壬秋好为此种议论，盖中无所得，而故为狂率之谈，文正公之所深恶也。余不便面折慕徐，乃默而不应。傍夕，与言语言不可伤易，伤易则诞，非候补官所宜。慕徐质地甚厚，或能记忆规讽之言。

狂率之谈默而不应

十五日 晴阴半，夜雨。辰初起，剃头。饭后，督仆从搬置什器，余移书斋于外间也。自清零件良久。饭后，与两弟、慕徐久谈。王夔石来，谈甚久，偕至台基厂看新宅良久。夔石因余有不迎眷属之说，渠将赁居此宅也。夔石去后，与罗由堂在新宅一谈。归，清捡书籍。萧敬庭来，久谈。清捡书籍，夜饭后，复清极久。核函稿二件。子正睡。

十六日 阴晴半。辰初起，饭后，与慕徐、两弟久谈。看《自迩集》。督仆从安置什器良久。饭后，周渭臣来，谈

极久。偃卧片刻。谒宝佩蘅年丈，坐待一时许，谈半时许。至裕时卿处谈极久，柯理士处谈极久，夜归。饭后，看《申报》，看小说。核贺函稿致李筱帅，构思颇久。丑初睡。

看《申报》

十七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看小说。与慕徐、两弟一谈。将致李筱帅函稿核毕。饭后，彭少华来，一谈。出城拜黄堇腴、辛□□，各一谈，拜冯展雲、徐叔鸿、张芗陶、朱子典，不晤。申正，至周荇农处赴宴，同席为温味秋、陈少卿、曾心泉、萧子锡、李果仙。酉初二刻席散，与荇农丈一谈。至法兰亭〔处〕不晤。至海灵敦处，一谈，归。夜饭后，至德子固处问疾，与艾约瑟久谈。归，观敬舆与慕徐围棋一局。子正睡。

十八日　雨。辰初起。冯展雲来，谈极久。饭后，与两弟、慕徐久谈。梳髮。看《自述集》。加写一函致李筱帅，极长。饭后，屠梅君来，谈极久。看宋人诗句集联。夜饭后，与两弟、慕徐谈极久。子正睡。

十九日　晴。辰初三刻起，核改致邵汴生函稿。饭后，作一联挽潘星斋年丈暨潘母陆夫人云："觐扬前烈，启佑后人，官职诗名看双好；紫诰齐荣，白头偕老，仙山佛国又同归。"与慕徐围棋一局。饭后，法国副翻译官葛林德暨法兰亭来，谈甚久。作一联挽鲍子年云："结至契于忘形忘年，我诵其书，身虽没而名将不朽；合众口欲斯人斯疾，耄犹好学，心受病则舌弗能言。"写挽联二副，楹联一副。申正二刻，至丁冠西处谈极久，夜饭后归。写一函致仲妹，封发安庆、湖北函，核函稿一件，核账簿良久。写一函寄符弟，

未毕。子初睡。

看刘云生使西日记

二十日 晴。辰初起。萧杞山来，谈极久。饭后，看刘雲生《使西日记》。写一函致符卿弟，三纸；一函致恩臣弟，四纸。写对联六副。饭后，童薇研年丈来，一谈。游隆福寺良久，至三槐堂一坐，至施医院一坐。归，写对联一副，中幅一帧，屏幅一纸，各录七言律一章。剃头。作一函稿致七妹，甚长。致静弟室久坐。夜饭后，与慕徐围棋一局，将寄七妹函缮清。子正睡。

廿一日 晴。辰初起，小坐。饭后，与慕徐、两弟一谈。看《自迩集》良久。遮克敦布来，一谈。祁罗弗来，一谈。写摺扇一柄。饭后，慕啊来，一谈。写四体书摺扇一柄，写对联一副，屏二副，凡八幅。偕静弟至慕啊处，不晤。至新宅一观。至祁罗弗处，坐甚久。归，在静弟室久坐。夜饭后，与两弟、慕徐一谈。子正睡。

廿二日 晴。辰初起，至慕徐室一坐。饭后至敬舆室一坐。督仆役安置书案等件。陈淀生来，一谈，彭石堂来谈极久。饭后，复一谈。清捡屉中零件。偕罗由堂至新宅点捡什物应搬归者。归，写一函致慕啊。看《自迩集》良久。慕啊来，一谈。与慕徐、静弟一谈。夜饭后，观慕徐、敬舆围棋一局，栗弟、静弟一局。子正睡。

廿三日晴。卯正三刻起，整表良久。饭后，与两弟、慕徐一谈。写对联八副，屏三副，凡八副，斗方一幅。至逸斋室一坐。慕啊来，一谈。饭后，出城拜客，黄子眉（兆柽）、王雲甫、周荇农丈、陈淀生、张仲模，各晤谈，荇丈处

坐极久。黄甄甫、朱子典、陈少卿，皆不晤。至鲍子年宅吊丧，与鲍荫亭一谈。入城拜璧利南，不晤。拜童薇研年丈，一谈。归，看小说良久。夜饭后，至施医院问德子固之疾，与艾约瑟谈甚久。归，在慕徐室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与两弟诸友久谈。督仆役安置书架等件。清检书籍良久，饭后清毕。写对联十一副。看《自迩集》。陈少卿来，谈甚久。温英语韵编良久。夜饭后，看小说良久。写一函致介石弟，未毕。子正睡。

英语韵编

廿五日　晴，下午大风，阴霾。辰初二刻起。静坐。饭后，剃头，看小说。偕静弟至台基厂宅中一观，督仆从陈设什物。归，看小说。倪镜帆来，一谈。陈少覃来，一谈。饭后，与慕徐围棋一局。慕晒来，久谈。写摺扇二柄，甚密。看《自迩集》。与慕徐一谈。夜饭后，观静弟、慕徐围棋一局，栗、静两弟一局。阅英语韵编，看小说。子正睡。

廿六日　晴。卯正三刻起，静坐片刻，看《自迩集》良久。辰正，倪镜帆来，一谈。设肴核数品，为慕徐、镜帆饯行。巳正席散，写摺扇一柄；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杨少初来，谈极久。饭后，写摺扇一柄。张芝岑来，谈极久。唐斐泉来，久谈。梳髮。申初，至丁冠西处谈极久，酉初归。写禀呈九叔父，仍未毕。夜饭后，与慕徐围棋一局。写禀毕，写一函寄介石弟，极长。与两弟一谈。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初起，为账房写一函致鲁世保，因敏庚

为九叔父代封寄赙鲁宅之银错误故也。饭后，彭稷初来，一谈。慕徐、两弟在余室久谈。巳正，慕徐、栗弟动身往金陵。封发寄五弟函，写一函寄四妹，写一函致思臣弟。写摺扇一柄。协同庆李□□来，一坐。饭后，写摺扇三柄，楷书四百字，又宫扇一柄，行书七律二章。刘仪庭来，谈甚久。看小说。偕静弟至裕时卿处，谈甚久。至柯理士处，不晤。至施医院，与德子固之妻、女一谈，至艾约瑟室久谈，归。夜饭后，与静弟谈甚久。至周小棠处，谈极久。子正睡。

与德子固妻女一谈

廿八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与静弟、逸斋、敬舆一谈。清捡零件甚久。看小说，看《自迩集》。饭后，看《自迩集》。胡秀之来，一谈。璧利南来，久谈。看《申报》甚久，看《自迩集》。与静弟围棋一局。夜饭后，与二友、静弟久谈。写四体书册页各一方。子正睡。

廿九日 晴阴半。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看《自迩集》。敖金甫来，一谈。饭后，写西字函致璧利南。至宝相宅问疾，未晤。游隆福寺极久。归，写西字函致海灵敦。罗由堂来，一谈。看小说极久。温英语韵编。夜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写摺扇三柄，宫扇一柄。子正睡。

四月初一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与静弟一谈。看《自迩集》。清地舆图一分，乱者次序之，散脱者粘之；即李申耆先生刻本，文正公所常阅者也。饭后，粘毕。写摺扇一柄，极工密，磁青面泥金书，敬舆所求也。温英

清文正公常阅地图

语韵编。写摺扇三柄。至慕馥楂处谈甚久。至夏子松处谈极久，傍夕归。在院中徘徊良久。夜饭后，看小说少许。写册页一幅，摺扇二柄。子正睡。

初二日 晴。卯正二刻起，静坐片刻。饭后，偕静弟、敬舆、逸斋出西便门。至重兴寺，与璧利南、尼可生久谈。巳正，同至莲花池马场，观赛马会，登楼坐极久。午正，西人骑者相竞二次，已未正矣。余与静弟甚饥而归。饭后小睡，成寐。戌初起，看英国字典。夜饭后，与静弟等久谈，写摺扇五柄。子正睡。

观西人赛马会

初三日 晴。辰初起，小坐。饭后，与静弟等一谈，写摺扇五柄。小睡，未成寐。巳正二刻即饭。饭后，偕静弟复出城观赛马会，午初二刻登车，午正二刻至莲花池，与周小堂等谈甚久。观赛马四次，余未至之先已驰二次也。酉初三刻归，戌初抵家。夏子松来，谈甚久。夜饭后，阅介石弟函，王璞堂、曹镜初、凌问樵各函。看小说良久。子初睡。

初四日 晴。辰初起。萧屺山来，一谈。饭后，看《自迩集》。恩竹川来，谈极久。写摺扇二柄。饭后，与龚昆南一谈。胡修之、张心斋来，一谈。宋曙芸来，一坐，至丁冠西处谈极久。至德子固处一谈。归，与周芾生一谈。夜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片函寄恩臣弟。与周芾生一谈。子正睡。

初五日 晴。卯正三刻起，饭后，与周芾生在静弟室久谈。看小说。小睡成寐。慕馥楂来，久谈。与静弟围棋

一局，未毕，饭后终局。出城，至潘宅吊奠。拜李兰生、朱元治，蒋少牧、唐斐泉、倪澹园，均不晤。拜张芝岑、黄石珊、刘仪庭，各一谈。在龙威阁书店久坐。拜何天爵、巴兰德、阿恩德，各谈极久。至台基厂宅中一观。归后，闻周小棠以三品京堂候补，往贺一谈。归，看小说。夜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看小说良久。核致陈杏生、饶霁卿、王璞堂函稿。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初起，看英国字典。写一函致德国翻译官阿恩德，未毕。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写西字函毕。看《自迩集》。陈□□来，一谈，永顺楼之店伙也。剃头。饭后，邓双坡年丈来，久谈。胃病呕吐，小睡成寐。申初起，封发山西家报。翻阅楹联钞本极久。申正，至王夔石处，久谈。渠移居余之新宅中，往贺之也。至柯理士处坐极久。傍夕归，翻阅类书。夜饭后，复阅良久。阅今体诗选，阅陈简斋诗。写摺扇一柄，加写片函致陈杏生。子正睡。

撰联赠德使并用英文译义

初七日　晴。辰初起，撰一联送德国公使巴兰德，又用英语翻译字义。饭后，将所撰联缮写，别写对联三副，将翻译之义用笺纸缮之。看《自迩集》，看小说。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看《自迩集》。刘仪庭来，久谈。看小说甚久。写摺扇一柄。酉初，陪仪庭同饭。饭后，翻阅英国字典。偕静弟至德国公馆，与巴公使一谈。巴君请宴，戌正入席，亥初散。归，与仪庭谈极久。丑初睡。

初八日　晴。辰初起，作英国请客帖式。与仪庭一谈。饭

后，复一谈。写西字请帖六分。看《自迩集》。饭后，复看良久。看小说。写对联九副。恩泽川来，谈极久。与静弟围棋一局。夜饭后，清理摺簿。亥正睡。

西字请帖

初九日 雨，午后止，仍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看《自迩集》。写摺扇四柄。看小说良久，饭后，看小说，看《自迩集》。写对联七副，习行书三百馀字。看小说极久。写片函致杨少初。夜饭后，翻阅英国字典。核账簿，核函件二件。习行书三百馀字。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初起，饭后，督仆从移置器物，安排杯箸等件极久，将请西友小宴也。看小说良久。与静弟围棋一局。午刻，丁冠西夫妇、杨少初、柯理士、阿恩德先后来，未刻，艾约瑟始到，入席谈宴。申初散，客至申正乃尽去。恩泽川来，久谈。看小说良久。泽川复来，谈极久。夜饭后，复谈极久。亥正客去。子初睡。

请西友小宴

十一日 晴。辰初起。饭后，看裁料、针黹等件，看《自迩集》，剃头，看小说。饭后，慕啊来，一谈。熊方柏来，一谈。出门拜广绍彭、成竹坪不晤，拜裕时卿，久谈。至丁冠西处，谈极久。酉正归，看小说良久。夜饭后，至敬舆室一坐。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写一函致李幼仙，未毕。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为人写名片戳良久，看《自迩集》，看小说。饭后，刘仪庭来，一谈。郑玉轩来，谈极久。曾心泉来，一谈。将丁冠西所谈洋语录记簿中。写行书二百馀字。写寄李幼仙函毕。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夜，至施医院，与艾约瑟、德子固一谈，又至艾约瑟室久

将丁冠西所谈洋语录记簿中

谈。归，与静弟等久谈。子正睡。

十三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看《自迩集》。至静弟室久坐。祁罗弗来，久谈。与罗由萱一谈。饭后出门，偕由萱看崇文门外头条胡同住宅，巡视极久。拜郑玉轩、萧歆庭、魏子纯、黎召民，均不晤，拜周荇农丈、张芗涛，各谈极久。至龙威阁书店一坐，酉正二刻归。夜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恩注川来，谈极久。子正二刻睡。

十四日　阴，夜微雨。辰初起，静坐。饭后，至恭邸，贺其次子贝勒载滢完娶，未晤。拜荣仲华，未晤。至恩注川处，久谈。至署税务司格君处，久谈。归，王霞轩之子维翰来，一谈。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曾经郛来，一谈。曾稚鸿来，一谈。左子馨来，久谈。法兰亭来，与子馨同坐，谈极久。饭后，与静弟围棋一局。在院中徜徉良久。夜，核函稿二件。复与静弟围棋一局。子正睡。

贺恭亲王次子完娶

十五日　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看《自迩集》，看小说良久。至静弟室一坐。祁罗弗来，久谈。魏子疏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出门拜王夔石，贺其授礼部侍郎之喜，不晤。出城拜曾经郛、沈品莲、熊方柏、曾稚鸿、唐莘之，均不晤。至蒋少牧、黄堇腴两处，各一谈。入城，过祁罗弗处久谈。归，看小说良久。写对联二副。饭后，于灯下围棋一局，看小说甚久，写摺扇三柄。子正睡。

十六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看《自迩集》，剃头。与彭石堂、萧汉臣在敬舆室久谈。饭后，围棋

一局。纂嗬来，一谈；罗由堂来，一谈。看小说甚久。看《申报》四纸。巴兰德、阿恩德来，一谈。写一函答周荇农丈，甚长。写西字函致巴兰德。与静弟围棋一局，未毕，饭后终局。丁冠西于饭时来，一谈。夜，看《格致汇编》甚久。与静弟一谈。子正睡。

格致汇编

十七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看《自述集》极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写对联四副，小行书宫扇，录近作七律五首。至施医院，与艾约瑟、德子固久谈。归，写摺扇二柄，看小说良久。饭后，与静弟灯下围棋一局，闲谈片刻。写一函致黎莼斋，甚长。写摺扇一柄。子正睡。

致黎莼斋

十八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答李相。王少霞来，久谈。翻查英国字典。罗由堂来，一谈。萧汉臣来，一谈。饭后，刘芝田来，谈甚久。偕罗由堂出城，至三里河看房屋，又至西珠市口看一所，皆巡视良久。因早起接李相函，知妇、孺等已至沪，即将航海北来也。至郑玉轩、沈品莲、刘芝田处，皆不晤。归，看《自述集》。小睡，傍夕起。夜饭后，写行书二百字，封信数件，写摺扇一柄。子正睡。

眷属将至各处看房

十九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校《佩文韵求古编》十叶，看《自述集》少许。与静弟一谈，围棋一局。祁罗弗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与罗由堂一谈。纂馥楂来，谈极久。围棋一局。傍夕，与静、逸、敬三人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写一函答曹镜初。核账簿。子初睡。是日未甚治

校佩文韵求古编

事，因内人挈儿辈航海北来，不知途次平安否，皇皇然罣虑之。

二十日　晴，夜微雨。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校《求古编》十叶。作梅辉立墓志，未毕。饭后，游隆福寺良久。拜郑东林不晤。归，与罗由堂谈极久。作墓志仍未毕。郑东林及其侄吴启太来，谈甚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夜作墓志铭脱稿。子正睡。

改订梅辉立墓志

廿一日　□□□□。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改订所作梅辉立墓志，看《自迩集》，校《求古编》十叶。游子岱、倪澹园先后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出城，至西珠市口看新宅良久。归，过杨梅竹街，拜刘芝田等不晤，拜法兰亭不晤。至贤良寺，与刘芝田、沈品莲、郑玉轩谈极久，傍夕归。饭后，与静弟灯下围棋一局。写一函答李相。看小说。子正睡。

廿二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沈品莲来，谈极久。校《求古编》数叶。郭子田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郑玉轩来，久谈。慕馥楂来，一谈。至施医院与艾約瑟、德子固一谈，归。夜饭后，与静弟围棋，未终局。英萼田来，谈极久。客去，复围棋一局。与静弟至敬舆室一谈。子正睡。

廿三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至王夔石处，祝其母吴太夫人生日，到门未入。出城，至西珠市口新宅巡视良久，候罗由堂至，与商应修改之处。至周荇农丈处，坐候良久，谈良久。饭后，复久谈，未正归。更

衣，拜英萼田不晤。至艾约瑟处，久谈。将所作梅辉立墓志改为碑铭。至沈品莲处，谈极久。傍夕归，与恩注川久谈。夜饭后，复一谈。围棋一局。清捡案头函件。看小说。子正睡。

廿四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写四体书摺扇一柄。祁罗弗来，谈甚久。写行书摺扇四柄，调拨墨盒良久。饭后，围棋一局，校《求古编》十叶，看小说。萧汉臣、谢玉坡来，一谈。看小说，看《自迩集》。王夔石来，谈极久。写对联三副。罗由堂来，一谈。夜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思臣弟。清捡函件良久。核账簿。子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傍夕微雨数滴。辰初起，看小说。饭后，校《求古编》十叶，看《自迩集》良久，看小说。小睡，未甚成寐。周季鸾来，一谈。罗由堂来，一谈。饭后，看《申报》。申初，至施医院，与德子固、艾约瑟各一谈。至丁冠西处久谈。归，与静弟围棋一局。饭后，习弹良久。夜，写一函致王璞堂等，甚长。写一函寄介石弟。摘阮良久。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初起，饭后，围棋一局。剃头。祁罗弗、慕馥楂先后来，一谈。接李相函，知内人率全眷已于廿四日安抵天津，为之一慰，写一函答李相。饭后，出门拜裴登，不晤，赫德之妻弟也。拜全小汀、荣仲华、潘梅园，均不晤。出城，至新宅一观。至罗由堂处一坐。偕由堂至小市一观。至长郡馆，拜谢玉坡不晤，拜杨少初一

家眷已至天津

谈。归，看小说良久。饭后，写一函致汤小秋，未毕。与静弟一谈。夜，写致小秋函毕。至静弟室久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围棋一局。写新宅楹联、楣额大字三百馀。午初，写毕。与静弟一谈。至祁罗弗处便饭，未正席散。出城，至新宅巡视良久。拜周丙熙不晤，拜何天爵一谈。至法兰亭、葛林德处，谈极久。拜王夔石、童薇研丈，均不晤。归，写对联四副。夜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答李申夫，极长。子正睡。

廿八日　雨，颇大。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在静弟室久坐。蒋少牧来，久坐，复至静弟室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小睡，成寐。申正起，拜西华，谈极久。拜王夔石不晤。归，看马格里来函，未毕。夜饭后，复看良久。子正睡。

马格里来函

廿九日　阴，下午雨。辰初起，督仆役清捡什物、文具。饭后，复清良久。至丁冠西处谈极久。至施医院，与德子固、艾约瑟各一谈。过宅中清查所捡什物。至法兰亭处一谈。移入西珠市口新宅，在曹逸斋室坐极久。饭后，因头痛畏寒，小睡片刻，未成寐。陪赵映堂游戎周视墙宇。与静弟围棋一局。督仆役安置书架等件，略清书籍。夜饭后，清书。与罗由堂一谈。子初睡。

移入西珠市口新宅

三十日　晴。辰初起，清捡书籍，饭后，复清极久。其间彭石堂、罗由堂先后来谈。清书毕，督仆役安置床、帐等件，清捡零件、文具。饭后，写神龛中祖先位暨对联。潘莲舫来，久谈。写篆、隶、真对联各一副。巡视各处工程，看

《自述集》少许。夜饭后，与逸斋、敬舆一谈。看《自述集》。封发寄李申夫之函，加写近二百字。子正睡。

五月初一日　卯正起，安置各上房什物。饭后，写一函答栗弟。清捡什物极久。剃头。饭后，出东便门，在店中坐极久。申正，恭迎文正公神主，行礼毕，全眷暨各亲友先后到店，坐谈片刻入城。待半时许，神主暨全眷均到宅，行礼后，居行相贺良久。在上房久谈。与各友久谈。夜饭后，谈极久。丑初睡。

全眷到京

初二日　晴。卯初起，写一函致德子固，与松生、佐卿一谈。饭后，至上房一谈，与松生、仲妹谈极久。督仆从陈设各处器具。杨少初来，一谈。饭后，写一函答潘伯寅，一函寄思拒弟。清捡案头。戴子明来，一谈。至上房久坐。内人暨仲妹来书斋一坐，入上房久谈。与松生、佐卿久谈。恩注川来，一谈，饭后，复一谈。与松生、佐卿复谈极久。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子正二刻睡。

初三日　晴阴半，傍夕微雨。卯正起，与内人久谈。饭后，与松、佐等一谈，与伯固久谈。蒋少牧、梁育和、但子瑜、周渭臣、白镜江先后来谈。龚兰芬来，谈极久。饭后，周椿圃、郭子田先后来谈。小睡，成寐。周视屋宇工程。与佐卿等久谈。夜饭后，谈极久。子正睡。

初四日　晴。卯正起，核函稿一件，与曾省斋一谈。饭后，出门拜客，杨少初、艾约瑟、丁韪良、周瀛樵四处，各一谈；全协揆、荣仲华、恩鹭浦、宝中堂不晤，未初归。王逸梧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敖金甫、黄锡绂各来

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小睡，成寐。佐卿来，谈极久。丑初睡。

初五日　晴。卯初起，和衣复睡。饭后，与佐卿、松生谈极久。祁罗弗来，一谈。饭后，刘仪庭来，久谈。内人、仲妹周视屋宇，在上房谈极久。清检函件。夜饭后，与佐卿、松生、栗弟谈极久。子正睡。

初六日　晴，夜雨，片刻止。卯正二刻起。荣仲华来，一谈。饭后，至上房清检银箧。出门拜客，敖金甫、潘莲舫、祁子和、张惠甫、蒋少牧各一谈，馀不晤。未正归。饭后，与胡修之久谈。小睡，成寐。剃头。与伯固、静弟在上房一谈。夜饭后，与松生、佐卿谈极久。子正睡。

初七日　晴，夜雨。卯正起，和衣复睡。饭后，与伯固、佐卿、松生、静弟谈极久。与伯固、栗弟在上房久谈。饭后，出门拜客，李果仙、唐举侯、贺云甫丈、周椿圃等处各一谈，馀不晤。酉初归。写一函致沈退庵。入上房谈极久。巡视后墙。与佐卿、松生一谈。写一函寄李相，未毕；夜饭后，写毕。复与松、佐、固谈甚久。子正睡。

初八日　阴雨。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松、栗、佐、固谈极久。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饭后，胡修之来，一坐。写一函致唐斐泉。与罗由堂一谈。入上房久坐。内人率儿女来书室久坐。写一函寄郭筠仙丈，未毕。小睡，成寐。夜饭后，写寄筠丈函毕，与佐、固久谈。丑正睡。

写寄郭筠仙函

初九日　阴晴半。辰初二刻起，在上房久谈。饭后，与

松生、佐卿久谈。至逸斋室久坐。观伯固等购买针黹等件。在伯固室小睡，成寐。未初，陪陈梓臣暨寓中亲友小宴。席散，潘梅园来，谈甚久。写一禀呈九叔父。偕佐、松、栗（胜）诚至门前，闲眺良久。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入上房小坐，属写一西字函稿答马清臣，未毕。子初二刻睡。因内人病，复起配药，寅初乃成寐。

写西字函答马清臣

初十日　寅刻大雨，卯刻晴。辰初起，饭后，因体中不适，和衣复睡。午初起，入上房一坐。饭后，复睡。酉初起，与伯固久谈。夜饭后，作函稿致马清臣者仍未毕。核函稿三件。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初起，将致马清臣函稿作毕。饭后，与伯固一谈。缮致清臣函。入上房一坐。至松生室一谈。饭后，缮西字函毕。封发致郭筠丈函。至安徽会馆赴宴，潘谟卿、梅园兄弟为主人也。中席辞出，至周荇农丈处，久谈。归，写一禀呈四叔父，未毕。剃头。夜饭后，写禀毕。写墨盒盖数枚。与松生、佐卿一谈。子正睡。

十二日　晴。卯正起，在上房一谈。至厨房观水桶等件。饭后，封发寄四叔父禀。祁罗弗来。偕伯固、松生至荷包巷游观良久，至琉璃厂一游，未初归。许仙屏来，久谈，饭后，复谈极久。入上房久谈。至仲妹厅室一坐。阅逸斋所缮各函。入上房久谈。夜饭后，写墨盒数枚。与松生、佐卿谈极久。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初起，彭稷初来，谈甚久。饭后，与松生、佐卿等久谈。入上房□□□，与松生、佐卿谈极久。饭

后，符子琴来，一谈。偕松生出门拜客，何桂森、方仲航两处，各一谈。屠梅君、彭石塘、龚昆南、杨少初不晤。入城至慕馥楂处谈。至艾约瑟、柯理士、海灵敦处，皆不晤。拜法兰亭、璧利南、蒲设尔，各久谈。至祁罗弗处，一谈。出城拜田郅轩不晤。归，入上房一坐。写宫扇一柄。夜饭后，至上房与仲妹一谈。写宫扇一柄。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初起，写西字请帖一分。饭后，柯理士来谈。蒋少牧来，一谈。写西字请帖三纸。体中不适，和衣久睡。饭后，复睡。夜饭后，小坐。子初睡。

翻译英话

十五日　阴，下午微雨。辰初起，翻译英话数条，饭后，复译良久。倦甚而睡，未初起。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检文具，写对联款十馀分。杨少初来，一谈。与佐卿、松生一谈。饭后，恩祝川来，同在静弟室久谈。写宫扇一柄。与伯固、松生一谈。子初睡。

十六日　阴，细雨数次。卯正起，译英语数条。饭后，与松生、佐卿一谈。剃头，小睡，成寐。与松生同饭。饭后，入城至丁冠西处，久谈。至荣仲华处，久谈。拜景秋坪，不晤，拜潘梅园一谈。出城拜辛家彦、郭健甫不晤。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写摺扇二柄。与佐卿、松生久谈。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与松生、佐卿、伯固久谈。核函稿数件，画宫扇一柄。至上房久坐。饭后，与伯固一谈。郭健甫来，久坐。至上房与仲妹一谈。写一函致潘伯寅。清捡纸墨零件。夜饭后，写一函加致汤小秋，

未毕。与伯固谈极久。写一函加致洪琴西，又数语加致吴子健。丑初睡。

十八日　阴，夜雨。卯初起。饭后，拜许仙屏，一谈。至袁小坞宅吊唁。拜张芝孙，一谈。巳初归，小睡。督仆从料理桌、椅、盘、碗等件，将请西友便饭也。午正，法兰亭、裴式楷、璧利南、何天爵、蒲医士先后至，未初入席，申初散。睡极久。在上房描花样数件。与伯固一谈。夜饭后，与伯固、松生久谈。写一函加致汤小秋毕。与伯固、松生又一谈。濯足。子正睡。

请西友便饭

十九日　雨。辰初起，清捡笔墨等件。饭后，与伯固、松生、佐卿、栗弟久谈，末与佐卿对谈良久。小睡。饭后，与栗弟、佐卿一谈。清捡信纸、纨扇等件。入上房久谈。核改内人致李亲家母函稿。与伯固一谈。封缄寄上海、金陵两处函件。夜饭后，与佐卿、松生陪王逸楷一谈。逸楷去，复与松、佐谈极久。核账簿良久。子正睡。

核改内人函稿

廿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女儿广璇，均甚长。至上房一坐。与伯固一谈。饭后，綦嗮来，久谈。向子敦来，久谈。至上房久坐。封发皖垣函件。小睡。周渭臣来，久谈。至上房坐甚久。夜饭后，与佐卿、松生一谈。子正睡。

廿一日　申刻骤雨，馀时晴。辰□起。饭后，罗由堂来，久谈。剃头。复与由堂久谈。至上房一坐。小睡，未成寐。饭后，与由堂久谈，与静弟、陈梓臣一谈。看《自迩集》良久。与佐卿、松生谈甚久。酉正，丁冠西夫妇来拜，陪冠

丁冠西妻与内人谈

西在客厅一谈，引其妻至上房，与内人一谈。客去，入上房久坐，与仲妹久谈。夜饭后，与松生、佐卿一谈。写宫扇一柄。子正睡。

开单取书

廿二日 晴。辰初起，查阅"求阙斋"、"归朴斋"书目，将开单由乡中取书来京也。饭后，沈品莲来，谈极久。出门拜客，万藕舲丈、潘伯寅两处各久谈，何镜如处一谈，徐十馀家不晤，未初归。饭后，入上房一坐。至静弟室一谈。张香涛来，谈甚久。周慎怀来，一坐。写一函寄李幼仙甥，一函谕女儿广璇。入上房久坐。高端甫来，一坐。写摺扇一柄，楷书七律四章，甚工密。夜饭后，又写行书者二柄。与伯固、静弟一谈。子正睡。

廿三日 晴。卯正起，看书目。饭后，出门至徐叔鸿家吊其丧妻。拜郑玉轩不晤。入城拜广绍彭不晤。至裕时卿处，谈极久。至毛旭初冢宰处，吊其丧母。拜沈品莲不晤。至丁冠西处谈极久，未正归。饭后，彭石堂、龚昆南来，一谈。写对联二副，屏幅四纸，中幅二纸。与佐卿、松生暨彭、龚两君久谈。入上房久坐。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夜饭后，与松生、佐卿久谈。思作一联挽毛太夫人，未成。子正睡。

廿四日 晴。辰正起。饭后，在上房观木匠整门整床极久。写禀呈九叔父毕，写一函寄恩臣弟。与佐卿、松生久谈。静弟铨选广东连州直牧，赴吏部点过堂，未正归，衣冠相庆久之。作联挽毛太夫人，仍未妥。再写致恩臣弟一纸。入上房久坐。夜饭后，佐卿、松生来，久谈。子正睡。

廿五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核账簿良久。入上房久坐。作联挽毛太夫人脱稿。出门拜刘芝田、黄堇腴皆不晤。归，许仙屏、屠梅君、杨少初先后来，各久谈。观孙莱山、张吉人、胡淇生、刘云峰、栗弟等围棋，张香涛、王逸梧、洪文卿、余佐卿、陈松生，皆观局者也。酉正，入席小宴。席散，复观棋甚久。写一函答潘伯寅。夜，与佐卿、栗弟谈极久。丑初睡。

廿六日　晴。辰初起，饭后，因銮儿偶患吐泻，在上房抚视良久。祁罗弗来，久谈。小睡，成寐。杨梦云、恩子寿先后来诊銮儿，且视松生泻泄症，与子寿谈较久。饭后，体中不甚安适，复小睡，成寐。将所作挽毛太夫人联改定缮之。联句云："相夫教子，天眷攸隆，畀之硕福遐龄，膺两代丝纶极品；遗大投艰，王事靡盬，敢以节哀顺变，劝四朝柱石耆臣。"慕馥楂来，谈良久。写对联四副。在上房与伯固一谈。恩祝川来，一谈。夜饭后，与静弟、伯固、松生久谈，复与静弟、佐卿一谈。子正睡。

挽毛太夫人联

廿七日　晴。辰初起，看《自迩集》。饭后，与佐卿、松生一谈。看《自迩集》。彭石堂来，谈甚久。至上房与仲妹一谈。饭后，与伯固、松生谈极久。至上房久坐。写摺扇四柄，宫扇二柄。夜饭后，与静弟、佐卿、松生一谈。子初睡。

廿八日　晴阴半。辰初起，看《自迩集》。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看《自迩集》。周渭臣来，谈极久。与罗由堂一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未初起。饭后，与伯固在

上房谈极久。写对联四副。恩注川、岳柱臣来，谈极久。夜饭后，复久谈。写四体书摺扇一柄，甚工密。与伯固一谈。子正睡。

四体书扇

廿九日　阴晴半，夜微雨。辰初起，与伯固一谈。饭后，与松生、伯固等一谈。在上房一坐。李雨苍来，谈极久，饭后，复谈甚久。萧杞山来，同谈。出门，偕伯固至岳柱臣处一谈，同至隆福寺游观甚久。至祁罗弗处一坐。归，杨少初来，久谈。夜饭后，写摺扇二柄，甚工密。子正睡。

六月初一日　阴晴半。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至上房久坐。看《自迩集》。小睡，成寐。饭后，至上房与伯固久谈。周椿圃来，一谈。张芝荪来，一谈。看《自迩集》。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至佐卿室，与佐卿、松生、郭健甫一谈。归室，与伯固、松生一谈，与伯固在上房谈极久。丑正睡。

初二日　阴，微雨，下午晴。辰初二刻起，饭后，与松生、佐卿一谈。写一函寄李甥幼仙，又片缄寄女儿广璇。小睡，成寐，未初起。饭后，在上房久坐。写对联八副。张晴岩来，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写求书小签数纸，请孙莱山、符子琴等书画摺扇。胃中不适，呕吐而愈。偕松生、佐卿至伯固室一谈。子正睡。

初三日　晴。辰初起，静坐。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至上房久坐。写摺扇四柄，宫扇三柄。童薇研年丈来，一坐。饭后，剃头。写对联六副，中幅一帧，屏四幅，宫扇一柄。至上房久坐。至书塾一观。佐卿室一谈。夜饭后，核

改致丁乐山函稿。写零字良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寅正起，小坐，复睡，辰正复起。饭后，至上房久坐，看英语耶稣经。头昏，小睡，成寐。饭后，偃卧良久。至上房与仲妹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片函寄恩臣弟，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符卿弟。夜饭后，奏阮咸、胡琴等乐，与栗弟、佐卿相和良久。子正睡。

初五日 晴。辰初起，核账簿。静坐良久。饭后，至周濂樵处，祝其尊人生日，主人睡未起，未得升堂。拜胡蕲生，一谈。拜孙莱山、萧屺山、郭健甫、田鼎勋、沈退庵，均不晤。归，周渭臣来，一谈。与佐卿谈甚久。看《自迩集》。至上房一坐。饭后，至上房久坐。唐举侯、黄璧腴先后来，谈极久。写文正公神道碑额，凡五易纸，未称意也。至上房一坐。浴身。在上房与伯固久谈。夜饭后，将碑额另篆一通。与松生、佐卿谈极久。子正睡。

写文正公神道碑额

初六日 阴。辰初起，写一函寄李眉生，未毕。核函稿，寄吴子健者。饭后，与松生、伯固、佐卿一谈。小睡成寐。写寄李眉生函仍未毕。饭后，与静弟等一谈。写寄眉生函毕。至上房坐极久。慕晒来，一谈。将昨日所写碑额钩填一过。夜饭后，与栗弟、佐卿演俗乐极久。与松生、伯固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七日 辰初二刻起，饭后，与松、佐、固久谈。看《自迩集》。至上房一坐。以佐卿将归，具酒肴饯之，未初入席，申初散。与佐卿、松生一谈。偃卧成寐。酉初起，

同演俗乐 写对联八副。至上房一坐。夜饭后，与栗弟、佐卿演俗乐良久。看《小腆纪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晴半。辰初二刻起，饭后，与佐卿、松生、伯固久谈。看《小腆纪年》。至上房坐极久。饭后，与佐卿、静弟等久谈。写屏幅二副八纸，横匾擘窠字四枚。至上房久坐。看《自述集》。为佐卿写"工尺"谱一折。夜饭后，与栗弟、松生、佐卿演俗乐，又闲谈极久。子正睡。

初九日　阴晴半，午初、酉正微雨二次，各数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两弟、诸友久谈。祁罗弗来，一谈。佐卿南归，偕松生、栗弟送之出广宁门。偕松生游隆福寺，遇雨而归。午正到家，至上房久坐。饭后，因体中不适，偃卧极久。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与伯固至上房久谈。夜饭后，小睡成寐。子正起，解衣复睡。

初十日　晴。辰初起，饭后，入城拜童薇研年丈，一谈。至毛旭初冢宰家吊唁，与倪澹园一谈。至柯理士处，久谈。至宝相处不晤。至恩祝川宅，一坐。拜荣仲华不晤，复至祝川宅，与祝川及岳柱臣谈极久；饭后，复一谈。游隆福寺良久。至祁罗弗处久坐。申正归，至上房与伯固久谈。体中不适，小睡甚久。夜饭后，小坐。子初睡。

十一日　晴。辰初起，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至上房坐极久。写对联五副，屏四体各一副。饭后，至上房坐极久。写对联四副，屏四幅，摺扇一柄。恩祝川、岳柱臣来，谈极久。夜饭后，写摺扇一柄，与两弟、松、固一谈。子正睡。

十二日　晴。寅初起，偕松生、敬舆、逸斋、静弟同饭。饭后，同至顺治门城濠，观初伏洗象，候一时半乃得观焉，巳初归。饭后，与两弟、诸友一谈，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未正起。饭后，与两弟、松生等一谈。刘仪庭来，一谈。核计日升昌来往账目，与伯固商定借银为捐郎中之事。至上房坐极久。写零字良久。夜饭后，与松生一谈。写零字甚久，写摺扇一柄。看《小腆纪年》。子正睡。

顺治门城濠观洗象

十三日　晴，傍夕微雨。辰初起，静坐。饭后，与松生、伯固久谈。看《小腆纪年》。剃头。黄书云来，一坐。至上房一坐。小睡，未初起。饭后，李雨苍来，谈极久。写四体书屏各一幅。何彤云来，一坐。写对联一副。至上房一坐。至静弟室，与岳柱臣、恒洁斋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为日本人大久保乾写册叶一幅，录旧作七律四首。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为日本人写册叶

十四日　晴，酉初微雨。辰初起，饭后，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小睡良久。看《自迩集》。饭后，郭健甫、陈幼舫来，一谈。至上房坐极久。出门，拜贺云甫丈、蒋少牧、周荇农丈，各一谈，傍夕归。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恩臣弟。子正睡。

十五日　晴，酉初微雨。辰初二刻起，封发山西家报。饭后，与松生、静弟一谈。核账簿。核函稿一件，致马松圃者。身倦头晕，不能治事，至上房一坐。慕馥植来，一谈。饭后，至上房久坐。写四体屏各一幅。小睡，成寐。起，与内人、仲妹久谈。写匾额四字。陈铭阁来，一谈。至

上房与伯固一谈。夜饭后，至周荇农丈处，谈极久。归，至上房一坐。至敬舆室，慰其丧子之感。至松生室一谈。丑初睡。

十六日　阴晴半。寅正起。饭后，出门拜张霁亭、芝圃兄弟、周桂五，不晤。拜赵补斋，一谈。入城拜潘梅园，主人睡未起，小坐而出。拜李雨苍，谈极久。复至梅园处久谈。出城，拜黄觐宸，一谈。拜白兰岩年丈，不晤。午正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小睡，成寐。起，与仲妹一谈。有以宫扇求书者，一面系白兰岩年丈画石，作七律一章题之，甚速而无率句。写片函致兰岩丈。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写宫扇一柄。与松生、伯固久谈。子正睡。

十七日　阴晴半。辰初起。饭后，恽小山来，谈极久。与松生等一谈。至上房一坐。祁罗弗来，一坐。看《自迩集》。栉髮。饭后，至上房坐极久。写屏八幅，皆行书。夜饭后，至上房一谈。写宫扇一柄。子初睡。

十八日　晴。卯正起，看《自迩集》，饭后，复看良久。与静弟、松生、伯固一谈。小睡，成寐。饭后，为仲妹写《桃花源记》及诗一通。与静弟、伯固谈极久。剃头。写对联三副，屏一副，六幅；又一副，四幅。清捡案头。至上房久坐。夜饭后，清捡摺扇等件。至上房与伯固一谈。写零字。子正睡。

为仲妹写桃花源记

十九日　晴。卯正起，开写拜客单。饭后，李雨苍来，一谈。拜徐钟英（紫垣）、杨徽雲（伯昂）、陈鸿□（幼舫）、王维珍（莲西），均不晤。拜恽小山、周镜芙、彭馥初、罗

朗生，各一谈。巳正归，至上房一坐，看《自迩集》。饭后，与松生、伯固、彭石堂久谈。至上房久坐。写对联二副。至松生室，与石堂等久谈。清捡衣物甚久。写摺扇一柄。与栗弟、伯固一谈。嵇少牧来，一谈。夜饭后，与弟、友等久谈。写四体书摺扇一柄，又宫扇半柄。子正睡。

光绪四年六月廿日 晴。卯正起，核账房簿数，因敬舆写账，讹谬太过，批归逸斋接管。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写宫扇半柄，昨夜写而未毕者也。又写一柄，又写摺扇三柄。写一函致黄觐虞。画宫扇二柄，饭后，毕。至上房久坐。傅莘生来，一谈。看《自迩集》。至上房，与伯固食瓜。看《自迩集》。为向子振写笺纸册葉八幅，录旧作七律诗十首。伯固备酒肴，请陈幼舫及余兄弟小宴，灯时入席，戌正散。写零字。与栗弟、松生谈极久。丑初睡。

廿一日 晴。卯正起，为人写名片戳六枚，每枚写数遍，择一而用之。于白安来，一谈。饭后，与伯固、静弟、松生一谈，至上房一坐。小睡甚久。饭后，清拂案头。郭剑甫来，久谈。至上房坐极久，看《自迩集》甚久。画宫扇一柄，夜饭后，画二柄。与松生一谈。子正睡。 写名片戳

廿二日 晴。辰初起，祁罗弗来，一谈。饭后，将昨日所画宫扇添补数处。至上房一坐。看《自迩集》。至上房一坐。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画宫扇一柄，静弟索，工笔，夜饭后，乃成。与松生一谈。梁崑亭来，久谈。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晴半，酉刻大雨，夜微雨。卯正起，静坐

片刻，与伯固一谈。饭后，看玉器良久。至上房一坐，看《自迩集》。剃头。看《自迩集》。至上房一坐。小睡片刻。饭后，与栗、松、固久谈，至上房一谈。画宫扇一柄，夜饭后，毕。写摺扇一柄，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寅初大雨，竟日阴。辰初起，看《自迩集》。饭后，与松、固、静谈极久。看《自迩集》。至上房久坐。饭后，为伯固画宫扇一柄，画作双象，夜饭后，成。体中不适，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辰初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与伯固、松生一谈。祁罗弗来，一谈。写一函寄李幼仙甥，一函寄女儿广璇。看《自迩集》。入上房一坐。饭后，慕稧楍来，谈甚久。与伯固久谈。夜饭后，小坐片刻。亥初睡。

廿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至书房一坐，复入上房。饭后，与仲妹、栗弟先后久谈。许仙屏来，谈极久。饭后，与仲妹、栗弟为马吊之戏数局。与伯固一谈。画宫扇一柄。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偃息良久。核改函稿二件。子初睡，枕上作七律一章，题梁希初侍御所藏明张君度（宏）山水直幅。热甚，展转簀褥间，丑初乃成寐。

题张君度山水直幅

廿七日 晴阴半。寅正醒，偃仰复寐，梦中失精，益觉体倦骨痛。卯正起，复偃卧。饭后，将昨夜所作七律改定，又作七绝二章，题梁希初所藏曹次岳山水直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写一函寄李相，凡四纸。将所作七绝改定，更作一首加入，缮所作诗四章于画之下幅。

至上房坐极久。与伯固久谈。慕馥樯来，一谈。夜饭后，与仲妹、栗弟久谈。清捡所借慕馥樯画具，良久乃毕。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早、晚微雨，日中阴晴半。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与伯固、松生一谈。剃头。看《自迩集》。入上房一坐。写宫扇一柄，行书录近作七绝七首。入上房一坐。饭后，写册叶一幅，写对联五副，屏一副四幅，又一副六幅。夏子松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至松生书室一坐。夜饭后，与松生、伯固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卯正起，清捡针黹等件。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写四体书摺扇一柄，甚密。看《自迩集》。至上房久坐。清捡针黹、带饰等件。饭后，与松生、伯固一谈。写对联七副。至上房坐极久。刘玉才来，久谈。夜饭后，因仆役等作伪取米店门钱，怒恼良久。写摺扇一柄。至上房久坐。画花样二幅。子正睡。

仆役作伪诈取门钱

三十日　阴，夜微雨。辰初起，核账簿。饭后，与松、固一谈。祁罗弗来，谈极久。写李幼仙宫扇，半隶半行，甚工密，写女儿广璇宫扇，录近作七律四首，行楷也。至上房坐极久。饭后，与弟、友一谈。小睡，成寐。起，至上房清捡针黹等件。夜饭后，与弟、友久谈。与〔至〕上房与伯固一谈。子正睡。

七月初一日　阴晴半。辰正始起，饭后，与松、固等久谈。看《自迩集》。至上房清捡裁料极久。陪静弟、伯固小饮，饯之也。饭后，复入上房清捡寄南诸物及送静弟、

伯固礼物。夜饭后，与栗弟、伯固、松生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仲妹生日

初二日 晴。辰初起，着衣冠贺仲妹三十六岁生日，待候良久。饭后，清捡寄皖诸物，开单列上海应购之物，湖南应取之物，嘱汪席臣分记。开单批仆役工价。至上房一坐。胡修之来，一坐。松生治酒肴，相与饮宴良久。饭后，复与修之一谈。写一函寄符卿弟。核改王鼎丞所作九叔父送外祖母欧阳邱太夫人寿序。写一函寄思臣弟。夜饭后，与松生、伯固久谈。将寿屏底稿排算妥贴。入上房与伯固谈极久。丑正睡。

初三日 阴，申初大雨，夜复雨。卯正二刻起，将寿屏序核改添补数处，以就行格。剃头。饭后，与伯固、松生、栗、静两弟谈甚久。巳正，静弟、伯固启行，送至义盛裕店中一坐，伯固由它道去矣。归，在上房久坐。饭后，观雨良久，入上房久坐。看《自迩集》。写一函答介石弟。夜饭后，与松生一谈。子初睡。

初四日 阴，下午雨。卯正起，看《自迩集》。饭后，与松生一谈。看《自迩集》。至上房清捡零件极久。小睡，成寐。饭后，与栗弟、松生一谈。入上房与仲妹谈极久。为仲妹写行书册叶《归去来辞》一篇。夜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女儿广璇。为仲妹写楷书册叶《五柳先生传》，未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考查英语

初五日 晴。辰初起，封发湖南、安庆各函。饭后，与松生、栗弟一谈。考查英语十馀句。看《自迩集》。入上房

一坐，小睡成寐。饭后，至上房画花样良久。为仲妹写册葉《五柳传》毕。又写《时运篇》四言诗草书一幅，写摺扇二柄。入上房久坐。蕖馥楂来，一谈。写对联三副。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与松生一谈。写摺扇二柄，画一柄。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申刻大雨。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松生谈极久。看《自迩集》。入上房坐极久，小睡成寐。饭后，看《自迩集》。与栗弟、松生谈极久。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与松生久谈。清捡书籍，用册葉写《女史箴》，未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写女史箴

初七日　阴晴半，晨大雨。卯正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与栗弟、松生久谈。看《自迩集》。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复至上房久坐。写对联壹副，屏二副八幅，中幅一纸，横额一纸。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与栗弟、松生久谈。写《女史箴》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午刻微雨。辰初起，祁罗弗来，一谈。饭后，与栗弟、松生久谈。剃头。至上房一坐。看《自迩集》。复入上房一坐。饭后，与栗弟、松生一谈。写屏幅行书四纸，四体书四纸。入上房久坐。夜饭后，至周荇农丈处，谈极久。归，改曾省斋塾师所作朱烈女诗二首。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九日　阴晴半，午初微雨。辰初起，看《自迩集》。饭后，与松生一谈。看《自迩集》。入上房久坐，小睡，未

成寐。饭后，与松生、栗弟久谈。至上房坐极久。写篆屏二幅。偕松生、逸斋、省斋至门外一观。夜饭后，看《自迩集》。与松生、栗弟一谈。加写片函寄恩臣弟，以初三之函尚未发也。核函稿二件寄森有礼、法兰亭。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午雨二阵，申刻微晴，夜雨极大。辰初起，看《自迩集》。饭后，与栗弟、省斋一谈。看《自迩集》，看英人小说。至上房一坐。饭后，批英国字典良久。与松生一谈。至上房一坐。写摺扇二柄。傍夕，衣冠迎祀祖先，先设茶果，后供酒肴。夜饭后，翻阅《教女遗规》良久。与松生一谈。写摺扇二柄。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看英人小说

十一日　先夜雨，至本日巳初乃止，阴晴半。辰初二刻起，看英人小说。饭后，与栗弟、松生谈极久。看英人小说，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与松生、栗弟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与松、栗久谈。批字典极久。子正睡。

十二日　晴。卯正二刻起，看英人小说。刘玉才来，一谈。饭后，与松生、栗弟久谈。看英人小说。至上房久坐。饭后，批英人字典。写摺扇一柄，写隶书、楷书屏各二幅。入上房久坐。写一函寄长女。夜饭后，写一函寄刘伯固，甚长，写一函寄李幼仙，又片函答静臣弟。与栗弟、松生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饭后，与栗弟、松生

久谈。剃头。看英人小说，批字典。至上房一坐。饭后，批字典。与松生、栗弟一谈。为人写名片䌷，写行书屏二幅，对联六副。至上房一坐，至仲妹室一坐，松生书室一坐。夜饭后，寻觅洋书良久。与栗、松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寻觅洋书

十四日 阴晴半，夜大雨。卯正起，看英人小说。饭后，与松生一谈。批字典。入上房久坐。为松生批英国话规。衣冠祀祖先，与诸友同享馂馀。席散，与松生久谈，批话规。入上房谈极久。衣冠送祖先，礼毕，内人、仲妹来书室坐极久。夜饭后，与松生谈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为松生批英国话规

十五日 子丑间雨，天明止，阴晴半。辰初二刻起，饭后，与松生、栗弟久谈。看英人小说，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批话规甚久。入上房坐极久。看话规良久。夜饭后，与栗、松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微见日，午刻雨。辰初起，看英国小说。饭后，与松、栗一谈。复看小说、批字典极久，批话规。饭后，与栗弟久谈。批话规。作粉纸至上房画花样甚久。写片缄答祁罗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为松生篆印章字廿馀枚。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卯正起，看英人小说。饭后，与松、栗久谈。祁罗弗来，谈极久。看英小说，批字典。至上房久坐。饭后，批字典甚久，批话规。复入上房坐极久。傍夕，批话规。夜饭后，与松、栗谈极久。曾省斋来，一谈。入

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卯正起，曾省斋来，一谈。看英小说。饭后，与松、栗久谈。看英小说，剃头，批字典。入上房一坐。栗弟聘请曹次谋课广钧、广镕诵读，陪坐良久，张晴岩同坐。次谋率学生谒先师后，设宴陪之，席散复一谈。批话规良久。核函稿四件。夜饭后，与松、栗久谈。核致陈程初函稿，甚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核函稿

十九日 晴阴半。辰正起，饭后，与松生一谈。看英小说，批字典。至上房一坐。饭后，批话规。入上房久坐。清捡屉中零物。慕馥植来，一谈。夜饭后，批话规。与栗、松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晴半，午□雨颇大。辰初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松生一谈，栗弟谈极久。看英小说，批字典，批话规。饭后，入上房坐极久。画花样良久。批话规。夜饭后，入上房一坐。教女儿广珣算数，写歌诀一纸与之。批话规。核致谢智卿函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教女儿算数

二十一日 阴，午、未间雨。辰初二刻起，看英小说。饭后，至曹次谋处小坐。祁罗弗来，谈极久。看英小说，批字典。与栗弟久谈。批话规。饭后，入上房久坐，小睡成寐。傍夕，批话规。夜饭后，偕松生至门外观眺片刻。批话规。封信五件，写片函致周椿圃。写零字。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二日 阴。辰初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松生一谈；看英小说；批字典。与栗弟一谈。体中不适，头晕颇

甚，入上房一坐，偃卧成寐。饭后，仍偃卧。酉刻，至书室封发上海、湖南信函。复入上房偃卧，欧〔呕〕吐一次，头晕稍止。夜饭后，入书室一坐，仍入上房。子初睡。

二十三日　阴，微雨数阵。辰正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栗、松谈极久。剃头。批字典。入上房久坐。饭后，与仲妹谈极久。调治墨盒二枚，写摺扇三柄。与内人、仲妹久谈。夜饭后，写宫扇二柄，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雨，辰刻止，午刻晴。辰初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松、栗久谈。批字典，批话规。饭后，至上房一坐。批话规。将谢智卿所作画椭圆笔架试演良久。写对联一副，屏二副八幅。入上房坐极久。傍夕，至门外一观。夜饭后，与松、栗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试演画椭圆笔架

廿五日　晴。卯正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松生一谈。看英小说。栗弟来，久坐。批字典，批话规。至上房一坐。饭后，批话规。写屏四幅，对联三副。入上房久坐。慕馥楂来，谈极久。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入上房坐良久。写一函答李相。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看英小说。饭后，与松、栗一谈。批字典，批话规。入上房一坐。饭后，批话规。督仆从清捡皮衣三筒。看英小说。与松生一谈。夜饭后，在上房一坐。写宫扇一柄。看旧译《三字经》。与松生一谈。子正睡。

看旧译三字经

廿七日　阴晴半，傍夕微雨。辰初二刻起，看英小说。

饭后，与栗、松一谈。冯展雲来，谈极久。看英小说。至上房一坐。王夔石遣信来，报余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至上房久坐。饭后，与松生久谈。许仙屏来，谈极久。作谢恩摺。剃头。与仙屏、松生一谈。夜饭后，清捡入朝衣饰。亥初睡，未成寐。子初三刻起，与栗弟、松生、省斋同饭。

奉旨充出使英法钦差大臣

廿八日 晴。子正二刻，饭毕，登舆。丑初二刻入景运门，将谢摺递上。与栗、松、省小坐，□谈，彭石堂同坐。又同至宗人府朝房久坐，迎谒军机大臣，王、沈、宝、景以次谒毕。恭邸后至，谒后至九卿朝房南五间一坐。天明后，摺下，未召。与崇宫保地山谈极久。辰初下朝，出隆宗门，至德寿堂久坐。饭后，惑胃中不适，呕吐良久。拜景秋坪，久谈。谒恭邸，谈极久。至宝相处，久谈。拜崇地山、沈相不晤。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沈相、王夔石、周小棠谈极久。至丁冠西斋中一坐。出署，至小棠、夔石两宅投刺，申正归。衣冠谒祖，宅中相贺，酬应片刻。慕兰芬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偃卧未成寐。写一函答荣仲华。夜饭后，开写应治诸事单。亥初睡。

朝房谒见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

廿九日 阴，微雨数阵。卯正二刻起，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致欧阳杏舫。饭后，写一函致汤小秋，一函寄汤慎台，一函致李相。潘屺山来，一谈。封发各函。与松生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入城，至总理衙门，与崇地山、夏伯英一谈，与丁冠西久谈，李壬叔一谈。拜张巨川，久谈。拜洪子球，一谈。归，至

致函李相

上房一坐。王逸梧来，久谈。夜饭后，与松、栗久谈。亥正睡。

八月初一日　晴。卯正三刻起，看郭筠仙丈所作《使西纪程》。祁罗弗来，一谈。饭后，看《使西纪程》，批字典。杨少初、德微理亚先后来，久谈。至上房一坐。恽小山来，一谈；郭健甫来，一谈；饭后，复一谈。至总署与沈相谈甚久。至壬叔处一谈。拜裴式楷不晤，拜童薇研年丈，一谈。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松生一谈，唐矩侯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看郭筠仙使西纪程

初二日　晴雨互见。辰初二刻起，批字典，饭后，复批良久。写一函寄刘伯固，又片缄致邓洪芳。至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恽小山来，一谈。其友裕朗西后来，同谈。入城，拜白罗尼、德微理亚，久坐。拜璧利南、傅磊斯，坐极久。傍夕，拜夏子松，一谈。至总理衙门，因从前交涉事件，须调案牍考求，故移寓署中也。阅《使西纪程》良久。夜饭后，写西字函答阿恩德。阅江宁李小池（圭）所著《东行日记》极久。子初睡。

阅李圭著东行日记

初三日　晴。卯正二刻起，剃头。饭后，开写一单，向总署调取旧卷，又一单调取书籍。梁小若来，一谈。拜梁小若、苑秋舫各一谈。至李壬叔处一坐。看话规。裴式楷来，一谈。阿恩德来，一谈。沈相、景秋坪、崇地山、王夔石先后来，沈相、夔石坐最久。饭后，与壬叔谈甚久。丁冠西来，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酉正，出城归寓，在上房一坐。夜饭后，写呈九叔父禀毕，写一函寄思臣弟。

与松、栗一谈。与惲小山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初四日　雨，午、戌各数阵，馀时阴，夜大雨。卯正起，与内人谈极久。清捡零件。饭后，与松、栗久谈。但子瑜来，一坐。巳正，入城拜何天爵，不晤。拜阿恩德久谈，至于白安室中一坐。偕阿恩德拜吕宋公使伊巴里，谈极久。言："过地中海后，宜由马赛色二登陆，不宜绕行葡桃洋险远之境"。伊公使情性恳挚可感，自言将以中历十月回欧罗巴洲，问余能否偕行。余答以十月杪可自沪偕行，不能更早矣。辞出，至祁罗弗处一坐，至德子固处一坐。未初，至总署翻阅文卷。写西字函答斐式楷。左子馨来，一谈。松生、逸斋来，谈片刻，同饭。申正，白罗尼、德微理亚来，坐甚久。阅文卷极久。夜饭后，部署室中书籍、卷牍。子初睡。

吕宋公使相约偕行

初五日　雨，辰正止，阴晴半。卯正起，阅文卷。饭后，批话规。拜左子馨，一谈。至棠挺生、梁小若处一坐。写宫扇一柄。棠挺生、张□□来，一坐。饭后，与沈相、崇地山久谈，拜裕时卿久谈。出城归寓，在上房久坐。岳松弟来，一谈。夜饭后，写宫扇一柄，写一函答王逸梧，一函答潘梅园。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初三刻起。饭后，与栗諴、岳松弟一谈。至上房一坐。巳正，乘马入城，至岳柱臣家坐极久。拜成竹坪不值。午正至总署，与松生一谈。张翰卿、梁小若来，一谈。洪子璆来，一谈。饭后，同文馆法文教习华必洛来，久坐。酉初，傅磊斯、璧利南、卫察理来，坐极久。

阅文卷良久，夜饭后，复阅良久。子初睡。

初七日　晴。辰初起，批话规。饭后，苑秋舫来，谈甚久。张巨川等五人来，一坐。阅刘云生日记。小睡。至沈相处一谈。饭后，与松生久谈。何天爵来，一谈。至左子馨、丁冠西两处，各一谈。法兰亭来，一谈。酉初，至裕时卿处赴宴，陪客惟李壬叔，席散归。核咨总署稿一件，报目前随带人员。批字典少许。子正睡。

咨报随行人员

初八日　晴。辰初起，剃头。饭后，料捡零件。巳刻归寓，在上房一坐。饭后，出门拜客。至蒋少穆处，吊唁其祖芝纯方伯在陕病殁也。至萧屺山、周荇农丈、许仙屏、张香涛、恽小山、贺云甫丈等处，各一谈。至王逸梧、潘伯寅两处，不晤，酉刻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栗弟、岳松弟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初九日　阴晴半，下午雨。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清捡零件。写一函答敖金甫。乘马入总署，继绍庭、周小棠、李壬叔先后来，一谈。小睡。饭后，与松生久谈。偕松生、栗弟至李壬叔处赴宴，座有裕时卿，纵谈极久，夜散。蔡馥楂来，一谈。与松生、栗弟久谈。批字典少许。子正睡。

初十日　辰初二刻起。宝相来，一坐。饭后，与松、栗一谈。核阅公牍。巳正，出门拜裴式楷，久谈。拜郑东林，一谈。至恩注川处，坐极久。饭后，拜荣仲华不晤。至三槐堂书店，更衣后，偕松生游隆福寺。回总署，阅《星轺指掌》，批字典。子正睡。

星轺指掌

十一日　阴，夜雨。辰初起，与松生一谈，饭后，复谈良久。批字典。饭后，杨少初来，一谈。至总署堂上，与恭邸、沈、宝、崇诸公一谈。出门拜何天爵，不晤，申刻回寓。在上房久坐。萧敬庭来，一谈。写一函答鲍荫亭，一函答刘彝庭。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思臣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二日　雨，巳刻止。辰正起，与松生一谈。饭后，写摺扇一柄，宫扇一柄，对联一副。封发山西家报。与栗弟一谈。午刻入城，写一函致许仙屏。阅刘雲生《英轺日记》。阅总署来咨及钞录台湾轮船漏报洋药罚款、傅署公使强词梗阻全案。饭后，至沈相处，一谈，夔石在坐。法兰亭来，谈极久。小睡，成寐。傍夕起，看指正堂书笔等物。作咨稿一件致总署，向法国使者借法兰亭随同出洋。夜饭后，看《英轺日记》，有意钓誉，立言皆无实际，不足取也。批话规。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李季泉，均甚长。丑初睡。

谓刘云生英轺日记有意钓誉

十三日　晴。辰初起，剃头。饭后，清捡零件。与松生一谈。将英股文牍退交梁小若手。巳刻，出城归寓，在上房久坐。至栗弟书室，与程慎轩久谈。偕家人衣冠祭奠先妣欧阳太夫人忌辰。在上房与仲妹一谈。陪慎轩等同食餕馀，席散久谈。写片函寄女儿。法兰亭来，谈极久。清捡案头零件。龙威阁书贾来，一谈。逸斋持文光楼书店中旧书数种来，翻阅甚久。夜饭后，复阅良久。清捡书籍，清捡已书摺扇，良久乃毕。子初睡。

十四日　晴。辰初起，核阅账簿良久。饭后，入上房

久坐。李端士来，一谈。批字典。许仙屏来，久谈。批字典。饭后，与松生一谈。批字典。徐寿衡来，谈甚久。入上房清捡针黹之宜赍带出洋者。写中幅一帧，对联一副，横披一幅。罗由堂来，一谈。入上房久坐。夜饭后，看《英语入门》良久，写绢册三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英语入门

十五日　晴。辰正起。夏子松来，〔谈〕极久。饭后，张香涛来，谈极久。写绢册四幅，录旧作七律四章。入上房久坐。许仙屏来，谈极久。饭后，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久坐。尹钲来，禀话良久。周椿圃来，一坐。写对联一副，中幅一帧。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与栗弟、松生一谈。批字典，为栗弟写洋字音读表。设果食与弟等一谈。子正睡。

为栗弟写洋字音读

十六日　黎明雨，巳刻止。辰正起。祁罗弗来，一谈。李松龕来，一谈。饭后，童薇研年丈来，久谈。批字典。刘高山来，一坐。饭后，写西字函致裴式楷。唐兰生来，久谈。入上房一坐。李端士来，一谈。批字典，写对联二副，屏四幅。入上房久坐。许仙屏来，一谈。夜饭后，清捡纸张等件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起，饭后，清捡零件。入上房久坐。巳刻，入城至总署。批字典。接筠丈电报廿二字，借书核对。批字典。饭后，日升昌票号赵姓者来，以所借入总署整装银七千两交点付之。至沈相处，谈甚久。至丁冠西处，谈极久。批字典，阅总署钞来法国案卷数本。小睡，未成寐。夜饭后，批字典，写一函寄刘伯固。子初睡。

阅法国案卷

十八日　晴。辰正起，饭后，批字典少许。与逸斋一谈。至苑秋舫处久谈。对郭筠丈发来电报良久。头痛甚剧，盖感冒也。饭后，清捡零件。往税务司拜裴式楷，途中遇之，回辕而归。归寓后，编电报二十字复筠仙丈，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与栗弟、松生久谈。定电报密函暗号。子正睡。

感冒头痛

十九日　晴阴半，夜雨，大雷。辰正起，在上房久坐。饭后，与松生一谈。入上房坐良久。清捡衣服、靴履极久。批字典。接符卿弟家报，知外祖母欧阳邱太夫人在七月廿九日仙逝，享寿九十，人世所希，微恨儿女无送终者，又不得届九月十八生日之期，为美中不足耳。饭后，入上房一坐。批字典。清捡案头函件。批字典。为曹次谋写名片戳。傍夕，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与松生一谈。写一函致李相，写名片戳二枚十馀遍。静坐良久。子正睡。

二十日　晴。辰正一刻起。写西字函致丁冠西，因内人将随同出洋，恐酬应诸多不便，将先往拜丁君之夫人，一问礼也。饭后，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久坐。与龙威阁书店主人李端士清捡书籍。入上房一坐。饭后，清书良久，画花样良久。批字典。慕晡来，一谈。入上房坐甚久。写一函致许仙屏，夜饭后，复加一片。批字典。排定拜客单。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内人出洋询问礼节

廿一日　阴晴半。辰初起，静坐良久。翻阅《条约类编》。饭后，与松生一谈。入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偕内人至丁冠西之夫人处，坐极久，申正归。与仲妹久谈。方

翻阅条约类编

仲舫来，久谈。夜饭后，与松、栗等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傍夕雨，馀时晴。丑正醒，不能寐，卯正起。饭后，出门拜客廿馀家，许仙屏、萧敬庭、沈退庵、王逸梧、贺云甫、谢孟舆等处均久谈，馀不晤，未正归。写一函答崇地山。饭后，萧屺山、法兰亭、王夔石、恽小山、刘春轩先后来谈。自捡书籍二箱，夜饭后，毕。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思臣弟。子正睡。

拜客二十馀家

廿三日　晴。辰初起，清捡书籍。饭后，与松生久谈，剃头。慕韩来，久谈。入上房一坐，画花样良久。饭后，祁罗弗来，一谈。申初，入宣武门，拜潘梅园、许星叔，均不晤。拜李雨苍，一谈。乘马经金鳌玉蝀侧门，出东华门，至祁罗弗处一坐，因法国公使招戌初二刻公宴，坐祁处待时。戌初二刻，至法兰亭处久坐，德微理亚处一坐，旋入席。同席十四人，惟余与崇地山为华人，馀皆法国官也。亥初散，至总理衙门小坐，看洋画良久。为内人写一西字函致丁冠西之夫人。子初二刻睡。

法国公使招宴

廿四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左子馨来，一谈。写一函留致张巨川。至苑秋舫处一谈。巳正出城，拜黄堇腴一谈。拜万藕舲、季士周、武楚臣，不晤。至广惠寺吊蒋芝纯方伯之灵，坐甚久，未正归。饭后，在上房坐极久。杨荣阶来，久谈。与松生、栗弟谈良久，夜饭后，复谈良久。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写一函寄女儿广璇。饭后，

至上房坐极久。批拜客单。饭后，出门拜客，祁子禾、白兰岩丈、潘莲舫、许竹筼、周桂坞、徐寿衡、程覃叔、冯展云、范鹤生各一谈，馀不晤，夜归。饭后，散步良久。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廿六日　阴，微雨。辰初起，批拜客单。饭后，祁罗弗来，一谈。出门拜客，唐兰生、郭健甫、萧子锡、张幼樵各一谈，馀不晤，未正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写一函答朱茗生，核公文稿一件。小睡甚久。夜饭后，核批电报暗号。写一函致萧屺山。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核批电报暗号

廿七日　雨，辰刻止，阴晴半。辰正起，清捡衣饰。饭后，出门拜客，彭石堂、屠梅君、杨少初、綦馥樵、周小棠各一谈，馀不晤。未正，至总署，与沈相、董酝卿。王夔石、周小棠一谈。饭后，至吴蕙吟、丁冠西、苑秋舫三处，各一谈。酉初，至裴式楷、毛旭初两处，不晤。拜裕时卿一谈，夜归。饭后，与恩注川一谈。剃头。与注川、岳柱臣一谈。亥正睡。

廿八日　雨竟日。子正起，整理衣饰，啜粥少许。丑初入朝，递请安黄摺三件，绿头牌一件。在九卿朝房偕松生、岳松坐良久。至内务府朝房，与冯展云一谈。迎谒枢密诸公，至散秩大臣朝房一坐。叫起单下，军机头起，纪泽二起，醇邸三起。卯初，入乾清门，在内朝房坐极久。辰初，军机下，召见纪泽于养心殿东间。掀帘入，跪谢天恩免冠碰头，着冠起立，进至垫前跪聆圣训。

太后召见

西太后问："你打算那日起身？"

东太后亦同问。

对："臣因公私诸事，须在上海料理齐备，势须早些出都，现拟于九月初四日即启程。"

问："走天津不走？"

对："须从天津经过，且须耽阁十来日，与李鸿章商量诸事。"

旨："李鸿章熟悉洋务，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　谓李鸿章熟悉洋务

对："是。"

问："上海有耽阁否？"

对："出洋路程甚远，应办诸事，应带诸物，均应在上海料理清楚。又，臣携带随行员弁亦须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上海耽阁较久，大约须住一个多月。"

问："你携带人员系到上海再奏否？"

对："臣携带人员，有从京城同行者，有从外省调派者。其外省调派之员能去不能去，未可预定。拟俟分派定局，再行汇案奏闻请旨。"

问："天津到上海要走多少日子？"

对："招商局轮船快慢不一，其快者，从天津至上海不过三天半。"

问："你先到英国？先到法国？"

对："臣拟于十月廿八日从上海动身，赁法国公司轮船，　拟定行程行至马赛儿登岸，再赁火轮车行至巴黎。巴黎即法国都城。法国人见中国使臣至，彼必有迎接款陪之礼，臣若径行不顾，颇有未便。拟从上海发一电报致郭嵩焘，请其至巴黎

交印。臣在巴黎接印，即可先将寄法国之国书交给，然后再赴伦敦，交递致英国之国书。伦敦系英国都城。"

问："国书已办齐交与你否？"

对："已接收。"

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

使馆住房

对："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屋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

旨："你有事要办的，当与王大臣随时讨论。"

对："是。"

问："你出洋后，奏报如何递来？"

对："郭嵩焘于紧要事件须奏陈者，系寄交总理衙门代递。其寻常事件咨商总理衙门，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均由上海之文报局递寄，臣拟照旧办理。其文报局委员，曾经郭嵩焘派游击黄惠和经理，尚无贻误，臣亦拟照旧用之。"

不可令外洋人轻视

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

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渡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现在携带之二等参赞官陈远济，系

臣妹婿，臣敢援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例，带之出洋。缘事任较重，非臣亲信友朋素日深知底蕴者，不敢将就派之。陈远济系原任安徽池州府知府陈源兖之子。陈源兖随江忠源在安庆庐州殉节，乃耿介忠荩之臣。远济系其次子，操守廉洁，甚有父风。”

陈远济

问：“你这个亲戚多大年纪？”

对：“三十六岁。”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

虽通外文仍须译员

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问：“闻威妥玛快来了，你听见说没有？”

对：“夏间见新闻纸，言威妥玛秋后动身，其后未闻的确信。”

旨：“威妥玛人甚狡猾。”

对：“威酋能通华文华言，人极狡猾，抑且性情暴躁，外国人也说他性情不好。”

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办洋务之难处

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必有骂你的时候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

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谈曾国藩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拚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谈郭嵩焘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声名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对：“是。”

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

对："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旨："你办事到很细心。"（肃然未对）

同文馆学生任翻译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他们都好否？"

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法文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乾净就可用了。"

问："递国书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换〔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问："你甚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阁，但皆由该船作主。"

赁法公司轮船

良久。

旨："你就跪安罢。"

（退至原位）跪称："臣曾纪泽跪请圣安。"掀帘退出，已辰正二刻矣。

雨甚大，偕松生、岳崧、栗諴、岳柱臣、恩祝川同至德寿堂便饭，巳初二刻席散。至景秋坪处一谈。至恭邸回事处，坐极久。未初，恭王睡醒，入谒一谈。拜荣仲华一谈。拜灵芗荪年丈、宝佩蘅年丈、沈经笙丈，均不晤。未正，至聚丰堂戊戌团，拜宝、灵、童三年丈及年世兄，数人为主，客则萨检斋世叔、余与松生、岳松也。申正散，至王夔石处一坐。归寓，在上房一坐。睡至亥初乃起。饭后，写本日日记，未毕。子初睡。

廿九日　雨。辰初二刻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写昨日日记毕。巳正，入城拜傅磊斯，一谈。拜绅珂，久谈。拜白罗呢，未晤，与德微理亚一谈。拜翁叔平，谈甚久。未正，入总署，苑秋舫来，久谈。饭后，与左子馨一谈。申正，拜斐式楷，谈极久，夜归署。饭后，清捡文具。亥正睡。

九月初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清捡文具。写西字函致斐式楷。饭后，邵小村来，一谈。写一西字函致顾惠廉。

至张菊泉、邵小村两处，各一谈。龚挺生、张翰卿、梁小若、张菊泉先后来，久谈。静坐良久。未正，至署中公堂赴宴，余与崇地山为客，沈、董、成、王、周为主人，恭邸、宝相以事未至。申正席散，小坐。出城拜周瀛樵，不晤。归寓，与松生一谈。清捡各处来函。许仙屏来，谈极久。夜饭后，写对联二副，写对联、屏幅款数起。写一函答方仲舫。核函稿一件。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试新制衣数件，督仆役清捡衣饰。饭后，张香涛来，一谈。清捡零件。李壬叔、邓宝贤、葛锦棠先后来谈。午初入城，至英国公使傅磊斯处赴宴，久谈。未初归。王逸梧、裕时卿来，谈极久。清捡零件。饭后，岳柱臣、恩祝川来谈。白箩呢来，久谈。朱翼甫来，一坐。徐叔鸿来，一坐。写摺扇二柄，对联款二起。傍夕出门，拜朱其诏，不晤。至周荇农丈处，久坐。拜燕舜卿，一谈。戌正归。饭后，清捡佩饰等件，清捡案头零件极久。丑正睡。

英公使招宴

初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清捡文具什物。沈相来，谈极久。巳正乃得饭。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清捡什物。宝相来，谈极久。萧屺山、周桂坞来，久谈。饭后，清捡文具什物。裕朗西来，久谈。柯理士来，一谈。贺云甫丈、冯展云来，一谈。傅磊斯、璧利南、卫察理来，一谈。清捡什物。傍夕，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清捡什物。亥正，入上房一谈。子正睡。

初四日　晴。辰初二刻起，剃头。写一函致萧屺山。

许仙屏来，一谈。饭后，复一谈。李雨苍来，一谈。郭健甫、彭石堂等来送行，一谈。督仆役发行李。至先考妣神主前叩辞。因车辆装载未齐，在上房久坐。午初，挈眷启程。未正，至双桥一坐。申初二刻，复行。酉初，抵通州。拜英萼田不晤，拜高牧建勋不晤。登舟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夜，高牧来谒，久谈。饭后，与内人、仲妹、栗弟谈甚久。行李陆续来至，仍未全到。子正睡。

挈眷启程

初五日　晴。辰初起，至各船一观。与松生、栗弟一谈。饭后，复谈良久。与内人、仲妹谈极久。观仆役收捡行李。看《出使章程》钞本。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岳松自城来，一谈。夜饭后，与左子馨一谈。子初睡。

看《出使章程》

初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因换戴暖帽，自整冠饰，督仆从清捡良久。至内眷船上晨餐，谈至巳刻回船。写一函致静臣弟，甚长。未刻，复至红船。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酉初，抵香河泊舟。与岳松、松生各一谈。夜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捡信封等件。子初睡。

初七日　寅、卯间大风、微雨，昼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至红船晨饭。因体中不适，偃卧成寐，回船复睡。未刻至红船。饭后，复睡。傍夕，抵杨村泊舟。王仁安、李鸣梧暨杨村巡检路耀堂来，同坐，仁安谈稍久。至红船夜饭。饭后，偃卧良久。回船与松生、岳松一谈。与仁安一谈。封发致静臣弟函。清捡箧箱中应带、应留之物，分别贮之，良久乃毕。子正睡。

初八日　晨小雨，巳、午以后雨稍大，狂风竟日。辰

初二刻起，清捡玻璃瓶等件良久。梳髮，至红船一坐。饭后，坐良久，回船。午初，抵天津。泊舟登岸，至官亭中与司、道出迎者如冠九年丈、丁乐山、郑一峰、郑玉轩、朱□□一谈。拜李相，谈极久。谒文正公祠，行礼。未正，至吴楚公所，与王呈瑞、何莘畬久谈，天津官馆余于此也。饭后，李相来，谈极久。见客数次。与松生、岳松一谈。冒雨回红船，与内人、仲妹久谈。阅郭筠丈致李相函及诸钞件。夜饭后，坐良久。回船，复阅筠丈函件。子正睡。

与李鸿章谈极久

初九日 雨霰交作，下午止。辰初二刻起，与松生、逸斋一谈。至红船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午刻登岸，至吴楚公所，眷属陆续登岸。饭后，见客一次，徐道奎（号传宗），王举翎（号克斋）、李洪寿坐良久。与松生、左子馨一谈。傍夕，至李相处谈极久。夜至薛叔耘处一谈。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写记应治各事一单。松生来，一坐。写一函致栗弟。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初起，剃头。饭后，薛叔耘来，一谈。出门拜客，杨稚常、戴莲溪年丈、丁乐山，各一谈，馀不晤。未正归，见客三次。饭后，见客四次，至上房一坐，清捡纸张。夜饭后，阅李相咨来公牍三件，又钞稿甚多，良久阅毕。核公文一件。清捡对、屏、笔。子正睡。

薛福成来

十一日 晴阴半。辰初起，梳髮。见客三次，丁乐山谈最久。饭后，见客数次。至上房一坐，见客二次。饭后，至上房一坐。出门拜王呈瑞、何莘畬，各一谈。拜李相，谈极久，傍夕归。至上房久坐。夜饭后，朱静山来，一谈。写

对联款九副，对联二副，屏三幅。子正睡。

十二日　晴阴半。辰初起，清捡笺纸、墨匣等件。饭后，见客五次，天津县令王炳燮（号朴臣），谈极久。法领事狄隆（Dillon）、英领事佛礼赐（Forrest）、副领事宝士德（Bristow）先后来，一谈。督仆役清捡衣箱。饭后，见客四次，李伯行谈极久。税务司德璀琳最后至，一谈。至上房一坐。督仆役清捡衣箱。夜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甚长，又一函寄思臣弟，写西字函致丁冠西。写一单记零事，将与李相面谈。子正睡。

英法领事来谈

十三日　晴阴半。辰初起。饭后，宋宝华来，一谈。至上房一坐。巳正，出门拜法领事狄隆，英正副领事佛礼赐、宝士德，税务司德璀琳，德领事穆邻德四处，税务司谈最久。未正归，偃卧片刻。饭后，封发总署、山西两函。日升昌票号管事人李秀（号钟灵）来，一坐。入上房一坐。游西院，偕内人、仲妹登楼瞻眺。酉正，至李相处赴宴，同坐为丁乐山及松生。戌正散席，久谈。归，核函稿四件。子正睡。

德璀琳

十四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写对联二副。饭后，见客三次。剃头。见客三次。饭后，写一函致李相。见客二次。偕松生步行至市肆古玩铺一观，酉初归。夜饭后，与松生一谈。清捡案头。李相步行来，谈极久。写一函寄栗弟。清捡名片。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阅家信及各亲友来函。写一函致李相，甚长。自粘函封数十枚。至上

房久坐。饭后，入上房一坐。写对联四副，写一函答聂仲芳，甚长。曾鼎臣来，一坐。夜饭后，写一函答余佐卿，极长；一函答刘伯固，二纸。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辰初起，写一函寄介石弟，未毕。饭后，清捡封条。法兰亭来，谈极久。写介石函毕，封发湖南各函。入上房一坐。头痛，偃卧成寐。罗□□（名大春，新授湖南提督）来，一谈。饭后，入上房一坐。日本领事官池田宽治、副领事岛村久来，谈极久。倪开珩来，一坐。杨荣阶来，谈极久。写摺扇一柄。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王呈瑞来，一谈。写一函致栗弟，极长。清捡案头。子正睡。

日本领事

十七日　晴。辰初起，封发致栗弟函及寄去各件。饭后，开写拜客单，出门拜客。惟戴莲溪年丈、郑玉轩两处各一谈，馀不晤。午正，至李相署，与李伯行一谈，与李相久谈。未刻归，至上房一坐。饭后。作函稿致译署总办，未毕。见客数次。丁乐山、萧廉甫各谈极久。傍夕，作函稿毕。夜饭后，自缮之。清捡文具极久。子正睡。

十八日　晴。辰初起。饭后，封发总署函。见客。薛叔耘、李相、如冠九年丈、徐薇垣、洪□□、恽小山、裕朗西各一谈。写中幅三纸，对联五副。饭后，出门拜黄丽川、王呈瑞、何薪如、徐传宗、王克斋、潘梅园，均不晤。归，核公文良久。王朴臣、朱山园（璋达）、李梅生各久谈。夜饭后，步行至李相处，谈极久。归，改核文件。改松生所拟竹添光鸿文跋，光鸿号渐卿，日本人也。作一律题其

集，又自缮跋诗一过，约六百字。丑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初起，左耳忽聋，挖拭良久。剃头。清捡文具。写寸缄致栗弟，又一纸寄思臣弟。清捡案头零件。饭后，在上房一坐，至文正祠行礼。午初，出门拜李相，久谈。拜萧廉甫、裕朗西不晤。拜税务司德璀琳，一谈。拜日本领事池田宽治，翻译官岛村久，谈极久。至招商局，丁乐山、郑玉轩、朱翼甫来送，一谈。登“保大”轮船，见客七起。李相最后至，谈极久。酉初，登岸，拜美领事德理、副领事毕德格，一谈。回船后，见客多次，盛杏荪谈最久，夜毕。德格、杨荣阶先后来，同谈。子初乃饭，子正睡。

至招商局

二十日　晴。卯初醒，舟自天津启碇，卯正起，至上房舱中久坐。登舵楼，与船主白德松一谈。午初，舟抵大沽，停泊候潮。许仲韬、罗耀亭来，一谈。偕二人乘小艇，观李相新购之“蚊子船”。船身甚小，而大炮六万馀斤，不知能耐久否。装药、上子、发火，皆机器为之，不须人力，粗览一过。与仲韬、耀亭坐谈片刻，二君送余回船，同饭。未正二刻，启碇复行。欲治事而萎苶不振，与法兰亭一谈，在上房舱坐极久。夜饭后，与兰亭、白德松久谈，仍至上房坐极久。子初睡。

蚊子船

二十一日　阴晴半。卯正起，至上房舱一谈。吃牛乳、鸡子等物，复入上房久坐，至舵楼观眺，与法兰亭一谈。巳正，舟抵燕〔烟〕台。作汪芝房所撰《文法举隅》序。登莱青道，方佑民（汝翼）来，久谈。东海关税务司辛盛来，一谈。饭

撰《文法举隅》序

后，登舵楼观眺，至上房舱久坐。梳髮。船主白德松来，谈甚久。登舵楼与法兰亭久谈。夜饭后，舟载货毕，启碇复行。入上房舱一坐。小睡，成寐。亥正醒，与内人、仲妹久谈，至船舷望月观水良久。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巳刻微遇雨。卯正起，入上房舱一坐。食鸡子、麵包等物。复至上房久坐。至船主舱中久谈。改订所作《文法举隅》序。饭后，与船主及法兰亭久谈。入上房舱坐极久。夜饭后，与船主一谈。入上房舱久坐。小睡，成寐。亥初醒，与内人久谈。子正睡。

廿三日　晴。辰初起，入上房舱久坐，早餐后，复入久谈。登舵楼散步，与法兰亭一谈。入内舱久坐。饭后，写宫扇。剃头。核致京城英、法国公使，天津英、法国领事官暨署总税务司、津税〔务〕司各函稿，良久乃成。舟抵上海，潮未至，不得泊埠。更衣，入上房久坐。灯后，舟乃入埠。莫善徵、徐雨之、张叔和来，久谈。饭后，刘芝田、陈宝渠先后来，谈极久。亥正，率内眷登陆，至广肇公所，与叔和、善徵谈极久。谢智卿、王钦轩来，谈甚久。入上房，督仆役陈捡行李。丑正乃睡。

船抵上海

廿四日　晴。辰初起。饭后见客，芝田、善徵谈最久。饭后，见客二次。出门拜善徵、芝田，各久谈，馀不晤。归，与智卿、钦轩一谈。见客数次。写一函寄李季泉。夜饭后，见客数次。阅黎莼斋《记事杂俎》。子正睡。

阅黎莼斋记事杂俎

廿五日　雨。辰初起。饭后，见客三次。在上房久谈。饭后，见客六次。夜饭后，偕松生至白德勒处，谈极久。归，

清捡案头各件。子初睡。

廿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饭后，见客数次。出门拜客，张梓衡、莫善徵两处谈甚久，王厚山处一谈，馀不晤。归，与法兰亭一谈。饭后，见客二次。写一函致李相，甚长。夜饭后，偃卧成寐。起，写随从人数单。与内人久谈。丑初睡。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起，见客二次。饭后，清捡文具什物。梳髮。见客二次。督仆役清捡内外行李。饭后，移寓三洋泾桥宅中。督仆役清捡什物。见客二次。夜，在上房一坐。饭后，清捡文具、函牍。入上房一坐。亥正睡。

寓三洋泾桥宅中

廿八日　晴。辰正起。饭后，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刘伯固。见客数次。封发京城、天津英、法公使、领事、税务司各函。饭后，见客二次。出门，拜赫政一谈，拜张梓衡一谈，归寓。夜，与松生一谈。李眉生自苏州来枉送，谈极久。饭后，因近旬饮食失调，吐泻交作，病势甚剧。亥正，入上房，吐泻良久。子正睡。

拜赫政

廿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仁济医馆黄春浦来诊，一谈。饭后，眉生来，久谈。馀时静养，未治事。

三十日　微雨。辰正起，眉生谈较久，邓业良一谈。馀时静养。黄春浦来诊二次。傍夕饭后，胃仍不适，子初睡。梦魇甚多，久乃成寐。

十月初一日　微雨。因胃中不适，卯初即起，静坐片刻。饭后，稍愈。剃头。眉生、春浦来，一谈。刘开生来，久坐。饭后，小睡极久。饭后，清捡连日函件。静坐良久。

核改随带员弁摺稿良久，核改复汤小秋、谭青岩、郭子美函稿。夜饭后，静坐良久。写一函致刘芝田，一函寄栗弟。静坐良久。丑初睡。梦魇甚多，久乃成寐。

胃仍不适

初二日　阴，微雨。辰正起，胃中仍不甚适。饭后，莅苍、澧楼两族叔先后来谈。至眉生室久谈。静坐良久。饭后，胃中益胀懑，运气良久，如厕小愈。与眉生一谈。静坐。傍夕，与眉生久谈。夜饭后，写一函寄静臣弟，一函加致勒少仲。与黄春浦谈极久，与眉生一谈。丑初睡。

初三日　晴。辰初起，号记药瓶数件，封发函件良久。饭后，核改随员考语清摺，未毕。刘芝田、莫善徵先后来，久谈。饭后，郭慕徐来，久谈。写一函致李质堂。核清摺毕。法兰亭来，谈极久。与眉生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核函稿，清捡案头。丑初睡。

初四日　辰初起，静坐良久。核致总署、堂司两函稿，未毕，饭后，核毕。李贵朝来谒，一谈；眉生之从侄，余派之充随员也。法领事李梅、副领事白理格来，谈甚久。褚心斋来，久谈。饭后，与眉生久谈。法兰亭来，一谈。核咨稿数件。写西字函寄丁冠西。税务司夏德来，谈极久。饭后，与内人一谈。核函稿数件。与眉生久谈。夜饭后，写一函寄符卿弟。清捡笔篋。丑初睡。

初五日　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写一函寄余佐卿，一函寄介石弟。见客二次。与眉生久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崇地山来，一谈。与谢智卿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与眉生谈极久。与松生、逸斋等演

崇厚来谈

试封摺之式。写一函复杨商农。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初起，加一函寄介石弟。饭后，见客五次。封发调派人员摺并清单，附开用关防一片。发致总署、堂司各一函，公牍三角。饭后，见客四次，郭慕徐谈最久。夜饭后，与眉生谈极久。子正睡。

初七日 晴。卯正起。饭后，出门拜崇地山、邵小村，各一谈。至郭慕徐处，一谈，徐不晤。归，在上房一坐。曾李楼来，一谈。日本领事品川忠道、翻译官吴硕来，一坐。饭后，在上房坐极久。写一西字函答白德勒。与眉生一谈。剃头。夜饭后，与眉生谈极久。写一函答李勸生，甚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品川忠道

初八日 阴，微雨。卯正起，静坐良久。饭后，写一函寄郭筠仙丈。见客三次。郭慕徐来，一谈。饭后，出门拜熊岳峰，不晤。至招商局，与张叔和一谈。归，禮在明、施本思谈良久。入上房久坐。夜饭后，金楷理来，谈甚久。写对联五副，直屏一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金楷理

初九日 雨。辰正起，闻女婿、女儿已至吴淞江，派人往迎。饭后，见客六次，赫政谈最久。郭慕徐在余书斋坐竟日，时与一谈。清捡旧时所接各处西字函。饭后，女婿、女儿来，在上房久坐。周子贞护之来，与谈良久。子贞者，女婿幼仙之母舅也。见客七次。夜饭后，至眉生室久坐。核函稿、公牍稿各一件。清捡朝服、朝冠。明晨将叩祝慈禧皇太后圣寿也。出使者近例，不以行装为吉服，故须更衣。清衣毕，入上房久坐。丑初睡。是日为先祖考竹

女儿女婿

亭公冥诞，以旅邸未行祭奠之礼。

初十日 雨。卯正起，衣冠偕松生、省斋、联子振在客厅向西北行礼，恭祝万寿圣节。填写功牌数纸。随员等来谒谢。饭后，见客五次。陪黄春甫至上房诊女儿、女婿之疾。牛庄美领事爾德来，谈甚久。饭后，见客二次。未正二刻，率两儿乘小轮舟至制造局，预祝文正公冥诞。与莫善徵、蔡二源谈甚久。入席小宴，二源为主，夜散归。饭后，与女婿幼仙久谈。周子贞来，一谈。与眉生久谈。子正睡。

至制造局

十一日 雨。卯正二刻起，衣冠叩文正公冥诞。至上房久坐。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甚长。见客五次。至上房一坐。饭后，出门拜客，柏卓安、夏德、施本思、禧在明、金楷理、李梅，皆久谈，夜归。饭后，为女儿作一函稿禀其翁姑。与眉生谈极久。子正睡。

十二日 雨。巳初乃起。饭后，写一函寄李相，一禀呈九叔父，均甚长。在眉生室一坐。饭后，在上房一坐。出门，拜赫政、许妥玛一谈，拜品川忠道，谈极久。拜周子贞，不晤。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子贞来，久谈。加写一函致李季泉。内人、仲妹率女儿等来余室久坐。眉生谓加致季泉函不妥，另书一函。丑初睡。

十三日 阴晴半。辰正起，封发致李季泉函，阅函牍数件。饭后，莫善徵来贺余补授太常寺少卿之喜，《申报》中所刊邸钞也。贺客络绎，午后见毕。饭后，至崇地山处送行，一谈。归，见客二次。核函、牍稿数件。至上房一

补授少卿
贺客络绎

坐。剃头。夜饭后，至白德勒处谈极久。归，在上房一坐，周子贞来，一坐。与眉生一谈。丑初睡。

十四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思作谢恩摺稿，饭后，脱稿。见客四次。在上房久坐。饭后，见客二次，赫政谈稍久。在上房久坐。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坐极久。夜饭后，白德勒来，一谈。写对联五副。与松生一谈。子正睡。

白德勒妻来谒内人

十五日　晴阴半。卯正二刻起，开单致望益纸馆。写一函致法兰亭，未毕，饭后，写毕。论中国之礼，男女远嫌，不相拜谒，不共宴会，与西人礼节迥异。请其函商法国议礼大员，彼此商定规矩，勿以西礼责诸华人也。至上房久坐，见客数次。饭后，在上房久坐。赫政以车来迎余往观赛马会，同车而往，酉初乃归。饭后，偕眷属至白德勒之内眷处一游，戌正归。复吷饭一碗。小睡，成寐。亥正起，与松生、眉生久谈。子正睡。

赫政邀观赛马会

十六日　阴。辰初二刻起，核函稿一件。饭后，在上房一坐，见客三次。法兰亭来，谈极久。入上房久坐，饭后，复久坐。柏理格来，一谈。许妥玛偕其妻来，引许娘子至内人室，坐甚久。许君夫妇去，与柏理格复谈良久。入上房一坐。傍夕，偕松生至白德松处，谈极久，归。饭后，核函稿一件。清检文柜中零件，清捡案头函牍杂件。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辰初起，写一函寄四妹，一函寄季妹。饭后，法兰亭来，一谈。见客四次。美领事贝礼、翻

译官玛高温来，谈极久。饭后，出门拜赫政、许妥玛、劳德，久谈。拜刘芝田、徐雨之、莫善徵、郭子美、费幼亭、白理格，皆不晤。归，杨仁山来，一谈。阅函稿良久。夜饭后，偕松生步至街肆一游。松生腹疾先归，独游良久。归，在上房坐极久。写一函寄思臣弟。子正睡。

杨仁山来

十八日 阴。辰初起，清捡随身书籍。饭后，复捡良久。见客二次。午初，荷兰领事海腾来，〔谈〕甚久。清捡书籍。饭后，出门至英国博物院，虚无一人，小坐而归，为张叔和所误也。白德勒来，谈极久。法兰亭来，〔谈〕甚久。申正，出门拜美领事贝礼，副领事玛高温，谈极久。傍夕归，与陈池生、孙海槎一谈。饭后，写西字函致白德勒。批参赞、随员以下各员弁职业。胃中不适，入上房坐极久。与眉生久谈。丑初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初起，清捡案牍。剃头。饭后，见客二次，阅文牍良久。拜荷兰领事海腾，谈甚久。归，在上房一坐，阅文牍。饭后，写一函致沈幼丹。至上房久坐。法兰亭、劳德来，谈甚久，议用项汇兑之事。申刻，偕内人率儿女至美国博物院，观禽兽科类，有小鳄鱼未死，闻饿半年犹活也。归，在上房陪白德勒之妇一谈。夜饭后，清捡文牍。至许妥玛处久坐。归，写对联二副。唐学埙号馥友者来，一谈。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美国博物院观禽兽

二十日 阴，下午微雨。辰正起，核函稿二件。陈池生来，一谈。饭后，法兰亭来，一坐。核公牍稿良久。刘子迎之子诒棫（名璺）来，一谈。与眉生一谈。饭后，核

出洋启程日期奏稿。法兰亭来，久谈。瑞典领事佛弼师来，一谈。核疏稿毕。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许妥玛之夫人家久坐。归，偕眉生步于街肆良久。归，在上房久坐，在眉生室久坐。篆外姑贺母陈夫人墓铭盖。核函、牍数件。丑初睡。

廿一日　晴。辰初起，料捡函、牍。饭后，见客四次。核函、牍稿良久。法兰亭、劳德来，久谈。见客二次，莫善徵谈较久。偕法、劳二君至时泰相馆照相，约二时乃毕。归。饭后，已申末矣。《申报》馆米查来，一谈。拜瑞典那威领事佛弼师，谈甚久。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至赫政处不晤；至法兰亭、白理格处，谈极久。归，核函稿三件。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照相

申报馆米查来谈

廿二日　晴。因体中不适，辰正二刻乃起，静坐良久。饭后，劳德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见客三次。入上房坐极久。饭后，清捡函稿。申正，至徐家花园赴宴。刘芝田、陈宝渠、莫善徵、孙易堂公饯，陪客则陈、刘两参赞也。夜归，封题寄津、寄京之函。写一函寄栗弟。入上房一坐。饭后，核函稿四件。子正睡。

廿三日　晴。卯正一刻起，封发寄津寄京各函，良久乃毕。饭后，见客六次。封发寄程尚斋一函，封寄金陵各函。加写致沈制军一片。饭后，见客五次。陪黄春圃诊视銮儿。傍夕，至劳德家赴宴。余先到，观其所藏画册、画幅良久。客齐后入席，一时半乃散，亥初一刻归。阅译署函牍极久。写一函答吴广盦，未毕。法兰亭陪法医卡类来

诊銮儿，与谈极久。写致吴广盦函毕。写一函致杜筱舫。丑正二刻睡。

廿四日 晴。辰初二刻起，封发函件。吴筱轩之营务处吴炳雯，号□□，暨炮船教习马登见来，一谈。马登见撤遣回国，余所派为武弁者也。王芍亭来，一谈。饭后，封发函件良久。见客二次。法兰亭陪法医来诊銮儿，谈良久。女儿广璇，因余四十初度时当在香港一带，乃陈设幛联为余预祝。行礼后，与朱静山一谈。偕法兰亭及松生、仁山至"阿马松"轮船，阅看舱位，良久乃归。封摺奏一件，谢授太常寺少卿恩也。陪杨仁山等小宴。余佐卿来送行，久谈。席散，北向行礼，拜发谢摺。与佐卿一谈。核函稿二件。劳德来，一谈。与佐卿久谈。夜批曾广宸禀，甚长。批拜客单。与佐卿谈极久。剃头。与眉生、佐卿一谈。子正睡。

法国医生来诊銮儿

廿五日 晴。卯正二刻起。饭后，核公文稿二件，致总署函稿一件。出门拜客，王厚山、刘芝田、陈宝渠暨税务司数人，各一谈，馀不晤，归。饭后，与杨仁山、余佐卿等一谈。出门拜客，皆不晤，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劳德偕京师密二、蒲犁嘛来，谈甚久。夜，在眉生室一坐。出门拜柏卓安，谈极久；白德勒之夫人谈极久。归，在眉生室久坐。清捡纸张等件。濯足。曾澧楼族叔来，谈极久。丑初睡。

拜柏卓安

廿六日 晴。卯正二刻起，清捡纸张、笔墨等箱。饭后，复清良久。陪法医生诊视谭正湘之病。偕白德勒游英

国博物院良久，午正归。封启程日期奏摺良久。余佐卿请小宴。席散后，法兰亭、傅法立来，一坐，同至徐家汇观法国教堂，一有女育婴堂，一有男育婴堂，一有博物院，游览极久，夜归。饭后，劳德来，谈极久。白德勒之妻来送内人、仲妹之行，传话良久。写一函致李相，一函致李季泉，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栗弟，一函致介石弟；致介石函极长，致季泉函次之。丑初睡。

至徐家汇法国教堂

廿七日　晴。卯正起，封发先夜所写各函，饭后，毕。督仆役发行李。见客数次，郭子美谈较久。李质堂自松江特来枉送，陪谈良久，又同在眉生室久坐。清捡文具。午初，出门答拜德国总领事吕德，一谈。归，见客三次。饭后，督仆役发随身行李。申初，挈眷至金利源码头登小轮舟，照料片刻。余自乘轿至税务司码头登小轮舟，以登"阿马松"船，法国公司轮船也。上海官场及税务司各员均送登舟，坐谈良久。见客十馀次，质堂、眉生谈较久。送质堂至座船上一谈，归。夜，至上房楼舱一坐。戌初，至法国领事馆赴宴，李梅特请也，陪客为陈宝渠、孙易堂、李眉生、法兰亭、朱静山暨松生。亥初散，又谈良久，主人与翻译官白理格、福法立，吹笛打毬以娱客，亥正二刻乃归。在上房久坐。子正睡。

登法公司阿马松船

廿八日　晴。寒暑表早五十三度，夜六十四度。卯初醒，卯正起，至上房楼舱小坐，吃麵食少许。辰初，送女儿广璇乘小轮船，以登"威靖"轮船。女儿哭泣甚伤，余亦不禁流泪。女婿以娇养太过，年甫十七而吸食鸦片，又

父女相别不禁流泪

性情暴戾无常，凌折女儿万状，其母溺爱而助虐，余夫妇不能无恋恋也。到“威靖”船后，与管船官徐长顺及女婿之母舅周子贞一谈，仍乘小轮回船。税务司各员先后来送，法翻译白、福二人，英翻译施本思、禧在明均来送，余佐卿、陈池生、孙海槎各小坐。辰正三刻，客去，启碇。饭后，至上房督仆役搬移船面行李，又自捡舱中文具、书籍等件。批阅函牍良久，写昨日日记册。写一章程谕巡捕等收发函牍，凡十条。写一函答曹镜初。入上房久坐。夜饭后，与法兰亭久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阅金陵来函数件。法兰亭来，一谈。入上房久谈。子初睡。

上海启碇

廿九日　早六十四度，午后至夜七十度，晴。辰初起，将作函致译署总办，数行而辍。查写随行诸人定数单。食茶饼后，登楼一坐。与船主立谈良久。饭后，登楼与法兰亭一谈。归舱，学法语数句，未熟。体中不适，小睡甚久。核改答何子务函稿甚久。登楼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写致译署总办加片，言马登见未随行，以邹理堂补其缺焉。观两西人着棋良久。登楼久坐，与法兰亭久谈。子正睡。是日午正悬牌，共行一千三百里。

学法语

十一月初一日　早七十度弱，午后至夜七十四度，晴。辰初起。吃麵食后，登楼久坐。船摇甚，不能治事，静坐良久。饭后，与法兰亭久谈，登楼坐谈良久。小睡，成寐。与兰亭谈极久。看《万里〔国〕公报》，登楼久坐。饭后，小睡片刻，复与船主同食，登楼坐极久。核函稿一件。观兰亭与联子振围棋。子初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三百五十里。

万国公报

初二日　早七十三度，夜七十七度，晴。辰初起，登楼一坐。茶食后，剃头。随从员弁祝余四十岁生日，酬应良久。舟行自昨日午正至本日辰正三刻，凡五百五十里，安抵香港。饭后，见客，葛税务司德立、许道其光各久坐。食物不合，胃中微痛，挖而吐之，乃愈。江晓村（懋勋）、聂松雲（缉庆）持静臣弟函来谒，坐谈片刻。与内人、仲妹久谈。饭后，与法兰亭久谈。写一函致译署总办。申初，香港总督亨乃西，遣小火轮船来船相迎。到岸列队声炮，以八人舆舁余至其署中，谈甚久，意极殷勤，邀余挈眷入署小住，婉辞之。许以昼至其署治事，夜仍回船。说定后，辞出。拜葛税务司不晤。拜许涑文，谈甚久。邀葛税司至许处，同谈极久，论古巴招工事，"蚊子船"事，文报局事。夜，仍入总督署，与亨公一谈。入书室静坐，亨公为余安排者也。写一函呈四叔父，未毕。亨公请便饭，其夫人出见，同席。戌正入坐，亥正散，散坐一谈。子初回船，登楼一坐。丑初睡。

四十岁生日

香港总督来迎

初三日　早七十六度，夜七十四度，晴。辰初起，茶食后，登楼一坐。核函稿二件。清检案头文件。写呈四叔父禀毕。法国领事官白立珙、副领事师库尔来，一坐。饭后，写昨日日记。因亨公昨日面言：将遣其夫人来船拜候内人。余答以内人应先登岸拜侯，惟中、西礼节不同，不能拜男宾，尤不能与男宾同宴。亨公亦自知之，遂约本日午初，仍遣舟、舆迎内人登岸，余亦入其署中照应一切。余与亨公谈宴极久，内人在上房，有女仆能传达语言，谈宴

夫人谈宴女仆翻译

亦尽欢。未正二刻辞出，余偕内人同至博物院，游观甚久。内人回船，余又偕左子兴至唐司狱处一谈，遍观轻重罪犯监禁之处，作工之所。郭筠仙丈所记，无一字不符者。阅毕，复与唐君久谈。傍夕，至总督署，径就余室治事，不欲数惊主人也。写一函致李伯相，一函谕女儿广璇。下楼，与亨总督久谈，有刑部郎中伍绍棠、翰林崔舜球同坐。亨公特设大宴，客二十馀人皆至，戌正入席，奏西乐以侑觞。亥正席散，复谈良久。子初归，在上房楼舱一坐，清捡文具极久，核公文稿一件。丑初睡。

郭筠仙所记无一字不符者

初四日　早七十一度，夜七十四度，晴。卯初二刻起，清捡应发函件。登楼一坐。饭后，偕松生、法兰亨及法国领事毕立雄同游山峰。峰高一百五十馀丈，乘山舆而登峰颠，有灯楼、电架等物，凭眺良久。山势层叠甚远，扼全粤之形胜，较大沽海口尤为雄阔，但无浅水处耳。午初下山，午正至毕领事宅赴宴。宴罢，坐谈极久，未正回船。葛税务司来，一谈，封各函牍交之。田郢轩来，一谈。夜饭后，清捡照相，批记良久。写西字函，答粤省法领事拉格礼。戌初登岸，至总督署赴席，仍系大宴，奏军乐以娱宾。亥正席散，小坐而归。登楼久坐，清捡零件，写一函寄静臣弟。丑初睡。

乘舆游览香港

初五日　早七十四度，夜七十二度，晴。辰初起，茶食后，清捡应送亨总督之磁如意暨内人赠其夫人之约指等件。登岸，至其署，与之一谈。亨公将列队奏乐声炮以送余行，自出而号令之，余与左子兴对坐久谈。与亨公同饭。

饭后，小坐辞出，亨公自乘舆送至小轮舟而归，遣其中军巴尔门送余登大轮舟。余偕其中军及子兴乘小轮舟至水师，提督安乃师立舟次久谈。舟为屯驻英兵之用，旧式笨滞，不能战也。午初，登大轮舟。驻粤省法领事拉格礼、驻香港法领事毕立雄、电报局首领傚尔赐来送，江晓村、聂松筠、田理泉来送，应酬良久。午正二刻解缆，初行尚不觉，出港以后，舟甚颠簸，不复能治事矣。从官眷属仆役，皆呕吐困卧。余不呕吐，然坐立甚觉疲乏，亦时时偃卧，独按时饮食如常耳。亥初睡。

离开香港

初六日　早七十六度，夜八十度，雨。卯正起，茶食后，至上房楼舱一坐。下复偃卧。饭后，舟荡益甚，窗间常有浪入。午正悬牌，行一千零五十五里。余屡卧屡起，起则至各舱省视诸人。亥初，解衣睡。风雨波涛甚恶，睡后亦不觉矣。

初七日　早八十三度，夜八十二度，雨。卯正起，茶食后，登楼一坐。内人以舟荡成病，儿女辈亦皆不能起坐。饭后，风潮愈汹涌，海客所谓台风也。浪时时从船顶越过，舟子皆恐惧，尽阖楼门以防水入。又因雨不能见日，不知舟行所届，乃绕海南湾大洋而行。黑水壁立，余屡卧屡起，绕至船首登楼，冒雨至舵楼舱抚慰眷属。傍夕，台风稍止，而北风益狂，夜毁船篷如拉朽。船主因雨阴不能见星，不敢前进，竟夕在大洋中缓缓迎风鼓轮，舟荡摇如故也。亥初，解衣睡。

船遇台风

初八日　早八十二度，夜七十九度，阴。寅正醒。天

明时，始闻轮桨稍稍鼓动。卯正起，始见夜来所毁船篷各处。茶食后，与法兰亭一谈。饭后，登楼久坐，舟渐平。清捡箱箧极久。又至楼舱清捡各物。与仲妹一谈。剃头。清捡案头零件。写前三日日记。登楼久坐。夜饭后，在船面与法兰亭、左子兴及日本人石松定一谈。在上房楼舱，与内人、仲妹谈极久。食茶果后，复登楼久坐。亥正睡。

初九日　早七十九度，夜八十三度，晴。卯正起。茶食后，登楼一坐。辰正，舟抵西贡。此地为法国占据安南之埠，有总督拉风驻扎于此，遣其中军斐龙来船迎候，请余夜宴；余已先遣法兰亭往其署中，告以将往拜候，问何时为便；斐君之来约也，余答以俟法君归再有确音。饭后，至上房坐极久，法兰亭归，言与总督议定，未正二刻，余先往拜，申正，总督答拜，戌初请宴云云。与兰亭久谈。登楼坐极久，饭后，复坐良久。未正二刻，乘小艇登岸，乘马车至总督署，小坐而归。与兰亭一谈。申正，总督来，一谈。送客后，偕兰亭、斐龙暨参赞、翻译等官，登岸游勺伦市肆，皆闽、广人侨寓贸易者也。土人所居，卑陋秽恶，华人所居，甚富丽，如欧洲屋式。酉正，至兰亭之友师普纳家一坐，旋至总督署，小坐良久。戌初，入席饮宴。同席者，除余处参赞、翻译及杨仁山、法兰亭外，有法官五员：大兵船主果斐、小兵船主狄伯理、傅爱德、博乃及斐龙也。礼节之盛逊于香港而情意肫挚。席散，坐谈良久。亥初二刻归。中军来送，小坐而去。写一函寄栗弟。与法兰亭一谈。登楼一坐，写本日日记。丑初睡。

舟抵西贡

总督设宴

自初六日午正至本日辰正，共行式千一百馀里，其间颇有迂绕，因不能见日星，不敢径行也。

初十日　早八十二度，夜八十四度强，晴。辰初起，登楼一坐。茶食后，与法兰亭、师普纳谈甚久。登楼一坐。辰正，展轮复行。与法兰亭一谈。阅《使西纪程》。饭后，登楼一坐，与法兰亭久谈。因銮儿小病发热，陪舟中医士一诊。阅《使西纪程》。睡极久。酉初，登楼一坐。饭后，与兰亭久谈。复睡良久。是日风不甚大，船行颇平，而困倦特甚，时时思睡，或缘天气过热邪？与兰亭在船面一谈。在上房啖饭一碗馀，抚视銮儿良久。子正睡。

銮儿小病

十一日　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五度，晴阴半，遇雨两阵。卯正起，入上房视銮儿疾。茶食后，与兰亭一谈。看《国使指南》。小睡。饭后，登楼久坐。看《国使指南》。抚视銮儿良久。仲妹与女儿广珣来余舱久坐。与兰亭久谈。登楼看操演水龙。因家人携带腊肉等件，致舱中有秽恶之气，不合行船章程，船主怒令弃掷。余自督仆役检视，可存者存之，当弃者弃之。夜饭后，登楼久坐，摘阮良久。子正睡。是日午正悬牌，行一千二百八十八里。

国使指南

船主怒令弃掷腊肉

十二日　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雨甚大，夜晴。辰初起，登楼一坐。茶食后，陪医士诊视銮儿。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嘉坡。总督罗斌松遣其中军奥克勒来迎，一谈。法领事林思来，一坐。新设新嘉坡领事胡璇泽号琼轩、副领事苏溎清号玉川者来谒，一谈。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乘马车至领事署小

抵新加坡

胡家花园 坐。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总督罗公与其夫人同见，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复谈良久。出磁器暨所隶暹罗诸照像以示余。申正，至法领事处，谈甚久，留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夜归。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登楼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早八十二度，夜八十五度，早雨，辰后晴。辰初起，胡琼轩来，久谈。茶食后，登楼一坐。辰正二刻，展轮复行。饭后，登楼，因銮儿疾尚未愈，抚视极久。申初，銮儿服法医士之蓖麻油，泄出积滞恶物，似龙鬚菜，小愈。与法兰亭久谈。夜饭后，登楼久坐。与内人、仲妹率孩幼辈在大餐间坐极久。登楼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早八十五度，夜八十五度，晴，巳刻遇雨。辰初起，抚视銮儿。茶食后，复登楼久坐。小睡良久。饭后，抚视銮儿。未初，与兰亭久谈，学法语数句，看英语良久。登楼久坐。剃头。登楼久坐。夜饭后，陪法医诊视銮儿。与兰亭一谈。抚视銮儿极久。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一十五里。

学法语
看英语

十五日 早八十四度，夜八十六度，辰初遇雨，馀时晴。卯正起，抚视銮儿。茶食后，复登楼坐极久。小睡，成寐。饭后，登楼久坐。除未初时与法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外，馀时皆抚视銮儿或偃卧成寐。是日舟行大洋，波平如镜，而摇荡颇甚，盖缘马力太大故也。午正悬牌，行九

百九十七里。子初睡。

十六日　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晴，遇雨二阵。卯正起，抚视銮儿。茶食后，复登楼坐极久。小睡，成寐。饭后，与兰亭久谈。登楼睡甚久。未刻，与兰亭久谈，学法语数句，未熟。登楼抚视銮儿。夜饭后，登楼久坐。小睡，成寐。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廿二里。

十七日　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强，晴。辰初起，陪法医诊视銮儿。茶食后，登楼久坐，看《星轺指掌》。与松生一谈。饭后，登楼久坐。与兰亭为掷饼之戏，盖亦西人习劳之一端也。陪法医诊视銮儿。看《星轺指掌》。与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饭后，登楼久坐，小睡，成寐。子初，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八十五里。

星轺指掌

十八日　早八十二度，夜八十六度，晴，遇雨二阵。卯正起，写昨日日记。茶食后，登楼一坐。舟抵锡兰岛之巴德夹停泊，在船面观卖玳瑁器及伪宝石者。饭后，在船面及楼舱坐极久，热甚，不能入舱治事也。酉初，展轮复行。饭后，登楼一坐。小睡，成寐。子正，与兰亭在船面一谈。舟行二百三十四里抵锡兰岛之科郎埠泊焉。丑正睡。

泊锡兰

十九日　早八十二度，夜八十六度，晴。卯正起，茶食后，偕兰亭乘小艇棹半时许抵岸，步游城中市肆，皆欧洲及印度人，无复华人矣。见英人所筑长堤，障水避浪者，方以火轮机运土石，役人数百以为之，工费甚巨。然堤成，则泊舟不畏风涛，当亦有利，惟大舟不能入埠，尚须疏浚耳。又见火轮车及铁路，亦新设未久者。巳初二刻回船。饭

游科仑城

后，登楼一坐。午正二刻，舟复启碇，在楼舱坐极久。夜饭后，与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小睡，成寐。子初，解衣睡。自新嘉坡至巴德夹，五千三百七十二里。巴德夹至科郎埠，二百三十四里。

二十日　早八十三度，夜八十三度，晴。辰初起，茶食后，登楼一坐。抱蛮儿至余舱中，请法医诊视。登楼一坐。饭后，复登楼久坐。剃头。写昨日日记。午茶后，与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未熟也。与兰亭为掷饼之戏良久。在楼舱坐极久。夜饭后，在船面散步。左子兴引密禧德来见，英国人，思得电报新法，受上赏者也，立谈良久。入楼舱一坐。小睡，成寐。练法语良久。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五十里。

草新电报之密禧德

廿一日　八十四度，晴。辰初起，舟甚摇荡。上午西南风，下午西北风也。除茶食二次及巳、酉两餐外，偃卧时多，起坐时少。未刻，与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申刻为掷饼之戏。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六十五里。

廿二日　八十二度，晴。卯正起，西北风仍未息，午后益长。除早茶及巳、酉两餐外，竟日偃卧。看《星轺指掌》二卷。学法语数句，未熟也。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四十八里。

廿三日　早八十度，夜八十二度，丑、寅间雨，馀时晴。卯正起，茶食后，在舱中偃卧。看《星轺指掌》末二册，以所论皆领事官职任，又多复赘之条，未更细阅，匆匆涉

览而已。饭后，登楼久坐。看《中西闻见录》。复登楼坐良久。在船头舵楼眺望甚久。与兰亭久谈，学法语数句。登楼一坐，看《中西闻见录》。夜饭后，携抱銮儿至医士室治耳疾。登楼久坐。小睡，成寐。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九十里。

中西闻见录

廿四日　早八十一度，夜八十二度，晴。卯正起，见南岸群山，盖阿非利加洲尾，舟已入红海口矣。茶食后，登楼坐极久。腹中不适，在舵尾榻上偃卧。温法语良久。饭后，登楼久坐。未刻，与兰亭久谈。钞法语数句。登楼久坐，看《中西闻见录》。饭后，与兰亭一谈。在楼舱久坐，小睡成寐。练法语良久。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二百零四里。

廿五日　早八十二度，夜八十三度，晴。卯正起，茶食后，与兰亭一谈。练昨日所钞法语。登楼久坐。与兰亭为掷饼之戏。饭后，看《中西闻见录》数叶。清检随身书籍、零件，申正乃毕。登楼久坐。夜饭后，与仲妹、女儿等奏乐良久。登楼一坐。亥刻，舟抵亚丁，泊焉。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八十三里。自科郎埠至亚丁，共七千三百三十二里，午后盖行三百九十馀里也。

舟泊亚丁

廿六日　八十一度，晴。卯初起，偃卧片刻。茶食后，偕松生、兰亭乘小艇登岸，乘车游亚丁市肆。地皆顽石童山，常数年不得雨，故草木不殖，水饮维艰。英人以其得红海口形势，据为重镇，因山为炮台，凿石为城壕，筑堤障池以蓄雨水，皆工多而效少，所不惜也。游一时许而归。

见独峰驼小于常驼，亦以负重。又见群羊皆白身黑首，兰亭称其味绝肥美。究不知驼、羊及他畜何从得刍秣也。巳初回船，因水浅，久泊待潮。饭后，登楼坐极久，观群儿水嬉，如鱼、如蛙，掷之银钱，则泅而取之。小睡，成寐。未正乃醒，登楼久坐。申初，启碇复行，偃卧良久。夜饭后，胃中不适，偃卧成寐。起，温法语良久。子正，解衣睡。

廿七日 早七十九度半，夜八十二度，晴。辰初起，茶食后，与兰亭一谈。登楼一坐。饭后，登楼久坐。浪作舟摇，偃卧成寐。午茶后，与兰亭一谈。与凯生象戏二局。局罢，谈片刻。登楼久坐。夜饭后，在船面乘凉。在楼舱与内人、仲妹一谈。摘阮良久。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九百三十一里。

廿八日 早七十九度，夜八十度，晴。卯正遇雨。卯正起，体中感寒不适，头痛骨痠，发热恶寒，偃卧片刻。茶食后，复卧，成寐。饭后，卧片刻。剃头。看《中西闻见录》。登楼小坐。偃卧成寐，申正乃起。夜饭后，小坐片刻。偃卧成寐。子初，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八里。

廿九日 早八十度，夜七十九度，晴。卯正起，体中仍不适。茶食后，偃卧，看《中西闻见录》。饭后，登楼久坐。抚视銮儿，为之经营饭菜良久。偃卧极久，看《中西闻见录》。夜饭后，登楼久坐。与仲妹、女儿奏乐良久。偃卧良久。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五十三里。

与仲妹及女儿奏乐

三十日 早、夜七十九度，晴。辰初起，茶食后，清

捡书籍及零件。饭后，抚抱銮儿请法医诊视。登楼久坐。午后，与兰亭久谈。在船面观人为掷饼之戏，与兰亭久谈。钞录法语。登楼坐极久，与兰亭为掷饼之戏。夜饭后，登楼久坐，摘阮良久。子初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九十二里。午后行三百六十里，至苏爱斯，泊焉。

十二月初一日　早六十七度，夜六十九度，晴。卯初即起，茶食后，在船面眺望良久。辰正，启碇，行入新开河。法国人雷赛布斯，凿通欧罗巴、阿非利加两洲相连处为河，以通舟楫者也。自亚细亚至欧罗巴，省却水程二万馀里，厥功伟矣。河窄不许畅行，又不能并置两舟。舟相遇，须于宽处相让。是日仅行一百九十里。夜暗不敢行，仍停泊焉。是日仅编电报二纸，清捡纸张零件，馀时与兰亭屡次闲谈。作宝星执照稿，将赠四等宝星与法医官索布尔，预为一牍，拟于濒行时给之。夜饭后，与凯生象戏二局。登楼一坐。与兰亭杯酒相劝，谈良久。登楼久坐。亥正三刻睡。

舟行运河

初二日　早六十一度，夜六十七度，晴。辰初起，茶食后，登楼一坐。因松生三十六岁生日，衣冠贺之。与兰亭一谈。饭后，钞法语十馀句。与兰亭谈极久，示余以照相册暨东洋君相、土人男女影相甚多。登楼一坐。午正二刻，舟行一百一十四里，至波利寨泊焉。是为新开河南口，入地中海处，地属埃及国。数年前，尚为一片沙漠，今则各公司皆建立埠头，取煤取水，市肆贸易渐盛。偕松生、兰亭登岸，步游良久。有花园一区，云埃及国人以其王将临

赛得港

视新河，造成此园以候驾，以驴五千头运泥土、花树，数日而竣事。园虽不大，亦可见西人治事之勇决也。埃及人多清秀，面白髮黑，无异华人，相传为耶稣童时避难之地，土人以香木为小器具市之，其值甚昂，云其木产于天主降临之山，故西人特重之耳。未正回船，登楼坐极久。申刻，启碇复行。俄顷入地中海，则波涛大作，诸人皆睡。夜饭后，余亦偃卧。竟夕屡睡屡起，不甚成寐。

耶稣童时避难之地

初三日 早六十八度，夜六十五度，晴。卯正起，茶食后，偃卧，看《公法便览》。饭后，偃卧，看所钞法语。登楼久坐。偃卧成寐。未刻醒，□□□食麵包等物，甚饱。偃卧，看《公法便览》。夜饭后，登楼一坐。小睡，成寐。亥正醒，起坐良久。子初，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四百八十三里。大风颠顿，故不能速也。

公法便览

初四日 早六十三度，夜六十五度，晴。卯正起，茶食后，登楼坐极久。与兰亭一谈。饭后，登楼一坐。在船面与兰亭一谈。观人为掷饼之戏。午茶后，看《公法便览》。体中不适，头晕而贪食饮。登楼偃卧甚久。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九百五十二里。

初五日 早六十六度，夜六十八度，阴晴半，巳刻遇雨。卯正二刻起，茶食后，偃卧甚久。看《公法便览》。饭后，登楼久坐，练所钞法语。体中不适，偃卧成寐。午茶后，登楼偃卧极久。看《公法便览》。夜饭后，登楼一坐。摘阮良久。服下药不欲早睡，与开生象戏二局。与兰亭及法医索布尔久谈。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九十里。

练习法语

初六日　早六十四度，夜六十六度，晴。丑初时，下药乃验，如厕数次。丑正，舟过米新卡纳尔峡中，南〔北〕为意大利，北〔南〕为背昔利，两岸灯火甚繁。眺望片刻，仍如厕甚久。寅初乃睡，辰初起。茶食后，登楼久坐，偃卧将养，因泻泄后疲倦也。饭后，复登楼一坐。剃头。钞法语数句。看《公法便览》。午后，登楼久坐。未正二刻，舟抵意大利之拿波利岛泊焉。与兰亭一谈。申初，偕兰亭登岸，先至电报局，发数语通知筠仙丈。旋至水族院，观所蓄各种鱼虾、蛤蚌之属，以玻璃为墙，贮海水养之，伟观也。匆匆遂归。市肆极繁盛，见华人皆相与惊异，儿童有哗噪者，亦犹昔年中国初见欧洲人也。回船遂已曛黑，展轮复行。夜饭后，登楼久坐，摘阮良久。小睡，成寐。亥正醒，清捡案头。登楼一坐，子正，解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一百三十七里。自牌示处至拿波利七十七里。

过意大利

电告郭嵩焘

初七日　早六十度，夜六十一度，晴。辰初起，茶食后，誊写应发沪、津、皖三处电报码号，未毕；饭后，誊毕。清捡书籍、纸张及各零件。督仆从清捡上房行李。登楼久坐。清捡随身零件。夜饭后，分发各种赏号及留别名刺等件。至楼舱清查金磅、银洋账目。与兰亭一谈。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九百一十三里。

初八日　早六十度，夜六十一度，晴阴半。丑正二刻，舟行六百五十里，至马赛儿口外，夜暗不敢入口，泊焉。体中不适，腹胀微痛，盖积滞也。卯正起，如厕甚久。茶食后，登楼坐极久。催督仆役收捡行李。巳正，轮船入口泊

马赛登岸

定。偕眷属暨随行员弁登岸。至店，在上房久坐。饭后，头痛，偃卧良久。与兰亭暨联春卿屡次商酌应办诸事。申初，拜马赛总督□□□一谈，拜提督□□□不晤。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亥正睡。

初九日　六十一度，晴。辰初起，胃中不适，如厕极久。凭栏瞰市肆人众车马，是日为西人元旦，甚喧闹也。巳初，总督来答拜，一谈。在上房久坐。饭后，与兰亭一谈。开员弁单，将遣令先赴巴黎也。申初，提督来答拜，一谈。在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小睡，成寐。亥初，偕兰亭、松生至戏园观剧半折，因总督有华美官座，欲余一往为荣，故特为一往，亥正归。随员仆从赴巴黎者起行，下楼照应良久。在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初十日　六十一度，晴。卯初醒，不复成寐，卯正起，天未明也。自煮麵饼食之。思电报如此昂贵，拟撰集简明句法，分类编列，以省字数，略具腹稿。小睡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阿马松"船主提叠来，一谈。偕兰亭游花园，观狮、象、貘、豹暨诸异种鸟兽。游博物院，观诸物骨架皮鞹。申正，至提叠家一坐。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偕松生、兰亭步游市肆。归，在上房久坐，与兰亭商雇火车良久。复在上房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自编电码

十一日　六十一度，阴晴半。辰初起，茶食后，偕松生、兰亭至火轮车公司，阅视坐位，以便安置眷属员役，巳初归。在上房久坐。饭后，查取金钱及汇券，清给店寓食用各账。剃头。未正，偕松生、兰亭、子兴步游市肆良久。

归，发遣行李。饭后，督仆役清捡店中什物等件。酉正，乘车至火轮公司，小坐。督仆役安置铺盖等件，率眷属员役登火车，旋开行。自戌初至子正，停轮五次，下车三次，馀时与兰亭闲谈，或偃卧成寐。子正后，熟睡。

十二日　六十三度，雨。辰初醒，与兰亭闲谈。巳正，车抵巴黎，盖八时而行二千馀里。照料家眷下车，良久，乃乘马车至使馆，已午正矣。□□□□□□□□□□□□□□见客久谈。郭筠仙丈腹疾卧床，俟其起坐，乃诣榻，谈极久。未正，乃饭。席间，与马清臣、黎莼斋谈甚畅。席散，日意格来，一谈。法兰亭来，谈极久。夜，与筠仙丈谈极久。写一柬请莼斋、李湘浦办理拜外部、递国书之事。子正睡。

抵达巴黎

十三日　六十五度，阴晴半。辰初起，在上房一坐。偕莼斋查点使馆中房间，将以安置新旧员役。饭后，督仆役清捡书籍等件，并陈设什物。郭筠丈病愈，下楼来久谈。饭后，兰亭来一谈。偕筠丈、松生、兰亭游博郎花园极久。至兰亭宅中谒其母，并见其妹婿及诸妹。归，在上房一坐。夜，偕内人、仲妹至宅中花室游观片刻。饭后，在上房坐极久。清捡英、法金钱，分别号记。兰亭来，谈极久。至筠丈处谈极久。丑初睡。

十四日　五十八度，阴。辰正起，与莼斋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捡箱箧极久。外部照应宾客者穆纳来，一谈。饭后，与兰亭谈极久。清捡书籍。与筠丈谈极久。夜饭后，在上房一坐。筠丈来，谈极久。开单写应买之物，筠

连日与郭嵩焘久谈

丈属写也。批定随行员弁分驻英、法单。子正睡。

外部大臣瓦定敦

十五日　五十六度，阴。辰正三刻起。饭后，与兰亭、李湘浦、联春卿一谈，与筠丈谈甚久。在上房一坐。饭后，偕筠丈、莼斋、子振至外部，拜大臣瓦定敦，一谈。拜日意格不晤。归，在上房久坐，布置器具。兰亭来，久谈。夜饭后，与筠丈谈极久。清捡函牍各件，清检账目。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来，一谈。子正睡。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室中有火，五十六度，院中寒甚有冰，晴阴半。卯初二刻起，送筠仙丈，坐待良久。辰初天明，始得一谈。筠丈登车赴英。至楼上，斟酌随员住房、什物良久。饭后，在上房坐极久。头痛颈强，小睡成寐。未正起。饭后，清捡带来零件、文具。核改致李丹崖函稿。兰亭来，久谈。夜饭后，清捡文具，安置什物。写一函寄李相，未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法兰亭妹来见内人

十七日　四十七度，晴阴半。辰正二刻起。饭后，至莼斋室一谈，在上房久坐。写致李相函，仍未毕。兰亭来，久谈。饭后，兰亭之妹来见内人，传语良久。日意格来，谈极久。偕松生、兰亭游于市肆，夜归。饭后，偕内人、仲妹至客厅久坐，至厨房一观。写致李相函毕。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子正睡。

十八日　室中五十度，院中寒风微雪，河道冱结，约三十馀度。辰正起，至莼斋室一坐。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未毕。饭后，至上房久坐。核函稿。剃头，购买针、剪、线、布等件，因上房言语不通，传达良久。饭后，兰亭来，久

坐。

未正，法国御前接引大臣穆纳，以朝车一辆，从骑数匹来迎，余率参赞官，翻译官暨松生、开生、仁山等，同至其勒立色宫。余与穆纳及外部翻译大臣葛士奇，同坐朝车，松生、兰亭乘穆纳之车，馀人别为二车也。宫门外陈兵一队，奏箫鼓军乐以迓客。余入其便殿，三鞠躬而进。伯理玺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余手捧国书，宣读诵词，葛士奇侍立余旁，以法文再为宣读。伯理玺天德手受国书，答词既毕，慰劳甚殷，颂及先人。礼毕，鞠躬退出，仪文甚简而肃。宫门兵队复奏军乐以送。复与穆纳、葛士奇乘朝车回寓，二客小坐乃去。

法总统接受国书，颂及先人

与兰亭一谈。偕兰亭、莼斋、子振再拜外部，不晤。归，与兰亭谈极久。写禀呈九叔父，毕。写一禀呈四叔父，夜饭后毕。核阅到国、递国书摺稿及分派随从各官片稿。子正睡。

十九日　雪，室中有火，五十度。辰正二刻起，写昨日日记。饭后，将昨夜所核摺、片稿再行斟酌良久。核改为法兰亭请赏宝星片稿。至上房坐甚久。因厨房菜蔬用多而价昂，与内人、仲妹商酌良久，写一菜单谕饬庖人。饭后，兰亭来，一谈，偕之游于市肆。见有作伪象牙、玳瑁、珊瑚、玉石等器者，以纸为之，皆能乱真，此新法也。尚止一家制卖，未有分店。西人思得良法，制一适用之物，国家许以独擅其利，若干年乃准分店学制。是以人人鼓励，研精覃思，趋之若骛也。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写一函

蔬菜价昂自写菜单

西人专利之法

致李季泉。核公文稿三件。开单列应办之公牍、应钞之函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室中五十度，晴阴半。辰正起，清捡文具。饭后，清捡极久。写一函寄刘伯固。阅上海寄来夹板及诸函牍。饭后，与兰亭谈甚久。核改骈文函稿一件，夜饭后毕。写一函寄栗弟。将寄沪各函牍开一清单。与松生议出京以后报销单。写函封数枚。子正睡。

拜各国公使

廿一日　早四十九度，夜五十四度，阴。辰初起，静坐良久。茶食后，封緘寄沪函牍甚久。在上房久坐。饭后，偕莼斋、春卿、子兴出门拜各国头等公使。英国使黎镛斯、教王使梅格里亚、德国使佛尔司特、日斯巴尼亚使穆林士、土耳其使阿里费巴沙等处，各一坐。俄国使阿尔罗夫引看画相、房屋，谈稍久。意大利使些狄尼、奥国使波斯特不晤。午正三刻出，申正归。头痛，偃卧。法兰亭来，一谈。在上房久坐。夜饭后，清捡零件甚久。写一函寄三妹、四妹、季妹。与内人、仲妹久谈。核对奏摺、夹片、清单、安摺。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室中四十五度，阴，微雨。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茶食后，温英语数葉。料理应发函牍。俄国公使阿尔罗夫来，一坐。至上房观木匠整床板良久。饭后，偕莼斋、春卿、子兴出门，拜各部院官长、各国二等公使，均不晤，申初二刻归。与兰亭久谈。与仁山、春卿、登甫论公、私账目事良久。封摺片共三件，封寄李相、九叔父、栗弟各函。夜饭后，包摺奏外封。写一函答郭筠仙丈。入上

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早五十五度，夜六十一度，晴阴半，申刻微雨。辰正起，温英语。茶食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观智卿、钦轩与本处店伙试演印字机器极久。法国外部大臣瓦定敦来，一坐。饭后，偕莼斋、子兴、春卿出门拜客，申正归。与兰亭及海关税务司郍威勇一谈，与兰亭久谈。写文报局循环单一纸，将以试印字机器。英公使黎镛司来，一坐。夜，写零字良久。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与松生一谈。将篆李眉生印章，试写数方，皆不如意，乃止。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印字机器

廿四日 早五十七度，夜五十九度，阴。辰初二刻起，温英语，茶食后，复温良久。至上房久坐。饭后，日意格来，一谈。偕日意格、松生、莼斋、子振、智卿、钦轩游矿学院极久。归，过赛会场一观房屋。申正二刻回寓，日君坐谈片刻乃去。至上房一坐。兰亭来，久谈。批各员领字良久。夜饭后，小睡。戌初，至伯理玺天德宫中赴宴。宴罢，留连甚久，亥正二刻归。写一函寄王夔石，一函寄沈幼丹，一函寄李相。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总统招宴

廿五日 早五十六度，夜五十五度，阴，微见日。辰正起，封发沈、李、王诸函。茶食后，温英语。剃头。兰亭来，一谈，饭后，复谈良久。偕松生、兰亭游于苑囿，见狮、豹、熊、罴诸兽及各种蛇、鱼、介族。申初二刻，同至郍威勇处久坐。偕郍威勇、松生观圆屋画景。屋大亩许，盖以玻璃，圆如覆碗。入则别有天地，云霞砂砾，皆由绘

圆屋画景

成。所画德国攻破巴黎，毁败庐舍，人物伤毙，枕藉狼狈之状，不知其为画也。酉初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体中感寒不适。亥初睡。

廿六日　早五十五度，夜五十七度，雪。辰初起，温英语。茶食后，在上房坐极久。马眉叔来，一谈。将文报局循环单重写一过。饭后，在上房久坐。写零字。兰亭来，久谈。看《申报》良久。夜饭后，偕松生、兰亭至李柏门家坐甚久。同至戏园观剧，无声之戏，手转盆碟，足踏几案，及跳舞秋千之属也。子初归，入上房久坐。丑初睡。

马建忠来

廿七日　早五十六度，夜五十七度，晴。辰正起，温英语。茶食后，看《申报》极久。在上房久坐。饭后，偕纯斋、春卿至伯理玺天德处谢宴。拜客数家，申初二刻归。在上房久坐。金陵古玩商人马锦章来见，一谈。在上房一坐。兰亭来，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阅松生所编电报书。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金陵古玩商人

廿八日　早五十三度，夜五十二度，阴。辰初二刻起，作七律一章，次筠仙丈韵。温英语，茶食后，毕。在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兰亭来，一谈，偕之至其妹婿李柏门家，一坐，同游市肆良久，复至李家，饭后，坐良久。戌正二刻，偕兰亭至戏园观剧。伯理玺天德以其官座相假，又遣穆纳代为主人，是以衣冠往观。同去者松生、纯斋、开生、春卿也。子初，剧二出未毕，起观后台装扮各处。至外亭，待车良久，子正归。至上房一坐。丑初二刻睡。

往观剧坐总统包厢

廿九日　早五十一度，夜五十四度，阴。辰正二刻起，

添作七律一章送筠仙丈，仍叠前韵。茶食后，以笺纸缮写二诗。至上房一坐。至莼斋室一谈。温英语。饭后，写一函答李丹崖，一函致筠仙丈。入上房一坐。日意格来，谈极久。马眉叔来，一谈。兰亭来，久谈。写定客单坐次。夜饭后，与兰亭一谈。清捡新到衣箱帽盒，整明晨朝衣朝冠极久。丑正睡。

作七律送郭嵩焘

光绪五年

五年元旦

光绪五年元旦　早五十一度，夜五十四度，晴阴半。辰初起，整理衣饰。辰正，率僚属在大厅向阙行朝贺礼。礼毕，更衣受贺良久。茶食后，与兰亭久谈。巳正，内眷妆饰既毕，在中厅设案，望空行礼。相庆后，坐谈良久。饭后，督仆从清检衣服极久。夜饭后，兰亭来，谈极久。子正睡。

初二日　早四十四度，夜五十一度，大雪。辰初二刻起，清捡书籍、文具。茶食后，剃头。清捡文具、纸张及公私文件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兰亭来，久谈。申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兰亭之妹李柏门家坐极久，酉初三刻归。松生先往英国，下楼送之，立谈片刻。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清捡裁料。小睡片刻。亥正，偕兰亭、莼

斋、眉叔赴勒立色宫，谒见伯理玺天德。子初，同至德里色朴斯家赴茶会。即此间讲格致之学者，凿空苏爱斯新河，分欧罗巴、亚细亚洲与阿非利加洲为二者也，立谈极久。子正归，入上房一坐。丑正睡。

见伯理玺天德

初三日　雪。辰初起，清捡文具。兰亭来，一谈，茶食后，复久谈。清捡文具。核计存款英磅、法佛郎之属。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捡裁料。兰亭来，久谈。夜饭后，在上房久坐。酉正，偕莼斋、兰亭同车至轮车公司，久坐。戌初三刻登轮车。随行者：左子兴、联子振、曹逸斋、李芳圃暨武弁汪席臣、王远耀也。送者：法兰亭、日意格、莼斋、省斋、眉叔，皆俟展轮而返。余登车小坐即睡。

初四日　雪，天明止。丑初一刻，行抵加利海滨，登舟而渡，波浪颇大，幸熟睡不以为苦。寅初，渡毕。抵德福尔，冒大雪登岸，复登火车开行。卯正三刻，抵伦敦维多利亚车栈，筠仙丈率僚属来迎，同至使馆。与筠丈谈极久，饭后，复谈极久。午正，筠丈派随员李荆门赍送关防，衣冠拜印，望阙谢恩。写一函寄内人。小坐甚久，夜饭后，复坐良久。核改谢恩摺稿。亥初睡。

伦敦接任

初五日　阴。辰正起，核阅函牍。茶食后，与马清臣久谈。饭后，左子兴来，一谈。凤夔九、张听帆先后来谈。筠仙丈来，久谈。清捡案头。夜饭后，与清臣谈极久，与姚彦嘉谈极久，与松生久谈。子正睡。

初六日　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登楼察看房屋。与松生谈极久。写一函寄余佐卿，未毕。饭后，见客，禁鸦

片烟公会总办德尔乃勒，禁买黑奴公会总办司土耳其，谈极久。万国公法公会总办郝意斯暨参赞坚锉，各一谈。医生马克勒衣、税务司金登干先后来谈，遂曛黑矣。写致佐卿函毕。用洋纸连印之法摘钞初三、四两日日记，分寄四叔父、九叔父、四妹、刘伯固暨女儿广璇，凡五分。夜饭后，与筠丈一谈，与陈莘耕一谈，李湘浦来，谈极久。写信封面数枚。核对摺片。与松生一谈。子正睡。

摘印日记分寄各处

初七日　阴。辰初三刻起，截摺片馀纸。茶食后，与马清臣久谈。饭后，与李湘浦谈极久。核改函稿三件。傅兰雅来，久谈。清检案头。夜饭后，凤夔九来，一谈。偕夔九至其所寓一坐。归与清臣久谈。□□□筠丈谈极久。姚岳望挑唆播弄，余与筠丈各有怒声，幸筠丈知姚之诈，未至成衅。写一函寄朱雨田。子正睡。

姚某挑拨与郭争执

初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谈极久。饭后，与莘耕清查票据等项。核改函牍零稿。未正二刻，偕筠丈、松生、清臣至外部，坐极久，见尚书沙力斯伯理侯，一谈。归后，静坐良久。戌初，公饯筠丈，宴饮良久。席散，复久谈。封一摺两片，接印谢恩，缴销木质关防，分派驻英人员也。写一函寄李相，甚长。丑初睡。

初九日　微雪。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凤夔九一谈，与李湘浦久谈。写一函寄思臣弟，一函谕女儿广璇，一禀呈四叔父，添写致译署总办函一段。饭后，清捡应发各函牍。与莘耕清写票根簿。未正，偕子兴步行游万苑囿，观狮、虎、豹、熊及诸鸟兽，申正二刻归。写一函寄内人，未

毕。马清臣来，一谈。湘浦来，久谈。夜饭后，写致内人函毕。姚彦嘉、张听帆来辞行，一坐。登楼与筠丈谈极久。丑初睡。

初十日　阴。卯正二刻起，静坐良久。辰初，筠仙丈启行，送至车灵克罗斯车栈，视其展轮而后返。登楼看屋，嘱洋仆洒扫房间。筹思安置从官之法，人多屋少，苦无术也。剃头。与逸斋、湘浦等久谈。饭后，沪局寄《申报》、新报来，阅看良久。至清臣室久谈。申正，偕至金登幹处，谈极久，夜归。饭后，偕松生、莘耕步游市肆。归，看中外新报、《万国公报》。清臣来，谈极久。子正睡。

郭嵩焘启行回国

十一日　阴，夜霰。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督仆役移箱箧登楼，住于筠仙丈签押房中，清捡书籍文件良久。饭后，偕马清臣至本街四十九号看一新宅，极久。归，与清臣及引进人久谈。罗伯逊来，一谈，曾任广东总领事者也。写一函寄李眉生，甚长。清臣来，谈甚久。核阅公文良久。夜饭后，与李湘浦久谈。阅上海曹润甫所著《英字入门》。子初睡。

英字入门

十二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删电信新法字数数叶。批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申文，构思良久未成。出洋学生候官严宗光号友〔又〕陵者来，谈极久。未初乃饭。饭后，批禀良久。清臣来，谈极久。李湘浦来，一谈。夜饭后，与松生谈甚久。删减电信新法。看《聊斋志异》良久。亥正睡。

出洋学生严又陵

十三日　阴，微雨雪。辰正起，茶食后，删减电信新

法。看《聊斋志异》良久。清捡书籍、文具，饭后，复清良久。清臣来，久谈。清捡零件。写西字函答法兰亭。与松生一谈。看《聊斋志异》，夜饭后，复看良久。亥正睡。

十四日　离英都十许里，见日，仍有阴雲。卯正起，茶食后，与松生一谈。辰初，至遮灵克洛斯车栈小坐，旋登火车，辰正，展轮。随行者：曹逸斋、联子振、李芳圃也。巳正，至德福尔登舟，午正，渡毕。登车复行，在车小睡数次。酉正，抵巴黎，从官皆出迎，旋乘马车，戌初，抵使馆。与兰亭久谈。至上房谈极久，饭后，复久谈。是日车中惟食麵包二次，夜乃得饭也。清捡行箧。子正睡。

返回巴黎

十五日　阴，夜大雨。辰正起，茶食后，核阅文件。与兰亭久谈，与湘浦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在上房久坐。兰亭来，一谈。罗丰禄号稷臣自德国来送筇丈，来谒，久谈。夜，偕兰亭乘车游市肆。有大铺，售卖各色衣服、裁料及诸零物、玩器，如中国极大圩场，屋大楼高，灯火繁密，使人至三千馀名之多，真伟观也。其店主引观各厅极久，戌初归。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在客厅、花圃各久坐。子正睡。

大百货店真伟观也

十六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核改函、牍稿数件，致粤东刘岘帅、俊星东榷使暨税务司，添购应存官书也。与内人、仲妹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兰亭、日意格先后来，谈甚久。偕兰亭出拜日意格，不晤。游于市肆。见铜器铺，甚壮阔，铸鸟兽仙灵形模极多。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縻巨款，徒供耳目玩

好，非尽能持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夜归，核函稿一件。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清捡书籍。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入上房一坐。核改文件。剃头。入上房坐甚久。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兰亭来，一谈。核阅函稿。偕兰亭拜穆纳暨旧伯理玺天德马克孟，均不晤。至咖啡店一坐，饮冰少许。至兰亭家谒其母，谈极久。言德国地瘠民贫，民多出而谋食，不足深畏云云。盖法人以破国之仇，上下一心，卧薪尝胆以思雪耻。其言德人不足畏，正其怨毒之深，而冀幸其衰也。夜归，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李湘浦来，久谈。子初睡。

至咖啡店一坐

十八日 阴晴半，酉刻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写一函寄松生。入上房久谈，饭后，复谈极久。与兰亭一谈。未正，偕兰亭、仁山、春卿诣勒立色宫，谒新伯理玺天德格赉斐。西国于各国公使，以四等为序，同等者，又以到国之先后为序。余莅使任不久，班于二等之末。各国公使朝服环立，伯理玺天德出厅，自至各公使前，免冠握手为礼。公使又各以其从官见之。俄顷礼毕，退出，仪文简而肃。各公使皆朝服，伯理玺天德则常服也。归，在上房坐极久。体中不适，不欲治事。夜饭后，清捡纸张及往日所书屏、联等件。与内人、仲妹久谈。登楼观仁山所清书籍，核公文稿一件。子正睡。

新总统接见各国公使

十九日 阴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核查已办案牍。至上房坐甚久。饭后，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等件

良久。兰亭来，一谈。偕之出游，酉初归。写摺扇一柄。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宫扇一柄。子初睡。

下议院首领刚必达

是日，兰亭谈及：新任下议政院首领刚必达，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宜与结交，则以后遇事牵涉教堂者，易于了结。余闻昔者法皇拿破仑之后，最重教士，故当时教案最为棘手。自更民主之后，教士之势渐衰，诋毁之者渐不乏人。余在"阿马松"舟次，有法国水师副将白某，诋教堂中无一正人，兰亭与船主提叠皆责其言之太过。既而兰亭私语余曰：教堂中善男信女诚不多觏，惟白公于稠人广众中斥言其恶，座上英人太多，故吾辈不得不驳其说。其实教士之可恶，吾法人皆能知而恶之矣。以此卜之，此后教案庶有豸乎？

率妻与妹等游巴黎

三十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作七律一章。首二联构成经旬，至是乃足成之。题曰《泊红海尽处，登舵楼乘凉，见舟人所蓄白鸥》。茶食后，绪半。核查已办文牍良久。饭后，在上房清捡服饰。申刻出门，因内人、仲妹欲观圆屋画景，本日闻无游客，乃率妇孺至其处，纵观极久。车绕至博琅大花园池傍一观。归途绕至电气灯处一观，夜归。饭后批各员弁领字。静坐假寐。亥正即睡。

房屋太窄物价太贵

是日，在车与兰亭久谈：英、法人皆好自誉其国，而讥议他国之俗。兰亭之讥英人，亦犹马清臣之讥法人也。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

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幾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豪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此两国之所同也。英人善营运以取财，法人喜奢靡而耗财。善取财则物虽苦窳而价值不贬，喜耗财则泰侈成俗而百货腾踊，此两国之所异。而客居之不便，则亦同也。

英法风气之同异

廿一日 晴阴半。辰正起，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

写一函致松生，言筠仙丈意在撙节经费，故屡议另赁房屋或购置使馆，而终未办成，亦未自购器具。余思租价如此之昂，十一、二年赁值，即可购一佳屋，永为我有。又西洋于公使之寓，例不收税，然须使者自购器具，乃享免税之利，否则与住客店相等。国家所税于屋主，屋主仍摊之于赁值之中。而器具损污，又有勒索赔偿远逾原价之弊，极不合算。是名为撙节，而实耗费也。刻下经费不裕，能否援美国之例，自置使馆，尚不可知。而旧馆既窄狭，不能安插多人，则另觅一屋，自购器具之策，断不可缓。闻英伦有一种屋宇，可长租三、四十年，而租价少于买价者。如译署复函不欲买屋，则相机寻一长租之屋，亦甚合算。嘱松生与清臣、夔九，随时留心觅访，俟余回英再决也。

使馆房舍问题

核查已办文牍。饭后，偕兰亭、春卿、仁山出门拜客。因巴黎各部尚书，近多更换，择新授者拜之，凡八处，惟兵部尚书格来思立处入谈，馀皆不晤。酉初归，看闲书良

巴黎各部近多换人

久，与兰亭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廿二日 阴，微雨。辰初二刻起，看闲书。茶食后，核查已办文牍。剃头。饭后，偕兰亭同出，至照相馆影相，凡九易镜乃罢。西洋人最好名，必欲多影数式，俟晒成，候人自择也。自相馆出，拜外部侍郎热格路，坐谈良久。过皮箱店，欲购一大箧盛紧要文件，为往来英、法两国之用。箧每只索银十馀两、廿馀两不等，犹不能包支三年。于以见西国诸物价值之昂，亦见火轮舟车其败坏器物亦与马车等耳。

照相九易镜头

酉初，归途中见大戏馆，规模壮阔逾于王宫。昔者法人为德人所败，德兵甫退，法人首造大戏馆。既纠众集资，复辅国帑以成之，盖所以振起国人靡苶恇怯之气也。又集巨款建置圆屋画景，悉绘法人战败时狼狈流离之象，盖所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事似游戏，而寓意甚深。闻此二事皆出于当时当国者之谋也。

戏馆规模逾于王宫

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阅吴平斋所赠《古铜印存》。丑初乃睡。

廿三日 阴。辰初起，看闲书，茶食后，复看良久。核查已办公牍。与李湘甫商议公文清档之法。至上房久坐。饭后，兰亭来，一谈。以西字开列英国使馆中员弁工役名单，嘱兰亭缮之。因英外部沙侯，前有函来索取名单，是以录寄。

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

外交豁免权

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若其人不隶使馆，而为某国寄寓者，即仍由地方官管辖，不在优待权利之中。是以公使初莅使任，外部必函请开列从官姓名、职业，云以备宴会时致柬邀请，盖礼文贲饰之词也。余兼使两国，拟以半年驻法，半年驻英，分派员弁虽经奏定，然除参赞外，其馀各员，仍有随带往来以办公务者，不得不于开单之时详为核定。

核单毕后，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酉初起，写一函致刘伯固，一函寄介石、符卿两弟，一函寄女儿广璇。夜饭后，税务司以照影赛奇会中中国屋宇、货物图十馀幅见赠，披览良久。核致译署总办函稿。子正睡。

赛奇会中中国景物

廿四日 阴，微见日。辰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因夜卧感寒，颈痛喉肿故也。巳刻，率儿女至照相馆影相良久，午正二刻归。饭后，体中不适，偃卧成寐。申初起，偕兰亭至外部，拜瓦定敦之夫人。西洋达官之妻，见客皆有定期。瓦夫人以礼拜五见客，各国公使多往谒之。余亦从俗一往，坐谈片刻。拜外部侍郎麦朗一谈。兰亭之弟沙尔为外部司官，晤谈良久，酉刻归。体中仍不适，不能治事。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核查已办公牍。子正睡。

从俗往拜外长夫人

廿五日 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批记衣服簿，命仆役将留存巴黎者及带赴伦敦者，分别捡收，又清捡书籍之应带者。饭后，偕内人、仲妹至照相馆，影相良久，申

初归。那威男来，一谈。与兰亭谈甚久。接李丹崖函牍，以学生蕖祖垚、刘步蟾事，嘱斯恭塞克为余拟英文照会稿，照复英国外部。余意微有不符，核改牍稿良久。此次未挈英文翻译，故须自核之也。夜饭后，清捡洋书之应带者。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余自核改英文照会

廿六日　晴雨互见。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书籍。督仆役清捡衣物，收捡室中零件。黎莼斋、马眉叔送筠仙丈至拿波里而归，与谈极久。看《申报》，饭后，复看良久。至莼斋室一谈。法兰亭之母率其儿妇、女儿来谒内人，传话极久。体中不适，偃卧片刻。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廿七日　阴雨，夜微霰。辰初起，茶食后，核阅已办文牍。写一函致松生，寄去华、英文照会各一件，由松生、清臣对读后，达之外部沙侯也。清捡书籍暨诸零件。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核阅已办文牍。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看闲书。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核阅已办文牍，茶食后，复阅良久。兰亭之弟沙尔来，一谈。梳发。饭后，日意格来，谈极久。与兰亭暨外部侍郎热格路谈甚久。热君好收中国古钱，谈论甚详。问历代因革损益之制，举大端以告之。箧中携有《古泉汇》，清出借与之，欢谢而去。夜饭后，至兰亭家赴席。亥正，至吏部尚书马勒色尔处赴茶会，始见男女跳舞之礼。华人乍见，本觉诧异，无怪刘云生之讥笑也。子初归，清捡案头。丑初睡。

热格路好中国古钱

乍见跳舞不免诧异

廿九日　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核阅已办文牍。观谢大铭穿数珠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开写应带赴英国书箱、零物、衣服、佩饰单。看闲书。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亥初，偕参赞、翻译至伯爵恭乃尔家赴茶会。亥正三刻，至德国公使王爵贺韩罗家赴茶会。前一家客甚少，主人曾遇余于前伯理玺天德马克孟处，又遇余于德勒色朴斯处，款接言笑，极为殷勤。后一家则宾客极多，四大厅无立足处。新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外部尚书瓦定敦之夫人，皆在其家。思一晤谈，人多拥挤，不克进而止。子正归，丑初睡。

两处茶会

三十日　大雪。辰正起，核改电报字句。茶食后，剃头。接伦敦信，马清臣言：前办洋文照会沙侯，论刘步蟾、叶祖珪两生事者，与筠丈前次照会，微有参差。乃与李湘圃商改华文照会稿，又取前后来往洋文，细阅良久，然后定稿。饭后，小睡，未成寐。与兰亭久谈。小睡片刻。夜饭后，在上房一坐。莼斋、湘浦、眉叔、春卿定官座，请余看戏，又别定间壁官座，内人、仲妹率儿女同观，戌正入坐，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妻儿观剧

二月初一日　阴，微雨，偶见日影。辰正起，茶食后，编电报。清捡书籍，饭后，复清良久。至上房，将长、幼影相选择批记。至兰亭室一坐。夜饭后，至兰亭家赴席，兰亭之母与妹，请内人、仲妹、儿女等便饭。饭后，观演幻术者极久。子正归，丑初睡。

初二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为杨仁山书《华严偈

颂》楷字二百六十。核阅公项用数簿。至上房一坐。清捡宫扇可送人者，将携往英伦也。饭后，在上房一坐。

偕兰亭、莼斋、子振至小赛奇会一观。法国磁器、丝绣，日精一日，而家家皆酷嗜中国古磁、顾绣，其理不甚可解。人方欣羡吾之所有，自愧弗如而日事探讨，盖不独民间好之，国之官长亦留意经理，为政务之一大端，颇有周官考工之遗意。若中国有留心时事者，于此等细微器物，亦肯整理而精进焉，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

人皆酷嗜中国古瓷及绣品

申初二刻，至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家谒其夫人，前数日发帖约期者也。申正归。

日意格来，谈极久。以吾所挈机器学生谢先任、王世绶二人，托其择地安插学习要件。清捡应带大小笔。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小睡，成寐。亥初，至法兰亭家，坐极久。

应邀再赴舞会

子初，至跳舞场，观男女跳舞极久，亦前数日下帖迎请者。西人婚姻，皆男女自主之，跳舞会之本意，盖为男女婚配而设。官民常设公会劝捐，以拯困穷，多以跳舞为题。本日跳舞会，系法国兵部尚书主政，其题则捐钱以助义塾，中国使馆亦捐一百佛郎，约银一十三两有奇也。子正二刻归，丑初睡。

初三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文具及佩饰等件，清捡日记数本，将携赴英国备翻查也。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

饭后，偕兰亭出门，拜下议政院首领刚必达，自法国

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两院首领，邦人亦称之曰“伯理玺天德”，而总伯理玺天德但主画诺而已。如中国各直省公事，先由布政、按察两司具详，然后督抚据而行之。顾督抚有劾黜两司之权，意所欲为，犹可授意两司令其具详，两司不敢违拗，伯理玺天德则并此势力而无之，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下议政院首领驻巴黎，余访得其友，请其先容，订于本日往拜。晤谈时，意甚殷挚，其弦外之音以为：中国与法国交涉，他无辨难棘手之处，有时龂龂相持，意见不睦，但因教士无理取闹故耳。本首领素不以教士横恣为然，对余隐约论之，谓：此后遇有民教交涉之事，定当主持公道，断不偏袒教士、神父，务使中法之好，日益亲睦云云。言之可信与否，良不可知。然去冬在“阿马松”轮船，即闻法之副将白某昌言诋毁教士，本日刚必达复为兹语，意者教焰渐有衰耗之机耶？

国权皆归上下议院

刚必达谈中法关系

申正归。勒色朴斯来，久谈。言苏爱斯开河已著成效，现在美国亦议于东西相隔处另开一河，以通舟楫。群议方始，未能遽定，迟三月当有大会，各陈己见以便采择。约余亦遣官入会，与闻其议。余答以中国北方，连岁灾歉，若欲捐集股分耗民资财，则非使臣所敢擅许；若仅欲遣官与闻阅议，则固使者所甚欲也。勒色朴斯言：各国公使入会论议，亦无捐助资财之说，但以事体重大，期于广集众智，折衷一是，不闻相距之远近及有无干涉也。余乃忻然许之。

邀请中国参加美洲开运河会

客去后，与兰亭谈极久。清捡零件。写一函致介石、符卿两弟，一函致恩臣弟。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

初睡。

初四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栗弟。因是日为祖考光禄公、显考文正公忌辰，在中厅设座，素服行礼，与内人、仲妹久谈。饭后，写一函寄李相，未毕。兰亭来，谈极久。写寄李相函毕。拜土国公使萨菲巴遮，立谈片刻而归。与兰亭久谈。夜饭后，上议政院首领马尔特尔来，一谈。余昨日既拜下议院首领，归而作函，询马公何时可以接见。马公言：初五、六、七皆有公事，又闻余将于初八日前赴英伦，故于本日抽闲先来见也。

与上院议长之谈话

上议院首领马尔特尔言：欧洲以法国为秉礼之国，亚细亚以中国为秉礼之国，两国有交际而无伤害，甚愿永远和好。又言法人深羡中华人物，是以巴黎富室巨绅，家家皆庋置中华磁器、古玩、丝绣之属，以为荣观。但恨相距太远，所盼轮车、铁路渐可通行，则往来更便耳。又谓巴黎人闻余奉旨来法，甚以为喜，嫌余赴英太速。余告以使臣奉旨兼使两邦，应半年驻英，半年驻法，以示平等。刻下赴英呈递国书，即当驻彼数月，初秋当复旋法，亦有半年停寓。感法人相待之殷，但才识有限，时虞陨越，尚冀列位官长念两国之友谊，匡其不逮而恕其不周，则幸甚矣。

戌初，偕莼斋、兰亭往日意格家赴宴，亥正席散。至巴黎府尹赫罗尔德家赴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土公使称中国为天朝

是日，土国公使称中国为天朝，言欧洲及俄、美、日本等邦，皆有天朝公使，土国□□甚欲与中国结好云云。余答以将来必有通好遣使之一日。莼斋归言：在英之土国

公使亦曾向郭筠翁谈及，欲与中国通好，欲得天使俯临其邦，以为荣也。

初五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校阅逸斋等所钞余之日记。至上房坐甚久。饭后，清检文牍等件。与兰亭久谈。日意格来，谈极久。论"蚊子船"不便远出大洋，不如铁甲船之适用，亦自有理。又论福建船厂之办有成效，利多而弊少。人言藉藉，不足据也。写一函致三妹、四妹、季妹，一函寄女婿李幼仙。至上房坐甚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校阅随员所钞日记

初六日　雪。辰正起，茶食后，清检衣服。督仆从移置箱柜等件，清检文具零件。饭后，兰亭来，久谈。厦门税务司达那来，一坐。因其所辜侍僮厦门人曾寿，犯事斥遣之后，流落巴黎，穷极无聊，窃物负债，经巡捕捉获监禁，余与同官欲设法资遣回籍。莼斋寄请达那君，携幼僮出洋，似不可任其流落，亦宜稍助路费。达那言，自挈此僮来法，耗费业已不赀，不欲更出多钱。余因嘱达那为之料理搭船等事，其途费则当另为计较，达那允诺而去。未正三刻，偕仲妹率女儿、甥女至李湘门之夫人处辞行，传语良久。申正归，在上房久坐，清捡零件。登楼与莼斋、湘浦、眉叔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习字二纸。子初睡。

厦门曾寿流落巴黎

初七日　晴。辰正起，清捡零件，写西字函致法兰亭。茶食后，剃头。料捡皮冠等物。入上房一坐。

巴黎枪炮匠首达司商，以新式后门枪来求售，每枝一

接待巴黎枪炮匠首

秒能发十八响，灵便坚致，似甚适用。余允为作函寄华一询，而语以中国目前各处机器局所造枪炮，已属裕如，是否尚可添购，不能预定。

饭后，兰亭来，一谈，莼斋来，谈甚久；师绍勤来，谈极久，此人曾至中国，能操华语也。偕兰亭出门，至纸质伪器店一坐，至药饼店购补胃糖饼。谒兰亭之母，谈极久，酉正归。夜饭后，写署门小匾额，为仁山题观音画像签二纸。清捡随身文具。亥正，偕兰亭至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处谒见，告以将赴英伦，专往话别，伯理玺天德款接甚殷。晤土国公使，谈片刻。子正归、睡。

初八日 阴。卯初二刻起，清捡行李。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启行。从官随行者：刘开生、李湘浦、曹逸斋、李芳圃、曾省斋、法兰亭暨武弁三人也。辰初二刻，轮车发轫，未初至卡利海滨登舟，申正渡毕。自德福尔展轮复行，酉正，安抵伦敦。是日，无雨无雪，舟行亦未遇风，故无所苦。到英后，与松生、兰亭久谈。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亥正睡。

偕家眷随从至伦敦

初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与左子兴一谈。清捡书籍文具。督仆从安置内外什物等件。饭后，与兰亭谈甚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偕兰亭至清臣室，谈极久。清捡文具衣饰。至上房坐甚久，批核案头函牍。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一谈。戌初二刻，偕清臣至英国官医马克勒依处赴宴，因同席有赫德、金登幹，故特往晤谈也。席散，复谈极久。子正归。丑初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取日记缮本，删削寻常琐事。午初，偕清臣至赫德处，谈极久。归，饭后，删日记。内人、仲妹来书室久谈。至清臣室谈极久。夜饭后，胃中不适，呕吐良久。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删削日记

是日与赫德商议，中国使馆器具，宜稍仪用中国之物。余欲购置次等之货，但求坚固，不须华美。赫德以为，运华物出洋，定须最精之品，使西人称羡乃佳，否则有损。又言，中国器物精者，包运出洋，价值仅与西人寻常器具相等。清臣亦言，西人所以有赛珍会，有博物院，意欲使远国慕而购之，所以广贸易而厚民生也。使馆稍置中华精致之器，所费虽多，而暗中益处甚大。余以经费渐形支绌，犹豫未决，请赫德回华时，相机图之。

与赫德议使馆器具摆设

十一日 晴雨半。辰正起，为李眉生篆牙章良久。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复篆牙章。偕清臣、兰亭至布兰司登街看房屋，因使馆过窄，翻译官、随员有数人另寓一屋，所费不赀，将别移一馆也。新屋凡六层，约三十馀间，可迁就寓居，嘱经手人询问价值。未初归。饭后，与清臣一谈。公平洋行亨柏理来，一谈。画屋样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十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商议赁屋事，购买器具事，饯赫德事，谈良久。核阅旧办公牍。饭后，赫德来，久谈。兰亭来，久谈。前驻华公使奥科克之夫人来见内人，传语良久。写摺扇一柄，赫德求书，以赠印度总按察使蔼尔斐之夫人者也。夜饭后，与内人、仲

写扇赠印度官夫人

妹谈极久。写一函寄静弟。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半。辰正起，为眉生篆牙章。茶食后，剃头。兰亭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松生、清臣、兰亭至本街四十九号房屋中，再行阅视良久。归，与兰亭一谈。写一函寄女儿，一函寄刘伯固，一函答莼斋，一函寄栗弟。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亥正，与清臣一谈，偕清臣至外部沙侯家赴茶会。未递国书，例不得与各官酬应，缘沙侯为外部丞相，曾经通拜，与他署微异，是以特往。沙侯接待宾朋甚殷勤，其平日于余处事务，凡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者，无不准依故事，固未尝以使者未递国书，稍存歧视之心也。子正归，清捡案头。丑初睡。

外部沙侯请茶

十四日　晴。辰正起，看闲书。茶食后，为赫德画扇一柄，扇面用鸡皮为之，殊不受色。马清臣来，一谈。饭后，画扇。兰亭来，久谈。写一函致译署总办。清臣来，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下午黄雾四塞。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应发上海、京城函件，将封交赫德带去也。与清臣一谈。写零字。饭后，兰亭来，久谈。将写一函答许竹雲，略具腹稿。入上房坐甚久。夜饭后，至对门街口客店，与刘凯生、李湘浦、凤夔九先后久谈。归，在仲妹室坐极久。子正睡。

十六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致许竹雲函，仍未毕。清臣来，一谈。写许函毕。饭后，在上房久坐。兰亭来，谈甚久。至饭厅，与清臣商议台湾轮船濡稽

事。督仆役安置行李、书籍等件，自捡文具。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写零字良久。看《申报》、新报。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编电报成语门。清臣来，一坐。饭后，至清臣室一坐。偕之往赫德家便饭，申初席散。归，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万生园，观虎、豹、狮、象之属良久，酉初二刻归。有印度人毕柏刻诗来，谈良久，言俄人之贪诈，又言沙侯城府极深，嬉笑闲谈，皆宜留意。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编电报成语。子正睡。

嬉笑闲谈 皆宜留意

十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闲书，编电报成语。饭后，英国前任将军马尔恭之夫人来拜内人，陪坐传语良久。与兰亭久谈，与清臣一谈。左子兴引医士骆滋来见，德子固之友也。其人不能华语，而好译中国书籍。讲求呼吸吐纳之术，即以治大疾病，为西人新开一种法门，与谈良久。中华服气炼形、养生却病之书，汗牛马而充栋梁，殊少验者，余生平不喜观之，以为近于荒诞不经，不意西人乃有笃信之者。渠辈好为幼〔幻〕眇深玄之思，或又将生出无数途径，则亦化臭腐为神奇之一端也。与兰亭谈极久。夜饭后，捡收巴黎寄来影相良久。清捡案头。子正睡。

医生笃信 中国气功

十九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李相，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长女，皆不甚长。又写片函致黎莼斋，皆托赫鹭宾带去也。饭后，封发各函。有老妪裴隐士者，故英国世爵裴隐士之夫人，年八十四矣，曾于道光、咸丰年

世爵夫人曾居澳门

间至中国，寓居澳门甚久。其宅甚近使馆，好与华人过从，而年老不能出门，遣其女解柏生、孙女裴隐士来谒内人，陪坐传语良久。客去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与清臣久谈，兰亭来，久谈。编电报成语。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编电报成语。头痛甚剧。子初睡。

二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批使馆书籍单。编电报成语。饭后，偕兰亭至木器店，自订货坚而价廉者数十件。至纸店一观，至茶馆久坐。归，有西儒名京者来，一谈。与清臣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编电报成语。子正睡。

廿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编电报成语。饭后，与清臣一谈。编电报成语。申刻，偕内人、仲妹出门，至裴隐士夫人处久坐。至马尔恭家，内人、仲妹在上房久坐，余在书室与马公一谈。至奥科克夫人处，一坐。归，过蛮德费儿街，下车与清臣看屋宇二栋，均不甚惬意。其一太小，其一甚大而客厅不便，二屋之同病则皆新造未成，搬入时湿气必重也。到家已上灯矣。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编电报成语。子正睡。

编电报成语

廿二日　阴，雨雪。巳初起，茶食后，编电报成语，与清臣久谈。饭后，观逸斋、介生清捡官、私书籍。与清臣、兰亭一谈。移住客厅中，让出一间以为书塾。督仆从安置器物，自捡书籍良久。与清臣、兰亭谈极久。夜饭后，清捡书籍。

偕松生、清臣、兰亭至小学公会中，纵观良久。中华

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么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亥正归。

中西小学之区别

阅外部函，知君主已订本月廿八日，在温则行宫接见中国使者。清检书籍及诸函件。丑初睡。

廿三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清检书籍。编电报成语。贺兰德来，久坐，伦敦租赁房屋之经纪也。与议波德兰四十九号暨沙逊洋行房屋两处，或赁或买章程。饭后，清检裁料极久。有医士安布勒之妻来谒内人，与谈极久。编电报成语。傍夕，在上房久坐。夜，与松生一谈。

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

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文物，与吾华上古之世为近。尝笑语法兰亭云，中国皇帝圣明者，史不绝书，至伯理玺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尧舜而已。此虽戏语，然亦可见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至于家常日用之器物，无一不刻镂绘画，务求精美，则亦吾

欧洲文化大抵皆从亚洲西来

华尊、罍、斝、盏、桥、禁、玷〔坫〕、洗之遗意也。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财货不足，则器皆苦窳，苦窳，则巧不如拙。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盖地产有数，不足以供宇宙万国之繁费，则由精而入粗者，势使然也。

机器之巧视财货以为盛衰

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丑初睡。

廿四日　早雨，下午晴。辰正起，茶食后，编电报成语，与兰亭一谈。头痛不欲治事。饭后，小睡；成寐。步行至李湘甫、刘凯生处，一坐。归，在上房静坐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编电报成语。安插影相簿。子正二刻睡。

廿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检箧中携来书画，欲于移寓时补壁，以省洋画之费也。编电报成语。与清臣久谈。饭后，与兰亭久谈。申初，偕松生、兰亭、清臣看沙逊洋行房屋，颇惬意，酉初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作七律未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上午微雨。辰正起，将昨夜七律足成。茶食后，写四体书屏四幅，写片缄致湘浦。新报馆安吉噶来，久谈。与清臣一谈。饭后，编电报成语。安布勒来，一谈。写摺扇一柄。编电报成语甚久。戌正，至哲娜家赴宴。席散，复谈极久，亥正三刻归。编电报成语。丑

初睡。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莼斋，一函致湘浦。与清臣谈极久。金登幹来，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申报》、新报、函牍等件。兰亭来，谈甚久。偕之至大书店一观。又至蜡人馆，纵观极久。以蜡塑诸名人及各国君王之像，多能乱真。出，至零物场肆游观良久，酉正归。入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编电报成语。子正睡。

蜡人馆

廿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文正公批牍。剃头。编电报成语。与清臣一谈。饭后，偕清臣至巴定敦车栈，展阅国书，束缚严整。未初二刻，偕外部丞相沙里斯柏里侯暨英公使自土尔其归谒君主者，法国、皮鲁国新遣公使来递国书者同登火车，即时开赴温则行宫。未正二刻停轮，乘君主所遣双马朝车入宫。与其侍卫大臣、世爵、命妇同席小宴。席散，至殿廊立候良久。因君主之第三子娶德国公主者，携新妇方来朝谒，故接见外客较迟也。申初三刻，法国公使先入觐见，礼毕，余乃入觐。

温莎行宫

君主在偏殿小室立待，第四公主侍立其后。沙侯立余之左少前，清臣立余之右少后。余入门三鞠躬，君主亦鞠躬以答。余手捧国书，宣读诵词，清臣以英语再为宣读。沙侯承君主之命，宣读答词，清臣复译读之。大约言：君主与中国大皇帝同心，欲令两国永远和好，民人长享太平之福，又敬问大皇帝安好。答词既毕，余与沙侯、清臣皆鞠躬退出。皮鲁使毕龚达儿，入觐出，在朝廊立谈良久。侍

向英君主呈递国书

卫大臣出簿，请各公使自书衔名、生日，余以华文书之。

申正二刻，朝车既驾，复乘至公司栈房以登火车，即时展轮，酉初二刻至伦敦。拜沙侯申谢，未晤。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与松生一谈。兰亭来，一谈。偕松生、兰亭步游市肆，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函刘云生

廿九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核改致刘云生函稿。作摺稿，报觐见英国君主、呈递国书日期。兰亭来，久坐。饭后，偕清臣出门，拜各国二等公使及本城各部尚书。惟金登干家、裴隐士夫人家顺道入坐，一谈，馀皆到门而已。酉初，至沙逊房屋一观。归，核改致威妥玛、广鋆堂两函。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核改致斐式楷、宋山园、朱静山各函。子正睡。

三十日 阴，雨小如雾。辰正起，有西人以姓名求译以华音而书之者，为写篆、楷两式而诠解之。茶食后，缮毕。阅《申报》、新报等件甚久。因先妣欧阳太夫人六十四岁冥诞，衣冠至厅中行礼。马夏礼来，一坐。饭后，写一函致李相，未毕。偕马清臣出门，拜土、法、德、奥、义五国头等公使，俄国署公使各一谈。观英人所立大像铜石牌坊，以颂君主之夫者。君主之夫像范以铜，馀刻诸名人像百许，皆以石，又于四隅刻四大洲土人之像各五六人，伟观也。酉正归。兰亭之幼妹自书塾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写致李相函毕。写一函寄李勃仙，一函寄介石弟，一禀呈九叔父。丑初睡。

西人求译华音姓名

阿尔伯特铜像

三月初一日 雪，下午微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

函致李质堂，两函寄总署。德公使来，一谈。饭后，胃中不适，近火静坐良久。清捡摺扇及诸佩饰。土公使来，久谈。写摺扇四柄。夜饭后，在上房谈极久。写一函寄伯固，一函寄栗弟。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翻阅英国字典良久。与兰亭、清臣先后久谈。梳篦。饭后，内人来书室，谈良久。

詹姆斯宫朝会

未正，偕参赞、翻译暨随员李荆门，公服赴森金司宫殿朝会。先与各国公使在殿外立待片刻。殿门既辟，鱼贯而入。公使头等者第一班，二等者第二班，署公使在后，各以到任先后为序。余班在美国之后，皮鲁之前。以美使因事未至，故进次波斯使之后。从官各从公使而进。至英太子前，御前大臣唱名，公使鞠躬，太子亦鞠躬以答。各使见毕，以次立于殿中，各部尚书负墙序立。然后英国官绅旅进谒见，皆入左门而出右门，不得儳立殿中停留片刻也。太子之视朝，代君主也。其诸弟暨妹婿，以次立于其左，御前大臣立于其右。自其诸弟以及各国公使、各部尚书，皆为受朝之人，是以得留立于殿中。然有时朝谒人多，则须鹄立两三点钟之久，必须朝罢，太子点首而退，各尚书与公使乃得散归。礼数虽优，亦颇劳也。申正归。

率儿女至裴隐士夫人家，祝其八十六岁生日，谈极久。酉正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封缄寄京、沪、湘、皖各函。子正睡。

初三日　雪。辰正起，茶食后，核对法国翻译寄来新

报。清臣来，久谈。与赁房经手人荷兰一谈。饭后，有英人泰洛尔，言各国博弈之事，可以考察上古土民、客籍分合源流，求观中国围棋、象戏之属，与子兴、兰亭各演式以示之。与松生、兰亭谈极久。编电报成语。夜，与兰亭久谈。偕松生、兰亭至戏场观踏绳、寻橦诸技，又见池中所畜海狗及能食之花。子初归，小食后，在上房一坐。丑初睡。

英人求演围棋象棋

初四日　雪。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人启蒙文字良久。兰亭、清臣先后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核函稿。申正，偕松生、子兴、兰亭至水族院游观极久，酉正二刻归。夜饭后，在上房一坐，写零字良久。亥正一刻，偕松生、开生、清臣至沙侯家赴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阅读英人启蒙文字

初五日　阴，见日。辰正起，茶食后，剃头。作七律一章，题曰《缉园》，余乡居园名也。编电报成语。

午正，偕松生、开生、清臣拜英国太丞相毕根士费尔得。其人有定力卓识，年逾七十而神观不衰，英人倚为长城。清臣在车中谈及：俄、土之相持也，土人已力绌求和，听俄人之所为，既立约矣。英人不利俄之得志于土，以兵助土而胁俄，皆毕相国之谋。当时巨卿议绅，不欲用兵，皆不韪毕相之说，或以去就争之。而毕相不顾也，遣将发兵，示必战之势；俄人震慑，卒如英约，敛军退归。于是毕相之名益著。每议国政，老幼妇孺随而观之，听其谈论，瞻其丰裁，无不啧啧称叹，额手颂祝。毕相老病而事繁，公

拜会英国丞相毕根士费尔得

使往见，皆先发一函约订期日。余往拜候，亦毕公所示期也。容貌蔼然可亲，而词令简严，寒暄良久而归。饭后，在上房一坐。

申初，〔偕〕清臣、松生、凯生同赴柏京邯宫殿，朝见英太子妃暨他宫眷。君主命太子妃代为视朝，前一月即颁发谕旨，云朝见太子妃与朝君主同也。班行之序，进退之节，与森金司宫殿朝仪略同；惟彼处有男无女，此则女多而男少也。申正三刻归。

白金汉宫太子妃视朝

酉初一刻，至达尔毕格立斐家赴茶会，戌初归。夜饭后，在上房久坐。核函牍三件。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编电报成语，细阅乌石山焚毁教堂案卷。饭后，兰亭来，久谈。酉初，偕清臣至日本公使吴耶娜处，谈极久。吴公以英国公事延宕为苦，疾首蹙额而言之。据称每具一牍至外部，往往数月不得复音；而巴夏礼之于日本外部，则朝发一牍，夕索回报，其不恕如此。戌初归。夜饭后，偕兰亭、松生出观牛、马、狮、象之戏。亥正二刻归，子正睡。

英国公事延宕

初七日　晴，未、申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因各国皆有笺纸印记，载之字典，而中国独无，将画龙以为记。自草一稿，谕学生杨崟绘之。赁屋经纪荷兰来，一谈。议定本街四十九号一宅。饭后，在上房久坐。兰亭之妹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申初二刻，偕清臣出门，拜勒夫洛衣夫妇，谈极久。始以中国二印章拓本及宝尊绘本见示，为之剖析源流；继以磁器绘《无双谱》人物者来问，为述谢友

画龙以为中国徽记

傅、诸葛武乡侯、伏生、江东孙郎故事。约一时许乃辞出。至来德布力奇家答拜，谈极久。归，与清臣久谈。

哈姆雷特

夜饭后，偕清臣、松生、逸斋、湘浦、省斋至戏园观剧。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子初乃散。归，清检案头。丑初睡。

初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自迩集》。核函稿一件。

与马清臣论宗教

清臣来，谈极久。论天主、耶稣两教甚详。余言：教者，所以束缚凡民，使不为恶。贤智拔萃者创其说，而邦国之君师，因之以劝惩百姓。举天下为天堂、地狱之说者，立旨虽异而本源实同。上智不为教所缚，然亦不肯昌言攻之，以其有益于政治，可以补赏罚之不足也。清臣自言：平生读教书甚熟，然于其荒诞不经、愚蒙可笑之语，常腹诽之，顾不敢公言其惑于稠人广坐之中，亦不肯使子弟习为背教之语，所谈与余意大略相合。末谈化学良久。

饭后，兰亭来，谈极久。申正，偕清臣至画师蔡法立榭家，观其所作画幅。渠将送赴画馆，先请人品题之也。酉正归，与清臣谈极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零字。子正睡。

与家人同观马戏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复与清臣、兰亭久谈。申初，偕内人、仲妹至各国公使门前投刺亲拜。至来德布力奇家，入谈良久，酉正归。夜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马戏场，观驯狮、舞象、驰马、赛车、踏绳、寻橦诸技，子初归。看文正公

批牍良久，啖粥后，复看良久。丑初睡。

初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自迩集》，看文正公批牍。写一函答黎纯斋。饭后，在上房久坐。至仲妹室久谈。写零字，看批牍。清臣、兰亭来，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写零字极久。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看文正公批牍，阅肄业学生严宗光所呈文三篇。饭后，兰亭、清臣来，一谈。同至本街四十九号看房屋，内人、仲妹亦往观焉。申初归，在上房一坐。偕清臣、松生至奥特威家赴茶会，听乐良久。拜客二家，不晤，归。夜饭后，偕莘耕、湘浦步游市肆。归，在上房久谈。看文正公批牍。子正睡。

阅严复所作文三篇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与清臣一谈。写零字。

午初三刻，偕清臣至伦敦画报局，观印书画各种机器。器之灵巧，工程之捷速，不胜纪述。最奇者，能取中国字迹，照影上板，而后刷印，亦能豪忽无差，形神毕露，印千万纸如新落笔者。又有整幅纸，长逾中国十二里，卷为一筒，径二尺许。以筒登架，则机器自印自切，而自钉成册。鬼斧神工，真可怪诧。未初二刻归。

伦敦画报局

饭后，兰亭来，一谈，偕之游于市肆，避雨而归。马尔恭来，一谈。日本公使之夫人来拜内人，传话良久。至上房一坐。

夜饭后，偕清臣、兰亭至耶稣庙学馆中，观幼童晚餐。

教会学校

初到，与会首阿尔克洛福、教师金恩士一谈。同至饭厅，幼童八百人倚食案排列立迎。余与会首、教师及诸分教之师，坐于台上，清臣、兰亭傍余而坐。幼童之长，登栏宣讲福音一段，楼头大风琴奏乐，阖堂大众，歌赞颂上帝耶稣之诗，童子跪伏坐立，部勒不紊。歌毕而食夜餐，人仅麵饼、牛乳、乳油之属，云童子不令灯后食肉也。食毕，复跪伏坐立，歌颂如礼。礼毕，皆绕至台前鞠躬，以谒会首、教师。每班约二十人，以最幼者执双烛为班首引导，以一妇人护之，班中皆二人并立，鱼贯而进退。会首于其鞠躬，坐而颔之。戌正一刻，退尽。余与会首下台，至别厅小坐而归。闻是馆已设三百馀年，馆中学徒有文事武功得令名者，则铸铜像以肖之，食则陈之案也。学徒皆青袍黄袜，赤皮为带。教师着青氅，持绿杖，列坐而临观焉。章服如一，无闲杂服饰。所肄之业，则希腊之文诗，历代之史策，水师之军制，皆其大端；军旅之乐，亦为专习之业，文事与武功并重也。亥初归。在上房一坐。清捡案头。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严复才识高而颇傲

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内人来书室一坐。申正，偕清臣、湘浦至外部，坐候良久，乃见沙侯，将乌石山及台

见沙侯

湾轮船私货两案，约略一谈，酉初二刻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看文正公批牍，写零字。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出使章程》案卷，看文正公批牍。偕兰亭游于市肆。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写零字良久。

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来谈极久，言日本□□□华通商之□益，彼此同享，视与□洋各国通商，更为紧要。余言：欧罗巴洲诸国，幅员皆不甚广，所以能强盛者，同心壹志以御外侮，得古人合从之义。中华与日本皆在亚细亚洲，辅车依倚，唇齿毗连，中华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欧洲之所敬畏也。是宜官民辑睦，沆瀣一气，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邦交既固，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吴雅娜深然之。

中国日本当谋合作

又谈及高丽、琉球诸国。余言：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长安，干戈可戢。吾亚细亚洲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

与日本使谈高丽琉球诸国事

客去后，看文正公批牍。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一函寄汤小秋。翻阅《纲鉴正史约》。子正睡。

十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自述集》，清捡印章。

法国度量衡之法为天下第一

饭后，清臣来，谈极久。言法国律度量衡之法，为天下第一。以地球周径四千万分之一，为一"美德"，合中华工部营造尺三尺一寸；千美德为一里；十分美德之一，为"地西美德"；百分之一，为"桑的美德"；千分之一为"密利美德"，此度名也。地西美德立方容量之物，为一"立德"，以为升；十立德为"地立"，以为斗；百立德为"桑立"，以为石，此量名也。桑的美德立方容蒸汽为"喀马"，以为分；〔编者按：此处曾氏有误，应为一桑的美德立方（立方厘米）的水重量为喀马（克），而不是蒸汽。〕十喀为"地喀"，以为钱；百喀为"桑喀"，以为两；千喀为"密喀"，以为斤，此衡名也。欧罗巴洲学者，以其合于天度，多遵信之。英国议政院，亦有欲据法尺以改英之度量衡者，议之而未定也。

墨西哥领事谈植物学

麦西哥总领事佘斐勒来，谈极久，于植物之学，剖析入微。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看《自迩集》。子正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沪局寄来公牍、《申报》良久。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至上房久坐。兰亭来，一谈。看荷兰德洋店毡毯样。医士马勒依来诊銮儿，与谈甚久。兰亭来，谈甚久，偕之出游市肆。归，核翻译所译新报。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核新报字句。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自迩集》。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兰亭来，一谈。医士马勒衣来诊銮儿，与谈极久。兰亭复坐谈良久。申正二刻，偕清

臣至林则家赴茶会，酉正归。途中拜客数家。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清检书籍。写零字。子正睡。

十八日　阴。卯初起，茶食后，偕清臣、夔九、湘浦至遮灵克罗斯车栈，迎候驻德署使李丹崖观察。

丹崖本令翻译官罗丰禄由电报知会凤夔九，请余不必出迎。余因去冬崇宫保行经伯林，令丹崖迎于客店，跪请圣安，大开店门，万目共睹，阅日遂有新报言中国署使跪迎头等公使云云。欧洲视署使本与参赞无异，又于形迹疑似之间，启其轻慢藐视之心，于崇公无益，而于公事有损。余是以特着衣冠迎于车栈，以示中国体制实任与署事分际相等也。

李丹崖到伦敦

丹崖与罗翻译卯正到栈，余与同车，至使馆稍南之客寓，丹崖入赁房间，余遂乘车回馆。辰初，丹崖来谈，至巳初乃去。阅新报，言中国驻德署使李公，至英、法两国考验学徒，兼购船炮。余闻西人有讥中国于晋、豫饥馑之际，不宜专耗赀财购不急之船炮者，因嘱清臣函告新报馆，辨明李公亲购船炮之说，乃传闻失实也。

函告报馆传闻失实

小睡。饭后，与清臣谈极久。申初，拜丹崖，久谈。以影印舆图见示，精细明晰，极为可喜。拜客三家，不晤。归，在上房小坐。酉初，偕松生步至兰亭处一谈，归。夜饭后，阅丹崖日记。子正睡。

十九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看《自述集》。写一函致译署总办。阅丹崖日记。饭后，与清臣久谈，与兰亭久谈。至达尔毕格立斐家赴茶会。归，步行至丹崖处久谈，归。

丹崖日记

夜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核办穆哈马德刊求释妻、女一案。清捡案头。与清臣谈极久。丑初睡。

二十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李丹崖来，谈极久。饭后，批阅电报书。刘凯生来，一谈。兰亭来，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廿一日 雪。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敏轩杂著》，看公牍、《申报》等件。增减电报书字数。饭后，至清臣室谈良久。兰亭之幼妹自书塾来见内人，传话极久。与内人久谈。看《敏轩杂著》。清臣来，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增减电信字数。清捡铜铁器。子正睡。

敏轩杂著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阅小说，批电报字数。与清臣久谈。督仆役腾检饭厅，安置什物。午正二刻，陪丹崖、稷臣小宴，陪之者：松生、凯生、清臣、夔九、湘浦也。申初客去。兰亭来，久谈。核公牍稿三件。英前任兵船主李德来，一谈。与清臣谈极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增删电报字数。子正睡。

廿三日 雨，微雪。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温英语。增删电报字数。饭后，在上房久坐。兰亭来，一谈。在上房吃麵碗许。兰亭又来，一谈。

酉初三刻，偕清臣至伦敦城主处赴宴。英之各城，皆有城主，能赏罚城中之民，犹美、法等国公举伯理玺天德以治其国。惟每城岁一易主，瓜期较促，与伯理玺天德微异耳。伦敦之自毁其城而更为守险之局也，留一门不毁以

伦敦城主请赴宴会

为古迹，闉阇胥具，而无昕夕启闭之限。君主车驾将入门，则城主阖门而故为诘问之词，前驱告以乘舆来幸，然后启门。城主奉黄金管钥以献于君主，君主曰："卿总辖此城甚善，其仍掌管钥如故。"城主受钥，鞠躬免冠以谢，君主乃驱车而入焉。盖相承之仪文如此。城主自有宫室，从官有不敬于城主者，为失礼于伦敦之民，众之所共忿也。

本日，城主以耶稣再生节，特设大宴。主人、主妇中座，请男女客二百二十四人。奥国公使以诸使之长，余以新莅使任，皆与焉。法国公使亦新至，以节序乞假回巴黎，署使某在座。肴核既毕，上座客十馀人，以次起为颂谢之词，工师间以乐歌。奥公使先为各国公使申谢，然后自谢伦敦捐资赈济奥国水灾难民之事。余之谢词则曰：

> 奥国公使既为各公使申谢，各公使可以无言矣。本爵初莅使任，当为中国致谢英国。上年山西、河南旱灾，承英人慷慨好善，捐资甚多，救济饥民，不可胜数。捐赈者出于至诚，恻怛之怀，非以邀誉而望谢也。然而受兹重惠者，岂可默不一言。本爵敬举此觞，为本国大皇帝致谢，为本国执政大臣致谢，为受赈之饥民致谢，且为吾叔父巡抚山西者致谢焉。

致谢词

语毕，满堂拊掌称善。亥正席散，车马拥塞待于门，良久乃得归。丑初睡。

廿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语。与清臣久谈。核阅新报。饭后，核函稿，未毕。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偕陈荔耕步行至格致书院，观览良久。亥正归，濯

足。增删电报字数。静坐假寐。予正睡。

论左宗棠借洋款事

是日新报言，左相借洋款三百五十万，以供西北饷项，不知确否。此事有可为长太息者二焉。一则八厘行息，西洋无此比例，以中华之脂膏，暗填重息，以饱他人。一则中国借民债，往往脱空欺骗，使蚩蚩之氓，闻风畏惧，遇有缓急，不得不贷诸洋商。夫洋商岂真运海外之财，以济吾华之窘哉，仍购募股分，取诸华民耳。一转移间，而使中国之巨款，公私皆不获其利，顾以子母之息，归诸居间之洋商，谓之得计，可乎？清臣述埃及国近事，言其借贷英、法两国款项甚巨，不以兴办铁路、矿务、学校、耕农有益之政，而耗费于玩好、炮械可缓之事，以致随贷随尽，无可偿还。英、法以其政治之失当也，乃各派能员代之经理，复凑款而贷之，意至善也。埃及王既得借款，而斥退两国经理之员，大有赖债之意。英、法执政大臣以下，莫不忿怒，将来恐不免兴问罪之师。中国力大物博，区区借款虽不至于受累，然自强之事，固有更急于船炮军兵者。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谓之得计，可乎？

廿五日　雨，微雪。辰初二刻起，温英语。茶食后，傍炉静坐良久。增删电报字数。饭后，清臣来，久谈。兰亭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儿，陪谈片刻。申初二刻，偕清臣出门，至俄使馆，晤署使巴德洛密，谈极久。

俄皇遇刺

电报俄京有贼以手枪狙击俄皇不中。昨日，英二世子偕其妻俄公主，诣俄国教堂叩谢天神，俄署使暨各国公使知其事者，集于堂而候问焉。中国使不诣教堂，故本日特

往使馆慰问。巴德洛密言：东方之国君，皆深居简出，是以自古无起意戕贼之事。今亦有之，咎由西洋诸国警跸不严，贼民易启杀机，前事多师，俄人亦效尤也。问中国于古有之否，告以秦始皇博浪沙椎中副车事，在二千年前。又问中国于史事可考者，年数若干？告以自黄帝八年，大挠初作甲子，至本年为四千五百七十六年。巴德洛密语马格里云：五大洲中，立国最早，声名文物可考见者，盖无出中国之右者矣。

东方国君深居简出

至马格帅尔家，谈极久。馀答拜数家，过门投刺而已。酉正二刻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看地球图良久。静坐假寐。子正睡。

看地球图

廿六日　晴雨半，雨中仍有雪霰。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温英语，修整画图器具，增删电报字数。清臣来，一谈。

与金登干谈甚久。言新造之"蚊子船"四艘，西历六月杪可以竣工，李相嘱丹崖选派学生护送，本欲令学生历练海上风雲沙线之术。而金登干则言：船未至中国，不能作为中国兵船，亦不能升悬英国兵船旗号。例须仿照英国商船章程，乃为顺便。盖所雇用英国水手，沿路须有章程以约束之。中国学生所肄未精，又无资格，不能派以舟中紧要职业；若所派过于轻微，又于体制未合。该学生只能作为搭附商船，俟抵华时再派职事。如本人在舟勤学好问，亦可微有进益。所言不为无见，当与丹崖妥商办理也。又论台湾轮船夹带私货案情良久。饭后，增删电报字数。

学生护船回华一事

巴西国公使男爵白乃多来，谈极久。前数日新报言，巴西欲遣派兵船数只东行，与中国换约通好，拟招华人至其国垦辟田地云云。本日白乃多来拜，首言巴西幅员广阔，与欧罗巴全洲相等，物产甚富，分运他邦，源源不穷。立国才五十年，初时人民仅三兆，今则十五兆有奇，盖南亚墨利加洲极大之国。昔属葡桃牙，今则自主也。君主深欲与中华立约和好，而事属创始，无人为之先容，谕其拜中国驻英公使订一和约。余答以中国与各国订约，皆系该国遣使诣华，而中朝特派大臣相与商订，断无两国公使冒昧订约于他国京都之理。无论中国无此办法，即欧洲诸国亦无此办法；无论密你司德勒无此权柄，即安巴沙多勒亦无此权柄；无论中国驻英、法之使不宜擅专，即中国驻美国之使亦不宜擅专。反复辨难甚苦。白乃多乃言："巴西欲通好立约之说，贵爵能为转达总署乎？"答以："使者职在通达中外之情，贵公使若具牍来询，使者断无不为转达之理。但允许与否，则非使者所能决也。"问："具牍奉询，而贵爵转达贵国，幾时可得回音，能否由电报往询，以便巴西船只赶早启程。"答以："初议通好，何事汲汲？兹事重大，必须详细商酌，不能由电报往询也。"问："未得总署复音，巴西船只可先开赴中国否？"答以："通好之说，尚未议定，贵国先开船只赴华，有何用处？"

巴西公使欲求换约通好

反复辨论

白乃多于余之答词，似已了然明晓，而于开船之迟早仍反复辨论不休。窥其意，似别有为难之处，岂其船帮业已启碇，不能中止耶？将来中国不与订约，必有径遣兵船

前往挟制之事；果与订约，亦不免多费口舌之争。濒行时，又坚问："贵爵揣度，总署能速与敝国订约否？"答以："据贵公使之牍，以转达于总署，吾之职也。至于事之允否，事之迟速，则总署自有权衡，非出使大臣所能参议。以事势揣之，兹事不能甚速。缘西洋各国现多届修约之期，当年所订之约，中国百姓亦有不甚便者，如果修约，难免有更正之处。贵国换约如在各国修约之后，则参酌各国条约而立一约，可期一劳永逸若；若匆匆办理，则各国修约方有变更，贵国此时何所适从乎？"

总署自有权衡

送至楼门，又问："巴西船只，将来可以出入无禁否？"答以："日国古巴则招华工，美国旧金山则议逐华人，各邦意见不齐如此。今贵国复有招工之说，吾不知贵国民情土俗，究竟如何？若船只专为载工，而招工之事有悖于中国定章，则岂徒中国不能应允，即英、法诸国议禁贩奴者，亦将行其近年所订之例，主持公道以相阻截。若招工事别无隐秘苛虐之意，本国于贵国之船，自当照通商各国之船一律看待。"白乃多之英语不甚熟练，余与清臣皆不全懂。其法语较明白，因呼法兰亭来帮同传译。

申正，偕清臣赴谛盘生家茶会，酉初二刻归。偕内人、仲妹至日本公使吴耶娜夫人处答拜，不晤，戌初归。夜饭后，阅地球图良久。子正睡。

看地球图

光绪五年三月廿七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看《自迩集》。删削日记琐事。与清臣一谈。饭后，丹崖来，谈极久。"蚊子船"调派肄业学生押解之说，余与金登幹皆不以

为然，丹崖亦欲中止。议作一函答复李相，陈述调派学生之不能有益，及此间具文调派之非宜也。兰亭来，谈极久。与清臣谈化学极久。增删电报字数。夜饭后，偕兰亭至格致书院，见演剧者影照各种轻气球之式，子初归。删削日记琐事。核阅译官所译新报。丑初睡。

轻气球

廿八日　晴阴半。巳初乃起，茶食后，看《自迩集》，增删电报字数。阅上海寄来之总理衙门佛字一号函，述与法公使白罗呢往复辩难丝斤厘捐之事，附及乌石山教堂一案，英商赴浙采买蚕茧一案并各钞件。饭后，阅京报、《申报》等件极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鋆儿，与谈片刻。

总理衙门一号函

与马清臣谈极久。清臣言："中国若改丝捐而税桑树，则厘课无亏，而西人无可置喙。"其说甚有智术。余答以："中国自古迄今，皆以劝课农桑为重。税桑树，犹之加田赋也。百姓不知桑税之本意，士庶将群起而哗噪焉。策虽甚善，未易行也。"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惟发函于各公使，须在截止之前一年许，庶彼国商人得以预为料理，不致临时以改约而受累焉。"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馀通商章程，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

与马格里谈修约事

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

达尔毕格立斐次夫人暨阿尔福夫人来拜内人，传语良久。兰亭之幼妹来谒内人，传语极久。批记各函牍。皮鲁公使毕斐达儿来，一谈。酉正二刻，偕松生至兰亭之寓赴宴，坐良久乃入席。席散，听房东之侄女二人奏乐极久，年十三、四而指法精熟。盖西洋幼女，肄业以弹琴为要务之一端，故多能者。亥正归。核译官所译新报字句。腹胀，运气良久。丑初睡。

廿九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批字典。剃头。饭后，与清臣谈极久。清臣论述英国婚姻之礼甚详。从父姊妹可以为妻，而妻之姊妹不许续弦，俗之最异者也。增删电报字数。酉正二刻，至丹崖寓中赴宴。同席有英之诗人傅理兰，谈吐甚有风趣。其人立志欲取各国从军之诗译为一书，将使人触目警心，胜残去杀。愿虽难偿，而其心可嘉。又以中国训诂、声音之学相问，为略举六书之要旨及篆、隶、章、草相嬗之源流，与双声、叠韵、音和，类隔之大端以告之。亥正归。腹胀，运气良久。丑初睡。

英国诗人傅理兰

闰三月初一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批字典。与清臣谈甚久。饭后，兰亭来，久谈。内人以画扇赠兰亭之妹，兰亭求书数字，为题七绝一章。增删电报字数。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清臣来，谈极久。子正二刻睡。

初二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

批字典。清臣来，一谈。饭后，兰亭来，一谈。未正，偕内人、仲妹出门拜客，阿尔福家、达尔毕格立斐家、金登干之夫人家、谛盘生之夫人家，各久坐，酉正归。与清臣久谈。夜饭后，核译官所译新报。静坐良久。戌初二刻，偕清臣赴罗林荪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照会法国不必干涉中国事

初三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核定照会法外部稿，请其转饬法驻京公使白罗呢，不必干预中国丝捐之事。反复经营，久而后定。旋思此事由吾华作主，吾所不允，则白使虽告知外部，亦无如我何。且外部有咨商中国总署之件，必须由驻法公使转达，余俟其来问然后折辩，乃无流弊。若先因白使有告之外部之言，遂遽与外部商辩，反示弱矣。拟以此意还询总署，暂不具牍；即晤外部官，亦以暂不谈及为是耳。

陈荔秋及吴子登来

又核公文稿一件。吴子登、吴礼堂来，一坐。陈荔秋宗丞来，谈极久，未正乃去。饭后，兰亭来，一谈。至清臣室久坐。申正，偕兰亭赴奥特威家茶会。酉正，拜荔秋、子登，一谈。归，与清臣一谈。夜饭后，小睡，成寐。亥初二刻起，偕清臣赴巴尔洛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询问巴西兵船赴华是何意见

是日遣清臣至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处，语之曰："闻贵国将派兵船五艘前赴中华，曾侯命余来询，此事是何意见。若贵国遣派商船多只赴华贸易，则中国各海口向章，本容无约之国商船出入，其经商纳税等事，统由中国税务司经理。若通好立约之事，果蒙本国总理衙门允许，贵国公使必须乘坐兵船以示体制，则用兵船一艘足矣，何必遣派多

艘，以惊沿海之百姓乎？”白乃多言：“巴西新立水师一军，共船五艘，将使游历各洋面，练习海上风雪沙线。如曾侯之意，不以骤遣多艘悉赴中华为然，则将嘱其酌留数艘在新嘉坡一带停泊，亦无不可。”

清臣又曰：“曾侯言，中国于西洋各国一视同仁。据使者悬揣事势，只要贵国诸事均讲情理，本国总理衙门亦未必坚执不允通好立约之请。但闻贵国现时仍有黑奴，兹言信否？”白乃多曰：“诚然。我国国王立意释放黑奴，但旧黑奴不可骤释。譬如鸟雀久闭樊笼，乍出不能自觅饮食，转致饿毙。此事英国曾行之而目睹其弊矣。我国以为宜行之，以渐不宜过于急迫，俟能筹集巨款，乃可一概资遣。刻下我国有旧黑奴，无新增者，此可访察而知也。”

巴西仍有黑奴

清臣又曰：“曾侯前言现届各国修约之期，恐总理衙门未必遽允贵国新订一约。但亦另有一说，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益于丙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中国与日斯巴尼亚订有古巴华工条款，与秘鲁亦经订有条约，于华工一事严立规条。或云‘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或云‘不得收留中国逃人，及另有拐卖不法情事’，订约可谓详细。然试办之初，利弊犹不可知。贵公使前言贵国亦有招募华工之意，将来总理衙门如果允许贵国通好立约，当择可许者许之。如有碍难照办之事，虽业经允许他国，而贵

中国所急欲删改者

国情形不同，即亦不能援引他国为辞，希图一体均沾之语。”白乃多言：“此事自当斟酌两国交涉情形，以定章程。将来不载一体均沾之条，尽可任凭中国之意。”白乃多旋出其写寄巴西国王一书以示清臣，备录前月廿六日在余处问答辩难之辞，幾无一字遗漏者。强记如此，洵可畏也。

闻巴西国王之游历欧洲各国也，每日黎明即起，遍览公私各处有益政事，孜孜汲汲，殆无暇晷。新报戏言：“巴西国王如最坚之机器，运转不息。”盖钦服之词也。今其臣又尽心为国如此，巴西之国殆将兴乎。当该公使在余处辩论之时，持议颇嫌固执。清臣、兰亭皆讥其愚。余语清臣：“彼此言论可谓极其明晰，渠虽愚钝，不至难晓。如此，必有难言之隐，不可造次自达，故佯为未解也者。”清臣见其所录问答语，乃信余言。

巴西之国殆将兴乎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与李湘浦久谈。陈荔秋之从官七人来谒，一谈。饭后，兰亭之幼妹来谒内人，传语良久。丹崖设宴于力起门德园中，午初三刻登车，未正一刻乃到，荔秋及其从官复至。申初入席，申正散归，酉初二刻到家。作一函寄译署总办。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初睡。

初五日　阴，微雨。巳初乃起，茶食后，封寄总署函。写一函谕女儿广璇。看《自迩集》。请荔秋、子登、丹崖等饮宴，未初入席，申初散。与子登、丹崖各一谈。与兰亭谈极久。至上房久坐。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胃中不适，运气良久。子初二刻睡。

初六日　晴阴半，下午微雨。辰初起，茶食后，剃头。看《自迩集》。金登幹偕律师赫乾滋来，谈台湾轮船夹带私货案情甚久。与清臣、兰亭一谈。饭后，与清臣、兰亭商定新屋置办器具事。偕兰亭至梅布尔店，查验所订器具良久。归，与清臣一谈。至丹崖处一谈。偕丹崖至荔秋处，参议古巴华工条款事良久。归，与松生一谈。静坐片刻。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起，至清臣室一坐。子初同赴印度部尚书克兰布洛克处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参议古巴华工条款

初七日　阴晴半，上午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核译官所译新报。饭后。清臣来，谈极久。荔秋、丹崖来，谈极久。客去，遂曛黑矣。夜饭后，教内人、仲妹、女儿英语。清捡奚头。子初睡。

初八日　晴阴半。辰初起，茶食后，看《自迩集》，批字典。吴子登来，久坐。阅上海寄来《申报》、新报及福建函牍论乌石山事者。接季妹函，言女儿广璇在李家被恶姑顽婿凌虐万端。自抵欧洲以来，未接女儿禀函，盖其姑与婿不许寄函也。余夫妇时时念之。季妹所报，久在意中，但不知女儿能禁此摧残，不至有性命之忧否，郁闷何似？饭后，与兰亭久谈。禧密立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酉正，偕清臣至威力饭馆，赴前任驻中国公使奥尔科克之宴。

女儿在婆家受气

宴罢，至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教士马嘉谛宣讲游历四川、贵州、云南之事。讲罢，奥公因署会中首领，起为颂辞。余亦赞颂数语，言："地球各国渐联为昆弟之欢，欧洲有人游历中土，以考察利益之事，亦中华之所甚愿。吾

伦敦大学舆地会

尤喜马教士所云，长途六千里，未尝一遇轻慢之事、横逆之人。由此观之，是后两国百姓，更可相信相安矣。"言毕，同坐百馀人拍手称善良久。马嘉谛言："罂粟、鸦片，雲贵尤多。贵州家有一枪，雲南则室有一枪。"又言：在腾越买鸡子数枚，卖主即杀马嘉理凶犯之母，方举前事为言，马嘉谛急止之，言："华英业已通好，前案不必更提也。"

华英业已通好前案不必更提

亥正，赴娜尔蛮罗吉雅勒家茶会。主人精于天文，以所照日月诸影见示。子正归，丑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辰初起，茶食后，看《英华初学》良久。兰亭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核致沙侯公牍一件，论中国学生在英国水师学习者，支领薪俸之事。罗伯逊来，一谈。申初，偕内人、仲妹拜沙尔芒之夫人。申正，拜罗林荪之夫人。酉初，拜安白尔之妻。酉正二刻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初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诺一段，批字典。饭后，清臣来，一谈。

伦敦议禁黑奴公会绅士司丢尔其等二十三人来谒，内有议政院绅士八人。司丢尔其诵说帖一篇，论古巴虐待华工之事。前此会绅曾谒郭筠丈，呈说帖甚详。筠丈寄交陈荔秋宗丞，未见更改，故复节前册之要以示余。内有一绅克罗福尔德，寓彼处三十四年，知之最详。谓中国新订条款，未能尽防其弊云云。本订陈荔秋宗丞来余处，偕同接见诸绅。荔秋既自订日时，而因事未来，故特对余诵之。余允为具牍转致陈公，且告以凡订一条约，初行总不能入细，

绅士来谈古巴虐待华工之事

难免有弊。俟陈公到彼设立领事，自能随时访察情形，妥为料理。须是斟酌于条约之中，以防其弊，不必遽议修改条约。无论日国悍戾，未易与言，且订约未行而骤更之，亦未必尽中肯綮也。有绅士觉尔其甘布尔问余云："中国人民众多，各洲旷土亦甚广阔，何不令人民挈眷出洋，两得其利？各国皆以为华民之出洋，不挈眷属，无意久居，稍得利益仍复回华，是以情意终属隔膜也。"答云："自中国康熙年间，谕旨停止编审，户口虽增而丁税永不复加，深仁厚泽，旷古无比；然亦有一小弊，曰户口之数不甚可考。然以幅员之绵邈，人烟之稠密，约略估计，现时不下四万二千万人。孳生日繁，则食用不能甚裕，天道然也。民人有愿出洋谋生者，宪章之所不禁；顾只能顺民之情，未尝定法制以强之。民情安土重迁，苟非生计极窘，断无肯轻去父母之邦、远游数万里之外者。其自愿出洋，皆系贫民，一身资斧尚虑不敷，安所得资费以挈眷属耶？"

何不令民挈眷出洋

中国民情安土重迁

客去，与清臣久谈。未正，偕之至丹崖处送行。至油画公会，纵观极久，申正三刻归。荔秋来辞行，谈极久。夜饭后，小睡，成寐。亥初，偕清臣至敕建博物会，见各种电器及光学器具、传声之器，晤博物士十数人，立谈极久。子初乃出，赴达尔毕格立斐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晤博物士十数人

十一日 雨。卯初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一谈。辰初，偕清臣至车轮克洛斯车栈，送荔秋、子登之行。辰初二刻，火车展轮。归，复偃卧。巳正起，看英语。饭后，剃头。兰亭来，一谈。未正，偕清臣乘火车，送铨儿至城外

铨儿入塾学英文

塾中稍学英文。女师名嘉本德尔，清臣之二子皆从授读，铨儿与之同塾，较方便也。乘马车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至对街客寓，与凯生、湘浦谈极久。归，在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英语极久。饭后，路克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白德勒之姨也。兰亭来，久坐。核台湾轮船私货案洋文照会稿，未毕。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在上房久坐。内人、仲妹来书室，一坐。静坐假寐良久。亥正三刻，偕清臣步行赴妥玛司多格勒师麦立之夫人处茶会，听乐极久。丑初乃归，旋睡。

日本吞据琉球

是日太姆士新报论日本吞据琉球事，语含讥讪，阅之愤懑。

十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语故实，批字典。饭后，与内人一谈。未正，偕清臣公服诣森金司宫殿，赴英国大太子卫尔思王朝会，仪节同前。申初二刻归。兰亭来，久谈。有女客松乃尔姊妹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又伯爵林则伊之夫人暨其表妹、侄女等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客去，与内人、仲妹一谈。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起，偕清臣赴沙侯夫人茶会，达尔毕格立斐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粤东绅士呈请禁烟

十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文良久，批字典。核改致外部照会稿毕，论台湾轮船夹带私货事也。饭后，阅译官所译巴西公使来文。与清臣久谈。傍夕，核改答新嘉坡领事禀批稿，答粤东绅士林桐芳等呈请禁烟函

牍稿。夜饭后，写一函寄李相。与清臣谈甚久。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阅上海寄来《申报》等件，饭后，阅毕。巴西公使来，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核改致何小宋制军函稿。兰亭来，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女儿受李家凌折事甚久。亥初，偕清臣赴娜尔蛮罗吉雅勒家茶会。有客海白沃尔此狄格师恩，问中国古今乐律、乐器甚详，为之画图而演说之。主人以光学器具见示极久。子正归，丑初睡。

十六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金登干来，久谈。写一函寄译署总办，一禀呈四叔父。饭后，写一函寄刘伯固，未毕。未正二刻，公服诣柏金邯宫殿赴君主朝会。同去者：松生、凯生、清臣也。君主申初视朝，仪节亦与太子夫妇代视朝者略同。宰相暨各尚书先入，各公使夫人次之，各公使次之。既，于厅中谒见君主，占位序立，然后英人男妇得入朝者，鱼贯入觐，觐毕即出。曾经入朝者，鞠躬而已。初次入朝者，御前大臣于唱名时奏闻，君主伸其右手，朝者跪一足，捧君主之手而吮之。独英民行此礼，他国人则否也。君主立五刻许，以厅中人多热甚，退入内殿。太子妃代为接见后至命妇百许人。酉初朝罢，归。与清臣久谈。夜饭后，小睡，成寐。子初起，写致伯固函毕。子正二刻睡。

朝见女王

十七日　阴雨，夜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寄女婿李幼仙。清臣来，久谈。饭后，核公牍稿数件。写一函寄栗弟。兰亭来，久谈。申正，偕清臣、兰亭至里

玻璃温室　坚次花圃观百花会。主人引导至各玻璃房，周览各种花卉。地中皆有暗炉，以寒暑表时其冷热之度而莳艺之。盖缘伦敦地气，多寒少热，植物常赖人力，非火不为功也。酉正归，至四十九号新赁之馆中，查阅房主人修葺污损之工程。归，写一函寄王璞堂。夜饭后，写一函寄四妹、季妹。内人、仲妹来书室久谈。亥正，偕清臣赴海部尚书师密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八日　晴阴半。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核封京城、天津、安庆、山西、湖南、福建等处函牍。诵英文，批字典。饭后，内人、仲妹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儿，与谈片刻。公服诣柏京邯宫殿朝见君主，马格里随行。申初入班，酉初归，更衣换车。酉正，偕清臣拜嘉德林吉而得儿，不晤，归。夜饭后，步行至凯生处久谈。归，核阅子兴所译新报。默写乐章一阕。子正睡。

十九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在上房一坐。饭后，兰亭来，久谈。清臣来，同坐良久。申初二刻，偕清臣至海德花园听乐，酉初归。诵英文。夜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等至格致书院，观光影变幻之术。子初归，子正二刻睡。

二十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批字典。饭后，接上海寄来文报，内有李季泉亲家函及女儿广璇安禀，欣慰之至。阅各函牍及《申报》、新报等件良久。法兰亭之幼妹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申初，偕清臣赴师波狄司务德家茶会，沙侯及英国大太子与太子妃先后至，观

接女儿信欣慰之至

传声机器及作书电报。至丹国太子处亲拜。酉初归，批字典。与内人久谈。夜饭后，小睡，戌寐。亥正起，偕松生、清臣赴土国公使麦琐拉司处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传声机器作书电报

廿一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偃卧良久。批字典。饭后。与松生、兰亭谈甚久。核译官所译禁奴会条陈，古巴、秘鲁华工事宜及各钞件。夜饭后，教内人、仲妹英语良久。与左子兴久谈。写一函寄许仙屏，未毕。子正睡。

教内人仲妹英语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批字典。清臣来，久谈。兰亭将返巴黎，余具酒肴饯之，陪者松生、凯生也。午正入席，未正散。申初，偕清臣、子兴赴姑蜜师倍氏茶会。申正，至德依洛尔夫人家，听议论数段。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酉正归，偕松生步行至兰亭处送行，一谈。夜归。饭后，教内人、仲妹英语良久。批字典。子正睡。

英国妇女要求参政

廿三日 晴阴半，下午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谈甚久。核阅法国使馆译来新报。写一函答黎莼斋。饭后，偕内人出门，拜松乃尔姊妹，一谈。拜伯爵林则伊之夫人，谈极久。酉正归。夜饭后，至谢智卿室，与黄玉屏等立谈良久。核改胡领事禀报抽收船牌吨费数目及禀请添设随员批稿。核改夔九所译秘鲁虐待华工日报。子正睡。

秘鲁虐待华工

廿四日 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

一谈。批字典。饭后，有女客伊立来谒内人，传语良久。至谢智卿室，观电气镀金机器。核公文稿三件。至四十九号新宅查阅工程。归，夜饭后，教内人、仲妹英语。小睡，成寐。亥正起，偕清臣赴户部尚书娜尔此可德茶会。街道极窄，候车良久。子正归，丑初睡。

电气镀金机器

廿五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一谈。核公文一件，函稿一件。饭后，批字典。兰多夫刻勒衣之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至客厅，与其夫兰多夫刻勒衣、子某，同坐一谈。客去，与清臣一谈。偕曹逸斋至新宅，待于门良久，不得入而归。夜饭后，教内人、仲妹英语。批字典。摘阮良久。写致许仙屏函毕。子正睡。

廿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栉发，与清臣谈极久。饭后，复至清臣室久坐，谈及刑乱国须用重典之理。

历任总督之治香港

香港民庶庞杂，奸宄逋逃，历任总督皆治之以严。今总督亨乃西，自惩其曾仕数处，皆以严而召乱也，莅香港乃改而从宽，笞扑日轻而牢狱益满，英人上下咸毁之。又云，前总督于华人、英人一律看待，不存歧视之心，是以相安无事。亨乃西待华人较优，转致华、英分为二党，识者亦以是咎之。二说固是。实则英国君臣皆崇耶稣教，亨乃西独崇天主教，毁之者盖自书院之教士始焉，一唱百和，瑕疵日闻，病根盖在于是，清臣所说未足以尽之也。

新式日晷

观清臣所制新式日晷。昔年在金陵时，见其试作是物，屡成屡改，冥思力索，今始成也。随时皆可取影，不必定

在午正，又能察视分秒，故与常晷为异。

本街绩学之士狄拉那夫妇来谒，其夫人登楼谒内人，传语良久；旋至客厅，与狄君一谈。客去，偕内人、仲妹至四十九号新宅中，看定房间，商议极久。归，与清臣一谈。夜饭后，教内人、仲妹英语。画新宅房间，派定从官分住。丑初睡。

为女宾传语

廿七日 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偕清臣至嘉德密画馆，看伦敦名画极久。至梅布尔器具店，看所订什物，申正归。师本色尔偕尔母女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医士马克勒衣偕太医院世爵简乃尔来诊銮儿，与谈甚久。有与戈登同姓者，夫妇偕来，其夫人登楼谒内人，传语良久；又至客厅，与其夫同坐一谈。与清臣一谈。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二刻起，偕清臣赴英国御前大臣世爵简布楞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八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饭后，核夔九所译新报极久。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酉初起，批字典。夜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女儿广璇。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与清臣一谈。阅上海文报局寄来军机处寄回批摺、译署函牍、闽中公牍及各处函件、《申报》、新报等件。饭后，与清臣久谈。偕清臣赴姞密师偕氏家茶会。拜御前大臣简布楞、印度回人麦尔沙毕尔布克施，皆不晤，戌初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三十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因銮儿泄泻太久，羸弱日甚，在上房抚视良久。饭后，与清臣久谈。偕至新宅，商定部署一切琐事。归，核公文稿数件，核译官所翻新报，夜饭后，复核良久。丑初睡。

四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饭后，与清臣久谈。有命妇牵布尔来谒内人，陪坐传话；又有嘉得林吉而得儿母女来谒内人，亦为传话良久。写一函寄译署总办。夜饭后，写乐章数篇以示英人谈音乐律吕之学者。与清臣谈极久。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沙侯茶会。座上有德国皇后，有英国二世子妃，有比利时君主之弟妇，是以沙侯特请各国公使以成盛会也。子正归，丑初睡。

写乐章以示英人

初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封寄沪文报数件。饭后，小睡，成寐。申初，偕清臣赴吉而得儿家茶会，小坐一谈。辞出，车行二十里，赴牵布尔家茶会，伦敦旧家也。有花园甚开展，厅堂房屋，陈设精美，而非暴发家卖弄华丽之习。所居地境，亦幽静可喜。茶会有跳舞，立观良久。酉正归。夜饭后，登楼与松生、湘浦、逸斋、省斋等同坐久谈。核改答饶雯卿函稿，写一函寄汤小秋。子正睡。

初三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小睡良久。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因松生所挈彭仆，悍戾不驯，致仲妹恼怒哭泣，为诘讯而笞责之。批字典。夜饭后，小睡片刻。亥初，偕清臣赴伦敦太学会听讲电报同

太学会听讲电报

时传递四〔?〕报之理。听毕，与会中学者立谈良久。子初归，丑初睡。

初四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阅上海寄来军机处奉寄批摺、译署函牍、《申报》、新报等件，饭后，阅毕。清臣来，谈极久。批字典。有命妇卡司德尔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傍夕，小睡。夜饭后，沙侯因英国君主六十二岁生辰，请各国公使大宴，公服赴之，戌正二刻入席。傍沙侯坐者为丹国太子、比利时国王之弟、瑞典国太子，以下则朝官数人暨各国公使也。亥正二刻散，至外部赴沙侯夫人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维多利亚六十二岁生辰

初五日 雨，午前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静坐良久。看《东华录》。饭后，小睡极久。与清臣谈极久。

清臣言：中国民人流落英法两国者，时时有之。宜仿西洋各国之例，由本国国家筹款交公使，随时收留而资遣之。说虽有理，然译署肆应各国，经费方苦不敷，兹事未易举行也。余尝谓：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获助益。而所费仅塾师之束脩，赁屋之价值耳，其效甚速而远。然当此经费不敷之际，亦只能托诸空言。

论中西当互派教师

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初六日 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批

字典。至上房一坐，因事生气，饭后，闷坐良久。未正，偕清臣赴柏金邯宫殿朝会，大太子卫尔思王代君主视朝也。申正散朝，归。体中不适，静坐极久。与仲妹一谈。夜饭后，小睡片刻。偕清臣赴庚辛墩博物院茶会。观电机暨新船、新炮各式。亥正三刻，赴二世子妃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赴肯兴顿博物院

初七日 雨，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谈极久。饭后，复谈片刻。未正二刻，偕仲妹率女儿广珣答拜女客五家，内人因病未行也。狄拉卢司、本色尔、蓓尔阿依力三处各一坐；谛盘生、裴隐士两处坐极久，酉正归。夜饭后，看《东华录》，核新报，核公牍稿三件。核照会沙侯稿甚久，论乌石山事也。丑初睡。

初八日 阴，夜雨甚大。辰正起，茶食后，核改乌石山案英文照会稿极久。饭后，诵英文。

水龙总局

申正，偕松生、清臣赴水龙总局茶会，得观一切救火器具。局中共用工役四百馀人，以军法部勒之，极为整肃。人执一业，熟练敏捷。总办传令启龙，表行二分而两龙齐出矣。器具以鹤颈梯最为得力，梯联缀而上，高十馀丈，以备猛火封门时接救楼上人者，十人运之，其行如飞。西洋房屋极高，非此不为功也。总办卡拍磴沙（水龙局总办亦谓之卡拍磴）为余言：自有煤气灯以来，伦敦常有火灾，密者日四五警。凡物有甚利者常有甚害，煤气灯其明徵也。酉正二刻归。

夜饭后，偕清臣赴太学会，观格致新器良久。亥正二

刺赴命妇林则伊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写一函致湘浦。偕逸斋、智卿、省斋、清臣至新宅，巡视极久，归。饭后，与清臣一谈。写西字函答法兰亭。湘浦、清臣、夔九设筵于水晶宫，请余与眷属同往游观。申初，乘马车至维多利亚车栈，申正到栈，登火车，展轮前进。酉初到宫，游观良久。戌初饮宴，余与眷属另室一席，主人与松生、凯生、子兴、省斋诸君别设一席。亥初宴罢，观放烟火甚久。子初归，更啖饭少许。丑初睡。

水晶宫饮宴

初十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小睡甚久。饭后，与清臣一谈。

清臣言：英、法两国借贷子息，常例三厘有半，重者不过四厘。中国借洋款，子息一分，银行经手者得用费二厘，债主得八厘，盖子息之最重者。其故有二：一则经手不得其人，无为国省费之心；二则借得之财以供军饷，而不甚讲求矿务、铁路兴利之政。西人以为有出无入，故不敢放手借出，非贪重息者不放债也。其说良是。自吴淞拆毁铁路之后，西国有心人无不窃笑，乃至妇人、孺子时时于茶会酒筵间推问其故，余赧然无以应之，托词支吾而已。盖有执中国借券，闻铁路之毁，而疑券之不可恃者。西人于谋生理财之道，思深虑远，不视一时之宽裕以为进退也。

吴淞拆路西人窃笑愧无以应

有命妇庚巴尔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偕莘耕步游市肆，酉正归。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起，偕清臣赴克来阑德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一日 晴阴半，巳、未雨二阵。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清臣来，谈甚久。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批字典。酉初，偕清臣赴命妇换力师家茶会。拜本街客数家，酉正归。夜饭后，偕省斋至对门客寓，与凯生久谈。归，以动影镜画示仲妹、内人暨儿女等。与清臣一谈。子正睡。

动影镜画

十二日 阴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开写内人、銮儿病证，将以示医生也。诵英文。与清臣谈极久。饭后，批字典。医士马修师董庚来诊内人、銮儿，与谈良久。核公牍稿三件，致刘芝田函稿一件。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至智卿室久坐。子正睡。

十三日 雨竟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批字典。日本公使吴雅娜之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登楼至智卿室一坐。与清臣久谈。夜饭后，核新报，与智卿、子兴等一谈。子正睡。

十四日 雨晴互见。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陪凯生诊视内人、銮儿之病。饭后，写一函寄译署总办。与清臣一谈。至四十九号新宅一观。看《阅微草堂笔记》。夜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核法馆所译新报。子正睡。

阅微草堂笔记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批字典。与清臣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各件。复与清臣一谈。偕莘耕步至梅布尔器具店，阅视器具良久，至新宅一观，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与

清臣谈极久。丑初睡。

十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批字典。与清臣一谈。饭后，金登幹偕纽卡色尔威廉阿尔姆司特龙船局委员楞德尔来，谈极久。请余于中历五月十一、二、三赴纽色卡尔，验该局为中国新造之“蚊子船”四艘，且观局务，许之。至新宅查看什物良久。归，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介石、符卿两弟，一函寄季妹，一函寄郭筠仙丈，一函寄女儿广璩。小食后，偕清臣赴日本公使吴雅娜之请。戌正二刻入席，亥正二刻散，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纽卡斯尔船局来请

吴雅娜以换约之事，奉召回国，设宴以为别也。换约者，当时泰西各国与日本订约，以东西刑律不同，故于日本设按察使，俾按察与领事共理东西人争讼之事。其法与中国同，与西洋各国互守本国权利之局，则迥然两歧。日本现语西洋各国，言日本刑律久已改从西洋之式，欲将前订条约更改数处，俾西人犯法者即由日本地方官办理，不令领事等官与闻。英国已显拒之，然日本此议未息，召驻英、法、德之各公使回国，将大议此条，期于必行也。

吴雅娜设宴为别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一刻起，茶食后，头晕颈痛，静坐良久。与清臣一谈。饭后，至新宅部署诸务甚久。归，小睡，成寐。申正，偕内人、仲妹拜庚巴尔之夫人，酉正归。写片函寄译署总办，以巴黎天文馆所寄照影日光黑气图，托日本公使吴雅诺带至香港转递也。至新宅部署良久，归。夜饭后，复至新宅二次。静坐极久。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嘉乐师马克内卡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太阳黑子图

十八日　雨。卯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新宅部署诸事。饭后，率眷属、从官迁入新宅。

格林威治天文台

未初，偕清臣赴格林尼志天文馆，看仪象诸器。见最大远镜一，正指南方，以测过中之星。旁设显微镜，以视其分杪。设电线以报星过之时刻，阅电者记之。一，庋以圜屋，四面上下，旋转应手。环屋窗门，皆以机括启闭之。设水运之机，使镜筒随星而运。设座于镜架，观者坐之，亦随机而转也。精巧如神，不可思议。借雨大不能遍观。

酉初归，在新宅部署什物，遍观从官之室。夜饭后，复督仆役安置器具。亥正二刻，偕清臣赴达尔毕格立斐次夫人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十九日　晴雨互见。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书、画、屏、联等件，督仆役张挂客厅。督仆役搬移几案、橱架等件。自捡书籍，分类庋阁之。饭后，与清臣一谈。栉发。清捡函牍、文具等件。

申正，偕清臣至日本公使吴雅诺处送行，谈甚久。问中国新制兵船事极详。清臣言：此公于中国兵船事最留意，向郭筠翁处亦屡次询访矣。其言"蚊子船"炮法，能练上下远近之准的，而不能照应左右云云。余在天津见此船时，亦以此事为疑。盖船小炮大，炮左右移则船将偏侧难胜，是其病也。余语清臣："蚊子船"但可名之曰"水炮架"，而不必谓之兵船。清臣言，英人亦如是说也。

水炮架

至奥尔科克之女命妇倍立家一谈。归，登楼与湘浦、子兴等谈甚久。夜饭后，偕内人、仲妹至饭厅及早客厅久

坐，又同至厨房巡视良久。清捡文具。子正睡。

廿日　晴雨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至厨房阅视良久。梳髮。至四十五号旧宅，与清臣久谈。偕清臣至梅布尔店，看器具极久。归，饭后，静坐良久。酉初，偕清臣赴姞密师倍氏茶会，戌初归。夜饭后，登楼，看从官什物。核牍稿、函稿各一件，致李丹崖也。小坐良久。将友人所缮致丹崖函自缮一过。核夔九所译新报。子正睡。

廿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清捡两客厅陈设之物。与凯生、湘甫一谈，与清臣久谈。饭后，与仲妹久谈，至松生室一坐。偕莘耕步行至梅布尔器具店一观，又阅旧货店两处。归，与清臣一谈。夜饭后，松生来，谈甚久。在上房静坐良久，与清臣一谈。子正睡。

廿二日　雨晴互见。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捡书籍、文件。与清臣一谈。饭后，安置什物。申初，偕清臣至德国公使处投刺，贺德皇与其后五十年重谐花烛之喜。赴命妇福马来尔处茶会。酉初归。命妇翕尔率其女三人、女友二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

夜饭后，偕清臣至伦敦老城裁缝会赴宴，其名如此，而与成衣无涉也。盖当时或有业是艺者，集资立会，其后会中生息日盛，遂联诸绅，为议事公所，而仍其旧名焉。会建四百馀年，会绅之意，皆主保守成法，不许轻事纷更，谓之保堂。与他绅议主变更旧制，名为公堂者，旗鼓相当，虽不至相为敌仇，然遇事龂龂，两不相下。本日大宴，请泰克公爵暨余傍主人上座，各绅以次列坐。宾主一百四十

伦敦老城裁缝会

三人。酒阑，主人起立陈词数段，先颂君主，次颂大太子暨妃，次颂英国武将兵勇，次颂诸客。最后，颂会中理事诸绅。颂词皆间以乐歌，歌如颂词之意。每颂词一段毕，有答者。其颂诸客，则泰克公与余先后起而答之。余之言曰：

> 本爵承主人宠召，得与伦敦数百年之老会，欣幸无已。忝列上座，宜为在席诸宾代谢主人。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若使中国有公堂、保堂之分，则本爵宜列于公堂。然在中国，虽列于公堂，却与伦敦保堂绅士意见适能相合。窃欲吾华士大夫、商民孳孳汲汲以成一切利益之事，庶成法可以长保也。

中国主保守成法，本人则志在革新

言毕，宾主拊掌称善良久。又奏乐三章而散。

归，换公服，偕松生、清臣赴德国公使茶会。因德皇重谐花烛吉礼，故宾主皆着公服。子正归，丑初睡。

廿三日　早雨，午后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命妇解柏生暨其友觉德来尔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医士安布勒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携次女、銮儿至命妇翕尔家答拜，坐极久。酉正归。夜饭后，看小说极久。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静坐良久。看《阅微草堂笔记》。清臣来，一谈。

饭后，偕清臣至公爵威司特明师特尔处看屋，未入。至满卡克西处看画，申正归。偕内人至命妇裴隐士处送行，谈极久。至命妇觉德嘞尔暨命妇蘘立处，均不晤。归，登楼与凯生、松生、湘浦一谈。与清臣一谈。夜饭后，看小说良久。亥正，偕清臣赴闺秀松乃尔姊妹处茶会。又赴命妇哈尔狄家茶会，室庐壮阔，与外部衙署相等。子正归，丑初睡。

廿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髮，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体中不适，小睡，成寐。申初，偕清臣赴簁拉柏伦哈尔德画馆茶会，又赴朴罗费色尔傅老外尔师茶会。会设外科医馆，遍观人、兽、鱼、鸟骨骼。酉初二刻归。连日因体中不适，案头积压文件甚多。归来，小愈，乃清厘〔理〕之。核新报十馀纸，核牍稿二件。夜饭后，偕清臣赴韩阿福尔司贵尔克勒布博学会会馆听乐。亥正二刻，同赴妥玛司多格勒师麦立夫人处茶会。晤法人开河总办德勒色朴师，一谈。子正归，丑初睡。

外科医馆遍观骨骼

廿六日　早雨，昼阴，傍夕见日。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良久。饭后，小睡极久。印度回人麦尔沙毕尔布克施夫妇同来，其妇先谒内人，传语甚久。又陪至客亍，与其夫同谈良久。客去，与清臣久谈。核公文稿一件。夜饭后，登楼与松生、凯生、湘浦久谈。作摺稿，言法国新铸银钱请通行中国之事。子正睡。

法国新钱请行中国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各处函牍、《申报》、新报。饭后，看小说。小睡片刻。

太常乐卿久列司本聂狄克来，谈乐律良久。偕清臣拜德勒色朴斯，不晤。至医士马克勒衣处问疾，久谈。酉正归，核文稿二件。夜饭后，更公服，偕松生、夔九、清臣诣柏京邯宫殿听乐。丑初归，丑正睡。

白金汉宫听乐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一谈。匠人竖余室中屏风，督视良久。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三件。剃头。酉初，偕清臣赴命妇费滋洛伊处茶会，酉正二刻归。戌初二刻，偕清臣至闺秀铿乃狄处赴宴，前任香港总督铿乃狄之堂妹也。戌正入席，子初散。听命妇戈登奏乐。子正归，丑初睡。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核公牍数件。与清臣、子兴、湘浦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毕。偕清臣赴里乾茨囿，观赛花会良久，酉初归。酉正，偕清臣赴苏葛兰会馆大宴。戌初入席，子初乃散，甚以为苦。宴礼亦如梅约勒暨成衣会两处仪文，酒阑有颂词、乐歌，是以久也。赴董纳尔德客立茶会，其人驾轮船，常赴阿非利加之南，其船最速而稳，盖精于航海之术者。尝献议于议院政府，言苏爱斯新河不可恃，一有阻塞，关系匪浅。英人改制船式，专主行内海之计，而于经行大洋之舟，不复措意，是为失策。所论亦甚有理，与吾华论海运虽通而不可遂废河运者，思深虑远，异曲同工也。子正归，阅上海寄来文报，未毕。丑初睡。

航海家言

三十日　阴。巳初起，阅文报局寄来各处函牍。茶食后，阅《申报》、新报。写一函寄介石、符卿弟，一函致刘

伯固、康侯兄弟。饭后，写一函寄李相，一函寄李幼仙，一函寄栗諴、恩臣、岳松诸弟，一函寄王璞堂。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清捡书籍。清臣来，谈极久。加写致栗弟函一片。丑初睡。

五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封发上海文报。饭后，清臣来，谈极久。

金登幹暨所聘管带，新钉"蚊子船"船主郎姓来，久谈。余在天津，见"蚊子船"有二病：一曰船小炮大，炮口前向不能环顾，左右则不甚灵，必须船头转运便捷，方可中的，则是舵工当与炮兵相应，如臂指之相使，较他种兵船更难精熟也；一曰船舱窄狭，不能载兵勇多名，船中虽列洋枪，当有事之时直虚设耳，盖炮兵专顾大炮，无暇兼顾洋枪，有时敌人小划逼近，恐有坐困之势，必须稍展舱间，略添兵勇。金、郎皆以为然，言新式船已略增舱间矣。

"蚊子船"有二病

客去，督仆役整修什物之不甚合用者。夜饭后，登楼，在智卿室久坐。在湘浦室与松生、凯生、湘浦、子兴谈极久。与仲妹、内人一谈。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本德尔家茶会。子初一刻，赴命妇奥特威家跳舞会，子正归，丑初睡。

赴命妇家跳舞会

初二日　雨，阴，傍夕微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校阅电报成语。饭后，清臣来，谈甚久。小睡，成寐。校电报语句。登楼，在曾省斋室久谈。在松生室久谈。夜饭后，摘阮。校电报语句。写请客单。丑初睡。

初三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

谈极久。太常乐卿久列司本乃狄克来，谈乐律极久。饭后，汉口前领事官瓦尔德京来，久谈。登楼，看杨如斋之病，在智卿室久坐。核照会沙侯英文稿，论乌石山教堂案，未毕。夜饭后，登楼，在凯生室谈极久，在上房一坐。核照会稿，仍未毕。子正二刻睡。

谈乐律

初四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与凤夔九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医士马克勒衣之弟子修魏尔来，谈杨如斋之病，宜送之医馆为便也。核致陈荔秋函稿，又核公牍稿三件。登楼与谢智卿等一谈，与李湘浦久谈。看《匈异录》良久，夜饭后，复看良久。子正睡。

初五日　阴晴互见，午、酉大雨二次。辰正起，衣冠至大客厅，诸从官来贺节也，旋登楼，答参赞、翻译官、随员之拜。茶食后，与清臣久谈。至上房，与仲妹、内人相贺，一谈。陪诸从官及请议政院绅十数人，宴饮良久。席散，至上房久谈。与清臣一谈。小睡。法国人禧德来，一谈。偕清臣赴觉得勒尔家茶会，戌初归。夜饭后，与仲妹、内人一谈。小睡，未成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毕拉西茶会，英之富绅，自制轮船绕行地球者也。本日以英金一百二十磅招一法国名优，演剧一折以娱宾。英之富绅巨室，往往作此等豪举，中国俗谚所谓"冤大头"也。丑初二刻乃得归，寅初睡。

自制轮船绕行地球之富绅

初六日　阴，上午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清臣来，一谈。未正，偕清臣赴森金司宫殿大太子

朝会。申正归，体中不适，身热头昏，小睡甚久。夜饭后，在上房静坐良久，濯足。偕清臣赴庚辛墩博物院技艺公会。会分两种：一曰有用之艺，宫室、器物、灯烛、道路、城堡之类，成于金、木等匠者也；一曰耳目之玩，绘画、雕刻、音乐、丝绣之属，成于石、漆等匠者也。事属匠役，而皆有读书博物之士以维持之，知其所无，勿忘其所能。岁有公会一次，纵本国、他国之人入院游观。凡旧学新知，皆有图画式样分类陈列，洵巨观也。匆匆一览，目不暇给，略识大概而已。末见鼓铎奏曲者，长几，设大小铎百许枚，五人分主而摇之，宫商高下，指臂相应，与中国编钟、编磬之意大致相仿，但合众以奏之，又置而不悬、摇而不击，斯为异耳。子正归，丑初睡。

技艺公会

初七日　阴，午前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新报，诵英文。饭后，小睡极久。清臣来，久谈。子兴来，一谈。至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在客厅谈甚久。亥正二刻，偕清臣赴罗愣师盛福茶会，复招法国名优演剧。余不解法语，不乐观剧，与主人寒暄后，小坐即行，必有嗤为杀风景者，听之而已。到家恰子正矣。校阅电报戚语少许。丑初睡。

不解法语不乐观剧

初八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发。诵英文。清臣来，一谈。

饭后，偕清臣赴病院，省视学生杨淦之病。杨淦于两年前在华得内痈之症，月来渐次增剧。因使馆人役伺应不甚勤谨，请召洋医诊视，亦不甚方便，兼因诸医皆言病

学生杨淦病危，往医院省视

势甚危殊难施治，恐其或有不测，则楼头逼窄，诸事棘手，故于两日前送入院中。据医士首领亲诊之，云其无复生理，但可展延时日而已。闻之悯恻，殊难为怀，自视而抚慰之。观其神思清爽，应答明晰，尤可怜也。

拜客数家。酉初归，至上房一坐。体中不适，头痛身热，小睡片刻。夜饭后，偃卧，未成寐。亥正，偕松生、清臣赴庚辛墩博物院茶会，子初归。赴公爵阿次俄尔家跳舞会，丑初归。阅上海寄来文报良久。寅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新报良久，批函牍各件，诵英文。饭后，小睡甚久。观匠役安煤气灯管。校阅电报成语。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偕清臣赴隔壁蕖立斯茶会，观跳舞良久。归，小坐。复出赴茶会三处：一曰命妇林则伊；二曰戈登夫妇，昔年长胜军统带官戈登之本家也；三曰许师德尔家。丑初乃归。核公牍一件。丑正二刻睡。

观匠役安煤气灯管

初十日　晴阴半，上午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致刘伯固，一函寄介石弟。诵英文。饭后，太常乐卿久列司本聂狄克来，谈乐极久。为人写名片數。登楼，至智卿室坐极久。至上房一坐。夜饭后，摘阮良久，至湘浦室久谈，核公牍五件。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地图良久，与松生一谈，与清臣久谈，核公文稿三件。饭后，核公文稿毕。偕仲妹率儿女至吉而得儿家，坐极久，戌初归。夜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核新报极久。子正睡。

十二日　上午雨，午后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小睡，成寐。核公文数件。作函稿寄译署总办，未毕。偕清臣赴世爵勒夫洛衣茶会，听乐良久。赴海部尚书师密次茶会，戌初归。夜饭后，作译署函稿毕；清捡案头。亥正，偕松生、清臣赴□□□□□□茶会，赴本街四十七号挨立斯茶会，五十三号槐德茶会。丑初归，丑正睡。

十三日　雨，见日三次。辰正起，茶食后，作札稿一件，谕随员。诵英文。饭后，丹国公使布罗之夫人偕其友闺秀法国生来谒内人，传语极久。申初，偕清臣赴茶会二处：曰狄罗衣德尔家，曰海部尚书师密次家，各立谈良久，酉正归。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立乾子花圃观赛花会，戌初归。夜饭后，小睡，未成寐。亥初一刻，偕清臣赴赛花会，赴沙侯夫人茶会，赴太医院茶会，手艺会茶会，命妇德理登夫人茶会。应酬之繁，以本日为最。清臣言：郭筠丈在此时，未尝如此。盖中国使署建立稍久，宾主之情意益洽也。丑初归，丑正二刻睡。

应酬之繁胜似郭时

十四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日意格来，谈极久。核新报。写一函致李相，一函致李季泉，均不甚长。饭后，清臣来，一谈。

万国公法会友士爱师来，谈极久。言东方诸国未入公法会，中人深愿中国首先倡导云云。余答以中国总理衙门现已将公法一书择要译出，凡遇交涉西洋之事，亦常徵诸公法以立言，但事须行之以渐，目下断不能锱铢必合者。

万国公法会友来谈

公法之始，根于刑律，公法之书，成于律师。彼此刑律不齐，则意见不无小异。要之，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国之接待边徼小国朝贡之邦，则列圣深仁厚泽，乃有远过于公法所载者，西洋人询诸安南、琉球、高丽、暹罗、缅甸之人，自能知之。土爱斯问：大辟之刑，一死足矣，何以有凌迟、斩、绞之分？答以：罪有轻重，则刑有等差，非独以处犯者，亦欲使齐民知所儆畏也。

何以有凌迟斩绞之分？

客去，复与清臣一谈。日意格来辞行，一谈。偕内人、仲妹至命妇司本色尔柏尔家坐极久，酉正归。核改致李丹崖函牍稿。在清臣室一谈。夜饭后，小睡，成寐。亥正二刻，偕清臣出门，赴茶会三处：曰多尔色衣家，曰罗巴尔子家，曰本衙柏尔纳尔德家，各立谈片刻。子正二刻归，丑正睡。

十五日　阴雨，见日数次。巳初起，茶食后，梳发，诵英文，与清臣久谈。加写一函致李丹崖。饭后，偕清臣、省斋、智卿、钦轩，至农器赛奇会观览。泥泞极深，不能举步，仅视作乳油、乳饼之器而已，酉正归。在清臣室谈极久。登楼，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写摺扇二柄。登楼，在凯生室一谈。至夔九室，与夔九、湘浦一谈。阅上海寄来文报良久。丑初睡。

农器赛奇会

十六日　阴雨，微见日月。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新报，诵英文，与清臣一谈。饭后，小睡，成寐。申正，偕清臣赴伦敦教主甲克生家茶会。游其花园，有大树

数百株，皆数百年物，其屋名曰“福洛姆宫殿”，亦千年胜迹也。酉正归。饭后，偃卧良久。偕清臣赴议政院绅德理福罗楞师家饮宴，戌正入席，子初散归。丑初睡。

福洛姆宫殿

十七日 阴，微雨，夜雨稍大。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作七律一章，书于曹逸斋扇头。饭后，太常乐卿久列司本聂狄克来，谈乐极久。与清臣久谈。登楼，至智卿室久坐。至仲妹室中一谈。夜饭后，在客厅与内人、仲妹一谈。写摺扇二柄。子正睡。

十八日 雨，辰刻止，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清臣来，一谈。

饭后，偕清臣赴阿尔倍德戏园捐助会。阿尔倍德者，英国君主之夫。英人于其没后，为竖极高牌坊，范铜为像，又刻石肖四大洲土人形像百许以环之，即余二月晦日游观处也。牌坊之前，建绝大圆屋戏园一所，即以君主之夫之名名之，以示民不能忘之意。本日，法国公使设捐助会于其中，收集赀财，以供法国病房经费。病房兼收各国病人，以故各国公使咸集焉。收费之法，有伦敦、巴黎命妇数十人，各搭一彩棚，陈设器玩，以与游观之人为市。鲜花一朵，可索十圜；磁盂一枚，可索百金。卖者捐物，而买者出重价以购之，即为捐赀。各国公使夫人亦有设棚售物者。大太子与其妃亦游观一时许。余与清臣应法国公使之招，往游其处。以英金二十磅捐入会中，仅为使馆置一范铜之盘，盘大七寸许，若于市肆购之，不过值银一两馀耳。盖劝善之举，而以嬉戏之局成之者也。

阿尔倍德戏园捐助会

赴丹国参赞葛希家一谈。赴姑密师倍氏茶会，酉正归。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小睡片刻。亥正二刻，偕清臣赴莫尔司瓦次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九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清臣携銮儿至医士麦理家，诊视良久。归，清捡上房英、法金钱存款极久。小睡成寐，酉正一刻起，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亥正二刻，偕松生、清臣赴茶会三处：曰卡尔德尔家，曰吉而得儿家，曰毕卫克家，各立谈良久。丑初归，丑正睡。

廿日 阴雨，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一坐。饭后，与清臣一谈。清臣之表妹布郎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申正二刻，偕清臣赴丹国参赞葛希家茶会。至议政院，欲观会议情形，以上院议绅本日停议，下院议绅议毕将散，遂归。夜饭后，核公文稿三件，函稿四件。写一函致莼斋。子正睡。

廿一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一谈，诵英文。饭后，梳髮。理雅各来，谈极久。其人为倭格师福尔德书院教师，专教中国学问，即前寓广东三十馀年、曾译五经四子书者也。自言诸经皆能通晓大意，惟《周易》难于解说。余告以：《周易》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精神所注，篇简无多，而赅备宇宙万物之理，古今万世之事，是以精奥难通。中国历代先儒诠解，亦是仁者谓仁，智者谓智，不能穷微测妙，豁然贯通，无论西人也。

理雅各来谈周易

理雅各、马格里皆疑余□大言欺之，又谓《易》为卜筮之

书，无关学问。余答之曰：《易》之深处未易骤谈，请为君举浅处三数事以证之，可见西洋人近日孜孜汲汲以考求者，中国圣人于数千年已曾道破。如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火力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雲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出入无疾，七日来复”，圣人预存西医之说。蛊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言“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震丧具言“七日得”，既济丧茀亦言“七日得”，然则礼拜之数，亦圣人之所前知也。西人纪数码号，九与六颠倒相背，当时制字必有意义。《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以九六别之。水火既济、火水未济二卦，皆言“曳其轮”，皆言“伐鬼方”；未济又言“利涉大川”，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烛见之矣。《易》于中国学问，仰观天文，俯观地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诚未易言。即西学而论，种种精巧奇奥之事，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

论西学不能出易学范围

理雅各心折，因言，翻译诸经，限于来岁告成，求常常来谒，剖问疑义。许之。

申正三刻，偕清臣赴公爵叟撑布尔家茶会。花园数顷，古木千章，视伦敦教主所居，益壮阔也。戌初三刻归。夜饭后，核封寄沪各函。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毕拉西茶会，观

剧听乐。子正二刻归，丑初二刻睡。

廿二日 辰正起，茶食后，写昨日日记良久。诵英文。与清臣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申正，偕清臣赴议政院，坐听议事。先观下院，主议者中座，议绅列坐两庑，百馀人。新报馆书记环坐后楼，观议者环坐前楼，绅士争竞与喝采之声甚为喧嚷。继至上院，主议者为英国诸官之长，位在宰相之上。堂中有御座，君主惟开会堂、散会堂时一至，馀时虚设也。主议之座，设于御座之前，各部丞相、尚书列坐右庑，馀世爵百许人，各占位而坐。议事者免冠，立而陈说。馀官静听，肃然无欬唾之声。议绅或驳主议，或诘丞相，或咎沙侯，或问印度部尚书。问者坐，然后答者免冠起立，以酬对之。有争辩，而无阒哄庞杂之声，视下院迥别也。余未俟词毕而出，赴阿喜柏力家茶会。戌初归。夜饭后，内人、仲妹来书室，谈极久。为闺秀达拉师篆扇骨一柄。子正睡。

赴议政院坐听议事

为闺秀篆扇骨

廿三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金登幹来，谈甚久。偕清臣携銮儿至医士麦理家，诊视极久，归。饭后，法兰亭自巴黎来，谈极久。申正，偕松生、清臣赴贺得更生家茶会，酉正归。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写一函寄静臣弟，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亥正，偕清臣赴海部物料所总办马克哈尔狄家茶会，又赴户部尚书娜尔次可特家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二刻睡。

廿四日 雨，午后止。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法兰亭及其妹婿李柏门来，谈极久。饭后，兰亭之妹来谒内

人，传语良久。阅上海寄来文报。写禀呈九叔父毕。登楼，至智卿室一坐，至李芳圃室一坐。夜饭后，核阅电报成语，核公文二件。兰亭来，谈极久。子正睡。

廿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阅《申报》、新报极久。与清臣、兰亭久谈。诵英文。饭后，体中不适，偃卧片刻。清臣来，一谈。剃头。兰亭来，久谈。登楼，至智卿室一坐。体中不适，呕吐良久。寰瀛画报馆主麦类暨其友赖比利亚之驻英领事官色德兰德来，谈极久。夜饭后，偃卧甚久。子正睡。

寰瀛画报馆主麦类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一谈。饭后，体中不适，小睡良久。申初，偕内人、仲妹至清臣之表妹布郎家答拜，坐良久。至命妇奥科克家，坐极久。酉正归。戌初，陪兰亭兄妹暨李柏门、傅理兰、清臣、松生、凯生饮宴，亥初二刻散。静坐良久。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巴西公使白乃多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廿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刘伯固。饭后，有英人毕詹暨卫尔森赴华游历，求余颁给护照，来谒，一谈。清臣来，久谈。酉初，偕清臣赴布路刻茶会，戌初归。夜饭后，小睡片刻。偕松生、凯生、子兴、清臣赴柏京邯宫殿听乐。丑初二刻归，丑正睡。

英人游华求给护照

廿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寄栗弟，甚详。一函寄恽小山，一禀呈四叔父。清臣来，久谈。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至智卿室、凯生室各一坐。申正，偕内人、仲妹至丹国公使夫人谛布罗家，久谈。拜意

大利公爵美尔西夫人，不晤。酉正归，与清臣一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在客厅谈极久。校核电报成语。子正睡。

廿九日　阴，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松生来，一谈。金登幹来，谈极久。饭后，小睡，成寐。清臣来，一谈。梳髮。申正二刻，偕清臣携銮儿赴俞妇塞立文家茶会，酉正二刻归。夜饭后，小坐良久。戌正，偕清臣至师本塞尔倍尔家赴宴，子初散，子正归。丑初睡。

六月初一日　阴，未、申间大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一坐。英人折密生来，一谈；曾在燕〔烟〕台、福州等处充任领事官者也。饭后，小睡，成寐。申初二刻起，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与内人、仲妹一谈。亥正，偕清臣赴谛盘生茶会，赴哈尔德门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一刻睡。

初二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一谈。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游理检滋苑囿，观各种禽兽极久。酉初归，与清臣谈甚久。湘浦为余拟函稿答李质堂军门，甚详而佳，润饰字句，良久乃毕。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登楼，在逸斋室一坐。在芳圃室与松生、子兴久谈。至湘浦室谈极久，松生亦在坐。子正二刻睡。

初三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看《博物志》。清臣复来，谈甚久。登楼，至智卿室一坐。酉初，偕清臣赴姞密师倍氏茶会，戌初归。夜饭后，在上房静坐良久。亥正，偕清臣赴格露福勒尔卡洛里画馆观画，应主人林则伊之请也。赴阿喜柏力茶会。子正归，阅

看博物志

上海寄来文报。丑初睡。

初四日 阴晴半，午刻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阅《申报》、新报极久。与清臣久谈。饭后，小睡。泰洛尔来，约订查看"蚊子船"日时，坐谈良久。核改致李丹崖函稿。夜饭后，与清臣一谈。登楼，与凯生、湘浦久谈。至上房一坐。写一函寄李相，未毕。子正三刻睡。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剃头。写致李相函毕，极详。清臣来，一谈。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一谈。申初，偕内人至闺秀司怕尔令家久坐，主人年将六十，待客极为殷勤。至命妇倍立家，不晤。归，与清臣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初六日 早雨，巳刻以后晴。辰初起，饭后，与清臣一谈。清捡文具。巳初，偕松生、清臣、湘浦、子兴、夔九、苹耕赴英国水师隘口波尔子茂次，阅看中国新制之"蚊子船"。车至瓦德尔路车栈，偕英国兵部官二员、海部官三员，同登火车。午正，抵波尔子茂次海口，炮台战舰甚多，以时日迫促，不能处处细观，将俟异日更来一次。未初，乘兵部之小轮舟，行二十馀里以登"蚊子船"。税务司金登幹及造船匠头某，与新船主拉翁等接待使馆诸人。金登幹之夫人，请女客数人亦登舟游观焉。

朴次茅斯海口观船

船凡四艘，船身长一十二丈五尺。余与清臣乘第一艘，松生、子兴乘一艘，湘浦、苹耕乘一艘，夔九乘一艘，出洋演试。余登舟后，与金税务司等同饭。饭后，试炮。炮重三十五吨，吨合中国一千八百斤，计重六万三千斤；炮

"蚊子船"试炮

子重五百三十五斤，食药二百三十五斤。炮之进退高下以及装药盛子，皆以汽机运之，启闭其机极为灵便，不过用斤许力耳。第一炮装药、盛子、进炮，皆余自启其机。船进退各燃一炮。燃炮以电机，炮声不甚震耳。子出，高者行三十馀里〔？〕乃濡于水，复奋起三、四次，乃落海中。第二船之炮燃二次，皆金登幹之妻持电发机。古人称妇人在军，兵气不扬，英人殆无是说。四船，进退各燃二炮。毕，余船磨旋三次，第一次专使暗轮，第二次专使前舵，三次专使后舵。计方边或圆径三十丈之地，足以旋舟。舟旋一次，时表三分五秒。水兵再加练习，当更速也。

金登幹妻持电发机

演炮毕，回舵而归。余解衣至艙底，阅水兵所居及藏贮火药之所，皆极慎密。得良将精兵驾之，以防御海口，自是一种利器。各国公使派专习查看船炮者数人，同在舟次，尚无异议。英国兵、海二部官亦谓为□用之物。阅毕，复乘小轮舟。申正，登岸乘火轮车。戌初到家，清臣请便饭。

饭后，偕子兴、逸斋、芳圃至遮灵克罗司车栈登火车以赴巴黎，使馆诸从官送至车栈。戌正二刻展轮，亥正二刻，登舟而渡多发海口，丑初登岸，复乘火车。余在舟车，屡次偃卧，咸寐。

自伦敦至巴黎

初七日　晴。卯正二刻，车抵巴黎使馆。诸从官迎于车栈。辰初到馆，与莼斋、兰亭等久谈。饭后，与春卿、仁山、子振等一谈。清捡器物，小睡良久。饭后，偕春卿出门，拜白罗呢，谈极久，为总理衙门致意谢之。至外部，拜尚书瓦定敦及侍郎堆布类热路等，均不晤。至小赛奇会。

纵观良久。拜法兰亭于其新宅，不晤。归，至莼斋室谈甚久。夜饭后，看小说良久。写一函致介石、符卿弟，一函致女婿李幼仙，一禀呈九叔父。杨仁山来，谈甚久。兰亭来，一谈；偕至其新宅一观。归，批从官领字。子初睡。

杨仁山来久谈

初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闲书良久。午初，偕春卿至礼部，观法兰亭成婚礼。官据案而坐，先有成婚者七家，乃及兰亭夫妇。其礼，新郎新妇面官而坐，两家尊长坐于其左右，证盟者四人坐于阼阶。中坐官问夫妇是否心愿，夫妇皆起立点首称诺。左官宣讲法律禁令，以诫谕之；右官颁发印据，令其收执。左右官各有大簿，书载婚者姓氏、居址，夫妇各自署名其上，证盟者次第署名。兰亭之证盟四人，余与白罗呢，暨外部两侍郎也。署名毕，出至天主堂。教师为之诵经祈福，亦宣讲耶稣语以诫谕之。观礼者坐于其后，分为二行，东庑皆男家亲友，西庑皆女家亲友。宣讲既毕，在堂男妇皆投钱于囊，以为香灯之费，而酬谢教师之资不与焉。酬谢多者数千金，少者数百、千金，新郎新妇凑合其财也。礼毕至别厅，新郎新妇暨证盟四人，又各署名于簿，然后散。教师祈祷，手舞足蹈，秉铎挥麈，默诵经咒，间以乐歌，与中华僧道大致相同。或言天主教缘饰佛教，殆有据也。未正归。

为法兰亭证婚

饭后，登楼，与莼斋、仁山久谈。戌初，偕莼斋、春卿、子兴、仁山至大酒馆赴宴。兰亭夫妇为主人，有客男、妇三十余人，席散有跳舞会。余率从官先归。子正到家，丑初睡。

初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清捡联纸等件。饭后，莼斋、春卿、子兴来，一谈。小睡，成寐。诵英文良久。夜饭后，看《冷庐杂识》，桐乡陆以田著也。写摺扇三柄。子正睡。

冷庐杂识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冷庐杂识》。饭后，小睡，成寐。申初，偕春卿出门，拜李柏门，一坐。拜兰亭之母，不晤。至纸货店一观。拜兰亭，不晤，归。夜饭后，偕莼斋、春卿、子兴、子振、逸斋、芳圃至倭必拉官戏园观剧。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十一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牍及《申报》、新报等件。核公牍稿二件。兰亭来，谈甚久。饭后，核公牍稿一件，核寄译署总办函稿。督仆役搬移器物，清捡书案屉中纸张、文具及诸零物。夜饭后，登楼，与仁山谈极久。写一函寄黎简堂。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莼斋来，谈甚久。饭后，写一函致刘伯固，自封各缄。体中不适，睡甚久。清臣之弱女，将于明日随余赴英，日意格之弟送之来署，坐谈片刻，因署中无内眷，仍令往寓日君之宅，订明晨会齐于车栈也。看小说片刻。清捡行李、文具。至兰亭宅中便饭，饭后，归。看小说片刻。亥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日中微遇雨。卯正起，饭后，与莼斋一谈。偕子兴、仁山、逸斋、芳圃自法馆启行。辰初一刻，至车栈。馆中僚属咸送至栈。率马清臣之女登轮车。未初，至卡利登舟。申初三刻，渡海毕。申正，复乘轮车。

马清臣女随同赴英

酉初三刻，抵伦敦。体中不适，在舟车皆偃卧。然渡海时波平如镜，视秋冬间又安稳多矣。酉正二刻到馆。夜饭后，与松生一谈，至凯生等处一谈，与清臣久谈。清捡行囊。子初睡。

回到伦敦

十四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陈设客厅器物。阅上海寄来文报及《申报》、新报等件。饭后，小睡，成寐。至清臣室，请其发一电报至沪，托黄咏清寄函皖中探问女儿病状。申初二刻，偕清臣至外部，与侍郎世爵邓德登谈乌石山案良久。至沙侯家，投刺而归。与清臣谈琉球事甚久。至上房久坐。夜饭后，登楼与王钦轩久谈。至凯生室一谈。倚栏与湘浦立谈良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是日，因闻女儿广璇四月中旬、下旬病势沉笃，殊为系念，心忡不能治事。

女儿病重心中郁闷不能治事

十五日　晴阴半，夜雷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一坐。饭后，与清臣谈极久。核函稿、咨稿各一件。命妇达尔毕格立斐次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看小说。心中郁闷，不能治事。与内人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太常乐卿久列师本聂狄克来，谈乐极久。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久坐。登楼至湘浦室，与凯生、湘浦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与仁山等久谈。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丑初睡。

十七日　晴阴半。辰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小睡极久。饭后，清臣来，谈极久。清臣之儿女来室

一坐，求听中国音乐，为吹箫、摘阮良久。头晕，偃卧成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零字。子正二刻睡。

十八日　阴，下午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清臣之女将游海滨，来辞行，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习草书三纸。小睡半时许。登楼，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久谈。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习草书二纸。子正睡。

十九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松生学英文，译《庄子》"倏忽浑沌"一节，为之核改字句。诵英文。饭后，偃卧片刻。清臣来，谈极久。松生来，一谈。习草书一纸。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习草书一纸。体中不适，子正睡。

松生英译《庄子》

二十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核公文稿四件。清臣来，谈极久。登楼，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偕子兴至四十五号屋中，视杨如斋之疾。归，在上房久坐。小睡，成寐。丑初，解衣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至饭厅，与清臣谈极久。饭后，小睡良久。登楼，至智卿室坐极久。至仲妹室久谈。夜饭后，核函稿五件。子正二刻睡。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清臣来，久谈，以安吉尔新报见示，述白罗呢使于中国，宾主相得之欢，及总理衙门盛情惜别之文，与余此次特往法都晤谢之事，纤悉毕载。余于数日前面告之，

报纸新闻纤悉毕载

本日乃登记也。英人若留心观之，不无小益。阅沪上寄来函牍及《申报》、新报极久，饭后乃毕。接李季泉亲家五月朔日来函，知女儿广璇之病尚未痊愈，焦灼殊甚。至清臣室一谈。观小汽机式样。为省斋写册页二幅，夜饭后，写三幅。与内人、仲妹一谈。子正睡。

观小汽机

廿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为省斋写册页十一幅毕，共行书千馀字，录唐子山《尊射赋》也。饭后，诵英文。与松生久谈。小睡片刻。省斋来，一谈。夜饭后，凭栏乘凉，写摺扇二柄。登楼，至凯生室一谈，松生、逸斋同坐。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习草书二纸。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小睡，成寐。申初起，诵英文，习草书一纸。夜饭后，接生媪罗柏子来谒内人，传语良久。与清臣一谈。登楼，与智卿一谈。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接生媪来

廿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接康侯电报，知女儿广璇病已大愈，为之忻慰。与清臣一谈，饭后，复谈极久。小睡，未成寐。习草书一纸。核函稿、牍稿各一件。登楼，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亥初二刻，偕清臣至伦敦老城赴万国公法茶会，子正归。张听帆自上海归，来谒，一谈。丑初二刻睡。

张听帆自上海归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核新报十馀纸。饭后，与清臣一谈。写一函寄李季泉，甚长；一函寄李幼仙甥，一函谕女儿广璇，一禀呈九

叔父，一函寄介石、符卿两弟，一函寄刘伯固。核公牍一件。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加写致汤小秋函数行。至饭厅，与听帆谈甚久。登楼，至智卿室久坐。与内人、仲妹一谈。子正睡。

严复来谒

廿七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至清臣室一谈。严宗光来谒，一谈。陈设大厅拜牌之处。登楼，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写零字良久。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廿八日　晴。今上万寿圣节。卯初起，朝服率僚属在大厅向阙行礼。卯正，解衣复睡。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至清臣处久谈。诵英文，看小说。清臣来，议台湾轮船走私一案。又谈：禁黑奴会查明，巴西国虽定一律释放黑奴，然其法迟缓，必须五十年后乃能净绝根株也（"株也"下接另纸）。夜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与松生、凯生、仁山、莘耕、湘浦谈极久。写零字。子正睡。

沙侯阴深持重

廿九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牍，闽中大吏咨送乌石山供单，极长，阅视最久。阅新报、《申报》，诵英文。栉发。饭后，金登干来谒，商论台湾轮船走私一案。余意沙侯阴深持重，断非一二牍所能了结，拟安排驳辩之语，分为数牍纡而与之委蛇。金意深以为然。即日将召律师，照余口授之意，备第二牍诘之也。诵英文，习草字二纸。清臣来，一谈。写摺扇二柄。夜饭后，与清臣谈极久。子正睡。

三十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写零字。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写摺扇三柄。诵英文。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坐，至松生处久谈。为仲妹书《桃花源记》及诗一通。丑初睡。

七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习草书二纸。饭后，录《文心雕龙》赞，计半寸行楷四纸，凡三百六十字。阅英文良久。复写行楷四纸。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谈极久。写行楷二纸。酉正睡。

初二日 阴雨，微日。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衣冠至仲妹处，贺其三十七岁生日，坐谈良久。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核牍稿致沙侯，论台湾轮船走私一案。清臣来，久谈。温英文，写行楷四纸。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行楷五纸，录《文心雕龙》赞毕。丑初睡。

初三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温英文。夜饭后，写一说贴与从官，商订使馆医药章程。缘学生杨淦用药极多，凡使馆所备公用之药及余所携药物皆已罄尽，而馆中又有本无疾病而好服补药者。故定备价购买之章，以示限制而昭公允。小睡，成寐。写零字。丑初睡。

商定使馆医药章程

初四日 阴雨，下午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写摺扇一柄。登楼，至仲妹室一谈，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写摺扇二柄。看《春秋》良久。丑初睡。

初五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久谈。习草书二纸。饭后，登楼，至湘浦、凯生、智卿三处各一坐。温英文。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核函稿一件，牍稿二件。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六日　雨，午后止。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栉发。饭后，松生来，久谈。清臣来，一谈。写摺扇二柄。登楼，至仲妹室久谈。至松生处，与松生、子兴一谈。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核函稿一件。至凯生室谈极久，松生、湘浦、仁山、省斋同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小睡，戒寐。申正起，核阅支应所账目、领字等件。写一函致郭筠仙丈，未毕。核改函稿一件。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至湘浦室一谈。至智卿室，与仁山久谈。写筠丈函毕。子正睡。

初八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习草书二纸。与清臣一谈。饭后，偕清臣、听帆至照相馆，馆中为余影相四次，为清臣影二次，申正归。至上房久坐。清臣来，一谈，试糖胶印字之法，演拓极久。夜饭后，写一函致丁雨生节帅，未毕。子正睡。

演试糖胶印字法

初九日　阴晴半，午刻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与清臣久谈。核改函稿二件。核阅译官所译禁黑奴会函件。写致丁雨帅函毕。写一禀呈四叔父。核函稿二件，夜饭后，毕。写一函致刘伯固。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初十日　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良久，未成诵。习草书二纸。阅《申报》、新报。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致栗弟暨思臣、岳松两弟，一函致三妹、四妹、季妹。核改购买公用药材单。夜饭后，登楼，至智卿、玉屏室各一谈。核电报应添语句。登楼，至凯生室久坐，松生、逸斋同坐。核对应发各函。子正睡。

十一日　雨，午后止。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诵之上口。习草书二纸，温英文，饭后，毕。写一函致李相。清臣、子兴来，一谈。与逸斋演试糖版印字之法。清捡影相。写一函致联春卿。夜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一坐，松生、清臣同谈。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十二日　晴阴半，微雨。卯初二刻起。卯正，偕僚属在大厅向阙行礼，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圣寿。礼毕，小睡。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极久。饭后，与清臣及英国太常乐卿久列师本聂狄克谈极久。（"极久"下接另纸）登楼，至智卿室一坐。清臣、仁山来，谈极久。夜饭后，画摺扇一柄。阅上海寄来文报极久，子正睡。

恭祝慈安太后圣寿

十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阅《申报》、新报。习草书二纸。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至松生处一谈。写摺扇二柄。梳发，濯足。至清臣室，一谈。夜饭后，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一谈。翻阅类书，坐而假寐。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清臣室一坐。作七律二章，寄李申夫方伯。饭后，温英文。至松生

室、凯生室各一谈，至智卿处一坐。夜饭后，写一函答李申夫。与内人、仲妹一谈。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与清臣一谈。因昨日写寄李申夫函颇多脱误，改缮一过，又缮七律二章。日本署公使太娜士刻来谒，一谈。写片缄寄汤小秋；片缄寄郭筠仙丈。检点分寄中国地图画册等件。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写寄物封面数纸，开单寄译署总办。子正睡。

日本署使

十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与清臣一谈。温英文。至清臣室一坐。清捡案头零件。夜饭后，装盛寄华各物，开单交文报局。体中不适，在上房闲坐良久。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体中不适，小睡，未成寐，呕吐良久。与清臣一谈。阅英人所刻鸟、兽、草、木、虫、鱼图。夜，湘浦请小宴。宴罢，复阅动植图良久。子正睡。

动植物图

光绪五年七月十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核公文稿三件。梳髮。饭后，偕松生、清臣、仁山、子兴、玉屏、智卿、敂轩暨仁山之子杨小园名自新者，至车棂克罗师车栈。未初，登火车。

未正，至乌里治炮局。拜总办雍赫师班不晤，晤其参赞特伊洛尔，遣工头一人，引观制造各厂。局中地面之大，纵约五、六里，衡约二、三里。有小火轮车十馀乘，铁路回环相通，共长一百八十里。大烟通二十四管，皆矗立干

乌里治炮局

霎，如极高浮图。烟通皆开旁门，略泄火焰，故火旺而烟轻。若烟出过重，使四境居民不便者，则局官有罚。然熔铁大炉，大抵烧煤者少，而燃煤气者多，既使精铁不粘渣秽，亦令浊烟大减。盖虽著此令，而局官固不至受罚也。

机器百千万种，中国历年所购，皆已具体而微。前在金陵、上海、天津各局已屡见之。昔仅耳闻而本日始得亲睹者，约有数事：一曰已制之炮最大有一百吨者，计重一十八万斤。精钢为膛，熟铁为壳。高六尺半，长三丈六尺，前口径一十七寸，后膛径一十九寸，皆英尺也。英尺一十二寸，每尺较工部营造尺短四分有奇。食药三百三十斤，子重一千四百九十斤，则以中国权衡计之。子行，能于十三英里外，击穿三尺厚之铁板。炮一位，值金磅一万六千；燃炮一次，则子药之费需金磅四十。自八十磅以下至三、五十磅者数十尊。物力递减，精钢为腹而熟铁为壳，则大抵略同。熟铁皆揉令极碎，为丝为板，然后熔炼为一。譬诸屈大铁条以箍束炮身者，层层包裹，阴阳相错，盖于坚刚之中寓柔韧之力焉。其他小炮不可以数计，有纯钢者，有兼用精钢与熟铁者，制法小异，然为前门，为来复，则大小一式。英人以前门为佳，德人则主后膛，皆能坚持其说而不变、精进其制法而不已者，轩轾之说，固未易定也。

昔仅耳闻今始目睹

百吨大炮

一曰屈铁之机。大炉容铁条长者二十五丈，机轴转而卷之，俄顷即成螺旋圆箍；复熔而锤之，则成圆筒。中国局中亦有之，不过容数丈之条耳。

屈铁之机

摇条之机 一曰摇条之机。大轮径三丈许，旋转如飞，拨机令左右转，不尽一手之力而轮齿遂已改向，盖亦以汽机改之，故省力也。铁块高广数尺，以机运大钳夹之出炉，辇而送于两轴相压之处，推挽而压之。平置之则成铁板，侧卧之则成铁条；铁块愈大则条板愈长，盖以推压之力代锤击之力也。

锤铁之机 一曰锤铁之机。红铁块重数万斤，出炉之后，十馀人以机钳之，推送巨锤之下。高下在心，方圆如意，亦俄顷而成坯焉。锤铁机中国有之，而运用未熟，不明移砧之法，则不能锤大铁。摇条机则尚无之，此机力省而功多，果欲制造大器，殆不可不备也。

锯铁之机 一曰锯铁之机。解三四寸厚之铁板，如以利刃剪纸，屈曲如意。本日匆匆所览，此数者最奇而最适用。

旋观“吞锋罗”兵船炸坏之炮，盖因复装子药致有疏失。以铁条箍破处，庋置局中，绘图贴说以示大众。前口糜碎而后膛仍完好如初，亦可证炼熟铁之得法也。

工头云：局中共用工匠万许人，遇有军务急需，则昼役万八千人，夜役万二千人，昼夜共用三万工，而他处大局厂，如阿摩斯通等局所制者不与焉。此局制子弹之处，一大厅容二千馀人，各司一机；小厅容数十百具机轮者，不可胜计。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

三万工人

酉正归，倦甚，小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习草书一纸。饭后，诵英文，习草书一纸。清捡屉中纸张、请帖、发票等件，良久乃毕。牙医麦门立来，与谈片刻。夜饭后，登楼至凯生室、智卿室各一谈。子正睡。

牙医麦门立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与清臣一谈。饭后，写楷书摹本数纸，以糖印之法印之，给使馆武弁人等临习。夜饭后，核公文五件。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廿一日　阴晴半，午后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写楷书及行楷各一纸，纸八十字。饭后，以糖印之法印之，各廿纸。清臣之女至内人室一谈，陪坐良久。清臣来，谈极久。阅上海寄来文报。核公文稿三件。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为松生写册页一幅，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新报，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清臣来，一谈。接生媪罗柏子来调内人，传语良久。与清臣谈极久。写册页二幅。核公文二件，核致李丹崖函稿。夜饭后，与仲妹、内人一谈。自粘夹相册。子正睡。

廿三日　阴雨，微见日。卯正醒，为蛇蚤所扰，久复成寐，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与清臣一谈。写册页一幅。饭后，核函稿三件。清臣之女至内人室久坐，陪谈良久，以动影镜示之。夜饭后，与仲妹一谈。

登楼，与仁山久谈，与智卿一谈。写册页四幅。子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骨痛头昏，盖感受风寒也。静坐良久。与清臣谈极久。饭后，金登幹来，久谈。偕清臣至万生园游观，銮儿暨清臣之女爱力师同去，酉初归。体中仍不适，小睡，成寐，戌初起。夜饭后，与清臣谈甚久。渠将赴苏葛兰省亲，来辞行也。核函稿寄译署总办。与内人、仲妹一谈。子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体中仍不适。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报、《申报》、新报。写家报通话一篇，分寄四叔父、九叔父、栗、思、岳三弟，三、四、季三妹，刘伯固暨女儿广璇。饭后，复阅文报一起，习草书一纸，写册页十三幅。登楼，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与夔九一谈。至凯生室谈极久。内人、仲妹来书室久坐。阅动植图良久。子正睡。

廿六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为李眉生篆印章数方。饭后，诵英文。登楼至逸斋室、智卿室各一坐。巴西公使白乃多偕其国派往中国之使喀拉多来，久坐。（"坐"下接另纸。）校阅电报书四本。篆印章二方。夜饭后，体中不适。看小说良久。写摺扇一柄。子正睡。

巴西派往中国之使

廿七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梳发，习草书二纸。饭后，篆李眉生印章毕，共十五方。子兴来，一谈。体中仍不适。看小说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写零字。子正二刻睡。

廿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登楼至仲妹室，与松生一谈。至逸斋室、湘浦室、子兴室、智卿室各一谈。阅英文。夜饭后，在上房久坐。为逸斋篆印章十三方。子正睡。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习草书二纸。

饭后，税务司葛德立自粤东乞假归，由日本、美邦以达伦敦，来谒，与谈琉球事及各国招工事，极久。兼谈及雅古贝之子孙被官军俘获者，长者十余岁，极小者五岁。左相援照叛逆子孙之例，奏请阉割为奴。西人不以为逆裔，而以喀什噶尔为再亡之国，以该逆子孙为亡王之裔，是以于西陲官场定罪之议，极口诋毁，到处哗然。又西人最恶宫刑，目为残忍。近日新报长篇累牍，至言中国既遣使于外洋，使者即宜将外洋论议，转达朝廷，否则谓之尸位。余告葛君，以中国宫刑流传已久，本朝刑罚最为详慎，尤不轻决大辟。肉刑之中，惟宫刑不能废者，以中国宫掖与欧洲各国迥异故也。宫刑究竟下于大辟一等。雅古贝称兵作乱，战鬥多年，杀人无算，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其子孙孑遗，不坐殊死之典，而科以应得之刑，西人乃羼入而袒庇焉，名为好仁，实多事耳。葛德立亦为喟然。

阿古柏子孙阉割为奴，西人议论哗然

诵英文。金登干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清捡案头。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看小说，写零字甚久。子正睡。

八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在上房久坐。凤夔久将廿六日巴西公使白乃多、喀拉多见余问答之语，叙述成篇，曹逸斋以洋墨缮之，余自用糖印之法印如〔若〕干纸，将分寄译署、南北洋暨沿海关道也。登楼，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核公文稿二件。与内人、仲妹久谈。子正睡。

初二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安吉尔之子自中国归，来谒，久谈。饭后，松生来，一谈。核公文、函稿共七件。看小说。核新报七纸。夜饭后，杨仁山来禀辞，将以明日回巴黎也。登楼至湘浦室，与松、凯、仁、湘久谈。核电报书一册。子正睡。

初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封缄要函六件，为巴西赴华订约事也。看小说。登楼，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核电报书一册。子正睡。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张听帆自爱丁布尔归，来谒，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甚久。核电报书一册。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登楼，至智卿室一谈。与内人、仲妹久谈。看小说。子正睡。

张听帆自爱丁堡归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体中不适，左胁痠痛，盖风邪所侵也，静坐良久。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饭后，胁痛益甚，小睡，成寐。申正起，看小说，核函、牍稿各一件，夜饭后，毕。登楼，至凯生室久坐，至智卿

室一坐。看小说。清臣自苏葛兰德归，来谈片刻。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习草书二纸。体中不适，胃痛大作，呕吐二次。偃卧，成寐。饭后，复睡片刻。看小说。静坐良久。与内人、仲妹久谈。亥初，啖饭少许。清臣来，一谈。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寒疾增剧，头晕身倦，静坐良久。茶食后，剃头。肄业学生林旭台（庆升）自巴黎来谒，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屡次偃卧，或寐或醒。申正起，与清臣一谈。夜饭后，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初八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寒疾稍愈，仍疲倦不能治事。茶食后，写一函寄李季泉。静坐良久。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又写短函数件，一致介、衍两弟，一致栗、恩、岳三弟，一致三、四、季三妹，一致刘伯周。与清臣谈极久。夜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与湘浦、玉屏暨林旭台一谈。核阅前数月日记册，未毕。子正睡。

庞贝被埋

是日，清臣谈及意大利国千馀年前，有一处火山喷出灰埃，散落如雪，数日之间，平地填压数丈，城郭室庐皆被掩埋，人畜死者无算。近者，彼处人民掘得当日填压之处，城郭室庐如旧完好，几案、器物亦有存者，人、畜、饼、饵尚存形质，瓶、盎、杯、盏坚致无恙。考古者借以校证当时风俗，言有数百人跪于祆庙之中，皆遇灰灾而祷天求救者也。又庖厨中，往往铸双蛇以为灶神。

又言埃及、波斯诸国，皆喜铸绘蛇形，因问中国好龙起于何时。余答以：史事可考者，以龙纪官与黄龙负舟为

谈龙

最早而有据。清臣言：华人所称龙德，能巨能细，能飞能潜，西人以为无据。余答以：古有豢龙御龙之官，必是确有其物。《周易》以龙为阳气取象，则然，不必定有其物。然江海中，雨前水柱上升，华人称为龙上水者；暨雨后黑影悬空夭矫，华人称为"龙挂"者，西人皆以为水气、电气激薄而成，却与《周易》暗合。但水族伏处，幽潜不可考见者，盖亿万种，不可以西人未尝见龙，遂以为无是物也。清臣甚以为然。因又言：博物院有大物骨骼，形体似鼍、似鳄，有翅能飞，翅如蝙蝠之翼，盖上古之物，今无之矣。余告之曰：中国谓龙有九种，君所言，似华人所称应龙者，既有骨骼更可证龙之必有也。

闻国事而郁闷

初九日　晴雨半，午刻雨雹。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函牍稿各一件。饭后，加写片缄致李季泉。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写一函寄译署总办。闻电报言四川、陕西、山西地震，又言中国、日本将有战事，郁闷久之。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逸斋室各一谈。子正睡。

初十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一谈。新报又论中国刑罚过严，语涉侮辱，阅之愤懑。

清臣则言：欧洲各国，最不以宫刑为然。谓叛逆子孙，若于战鬥之际，或于俘获之顷，遽蒙诛戮，西人必不讥为残忍。今事定而科以秽辱之刑，是以哗噪不休。余笑谓清臣：性命总算第一要紧，英人之论，若谓与其宫之，无宁杀之者，此说终不圆足。清臣亦嘿然而无以应也。

饭后，督仆从移置几案。核译官所译新报字句。偕清

臣出门，拜巴西使者白乃多、喀拉多，拜葛德立，均不晤。至画相馆一观，归。夜饭后，写一函寄李相。自封寄华各函。丑初睡。

十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零字甚久。阅上海寄来函件。饭后，阅《申报》、新报。与清臣久谈。

因本日新报言，俄军在党克体柏为该处部落所败。清臣因言：俄国不仅外患，将有内忧。缘乱党甚众，而并非下贱愚民。入其会者，大半士大夫之流。虽目前遏抑未发，日久终将溃决也。俄国新报言，法国昔年之乱，是下等人求作上等人；今俄国乱党皆上等人，殆将求作下等人也。雅谑可发一粲。

论俄国将有内忧

德相毕司马克游于奥大利，奥人尊奉之，如接国君之礼。清臣言：毕司马克尝语人云："凡胜一国，可取其财帛，不可贪其土地。取其地则长留痕迹，仇怨无穷。今德、奥之所以能结欢者，以当年德人胜奥不取奥之土地也"。方毕相高论时，座有英人为惊讶之状。毕相顾之曰："汝疑我既持此论，何以向者胜法，而留其阿尔萨司及罗勒音两省耶？留两省本非余意，当时大将莫尔刻战胜而归，与议和约，谓得要隘美磁之地，则岁可省防守精兵十万人，建议必取美磁，而傍取阿尔萨、罗勒音等处以辅卫之。战功出于莫尔刻，安得不从其言。"听者唯唯。清臣言：近者，德皇游经阿尔萨司省，市肆商民倨坐不起，亦不免冠示敬。公主及他皇族偶有问于商民，皆默然不肯酬对。两省人情不服如此，法国上下怨德至深，益可徵矣。

俾斯麦游奥地利

诵英文。夜饭后复与清臣一谈。在上房一坐。子初睡。

内人生子

十二日　晴。丑初起，在上房照应内人临蓐诸事。卯正，内人生一子，大小平安。余至辰初二刻，乃出上房。茶食后，僚友仆从来贺，酬应良久。与仲妹一谈，巳正即饭。饭后，与清臣一谈。小睡，成寐。热甚，起更衣。清臣来，一谈。葛德立来，久谈。夜饭后，与收生媪罗柏子一谈，与仲妹一谈。子初睡。

为婴儿调牛乳

十三日　晴。丑正起，因初生小儿啼饥，用牛乳膏调水哺之，照应良久。寅正，和衣偃卧，不甚成寐。辰初，至清臣室一谈。茶食后，在上房久坐。候仲妹梳妆下楼后，在花厅设案，恭奠先妣欧阳侯太夫人。是日，先妣五周年忌日也。饭后，倦甚，在上房照应琐事。看小说良久。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谈。在上房久坐。子初睡。

十四日　寅正起，调牛乳良久，复睡。辰初起，倦不能支，加被而卧。巳正乃起，茶食后，罗柏子之女贺儿师来，权作乳媪，在上房传语良久。剃头。清臣来，一谈。饭后，复至上房照应极久。校电报书一册。夜饭后，至清臣室久谈。至上房照应乳媪甚久。腹饥神倦，啖粥一碗许。以笺纸书三儿名字，将俟十六日敬告祖先。儿名广钖，字曰骥伦，号曰庆博。入上房照应良久。子正睡。

十五日　阴，夜雨。丑初、卯初起，调牛乳二次。巳初起。茶食后，僚友仆从贺节，酬应良久。又至各处答拜，不晤。核函稿二件。陪僚友十六人宴饮。席散，至上房久坐。校电报书良久。与罗柏子母女一谈。夜饭后，登楼至

湘浦室，与凯生、湘浦、林旭台一谈。日意格来，谈极久。偕至清臣室，复谈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雨，午后止。丑正、卯正起，调牛乳二次，复睡。巳初起，茶食后，入上房久坐。午初，衣冠谒告祖先。仲妹抱钖儿洗毕，至花厅行礼。午正，陪日意格暨使馆僚友饮宴，未正散。在上房与仲妹一谈。倦甚，静坐良久。酉正，陪仲妹暨马姑娘在上房饮宴。核函稿一件。阅新报及莼斋所作游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谒告祖先

十七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李幼仙甥，一函寄栗弟。饭后，以糖印法印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刘伯固。写一函寄介石、符卿弟。登楼，至凯生室一谈。夜饭后，至清臣室一谈。至湘浦室，与松生、听帆、玉屏一谈。至智卿室一坐。核函稿一件，核电报书十馀叶。清捡案头。子正睡。

十八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胃中甚不适，偃卧良久。因内人忽然畏寒，至清臣室问医治之术。饭后，肄业学生张金生（号丽□）、林日章（号仲敏）来谒，一谈。体中益不适，偃卧极久。夜饭后，屡卧屡起。亥正，解衣睡。身热如焚，竟夜不甚成寐。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体中仍不适，屡卧屡起。写一函致黎纯斋。饭后，清臣来，一谈。小睡甚久。夜饭后，核函稿一件。子正睡。

二十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在上房

一坐。偃卧，未成寐。饭后，登楼，至仲妹室一谈。至智卿室一谈。至凯生室久谈，湘浦同坐。

论林则徐

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当时宣宗睿鉴，责其欺罔，天颜震怒，予以严谴。而林公冠服不改，悬旗升炮以游于江淮之间，逢人诉冤，即此一端，已非纯臣气象。然辅弼诸公，乃力诤于庙廊之上。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耳。方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不敢稍肆，有敬畏之意，无猖獗之容。文忠初议禁烟，以茶棠若干箱易烟土若干箱，既成约矣。而承办茶棠之官，以劣茶杂恶草、粗纸予之，英商始有违言，然犹未决裂也。既而议违禁贩烟者，治以中国死刑，英人滋不悦，终亦勉强应允。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战则我之艇船遇炮粉碎，倾覆死者甚众，莫能婴其锋者。而林公乃以大战获胜，毙敌无算入告。其后，事迹破露，宣宗赫怒，乃是天经地义。然圣心仁慈，虽恶之至极，而不肯宣言其罪，但于举荐之疏，批驳红勒而已。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尸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凯生、湘浦亦相与喟叹久之。

林氏蜡像

伦敦有蜡人馆，以蜡塑各国闻人之像。林文忠之像，实守门户。自有中国公使，英人乃撤其像而藏之。闻英人之讥议林公，以其讳败为胜，犹有称誉之者，则亦以焚埋烟土一事。然则英人固非以其私怨而讥之也。

清臣来，一谈，以英国最初派赴中国头等公使马嘉尼之像见赠。当高宗纯皇帝八旬圣寿，召马公使朝于热河。是时朝臣及直隶总督纷纷以跪叩之礼为言，马公使坚执不从，谕旨特命以谒见英国君主之礼朝觐大皇帝。又召对数次，恩礼极优。初觐之日，赐以御酒，谕之曰："汝勿以为中国皇帝常观演剧也，今日乃朕八旬寿辰，特与天下臣民共乐耳。朕平日寅刻即起，一日万幾，未尝须臾暇逸也。"马公使归而载之日记，清臣以示纪泽，恐史官不及备载，因恭记当日圣言，见巍巍之德，与天比崇焉。

马嘉尼日记

夜饭后，至清臣室一坐。校电报书十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寅初，因内人有病，起而照应兼抚钖儿。天明复睡，成寐。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至清臣室一谈。阅英文。饭后，至清臣室久谈。在上房坐极久。夜饭后，至逸斋室谈极久。至凯生室一坐。校电报书十叶。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极久。接新嘉坡胡领事电报，言杨淦已殁，为之怆然。至清臣室一谈。阅类书。饭后，体中不适，小睡，成寐。英绅那迪吉来谒，一谈；因其子赴华游历，恳给护照与书函也。夜饭后，阅夔九所译新报，核改字句良久。核牍稿二件，函稿一件，校电报书十叶。子正睡。枕上作一联挽李竹浯师，丑正乃成寐。

廿三日 阴。辰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将昨夜所作挽联

挽李竹活

录出，云："执经负笈，指顾三十三四年，尘榻对遗编，通精诚在斗酒只鸡而外；航海梯山，往还七万七千里，天衢无阂境，瞻灵爽于尻轮神马之间。"封题寄华函件，交那迪吉赍行，与清臣商题英字以标识之。饭后，与清臣一谈。小睡，成寐。登楼，至智卿室一坐。核函稿二件。夜饭后，在上房坐甚久。清臣来，久谈。校电报十叶，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廿四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与清臣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介、符两弟，一函致刘伯固，一函致三、四、季诸妹，一函致栗、思、岳诸弟，一函谕女儿广璇，一函致七妹。夜饭后，封各函良久。登楼，至智卿室一坐，至凯生室一坐。写一西字函谕广铨儿。丑初睡。

改画师所绘女儿相

廿五日 阴。巳正乃起，茶食后，改画师所绘女儿广璇之相。因女儿已嫁，未能随来，以其照映之相绘为大幅也。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未毕。饭后，与清臣久谈。清臣之女至内人室一坐，传语良久。阅《申报》毕。核公文二件。夜饭后，校电报书数叶。至智卿室久谈。至清臣室一谈。校电报书二十叶。子正睡。

华商李月芳来谒

廿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黎莼斋。华商李月芳来谒，久谈。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处一坐。写谕帖，戒署中文武员弁、仆从工役，不许在外滋事。校电报书十叶。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廿七日　阴雾，昼晦。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久坐。饭后，与清臣一谈。校电报五叶。至上房一坐。夜饭后，登楼，至湘浦室一坐，夔九、莘耕同坐。至智卿室一坐。校电报八叶。体中不适，盖感寒也。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为李眉生修改牙章一枚。饭后，清臣来，一谈。校电报书十叶。修改牙章一方。夜饭后，校电报书五叶。清臣来，一谈。胃中不适，静坐良久。子正睡。

廿九日　阴，夜遇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文牍等件。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收捡行囊。清臣来，久谈。至上房抚视铋儿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仲妹久谈。戌正，启行至车栈，清臣率其女随行。戌正二刻，自栈展轮，子初，至多福尔，冒雨登舟，和衣睡。风浪甚大。　由英至法

九月初一日　晴。丑初二刻，渡毕，登岸，至卡利车栈登车。丑正展轮，和衣复睡。卯正，车抵巴黎，从官出迎。辰初，偕入使馆，谈良久。茶食后，料理本日应治琐事。陈丽秋宗丞、崇地山宫保先后来，同谈极久。饭后，清捡行囊应存各件，清捡衣饰。　与崇厚谈

未正，偕参赞官黎庶昌、翻译官联芳、兼办法文翻译官法兰亭，公服同诣勒立色宫。法国伯理玺天德格勒斐，立迎于殿门。纪泽入门鞠躬，格勒斐握手为礼，参赞擎国书立于后，纪泽顾取国书，捧而呈递，因陈词曰：　爱丽舍宫呈递国书

中国大皇帝闻法国上堂、下堂公举伯理玺天德登

御宝位，圣心嘉悦，命使臣曾纪泽恭递此函，谒见称贺。愿两国从此益敦睦谊，永庆升平。

联兴以法语译达。伯理玺天德受书，复握手为礼而答曰：

蒙大皇帝寄书致贺，不胜感谢之至。予亦深愿彼此邦交日笃一日。

法兰亭以华语译达。伯理玺天德负屏而坐，延纪泽坐于其右，从官以次列坐。问："英国公事是否办毕？何时可移驻巴黎？"对曰："此次专为恭递国书而来，即日仍须返英，迟月许当移驻巴黎。"主人曰："从前虽见二次，未及畅叙，移驻之后，愿常得晤谈。"纪泽称谢起立，主人复握手为礼，送出第四重门，乃入。于例，只送至第一重门，此次盖破例以示优隆也。

总统问何时移驻巴黎

初，得外部复文言：本日未正二刻谒觐递书，系属宴见，伯理玺天德不着公服，使者亦无须诵词。然是日，适值教皇所派新头等公使克萨吉莅任谒见，故宫门内外仍列马步兵队，举奏军乐，伯理玺天德暨外部尚书仍着公服。余与莼斋、春卿、兰亭商订之诵词太长，未用，仅临时略诵数语，以符外部来文，且不欲耽延其迎接教皇公使之仪也。

出，拜接引大臣穆拉，不晤。拜外部尚书瓦定敦，一谈。拜崇地山，不晤。拜陈荔秋，久谈。申正二刻归。饭后，收捡行囊，荔秋之从官陈嵩良、曾耀南、吕祥来谒，一谈。荔秋来，一谈。酉正三刻，偕清臣至车栈，荔秋枉送，

陈荔秋

同车一谈。戌初二刻登火车，三刻展轮，子初，至阿密阳下车，至嚟啡馆小坐。登车复行，偃卧成寐。

初二日　晴，晨霜甚寒。丑初，至卡利登舟，复睡。风浪极大，窗外时有浪花溅击之声，余安卧不顾也。寅初二刻渡海，至多福尔登车，复睡。寅初醒，寒甚，不敢复睡。卯正一刻，车抵伦敦，从官出迎于栈。辰初，入使馆，更衣后，在上房久坐。饭后，金登幹来，谈台湾轮船走私一案极久。在上房久坐。饭后，前任汉口英领事休师来，一谈。核公文稿二件。夜饭后，至清臣室久谈。至凯生室，与凯生、湘浦久谈。清捡案头。亥正睡。

回到伦敦

初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清捡带来照影之画，将装潢成册，陈设厅中以示宾客，拣择画幅极久。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内人，陪谈甚久。校电报书五葉。复至清臣室一谈。核公牍二件。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校电报书七葉。子正睡。

初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抚视钖儿。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等件。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夜饭后，核公文二件。至湘浦室一坐，至智卿室久坐。编次影相各册。子正睡。

是日，阅译署寄来钞录各堂与威公使、璧翻译两次问答之词，于“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一事，尚未议定。因思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

洋药加税尚未议定

国自主之权。英、法税则皆重，闻美国于进口货，乃有征至四分之三者，客商虽非之，然固不能违也。威公使驻华，颇欲与闻税则之轻重，外部亦从而助之，可谓不公之甚。若吾华径行文于各使，言旧约届满应修之期，某项税则，议加若干，虽洋药每箱加至百金，较西洋各项烦苛之税，犹为轻减，况六十金乎？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且洋药贩运入华，英之士绅多以为耻。虽吾华悍然不顾，遽加其税，断不至因此肇衅。但须约期在一年前后，使印度商人不至临时失望，则渠不得借商人亏本之词，以相讹索，此亦西洋各国之通术也。

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初五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上房久坐。饭后，与清臣久谈。登楼，至智卿室一坐。核公文稿二件。夜饭后，校电报书十叶。至上房一坐。

阅中西舆地图良久。因闻崇宫保与俄人订约交还伊犁，颇失要隘，为英法人所窃笑，故披图考察地形。去岁，尝与友人谈论崇公使俄，本是艰巨之任，然须经由伊犁等处，亲览形势，乃与订约，方为一劳永逸，先难后获，否则恐为所欺，崇公取道海上，径达俄都，事虽神速，暗中不能不小有损失。今英人讥讪日闻，然余未接明文，不能深知事实。晤崇公，却言：事已了结，十分周妥。但愿余言幸而不中，不愿不幸而言中也。

论崇厚使俄

初六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与湘浦、苹耕一谈，与清臣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医士马克勒农来诊内人，与谈良久。申正，偕清臣至老城瓦特

卢笺纸公局，阅视各种工程及各种机器。印字机器最多，与画报馆所用者大同小异。此局中通共役使男女三千人，亦伟观也。主人瓦特卢曾任伦敦城主，且得宝星，导观各厅。时日迫促，粗览大略而已。酉正归。夜饭后，在上房一坐。校电报书十叶。子正睡。 笺纸公局

初七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葛德立来，谈极久，与论台湾轮船案，又论日本吞并琉球之事。饭后，核阅新报。写一函稿寄译署总办，未毕，夜饭后，写毕。核阅夔九所译新报，未毕。登楼，至湘浦室谈极久。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初八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核夔九所译新报毕。诵英文。饭后，体中不适，偃卧成寐。申正起，阅上海寄来函牍及《申报》、新报各件。夜饭后，核公文稿一件。清臣来，久谈。登楼，至莘耕室一坐，智卿室一坐，清臣室久坐。写一禀呈九叔父。丑初睡。

初九日 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一函致刘伯固，一函致三、四、季诸妹，又另致季妹一函，写一函致介石弟。开单送縠与银钱分寄年礼。清臣来，一谈。饭后，金登幹来，谈极久。珠宝店戈登以径寸之珠及大金刚石等物来见示，又有黑珠二颗，盖即吾华所谓元珠，英人亦甚珍之。诸物价皆数百磅、数千磅，西洋人之奢丽无谓，盖又远过吾华焉。写一函寄栗弟，一函寄李幼仙甥，一函谕女儿广璇。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内人，陪谈片刻。夜饭后，登楼，至凯生室、智卿 分寄年礼

室各一坐。写一函寄贺宅老媪杨胡氏，写一函寄李相，极长。清捡所写各函。丑初睡。

初十日　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加写片缄寄李相。试新式糖印之法良久。封昨日所写各函。税务司吉罗佛来谒，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登楼，至湘浦、玉屏、逸斋、智卿各室，一坐。至省斋室，立谈良久。清捡书籍，写号书档。与清臣一谈。夜饭后，写零字。至清臣室久坐。校电报书十叶。丑初睡。

税务司吉罗佛来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发。诵英文。至清臣室久坐。饭后，核函稿一件。偕清臣出门，拜税务司休士、税务司吉罗佛暨威公使妥玛之夫人，均不晤。归，校电报书五叶。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坐。至凯生室，与凯生、省斋、逸斋一谈。左子兴偕松生游苏葛兰归，与子兴在凯生室一谈，至松生室一谈。校电报书五叶。看小说极久。丑初睡。

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所携摺簏。体中不适，头目昏眩，静坐极久。饭后，与内人、仲妹在客厅坐谈极久。看小说。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久坐。校电报书十叶。子正二刻睡。

十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偕清臣、智卿、钦轩至水晶宫，观华商李月芳等贩来木器、磁器等物，货劣而价昂，甚无谓也。又游览各厅一周，申正二刻归。酉初二刻到署，登楼，至智卿室久谈。核函稿三件，公文一件。丑初睡。

李月芳贩来器物货劣价昂

十四日 阴，夜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将昨夜所核函稿添改数处。诵英文。饭后，清臣来，一谈。医士安布勒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写一函寄汤小秋。登楼，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核公文稿二件。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锡儿，与谈良久。至清臣室一坐。校电报书十葉。丑初睡。

医士之来谒内

十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诵英文。饭后，内人、仲妹来书室，谈甚久。登楼，至智卿室、凯生室、听帆室各一坐。与清臣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校电报书十葉。丑初睡。

十六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清臣室一坐。核对缮正之□□馀封。看小说。饭后，清臣来，□谈。加写一函寄周荇农丈，写片缄寄岳松弟。金登干之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夜饭后，调印泥良久。登楼，至湘浦室，智卿室各一谈，至清臣室谈甚久。校电报书十葉。丑初睡。

调印泥

十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清臣来，一谈。稳婆罗柏子来视锡儿，与谈良久。至清臣室坐极久。命妇翕尔暨其女李次布力奇、孙女二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坐。校电报书十葉。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十八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体中不适，小睡良久。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等件。清臣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锡儿，与谈良

久。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坐。校电报书十叶，看小说良久。核函牍稿四件。丑初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一谈。至上房抚视钖儿良久。饭后，校电报书廿叶。登楼，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至清臣室久谈。写摺扇三柄，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二十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饭后，清臣、松生来，一谈。校电报书杂组门。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谈。至凯生室一谈，松生同坐。写摺扇二柄，写零字。试以盐强水书于木版、牙片之上，以观其迹。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盐酸作书

廿一日　阴。寅初，体中烦躁，不能成寐，起坐良久，复睡。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极久。饭后，至清臣室一谈。核阅新报，校电报地舆类数叶。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核牍稿三件，函稿二件，甚久。校电报，看小说。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刘伯固，一函谕女儿广璇。夜饭后，写一函寄栗弟。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核改寄译署函稿。清臣来，一谈。子正睡。

阅张听帆苏格兰游记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张听帆所作游苏葛兰笔记。至上房抚视钖儿良久。饭后，诵英文。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与谈极久。因以长女广璇病状语之，

请其悬拟一方。诵英文，看小说。至逸斋室、湘浦室各一谈。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莘耕室各一谈。核公牍三件。至清臣室久谈。校电报舆地门。松生赴日本使署饮宴归来，谈甚久。腹饥，小食饼粥。子正二刻睡。

廿四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闲书极久。诵英文。饭后，韩伯理来，谈极久。其人在上海多年，贸易致富，房产在洋泾浜者极多。郭筠仙丈游意大利，曾宿其家，近者黎莼斋、马眉叔亦曾主焉。本日来谒，情意殷挚，论烟台条款及中国借洋款事甚细。客去后，至清臣室一谈。看闲书。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坐甚久。写零字为儿辈摹本。校电报舆地门。丑初睡。

韩伯理在上海贸易致富

廿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梳发。写摹本良久，以糖印之。饭后，清臣、松生来，久谈。诵英文，至上房久坐。看闲书良久。清臣来，久谈。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久坐。校电报舆地门。丑初睡。

廿六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楷书百字为儿辈摹本。诵英文。饭后，校电报舆地门。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鉴儿，与谈良久。清捡案头。至上房抚视畅儿。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一坐，至清臣室一谈。调紫泥甚久。写一函呈译署。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饭后，偕松生、清臣、子兴至老城门，观伦敦新城主莅任。仪仗极盛，观者如堵，与吾湘城隍会约略相似，惟游戏之物较少耳。余于午正二刻即至纽敦之店，未正，城主始过。观

伦敦新城主莅任

毕，下楼，观店中光学器具极久。又观抽气机器暨煤矿所用寒暑表。纽敦者，即算学家所称奈端，开店者其裔孙也，店中售卖光学、气学所用器具，画图、测算之笔尺、规矩，视远、显微、映画诸镜，无所不备。本日借其楼小坐，因得纵观诸物。主人健谈，述诸物之体用，颇入精奥，且得要领。惜吾弟栗諴未来，来必大获益也。申初二刻，归。在上房久坐。看小说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与松生一谈。至清臣室一谈。丑初睡。

牛顿裔孙开仪器店

廿八日　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清臣室一谈。家乡寄蔬菜种子来，清捡良久。饭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核改函稿三件。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清臣来，久谈。见巴西新报，载首相可恩在上议院谈论招致华工及与中国通商和好之事，钞寄总署一阅而批其眉焉。清捡案头，洗笔最久。头痛甚剧，胃中恶逆，盖寒疾也。丑初睡。

巴西新报谈华工事

廿九日　阴。巳初起，体中不适，茶食后，围炉静坐良久。诵英文。饭后，清臣来，一谈。小睡甚久。

申初，德国人倭吉格士来谒，谈至酉初乃去。论英、法、德人皆用黄金，中国用银，通市不便，议欲铸万国通宝银钱，定黄金、白金之价，较铢两、尺寸之数，折衷一是，以为标准。余称其命意甚善，然一时不能通行中国。缘中国近虽掺用外国银钱，只是商民私相授受。既不入于税饷，则未立法律以防私铸。私铸不止，则无论何国银钱，皆止能通行于通商海口惯使洋钱、善辨真伪之人，而不能流通

德人议铸万国通宝

于内地省分、乡曲隐僻之处。倭吉格士谓英、法等国，钱法最善，绝无私铸，中国尽可收之入于税饷云云。余答以：中国幅员广远，通商各埠，不过域中百分之一耳。国家岂能为此百分之一之商民，而使彼九十九分者皆改其旧习以用洋钱乎？既用者少，不用者多，则中国国家必不设局自铸银钱。国家既无官铸之银钱，而以外国入口之银钱充入税饷，无是理也。既不入于税饷，而忽设法律以防私铸，亦无是理也。法律不设，则英、法等国钱法虽佳，而难保中国之奸民不私铸以牟利，且难保英、法等国之奸商不藏于中国各埠私铸以牟利；则英、法等国虽无私铸之弊，而其钱之不能见信于乡曲隐僻之处如故也。

论中国不能收洋钱入税

倭吉格士又问："麦西哥之银钱，行于中国久矣。法国外部尚书瓦定敦，既允商人之请，欲铸法文银钱以行于中国。既轻重轮郭，胥仿麦钱之式，虽径铸而径行之，中国既不禁麦钱，亦必不禁法钱明矣，瓦尚书何必谆谆具牍以问乎？"余答之云："瓦尚书之问，一系恭敬之意，一与麦钱微有不同。盖麦钱虽行于中国，然至今不入税饷。瓦尚书之牍，盖注重在欲使法钱入于税饷，其大不同处在此。刻下中国国家已将瓦尚书所请，交外省各大臣会议。余意法钱允行中国与否，尚不可知，入税饷一层，则断不能允。即足下欲铸万国通宝银钱，只要银色、铢两、斠若画一，久之，中国海口商民亦或可以行用。然云欲入税饷，亦万万不能允也。"倭吉格士性颇坚愎，仍以前说反复辩论良久，而后去。

余头痛益剧，幾不能支。送客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銮儿之病。夜饭后，摘痧良久，头痛稍减。亥初即睡，不甚成寐。

三十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围炉久坐。作一函稿呈译署各堂。至清臣〔？〕一谈。饭后，核改函稿一件，印钞件甚久。马克勒衣来诊，一谈。夜饭后，登楼至智卿室久坐。写昨日日记。子正睡。

寄药与女

十月初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开一单寄女儿广璇。因向马克勒衣问得药方数条，将内服外敷之法，详书一单，将与药同寄也。诵英文。写对联六副。饭后，清臣来，一谈。写对联四副，横幅篆书三十餘字。头痛甚剧，至上房久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清臣室一坐。写摺扇二柄。清捡各种钞件。写零字良久。子正睡。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将寄女儿之药物逐瓶标记。阅上海寄来函牍。梳髮。阅《申报》、新报。饭后，清臣来，一谈。葛德立来，谈极久。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核函稿一件，贺陈荔秋转副宪。写一函寄李季泉。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凯生室，与凯生、湘浦、芳圃一谈。至松生室久坐。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致介石、符卿弟，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栗弟。丑初睡。

胡雪岩经手借洋款舞弊貪污

初三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至清臣室一谈。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夜饭后，胃痛大作，呕吐后，小愈。小睡片刻。至智卿室一谈。写零字，调墨盒。丑初睡。头痛身烧，不甚成寐。

初四日　阴，夜雨。辰正二刻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茶食后，清捡行李之宜先发往巴黎者。松生来，一谈。饭后，清臣来，一谈。未正，偕清臣至罗尼颜料店一观。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将所寄之物开一详单与之。督仆役装盛寄皖诸物。丑初睡。

行李先发巴黎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清臣来，一谈。饭后，督仆役收捡箱箧。写摺扇二柄。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清捡文具。清臣来久谈。子正二刻睡。是日，作一联自箴，拟书而悬之斋壁。云："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参前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作联自箴

初六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文具。金登幹、赫乾滋来，谈台湾轮船案良久。言英国议院以前议定，海关案件与此案相类者，凡一千六百馀件，讼师皆须一一查考比校，乃可具牍。又云：船主不知情之说，势在必争。缘和约中有云："海关税务司未经会同开舱，而船主先开舱发货有罚。"若此次以"不知情"三字免罚，则将来或有货船抵埠，关吏未来，船主驾小舟离船，副船主以下有擅开舱发货者，船主亦得以"不知情"求免，则流弊不可胜言也。其说良是。余于秋间晤外部邓侍郎，亦尝言之矣。饭

台湾轮船走私案

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铋儿，谈片刻。申正，偕清臣至外部，拜侍郎邓德登，一谈。至沙侯家投刺辞行，夜归。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督仆从收捡行李。子正睡。

初七日 大雪，下午乃止。辰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饭后，写一函致李相，核函稿二件。清捡行李。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清臣、松生来，久坐。再至智卿室一谈。子正睡。体中不适，不甚成寐。

初八日 大雪。巳正乃起，静坐良久。茶食后，督仆从清捡行李。与松生谈极久。饭后，封应发各函件。与清臣久谈。静坐甚久。夜饭后，收捡应带零物。□□登楼，至凯生室、莘耕室各久谈，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雨雪。午后，入法境微雨。卯初起，清捡随身行李暨铋儿乳瓶等件。卯正饭。辰初，偕内人率儿女自英馆启行，到车灵克罗斯栈即登火车。松生、凯生等皆送至栈。从官随行者：张听帆、李湘浦、曹逸斋、曾省斋、李芳圃、萧介生、谢智卿、王钦轩暨武弁汪席臣、王南陔也。辰初三刻展轮，午初抵多福尔海口，登舟而渡。虽风雨不大而寒气袭人，波浪掀动，殊不能耐。余向不晕船，本日因前染寒疾未愈，又在舟须时时照应儿女，动作太劳，亦致呕吐。惟尚未困顿，仍能照拂妇孺耳。未正，乃近卡利海岸，因水浅，舟不能泊埠，换小舟又行良久，登火车已申初矣。清臣因料理途中事务，送至卡利后，仍冒风雨渡海回英，殷勤可念。法兰亭迎至卡利，为安排车中午餐。展轮后，内人暨儿女皆因呕吐太甚，喉痛不能饮食，余乃独

偕家眷随从移驻巴黎

啖，甚饱。戌初，车抵巴黎，法之从官迎出，立谈片刻。乘马车至使馆，已戌正矣。清捡行囊。兰亭之妻来谒内人，一坐。饭后，至莼斋、春卿、仁山、子振室中一谢。子正睡。

初十日　阴，晨微雨。辰正起，捡点朝衣朝冠，开写拜牌次序。巳正，率僚属在大厅叩祝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饭后，督仆从移置什物、橱柜之属极久。兰亭来，一谈。马眉叔来，陈楚士来，日意格来，矿务学生五人来，先后各一坐。清捡什器、文具、函牍之属，夜饭后，复清极久。子正睡。

矿务学生五人来

光绪五年十月十一日　阴，上午微雨。辰正起，手治茶食果品，陈于厅案，衣冠叩奠先太傅文正公六十九岁诞辰。从官皆来案前行礼，答拜后，陪坐一谈。茶食后，督仆从移置橱架。清捡书籍。剃头。饭后，仁山来，久谈。山西人丁敦龄来谒，一谈。兰亭来，一谈。税务司吉罗佛夫妇来谒，其妻至上房谒内人，传语良久。至客厅，又与渠夫妇同谈片刻。客去，复与兰亭一谈。兰亭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夜饭后，与仁山一谈。登楼至智卿室、仁山室各一谈。写一函致松生，写一英字函致清臣。翻阅英国字典。丑初睡。

山西人丁敦龄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纸张等件。与昕帆一谈。医士罗日意来诊钖儿，谈病良久。饭后，赛会华商王子显来谒，一谈。兰亭来，一谈。偕之出门，拜吉罗佛不晤，至笔墨店一观，至兰亭家一坐。归，至居停主人利格夫人处谈极久。（“久”下接另纸。）日意格之帮办师恭赛

赛会华商王子显

格来，谈片刻。夜饭后，清捡纸张、笔墨等件。核改英文函稿二件，公文稿一件。丑初睡。

十三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校电报舆地门。午刻，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谈病良久。饭后，偕春卿拜日意格、师恭赛格，谈甚久。拜陈楚士等，过门投刺而已。归，兰亭之妻在内人室，陪坐一谈。魏斋来，谈极久。核公文一件。夜饭后，校电报书舆地门。清捡什物，将锁钥查阅、写记。丑初睡。

医士罗日意来诊

十四日 晴。辰正起，体中不适，颈强头痛，静坐良久。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报、《申报》、新报。饭后，兰亭来，久谈。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一谈。头痛，偃卧成寐。亥初起。饭后，写一函致仲妹。丑初睡。是日病，未治事。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校电报舆地门。午正，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一谈。饭后，兰亭来，久谈。写一函致陈荔秋。校电报，清捡笔匣。夜饭后，偕兰亭至李柏门家，久坐。至兰亭之母处，一坐。至北车栈，与从官迎李丹崖公使。戌正三刻，丹崖至，立谈数语而别。余归，至中途马蹶，易车而归。在上房一谈。核电报。子正睡。

火车站迎李丹崖

十六日 阴。因锡儿欬疾甚剧，请医士罗日意，未至，遣其徒余丁聂来。寅正，披衣起，与之一谈。卯初，复睡。辰正起，茶食后，校电报。医士罗日意来，久谈。梳髮。阅英文，校电报。饭后，兰亭来，一谈。巴西赴华正使喀拉

多墨副使水师提督穆达来，一谈。偕兰亭出门，拜外部接引大臣穆拉之夫人，因其每礼拜六见客也，坐谈良久。拜李丹崖，谈极久。至罗佛尔大杂货店一观，酉初二刻归。夜饭后，核阅译官所述韩博理问答之语。至智卿室、仁山室、春卿室、各一谈。校电报。编次照相册。子正睡。

接引大臣夫人

十七日 阴，午后微雪。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报、《申报》、新报。校电报与地门。饭后，兰亭之母、妻来见内人，传语极久。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司巴纳来，谈良久。与兰亭、李丹崖谈极久。夜饭后，校电报。至智卿室一坐。编次照相册。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兰亭来，久谈。前充浙江兵船管带官实德棱、前充德国驻津领事官□□□来，谈极久。言将与华商立一公会，以中国丝、磁等物，与法国呢、布诸货径相交易，不藉英商之手云云。余答以：中国贸易之事，均由商民自便，国家不令不禁。若华商向地方官禀明贩运章程，与法商合同办理，地方官如不禁阻，则径通贸易之说尽可照约施行，余亦断不阻挠也。

议华商与法国贸易事

饭后，日意格之弟妇暨师恭赛刻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偕兰亭拜伊巴纳、白罗呢，皆不晤。至影相馆，观英、法名人之像良久，归。夜饭后，清捡佩饰等件。戌初，至日意格处赴宴，亥正归。阅白德勒英字函，知女儿广璇九月初旬在沪所患仍剧，焦灼之至。丑初睡。

影相馆观英法名人之像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法诸名

写英字函致日意格

人影相。兰亭来，久谈，饭后，复一谈。写英字函致日意格。偕兰亭出门，拜教皇公使农司克萨稽、巴西赴华公使喀拉多、穆达，均不晤。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清捡影相。写一函寄刘康侯，极长。核译官所翻新报，核函稿二件。丑初睡。

二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二件，甚久。饭后，听帆来，一谈。兰亭来，久谈。偕之至外部，拜尚书瓦定敦，坐候良久乃得晤谈。又见其夫人，坐谈片刻。归，与兰亭一谈。夜饭后，写一函致译署，甚长。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一坐。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丑初睡。

廿一日 阴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栗弟，一函寄刘伯固。饭后，兰亭来，谈极久，傍夕始去。清捡已写诸函暨各钞件。编次影相册。夜饭后，写一函答陈荔秋，封缄寄华各函。看小说良久。胃中不适。子正睡。

廿二日 阴，微雪。巳初起，以体中不适，静养竟日。茶食后，诵英文。饭后，兰亭来，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馀时静坐或看小说。丑初睡。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兰亭来，一谈。实德棱引其商会总统布勤尔来，谈极久。其人颇诚实，而实德棱则穷困无聊之妄人也。以寓华多年，广交游，通声气之说夸于布勤，遽见信任，欲使赴华，结纳粤中殷实华商，以成华法贸易公会。余与实德棱谈次，数面折之。布勤闻余弦外之音，亦颇耸动。午正，客去。

面折实德棱

饭后，偕兰亭至琫马舍大店，纵观极久。巨细器物，无所不备。使工匠暨男女隶役二千馀人。每日送货之车，用马二百馀匹。庖厨锅甑，大逾等伦，炊炮之事，皆以火轮机器运动升降。店面联数十号合为一家，冬夏尝择日设乐肆筵，以宴宾客。平日游观者，肩摩于堂，毂击于市。茶、酒、果、饵，皆精洁丰腴，陈设于大厅，任游客饮啖，不索值也。入其店市物者，视他处散店，货精而价廉。是以昼夜出入男女，或市器具、衣饰，或专事游览，喧阗络绎，如蚁如蜂。司帐目者百馀人，算不停筹，簿不辍书。又用伙友数人，导客巡视楼阁数重，厨室、畜圈，靡不周至。复有大厅，陈设图籍、书画、小说、新闻，以供游客与店友之分班休息者，偃息而观赏焉，盖杂货店之伟观。而问其资本，出于一人，则其家之富亦可想矣。尝遣店友至中国京师、天津一带，采买磁器、铜器之属，挈银数万两，遇有适用之物，辄閤一店而收买之，运载以来，陈为一类。局面之开展，于此亦见一斑。余粗览一过，薄暮乃归。夜饭后，至智卿室、仁山室各一谈。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琫马舍大商场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栉髮。陈楚士来，久谈。饭后，兰亭之母来，在上房久谈。徐仲虎、马眉叔、李丹崖，先后谈极久。看小说。夜饭后，兰亭之母送乳媪来，谈甚久。至逸斋室一谈。至春卿室，与春卿、莼斋、仁山一谈。修改李眉生牙章三方，六字。丑初睡。

徐建寅马建忠先后来谈

廿五日　大雪，午后止，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客厅督仆役移置器物良久。巳正，偕春卿至李丹崖处，贺

贺李丹崖眷属西来

其眷属西来之喜，与谈良久，徐仲虎同坐，一谈。午正归。饭后，兰亭来，久谈。写一单，分派随员供事誊缮电报、新报。看小说良久。夜饭后，至湘浦室，与湘浦、仁山、昕帆一谈。至外廊楼，与智卿谈甚久。清捡书籍，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在炉旁椅上偃息良久。饭后，兰亭来，一谈。李丹崖、徐仲虎来，谈良久。傍夕，至兰亭家久坐，夜归。饭后，阅上海寄来函件、《申报》、新报。写一函寄仲妹。丑初睡。

廿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至仁山、莼斋、湘浦室，各一谈。饭后，兰亭来，一谈。偕兰亭、春卿赴教王公使茶会。外部接引大臣穆拉为之引进，各公使幾与朝会相等。盖法人多崇天主教，故教王之使班居各国公使之上，若英人崇耶稣教以来，则教王直不能派公使驻扎伦敦。各国头等公使以到任之先后序班也。申正，归。与兰亭一谈。夜饭后，至花厅等处巡视良久。写一函致松生、凯生。丑初睡。

法崇天主英崇耶稣

廿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宣纸等件，诵英文。饭后，陈荔秋来，谈极久。偕春卿拜荔秋，不晤，傍夕归。兰亭来，一谈。酉正，至兰亭家便饭。亥正席散，听其友翕尔马克尔弹琴，其妹爱力萨拜次歌诗良久。子初归，核函稿、牍稿各一件。看小说。丑初睡。

廿九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开写十一月

初四日请客单。偕春卿至荔秋处，谈极久，午正归。饭后，荔秋来，谈极久。兰亭来，一谈。督仆役移置床榻、橱柜等件，夜饭后，毕。写乐律一章。丑初睡。

十一月初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客厅、饭厅督仆役安置器物。医士罗日意来诊钖儿，一谈。饭后，兰亭来，久谈。夜，内人率儿女预祝余四十一岁生日，馆中僚友、傔从亦皆衣冠相贺，酬应良久。莼斋、仁山、春卿、子振、登甫、湘浦、听帆设席请余夜宴，酉正二刻入席，戌正散。在上房久谈。写乐律三章。丑初睡。

四十一岁生日

初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僚友、傔从祝余生日，陪莼斋等在客厅谈良久。荔秋中丞、陈楚士、吴礼堂来，谈极久。设麵款客。席散，复与荔秋久谈。至上房静坐良久。未正，至僚友室一谢。兰亭来，一谈。申初，至荔秋处谢步，谈极久。至兰亭处一谈，傍夕，归。肄业学生八人来谒，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倦甚，偃卧片刻，诵英文。丑初睡。

肄业学生八人来谒

初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衣冠至大厅，设茶果三牲，供献先祖妣江太夫人冥诞。诵英文。兰亭来，久谈。饭后，李柏门夫妇来，一谈。偕兰亭至卢佛尔杂货店，纵观甚久，傍夕归。居停主人力格夫人来谒内人，传话甚久。夜饭后，荔秋中丞来，谈极久。丑初睡。

初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件。闻女儿之病医治未效，仍自沪回皖矣，焦灼之至。阅《申报》、新

报。饭后，剃头。兰亭来，谈极久。写一函致仲妹，一函致凯生、松生。夜，至客厅候客，兰亭、荔秋、吴礼堂、喀拉多、日意格、师恭赛格、高迪野先后来，陪诸客饮宴，法馆僚友同坐。戌初入席，亥初二刻散。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思臣弟。丑初睡。

陪客饮宴

初五日 阴，夜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王璞堂，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寄栗弟。饭后，核致李伯相函稿，加写片函致李相。兰亭来，一谈。至智卿处久坐。夜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周子贞。封缄所写诸函。至春卿室，与春卿、菀斋、仁山、子振、湘浦久谈，至逸斋室一谈。丑初睡。

初六日 阴，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抚视钖儿良久。偕兰亭出门，拜上议院会首马泰尔、下议院会首刚必达，均不晤。拜白罗呢，谈极久。至纸店一观。傍夕归，兰亭谈片刻而去。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仁山室一坐，至上房谈甚久。丑初睡。

初七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松生。饭后，荔秋来，谈极久；兰亭来，一谈。写一函致凯生。夜饭后，至荔秋处谈极久。归，至仁山室一坐。体中不适，默坐良久，子正睡。

静坐

初八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良久。至上房抚视钖儿良久。饭后，仁山来，一谈。偕兰亭、春卿拜巴黎府尹喜乐儿德，未晤。拜英绅倭科乃尔，晤其夫

人，一谈。归，与兰亭久谈。夜饭后，阅女儿广璇寄来衣饰、食物。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核函稿三件，公牍稿三件，皆答复粤东购来官书之事也。丑初睡。

粤东购来官书

初九日　阴，夜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批乐律三阕。饭后，荔秋来，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各件。兰亭来，一谈。夜饭后，在上房久坐，至楼房巡视一过。看小说。写一函寄仲妹。丑初睡。

初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偕从官至大厅，望阙行叩贺长至令节礼。更朝衣，着公服，与僚友相贺，坐谈片刻。诵英文。饭后，荔秋来，谈极久。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湘浦室一坐。至春卿室，与莼斋、春卿、仁山、子振立谈良久，又至逸斋室立谈片刻。写乐律一章。丑初睡。

十一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良久。饭后，核译官所翻新报。兰亭来，一谈。

德国克虏伯炮局局董驻法者哈师来谒，谈极久。请余往观其局。余答以明春公事稍暇，当往一游。又请余致书中国官宪，言该局欲与吾华径相交易，不愿假手于经纪之人于预购办枪炮机器之事；现将派一局董，前赴中华谒见官宪，面谈贸易之要，求余写荐信数函。余答以“径相交易，彼此有益，中国官宪久有此意。承局中总办派人赴华，极所欣感。俟局中有公文通知，余当为之转达，且将写荐函数封，分致译署暨南北洋大臣。惟派去之人，必须真明机器、枪炮之事，且须清廉不苟之人，乃能有益。派

克虏伯炮局局董来

去者不能带枪炮、机器，却须多带图样，面为讲说，以备中华采择"。哈师唯唯而去。

与兰亭复谈良久。看小说。夜饭后，料理乳瓶等件。戌初，偕内人率儿女至跷马亭戏园观剧，歌唱甚少，而杂以搬运幻形之术，颇恢〔诙〕诡也。子初二刻归，啖饭少许。丑正乃睡。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钞件。写应答巴西公使喀拉多之语，预示译官，令其安排法语。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喀拉多来，谈极久。出门，至荔秋处，谈极久。归，看小说片刻。夜饭后，至仁山室一谈，阅杨小园所绘地球图；即仁山之子自新，余新派为画图学生者也。至智卿室久坐。写一函致松生，一函致凯生。阅崇地山所订俄国和约。丑初睡。

杨小园绘地球图

十三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乃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公文二件。饭后，荔秋来，谈极久。兰亭来，复久谈，遂上灯矣。夜饭后，抚视钖儿良久。清捡案头。至智卿室坐极久。看小说。丑初睡。是日西人称为耶稣诞辰，官绅商民皆不治事，男女出游，肆门不闭，然禁贸易视寻常礼拜日加严也。

十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陈楚士来，一谈。饭后，兰亭来，一谈。阅智利驻法公使报外部瓦定敦言：接得电报，知秘鲁、玻利非亚皆为智利所败；又秘、玻皆有内乱，更易民主，自相攻击云云。亟作一函寄日都，告荔秋中丞知之。偕兰亭、春卿出门，拜巴西赴

秘鲁玻利维亚内忧外患

华公使喀拉多，谈极久，夜归。饭后，接日意格函，旨得电报，知沈幼丹制军仙逝，未知接任者何人，良用廑忧。核函稿五件，公文稿三件。至智卿室一坐，至纯斋室、湘浦室各一谈。丑初睡。

沈幼丹卒

十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梳发。写一函寄静臣弟，甚长。饭后，偕智卿、钦轩步游市肆，见削桦木瓶塞者，机器甚简便易制，而灵活适用，一人之力每日能削五千也。又见法人所制泥质壶杯之属，有神似宜兴窑者，盖亦东来之法。申正归，写一函致凯生、松生。夜饭后，核公文稿一件，至智卿室、仁山室各一谈，至省斋室谈极久。子正睡。

十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调钞书、印字之墨良久。饭后，兰亭来，谈极久，商定西历新年应亲往谒贺暨差人投刺各处。兰亭之妻来谒内人，陪坐一谈。夜饭后，督仆役安置床帐，看英文，至纯斋室谈甚久。子正睡。

仁山为余购得油布桌罩一幅，上绘法国历代君王之像。始于法拉孟，即位于耶稣降生后四百二十年，当中国宋武帝永初元年。终于今伯理玺天德格勒斐，登位于耶稣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即今上光绪五年也。其名次年数则：

油布桌罩绘历代君王之像

第一朝：法拉孟，在位八年。克罗吉翁，二十年。墨罗斐，八年。希尔德利第一，廿五年。克洛斐第一，三十年。希尔德拜第一，四十七年。格罗戈尔第一，四年，会

第一朝

勒伯尔，四年。希尔伯理第一，十八年。格罗兑尔第二，四十四年。达勾拜尔第一，十年。克洛斐第二，十八年。格罗兑尔第三，十四年。希尔德利第二，三年。地野理第一，十八年。克洛斐第三，四年。希尔德拜第二，十六年。达勾拜尔第二，四年。格罗兑尔第四，三年。希尔伯理第二，一年。地野理第二，十七年。希尔德利第三，九年。

第二朝

第二朝：北班，在位十七年。沙勒马业，四十六年。路易第一，廿六年。沙勒第二，三十七年。路易第二，二年。路易呷隆，五年。沙勒格郎，四年。于德，十年。沙勒第三，廿五年。呷务尔，十三年。路易第四，十八年。罗兑尔，三十二年。路易第五，一年。

第三朝

第三朝：於格卡背，在位九年。罗伯尔，三十五年。韩理，廿九年。飞力伯第一，四十五年。路易第六，廿九年。路易第七，四十三年。飞力伯第二，四十三年。路易第八，三年。路易第九，四十四年。飞力伯第三，十五年。飞力伯第四，廿九年。路易第十，二年。飞力伯第五，六年。沙勒第四，六年。飞力伯第六，廿二年。冉勒琫，十四年。沙勒第五，十六年。沙勒第六，四十二年。沙勒第七，三十九年。路易第十一，廿二年，沙勒第八，十五年。路易第十二，十七年。佛朗遂第一，三十二年。韩理第二，十二年。佛朗遂第二，十七年。沙勒第九，十四年。韩理第三，十五年。韩理第四，廿一年。路易第十三，三十三年。路易第十四，七十二年。路易第十五，五十九年。路易第十六，十九年。路易第十七，九年。拿破仑第一，十

年。拿破仑第二，九年。路易第十八，十年。沙勒第十〔原缺在位年数〕。路易飞尔第一，十八年。拿破仑第三，十九年。伯理玺天德提野，三年。马克孟，六年。格勒斐继马克孟之后也。

三朝七十七代

十七日　阴，上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仁山来，一谈。写一函致凯生、松生。饭后，仁山、春卿、听帆、兰亭来，一谈。申初，偕内人出门，拜兰亭之夫人，谈极久。拜居停主人力格夫人，谈极久。酉初归。夜饭后，核函稿五件。至智卿室、省斋室各一谈。丑初睡。

十八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毕。兰亭来，一谈。偕春卿出门，拜日意格久谈，傍夕归。夜饭后，至智卿室，与仁山谈极久。作摺稿奏报黎庶昌期满销差，派刘翰清充驻法参赞，构思甚久。丑初睡。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稿寄译署总办，诵英文。饭后，写片函致介石、符卿两弟，片函致刘伯固，片函致诸妹，片函致栗弟，一函寄女儿广璇。兰亭来，一谈。印各函稿应存、应分寄者。夜饭后，写一函寄李相。至逸斋室一谈，湘浦室谈极久。看英人小说。丑初睡。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印函稿应分寄者。批莼斋期满销差禀函，核公文稿一件。饭后，抚视铋儿良久。是日为西历元旦。

批黎庶昌销差禀函

未初二刻，公服偕春卿、兰亭至伯理玺天德处贺禧。

未正一刻，各国公使齐集，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出至大厅，教皇公使口陈颂辞，格勒斐答辞后，环行于厅，以次至各公使之前，握手为礼，相贺数语。礼毕，至门，各公使先后辞出。各公使皆朝服，伯理玺天德则常服也。

元旦至总统处贺禧

余出至上议院首领马泰尔家，下议院首领刚必达处，外部新尚书佛来西尼处，教皇公使克萨吉暨日意格处，皆投刺而已。佛来西尼本为工部尚书，因瓦定敦暨他尚书数人，与议院争事不合，同时告退，而佛公乃迁外部，本日晤而未谈，皤然翁也。闻其情性刚严，年虽老而豪气未除，不审此后交涉之事，能否如前顺遂。至接引大臣穆拉处，见其妻女。至兰亭家一坐。归，日意格来，谈极久。夜饭后，封缄昨日所写各函，写一函致刘凯生。兹斋来，一谈。至智卿室，谈极久。丑初睡。

新任尚书佛来西尼

廿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料理锡儿乳瓶，梳发，写一函致松生。饭后，督仆从移置几案。率儿女至兰亭之母家坐良久，又至其妻处一坐。至居停主人力格处久谈。夜归。兰亭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诵英文。抚抱锡儿良久。丑初睡。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阅《申报》良久。至上房抚视锡儿。阅上海寄来文报，饭后，复阅良久。申初，偕兰亭、春卿至伯理玺天德格勒斐之妃处，谒谈片刻。至喀拉多处，见其夫人，一谈；喀拉多得电音闻母讣，在内哭泣，不能见客也。至卡琫业处，观其所蓄鱼鳍之属。有中国金鱼极大，法人最视为珍奇者，一尾索值二百佛郎。

中国金鱼

卡璋业本博学之士，近以蓄鱼为生，著书以论鱼性。余不甚通法文，兰亭极称之，以为书既有用，文笔亦甚佳云。归，在上房一坐。夜饭后，至湘浦室、省斋室各一谈。女儿求画花样数纸。丑初睡。

廿三日　阴，雾。巳初一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画花样。饭后，兰亭来，一谈。核公文一件。夜饭后，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久坐。核公文三件。丑初睡。

廿四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摘录字音相混者十数句，批而记之。饭后，兰亭来，一谈。核改片稿一件，奏随员张斯栒暂归陈大臣差遣。至湘浦室，与湘浦、省斋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教女儿认洋码数目。核对摺件。丑初睡。

教女儿认洋码数目

廿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函稿三件。饭后，写一函寄仲妹，核新报。兰亭来，久谈。夜饭后，请署中僚友观剧，内人率珣女、銮儿偕兰亭之妻亦往观焉。子正三刻归，丑正睡。

廿六日　阴。巳正乃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核函稿一件寄译署总办，托递摺件。饭后，兰亭来，久谈。偕兰亭、春卿至外部，拜新任尚书佛来西尼。各国公使往见者甚众，以到署之先后请入坐谈，教皇公使谈最久。余候数刻乃入，寒暄数语，即辞出。归，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教女儿练习洋码数目。至湘浦室一谈，仁山同坐。诵英文，翻阅英字典良久。丑初睡。

廿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抚视畅

儿良久。饭后，兰亭来，久谈，将余致巴西赴华公使喀拉多〔函〕译成法文。看《平定粤匪纪略》良久。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夜饭后，教珣女练习洋码数目。看英文甚久。丑初睡。

平定粤匪纪略

廿八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抚视钖儿。饭后，兰亭来，谈极久。核改致巴西公使法文函，又核致法外部一函。至花园中徘徊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接上海电报，知刘岘庄补江督，至春卿室，嘱其电报德、日、俄三国。丑初睡。

廿九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偕内人至瑧马舍游观甚久，酉初归。夜饭后，步行至兰亭家小宴，戌正入席，亥正散。归，写零字良久，丑初睡。

三十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函稿二件，公文稿一件，极久。抚视钖儿。饭后，兰亭之母、妻来谒内人，传语极久。与兰亭商一法文公牍稿，甚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偕内人、女儿在本馆花园一游。诵英文。丑初睡。

与法兰亭商法文稿

十二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体中甚不适，头痛畏寒，盖感冒风邪也。茶食后，梳发，诵英文。偃卧成寐，重裘袭被而不得汗。午正起，饭后，核公文稿四件。申初，偕春卿、兰亭至外部，见佛来西尼之夫人，谈片刻归，静坐良久。与兰亭久谈。夜饭后，在上房、书室各静坐良久，子正睡。

初二日　阴，夜雪。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阅上海寄来文报、《申报》等件。饭后，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之夫人、女儿来谒内人，陪坐一谈。兰亭偕其友翕尔马克尔来，谈极久。翕尔马克尔精于乐律，为书中国乐章数阕。客去，与兰亭议公文一件。夜饭后，刘凯生、左子兴、黄玉屏自伦敦来，与谈良久。写一函寄松生。

海部尚书妻女来谒

余去秋出都之时，与译署各堂面谈武弁、学生、供事薪俸章程，拟稍为变通办理，以济公用而节虚糜，各堂深以为然。到上海时即出手谕，晓示随行武弁，言英、法国公事繁多，照料需人，故多带候补武弁陈祝华、刘世勤、汪厚德、凤作霖、万宏胜诸人，因经费有限，不可作正开销，即宜分扣各武弁照章应得之银，以贴给公牍不列姓名之弁，即所谓变通章程也。至英国后，询之筠仙丈，乃知筠翁亦系如此办法，亦既先我而行之。但筠翁携人较少，故扣减供事、武弁之银亦较少。余处携人较多，故扣减亦较多。又须稍存馀款，以清半公半私之款，如捐费、奖赏之类，皆于馀款中取之。当时筠翁所携武弁、供事，皆愿减俸而留，不愿随筠翁归去。既已照减成之数，每月支给而相安矣。本日得松生函，则云：武弁罗雲汉、郭斌，忽求支应随员补发历年扣减之银，乃肯归去。盖疑余与筠丈为私蚀其银，欲以此相挟制，冀得留差也。武人狡诈，适见其愚。余本谕：支应随员，于该弁等归装之行，另拨馀款百馀金以赏之。闻该弁等刁狡如此，乃函嘱松生，停其赏银以示惩儆。盖余不以分外之财饱吾私囊，则无论如何克扣，亦

变通章程

可以见诸函牍而无愧，质诸鬼神而无惭也。子正三刻睡。

初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片函致松生，写西字函致马清臣，诵英文。饭后，兰亭来，一谈。静坐良久。登楼至凯生室一坐。写一函至译署总办，甚长，夜饭后，毕。至湘浦室，与凯生、湘浦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呈四叔父。丑初睡。

初四日　阴，午后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核致李相函稿，剃头，诵英文。加写致李相函一纸。写一函致刘伯固，一函致栗弟，一函致诸妹。饭后，写一函致李幼仙。兰亭来，一谈。法国华文学生，新充巴西赴华翻译官微席叶来谒，谈极久；年幼也，然甚慧，华语不在兰亭之下，又能英文英语，洵属美材。将应寄各处钞件以糖胶印之，夜饭后，复印良久。至智卿室一谈。封缄寄华诸函。摘阮良久。清检案头。阅上海寄来《申报》。丑初睡。

法国华文学生微席叶

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阴，夜微雨。巳初三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接李季泉亲家函及女儿广璇手禀，知女儿自沪回皖以后，病势于九月杪稍见痊减，禀函字迹如未病时，又作闻雁思亲、对月思亲诗各一绝，冬夜思亲诗一律，诗思亦有进益，忻慰无已。盖不得皖中消息者四十馀日，方恐病势危笃，遂不能支，焦灼之际，忽闻吉报，是以举家相庆也。写一函答季泉，又片函寄女儿，并别缮儿诗，改正批圈，即由本日文报递去。写一函致仲妹。饭后，写一函致松生，封应寄之函以示之。兰亭来，谈极久。诵英文。酉初，陪莼斋、凯生、子兴、玉屏、春卿、湘浦

女儿诗思亦有进益

小宴，戌初散。外部尚书佛来西尼送官座票，请至倭匹拉大戏园观剧。戌初二刻，偕凯生、子兴、玉屏、春卿、小园同往，遇日意格，谈极久。余与凯、兴未俟曲终，子初先归。诵英文。丑初睡。

初六日 阴，上午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料捡铴儿乳瓶等物。巳初，偕内人携铴儿至牛痘局，巳正到局，坐候良久。医士德博尔种痘毕，俟儿食乳、换衣乃行，归家已午正矣。饭后，诵英文。倦甚，坐而假寐。兰亭暨陈楚士先后来谈。至智卿室一坐。在上房教女儿洋码数目。夜饭后，至子振室一谈，在上房一坐。诵英文，写乐律三章。丑初睡。

儿子种痘

初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子兴一谈。饭后，核牍稿、函稿各一件。写一函致松生，加写英文函一段答马清臣。兰亭及其弟嘎布列来，谈极久。诵英文。夜饭后，至智卿室坐良久。杖责仆婢。丑初睡。

杖责仆婢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发，诵英文，至上房抚视铴儿。饭后，清捡乳瓶、皮带管等件。偕春卿至外部，拜佛来西尼夫人，不晤。至荔秋所寓客店，与黎莼斋、陈楚士先后久谈。归，英绅倭科乃尔夫人暨兰亭之妻来谒内人，在客厅陪坐，传语片刻。日意格、法兰亭先后来谈。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湘浦来，坐谈片刻。教女儿记认西洋数目码号。看英文。丑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抚视铴儿。饭后，凯生、仁山、湘浦来，久谈。兰亭来，一谈。巴

西赴华公使喀拉多来，谈极久。兰亭复谈良久乃去。写一函致松生。谢智卿、王钦轩派赴英国，来辞，立谈片刻。夜饭后，至湘浦室，谈极久。教女儿记认西洋数目，阅英文。核改奏参罗、郭二弁摺稿，甚长。丑初睡。

初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凯生、湘浦、仁山来，一谈。将摺稿核改数处。饭后，写一函致松生。兰亭来，一谈。至子兴室，立谈良久。夜饭后，核公文二件，致译署函稿一件。至省斋室一谈，子兴、逸斋先后同谈。丑初睡。

十一日　阴，夜微雨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加写一函致译署总办。饭后，兰亭来，一谈。至逸斋室，凯生室各一谈。莼斋、玉屏来辞行，一谈。偕兰亭至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处，不晤。至莼斋处送行，不晤。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写说词一段，将于数日内见外部尚书佛来西尼、下议院首领刚必达论安南事，预写大意，付翻译官译之，免致临时错误也。阅《申报》，未毕。亥正，偕凯生、兰亭、春卿至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处赴茶会，子正归。阅《申报》良久。丑初二刻睡。

写演说词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函牍。湘浦来，一谈。添写说词三段，以备见佛来西尼暨刚必达时问答之语。诵英文。饭后，在上房坐极久。择日记应钞者圈识之。夜饭后，松生自伦敦来，一谈。阅英文良久。复与松生一谈。丑初睡。

松生自伦敦来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松生谈极

久。饭后，复谈极久。兰亭来，久谈。医士罗日意来视铴儿牛痘，一谈。诵英文。夜，陪松生、兰亭、子兴、仁山、省斋、逸斋小宴。戌初席散，谈极久。静坐良久。亥正，偕凯生、兰亭、春卿赴外部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四日　晨微雪，竟日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与松生、兰亭一谈。巳正三刻，偕兰亭、春卿至外部，坐候良久。见佛来西尼，谈片刻，归。（"归"下接另纸）。与春卿一谈。饭后，小睡良久。偕春卿至下议院，拜首领刚必达，一谈。至外部新授侍郎爱尔倍特、侍郎热格尔施密子、暨新派驻华公使布类处，投刺称贺。归，兰亭暨其友翕尔马克尔来，论乐极久。夜饭后，在省斋室，与松生、省斋、陈楚士一谈。酉正二刻，偕松生至兰亭处便饭。亥正二刻归，与松生谈极久。丑初睡。

下议院拜刚必达

十五日　晴。卯正一刻起，与松生一谈。松生登车回英，余解衣复睡。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核奖案摺稿，未毕。饭后，抚视铴儿良久。兰亭来，一谈。体中不适，在上房久坐。夜饭后，核摺稿毕。在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登楼贺凯生五十五岁生日，谈极久。饭后，兰亭来，谈极久。核改作附片、奏稿二件。夜饭后，写一函致松生，核改穆韩马德刊呈索妻、女一案照会沙侯英文稿。教女儿记认洋码数目。丑初睡。

核英文稿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西字

函致马清臣，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毕。头痛，不能治事。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写一函寄介石、符卿两弟，一函寄伯固，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栗弟。头痛，偃卧片刻。亥正二刻，偕凯生、春卿、兰亭赴教部尚书佛尔利茶会。宿儒学士甚多，酬酢立谈，子正乃归。作函稿致总署总办诸公。丑初睡。

教部茶会宿儒学士甚多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核新报二纸，剃头，写一函寄李幼仙。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寄刘康侯。清理糖印钞件。兰亭来，一谈。偕春卿、兰亭拜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夫人，谈甚久。拜巴西驻华公使喀拉多，不晤。归，将寄女儿函另写一过，夜饭后毕。戌初一刻，偕兰亭至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处赴宴，各国头、二等公使皆在焉。戌正入席，亥正散，子初归。封缄寄华各函极久。丑初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封缄寄华各函，写一函寄李相，看小说，核新报良久，诵英文。饭后，偕内人至客厅待客。未正二刻，接引大臣穆拉之夫人、女儿暨兰亭之妻来谒内人，陪坐良久。与兰亭谈极久。看小说。至湘浦室久谈。夜饭后，偕兰亭至戏园观搬运之术及口技良久。子初归，教女儿解连环。丑初睡。

二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看小说极久。饭后，阅《申报》、新报。未正，偕内人出门，拜伯理玺天德格勒斐之夫人，不晤。拜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之夫人，坐极久。拜外部尚书佛来西尼之夫人、接引大臣

穆拉之夫人，各一坐。拜英绅倭科乃尔之夫人，不晤。酉初归，与兰亭一谈。夜饭后，写一函致仲妹。至省斋室谈极久。清捡家信数十封。丑初睡。

廿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函稿二件，诵英文，看小说，阅《瀛寰志略》良久。饭后，阅清臣寄来西字函及照会沙侯论穆汗马德刊事英文稿。与兰亭一谈，偕之游博物院，观蛇、虺、蜴、鳄、狮、虎之属，酉初归。夜饭后，日意格来，谈极久。至凯生室久谈。阅《瀛寰志略》。丑初睡。

瀛寰志略

廿二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公文二件，阅《瀛寰志略》。饭后，兰亭来，久谈。体中不适，偃卧成寐，酉初乃起。夜饭后，至仁山室、逸斋室各一谈。阅《瀛寰志略》。子正睡。

廿三日 阴雾。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梳髮，阅《瀛寰志略》。吴子登来，谈极久。饭后，兰亭来，久谈。偕春卿、子兴至子登处，同至农器赛奇会场游观极久，申正三刻归。夜饭后，写一函致松生。至上房久坐。亥正，偕凯生、春卿、兰亭〔赴〕内部尚书勸倍尔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四日 阴雾，申后微见日，夜复大雾。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阅《瀛寰志略》，阅上海寄来文牍。饭后，复阅良久。兰亭来，一谈，偕之出门，拜葛士奇，一谈。至外部，拜侍郎爱尔倍特、侍郎热格尔施密子、总办傅乃尼，各一谈，皆新任者也。拜华法商会总统博勒尔不晤，晤其参赞某，一谈。在街旁杂货店一观。拜倭科乃尔夫人，一

拜外部新任各官

谈，酉初归。夜饭后，阅《申报》、新报、京报。戌初二刻，赴倭匹拉科密卡尔戏园观剧，教部尚书佛尔利以其官座相邀也，率儿广銮、女广珣同去。亥正，余偕春卿、兰亭赴工部尚书法洛阿茶会，遇雾甚浓，不敢前进，仍至戏园。丑初归，丑正睡。

华法商会总统

廿五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至省斋室，与省斋、逸斋谈极久。饭后，兰亭来，一谈。华法商会总统布勒尔来，久谈。克虏伯炮局总办之子来，一谈。与兰亭谈甚久。写一函寄栗弟，一函寄季妹。夜饭后，封毕。抚视锡儿良久。亥初，偕内人赴格勒斐夫人茶会。子初归，啖粥少许。丑初睡。

廿六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诵英文。作函寄李眉生，未毕。饭后，兰亭来，久谈。写寄眉生函仍未毕，夜饭后，再写一段。至智卿处立谈良久。张听帆来，一谈。写寄眉生函，子正乃毕，通共约三千字。丑初睡。

廿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添写寄眉生函五段，五百字。至智卿处，谈甚久。写一函致仲妹。饭后，兰亭来，谈甚久。写一骈语函答俞荫甫，未毕。夜饭后，定稿，复自缮之。至智卿处谈甚久，至凯生处一谈。阅英君主临幸会堂所宣谕旨。丑初睡。

翻字典读英君主谕旨

廿八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英君主临幸会堂谕旨，盖执政诸臣预为撰拟临时宣读，每有平日语言不常有之字，故翻字典一证之也。诵英文。饭后，日意格之弟妇来谒内人，陪坐良久。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核改

致王叶亭函稿。至智卿室久谈，省斋、子兴同坐一谈。至湘浦室一谈。亥正，偕凯生、春卿至日本公使鲛岛尚信处跳舞会。子初归，丑正睡。

日本公使举办舞会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髮，核函稿二件，诵英文。午正，陪使署僚友饮宴，宾主共十六人。

席间谈及中、倭之势，余谓："中国譬如欧罗巴全洲，日本譬如英国三岛。使日本修政教、整兵戎，内固疆圉，外通贸易，遂臻英国今日之盛。然中国沿海数省，犹足以屹然自立，如今日德、法诸国之势；等而下之，亦将有瑞典、挪威、丹马、比利时之势，非日本所能肆志也。倭人始效西洋之法，制战舰数艘，练新兵数队，遽曰：'吾之武备非华人之所能敌也'，器小易盈，徒供一噱。"凯生等皆以为然。子兴言："倭人之骄，由于西洋新报时时誉之。誉之者，各船局、炮厂布扬议论，以广贸易。有购军械者，辄誉其国以为无敌于天下，盖有意造言，殊非事实，倭人信之，亦自谓无敌耳。"其论深中肯綮。余谓："中国新购'蚊子船'数艘，英人新报亦多溢美之词，谋国者贵有知己知彼之明，不可视人之毁誉而生骄怯之心也。"未正席散。小睡良久。

谈中倭之势

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衣冠至客厅，与僚友相庆。至上房久坐。又至客厅祀祖辞岁，与家人相庆。更衣后，清捡案头，阅搢绅册良久。丑初睡。

光绪六年

大年初一行庆贺礼

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初一日　阴晴半，日中雨。辰正起，巳初，恭具朝服，偕僚属在大厅望阙行庆贺礼。更公服，与僚属相庆。署中武弁傔从，暨巴黎寄寓之华商与肄业学生，咸来庆贺，接见良久。吴子登、陈楚士、张听帆及慕秋所挈翻译官吕祥、何慎之来，坐谈片刻。内人率儿女等至大厅敬祀祖先，相与庆贺。饭后，葛士奇来，一谈。未正，偕内人率儿女至法兰亭夫人家出行，坐极久。归，偕春卿出门拜吴子登，久谈；拜陈莼士等，不晤。归，与日意格、师恭赛克、戈谛野久谈。兰亭夫人来谒内人，一谈。喀拉多来，谈甚久。戌初，陪兰亭及署中僚友饮宴，戌正二刻散。热甚，更衣，静坐良久。兰亭来，一谈。亥正，偕兰亭、凯生、春卿赴刑部尚书嘎祖茶会，户部尚书马尼恩茶会，子

正归，丑初睡。

初二日　阴，日中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核函稿二件，极久；核公文稿一件。陪吴子登、陈楚士、张听帆、日意格、师恭赛克、戈谛野饮宴，春卿、子兴、兰亭同坐。午正入席，未初三刻散。未正二刻，客去，与兰亭一谈，加写一函寄王叶亭。至湘浦室一谈。查译署寄来电报。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至逸斋室立谈良久；至凯生室、省斋室各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谕女儿广璇，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栗弟。丑初睡。

初三日　雨，申刻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写一函寄介石、符卿弟，一函寄刘伯固。印存所写各函。饭后，阅王钦轩取来首饰式样等件。兰亭来，一谈。写一函寄王璞堂、湘浦、雁臣三人。偕内人在客厅坐极久。外部尚书佛来西尼夫人函约申初来谒内人，爽约未至，待至申正，乃复登楼治事。夜饭后，封缄所写各函，至智卿室坐甚久，将所寄译署总办函自缮一过。丑初睡。

看首饰

初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翻阅《十八家诗钞》，诵英文。吴子登来辞行，谈甚久。午初，偕春卿至子登处送行，一谈，午正归。饭后，诵英文。外部尚书佛来西尼夫人率其女儿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女客去后，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省斋、逸斋同谈。翻阅类书。丑初睡。

女客来谒

初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中英和约，翻

中英和约

阅类书，诵英文。饭后，作骈体文寿四叔父母，属草稿数行。兰亭来，久谈。至花园观水池良久。作寿文数行。波斯驻法公使纳萨拉嘎夫妇来，一谈。夜饭后，至智钦室一坐。作寿文数行。丑初睡。

波斯公使夫妇来谈

初六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作寿文；饭后，毕，共一千三百字。兰亭兄弟暨其友翕尔马克尔来，谈乐极久。将所作寿文修饰一过。夜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至凯生室久坐。丑初睡。

初七日　阴，上午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客厅翻阅粤中所购书良久。饭后，在上房久坐。偕春卿、兰亭拜教部尚书夫人，一谈；拜波斯驻法公使纳萨拉嘎夫妇，谈极久；拜色尔毕公使马利娜威奇，不晤，归。夜饭后，演西洋乐谱良久。至湘浦室谈极久。亥正，偕兰亭、凯生、春卿赴巴黎府尹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演西洋乐谱

初八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饭后，诵英文。至智卿室立谈片刻。夜饭后，傔从辈因内人明日四十岁生日，来祝良久。写乐律二章，甚长。丑初睡。

初九日　阴，下午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阅上海寄来文报、《申报》、新报。至客厅款接僚友来祝内人生日者。更衣后，陪僚友饮宴，未初二刻席散。兰亭夫妇来，一谈。携銮儿至街头散步，遇雨而归。

携銮儿街头散步

日意格来，谈极久。论及“蚊子船”之无用，及快船只可用十馀吨之炮，不必用二十五吨大炮；虽由忌嫉赫德

而发兹言，然所论亦不为无见。余尝函告李相，谓“蚊子船”船小炮大，炮不能左右顾，则命中之权操之于舵工，操练颇不易易，疑其难于得力。然究系臆揣之词，未尝树之准的而试验之，则亦未可徵信也。惟英人于水师一道，讲求多年，深得三昧，而“蚊子船”甚少，亦未闻宿将达官，赞此船为行军利器者，亦未闻他国有专用此船奏绩之事，则大可疑者也。

“蚊子船”无用

傍夕，与内人、儿女家宴。至凯生室一谈，至介生室一谈。核函稿一件。至湘浦室一谈。丑初睡。

初十日　阴，微雨。卯初三刻起，饭后，小坐。卯正二刻，偕子兴、智卿，并挈武弁汪席臣，自使馆启行。仁山、春卿送至车栈，兰亭旋亦至栈。辰正二刻，火车展轮。午正二刻，至卡利登舟；申正渡海毕，复乘火车。酉正一刻到伦敦。在舟车屡次偃卧成寐，醒则看小说，或与子兴闲谈。舟次大风颠簸，同行者皆呕哕狼籍，余以安卧得不呕，然亦甚不适也。酉正二刻，入伦敦使馆，与松生、仲妹相庆新禧，坐谈良久。夔九、莘耕坐谈片刻。夜饭后，至清臣室坐极久，仲妹室一坐。丑初睡。

自巴黎至伦敦

十一日　阴雨，下午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梳髮，与莘耕一谈。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昔年随艾尔金曾至中华者，暨昔年管带常胜军助剿粤逆之戈登来谒，谈颇久。松生来，谈极久。饭后，至仲妹室一坐，至夔九室一坐。未正二刻，偕松生、清臣、夔九、子兴赴柏京邯宫殿朝会，立极久。酉初归，观纸样良久。松生设宴，招余与使馆諸僚

戈登来谒

友同饮，戌初乃散。至仲妹室一谈。松生、仲妹来余室，复谈极久。至清臣室谈极久。丑正乃睡。

十二日 阴、下午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与莘耕一谈。巳初二刻，偕清臣出门，拜巴夏礼，谈极久。

巴夏礼劝开口通商以保高丽

巴言：日本、俄罗斯，皆处心积虑以谋高丽，谋之既久，发之必骤，中国务宜先事预防。预防之法，独有劝高丽与西洋大国开口通商，则高丽之国，可藉公法以自保全。如高丽疑惧西洋，不欲引虎入室，则开口于轮楫不通之处，亦可获益云云。余心颇然其言，故问之云："高丽国小而贫，西洋大邦，与之通商，有何利益？"巴夏礼云："君侯勿疑余言为英人求通商之利益也。且高丽昔日尝有以非礼待西洋人之事，吾英人藐视其国，以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实不愿与往来。高丽如欲获通商自保之利，亦不须定通英国，法、德、奥、美诸邦皆足以保之。余所以言此者，以驻倭日久，颇知倭人心怀叵测；中国及早图维，非以利高丽，实以自固樊篱也。"余答之云："贵大臣言及此，感谢感谢。吾亦非谓英人与高丽通商，为求获贸易之利也。盖日本不能独谋高丽，必与俄人私相联结分据其地。俄强于倭，俄踞高丽海口，则英人每岁海上须添无数水军，其势乃可敌俄。是高丽关系英国之处，良非浅鲜；保全高丽，不得谓专益中国，亦英人之所日夕悬念者也。"巴夏礼云："诚然，但不能谓高丽与中华无涉，是以我劝君侯趁早图之。"余答云："高丽系中华属国，中国封其君王，纳其朝贡，而不侵占其自主之权。通商之说，中国可以劝之，而不可以

勖之。事之成否，不可预知。贵大臣驻倭日久，窥探日本之欲占朝鲜，较之法国之欲图安南，孰为急切？"巴云："法人距越南太远，得之损多益少，谋之之心不甚齐一。日本之贪心，似较法人为尤甚。俄方有内乱，未遑远略；然日本兵起，俄人必出兵以争利，则可逆睹者耳。"余云："中国惟我大清朝能使高丽首先效顺，臣服不懈。若前朝之征高丽者，皆系老师糜饷，劳而无功；甚或全军溃败，不能雪耻。可见高丽虽蕞尔小国，然实有坚忍自守之力，未易夷灭。日本纵能胜之，亦断不能有之。但贵大臣之言，亦有未雨绸缪之苦心，愿中华与英人同保该国，无令稍受外侮，则彼此皆有利益矣。"

日本欲占朝鲜

俄必出兵争利

拜戈登不晤。至纸局二处，观纸与墨，未初一刻归。饭后，与松生久谈，为之改订寿序字句。申初，偕清臣出门，拜日本公使森有礼，不晤。至俄国使署投刺称贺，因俄皇又被会党埋火药轰其宫殿，复未中也。至金登干处谈极久。拜贝南杏不晤。拜外部侍郎庞师福德，一谈，酉正归。夜饭后，复改寿序。偕松生、清臣、智卿至戏园，观新春鱼龙曼衍之剧，夔九、子兴、莘耕为主人也。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会党轰炸俄皇宫殿

十三日　阴，黄雾，昼晦。巳初起，茶食后，改寿序毕，与松生久谈。饭后，与清臣谈极久，至仲妹室一谈。清捡文具。清臣招饮，署中僚友同坐，酉初入席，酉正散。与松生、仲妹久谈。戌正，偕子兴等自署启行，僚友皆送至车栈。戌正二刻展轮，子初抵多发尔登舟，风平浪静，凭

栏眺望良久。

十四日　阴。丑初渡海毕，复登火车。丑正展轮，和衣熟睡。卯正二十分抵巴黎，从官皆迎于栈。辰初入使署，与兰亭一谈。至上房谈极久。和衣偃卧。午正起，饭后，与逸斋酌排寿屏字数。核致李勉林观察函稿，核公文三件。德在初来谒，谈极久。兰亭来，久谈。倦甚，不能治事，在上房久坐。夜饭后，至凯生室一谈，智卿室一谈。徐仲虎来谒，久谈。在上房偃卧，未成寐。亥正，偕凯生、春卿、兰亭赴奥国驻法公使伯爵伯斯茶会。子初归，子正睡。

返巴黎

十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饭后，写一函致李相。兰亭来，一谈。核函稿二件。夜饭后，偕春卿出门，拜徐仲虎，不晤。归，写片缄寄松生，片函寄仲妹，核致陈宝渠骈文函甚久。亥正，偕凯生、春卿、兰亭赴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六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一函致译署总办，一函加致汤小秋，自印钞件数纸。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申初，偕内人拜西班牙太后，坐谈良久。拜法兰亭之母，谈极久。拜李柏门之妻，一谈，酉初归。夜饭后，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久谈。写呈九叔父禀毕，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刘伯固。亥正，偕凯生、春卿、兰亭赴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赴农商部尚书狄拉尔茶会。子正归，核函稿一件。丑初睡。

拜西班牙太后

十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李幼仙甥，

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栗弟。饭后，印字极久。兰亭来，一谈。新闻馆写书博士傅兰西斯克密舍尔来，久谈。巴西赴华正使喀拉多、副使穆达、翻译官微席蘪来，一谈。写一函寄七妹，甚长。夜饭后，加写一函致译署总办。印字良久，封缄良久。至凯生、湘浦、智卿室各一谈。亥初二刻，偕春卿、省斋至勒立色宫，赴伯理玺天德跳舞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新闻馆写书博士

十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闲书，梳发，诵英文，清捡佩饰等件，批记清臣寄来纸样。饭后，在上房一坐。未正二刻，偕春卿、兰亭出门，拜法国水师提督斐龙，巴西赴华副使穆达，新闻馆博士傅兰西斯克密舍尔，均不晤。至经利号华商广货店纵观良久。酉初归，看闲书。夜饭后，至智卿室、省斋室各一谈。至兰亭室谈良久。归，阅英人海尔柏尔塔吉尔师所译«聊斋志异»数段。丑初睡。

夜读英译聊斋志异

十九日 晴阴半，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聊斋志异»。饭后，督仆从陈设女客厅。清捡书籍。兰亭来，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亥初二刻，偕内人率女儿至日意格家赴其弟妇茶会。子正归，丑正睡。

廿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清捡壁袋中已复之函及家报等件。在上房抚视铋儿良久。饭后，写乐律一章。兰亭来，久谈。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司巴纳自古巴来，来拜，一谈。喀拉多夫妇来，陪其夫人至上房一坐，至客厅与喀拉多一谈。与兰亭一谈。核公文四件，函稿一件。夜饭后，督仆从陈设女客厅。至智卿室一谈。偕春卿至居停主人力格

布置女客厅

处，谈甚久。归，写楷书空白功牌一纸，将以石墨印之也。丑初睡。

与张德彝久谈

廿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德在初来，久谈。陈设各厅。核公文一件。至上房久坐。饭后，写摺扇一柄。兰亭来，一谈。日意格来，谈甚久。督仆从陈设饭厅。傍夕，啖饭少许。酉正二刻，至客厅迎客。戌初，陪喀拉多，穆达，穆拉夫妇、女儿，日意格兄弟暨其弟妇师恭赛克夫妇，兰亭夫妇暨其母，另有法绅数人，与喀拉多之翻译官微席叶饮宴，亥初散。茶罢，诸客歌舞尽欢，子正二刻乃散。丑正睡。

廿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督仆从安置器具良久。写摺扇一柄，又写款者三柄，盖图书，封妥以赠喀拉多、微席叶、穆达诸人。饭后，兰亭来，一谈。偕兰亭、春卿拜喀拉多，一谈。拜穆达、伊司巴纳不晤。拜日意格之弟妇一谈。归，与兰亭一谈。夜饭后，查电报码号良久。知地山所定约章，内外臣工谓为窒碍难行。正月初三日，旨派纪泽使俄，再行商议。事体重大而以铨材当之，能无祗惧？登楼，与德在初一谈，留之不令回华。酉正三刻，偕凯生、兰亭、春卿、子振、子兴、仁山至大客店赴宴，喀拉多、穆达为主人也。亥正归，与兰亭一谈。与春卿查复电码号。丑初睡。

崇厚定约窒碍难行旨派使俄再行商议

廿三日　晴阴半，夜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默坐良久。巳正，偕春卿至日意格处谈极久，午正归。饭后，兰亭来，一谈。税务司雷洛施来，久谈。复与兰亭久谈。阅

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夜饭后，写一函致松生。教部尚书佛尔利送倭匹拉官座戏票，偕内人率儿女陪兰亭之妻往观。亥初，偕春卿、兰亭赴兵部尚书法勒茶会。少顷，仍回戏园小坐。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廿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译署总办，一禀呈九叔父。饭后，博士罗尼来，一谈。其人讲中国训诂之学，然不能华语，彼此以英语相问答也。写一函呈四叔父，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女儿，一函寄李相。以糖版印钞寄、钞存之件。夜饭后，分封各函。核阅翻译官五人、随员一人所作诗文，评定甲乙。至智卿室一坐，湘浦室一坐。看英文《聊斋志异》。丑初睡。

博士罗尼讲中国训诂之学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兰亭来，久谈。日意格来，久谈。填写功牌数纸。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倭匹拉可密克观剧，兰亭夫妇为主人也。子正归，丑初睡。

全家观剧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阅英文。饭后，兰亭来，一谈。偕内人及兰亭之妻至鲁佛尔大店一观，酉初归。夜饭后，在上房久坐。戌初，偕春卿、湘浦至罗尼家赴宴，亥正二刻乃散。赴外部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兰亭来，一谈。偕之阅视客厅等处，将具茶会邀请法国官绅也。入上房抚视锡儿良久。饭后，日意格之弟妇来谒内人，陪坐良久。兰亭暨日意格之弟来，商议茶会事，甚久。夜饭后，

至智卿室久谈。核函稿二件，甚久。倦甚，静坐假寐。子正二刻睡。

廿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阅上海寄来文牍。饭后，偕内人至厨房、马房巡视良久。兰亭来，一谈。剃头。兰亭之妹李柏门夫人来谒内人，陪谈甚久。兰亭及日意格之弟商办茶会事极久。兰亭暨新授驻华公使布蕾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久坐。阅英文。丑初睡。

新授驻华公使布蕾

廿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阅《申报》、新报。至上房抚视锡儿良久。饭后，兰亭来，一谈。偕春卿拜雷洛施，不晤。至夺标赛珍会纵观良久。

夺标赛珍会

法绅暨西班牙绅长数人设立慈会，以拯饥民。以标券四百万纸，收财四百万佛郎。以所入之半施济贫困，其馀一半，以市珍奇货物陈列会场。票上印列号数，而会场之货，亦依号数编次。卖票既毕，掣签以定货之所，归计四百万纸中得标者不过数千纸耳。第一标为住宅一所，值十五万佛郎；次标某物，值十万；三标以下递减，末标犹值一百佛郎。有以一佛郎易得十馀万佛郎者，不得则所耗不过一佛郎而已。是以举国趋之若骛，开场弥月而票已尽数出售矣，盖藉赌博之事以兴善举也。酉初归。

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谈良久。阅英文良久。亥正，偕凯生、春卿赴海部尚书舒雷吉伯理茶会，户部尚书马尼安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三十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写一函寄

松生，一函寄介石、符卿弟，一函寄王璞堂，一函寄曹镜初。饭后，兰亭来，一谈。写一函寄译署总办，核改函稿一件。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添写一函寄介石、符卿弟。亥初三刻，偕凯生、兰亭、春卿赴教部尚书佛尔利茶会，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工部尚书法洛阿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二月初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核函稿二件，极久。饭后，兰亭来，一谈。小睡，成寐。申初起，写一函寄李季泉。枪局总办来，一谈。荔秋处洋翻译马尔奇来，一谈。写一函寄栗弟。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写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思臣弟。丑初睡。

枪局总办来谈

初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写一函答李丹崖。至湘浦室、仁山室各一谈。饭后，核改函稿二件。至客厅与兰亭暨日意格之弟一谈。至智卿室一坐。阅英文。夜饭后，至李芳圃室立谈，省斋、子兴在焉。调洋墨良久。阅英文。子正睡。

初三日　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梳发，阅英文。医士罗日意来诊钖儿寒疾，陪谈良久。饭后，写一函致松生。看"名媛图说"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写一函答陈荔秋，甚长。抚视钖儿。徐仲虎来，一谈。医士毕隆来诊钖儿，兰亭传语良久。阅英文。丑初睡。

名媛图说

初四日　晴。祖考光禄大夫竹亭公、显考文正公忌日也。辰初三刻起，设位素服行礼。茶食后，作一联挽沈幼丹制军云："圻民化德，殊俗怀威，天留广信馀生，俾得成廿三年

挽沈幼丹

东南勋业，文毅前亡，先君久逝，公亦江宁贤帅，都不过六十岁内外春秋。"至省斋室久坐。医士毕隆来诊锡儿，陪坐极久，兰亭同谈。饭后，抚视锡儿极久，偕兰亭及日意格之弟，在客厅各处商定陈设器具花木等事。夜饭后，抚视锡儿。至智卿室一谈。督仆从清捡签押房器具。至客厅等处观新通煤气、新设烛台等件。日意格暨其弟与弟妇襄助茶会诸务，察阅极久。丑初睡。

初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督仆从陈设女客厅及男客吸烟、饮茶之室。偕兰亭、日意格查考各厅工匠所治诸务。饭后，复阅良久，与兰亭久谈。

使馆宴会

酉正，所请饮宴之客：法国赴华新公使布雷、外部侍郎热赂及爱尔倍尔特夫妇；波斯公使夫妇、倭科乃尔夫妇、雷洛施、日意格，兰亭之妻、妹共四人，徐仲虎、德在初，房东力格先后来，戌初二刻入席，亥初散。

来客一千二百馀人

送客至楼厅后，即至客厅立迎茶会诸客一千二百馀人，丑初以后，来者微稀，诸客跳舞极欢，寅正乃散。

初六日　晴。卯初乃睡，巳初起。茶食后，督武弁、仆从将签押房及各厅房陈设器具胥复旧观。倦甚，不能治事。饭后，兰亭来，久谈。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复一坐。写一函答黎莼斋。至省斋室一谈。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抚视锡儿。至兰亭家久谈，请其作一函致医士罗白意，述锡儿病未全愈之状，午正归。饭后，在上房一坐，至仁山室久谈。葡桃牙驻法参赞阿尔科晒德夫妇来，坐甚久。客去，陪罗日

意诊视锡儿，久谈。与兰亭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核改宝星执照稿二件。至凯生室一谈。

法国之见败于德也，议偿军费，为款甚巨。而第一民主提集下令，购收法商所持德国银票以清给之。军费已清，而法人之财仍未出境，是以款项虽巨而元气无损，谋之精妙乃至如此。余闻之于法人，因以告凯生，相与叹赏久之。凯生论及左相借洋款，而奸商胡雪岩于中侵牟重利，又相与扼腕久之。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左相借款奸商牟利

初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极久。饭后，偕内人拜日意格之弟妇不晤。至兰亭之妻处一坐。归，兰亭暨日意格之弟来，谈极久。夜饭后，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一谈。至智卿室一坐。戌正，偕智卿、钦轩至□□□□□园观杂剧三齣，子初归。核公文一件。丑初睡。

初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至花厅裁寿屏纸，梳发。雷洛施来，久谈。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兰亭来，一谈。日意格之弟妇来谒内人，陪坐良久。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至上房一坐。子初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调朱墨良久，清捡案头。饭后，写零字，试寿屏纸也。小睡片刻，女客高耷、拉衣两命妇，威尔布、克拉尔克、郎德尔三闺秀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客皆能英语也。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至湘浦室坐甚久，凯生、子兴同谈。丑初睡。

女客皆能英语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寿屏六幅，幅约一百式十字。饭后，写五幅半，因末幅官衔须稍改易，暂置未书。师恭萨克夫妇来，一谈。至省斋室一谈。夜饭后，遂士国驻法公使凯尔恩来，一谈。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久坐。阅英文。小睡半时许，起。子正解衣睡。

瑞士公使凯尔恩

十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五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写匾字五枚，剃头。饭后，雷洛施来，一谈。偕春卿携铴儿至大客店影相馆，将为儿照相，而主人迟延过久，小孩啼哭，遂未照而归。男女客来谢十五日茶会者十许人，接见久谈。兰亭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核函稿一件，小睡半时许。亥正，偕凯生、春卿出，赴巴黎府尹茶会，子初归。核函稿二件，公文稿一件。子正二刻睡。

十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六副，调墨盒良久，至上房一坐。偕春卿携铴儿至近处影相馆，照相三式，午正归。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小睡良久。兰亭来，一谈。阅英文。申正，女客五人先后来谒内人，陪谈传语良久。夜饭后，写一函致译署总办，未毕。至智卿室一坐。写译署函，子正乃毕。清捡案头退笔等件。丑初睡。

携儿照相

十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将所寄总署函另缮一过，原函为墨汁所污故也。写一函寄李相。至上房抚视铴儿良久。饭后，兰亭偕法国新派驻扎中国福州领事官梅棐来，谈极久。其人驻俄多年，论俄事多确实。余推诚

梅棐论俄事多确实

待之，渠亦尽言无隐，酉初始去。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仁山室一谈，至凯生室一坐。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诸妹。丑初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李季泉，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栗弟，添写寄刘伯固函数行。饭后，加写寄译署总办函一件，至兰亭家一谈。归，清检已写诸函及诸钞件。户部尚书马尼安夫人率其女来谒内人，陪坐良久。封缄各函。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偕智卿、钦轩游行街市，片刻而归。写一函寄丁雨生，甚长。日意格将赴伯灵，来谈极久。清检案头。丑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封缄寄李相及丁雨生中丞函，栉髮，阅英文良久，至上房久坐。饭后，写一函寄仲妹。兰亭来，谈极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翻阅大清会典舆地图，取鄂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核对良久。核改函稿二件，甚久。王小峰来，一谈。德在初来，一谈。至省斋室一谈，至凯生室一谈。丑初睡。

核对中西地图

十七日 阴晴半，下午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逸斋来，一谈。兰亭偕其友画师□□□暨□□□来，谈极久。

饭后，偕春卿出门，至勾界尔家，谈极久。其人颇富，而以灌园自娱。园周回数亩，种名花珍果、菜蔬之属，甚繁密。衣饰朴陋，而交结各国贤士大夫，得宝星十馀枚，皆奖其树艺之术者也。客厅陈中国佳磁，法国名画，而所居之楼狭隘寒俭。事母至孝，母年八十有八，饮食稍不如

园艺专家勾界尔

量，则愁容可掬；俟母复膳，然后亦复初。以母之故，不肯娶妻，曰娶妻则将怠于孝养也。盖畸人而有庸行之谨者也。

拜户部尚书马尼安不晤，拜法国驻华公使布蕾不晤，申正二刻归。兰亭来，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阅英文良久。丑初睡。

十八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批阅随员、翻译官课卷三篇。饭后，阅英文。兰亭来，谈极久。博士爱尔瓦尔夫妇率其子女来谒，陪谈良久。日意格之弟来，在饭厅陪谈良久，兰亭同坐。批阅课卷一篇。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阅英文。德在初来，谈极久。阅英文。丑初睡。

十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清捡文具良久。王小峰来见，立谈片刻。饭后，兰亭来，一谈。清捡文具。俄国卓马科夫母女来谒内人，传语甚久，客亦能英语也；李柏门之妻后至，同谈。客去后，清捡文具；夜饭后，复清良久。阅英文。至兰亭家，不晤。归，清捡书籍。丑初睡。

俄国客人

廿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饭后，偕内人至日意格之弟妇处辞行，一谈。拜户部尚书马尼安夫人，不晤，归。阅英文，清捡行李。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阅英文。丑初睡。

廿一日 晴，下午阴，夜在途遇雨。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知纪泽于去腊十七日，奉旨转补大理寺少〔卿〕。清捡行李。饭后，兰亭

补授大理寺少卿

来，一谈。偕春卿拜外部尚书佛来西尼，坐候极久，入谈片刻，归。夜饭后，发遣行李。酉正二刻，偕眷属自使署启行。戌初一刻至车栈，坐候良久，乃登轮车。戌初三刻展轮。英署从官暨杨仁山皆随行，兰亭送至杜法尔乃返。

全家离法赴英

廿二日　雨。丑初一刻至卡利，登舟渡海。内人病卧，女仆皆眩晕偃卧，余不得安睡，自抱铴儿，颇觉劳困。寅正二刻，抵杜法尔，清臣迎于岸头，兰亭辞去。卯初，自杜法尔展轮，辰初抵伦敦。入署，与仲妹、松生一谈；仲妹在上房，复与余夫妇谈极久。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夜饭后，清捡案头文具。登楼，至松生室一谈，子兴室久谈。核夔九所译新报。至上房与仲妹一谈。子正睡。

廿三日　雨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文具零件。阅翻译、随员课卷，编定名次。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画勾股图数式。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来，谈极久，盖探使俄消息也。新报有言：俄、倭私约，与华为难。森君以微词表其为诬，余于所问则以含混之词应之，议论俄约之不公，则以真诚之意对之。末言：中、倭同为东方之国，宜为昆弟之交，以御外侮。森君唯唯而退。至清臣室久坐。夜饭后，与仲妹谈甚久。松生来，一谈，同至上房一坐。查对译署电报码号。丑初睡。

俄倭私约与华为难

廿四日　晴阴半，微雨。辰初起，抚视铴儿甚久，因儿啼号，似有疼痛。与清臣一谈，请医士莫立来诊，谈良久。清臣复来，一谈。画勾股图数式。饭后，梳发。裴隐士夫人之女解伯生夫人暨其叔母裴隐士来谒内人，传语良

画勾股图

久。炼丹博士罗次之二女来谒内人、仲妹，传语良久。前驻华公使阿尔科克夫妇来，谈良久。偕清臣出门，拜日本公使森有礼、俄国公使王爵勒班娜福暨其参赞王爵多尔果鲁吉、美国公使路爱尔、伦敦城主夫兰色司特勒司克特、外部尚书沙理斯伯里侯暨侍郎庞斯弗德、侍郎邓德登，惟俄公使处入谈甚久，馀皆投刺而已（"而已"下接另纸）。酉正二刻归。夜饭后，在上房久坐。至莘耕室、智卿室、夔九室、湘浦室各一谈。核阅函牍稿各一件。丑初睡。

与俄公使久谈

廿五日　阴，微雨，午间见日。丑正二刻，因饧儿啼哭甚急，睡不成寐。寅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起而陪之。卯初，复和衣卧。巳初起，茶食后，松生来，一谈。阅英文，阅《甲申传信录》。倦甚，复卧。饭后，在上房一坐。清臣来，久谈。申初，偕内人率儿女至对门裴隐士夫人家，坐极久，归。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教儿女练西洋数目之法。至清臣室谈极久。丑初睡。

廿六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剃头。松生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税务司金登干、葛德立来，一坐。阅英文良久。清捡壁袋中信札等件。夜饭后，看小说。清臣来，谈甚久。至智卿室久坐。核函稿二件。丑初睡。

清捡信札

廿七日　阴晴半，傍夕闻雷，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谢补大理寺少卿恩摺。核函稿一件。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偕智卿至街市闲步极久。归，至逸斋室一谈，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在上房坐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廿八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良久。将所作谢摺稿复核□段付缮。饭后，倦而偃卧。水雷教师倍次自天津至金陵，值沈幼帅病卒，遂暂还英，来谒一谈。登楼，至智卿室一谈。金登幹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一坐。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至在初室谈极久。至上房久坐。本日头痛，未治事。丑初睡。

水雷教师

廿九日　晴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衣冠至正厅，叩奠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冥诞，六十五岁生日也。茶食后，诵英文。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又写一通函印寄诸妹、栗弟、刘伯固、李幼仙。饭后，各加数语，毕。松生、清臣、仁山先后来谈。清臣最后又来一谈。至仲妹室久坐。夜饭后，写一函寄李相。至逸斋室、湘浦室各一谈。至智卿室谈极久。清捡已写诸函。丑初睡。

三月初一日　阴晴半，夜微雨。巳初三刻起，茶食后，衣冠至大厅，望阙叩头，拜发谢摺，因转补理少之旨已于前月廿八日接准译署咨行也。封缄所写各函。写一函并开写买货单，寄京城瀚元绸缎号。饭后，至清臣室坐甚久。至上房一坐。清理影相册，清捡案头零件。世爵拉兹妥克来，一谈。其人住本街，笃信耶稣教者也。夜饭后，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登楼，至智卿室久谈，仁山室一谈。阅英文。丑初睡。

笃信耶稣教者

初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髮，阅英文。万国公法会屠爱士来，谈极久。言两国凡立条约，分

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必须分为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之务有时须变更也。其说极是。

饭后，清臣来，久谈。言中国与各国所立条约，不甚讲求施报公平之例。如准英国在华设立领事，而无任听中国在英国属境设立领事之文。此次准俄人在某处通商免税，而无华商入俄可在何处免税之文，皆是一面占便宜也。

让人一面占便宜

申初，偕清臣出门，拜葛德立、金登幹、巴夏礼、代克公、马克勒衣墅达尔毕格力斐次夫人，均不晤，酉初归。饭后，偕智卿、钦轩步游市肆。归，在上房与仲妹久谈。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初三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看《先正事略》。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偕内人、仲妹、珣女并携銮儿、钖儿至力乾滋花园踏青，在琉璃花亭中坐极久，酉初归。夜饭后，至湘浦室、智卿室各久坐。看小说良久。喉痛，子正睡。

初四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对联五副。剃头。诵英文。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倦甚，小睡。谛盘生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诵英文。夜饭后，至清臣室一谈；至智卿室，与仁山久谈。看杨家麟所集《史馀萃览》。丑初睡。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五副，诵英文。清臣来，久谈。阅《史馀萃览》。饭后，巴夏礼来，谈甚久。至清臣室一谈。意大利使署查考水师政务随员拉嘉来谒，久谈。西洋各国凡奉使在他国者，必挈随员，考

必挈随员考察诸事

求水陆军政暨船炮制法，视其人之所长所习而派之，不拘员额，亦不责其兼通。拉嘉本充兵船船主，派以此职，用其长也。查阅译署寄到电报码号。夜饭后，偕智卿、钦轩步游市肆，购得残本《鸟兽飞鱼图》而归。至上房一坐，看《史馀萃览》。丑初睡。

初六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写对联五副，诵英文。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处一谈。饭后，偕内人出门，拜谛盘生夫人，拜喜尔夫人，拜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之夫人，各久谈。拜金登幹之妻不晤，酉初归。饭后，至清臣室谈甚久。谛盘生来，问上古始制文字暨周秦间纪载之事，谈极久。为举苍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暨佉卢之字左行、沮诵之字右行、苍颉之字下行等说以答之。而告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自时以上，虽有相承之说，中国人未尝据信也。谛盘生笃信耶稣教书，凡所诵摩西之书，皆以为凿凿可据。余告以中、西于上古之事，可分考而共证者，惟洪水之灾而已。唐尧六十一载，命鲧治水，距今四千一百七十五年，若能于泰西之史考得洪水年载，即可知其可据否耳。至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丑初睡。

谛盘生问上古周秦之事

初七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写对联五副。松生来，一谈。写请客单，阅英人小说。饭后，金登幹之妻来谒内人，传话良久。偕内人、仲妹游观梅布尔大店极久，酉初归。饭后，与清臣谈极久。至智卿室一谈。至松生室观画图器具良久。器能展小为大，奈端之裔孙所制也。亥正二刻，偕清臣赴达尔毕格力斐次夫人处茶会。子正归，丑初

牛顿裔孙所制器具

睡。

初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始读奉派使俄之旨，系命一人兼使三大国，才短任重，惶悚曷胜。

一人兼使三大国

译署询以英法须派员署任否

译署见询英、法之事是否须奏派参赞署任，窃以为三国事体，皆极重大，俄事不能速蕆，而英、法事又不可虚悬；则以奏请简派使臣为是。顾俄人如何接待使臣，尚不可知，目下仍持英、法使节，留一退步，亦朝廷曲体艰难情形，特相宽假之意。刻下幸值英、法交情尚密，公事无多，暂时兼理，犹可勉强支持。至纪泽往返之辛苦，数处自备车马，日用之耗费皆所不敢惜也。至请派署使一层，转恐英、法人妄有轻重厚薄之论，似以姑不奏派为是。将译署钞案粗览一过。

登楼，至松生处一谈。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写寿屏半幅，即前月十一日因官衔未定留而未缮者也。写对联二副。夜饭后，偕智卿、钦轩至街市散步，戌正归。在上房与仲妹、内人久谈。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五副，圈识《扬州画舫录》联句三册，梳发。作谢恩摺，未毕。饭后，清臣来，谈甚久。偕智卿、钦轩至小水精宫一观。归，作谢恩摺毕。酉正，陪松生、傅理兰暨使署从官饮宴良久。宴罢，与理兰久谈。作函稿呈译署各堂。丑初睡。

初十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三副，将寄译署函稿核改良久。至松生室一谈。饭后，将译署寄

来俄案钞件再阅一过。至清臣室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步游街头里许而归。至智卿室，与仁山久谈。至在初室久谈，清臣室久谈。丑初睡。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挂屏二副，凡八幅。剃头。与松生、仲妹在大客厅谈极久。饭后，与清臣久谈。偕之至琐聆集货场，纵观极久。拜夫来特力克来登，不晤，归。饭后，马克勒衣来诊视銮儿、锡儿、仲妹，陪谈良久。至智卿室久坐。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丑初睡。

十二日　晴阴半，未、申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挂屏二副，凡八幅。看小说。松生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琐聆集游观极久，申正二刻归。饭后，写一函寄四妹、季妹。看小说。松生来，一谈。在上房清英、法金钱，批记登数。至清臣室一谈。丑初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挂屏二副，凡八幅，摺扇一柄。核阅账簿、领字等件，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法人有论中国文字源流而书之于新报者，与清臣译而论之。命妇解柏生暨其姊来谒内人，传语良久。至清臣室一坐。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写家报数件，皆印通行之语而填之者也。至湘浦、省斋室各一谈。看小说，写零字。丑初睡。

法人论中国文字源流

十四日　晴阴半，申、酉间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写挂屏八幅。至清臣室一坐，至仲妹室一谈。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谕女儿

广璇。清捡分寄长沙、湘乡、山西、安庆、京城函暨各钞件。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命妇布哪次阿哪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写一函寄李相。至仲妹室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清臣来，谈甚久。封缄寄华函件。丑初睡。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写屏八幅。至清臣室一坐，至仲妹室久坐。饭后，偕清臣出门拜客，命妇沙尔芒、命妇阿力克山达尔密尔恩、命妇马格师委尔三处，各久谈，馀不晤，酉初归。饭后，俄都来码号电报一纸，查出字数，而颠倒不甚可读，细绎良久，乃能编次成句；盖寄德在初之电，于公务无关涉也。至智卿室坐极久，莘耕室一谈。修改智卿所刻李眉生牙章七方。看小说，丑初睡。

俄都来电译读良久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篆书挂屏一幅，二十七字。梳髮，阅英文，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至仲妹室一谈。饭后，至仲妹室一谈，看小说，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仲妹咯血之疾。饭后，看小说。戌正，偕内人率儿女观歙刻司披儿所编"罗萨邻"之戏，子正归。至仲妹室一坐，至清臣室一坐。丑正睡。

偕妻儿看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挂屏二幅，八分三十馀字，楷书四十馀字。至仲妹室一坐。看小说。饭后，写草书挂屏一幅，五十馀字，至智卿室一谈。将所刻李香严牙章修改毕，印存数分。柏卓安自上海回英来谒，久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清捡案头。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仲妹。看小说。至省斋室一坐，智卿室一坐。清捡未刻牙章。丑初睡。

十八日　晴阴半，巳、午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看小说。至仲妹室一坐，至清臣室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命妇李布尔来谒内人，坐甚久。至仲妹室一谈。至智卿室，观其修整戳记。至清臣处久谈。阅改子兴文诗甚久。丑初睡。

十九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仲妹室一谈。查阅译署电报码号。与松生一谈。核函稿二件，饭后，毕。麦西哥总领事□□□□来，久谈。至清臣室久谈。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仲妹。阅莘耕课卷。饭后，偕清臣拜柏卓安，不晤。至地图店一观。至车栈迎荔秋星使，偕至琅甘大客店，坐谈极久。归，至智卿室久坐，至仲妹室一坐。看小说。丑初睡。

墨西哥总领事来

二十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自整帽缨等件。至仲妹室一谈。写摺扇二柄。午初即饭。

饭后，偕松生、清臣、仁山至老城伦敦官银行，阅看良久。先观印票机器，以定制之纸，四边有缘，中有花纹字影者次第印之。先印花样图记，次印码号，次印数目，次印名押，皆藉轮机运转，精整明显，而人工极省。次观簿据，每日出入数百万磅。次观废票，凡票自行中发出，而人持之已取金磅者，则原票虽寅出卯归，纸色极新亦须剪角而存之，存满五年则付之一炬。余观其两年存票之库，屋高二丈许，深十馀丈，宽四五丈，已堆积无复馀地，若五年不焚，则竟无屋以贮之矣。主人以印报废票数单分赠诸客，其数曰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

来观伦敦官银行

五年废钞重八十吨

五年之废票，凡六千八百万纸，为金二百二十万万磅，票纸重八十吨；盛一万三千匣，匣与匣相联而列之，其长约中国十九里；票与票层叠而累之，其高约中国十五里；票与票联属而铺之，其长约中国三十三里；平方而陈之，广袤如海德园林也。

次观票纸库。纸造于乡村别局，而藏于行中，计楼五层，亦皆贮满。次观业经印成之票，大厅盛柜数百，每柜之票七十兆磅，皆行中藏贮之金，无空票也。次观金磅之库，柜益增多，贮金略如贮票之数。次观权衡之所，同式机器十馀具，能自分金磅之重轻而分置之，轻者左行，重者右行，如式者下行；右行者极少，左行者剪而另铸焉。次观金砖、银砖之库，贮之窟室，庋置充栋，欲铸金银钱则以砖付国家铸局，收钱圜如其砖之重，银行不付工价，铸局不找成色，以此相抵。其馀灵巧之机，杜弊之法，多不胜书，纪其大略而已。行之大，约方十八亩，役人九百名，而外埠分局之人不与焉。阅毕，与总办柏尔起、帮办某同饭，久谈，申初辞出。

金库

至瓦德卢纸局商制印字之墨，酉初归。法兰亭来，一谈。荔秋、听帆来，一谈。试印字墨良久。陈楚士等五人来谒，一坐。戌初，陪荔秋、兰亭、听帆、仁山、清臣父子饮宴，松生同坐。席散，谈极久，兰亭谈至子初乃去。丑初睡。

试印字墨

廿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摺扇二柄，篆牙章良久。松生来，一谈。至仲妹室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

《申报》、新报，饭后阅毕。步至荔秋处，谈极久。归，批识所阅函牍。申初，至清臣室久谈。偕清臣出门，拜客五家，均不晤。归，兰亭来，谈极久。饭后，篆牙章。至智卿室久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本得尔家茶会，晤新宰相格拉兹登。子正归，丑初睡。

晤新宰相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摺扇四柄。清臣来，久谈。松生来，一谈，饭后，有老叟三等宝星德费师来，久谈。其人于嘉庆中叶曾至中国北京等处，现年八十馀岁，犹能记忆华语数句，携幼子仅九岁耳。未正三刻，着公服，偕清臣至外部，坐候一时许，见新尚书格兰佛尔，谈数语而出。公服者，凡更新尚书，则各国公使均朝服而见之；久候者，头、二等公使各以到国之先后为序，每人略一坐谈，则已久矣。拜格兰佛尔之夫人，投刺而已。酉初二刻归。饭后，阅课卷五本。至上房一坐，篆牙章五枚。丑初睡。

八十老叟曾至中国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松生来，一谈。阅英文。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写一函寄李香严。申正二刻即饭。饭后，偕内人率儿女暨外甥女，赴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内眷茶会。酉正辞出，拜法兰亭夫人，不晤，戌初归。至清臣室一谈，至智卿室坐极久。陈荔秋来，谈极久。丑初睡。

廿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译英人纪载一段，看小说。兰亭来，谈甚久。饭后，世爵司坦立来，谈极久。至清臣室一坐。申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陪兰亭夫人游理乾茨花园极久，酉初归。兰亭来，谈极久。

酉正，与内人、仲妹陪兰亭夫人小宴。宴罢，在客厅坐极久。亥正，送兰亭夫人至大客店。归，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丑初睡。

廿五日　晴阴半，未、申间雷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饭后，步至大客店，访荔秋、兰亭皆不晤。归，至清臣室久坐。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命妇本德因母女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仲妹，陪之一谈。饭后，步至街头一游。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至湘浦、莘耕、仁山、子兴室各一谈。看小说。丑初睡。

看徐瀛作西藏日记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徐瀛《西藏日记》。核函牍一件。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兰亭来，一谈。饭后，批识函牍应否答复者。与清臣一谈。兰亭来，久谈。核函稿三件。饭后，步至大客店，访兰亭不晤。在荔秋室久坐。归，荔秋、兰亭来，一谈。亥初二刻，偕清臣至兰亭处一坐。赴罗冷生家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廿七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写一函加致译署总办，核改公文稿二件。饭后，写一函寄李相，一禀呈九叔父。申正二刻，偕内人率女儿、甥女赴命妇裴隐士家茶会，酉正归。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核公文三件。亥正，偕清臣赴命妇穆尔司瓦次家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廿八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写一函

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诸妹，一函寄李幼仙，一函寄栗弟。饭后，写一函寄恩臣弟，印钞寄各稿。爱洛佛蛮总督罗赫来，一谈；其人曾至中国，与巴夏礼同下刑部狱者也。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两儿，又诊仲妹，陪谈良久。茶会店来观房屋，估计应陈应备之物。封各函毕。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步行至荔秋处，谈极久。归，写一函寄李眉生。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意大利公使侯爵法尔多拉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睡。

爱洛佛蛮总督罗赫

廿九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梳髮，封发寄华各函。看海宁陈子庄大令（其元）所著《庸闲斋笔记》。饭后，小睡片函〔刻〕。未正，偕清臣赴森金司宫英太子卫尔思朝会，立一时许，颇劳乏，酉初归。饭后，在上房小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畅儿，一谈。酉正二刻，偕清臣赴威力司鲁姆公会夜宴，英之官绅鸠资赡养贫妇之会堂也。太子卫尔思为公会主人而不与宴，筵席主人为英驸马克力思添，邀余与宴者为前任英国驻华公使奥而科克。余未俟终席而行，在席写捐五计倪。英金一磅一希令为一计倪，五计倪则五磅五希令也。亥正归，看《庸闲斋笔记》。子正二刻睡。

威尔斯太子朝会

三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庸闲斋笔记》。至清臣室，商酌茶会事极久。饭后，登楼，至仲妹室一谈。观智卿等刷印电报。阅《庸闲斋笔记》，阅英文。印度回人麦萨彼尔来，久谈。饭后，步行至荔秋处，一谈。偕荔秋、听帆至格致书院，观映光戏剧、水轮机、空气压力轮机暨木

至格致书院参观

人踏绳、傀儡秋千诸剧，子初归。看小说。丑初睡。

四月初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诵英文，观《鸟兽图说》。松生来，久谈。至清臣处一谈。饭后，偕清臣带銮儿至医士马克勒衣家就诊，未正二刻归。偕清臣及其姨表弟马克尼力至万生园游观极久，酉初归。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摘阮良久。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一谈。丑初睡。

游万生园

初二日　阴，巳、午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英字函十许件，批识之。剃头，阅英文。松生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督仆从移置签押房器具，腾空以备茶会也。偕内人、仲妹至命妇沙尔芒家女茶会，申正二刻归。□□□□□□□□□来，一坐。饭后，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处久坐。丑初睡。

四月初三日　阴晴半，上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英字函十馀件。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核译官所翻新报。未正二刻，偕内人、仲妹赴柏京邯宫殿英国君主朝眷会，酉初归。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与松生、仁山一谈。步至荔秋处一谈。归，与清臣久谈。亥正一刻，偕清臣赴命妇卡赘狄希盆汀克家跳舞会。子正归，丑初睡。

内人仲妹赴朝眷会

初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英字函十馀件，阅英文，核函稿一件。饭后，督仆从移置上房器具。松生来，一谈。登楼，至上房一坐。申正，偕清臣出门，拜客五家。惟外部尚书格兰佛尔之夫人处入谈片刻，馀皆不晤。酉初二刻归。饭后，在初来，一坐。阅英字函十馀件。至

智卿室坐极久。至湘浦室，与松生、湘浦、子兴、仁山一谈。陈荔秋来，谈极久。至清臣室一谈。丑初睡。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阅英字函十馀件。至清臣处一谈。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与内人、仲妹一谈。未正二刻，偕内人赴柏京邯宫殿英国君主朝眷会，酉初归。饭后，伯爵夫人科斯体洛达尔佛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督仆从将书案移至内套间空屋中，以便茶会。步至荔秋处，谈甚久。归，在上房一坐。与清臣谈极久。丑初睡。

是日有军械局送制造图来观，末幅绘篮舆一具，所以舁临阵受伤之将士者。舆旁绘十字架，盖以红布。剪十字之式缀于舆上，舁夫亦剪十字缀于衣襟，则虽经历敌军不加害焉，此西洋公例也。治伤之医，自治本国将士，亦治敌军将士，其医亦缀十字于衣襟以为识，虽干戈扰攘之际，可以全身而远害。无论何等狡诈之国，皆不肯违背此例。其言曰：将士之临阵，非其本心也，君与帅之命。杀已伤不足以示武，吾杀敌军将士之受伤者，敌军亦将效吾之所为以报怨焉，是吾自戕吾之受伤将士，例败而受累者多矣。又两军相当，擒获将士，若被获者自誓不再预此次战事，即可纵之使归，如其归而复求出战，则其本国官长罪而斥之，亦谓其轻败公例则受累者多也。此西洋之良法美意，风气之未浇者，与清臣谈及，书而记之。

红十字会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观英之工役铺设花草、灯烛等件。与清臣久谈。饭后，梳髮。小睡，未

成寐。抚视锡儿良久。与清臣久谈。饭后，与清臣一谈。偃卧片刻。亥正，款接英之官绅暨各国使署诸人，男女一千二百余人，丑初散尽。丑正睡。

款接男女千二百馀

初七日 晴。巳正起，与清臣久谈。饭后，至松生室，与闺秀罗次等谈片刻。至清臣室一坐。督仆从移置几案及他器具。阅英字函十馀件。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省斋同坐。督仆从清检书籍良久。核改松生所拟启程赴俄敬陈管见摺稿。丑初睡。

初八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督仆从清捡书籍，移置书橱。将昨夜所核摺稿重核一过。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清捡书籍，核公文稿四件。饭后，至松生室谈极久。陈荔秋来，谈极久。丑初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至清臣处一谈。饭后，夔九、听帆、湘浦、清臣来谢保举，一谈。至松生处一谈，至智卿处观印电报。申初，偕内人拜命妇阿尔科克不晤，赴命妇瑺体恩处女茶会，坐极久，酉初归。饭后，与清臣一谈，至智卿处坐甚久。至清臣处，谈天主、耶稣教事极久。丑初睡。

偕内人赴女茶会

初十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写摺扇二柄。饭后，至清臣处一谈。闺秀佛克师姊妹、闺秀罗次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偕内人、仲妹至力捡子大花园游观良久。归，守备邓达司吉尔夫妇来，一坐。命妇阿尔科克来谒内人，传语良久。饭后，写摺扇三柄。至荔秋处一谈。归，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谈甚久。阅英函数件。夔

九来，一谈。丑初睡。

十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日意格来，一谈。饭后，松生、仁山、莘耕来，一谈。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一禀呈四叔父、九叔父，一函寄诸妹、栗弟、刘伯固，饭后毕。清臣来，一谈。核公文四件。至上房一坐。日意格来，一谈。亥正一刻，偕清臣赴宰相格拉兹登茶会，子正归。核公文一件。丑初睡。

宰相请茶

光绪六年四月十二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阅英文。至清臣处久谈。梳髮。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儿，与谈良久。饭后，写零字。申初，偕内人、仲妹率次女、甥女至维克多利亚车栈久坐。申正，登轮车行三刻，至水精宫游观良久。酉正小宴，席罢而归，戌正抵署。是日系清臣、夔九、听帆、湘浦公作主人也。夜，在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复啖饭少许，写零字。丑初睡。

十三日　晴。巳初起，写英字函致医士马克勒衣，论銮儿耳痛之疾。阅英文。清臣来，谈甚久。饭后，至清臣室一谈。金登幹来，谈极久。论中英和约不公之处，宜于修约之年照会而更改之，甚于鄙意相合。余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登幹亦甚以为然。复与清臣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仁山、省斋同谈。清臣将归苏葛兰省亲，来辞，久谈。荔秋戌正来，谈至子初始去。至上房一坐，看《屑玉丛谭》。丑初睡。

中英和约宜加修改

十四日　晴。巳初二刻乃起，茶食后，阅英文，阅英函数件，看《萤窗异草》。饭后，奥国公使之随员□□□□率其女来谒，久谈。阅英文良久。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步至荔秋处，谈极久。归，写摺扇一柄。查阅总理衙门来电密号六十九字。丑初睡。

十五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日意格自纽卡色尔来，一谈。写摺扇四柄。饭后，麦西哥总领事余斐勒来谒一谈。松生来，一谈。荔秋、听帆来辞行，一谈。陈楚士、陈南夫、何飞鸾来辞行，一坐。申初二刻，出门至荔秋处送行，一谈。至日意格处，谈稍久。日君云：李相欲买某局水雷十具，而该局必须整卖五十具，并各项费用约须英金四万磅，尚未定议。余谓：水雷之为器，制行未久，各国大战事，未闻以演放水雷以奏功者，然则其效验尚不可知，不可遽捐多金购之。日君深以为然。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写摺扇三柄，写零字，看英人诗篇。至智卿室坐甚久。复阅英诗。丑初睡。

与日意格谈购水雷

十六日　阴，夜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圈记日记册之应钞者。午初一刻，至兰甘大客店送荔秋之行，在店小坐。同车至有司登车栈，在火车坐谈片刻，俟其展轮而后返。饭后，圈记日记。金登幹之副手□□□□来，一谈。申初二刻，偕内人至命妇罗衣德温处久坐。至命妇□□□□□处久坐。阅教堂中英国历代君后陵寝暨各名人之墓，酉正归。饭后，至在初室久谈，至智卿室久坐。日意格来，久谈，言中国购兵船水雷诸物，示

历代君后陵寝暨名人之墓

敌以欲战之势，然后和局可以长保。说亦近理。清臣自苏葛兰归，至其室一坐。偕松生、清臣、日意格赴法国公使里璀赛处茶会，宾客相识者甚多，俄国公使谈稍久。子正二刻归，丑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圈记日记。清臣来，久谈。饭后，松生、仁山来，久谈。偃卧成寐。核函稿一件。伯爵夫人科司剔那阿尔佛暨命妇□□□□来谒内人，谈甚久。

饭后，命妇卡尔德来谈良久，论孔孟之道良久，又论英人贩运印度鸦片以入中国，牟利而害人，仁者耻之。盖英人男、妇持此论者甚多，目道光年间之役，谓之鸦片之战，国人至今詈当时执政不绝于口也。客去，至清臣处久谈，以卡尔德之言告之。清臣言：若中国当修约之年先告英人，云此后鸦片当与火药枪炮同列厲禁，英人实无术以争之。盖士庶之意，既不以贩运为然，断不肯凑集兵饷，以全国之力为烟商数家争非义之利矣。至省斋室坐极久。子正睡。

命妇论孔孟之道及鸦片问题

十八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圈识日记良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偃卧成寐。法国女教士贝南杏来谒内人，谈甚久。申初，偕清臣出门，拜伯爵夫人科师剔那阿尔佛，不晤。拜日本公使森有礼，谈极久。赴命妇谿师呑茶会，酉正归。饭后，偕智卿、钦轩步游市肆。归，至智卿室一坐，至湘浦室，与湘浦、松生、仁山、在初一谈。核函稿一件。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海部侍郎布

女教士贝南杏

拉西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九日　阴晴半，下午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清臣、松生先后来谈。梳发。饭后，在上房一坐，核报销册。申正，偕清臣率銮儿、甥女赴命妇姞密师倍氏茶会，又赴命妇德力佛罗楞师茶会，酉正归。饭后，至仲妹室一坐。松生来，谈甚久。亥正，偕松生、清臣、夔九、子兴、省斋赴柏京邯宫殿跳舞会。子正二刻，与松生、清臣先归。丑初二刻睡。

宫殿跳舞，皇家眷属与各国公使、署中男女同在厅之上段，英之士绅在厅之下段，鞠躬而相约，合偶而跳舞，乐之音节，跳之步骤，亦与寻常跳舞无异。太子妃所与跳者：二世子、三世子、俄国世子之属。太子所与跳者：皆世爵家命妇、闺秀。若数偶合跳之舞，则各国公使暨使署命妇亦往傀焉。太子、诸王妃、公主、郡主虽仪态庄严，神情矜贵，然于跳舞之际，徙倚回翔，风飘雲集，则无以异于恒人也。

王妃公主跳舞不异常人

二十日　晴阴半，酉刻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阅英文，核改摺稿。与松生久谈，至清臣室久谈。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相馆影相。拜女教士贝南杏，久谈。赴命妇罗思家女茶会，有为鸟戏者，臂一白鹦鹉，人歌则鸟舞，或口衔铃铎摇之以应节奏，灵慧可喜。酉正归。饭后，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清捡案头汉、洋文件。亥正，偕清臣赴伯爵夫人林则伊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内人儿女相馆影相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作片稿一件，陈与总

理衙门，电商俄事情形。饭后，命妇哈尔德蛮母女三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清臣来，一谈。许妥玛自上海来，一谈。命妇威鲁毕来谒内人，一谈。饭后，梳髮，将所作片稿复核一过。戌正，公服至外部赴宴，祝英君主寿辰也。亥正席散，外部尚书格兰佛尔夫妇在大厅设大茶会，余与前驻华公使阿尔科克立谈良久。清臣、松生、省斋到后，余即乘车而归。偕内人、仲妹率儿女、甥女乘车游于市肆，观庆祝之灯。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与总理衙门电商俄事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将所作敬陈管见摺稿再核一过。松生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英国绩学之士伯尔奇来，谈甚久。其人深恶俄人，斥为无教化之国。末言：中国欲保和局，必修战备。虽系老生常谈，而立言颇中肯綮。客去，偕内人、仲妹率儿女游万生园，始见孔雀开屏，酉初归。饭后，至松生室谈极久。至湘浦室，与湘浦、在初一谈。至智卿室久坐。阅英文良久，丑初睡。

欲保和局必修战备

廿三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与松生一谈，与在初一谈。核摺稿一件。饭后，清臣来，久谈。未正，偕清臣、省斋赴甡瞻士宫殿朝绅会，申正二刻归。饭后，核片稿二件，至仲妹室一谈，至湘浦室，与松生、湘浦、仁山一谈。写一函寄瀚元号，核函稿一件。丑初睡。

廿四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申报》、新报。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因体中不适，小睡，未成寐。医士马克勒衣来，一

谈。至仲妹室一谈。复睡，成寐，申正二刻起。饭后，阅翻译官、随员课卷七本。松生来，一坐。内人来，一坐。丑初睡。

廿五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封摺片良久。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久谈。饭后，作一函稿寄译署总办。

申正，偕清臣至外部，在客厅坐候良久，见尚书格兰佛尔，谈片刻。首言将使俄都，愿英人真心帮助中国，乐成和局；继言威公使在北京，中国执政大臣推诚相待，不啻同僚，如有密商之事，威公使以密报外部者，望此间万勿宣泄；又言中、俄商议和约事之难易不可知，遇有争辩相持之际，望英使之驻俄都者从旁婉劝俄廷。格兰佛尔皆欣然应允，而盼余于启程赴俄之时，更得晤谈一次也。辞出，至书店一观，酉正归。

愿英人真心帮助

饭后，写摺扇一柄。至湘浦室，与松生、湘浦一谈。至智卿室久坐。写摺扇二柄。亥正，偕松生、清臣、子兴、省斋赴柏京邯宫殿听乐。丑初归，丑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庆蔼堂来谒，一谈。茶食后，阅译署寄来函件。至清臣处一坐。蔼堂复来久谈。松生来，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一禀呈四叔父。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李相，加写一函寄译署总办，写一函寄王璞堂、湘浦、雁臣三人。饭后，写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栗弟。至仲妹室一谈。将所写各函印存底稿，清捡案头各件。丑初睡。

廿七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梳髮，阅英文，核函稿一件，清捡已写摺扇。清臣来，一谈。

饭后，偕清臣至俄教士天主堂听讽经，因俄国皇后于昨早薨逝，俄公使设位于堂，各国公使公服挂青帛而集焉。英太子卫尔思王暨希腊国王亦临吊焉。希腊国王即英太子妃之弟，丹国王之次子也。未正归。

俄国皇后逝世

加写一函寄译署总办，寄《电句集锦》于署。写摺扇一柄。申正，偕清臣诣希腊王处投刺；至下议政院久坐，听议事良久；至上议政院一坐，酉正归。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夔九室，与夔九、蔼堂谈甚久。清捡屉中杂件甚久。小睡片刻。子初，偕松生、清臣至本街命妇师内德家茶会。子初二刻，偕清臣赴前御前大臣伯爵孟德爱吉科墨家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一刻睡。

上下议院坐听议事

廿八日　雨。巳初三刻起，茶食后，阅英文，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在上房清捡薪俸存馀之款。至莘耕室一坐，智卿室一谈。写摺扇一柄，阅自作诗。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仲妹室一坐。蔼堂来[辞]行，一谈。至上房久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前印度部尚书格兰德布路刻家茶会，命妇计倪思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印度部尚书请茶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英文良久。至清臣室一谈。饭后，阅《宫闺联名谱》良久。申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理乾滋花圃中游观极久，酉初归。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核函稿二件，公文一件。阅《宫闺联名谱》。丑初睡。

三十日　雨，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寄李相，甚长。饭后，松生来，一谈。印字良久。申正，命妇琫体恩暨其友命妇□□□来谒内人，坐甚久。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命妇喜尔暨其女命妇来訾布力琪、孙女久力阿安尼来谒内人，陪谈极久。客去，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亥正，偕清臣赴世爵密尔恩家茶会，命妇威甘家跳舞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一刻睡。

五月初一日　雨晴半。巳初起，茶食后，以《电句集锦》分寄译署、李相暨何子峨、陈荔秋、李丹崖三星使，督武弁等封缄之。至清臣处一谈。松生来，谈甚久。饭后，写片函谕女儿广璇。申初，偕内人、仲妹至大首饰店两处，观览良久，申正二刻归。饭后，阅英文。至智卿室坐甚久。小睡片刻。亥正二刻，偕清臣、松生、夔九至前海部尚书师密嘗处茶会。子初二刻归，子正二刻睡。

陪内人游首饰店

初二日　雨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修改牙章一方。饭后，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修改牙章五方。饭后，松生来，久谈。核公文三件。戌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戏园观剧，李芳圃为主人也。子正归，丑初睡。

李芳圃请观剧

初三日　阴，辰、巳间昼晦。辰正起，体中不适，畏寒发烧，和衣复睡。午正起，饭后，至清臣处一谈，梳髮。申初二刻，携女儿至命妇琫体恩处坐极久，酉初归。饭后，修改牙章二方，至智卿室一坐，至省斋室一谈，至仲妹室一谈。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格尔尼家茶会。子正归，丑初

睡。

初四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乃起，茶食后，阅英文，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至清臣室一谈。饭后，修改牙章一方，阅□□□《谈古偶录》。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仲妹室一谈，写乐章一阕。亥正，偕清臣赴邓达恩吉尔茶会，赴本街赫尔伯尔德哈尔纳尔德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署中僚从来贺节，礼毕，与清臣久谈。至上房一坐。至大厅，与内人、仲妹相贺。午正，陪僚友饮宴，未正席散。未正三刻，偕清臣至瓦德卢车栈登火车。申初三刻，抵乡间世爵命妇布拉巴森家，游观山林良久，听振铎之乐。酉初辞出，酉正抵署。饭后，与内人、仲妹在大厅久谈，至子兴室论律吕之义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复与内人、仲妹久谈。阅《史馀萃览》。丑初睡。

端午贺节

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抚视锡儿良久。饭后，查对电报码号，云威使传英君命，商请为崇减罪，现尚未奉明旨，似应稍迟赴俄，或候续报向英、法外部一商，天津发云云。盖李相所寄也。清臣来，一谈。倦甚，偃息片刻。申正二刻，偕清臣赴格洛佛纳嘎勒立画馆观画，主人为命妇林则伊，亦善画者，与伯爵夫人林则伊同姓也。酉初二刻归。饭后，松生来，谈极久。至智卿室一坐，湘浦室久坐，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阅《史馀萃览》。丑初睡。

英君商请为崇厚减罪

初七日　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至清臣处一谈。饭后，烟台税务司辛盛来，谈良久。偕内人至仲妹室久谈。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饭后，至清臣处一谈。戌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格致书院，观光学戏剧及映影画幅、水轮机器。子初归，丑初睡。

烟台税务司辛盛来

初八日　阴，傍夕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饭后，雷洛施来谒，久谈。至清臣室久谈。至智卿室一坐。饭后，清捡影相。至清臣处谈极久。丑初睡。

初九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清臣来，一谈。阅英文。饭后，核函稿一件。未正，偕清臣至□□□□观古盔甲胄数十式。拜烟台税务司辛盛，谈极久。拜雷洛施不晤，申正二刻归。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阅英文。夜，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亥正一刻，偕清臣赴公爵代芬吉尔家茶会，赴命妇□□□□□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贺雲舲，一函寄李勉林，一函寄李眉生。饭后，雷洛施来，久谈。写家信六纸，印通语数行，而增首尾各数行，分寄介石弟、刘伯固、李幼仙、思臣弟、栗諴弟、诸妹。清臣来，一谈。前驻华领事官京姓者来谒，一谈。观英国官绅影相二百幅，店肆中呈阅者也，择留现任官常相交接者十纸。体中不适，至上房久坐。饭后，至逸斋室一谈，至仲妹室谈良久。编次影相，夹之册中。松生来，久谈。亥初二刻，偕清臣赴伦敦博物书院茶会。亥正二刻，赴□□□茶会，子正二刻

官绅影相

山

归。丑初二刻睡。

十一日　晴，夜大雨片刻。巳初三刻起，茶食后，梳髮。松生来，久谈。核公文稿一件。饭后，阅英文，至莘耕室、智卿室各久坐，至上房久坐。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智卿、钦轩步游市肆良久。归，编次影相，夹之册中。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一谈。

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师坦立太夫人茶会，遇兵部副将□□□□□久谈。其言中国兵勇能耐劳苦，若操练得法，可以无敌于天下；又言中国于船炮军械日有进益，而水师操练尚未得法，皆中肯綮。至言宜多用西人，遇征战之事，乃有把握，则似不甚明公法者。赴三等宝星嘉乐师马克尼喀家跳舞会，子正二刻归。

中国军队操练不得法

舆中与清臣谈及铁甲船事。余思铁甲船为海防利器，异日不能不购；然此时俄事和、战未定，若有战事，即在目前，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攻敌利涉深水之物，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清臣甚以为然，而言中国购办枪炮，意在兼取各国之长。然有一大弊，为西洋各国所甚戒者，炮子枪弹虑有不合膛口之时，则贻误甚大。如英之阿马斯汤、德之克虏伯，皆天下之良工精械也，然局异法异，规矩尺寸轻重亦多不同，假如某营惯用阿马斯汤之炮，及续请药弹，而得克虏伯局厂所制者，则所异之炮成废物矣。西洋当有以此致败者，故特论之。余谓中国各营领军械者，有军械局以司出纳，自必加意审慎，按牍支应，当不至忽犯此弊；然军械画一，亦自是良法也。

与马清臣谈购买军械事

十二日　雨，巳刻止，午后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编次影相。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辛盛之妻来谒内人，传语良久。饭后，偕清臣赴外科博物院茶会，主人为傅老沃，精于外科及人物筋骨血肉之学者也。余在院纵观鲸鱼骨、古大兽骨、龟介鼋壳及人类、猴类髑髅骨骼之属。戌初二刻归。至仲妹室谈甚久，至智卿室一谈。松生来，一谈。亥初三刻，偕松生、清臣赴印度回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外科博物院

十三日　早雨，午后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佩饰等件，诵英文。饭后，写旧作诗六首，前任香港总督□□□□偕其友□□□□来，一谈。至清臣室谈极久，为言中国反切之法及《诗经》隔句互韵，与英诗相同之处。饭后，核公文稿四件。松生来，久谈。至智卿室一坐。写旧作诗八首。丑初睡。

中国反切法与音韵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松生、清臣来，久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暨其友命妇卫师德伯理□□□□□来谒内人，传语甚久。客去，清臣来，久谈。命妇瓦亭登司迈次及其侄女来谒内人，传语甚久。饭后，印昨日所写旧作诗二十馀纸。至仲妹室久谈。至智卿室，与仁山、智卿一谈。至上房久坐。偕清臣赴□□□□□跳舞会。子正二刻归，丑初睡。

十五日　雨，午后止。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调洋墨，写零字，诵英文极久。饭后，核函稿二件。查对总理衙门

来电码号，本月初六日所发也。税务司许妥玛之夫人来谒内人，传语极久。至客厅陪许君夫妇一谈。至清臣室谈极久。仲妹请啖烧鹅烧鸭，醉饱而散。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一谈，仁山、在初在焉。入上房久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命妇测力妹音家跳舞会。子正二刻归，丑初睡。

烧鹅烧鸭醉饱而散

十六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松生来，一谈。在初来，一谈。诵英文。至清臣处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诵英文。核函稿寄译署总办。申正，偕清臣出门，拜客二家，投刺而已。赴海部侍郎布拉西夫人茶会，酉初归。饭后，至仲妹室一谈，与松生一谈。体中不适，小睡，未成寐。松生来，一谈。亥初二刻，偕清臣赴柏京邯宫殿跳舞会。松生、夔九、子兴、莘耕、逸斋复至，立候极久。子初始有跳舞，余与清臣先出。子正，赴本街世爵命妇色尔本家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睡。

十七日　晴雨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谈。核公文稿四件。饭后，梳髮。未正二刻，偕内人、仲妹拜许妥玛夫人，拜辛盛夫人，拜命妇威鲁毕，均久谈。酉初归。饭后，批曹逸斋因病请假禀，甚长。松生、湘浦来，一谈。加写一函寄译署总办，印稿存之。亥初一刻，偕清臣赴庚辛墩博物院茶会，纵观所陈中西器物珍宝极久。赴侍卫佩带宝星蓝家茶会。赴本街必勺拍家茶会。必勺拍译言教主，此家则姓必勺拍，而非教主也。子正一刻归，丑初睡。

批曹逸斋病假禀

十八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片函致李相。

松生来，一谈。封发总署、李栢函。诵英文。饭后，苏葛兰教主来，谈甚久。与清臣一谈。申初，威妥玛夫人之友命妇多近恩母女来拜内人，传语良久。酉初，命白理诺治意大利肴核数品，与内人、仲妹同饭。饭后，在客厅久谈。至智卿室一坐。清捡案头。亥正，偕清臣赴命妇李氏茶会，赴命妇韩明家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一刻睡。

苏格兰教主来

十九日　阴，未、申间大雷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甚久。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饭后，清臣复来一谈。诵英文，篆印章四方。闺秀墨乃狄、闺秀遂音来谒内人，传语片刻。墨乃狄为前任香港总督之从妹，即筠丈日记书作铿尔狄者也。饭后，偕清臣出门，拜客三家，不晤。归，至智卿室久坐。写零字。亥正，偕清臣赴公爵夫人□□□□家茶会，赴□□□□□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二十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编电语三十馀字寄译署，言"北洋电嘱缓行。钞件虽到，仍候尊电。俄颇望一战，藉索水陆兵费，祈戒边帅束士卒勿挑衅"云云。饭后，松生来，一谈。写零字。至松生室，与清臣、松生一谈。批使署从官乞留曹随员照旧当差以资熟手公禀，百馀字。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诵英文，裁英文书二册。

寄译署电

英、法书肆于新刻之书装订完好而纸张相连，不肯裁切，所以表其为新书也；华人贵旧书，西人好新书，亦相反之一端。戌初，偕清臣步行里乾茨私花园一游。归，与内人、仲妹谈极久。丑初睡。

毛边书

廿一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英函数件，诵英文。饭后，核函稿一件。白德勒之妻自上海归，来谒内人，传语良久。至清臣室一谈。偕清臣赴□□□□□□家茶会，赴□□□□□□家茶会，酉正归。饭后，至清臣处久谈。与内人、仲妹一谈。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命妇罗德尔家茶会。归，丑初睡。

白德勒妻自上海归

廿二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莘耕、智卿、在初先后来，久谈。腾捡书案中零件极久，饭后复捡良久。申初，偕内人、仲妹至白德勒之妻处答拜，久坐。拜命妇卫思德伯理，坐极久，酉初归。饭后，命妇达尔林拍尔母女来谒内人，传语良久。头痛偃卧。戌初，偕内人、仲妹至柏京邯宫殿听乐。本年请跳舞会、听乐会各二次，前三次内眷皆未去，清臣以为宜到一次，以副英国君主盛意，故挈眷往。清臣、松生、夔九亦随去焉。丑初归，丑正二刻睡。

偕家眷至白金汉宫听乐

廿三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头痛甚剧，在客厅偃息良久。饭后，清臣来，一谈。未正，公服偕清臣赴白金汉宫殿卫尔思王朝会，即英太子也，未俟散朝而归。更衣后，偕清臣赴阿尔戒儿公爵家茶会，酉正归。饭后，小睡，盛寐。戌初一刻，偕清臣赴里乾茨玻塔尼克群芳会。陈设各种花卉，明灯数万盏以娱观者，绕行园中一周而出，至阿卡塔米名画会。亥正二刻，赴公爵代芬吉尔家茶会。赴德国公使跳舞会，英太子夫妇暨诸弟，与丹国世子之为希腊国王者皆赴焉。子正二刻归，丑初二

群芳会
名画会

刻睡。

廿四日 阴晴半，巳、午间大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在初来，一坐。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体中不适，睡极久。起，核公文稿二件。饭后，在初来辞行，一谈。至在初室送行，一谈。写家信通稿，添首尾各数行，分寄介石、符卿弟、刘伯固、思臣弟、栗诚弟、诸妹暨女儿广璇，凡六纸。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与内人、仲妹一谈。亥正，偕清臣赴命妇赖一德尔家茶会，公爵威师特敏师特尔家茶会，外部侍郎邓德登家茶会，命妇特力登家跳舞会。丑初归，丑正睡。

德在初来辞行

廿五日 雨，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翻译官、随员课卷。饭后，核查总理衙门本月二十日密电码号百馀字，知十九日另有电报尚未到也。阅课卷毕。接十九日电报，查对良久。登楼，督仆役安排房间，陈设器具，以便款留白德勒之妻，答其在沪时款留内人、女儿之惠。饭后，松生来，一谈。酉正，偕清臣赴闺秀罗楞师姊妹家茶会，赴命妇倭尔科克家茶会。归，登楼与内人、仲妹陪白德勒之妻久谈。至智卿室久坐。亥正，松生来，一谈。偕清臣赴世爵梅尼阿克家茶会，其屋闳广华丽，世爵□□□□□之产著名于伦敦。本日茶会，宾客拥塞，美利坚、葡桃牙、波斯、荷兰等国咸在焉。子正二刻归，丑初二刻睡。

廿六日 雨，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清臣处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为逸斋篆印章七方。申初二刻，偕清臣赴英国教主阿尔奇毕烁柏茶会，申正二

刻归。酉初二刻，与内人、仲妹陪白德勒之妻小宴。刘康侯来，久谈。戌初二刻，偕清臣赴闺秀垦尔狄家饮宴，即前任香港总督之从妹也。子初二刻归。与康侯在上房谈极久。丑正睡。

前香港总督之从妹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公文稿二件，至康侯室一谈，至白太太处一坐。饭后，与康侯在上房一谈。清臣来，一谈。小睡一时许。饭后，偕内人至白太太处久谈。夜，写一函致刘凯生。与康侯谈甚久。核改摺稿一件，片稿二件。丑初睡。

廿八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应带书籍，剃头，为仲妹写女摺扇四体细字一柄。饭后，清臣来，一谈。与康侯一谈。核改公文四件。申初，偕清臣至外部丞相伯爵格兰福处，谈甚久。至医士马克勒衣处久谈。赴本街槐德家茶会，酉正归。饭后，偕康侯、清臣至格致书院游观极久，亥正二刻归。核清臣所述本日至外部问答之词。至上房与内人、康侯久谈。丑初睡。

廿九日　阴，申刻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查核总理衙门廿一日来电二百二十字，与松生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久谈，核改公文二件。申初，偕内人、仲妹至琐夥集游观甚久，酉初二刻归。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捡影相。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加写一函，未毕。与康侯一谈。丑初睡。

六月初一日　晴雨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与松生一谈。将昨夜所写加致译署函另缮一过。发电报译署，云

赦崇厚以慰俄不宜太着重笔

谴崇本非有意辱俄，则赦崇以慰俄之牍，似不宜太着重笔，法使稿似不甚妥，初七拟离英在法候复云云。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一谈。写一函寄李相，甚长。印存函稿良久。至清臣室谈极久。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夜，写寄华各物签纸，购食物寄女儿也。与内人、仲妹久谈。清捡案头，查对译署廿二日电报码号。与康侯久谈。丑初睡。

初二日　雨，下午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又写家信通稿添写首尾，分呈四叔父、致诸妹、栗弟、刘伯固。饭后，傅澧兰来，久谈，以暹罗使者文牍、宝星等物见示。丹国参赞果施之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申正，偕清臣至老城拜伦敦城主，一谈。城主屡次邀请，值余以公务羁绊不得赴召，余将于初七夜离英，则初八日之跳舞会，十四日之茶会，复不能往，故特拜之，以自述歉仄之怀。辞出，至笔墨局、文具局一观，酉正一刻归。饭后，与康侯久谈。夜，将所写各函分插钞件。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日本公使茶会，子初二刻归。阅邵小村寄来钞案，清捡案头。丑初二刻睡。

初三日　雨，下午止。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王璞堂，梳发，阅邵小村寄来俄案钞件。清臣来，谈甚久。饭后，查点寄皖诸物。申初，偕清臣赴外部，与格相谈约一时许，归。酉初二刻，与署中僚友饮宴，戌正散。开写寄皖物单，旋因墨污，重写一过。写一函寄女儿。与康侯在上房谈极久。丑初睡。

阅俄案钞件

初四日　晴，上午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将所

写寄女儿函及物件单清捡分封。柏卓安来，一谈。画师世袭宝星□□□□□来，谈极久。饭后，与康侯久谈。督仆役装盛寄皖诸物。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一谈。饭后，清捡案头。至白太太处一谈。看俄案钞件。夜，至上房，与康侯谈极久。丑正乃睡。

初五日　雨，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随身文件、纸张等物极久。松生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久谈，阅俄案钞件，至康侯室一坐。饭后，与康侯一谈。松生来，谈极久。阅俄案钞件，至智卿室久坐，与康侯在上房久谈。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松生来，一谈。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午初，偕清臣、春卿至俄国驻英公使王爵拉布罗福处，一谈，其言皆酬应虚文，听之甚甘而意向不可测也，午正归。饭后，清捡应带之物，阅俄案钞件。申初，偕内人、仲妹拜命妇瓦令敦司迈肾，久坐。拜闺秀垦乃狄不晤。赴命妇达尔毕格力斐肾之召，一坐，酉初归。饭后，阅俄案钞件。在上房一谈，至白太太处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阅俄案钞件极久。丑初睡。

俄使之言听之甚甘而不可测

初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文具，至清臣处一谈。松生、康侯来，一谈。俄公使拉布罗福王来送行，一谈。饭后，复与清臣一谈。清捡文具及应带簿书等件。松生来，久谈。小睡。酉初，饭后，赴英太子卫尔思王花园茶会，君主在焉，宾客甚多，与主人不相闻问也。余到园良久，乃遇君主暨太子、太子妃于平冈之径，鞠躬致

敬而出，酉正二刻归。与内人、仲妹一谈。戌初三刻启程，

使馆随从

僚友送至车栈。戌正二刻展轮。随行者：李湘浦、李芳圃、曹逸斋、联春卿、白星诺、丁华容、汪席臣、王远耀及仆役四名也。亥正抵多法尔登舟，舟车中皆睡，成寐。风平浪静，得未曾有。

初八日 晴，夜微雨。子正二刻，渡海毕，登岸，入

自英抵法

车久坐。丑初二刻展轮，复睡成寐。辰初二刻抵巴黎，僚友迎谒车栈，与凯生、雷洛施同车入署小憩。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知吴蕙吟已升冏卿矣。饭后，写一函致内人，一函致松生。雷洛施来，一谈。

午正，公服偕春卿、日意格、雷洛施至博郎苑赴法国

"换旗会"

换旗会。法人自被德人击败，改为民主之国，日以富民强兵为务，至是军实告成。伯理玺天德躬临阅武，颁以新旗，面谕将士，宜勤操步伍，日求自强。兵三万馀人，士绅观者五万馀人，闻谕皆拊掌欢呼，乃分队行过校场之前。首为学堂练习之兵，次为巴黎城守之兵，次为巡捕保甲之兵，次为阿尔及尔土兵，次为水龙救火之兵，次为炮兵数队，最后为马兵数队，申正乃阅毕。不曰"阅兵"而曰"换旗会"者，格勒斐出身文职，与前伯理玺天德马克孟出身兵官者不同，文官不可以阅武，故命兵部尚书阅兵，而伯理玺天德分营而颁旗焉。马步兵皆不如英军之整肃，然操练至此，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不知吾华何日乃能有如是劲旅也。申正二刻归。

小睡片刻。饭后，至凯生、仁山室各一坐，春卿室立

谈片刻。写一函寄静臣弟，未毕。夜，偕春卿步至拿破仑纪功坊前观放烟火，是日巴黎停歇贸易，举国同乐，各家皆张灯悬旗以相庆贺。冒雨奔归，偃息良久。写两日日记。子正睡。

凯旋门焰火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添写片函寄女儿，写一函寄介石、符卿弟，写静臣弟函，饭后毕。雷洛施来，久谈。申初，偕春卿拜外部尚书佛来西尼，不晤。拜日意格，不晤。拜法兰亭之母，谈甚久。拜兰亭之妹李柏门太太，不晤，晤其姑一谈。酉初归，核函稿一件。日意格来，久谈。戌初，至倭匹拉观剧，伯理玺天德为主人，亦因点兵换旗后称庆也。各部尚书及武官之尊者咸在焉，公使惟余及波斯公使、土耳其公使、□□□□公使、比利时公使而已。余观一折，托疾先归。亥正到家，写一函寄李相。子正睡。

总统邀请观剧

初十日　阴晴半，日中大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栗弟，一函寄诸妹，一函寄刘伯固，均甚略。分封各函，清捡钞件寄之。梳髮。饭后，看小说良久，核函稿二件，小睡。饭后，看小说。夜，写摺扇一柄，阅伦敦应酬茶会簿，至居停主人力格处谈极久。归，与仁山一谈。看小说。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俄案钞件甚久，看小说。饭后，核公文四件，封发德、俄两国函。看小说。饭后，雷洛施来，一谈。看小说。步至市肆一游。归，静坐良久。夜，看小说。亥初二刻，偕凯生、春卿赴上议政院

总统李雍赛处茶会。子初归，丑初睡。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陈莘耕，一函致松生，一函致康侯，一函寄内人。饭后，看小说甚久。小睡，成寐。看《郑板桥诗集》良〔久〕。饭后，看齐学裘《见闻续笔》。夜，演算术数段，看小说。子正睡。

看三国志

十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三国志》，核公文稿二件。饭后，看《三国志》。偕春卿至瑧马舍游观甚久。至上议政院总统李雍赛处投刺，谢其茶会。拜穆拉不晤。申正归，小坐。饭后，看《三国志》。日意格来，久谈。步至拿破仑纪功坊前林中游眺，归。夜，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一函答松生。子正睡。

十四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三国志》。督仆从收捡什物，腾出居停主人箱、柜等件，恐异日移居时余尚未回巴黎，则僚友无从清捡也。饭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看《三国志》，阅英文。饭后，仁山来，一谈。戌初，偕春卿至李柏门家小饮，亥正归。清捡影相及纸张等件，阅英文。子正睡。

十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作一函寄译署总办，甚长。饭后，小睡。申初，偕雷洛施、春卿至外部，坐候一时之久，乃见佛来西尼，谈片刻辞出，归。饭后，核函稿二件。步游市肆，往还约八九里。归，濯足，看《三国志》，写摺扇一柄。子正二刻睡，未成寐。起，查译署初十日寄来电报码号三十八字。丑初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又

印稿，添易首尾为五函，一呈四叔父、一致刘伯固、一寄李幼仙、一寄栗弟、一寄诸妹。写一函致松生、一函寄内人。饭后，偕仁山、春卿□布拉司德罗街看房屋极久。至日意格处一谈。拜热弗利不晤。归，写一函寄李相，加写寄译署总办函一纸。饭后，写一函寄郭筠仙丈，写一函寄李眉生。日意格来，谈甚久。将糖印钞件分插各函中极久。子正睡。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封缄寄华函件。写议论一段，嘱春卿译成法文入之新报。清捡案头及屉中零物。饭后，看小说，梳髮，清捡文具。至凯生处久谈。号书边百馀字。饭后，偕春卿至俄国驻法公使王爵□□□□□处辞行，谈颇久。至日意格处久谈。归，号书边百馀字。阅《申报》、新报。至凯生处、湘浦处各立谈良久。子正二刻睡。

写议论报之新报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良久。写一函寄内人，一函致谢智卿。勾界尔来，一谈。饭后，画静臣牙章，复写一函寄谢智卿，开单交联春卿，告以分寄函件之法。阅英文良久。雷洛施来，久谈。日意格来，一谈。清臣、康侯自英来，谈甚久。戌正，凯生、春卿等公饯，主人六位，客八人同宴，亥正席散。与康侯谈极久。丑初睡。

十九日　阴晴半，夜遇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收捡行李，开写另赁房屋、置办什物单示仁山。寄一函答松生，甚长。与仁山一谈。发一电寄总署，七十馀字。俄国公使□□□□□来送行，一谈。与康侯谈良久。饭后，热弗

俄公使来送行

利来，一谈。清臣来，一谈。日意格来，一谈。饭后，与康侯一谈。戌初，偕清臣、康侯、湘浦、逸斋、芳圃及武弁供事四人自使署启行，参赞以下皆送至车栈，日意格后到，同登火车，戌正展轮。余登车即睡，其间过比利时境内亦未醒也。

二十日　途中屡次遇雨，夜抵伯灵亦雨。寅正醒，将行李清捡一过。和衣偃卧，成寐。辰正，抵德境科龙。至车栈浣靧。茶食后，因德国税关查阅行李，将督仆从开箧示之，而税关见英人傅澧兰、阿尔科克写寄英国驻俄公使之函，知余奉使入俄，遂免查验。巳初二刻展轮。与清臣、日意格论俄事极久。未正，抵民墩下车同饭，匆遽而毕，登车复行。戌正，抵德京伯灵。李丹崖率从官迎于车栈，即乘丹崖之车至开赛罗福客店，与丹崖谈极久。徐仲虎、刘鹤伯、赓韶甫、钱琴斋、陈敬如、荫五楼、钟鹤笙、金楷理来，一坐。更衣浣靧，与清臣等同饭，与康侯一谈。丑初睡。

夜抵柏林

廿一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小坐。巳初二刻出门，拜李丹崖，谈甚久。又与徐仲虎、日意格、金楷理同坐一谈，午初二刻归。与康侯、逸斋久谈。饭后，与清臣久谈。丹崖来，谈极久。偕日意格、康侯、清臣乘车游于市肆，见各店价单较之伦敦、巴黎廉至三倍，盖地瘠则民勤，人工贱则物值平也。酉正归，写一函寄内人，小坐良久。饭后，与清臣久谈，清捡文件。接电报闻金登幹将至，待之良久，子初尚未至，盖以事耽延也。子正睡。

人工贱则物值平

廿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日意格

来，一谈。金登幹来，谈台湾轮船案极久。

前接沙侯最后照会，谓余因台湾轮船漏报洋药一案，中、英解释和约中漏报、捏报字样，各执一见，宜议定章程以防偷漏挟私之弊，俟中国议有章程之后，尽可商量办理。英外部措词婉而有礼，台湾轮船之事本可藉以了结，盖税务司办此案时，发端本不妥叶，得沙侯如此答复，即属极敦睦谊。而金登幹笃信律师之言，尚欲多引英律，强与争辩，所引之律又皆不当事理，余在英已屡辩之矣。律师赫乾滋《引律编册》近日始成，且为余具一牍，言前承沙侯许以商定章程，兹将英律查出若干条，足证中国讲说条约之不误；将寄至中国查议，再与英廷商办，请格相仍照沙侯之意，许以日后商议云云。画蛇添足，不成公事。而登幹争之甚力，执牍求余签名。余多方开导，而登幹坚执如初。余乃语之曰："此案前半段系税务司承办，余意不谓然，然以为律师熟于英律，虽办案稍嫌迂曲，终当受其益也。至今观之，则律师但冀事之拖延以自为利耳。律师业经承办，若中道废弃其策，必有暗中受损之处。余当将所具之牍，签名交汝，汝归途宜细思之，且告律师赫乾滋，云余意此牍不递，俟吾华将章程自行议定之后，再与英廷商办，断无流弊。譬诸沙侯已开之门，格相本不能忽然闭之。此时具一空言之牍，若格相藉此闭门，不肯复商，则律师所查诸条均成废物矣。"金登幹唯唯而去。其初立意极坚，听余反复陈说，意稍游移，盖将与律师熟商而审处之矣。

台湾轮船漏报洋药之案

金登幹固执己见

反复开导

未初，至丹崖处赴宴，申正乃散，至金登幹处一坐。归，

清捡行李。饭后，丹崖率其僚从来送行，谈极久。亥正赴车栈，与丹崖立谈良久。子初展轮。子正睡。

廿三日 遇雨。巳初起，与日意格、马清臣谈极久。午初抵□□□，下车与僚友同饭。饭后，登车复行。申刻，抵俄境，以俄国驻英使纳布罗福之函示税关官吏，关吏款接甚殷。饭后，登车，酉刻展轮。与康侯、清臣、日意格谈甚久。亥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遇雨。巳初起，茶食后，阅英文。和衣复卧，头痛甚剧，屡睡屡起。停车数次，皆不甚久，未能下车饮食，在车稍食麦饼、凉水而已。酉正，抵俄都森比德堡。邵小村署使率僚从迎于车栈，与小村同车，谈甚畅。戌初，抵使署，复与小村久谈。参赞蒋丹如暨翻译官等来谒，各一坐。答拜小村，谈极久。答拜丹如暨洋翻译夏干，各一坐，馀皆到门立谈数语。更衣后，食麵包、米粥等物，小村所备也。分派从官住室，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丑正睡。

抵俄都彼得堡

廿五日 阴晴半，微雨。寅正起，为臭虫所搅，不得眠也。清捡俄事案牍，将以示小村。倦甚，和衣复卧。清臣、日意格来，一谈。午初，小村、丹如请宴，席散后，坐谈良久。至小村室谈极久。清捡带来书籍、文具。写一函寄内人，甚长，饭后，在康侯室坐甚久。编电报寄译署，五十六字。丑初睡。

为臭虫所扰不得眠

廿六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编电报六十五字寄译署，自查码号，未毕。小村来，谈甚久。日意格、庆

霭堂来，商定照会外部文稿。饭后，查电号毕。核接印谢恩摺暨分派人员片稿清单。至清臣、日意格室久谈。丹如来，一坐。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又印通稿添写首尾为五函，分寄介石弟、刘伯固、女儿、诸妹、栗弟。至小村室谈极久，日意格室谈极久，康侯室一坐。分封各函。丑初睡。

廿七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英文。霭堂、丹如先后来谈。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饭后，小村来，久谈。与清臣、日意格谈极久。至康侯处一坐。饭后，清臣来，谈甚久。核随行员弁清单，核公文二件，看《瀛寰志略》，看小说甚久。丑初睡。

廿八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公服至大厅，率英、法僚属东向行礼，叩祝今上万寿圣节。邵小村率俄署僚友先行礼，余因尚未接印，故令小村另班行礼，以存署使体制也。阅改翻译官课卷一本。午初，公服接印，东向谢恩。僚属来贺，旋至各室答拜。饭后，日意格来，一谈。发电报百馀字寄译署，自编码号。至小村室谈甚久。阅课卷。饭后，督仆役安置书案，清捡屜中零件。阅课卷甚久，批定甲乙。写片函示小村。至康侯室久坐。看小说。丑初睡。

廿九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甚久。饭后，清臣来，一谈。小村来，一谈。未正，偕康侯、霭堂、木庵、冬青至外部，见尚书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福、外部总办梅尼廓福、翻译官孟第同坐。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则屡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为衅等语，诘难

外部尚书面冷词横

良久。最后乃允代奏国君，请示呈递国书。申初二刻归，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饭后，发电报总署，九十五字，自编码号。至小村处谈极久。核片稿一件，公文。阅译官所记本日在外部问答之词。丑初睡。

三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松生，核公文一件。小村来，久谈。与清臣、日意格久谈。将昨夜所核片稿复改数处。饭后，切纸良久，作诵词稿。体中不适，睡极久。起，日意格来，一谈。写一函寄李相，饭后毕。印稿十数纸。至康侯处一坐。看小说。丑初睡。

七月初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良久。至日意格处一谈。阅崇地山所办旧案照会簿。饭后，驻俄英使署之参赞白龙铠来谒，一谈。编电报码号百馀字寄总署。小村来，谈甚久。复编码号。饭后，作函稿寄译署总办，颇长。核公文数件，看小说，清捡案头。写一函致松生，写一函寄内人。丑初睡。

初二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栉鬓，看小说。写一函致仲妹，饭后毕。清臣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日意格来，同谈。清捡糖印钞件良久。饭后，核函稿三件。看小说。小睡，戌寐。两三日来，神昏耳鸣甚矣，余之不耐劳也。丹如来，一坐。阅英人所刻地图良久。清捡案头。丑初睡。

阅地图考伊犁诸境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呈译署各堂，甚长，印稿存之。饭后，核函稿二件，看小说。小睡良久。如

厕，下物如痰，中有血粒，以示清臣，言受寒所致。饭后，清臣、日意格邀余与康侯至酒肆饮宴，宴毕将游花园，余恐受寒先归。核誊缮就各函。写一禀呈九叔父，又印通稿分为六函，一呈四叔父、一寄栗弟、一寄诸妹、一寄刘伯固、一寄李季泉、一寄李眉生。静坐良久，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丑初睡。

便中带血

初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翻阅地图。至清臣处一谈。写片缄致松生，片函寄内人，封发寄华各函。至康侯室一坐。衣冠拜发接印谢恩摺件。饭后，体中不适，小睡。申初起，至康侯室久坐。看小说，诵英文，阅地图良久。饭后，在康侯处一谈，清臣处久谈。画格一纸，以糖板印之。看小说，写小学生仿本一纸。至湘浦室一坐。调洋墨良久。丑初睡。

初五日　晴，傍夕雲雷不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印格字，写仿本数纸。饭后，在康侯室久坐，至日意格室一谈。看小说。申初二刻，偕日意格、塔木庵至市肆，购笔墨纸张数件，游观甚久，酉初归。饭后，诵英文。写仿本，写零字良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英字函一封谕女儿广珣。至清臣、日意格室一谈。饭后，将谕女儿函另缮一过，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松生。小村、丹如来，呈交经费数目卷案册档等件，坐谈片刻，驻俄法使商西之头等参赞□□□来谒，久谈。封发寄伦敦函，批谕本使署公事数件，核公文一件。至湘浦室久坐，小村同谈。饭后，在康

写英字函谕女儿

侯室一坐。偃卧，未成寐。澡身。阅上海寄来函牍、《申纸》、新报。丑初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休中不适，头昏颈痛，和衣复睡。午正起，饭后，在康侯室久坐。写摺扇行书一柄，四体书一柄。至康侯室久谈，饭后，复谈良久。诵英文，写仿本一纸，看小说。丑初睡。

初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梳辫，诵英文，核校从官缮余日记。饭后，偕康侯、庆霭堂、桂冬青至署礼部接引大臣□□□□处，晤谈片刻，前三日外部遣翻译官孟第来约订之期日也。归，校阅日记缮本，改正误字。诵英文。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至小村处久谈，至康侯处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初睡。

礼部大臣约见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为康侯篆印章三方。蒋丹如来，一谈。饭后，篆印章四方。核公文四件，核上海汇来经费数目良久。饭后，篆印章三方，写仿本一纸，诵英文，至康侯室谈甚久。丑初睡。

上海汇来经费

初十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写摺扇三柄。饭后，写摺扇一柄，诵英文，小睡六刻许。饭后，看小说，清捡案头，写一函致松生，写仿本一纸。清臣、日意格来，谈极久。丑正睡。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与清臣一谈。写片函寄陈荸耕。编电报寄译署二百馀字。与清臣、日意格一谈。饭后，署礼部尚书达费多福来答拜，谈颇久。编电报码号极久。饭后，诵英文。至小村处谈极久。与康侯

一谈。至湘浦室谈极久，小村、丹如、康侯同坐。丑初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公服至大厅率僚属向阙行礼，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万寿圣节。更衣后，清臣来，一谈。夏干来，一谈。写一函寄松生。至清臣处一谈，至康侯室一坐。诵英文。饭后，看先太傅批牍良久，小睡甚久。写一函寄凯生。试洋墨良久。饭后，核改片稿二件，一为德明请奖，一为胡璇泽请恤。至康侯室谈极久。阅法文暨俄文字母。丑初睡。

十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阅俄文字母。饭后，与清臣谈极久。申初，偕康侯、清臣、日意格、夏干、塔木庵往俄都西乡彼德尔火福游观，车行三刻，火车行半时至其处，俄皇避暑行宫在焉。先至花园池亭一览，遂入行宫游览三分之一，穷奢极丽，无从描写，清臣等皆咋舌称叹，谓为英、法国宫殿之所不及也。戌初二刻归，亥初到署。为康侯篆牙章。康侯来，谈极久。丑初睡。

俄皇避暑行宫英法宫殿不及

十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查阅译署来电码号百二十馀字，知本月初七日奉明发谕旨，因纪泽电请译署奏恳释崇星使之罪，即加恩开释矣。闻之且喜且惧。喜者，圣主宽仁谏，行言听，译署亦沆瀣一气，事不掣肘，则措置稍易也；惧者，虑材轻任重，不副朝廷之眷顾耳。与庆蔼堂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夏干来，一谈。阅地图良久。饭后，核函稿四件，写一函寄内人，印字甚久。诵英文，画牙章。康侯、蔼堂遵余嘱至外部见吉尔斯归，知俄皇定于十七日未刻接见中国公使。与蔼堂一谈。饭后，至

崇厚开释

小村处，谈甚久。写一禀呈九叔父。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丑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编电报一百四十字寄译署。饭后，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与日意格久谈，诵英文。饭后，偕康侯、逸斋、芳圃、木庵、冬青、钧甫至街东园林，游观良久，戌正归，步行往返约五里。看小说。丑初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饭后，偕康侯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核公文稿二件。小睡，成寐，酉初起。饭后，与霭堂谈极久。将译署奏定准驳约章，用三色笔批于随身条约之上。与清臣、日意格谈甚久。丑初睡。

三色笔批准驳约章

十七日 晴阴半，日中遇雨。卯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和衣复卧，辰正起。

饭后，偕康侯、霭堂公服，赍国书自使署启行，巳正至火轮车栈，署礼部尚书达徵多福暨其参赞某在焉。坐候良久，登火车展轮，礼部参赞暨俄之华文翻译官伯什罗福，华名孟第者，坐余车箱中，一路閒谈。午初一刻，至俄皇萨思克行宫之朝房，坐半时许，礼官奉俄皇命设宴相款。午正一刻，散席。余至密室中，将濒行时所接译署初八日电报查考码号，知各案奏结，为之大慰。

午正三刻，偕礼官暨余之从官同入殿廷，侍卫朝官数人在焉，相与周旋良久。坐候二刻，俄皇自礼拜堂归，礼官引余进见于殿傍小阁中，盖俄皇治事之所。俄皇近门而

入殿廷周旋良久

立，余入阁门三鞠躬而前，手捧国书，宣读诵词。俄皇受书，答辞皆孟第传译。俄皇因闻崇星使之开释，边界各案之奏结，词色甚悦。旋以英语与余闲谈数句，送余出阁门。接见康侯、霭堂二人，复作法语问霭堂数句，乃退入阁中。

向俄皇呈递国书

礼官引余与从官出殿至朝房，乃复引日本新到驻俄公使柳原前光入。觐俄皇礼毕，礼官复至余处，邀余遍拜俄之随扈各大员，遂至车栈。日本使亦拜各官，礼官漠不照应，相待殊有轩轾，不解何故。似因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日本使至栈，与余谈良久，余作英语，而日本之翻译学生以英语传焉。申初，登火车展轮，申正到栈，孟第辞去，余偕从官乘车回署。小村来，谈极久，谓俄皇既面催商议条约，则余之节略宜于数日内办去，不宜更候译署续电，余韪而从之。

柳原前光不会英法语

饭后，发电告译署，偕康侯查码号百一十七字。将十四日所写呈九叔父禀函加写数行，又印通稿添首尾为五函，分致四叔父、刘伯固、李季泉、栗弟、诸妹。头昏甚剧，子正睡。

十八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小村来，久谈。至清臣、日意格处谈甚久。开写清单一纸，预定往外部面谈之语。饭后，封发寄华各函，加写一函致陈荔秋。未正，偕康侯、霭堂、木庵至外部，与尚书吉尔斯谈甚久。外部侍郎热梅尼、总办梅尼廓甫、驻华公使布策、华文翻译官孟第咸在焉。申初三刻归。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写一函致松生，核改函稿二件。饭后，礼部侍郎司图尔莫来，一

驻华公使布策在座

谈。作奏报呈递国书情形摺稿，核公文四件。至小村处谈极久。发一电答杨仁山。接译署电报，查考码号二百字。寅初乃睡。

十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发一电寄译署，二百六十馀字，与康侯、逸斋编查码号。饭后，核致外部照会稿。未正，偕康侯、清臣拜英国驻俄公使德佛楞，谈极久。申初归，添呼霭堂入车，拜法国驻俄公使商西，一谈。拜土耳其公使沙吉巴沙，不晤。归，复阅缮就照会。申正三刻，偕清臣、康侯、霭堂拜意大利亚驻俄公使，一谈。归，清捡案头及屉中电报零纸等件良久。酉正一刻，陪阖署中、西从官饮宴，戌正散。与小村、日意格、清臣、夏干臣谈片刻，与小村谈极久。至湘浦室一观，至康侯室一谈。丑初睡。

拜会各国驻俄公使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印电报之汇钞者。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未正，偕康侯、霭堂、穆庵出门，拜布策、梅尼廓甫，均不晤。拜各国公使，头等德国石微尼斯、奥国贾讷吉，二等蒲桃牙三多、日本柳原前光、署公使美国参赞何福满，均晤谈，馀不晤。酉初二刻归。饭后，看小说。夜，核加致译署函稿。至康侯室谈极久。丑初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康侯室一谈。饭后，与康侯谈极久。写一函致凯生。至清臣处一谈。申初，偕康侯、霭堂、冬青出门，拜波斯、比利时公使不晤。至俄国太子宫门挂号，因其号簿已携赴乡，

遂出至大礼拜堂游观良久。殿柱以青金石为之者二，其大约径二尺，高约丈许；以孔雀石为之者十，其大约径三尺有奇，高四丈许；神像十馀，皆以宝石嵌而成之，最下者黄金也。黄金棺一具，重数万斤，富丽为西洋祆堂之冠云。酉初归，静坐良久。饭后，在康侯室久坐。核改致译署函稿，约式千五百字。丑初睡。

大礼拜堂为西洋祆堂之冠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梳髮。核公文三件、函稿三件。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饭后，日本公使柳原前光来，笔谈良久。申初二刻，偕康侯、霭堂、冬青拜土耳其公使，久谈。归，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酉初起。饭后，偕康侯、霭堂、冬青至东花园观放轻气球，人极拥挤，入园候一时许乃见球上，戌正归。写一函寄李相，写一禀呈九叔父。与康侯久谈。丑初睡。

观放气球

廿三日 晴。巳初起，体中不适，头痛身热，盖感冒风寒也。茶食后，静坐良久。将昨夜所写呈九叔父禀印一通稿，添易首尾为五函，分寄四叔父、栗弟、诸妹、女儿、刘伯固。清捡钞稿各纸。小睡，午正二刻起。饭后，清捡钞稿，分封各函。写片函致松生，一函寄李眉生。小睡。饭后，在康侯处谈极久。接外部复文，知不肯在此处议事，而别遣使至北京商订。与康侯谈良久，至小村处谈极久，复与康侯一谈。丑初睡。

俄外部拟议遣使至北京商订

廿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照会稿答俄外部。小村来，久谈。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发电报寄译署，偕康侯、逸斋查对码号一百七十九字。核函稿

一件，公文稿一件。饭后，看小说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初睡。

廿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写一函寄内人，调洋墨良久。饭后，清臣、日意格来，谈极久。作摺稿一件，片稿一件，饭后毕。至小村处谈极久。看小说，阅伦敦寄来各函。丑初睡。

廿六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凯生，一函致莘耕。清臣来，一谈。饭后，核公文稿三件。夏干来，一坐。至康侯室一谈。申初，偕霭堂公服至东宫殿廷谒见希腊王，先日俄之礼官有函来约也。在殿厅立候甚久，晤各国公使，各立谈数语。各公使雁行而立。申正一刻，希腊王、后同出，皆能为英、法语。王见公使则握手为礼，谈问数语，见各国参赞则不握手，亦各问一二语；后见公使、参赞各询一二语而不握手，礼毕而入。各公使留观殿壁油画，余乃先归，已酉初一刻矣。饭后，清捡影相分赠同署诸人。至康侯室一坐。小村来，谈极久。与康侯一谈。作七律一章送小村。丑初睡。

希腊王后同出接见

廿七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又作七律一章，亦送小村也。日意格来，一谈。诵英文。饭后，在康侯室一坐。核对逸斋所缮摺片，看小说。至小村处谈极久。看小说。饭后，与康侯一谈，写摺扇二柄。至康侯案头看《瀛寰志略》良久。与康侯小宴。丑初睡。

廿八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四副，摺扇二柄。衣冠至康侯室，贺其三十五岁生日．坐谈片刻。写一

函寄内人。陪康侯、逸斋饮宴。未正，偕清臣至英公使德佛楞处，谈极久。归，诵英文，阅课卷二本。饭后，接译署电报，查码号一百五十五字。阅课卷四本，看英文。在厅中散步良久。阅课卷四本，编定甲乙。丑初二刻睡。

廿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筱村来，谈极久。清捡案头。至康侯处一坐。饭后，康侯赴巴黎，衣冠送之。核致译署总办函稿。至筱村室坐极久。梳发，诵英文。至湘浦室谈极久。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又印一通稿，添首尾为六函，分致介石弟、栗诚弟、诸妹、李幼仙、刘伯固、李眉生。戌正，偕清臣、日意格、塔木庵至万生园观杂剧。秋千者、倒行者皆不甚奇，最奇者，玻璃大匣满盛水，一人泅之，偃卧一刻许，乃演水中吃橘、饮酒、吸烟诸技，游泳其间直一鱼耳，理不可解。亥正二刻归，看小说。丑初睡。

万生园观杂剧

三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诵英文。与清臣久谈。饭后，封各函，写一函寄李相。至湘浦室谈极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诵英文，看小说，收捡影相。至湘浦室一谈。写零字，看小说。丑初睡。

八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接译署电报，查对码号一百三十九字。日意格来，一谈。诵英文。饭后，清臣来，一谈。诵英文，看小说。小睡成寐，酉初起。饭后，阅英文甚久。至逸斋室一坐。号《电句集锦》书头及壳面。看小说，写零字。丑初睡。

电句集锦

初二日 晴，夜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剃头，诵

题写横幅 英文。作七绝二首，题康侯所画四季花卉横幅，逸斋之帐额也。至清臣处一谈。饭后，诵英文，看小说极久。至湘浦室一坐。饭后，写零字，看小说。至小村处久谈。看小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初睡。

初三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谈极久。饭后，诵英文，写摺扇一柄，看小说。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写零字，看小说。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写零字，看小说。丑初睡。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写零字。饭后，写零字，看小说。筱村来，谈极久。酉正，设筵以饯筱村、丹如之行，清臣、日意格、霭堂、穆庵、冬青、湘浦、逸斋同坐。席散，在客厅与筱村、丹如、清臣、日意格久谈。至湘浦室，与湘浦、逸斋久谈。写零字良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五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偕霭堂赴比德勒和福行宫，谒俄太子□□□王。巳初一刻发使署，巳初三刻抵车栈，与署礼部尚书达微多福暨其参赞司德尔姥周旋片刻，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夫妇亦至。巳正，登火车展轮。巳正三刻，至行宫朝房一坐，与东宫提督□□□□一谈。午初三刻，见太子夫妇，立谈片刻。太子妃为丹国公主，能英语，问余何时迎眷来俄，甚愿与内人晤谈云。辞出后，乘车另至一朝房中小宴。未初出宫，行一刻许登火车，申初一刻回署。茶食后，写零字，看小说。饭后，小睡，成寐。起，至湘浦室一谈。核公文一件。清臣来，谈

极久。丑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写零字。饭后，偕霭堂至布策处送行，不晤。门者云：已于昨下午启程去矣。归，至筱村室久谈。写零字，核公文三件。至日意格处一谈。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凯生至自巴黎来，谈片刻。至凯生室一坐，湘浦室一坐。写零字，写一函致康侯。看小说。丑初睡。

初七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诵英文，梳髪。饭后，偕霭堂至大天主堂观礼。是日为俄之先皇阿礼克散达亲福士吉诞辰，俄人尊奉以为神明者也。礼部尚书先期致函各国公使。

大天主堂观礼

本日午初，公服集于堂，俄太子夫妇、兄弟届时亦至。大教主率其道众诵经祈祷，幼僧数十人歌诵相和，颇似释氏瑜伽之仪。幼僧剃髪长袍，甚似喇嘛，幼僧主教道众跪拜折旋，焚香捧烛，默咒宣扬，亦略似中国僧道仪节。堂上无坐处，自太子以下皆免冠鹄立，无敢不肃。未初，诵经乃毕。僧众持其香烛法器出庙游街，各官绅或赴主教斋堂饮食茶果，或随意散归，余以久立倦甚，亦先归也。

略似中国僧道仪节

申初到署，与清臣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筱村处谈极久。至凯生室一谈。阅前次所接《申报》。看先太傅日记类钞，错字甚多，信乎校书如扫落叶，净尽实难也。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初睡。

先太傅日记错字多

初八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筱村、丹如来辞行，一谈。诵英文。至筱村处送行，一谈。饭后，送筱村

至火轮车栈，坐极久，俟其展轮而后归。申初到家，清捡书籍。与霭堂一谈。作七律一首。饭后，至湘浦室一谈，凯生同坐。写零字，看小说。丑初睡。枕上得诗四句。

初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将枕上所得句足成七律一章。散步室中，又作七律一章，录稿以示凯生，一谈。至清臣处一谈。饭后，看小说，诵英文。小睡。未正，偕凯生、霭堂至外部署尚书热梅尼处一坐，专为凯生先容，未谈公事也。归，看小说。又作七律一章。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凯生室一坐。读先太傅诗文集，写零字。丑初睡。

读先太傅诗文集

初十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试用《电句集锦》发电以达总署，摘录俄外部照会，计一百一十五字，查五位码数四十七号。饭后，写一函致译署总办。至湘浦室一谈。诵英文。至清臣室一谈。将所致译署函另缮一过，将先写者存以备查，又加写片函，亦钞稿而存焉。饭后，写毕。写一函寄内人，未毕。查译署七月晦来电，一百八十七字。写寄内人函毕，看小说。丑初睡。

为译署拟照会稿

十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为译署拟一嗗噜太司特文牍稿。嗗噜太司特者译言表理文也。俄以兵船胁制吾华，吾华不得已而暂弃伊犁，以收回崇星使上年所议损华利俄诸事，则必须有此表理之文，以致俄国暨西洋各国，表明中国之暂以伊犁让俄者，非中心之所愿，长于理而诎于势耳。西洋各国常有具此牍者。余嘱日意格拟一法文稿而不惬意，故自作一稿交诸译官照叙法文。

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作七律一首。饭后，查电报四十九字，译署陈少希寄邵小村者也。诵英文。查译署初四日发来电报，三百四十字，摘录张芗涛侍读之疏，疏中劾纪泽不应为崇厚乞恩。当时发电致译署云："清议咎泽，所不遑避。"固逆料有此劾矣。查电报毕，头昏眼花，倦甚，静坐片刻。复作七律一首，第三联云："正祝奇功归谢傅，自甘无识似桓冲。"饭后，核公文二件。头痛，小睡，未成寐。至湘浦室，与凯生谈甚久。丑初睡。

张之洞劾不应为崇厚乞恩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僚友、傔从因本日为钖儿周晬，衣冠来贺，酬应良久。清臣、日意格来，久谈。作函致译署总办，未毕。接译署电报，查对码号，饭后毕，凡一百八十五字。摘录初五谕旨，因纪泽致俄外部文牍，未将应驳诸务全行商改，俄派使赴华，遂思诿卸，严饬遵迭次电报与商。自念才智短绌，致俄人不能相信，而决计赴京，上贻宵旰之忧，惭悚何既。至清臣、日意格处，将前此所拟商改全约之牍，修饰数处。至湘浦处久谈，凯生同坐。作电报寄译署，饭后毕。查编码号，丑正乃毕。倦甚而睡，仍未正缝。

严饬遵迭次电报与俄人会商

旨命争几条为转圜地步

伯固。小睡片刻。清捡电报，查译署来电七十字，旨命争幾条为转圜地步，较前旨放松矣。至日意格处一谈。丑初睡，寅初乃成寐。是日为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周年忌辰，以眷属不在此，未设奠。

十四日　阴雨。卯正醒，展转不复成寐，辰初起。茶食后，作电函寄译署，一百八十四字，查编码号，未毕。清臣、日意格来，久谈。封发家报。饭后，散步良久。未正，偕霭堂至外部署尚书热梅尼处，先有德国署公使在室，余在外厅久坐。署亚细亚股总办□□□□陪谈，寒暄而已。德署使去，至热坐室谈极久，传旨请其电奏俄皇，留布策在俄议约，良久乃允奏。□□□□执笔以记语言。归，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复同至余室观张挂之地图，谈论甚久。饭后，清臣复来一谈，散步良久。体中不适，小睡，不成寐。阅张香涛去腊奏稿二件，诵英文，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正睡。

请留布策在俄议约

十五日　晴。巳初起，僚友、傔从贺节。茶食后，将昨日外部问答摘录，电寄译署。与清臣、日意格在厅中考究透光铜镜之理。镜背面有花有字，正面映日而花纹字迹显于返照之中。西人以为，磨镜时背面凹凸不一，则刚柔不同，故正面无迹而实有迹。余尚未深信其理，与清臣辩论良久。饭后，写一函寄康侯，至凯生室久谈，为湘浦阅诗二首，看小说。小睡，酉正起。陪僚友饮宴，席散，与日意格谈极久。作七律一首，书而印之以示僚友。写一函寄内人。至凯生室谈极久。丑正睡。

透光铜镜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封发寄内人函，剃头。写中国准驳崇约节略一，□□□毕。至清臣处久谈。至湘浦室谈极久，凯生同坐。看小说，诵英文。小睡片刻。酉正，庆霭堂、桂冬青、塔穆庵请宴，戌初三刻散。又请至倭匹拉官戏园观剧，官坐在御座旁；译法戏为俄语声调，音乐均与法同。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用俄语演法国戏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用《电句集锦》查李相来电，《电报新法》查译署来电。饭后，编电报二百馀字寄李相。清臣来，谈甚久。查电报码号毕。饭后，另纸将电号缮清。至湘浦室谈甚久。清捡案头。濯足。丑初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英驻俄署使白龙铠来，谈极久。饭后，小睡，成寐。至湘浦室、凯生室各谈极久。饭后，核函稿三件。接外部答函，云俄皇允召布策回俄相商，为之稍慰。编电报五十八字寄译署，查码号毕。至穆庵室一谈。日意格来，谈极久。编电报寄李相，未毕。丑正睡。

十九日　晴。巳正起，发寄李相电报，看小说，诵英文。清臣来，久谈，饭后，复来久谈。至湘浦室、凯生室各久谈。小睡，成寐。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写零字，写一函寄内人。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阅李季泉函，知女儿广璇于端午节后，复患内痛之疾，危笃滋甚。遇人不淑，遘此沉痾，抑郁日深，膏肓受损，此儿终恐有性命之忧。骨肉乖隔四万馀里，无术以救之，东望零涕而已。阅《申报》，知九叔父奉旨入觐，不知何日成行。

女儿患疾东望零涕

加写片函寄内人，编电数语，将寄沪以探女儿息耗。丑正睡。

二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梳髮。清臣来，久谈。诵英文。头痛，小睡。饭后，诵英文。至湘浦室久谈。小睡。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写一函加致刘岘庄制军。批应复之英字函意，属清臣拟稿。丑初睡。

廿一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良久，诵英文。饭后，至湘浦室久坐，凯生同谈。小睡，未成寐。诵英文。清捡案头暨屉中电报等件。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阅英文。编电报寄译署，论法与安南事。丑初睡。

编电报论法与安南事

廿二日　阴。巳初一刻起，茶食后，作仄韵七言排律一首，核公文五件。饭后，诵英文。至湘浦室，与凯生谈极久。阅英文。体中不适，小睡发汗。至霭堂室一坐。饭后，至凯生室，观凯生、霭堂围棋半局，立谈良久。翻阅《纲鉴》，写零字。丑初睡。清臣为我购得俄国历代帝王图像一幅，始于第一朝柳利克王，即位于耶稣降生后八百六十二年，当中国五代时梁末帝龙德二年壬午〔按：公元862年为中国唐懿宗咸通三年，日记误〕，辽耶律阿保机之天赞元年也，因译而次之云。柳利克王在位十七年，額列格在位三十四年，伊格尔在位三十二年。

俄国首王柳利克

光绪六年八月廿三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与清臣谈极久。饭后，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松生。署外部尚书热梅尼来，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室谈极久。至湘浦室久谈。诵英文。饭后，翻阅《纲鉴》。至湘浦室久

谈，霭堂同坐。将昨日所作仄韵七言排律改为七律。丑初睡。

廿四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写新闻纸一段，论吾华向俄索白彦虎事，托日意格寄法。诵英文。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查对译署十八日来电码号九十四字。至湘浦室一坐。阅英文。饭后，将新购之中俄边界小图俄人所刻者，注华字数十处。写一函寄康侯，一函寄仲妹。复将昨夜所改七律另作一章，仍不惬意。丑初睡。

写新闻纸一段

廿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将所作诗二章皆缮出。偕霭堂至玉石店一观，孔雀石、青金石最夥，价皆昂于中国。亦偶有中国莱城碧玉器物，且有镌中国诗字者，盖皆自华来也。归，饭后，体中不适，静坐片刻。清臣来，谈极久。至湘浦室久谈。饭后，偕从官至车栈迎接邵小村。酉正一刻，同车而归。小村在余室谈极久。至湘浦室，与小村一谈。编电报寄译署，□□□□字。丑初睡。

玉石店有中国器物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阅课卷三本。至小村室久谈，至夏干室久谈。核函稿五件。饭后，至湘浦室久谈，桂冬青同坐。诵英文。至小村室一谈，凯生同坐。阅英文良久。丑初睡。

廿七日　雨晴半，申刻雨雹，夜雨霰。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写一函寄内人。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饭后，复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未正，偕霭堂至外部，与热梅尼一谈。出至外厅遇布策，谈甚久。归，核致

译署总办函稿，未毕。饭后，小村来，一谈。核函稿毕。核公文一件。钉格纸本二册。至湘浦室一谈。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围棋一局。丑初睡。

廿八日　阴晴半，夜雨霰。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在室中徘徊良久，清捡案头，诵英文。与清臣、日意格一谈。饭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布策来，谈约章极久。客去，至凯生室立谈极久，小村后至，同谈。饭后，至清臣室一谈，湘浦室一坐。阅英文。至小村室谈极久。丑初睡。

与布策谈约章

廿九日　阴，早霰，雨竟日，数阵不甚大，夜复雨。巳初一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诵英文。体中不适，十日未如厕，服丸药下之。饭后，小村来，谈甚久。偕霭堂拜布策，久谈。拜日本公使柳原前光，谈极久。酉初归。饭后，核改致布策函。阅昨日问答节略。至清臣、日意格处谈甚久。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阅介石弟函，知符卿弟于六月廿八未刻去世，伤哉！符卿弟性情笃挚，体度厚重，保家之子，载福之器也，而竟夭折，何耶？前日寄总署函颇有讹误，已发行矣，编电寄巴黎取归。核改函稿良久。丑正睡。

阅昨日之问答节略

九月初一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清臣、霭堂、日意格来，商订致布策函良久。茶食后，查译署总办寄来电报码号九十八字。编电寄译署，一百三字。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写一函寄康侯。编电报答陈荔秋。清臣来，一谈。阅课卷四本。剃头。体中不适，头痛，小睡，酉正起。

商订致布策函

饭后，至湘浦室一谈，至小村室久谈。查李相来电，未毕，令翻译官塔克什讷代查。作策问一道，以试使署从官。丑初睡。

初二日　阴，雨数阵。辰正起，编电报寄译署，交穆庵查码号。又编电寄李相，自查码号。诵英文。饭后，诵英文。至小村室一谈。观小村、凯生围棋一局。至清臣室久谈。饭后，至凯生室一谈。作一联挽符卿弟云："伤哉符卿如我弟，性情笃挚，而夭天年，从何处更谈果报；慰吾叔父有诸孙，头角峥嵘，以绳祖武，看他时都作英贤。"写一禀呈九叔父，写一函寄思臣弟，未毕。看课卷三本，编定甲乙，写名次一纸。丑正睡。

挽符卿

初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翻译官所书前月廿八日与布策问答节略。写致思臣弟函毕。写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李季泉。饭后，写一函寄栗弟，写一函寄刘伯固，未毕。未正，布策带翻译官孟第来，谈极久，小村与翻译官三人同坐。酉初，客始去，与小村一谈。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写致伯固函毕，加写致洪琴西函数行，加写致汤小秋函一纸，写一函寄诸妹。将所写各函印稿存之。至凯生室一坐。清捡屉中零字、杂稿极久。丑初睡。

初四日　大雪数阵。巳初起，茶食后，阅中俄约章会要。诵英文极久。饭后，将往来电报汇次印存，申初毕。阅译官所录昨日与布策问答语。此次辩难，往复话句益多，译官记忆不全，余所自记者略增数处，仍未全也。核公文四

往复辨论
译记不全

件。清臣来，一谈。饭后，写一函寄松生，写一函寄内人。至小村室谈极久。阅英文。编电报寄译署，五十四字。丑初睡。得译署前月廿七日电报，披衣查之，百廿字。

初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报寄译署，二百九十四字，饭后，毕。至小村室一谈。梳髮。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室，与日意格查对地图极久。补编电寄译署，四十七字。至清臣处一谈。阅中国舆图良久。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围棋一局，局罢一谈。批记俄国历代帝王像图。诵英文。丑初睡。

与日意格查对地图

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片函加致洪琴西。分封寄华各函。清捡案头及室中零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徘徊良久。未初，布策来，谈极久。申正客去。编电报寄译署□□□字。饭后，清臣、日意格来，久谈。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围棋一局，局罢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阅仁山寄来新屋图，斟酌分派居室，久而未定。阅京报。丑初睡。

分派居室久而未定

初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将巴黎屋图批识，分派僚属居住。写一函寄康侯，一函寄内人。日意格来，一谈。写一函寄松生。饭后，阅英文，批字典。至湘浦室一坐。至筱村室观棋一局，局罢谈极久。诵英文。饭后，与凯生象戏三局。阅译官所记初六日与布策问答节略，阅英文。丑初睡。

初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诵英文，画格一纸。清臣来，一谈。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九十九字，编

电寄译署一百七十四字。至小村室一谈。偕霭堂、冬青至市肆游观，购纸墨等物，酉初归。饭后，画格良久，核函稿三件。至凯生室一谈，小村同坐。阅伦敦转译沪电，知璇儿小愈，忧怀稍释，然久病延缠，终属可虑。丑初睡。

游观市肆购买纸墨

初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日意格来，一谈。修整笙、阮甚久。饭后，清臣、日意格来，久谈。诵英文，阅英文，写零字。饭后，至凯生室久谈，小村同坐。日意格后至，同谈片刻。写一函致康侯。阅英文。丑初睡。

初十日　雨。辰正二刻起，体中不适，茶食后，复睡良久。诵英文。饭后，阅英文，写零字。未正，偕霭堂至外部，与热梅尼一谈。至布策处，谈甚久。归，至小村室一谈。饭后，写零字。小睡，未成寐。戌正，至倭匹拉观剧四折，湘浦为主人也。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十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一百七十四字。至小村室一谈。作一照会稿，将译致外部。至小村室立谈片刻。饭后，小村来，久谈。诵英文。圈记《电信新法》应删之字。饭后，至湘浦室一坐。核函稿五件。与凯生象戏一局，未终。清臣来，谈极久。棋局终，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仲妹。阅英文。丑初睡。

圈记《电信新法》

十二日　晴，夜雪。巳初起，茶食后，封发昨夜所写两函，梳发，诵英文，圈记《电信新法》毕。饭后，阅英文。至湘浦室一坐，核阅湘浦所开京中账单。督仆役移置器具。酉正，请小村、凯生、霭堂、清臣、日意格便饭。席散后，坐厅中谈极久。写摺扇一柄。阅英文。丑初睡。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阅英文。未正，偕清臣至英使署，与英署使白龙铠谈极久，申正归。至湘浦室一坐。饭后，至逸斋室一坐，与清臣、日意格在客厅中谈甚久。小村来，谈甚久。写一函寄内人。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解衣后，在床查北洋来电三十五号。丑正睡。

十四日　晴，夜雪。辰正起，茶食后，查译署初六日来电，二百九字。诵英文。饭后，日意格来，一谈。未正，偕日意格拜马塞罗施太太，谈极久。荷兰人嫁于俄，无夫无子，颇有产业，年高而以学问自娱者也。自称喜谈华书，考究中华事实，然仍系俄人翻译之本。申正归，头痛恶寒，小睡良久。酉初起，饭后，阅英文。至小村处谈极久，清臣处谈极久。阅英文。丑初睡。

老太太以学问自娱喜谈汉学

十五日　晴，夜雨甚大。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巳正，偕霭堂、穆庵至市肆购测度笔及展图机架等物，午正归。饭后，剃头。清臣来，谈极久。核函稿十馀件，夜毕。饭后，阅英文。至小村室谈极久，凯生同坐。阅孙诗樵（澐）《馀墨偶谈》良久，在时人诗话中取舍尚不甚谬。丑初睡。

十六日　阴，日中雪，夜大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谈甚久。饭后，日意格来，一谈。写一函致左爵相，甚长，为糖板所污，饭后，重录一过。至凯生室谈甚久，小村同坐。将所译俄国历代帝王名及在位年数录于前册日记之末。清捡案头零件。丑初睡。

十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谈甚久。饭后，看英人话规。未正，偕霭堂至外部，与热梅尼谈极久，申正归。至小村室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饭后，编电寄译署二百八字。至小村处一谈，观围棋一局，局终复久谈。外部随员布罗塞来，以所录日间问答语见示，问有误否，为改正二处。阅英文。丑初睡。

俄人以问答记录见示请核对

十八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核阅译官所录昨日外部问答节略。写一禀呈九叔父。印电报良久。饭后，核致总理衙门函稿二件。写一函致李相。饭后，写一函寄介石、恩臣两弟。至筱村室观围棋一局，与凯生象棋一局。与小村、凯生谈俄事甚久。写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诸妹。阅上海寄来文报。编电寄李相，六十六字。丑初睡。

十九日　大雪，午后止，见日。巳初起。清臣来，一谈。茶食后，切纸良久。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栗弟，一函寄刘芝田。饭后，写一函寄邓洪芳，另写一函寄介石弟，开单送乡间戚串度岁之资。申初一刻，偕霭堂出门，至机器店一观，酉初归。饭后，徘徊良久。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演棋谱一局，与凯生象戏二局，与二人久谈。归家后，夏干来，一谈。丑初睡。

廿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髮。因电报书磨擦破损，裁纸衬之。阅英文，饭后，复阅良久。布策来，久谈。封发寄华各函。饭后，至日意格处一谈。画电码良久。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局终，复久谈。写一函寄松生。查

总署十四日电报，一百六字。丑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傍夕雪。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申正，小睡，成寐。酉初二刻起，静坐片刻。酉正，小村请宴，僚友均同坐。戌初二刻席散，在厅中与小村、凯生、清臣、日意格、夏平久谈。胃中不适，运气良久。看《纲鉴正史约》宋元之际。至小村室谈极久。丑初睡。

廿二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一谈。编电报拟寄译署，至小村室示之。小村不谓然，遂不复寄。诵英文。试演切纸机器，购存署中者也。饭后，复切良久。胃中不适，呕吐良久，和衣而卧。申正起，清臣来谈，酉初去。饭后，至夏平室久坐，至小村室观围棋二局，与凯生象戏二局。写英字函答女儿广珣。丑正睡。

电报稿邵小村不以为然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钉书五本。清臣来，谈极久。核阅霭堂所录廿日余与布策问答节略。饭后，至湘浦室一谈，至小村室谈极久。象戏二局。看小说。丑正睡。

廿四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日意格、高狄野来，一谈。未正，偕霭堂至外部，与热梅尼谈甚久，布策、孟第同坐。拜法国驻俄署使多梅尼，谈甚久，申正归。看小说。酉正，凯生请宴，僚友同坐。席散，与小村、凯生、清臣、夏平、日意格在客厅坐谈片刻。看小说。丑初睡。

廿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

后，阅霭堂所录昨日在外部问答语。至小村室一谈。饭后，日意格来，一谈。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清臣来，久谈。至凯生室一坐。看小说。丑初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诵英文，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未初二刻，偕日意格拜法署使多梅愿之夫人，一谈，归。偕清臣至英署使白龙铠处，谈极久，申正归。看小说。饭后，徘徊良久。至湘浦室，与小村久谈。看小说。丑初睡。

廿七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阅英名士遂夫特之文。未正，偕霭堂至市肆，购保险铁柜一具，以藏使署关防及券票要件。俄都房屋多以木代砖石，城中火警日数十作，使署之屋极大，分赁十馀姓，智愚杂处，尤虑失事，因以三百六十卢布购此柜以备不虞。柜以夹层钢铁为之，夹层之中实以药屑，火不能爇，重门之锁皆极坚牢，又机括奥妙，不演习则不能开，盖不独备火警，兼能防贼盗也。申初二刻归。头痛，睡成寐。起，核函稿未毕。饭后，督仆从安置铁柜。核函稿二件毕。至夏干室一谈，湘浦室一谈。看小说。丑初睡。

读英名士斯惠夫特之文

保险铁柜防火防盗

廿八日 晴阴半，未、申间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阅课卷二本。至小村室一谈，凯生同坐。与小村象戏一局。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极久。清捡要件藏铁柜中。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丑初睡。

廿九日 阴雪，未刻见日影。巳初起，茶食后，剃头，

至外部与热梅尼谈

诵英文，看小说。饭后，偕小村、霭堂、冬青至外部，与热梅尼一谈，未正二刻归。日意格来，一谈。阅课卷四本。编电报九十二字寄译署。至小村室一谈，观围棋半局。饭后，至日意格室，与高狄野一谈；清臣、日意格继至，同谈。查译署十八日来电，百四十二字。至小村室一谈，观棋半局。又查译署十七日来电，二百六字。小村来，谈极久。丑正睡。

三十日 阴，日中雪。巳初起，茶食后，编电报一百八十八字寄总署，查码号甚久。午初二刻，英驻俄署使白龙倌来，一谈。客去，清臣复坐谈甚久。未正乃饭。饭后，至小村室一谈，观围棋半局。清捡案头，阅课卷一本。饭后，诵英文。至小村室一谈，观围棋半局。日意格来，一谈。戌正一刻，法驻俄署使伯爵多梅尼及其夫人来，谈极久，亥正乃去。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丑正睡。

十月初一日 阴，日中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小村来，谈甚久。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寄内人。至清臣处久谈，看地图良久。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凯生室一坐，小村同谈。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二局。写一禀呈四叔父。看小说。丑初睡。

初二日 阴，午间微雪，近地即消。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地图良久。清臣来，一谈。饭后，静坐良久。未正，偕霭堂至布策家，见其夫人，久谈。出，遇布策自外归，复登楼一坐，申初二刻归。看小说，阅课卷二本。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将课卷编次甲乙，写名单及本月课题

至布策家见其夫人

印而发之。至小村室久谈，象戏一局，亦甚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三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梳發，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布策来，谈甚久。未正，偕霭堂至博物院，先观壁悬油画数百幀，次观古今印记、图章，次观俄先皇比德尔车、服、器用之属。出，偕霭堂步游市肆良久，申正归。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至小村室久谈。印电报良久。写一函寄李相，一函寄刘伯固。丑初睡。

博物院有彼得大帝遗物

初四日　阴雾，未、申间微见日影。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封发寄华各函。饭后，写一函寄仲妹。至清臣处一谈。阅霭堂所录昨日与布策问答节略。至湘浦室一坐，至夏干室一谈。饭后，看小说。阅供事所缮与译署往来函稿。至小村室谈极久，象棋一局。看小说。丑初睡。

初五日　阴，大雪，傍夕止。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接译署来电，二百三十五字。饭后，看小说。至小村室一谈，观围棋半局，与凯生象戏一局，局罢，与小村、凯生谈极久。诵英文。饭后，演勾股法良久。看英文寓言。核改致法国外部照会稿。丑初睡。

初六日　雪，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日意格来，一谈。饭后，看小说。未初二刻，偕霭堂、日意格至法国驻俄公使商西处，谈极久。申初，偕清臣拜美国驻俄公使佛师特尔，不晤。归，诵英文。酉正，陪日意格、高狄野、夏干、清臣、霭堂小宴，席散久谈。清臣

拜法国驻俄公使

外部照会

后去，谈极久。接外部照会节略，于余所争诸事，尚不十分坚执，为之稍慰。至小村处谈极久。丑初睡。

初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三百四十六字。至小村室一谈。饭后，诵英文。未正，偕霭堂、冬青游于市肆。归，阅霭堂所译外部照会节略。至小村室一谈，凯生、湘浦在焉。日意格来，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谈，至凯生室谈极久；将出而小村来，复同谈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至清臣室一谈。未初三刻，偕小村、凯生、霭堂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谈极久，梅尼廓甫、孟第、布罗塞亦在焉，申初三刻归。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英署使白龙铠来，谈甚久。饭后，印电报，写一函致康侯。至凯生室一谈，至小村室一谈，与凯生象戏一局。看小说。丑初睡。

初九日　阴，日中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松生。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偕日意格拜法国公使商西，不晤，归。至湘浦室一坐。写一函寄内人。饭后，看小说，核阅霭堂所录昨日在外部问答节略。至小村室一谈，与凯生象戏一局，复谈极久。丑初睡。是日为祖考竹亭公九十一岁冥诞。

初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发。率僚属在大厅，朝服望阙行礼，恭祝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更衣后，诵英文。日意格、高谛野来，一坐。清

慈禧太后万寿圣节

臣来，久谈。饭后，换衣，将步至法国使署，因日意格不在家而止。诵英文，调洋墨，写一函寄侄儿广钧，一函寄三妹、季妹。饭后，写一函寄内人，写一函寄李季泉。至小村室观围棋一局，与霭堂围棋一局，与小村、凯生谈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十一日 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默坐良久。是日为先太傅文正公七十岁冥诞，以眷属未在俄都，未具酒肴致奠。核复新加坡代理领事官苏溎清批稿，另核公文二件。饭后，至湘浦、清臣处各一谈。未初一刻，偕日意格至法国公使商西处，谈极久，又谒其夫人，一坐。归，阅英文。饭后，清臣来，谈甚久。日意格来，一谈。至小村室观围棋一局，与凯生象戏一局，与小村、凯生谈良久。看小说，诵英文。丑初睡。

文正公冥诞

十二日 微雨，夜晴。巳正起，诵英文。饭后，看小说。偕霭堂、穆庵至蜡人馆一游。看小说。饭后，核公文二件。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至小村室观围棋一局，与凯生、霭堂各象戏一局，局罢，立谈极久。看小说，阅英文。丑初睡。

游蜡人馆

十三日 阴，日中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松生。至清臣、日意格处一坐。剃头。饭后，诵英文。至凯生室谈极久，小村同坐。看小说。饭后，体中不适，默坐良久，呕吐乃愈。至清臣处一谈。至夏干室一谈，小村同坐。看英人小说良久。丑初睡。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编添《电信

新法》空号。饭后，至小村室久谈。观围棋一局，象戏二局。诵英文，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饭后，添编电语。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至小村室，观小村与夏平洋棋一局，余与凯生象戏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徘徊室中良久。丑初睡。

十五日　阴雪。巳初起，茶食后，写英字函寄女儿广珣，未毕。饭后，清臣来，一谈。午正三刻，偕小村、霭堂、穆庵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久谈，布罗塞在座。申初归，写致女儿函毕。写一函寄康侯，饭后，毕。得译署电报百五十七字。至小村室谈极久，象戏一局，复久谈。接松生一电，查号毕，复编电答之。丑初睡。

外部会谈

十六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至清臣室一谈，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谈极久。与凯生象戏一局。看英文。饭后，阅译官所书昨日外部问答节略。编电寄译署六十五字。至小村室。观洋棋一局，与小村象戏一局。局罢谈极久，凯生在焉。核公文二件。丑初睡。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看《纲鉴正史约》良久。饭后，偕清臣、穆庵拜美国驻俄公使佛司特尔，谈逾一时。申初乃出，游于市肆，酉初归。饭后，日意格来，一谈。至凯生室一谈，小村同坐。至小村室象戏二局，极久。阅上海寄来各函及《申报》等件。丑初睡。

十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

谈。饭后，诵英文，看《纲鉴》。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李相。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写一函寄内人。封发寄答巴西驻华公使喀拉多函，法国署天津领事官法兰亭函。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二局，与小村、凯生立谈良久。丑初睡。

十九日 阴，午后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松生，诵英文。得译署十三日电报，百三十四字。编电答译署，五十六字。饭后，至小村室久谈，象戏一局，局罢复谈极久。编添电书码号。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编电书。丑初睡。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剃头。饭后，至小村室观围棋一局，象戏一局，与小村、凯生久谈。清臣来，一谈。日意格偕法国驻俄武随员副将博德甫来，一坐。饭后，编添电书码号。胃中不适，呕吐良久，静坐片刻。至凯生室谈极久，小村同坐。写一函寄康侯。丑初睡。

廿一日 阴，夜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英字函寄广铨儿，未毕。饭后，写英字函毕。至清臣室，谈极久，日意格在坐。至凯生室一坐，小村室一坐。饭后，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偕小村、凯生、清臣、日意格、夏干至马戏园观剧，塔穆庵为主人也。子初归，看小说。丑初睡。

写英字函寄广铨儿

廿二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零字。饭后，偕霭堂、穆庵、冬青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谈甚久，梅尼廓甫、布罗塞、孟第咸在焉。归，至小村室

久谈，象戏一局，局罢复一谈。饭后，看小说，写零字。至霭堂室一坐，清臣、日意格处久谈。看小说，写零字。丑初睡。

廿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谈。写英字函寄女儿广珣，饭后，毕。诵英文。美国驻俄公使佛司特尔来，久谈。至小村室象戏一局，谈极久。饭后，诵英文。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将所写英字函录存底稿，凡四件，丑初睡。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诵英文。饭后，静坐良久，移置书案近窗，因督仆从洒扫地板。申初，法国驻俄公使提督商西之儿女来，一坐，日意格陪之。核阅译官所录廿二日余在外部问答节略。饭后，至逸斋室久坐，至清臣、日意格处坐极久。至小村室，与霭堂象戏一局，与小村、凯生一谈。为逸斋修改牙章十五方，余去年所篆而谢智卿刻成者也。丑正睡。

核阅外部问答节略

廿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为逸斋刻牙章一方，篆文六字。诵英文。饭后，偕清臣、冬青、日意格至万生园看禽兽极久，申正归。室中徘徊良久。酉初，湘浦请便饭，小村、凯生、霭堂、逸斋同席。席散，写英字函答内人，未毕。清臣来，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极久，凡三百零九字。丑正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英字函寄内人，仍未毕。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小村来，谈极久。日意格

写英字函寄内人

来，一谈。写寄内人函毕。至凯生室一坐，与小村象戏一局。饭后，诵英文。戌初二刻，至舞戏园听乐观舞，霭堂、湘浦为主人，客则余与小村、清臣、日意格、夏干也。子初归，诵英文。丑初睡。

廿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编电寄译署，一百二十二字，饭后，查码号毕。至凯生〔室〕，与小村久谈，与小村象戏一局，观小村与凯生一局。核致外部照会稿。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演算术图二式，思而未获。酉初二刻，偕小村、凯生、夏干至酒馆便饭，清臣、日意格为主人也。亥初归。至小村室久谈。演算术图。丑初睡。

演算术图

廿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印电报良久。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写一函寄康侯。至湘浦室，与凯生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演算术图，阅课卷三本，饭后，阅一本。至小村室久谈，象戏一局。阅课卷一本。演算术图。丑初睡。

廿九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批记英伦各银行票簿。写一函寄松生。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饭后，诵英文。未初二刻，偕小村、霭堂、穆庵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等一谈。归，至小村室一谈，与小村、霭堂象戏各一局。饭后，看小说。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阅课卷五本，编定甲乙，印单揭示。丑初睡。

批记英伦银行票簿

十一月初一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偕霭堂至布策处，谈极久。拜法国

与布策谈

武随员副将博德甫，不晤，申正归。至凯生室一坐，与小村象戏一局。僚友、仆从祝寿，酬应良久。酉正，小村、凯生暨洋参赞偕各翻译官、随员、供事请余宴饮。席散，在余室谈极久。作骈体函稿一件，颂总理衙门王大臣年禧。又核致总办函稿一件。至凯生〔？〕，与小村、凯生谈极久。丑正睡。

四十二岁初度

初二日　晴。巳初起。是日为余四十二岁初度。茶食后，僚友、仆从衣冠来祝，接见后，着公服至各室谢步。旋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诵英文。写一函寄长女广璇。饭后，至小村室久坐，观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体中不适，小睡片刻。酉正，至英伦客馆宴饮，僚友公请余也。戌正二刻归。写一函寄介石、思臣两弟。至小村室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寄伯固。丑初二刻睡。

初三日　阴晴半，夜微雪。巳初起，静坐良久。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李相，一函寄诸妹，分封诸函。饭后，封毕。诵英文。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看英文。丑初睡。

初四日　阴，夜雪。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诵英文。体中不适，和衣小睡。午正起。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象棋一局。和衣小睡。酉正，陪僚友饮宴，席散坐谈，亥初散。徘徊良久。至湘浦室一坐。看小说。写片致函康侯，片函致松生。丑初睡。

初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与清臣一谈，诵英文。饭后，偕霭堂出门，拜外部尚书吉尔斯，不晤，归。

在厅室徘徊片刻。偕日意格拜法国武随员副将博德甫，不晤，与其夫人一谈。归，日本参赞倭萨达在厅中与小村、霭堂坐谈，余过厅见之，陪之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霭堂围棋半局。看小说。饭后，默坐良久。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处久谈，至夏干室一谈。看小说。丑初睡。

初六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凯生、霭堂围棋一局。搞腕良久，看小说。戌初，至法国公使商西处赴宴。席散，立谈极久，亥正归。看小说。至湘浦室谈极久。丑初睡。

初七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饭后，偕小村、凯生暨翻译官三人同赴外部，外部丞相吉尔斯往礼拜堂未归，因暂回寓。至小村室，观凯生、霭堂围棋。申初，复偕诸人至外部，在厅堂坐候极久，俟法公使、土耳其公使入谈后乃得见，谈片刻而归。饭后，至湘浦室，与凯生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至小村室，与小村、凯生象戏各一局，局罢久谈。看小说。丑初睡。

外部依次接见

初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阅昔年自作诸文。饭后，看小说。至小村〔？〕观围棋良久。清臣来，久谈。日意格来，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象戏一局，局罢谈甚久，凯生亦在焉。看小说。夏干来，一谈。丑初睡。

初九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梳发，诵英文。饭后，法国银行行主马尔赛尔率其女孩二人来谒，陪坐一

法银行主及其女孙

谈。偕霭堂、日意格拜德国驻俄公使石威尼兹，不晤。拜马尔赛尔，不晤，晤其夫人一谈。马尔赛尔夫妇皆于初六夜在法公使商西处同席宴饮者也。归，至小村室象戏一局。饭后，清捡旧作诗文。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至小村室谈极久。丑初睡。

清捡旧作诗文

初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核公文二件。饭后，体中不适，小睡甚久。日意格来，一谈。偕之至法公使商西处，久谈。归，看小说。外部丞相吉尔斯来，久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又观小村、凯生一局。写一函寄康侯，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松生。接译署初二日电报，百五十八字。至小村室一谈，与霭堂象戏一局，又立谈片刻。丑初睡。

十一日　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久谈。填票三纸。封发寄松生函。饭后，偕清臣拜英署使白龙铠不晤。车绕衕千，游行数里而归。号写书档极久。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编电二百六十九字寄译署。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复立谈甚久，凯生、湘浦咸在焉。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件。看小说。丑初睡。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日意格回巴黎度岁，来辞行，一谈。诵英文。清臣来，立谈片刻。饭后，查电报码号五十二字，增入昨夜电中。剃头。英署使白龙铠来，谈极久。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与小村对着一局，立谈片刻。看小说甚久。丑初睡。体中不适。

十三日　阴。巳初起，体中不适，茶食后，静坐极久。看小说。饭后，布策来，谈至申初乃去。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和衣睡良久。饭后，静坐片刻。胃中胀闷，呕吐小愈。至李芳圃室一坐，至清臣处久谈。静坐良久。看小说。丑初睡。

布策来谈

十四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诵英文。饭后，复偕小村、凯生暨翻译官三人至外部，与吉尔斯、热梅尼、布策谈极久，梅尼廓甫、孟第咸在焉。申初二刻归。小村来，一谈。至湘浦室一坐，小村、凯生、霭堂共谈。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至小村室一谈。亥初，偕小村、霭堂、穆庵赴欧登布尔国王家茶会，日耳曼之诸侯也。子初归，看小说。丑初睡。

至外部与诸人会谈

十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诵英文。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看小说。偃卧半时许。至小村室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看小说。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看小说。丑初睡。

十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写一函寄松生，一函寄康侯。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偕霭堂至外部，与吉尔斯、布策谈极久。至欧登布尔王家投刺谢茶会，申正归。美公使佛师特尔、英公使德佛楞先后来拜，各一谈。饭后，至小村室久谈。与凯生、小村各象戏一局。看小说。至湘浦室，与小村久谈。丑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良久。小睡。饭后，核改公文一件。未正，偕清臣拜英公使德佛

楞，不晤。拜美公使佛师特尔，谈极久。归，至凯生室一坐，看小说。饭后，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至清臣处谈极久。至湘浦室，与小村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丑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阅译署〔官〕所记外部问答节略一本。至凯生室谈极久，小村同坐。阅问答节略一本。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霭堂同谈。至小村室一谈，与小村，凯生象戏各一局。阅问答节略一本。丑初睡。

十九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偕霭堂至外部，适值吉尔斯将出门，遇于厅门，吉相嘱布策陪余入厅，谈良久。归，偕清臣拜英公使德佛楞，不晤。归，核公文一件，良久乃定。至小村室象戏一局，观小村、凯生一局，未终。饭后，与凯生象戏一局。至清臣室一谈，至湘浦室久坐。看小说。丑初睡。

吉尔斯嘱布策与谈

二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更衣，静坐片刻。巳正，偕僚属向阙行礼，叩贺长至令节。看小说极久。饭后，诵英文。至清臣处久谈。至小村室，与小村、凯生象戏各一局。饭后，核公文二件。看小说。至清臣处谈甚久，至夏干室一谈。看小说。丑初睡。

廿一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偕小村、霭堂、穆庵至外部，与格尔斯一谈。归，看小说。至清臣室谈极久。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

与格尔斯一谈

象戏一局，余与小村对着一局。饭后，与凯生着一局。至芳圃室一坐，至湘浦室久坐。看小说。丑初睡。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一谈。饭后，布策、孟第来，谈至申正乃去。至凯生室一谈，小村同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霭堂围棋一局，余与霭堂象戏一局。偃卧片刻。戌初二刻，偕霭堂赴法公使商西处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廿三日 晴阴半。巳初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茶食后，栉发，诵英文，观舆图良久。饭后，偕清臣拜日本公使柳原前光，久谈。至瑞典公使杜义之门投刺。至英公使德佛楞处，公使迎于门，言有要务即须出门，乃归。看小说。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余与小村对着一局。阅邸钞，接译署周日电，与湘浦等查对码号，共百七十四字。小村来，谈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拜各国公使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内人，写一函致日本公使柳原前光。至清臣处一谈。饭后，小村来，一谈。偕霭堂至布策处，久谈。归，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一局，观小村、凯生一局。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象戏一局。画地图良久，又染色而批记之。阅上海寄来函牍。丑初睡。

画地图染色批记

廿五日 阴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偃卧片刻。饭后，至小村室，观小村、霭堂围棋一局，凯生、霭

令马清臣译其大意

堂象戏一局，余与霭堂对着一局。清臣来，一谈。接外部照会，令清臣译其大意。至小村室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久谈，又象戏一局。写零字百馀。阅《申报》，看小说。丑初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作七律二章，狄鹊答俞荫甫。至小村室一谈。饭后，小村来，一谈。偕霭堂赴外部，与布策一谈。拜法公使商西，不晤。归，至小村室一谈。体中不适，静坐片刻。将作诗寄李眉生，属思未就。核电报致译署，约五百馀字。饭后，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胃痛大作，呕吐良久，和衣睡极久。子初，至小村室一谈。静坐极久。丑初二刻睡。

自绘伊犁等处地图

廿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添编电语，说伊犁地形，连前共六百一十字。静坐良久。绘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图，饭后，复绘良久。清臣来，谈甚久。至凯生室一谈。小睡片刻。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写零字。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立谈良久。与凯生象戏一局。印电报甚久。写一函致松生，写一函寄内人。丑初睡。

外部厅中坐候良久

廿八日 阴。巳初起，诵英文。体中不适，小睡。饭后，偕霭堂至外部，在厅中坐候良久，乃晤吉尔斯、布策，谈良久。归，日本公使柳原前光来，笔谈极久。核公文二件。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久谈，象戏一局，又谈良久。写零字甚久。翻阅类书。丑初二刻睡。

廿九日 阴，夜雪。巳初起，茶食后，粘地图说四纸。作七律二章寄李眉生，饭后，毕。清臣来，久谈。注释所

作七律。美国公使佛师特尔来，久谈。至凯生室一谈，小村同坐。饭后，录所作七律四章，连注释约四百馀字。至凯生室久谈，小村、湘浦同坐。亥正偕霭堂赴法国公使商西茶会。子正归，丑正睡。

十二月初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栉发。将所作七律四章及自注另写一过，饭后，毕。至小村室一谈，观小村、霭堂围棋一局，余与霭堂象戏一局。清捡案头。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室久谈。写零字。复至湘浦室，与小村一谈。写摺扇一柄。看小说。丑初睡。

初二日 晴阴半，夜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李幼仙甥，一禀呈九叔父。衣冠至清臣室贺之；是日为英、法诸国之元旦也，坐谈良久。清臣来余室踵谢，复一谈。将所写寄九叔父禀印一通稿，饭后，改填首尾为四函，寄介石、思臣两弟，三、季两妹，栗弟、刘伯固。写片函寄内人。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一局。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凯生室久谈，小村同坐。看小说，写零字，复写片函寄内人。丑初睡。

西历元旦

初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二本，饭后，阅八本。批定甲乙，编写名次印发之。至清臣室一谈，至小村室久谈。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象戏一局，局罢，谈极久。接译署前月廿四日电报，与湘浦等查对码号，凡二百二十一字。与小村、湘浦一谈。丑正睡。

初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答译署，一百一

字。剃头。写一函寄松生。至清臣室一坐。饭后，偕霭堂至布策家久谈。归，至小村室谈极久，象戏一局，复久谈，又同至凯生室久坐。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久坐。写零字甚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零字。饭后，看小说。未正，偕清臣至英公使德佛楞处，谈极久。归，至小村室久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观小村与夏干洋棋一局，余与小村象戏一局。写零字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初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饭后，复写片刻。连日所写零字系楷书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纸，将用糖印之以为儿女辈摹本者，本日写毕，编次画格良久。未正，偕霭堂至外部，晤格尔斯一谈。归，将摹本第十五幅另写一过。法公使商西来，久谈。饭后，至凯生室久坐。至小村室象戏一局，又谈良久，凯生同坐；又同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写一函答陈荔秋。丑正睡。

写零字以为儿女摹本

初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康侯。印所写摹本四幅，各二十分。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写零字，看小说。饭后，至逸斋室一谈，至小村室一谈，至清臣处谈甚久。看祝京兆允明《略史》。编影相册。写零字试笔。丑初睡。

初八日 阴晴半，午后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栉发，诵英文，清捡印存函稿。饭后，核公文一件。偕霭堂拜法

公使商酉，谈极久。拜礼部尚书王爵李文，一谈，申初二刻归。印摹本四幅，各二十分。饭后，写一函寄仲妹。酉正，偕霭堂、穆庵乘车游于市。戌初，至河干画馆观画十馀幅。归，至小村室久谈，又同至湘浦室一坐。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初九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左相，未毕。印摹本四幅，各二十分。饭后，写左相函仍未毕。未正，偕霭堂、穆庵至市肆游行甚久。归，写致左相函毕。礼部尚书王爵李文来，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核霭堂所记昨日在法公使处问答节略。戌初二刻，至戏场观舞马，桂冬青为主人，客则余与小村、清臣、夏干也。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写致左相函

后

初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印摹本四幅，各廿分。诵英文。饭后，核函稿二件。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饭后，印摹本四幅，各廿分。至清臣处久谈。至凯生室谈极久，小村同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丑初睡。

十一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印摹本四幅，二十分。诵英文。饭后，预核定约摺稿。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观小村、霭堂象戏一局，围棋一局。作骈体函稿答俞荫甫，未毕。至逸斋室问病。饭后，偕穆庵至市肆纸店一观。归，作骈体函稿毕。丑初睡。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试糖板。至逸斋室问病，一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看小说，清检钉书钉数。至湘浦室，与小村谈极久。饭后，至逸斋处一

坐。写一函寄内人。至清臣处谈甚久。核公文三件。将所答俞鹣甫函缮清。丑初睡。

十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画格一纸。清臣来，久谈。饭后，偕霭堂至外部晤吉尔斯，一谈。归，更衣，偕霭堂、穆庵游于市肆极久。归，至凯生室一谈。饭后，看小说，画格毕。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一局，立谈良久。看小说，阅京报。丑初睡。

十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发。至逸斋室问病。饭后，核致译署函稿，未毕。偕小村、凯生、霭堂公服入朝，谒见俄皇，贺正旦。午正，至其殿廷大厅，各国公使以次环立，俄皇出宫至厅，免冠行至各公使前，各立谈数语，到国久者握手为礼。未握手者，余与美利坚，日本公使也。俄皇既过，各官散归，出入者拥挤于门，良久乃得出，未正归。更衣后，核译署函稿毕。至凯生室一谈，至小村室谈甚久。印诗稿第一幅，二十分，饭后，毕。写一函寄李眉生。印诗稿第二幅，二十分。清捡钞件应寄眉生者。看小说。丑初睡。

谒见俄皇贺正旦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前署礼部尚书达微多福来，一谈。印椿纸十馀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印电报。至小村室，观小村、霭堂围棋一局，余与霭堂象戏一局。封寄李眉生函，包裹甚久。酉初二刻，湘浦请余小宴，因凯生明日生辰，预祝之也。小村暨翻译官三人同席，宴罢，在余室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至湘浦室一坐，与小村象戏一局。丑初睡。

十六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衣冠至凯生处拜寿，不晤。将所写寄九叔父禀另缮一过，写一函寄李季泉，一函寄诸妹。三函印于糖板，为糖所污，饭后，又另缮一过。写一函寄栗弟，又印一通稿为二函，一寄介石、思臣弟，一寄刘伯固。清捡印稿分插各函中。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酉正，请凯生小宴，小村、湘浦及翻译官三人陪之，戌正席散。写一函寄李相。写零字，看小说。丑初睡。

十七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体中不适，头痛颈强，静坐向火良久。饭后，至湘浦室一坐。与凯生在小村室象戏一局。清臣来，久谈。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小睡。夏干来，一谈。看小说，写零字。至小村室，观小村、霭堂围棋，余与霭堂象戏二局。看小说。丑初睡。得译署电报，命穆安查对码号。

十八日 阴。巳初起，阅译署电报，知纪泽所商改俄国约章，已奉温旨俞允，深以为慰。茶食后，剃头。至小村室一谈，至清臣室一谈。画格一纸，印十馀纸。饭后，翻阅昔年所著《佩文韵求古编》。未初，偕霭堂至布策处，谈极久。濒行见其夫人，复一坐。至外部见吉尔斯，一谈。申初二刻归。为小村篆牙章，未毕。至湘浦室一坐。饭后，至小村室久谈。篆牙章毕，凡十三方，共四十五字。写一函寄内人，写一函寄谢智卿。印电报。丑初睡。

奉旨俞允深以为慰

十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偕霭堂拜俄国驻法参赞□□□□不晤。归，核阅霭堂所

书昨日问答节略。至小村室一谈，象戏一局。布策来，谈颇久。清臣来，久谈。发电寄译署，八十八字，饭后，毕。至小村室一谈。日意格来，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谈甚久。核阅问答节略二分，画格一纸，看小说。丑初睡。

廿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看小说。饭后，散步良久。未初，偕霭堂、穆庵至外部，晤吉尔斯，一谈。至木器行一观。归，至凯生室一谈，至湘浦室一坐。饭后，看小说。复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一谈，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余与霭堂对着一局。移置什器，清捡纸张等件，看小说。丑初睡。

至木器行一观

廿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头痛颈强，盖感寒也，静坐良久。清捡书籍。饭后，看小说。头痛未愈，和衣睡，成寐。至凯生室一坐，至湘浦室问病。核改答外部照会一件，核阅问答节略。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饭后，看小说。至小村室一谈。写零字，看小说。亥初三刻，偕日意格、霭堂赴法公使商西处跳舞会，子正归。赴本宅居停主人布来诺师基夫人茶会。丑初归，丑正睡。

核改答外部照会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梳髪。作摺稿一件，饭后毕，缮一清稿。至小村室一谈。与霭堂象戏一局。饭后，看小说。至日意格处一谈。请署中僚友至马戏场观舞马，湘浦、逸斋因病未去，馀皆在焉。亥正二刻归。至湘浦、逸斋室问病。看小说。丑初睡。

廿三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至小村室久谈。布策来，谈极久。添

改昨日摺稿，饭后毕。至湘浦室，与小村一谈，至日意格处一谈，至凯生室谈稍久。看小说。得译署电报，自查码号，凡一百五十三字。至小村室一谈。澡身。丑初睡。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至清臣、日意格室一谈，饭后，写英字函寄铨儿，甚长。写一函寄仲妹，一函寄康侯。看《申报》。至凯生室久坐。饭后，至湘浦室问病，一谈。至冬青室久谈，穆庵同坐。至清臣、日意格处一谈，至小村室谈极久。看上海寄来函牍，看小说。改布策所拟条约稿。丑正睡。

改布策所拟条约稿

廿五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至小村室，将所改布策条约稿与之一商。饭后，偕霭堂至布策处，谈极久。拜法公使商犀夫人，一谈。见商犀，复一谈。拜房东布来诺师基夫人，一谈。申初二刻归。至小村室一谈。饭后，改布策所拟章程稿。至小村室谈甚久，至湘浦室一坐。看小说。丑初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查陈荔秋来电码号，又编电答之。清臣来，久谈。饭后，至小村室一谈，至湘浦室问病。未正，偕清臣拜英公使德佛楞，久谈。归，日本公使柳原前光来，笔谈极久。作七绝二章，次柳原君《岁暮感怀》诗韵，写一函致之，饭后，毕。小村来，一谈。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至穆庵室一坐。至小村室，与凯生象戏一局，与小村商改约稿良久。看小说。丑正睡。

和日本使岁暮感怀诗

廿七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偕霭堂至外部，与格尔斯、热梅尼一谈。

归，至小村室久谈，至日意格处一谈。饭后，调红墨水。至湘浦室一谈，至小村室谈甚久，至芳圃室一坐。看小说。小村来，谈颇久。清捡案头。丑初睡。

改布策所拟通商章程

廿八日 阴，上午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核改布策所拟通商章程。至小村室久谈。至清臣室一谈，霭堂、日意格同坐。饭后，偕霭堂拜礼部尚书王爵李文，不晤。归，布策来，谈甚久。核改通商章程。至凯生室一坐，至日意格室久谈。饭后，至小村室久谈，至湘浦室一坐。画舆图二纸，甚久。亥正，偕霭堂赴法公使跳舞会。丑初归，丑正睡。

廿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髮。核阅通商章程。至小村室一谈，至湘浦室立谈片刻。饭后，至凯生室久谈，小村同坐。至日意格室，商所改条约法文稿。饭后，督仆从移置卧榻等物，清捡书籍及零件。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偕二人至余室，商所改通商章程稿，未毕，霭堂在坐。至小村室谈极久。丑正睡。

三十日 大晴。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核阅定约摺稿前半篇。至清臣处一谈，至日意格处一谈。饭后，偕霭堂、凯生公服谒俄皇之姑丈倭尔登博尔王，一谈。归，更衣后，偕霭堂拜礼部尚书郡王李文，一谈。拜日本公使、美国公使各一谈。拜德、奥、义三国使，土耳其使，不晤。归，日意格、霭堂来商条约章程字句。清臣来，复金磅、银卢布相换之数，余自核算良久。酉正，翻译官、随员、供事请余与参赞、洋参赞饮宴，戌正散。亥初，公服至厅，与僚属相贺。阅课卷九本。丑正睡。

商定条约章程字句

光绪七年

光绪七年元日　阴。巳初起，公服率僚属在大厅向阙行礼，与僚友相贺。设先考妣像于签押房中行礼。发笔后，更衣，至清臣、日意格室答拜，一坐，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久谈，至逸斋室一坐。饭后，画地图三幅，清捡地图良久。静坐极久，小睡片刻。酉正，陪僚友饮宴，席散，复久谈。至湘浦室、逸斋室各一坐。作叠韵诗未成。丑初睡。

大年初一
清捡地图

初二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将所作平仄句七言律、叠韵五言律录出。至清臣、日意格室商改条约章程。饭后，至小村室久坐，观小村、凯生象戏一局。至清臣室一谈。英公使德佛楞来，久谈。饭后，清捡地图良久。至冬青室久谈，穆庵同坐。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

看小说。丑初睡。

初三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诵英文。静坐良久。作叠韵诗一首，饭后，缮之。未初，偕凯生、霭堂谒见倭尔登博尔王之儿妇某妃，未正归。偕霭堂至布策家，谈条约极久。酉正归。饭后，至小村室久谈，象戏一局。核对奏摺。看小说，翻阅类书。丑初睡。

谈改约事与布策争辩极久

初四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二章。饭后，偕霭堂至外部，与梅尼廓甫一谈。见吉尔斯，谈商改条约之事，布策在坐，争辩良久。申初归。静坐片刻。布策来，谈通商章程，商改各语，争辩极久，酉正二刻去。至□□客店饮宴，清臣、日意格为主人，请余与署中各僚友也。亥初归，作七律一章。至小村室一谈。丑初睡。

初五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清臣来，一谈。饭后，作七律一章。热梅尼来，一谈。核摺稿一件。又作七律一章，连昨日之作共六章，皆怀人之诗也。饭后，缮为一幅。至凯生室久谈，小村至，又同谈极久。子初，赴法国公使商那跳舞会。丑初归，丑正睡。

俄皇之弟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作七律一首。清检书籍。清臣来，久谈。饭后，写一函致松生。至清臣室一坐。布策来，一谈。未正，偕凯生、霭堂至俄皇之弟、海部总统公司坦丁尼可勒施王处谒见，申初归。更衣后，偕霭堂至布策家，不晤，至外部访之，复不晤。仍至其家，坐定后，主人乃归，谈约章极久。酉初一刻归。饭后，阅译官所记问答节略。至小村室谈极久，至湘浦室一坐。阅上

海寄来函牍。复至小村室谈极久。丑正睡。

初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首。饭后，核定约摺稿甚久。至小村室一谈，至清臣室一谈。布策来，一谈。德国公使石威尼斯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至湘浦室一坐，至小村室久谈，至清臣处谈极久。阅《申报》。为筱村修改牙章二方，谢智卿所刻也。丑正睡。

初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为小村修改牙章七方。饭后，复修四方，连昨夜所修共十三方四十七字。刻成后，分印数纸。核公文三件。阅霭堂所译条约稿。至小村室谈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将所作怀人七律八首缮为一纸，印廿分。至凯生室、湘浦室各一坐。至穆庵室，与小村一谈。查电号六句答内人。小村来，谈极久。丑正睡。是日为曾祖考星冈大夫冥诞，客中未便致祭。

修改牙章十三方

初九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武弁、仆役等来祝喜，因本日为内人生日也。巳正，偕霭堂至布策处，一谈。归，至小村室久坐。饭后，核改定约摺稿后段，核函稿二件。至夏于室一坐。饭后，核对条约章程底稿。至清臣处久谈。戌正二刻，偕夏于至居停主人布来诺师基夫人处，坐极久。子初归，看小说。小村来，核对通商章程良久。丑正睡。

内人生日

初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静坐良久。作保荐人才摺，饭后，毕。日本公使来，谈极久。奥国公使来，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清臣、日意格来，谈

甚久。将所作保荐人才摺缮一清稿。至小村室久谈，与凯生象戏一局。编电答译署，二百二十六字。至小村室一谈。丑正睡。

十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二件，清理公事。清臣、日意格来，商议约章字句。核阅条约稿。饭后，布策来，久谈。未正，偕霭堂至外部，在厅中坐候片刻，晤吉尔斯，一谈。见吉尔斯夫人，久谈。归，核阅约章字句。至清臣处一谈，至小村室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翻阅先文正公奏议。小村来，一谈。亥正二刻，偕凯生、霭堂赴奥国公使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与吉尔斯夫人久谈

十二日　大雪。巳初起，体中不适，静坐良久。作摺稿一件，片稿一件。午初，公服偕凯生、霭堂谒俄国皇三子阿礼克赛王，谈英语片刻，归。饭后，偕霭堂至布策家，一谈。归，至小村室一谈。日本驻俄参赞倭萨琦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酉正，小村、凯生请余饮宴，署中僚友皆同坐。席散，写零字甚多。至湘浦室久坐，至小村室谈极久。丑正睡。

与俄皇三子谈英语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自缮密摺，饭后，复缮，未正，缮毕。至湘浦室一坐。写一函致吴蕙吟。印电报，写零字。饭后，至湘浦室久坐。写零字。至清臣、日意格处谈极久，至凯生室，与小村久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核王鹏九所缮摺。丑正睡。

十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画格一纸，饭

后毕，印十数纸。写零字。布策来，谈甚久，孟第偕至，将汉文约章稿议定而去。饭后，封发保荐人才密摺及致吴蕙吟函。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处谈极久。日意格自外归，复一谈。写一函寄内人。写零字。子初，偕凯生、霭堂赴土耳其公使跳舞会。丑初归，丑正睡。

封发保荐人才密摺

十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萧介生自伦敦来，一见。写零字。饭后，清臣陪梅葉尔银行夥友师□□□来，一坐。清臣来，谈甚久。夏干陪居停主人布来诺司基之侄□□□来，一坐。未正二刻，偕霭堂拜热梅尼之夫人，坐谈良久，申初二刻归。申正，乘橇车至城外廿馀里之倭萨尔基跳舞厅饮宴，夏干为主人，请余与闔署僚友也。逸斋、芳圃以病，萧介生以新到未去，馀皆同席。戌初二刻席散，观俄人滑床冰山之戏良久。戌正归，亥初抵署。至湘浦室，与小村久谈。观写条约之硬纸，拟以糖板印底而后书之，试演良久。丑正睡。

乘雪橇车城外赴宴

十六日 晴。巳初起，体中不适，茶食后，静坐极久。写摺扇二柄。饭后，至湘浦室，与小村、凯生久谈。静坐良久。饭后，至小村室谈极久。写零字。阅放翁七律，看小说。写一函寄仲妹。丑初睡。

十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因体中不适，静坐良久。看小说。饭后，偕霭堂拜布策，不晤，至外部晤布策，久谈。拜英公使德佛楞，一谈。归，画条约小格一纸。夏干陪医士来为余诊视寒疾，谈颇久。饭后，画条约大格一纸。至介生室，教以缮写条约款式。清捡案头及屉

中纸张各件。至小村室久谈。看小说。丑初睡。

十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偕霭堂、穆庵至市肆，自购纸张等件，归。饭后，画格，未毕。偕霭堂至外部，在外厅坐候良久，见吉尔斯一谈。归，清臣来，一谈。画格，饭后毕。至清臣处谈极久。至湘浦室，与小村久谈。看小说。丑初睡。

黎庶昌译《东部路程记》

十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将所画格纸粘连备用，饭后毕。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观黎莼斋寄来所译俄国《东部路程记》。至小村室久谈。饭后，夏干来，一谈。写零字。至清臣处谈甚久。看小说。清捡屉中零件。丑初睡。

廿日　晴。巳初起，体中不适，茶食后，静坐良久。画格一纸。翻阅近年日记。饭后，看小说。接外部送来写条约纸尺寸，较前加大，连日所画格皆不可用，裁纸拟另画一格。接松生函，言丁禹庭军门到英，问商请外部，照应游历及兵船升换龙旗等事，至清臣室商酌良久。作一函答松生。饭后，画格良久。夏干陪医士来诊余疾，立谈片刻。静坐良久。核公文二件。子初，偕霭堂、清臣赴英公使德佛楞茶会，观跳舞良久。丑初归，丑正睡。

廿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对条约章程，将底稿及行格各批记数目。至逸斋室一谈。饭后，梳发。至小村室一谈，照料诸人分缮约章之事。清臣来，一谈。至小村室一谈。核致译署函稿。饭后，体中甚不适，小睡，成寐。戌正起，至小村室一谈。静坐甚久。看小说，画格截纸一时许。丑初睡。

照料诸人分缮约章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画格截纸，饭后，毕。至小村室立谈片刻。自缮专条一分。至清臣室久谈。饭后，自缮卡伦单一分。至小村室一谈，至湘浦室、逸斋室各一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清捡案头。丑初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钉条约纸格良久。饭后，自缮陆路通商章程，子初三刻毕，凡二千一百馀字。移格调墨颇烦琐，故不能速。子正，至小村室一谈，至湘浦室一坐。号记条约章程专条，卡伦单数目三分。丑正睡。

自缮陆路通商章程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将小村所缮条约印糖板一次，以防汗手沾污脱墨之弊。清捡案头。剃头。饭后，自整笔墨匣。批条约章程十许段。饭后，至小村室谈极久。写零字，看小说。丑正睡。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劝戒逸斋。写零字。核对奏摺良久。饭后，偕霭堂、穆庵至外部，见吉尔斯、布策一谈，约定明日画押。拜吉尔斯夫人，不晤。至市肆游行片刻。归，至小村室一谈。收捡零件，清捡地图。饭后，至小村室观磨墨机器良久。至湘浦室一坐，至清臣处久谈。核函稿二件。粘贴条约章程添注。至小村室一谈。清捡零件。丑正睡。

与俄方约明日画押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料理刷印诸件，洽公牍杂件，清捡零物，饭后，复捡良久。申正，偕小村、凯生、霭堂、穆庵至外部，与吉尔斯、布策等校阅敕书议定通商章程，应添字者一处，遂将条约章程、卡伦单专条画

条约签字

批所添字于稿本

押盖印，酉初二刻毕，与吉尔斯立谈片刻。归，批本日所添之字于章程稿本之上，核公文数件，包裹条约。凯生请宴。戌正，席散。治公牍杂件，清捡零物。丑初睡。

向各国公使辞行

廿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及应了公件。饭后，偕霭堂出门辞行，晤日本公使、美国公使、礼部尚书王爵李文、外部尚书吉尔斯、驻京公使布策之夫人、法国公使商犀，各一谈，馀到门。不晤者，英国公使德佛楞，德国公使□□□、热梅尼、梅尼鄘甫也。申正归。清捡行李。酉正，翻译官夏干、霭堂、穆庵、冬青，供事石平甫请宴，戌正，席散。清捡行李。偕夏干至居停主人布来诺师基夫人处辞行，一谈。亥初，偕霭堂、穆庵游于市肆。归，清捡笔墨等件。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小村室、凯生室各一谈。丑初睡。

离开俄国

廿八日　雪。辰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至冬青室立谈片刻。饭后，偕小村、湘浦、介生、逸斋、鹏九、清臣、日意格及供事、武弁各二人至发尔瑣飞火车栈登车，未正开行。酉初二刻，至路嘎，饭后复行。亥初，至布司科甫，茶食后，复行。在车与小村、清臣、夏干、日意格时相过从，或和衣偃卧成寐。丑初睡。

廿九日　雪。辰初起。辰正，车抵微尔纳，下车小坐。茶食后，登车复行。未初二刻，抵微尔巴楞，饭后，出俄国界，登德国火车，车栈名爱得久能，与俄车栈联为一屋也。酉初，至宫司堡，饭后复行。丑初睡。

抵柏林

二月初一日　雪。寅正起。卯正，抵柏尔邻。先半时

许，更衣，捡行李毕。到栈下车，李丹崖迎候，偕之入其使署，谈极久。观所订铁甲船图。徐仲虎及各随员、翻译官先后来谒，各一谈。午初，丹崖留饮。席散，同坐马车至车栈。未初二刻，登车行，沿途留驻时极少，仅在韩诺佛尔下车一次。亥初二刻，抵库伦，换法国车。子初开行，默坐良久，与小村久谈。丑初，解衣睡。寒甚，屡醒，起而着衣，和衣复睡。

初二日 阴。寅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与小村、清臣、夏干久谈。巳初三刻，抵巴黎，从官迎于车栈。偕小村、康侯同车入署。在上厅与内人贺年，复坐谈片刻。从官先后来贺。饭后，教裁缝制条约外套。至上房久谈。饭后，与小村在省斋室谈良久。至上房一谈。丑初睡。

抵巴黎

教裁缝制条约封套

初三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至花园等处一观，登楼一观。写各函通稿，未毕。饭后，日意格之弟来，一坐。丁韪良来，一谈。雷洛施来，一谈。偕春卿至外部，拜桑迪里不晤，拜俄国公使不晤，复至外部候一时许，而主人见头等使未毕，余遂先归。写通稿函印之。酉初二刻，陪使馆诸君暨小村饮宴，戌正席散。与小村、清臣、夏干在花厅立谈甚久。填通稿函首尾，寄十一处：介石、恩臣两弟，刘伯固、九叔父、栗弟、诸妹、李幼仙、李眉生、刘岘庄、李相、李次青、左相，裁馀纸而分封之。包裹条约良久。清捡案头。丑初睡。

初四日 阴。辰正起，清捡存法箱箧、书籍等件良久。封寄华条约、函牍，钉于箧中，开细单交小村。饭后，清捡

封寄条约

书籍。登楼至康侯室，与小村一谈。写一函寄松生。清臣来，久谈。酉初，陪小村、康侯同饭。饭后，至小村室一谈。酉正，小村启行，偕阖署从官送至车栈。戌初二刻，火车开行。归，在上房与康侯谈极久。子正睡。

初五日　雨，巳刻晴。辰正起，茶食后，栉发，写七日日记。阅英国寄来西字函数件。清捡书箧、屉中各物。饭后，在上房一谈。至花园中游观良久。未正，偕春卿至清臣旅寓一谈。拜师恭赛克夫妇、日意格之弟夫妇、丁韪良夫妇，均不晤。拜法兰亭之妹李伯门夫人，一谈。拜兰亭之母，各久谈，酉初归。饭后，至小花厅，与省斋立谈良久。登楼，至康侯室、仁山室各一谈。至智卿室，观其所影各相。编电寄译署，七十字，答所问偿款分期交纳之法。清捡上年存法文牍各件，夜饭后，复清良久。写零字。丑初睡。

出门拜客

初六日　阴，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试演在俄所制磨墨机器，与智卿商改之。清捡书籍、纸张，安置室中什物。至上房一坐，饭后，复久谈。阅伦敦寄来文件。女客美国白特尔瑞尼姊妹来拜内人，求谒，余出至厅中与谈良久。酉初二刻，康侯暨驻法各从官请余饮宴，陪者清臣。席散，清臣来余室久谈。清捡影相极久。至上房与康侯一谈。丑初睡。

调试磨墨机器

初七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上年存法零件。康侯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雷洛施来，一谈。调洋琴弦。李伯门夫妇来，一谈。至智卿室坐甚久。清臣、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复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

调洋琴弦

一坐，与康侯围棋一局。夜饭后，听女儿弹琴。丑初睡。

初八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申报》、新报。剃头。阅上海寄来文牍。开写拜客单。饭后，在上房久坐。未正，偕内人拜客九处，惟日意格之弟妹，暨前署西班牙公使之夫人，美国瑞尼夫人处各一谈，馀皆不晤，酉初归。日意格、夏于先后来，一谈。饭后，清臣来，一谈。听女儿广珣弹西洋乐曲。至智卿室一谈。写零字。子正睡。

女儿弹奏西洋乐曲

初九日 阴晴半，小雨数阵。辰正起，茶食后，阅课卷九本，批定甲乙。饭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未正，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治牙，申初二刻归。偕春卿游巴黎老城梅纳热尔，购办零物，酉初归。饭后，抚视锡儿极久。登楼观从官新隔住房。至湘浦室一谈，至智卿室久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六十一字。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清检西字文牍归案。未初三刻，偕春卿出门，至外部坐候良久，至老城梅纳热尔店购办零件。申正，复至外部，坐候二刻许，见尚书桑迪里，谈数语归。饭后，试洋琴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核函稿五件。复试洋琴。子正睡。

十一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试演洋琴。至上房一谈。饭后，凭窗观隔壁天主堂婚礼。未初二刻，偕内人至伊樊师牙医处治牙，又偕至梅纳热尔店购买零物良久。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偕康侯及从官数人至日意格家便饭，亥

初二刻归。亥正，偕康侯、春卿赴伯理玺天德处跳舞会。子初归，丑初睡。

十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梳髮，清捡行李，调印泥。至上房一坐。饭后，傅澧兰来，一谈。清臣率其女来，久谈。日意格、夏干先后来坐。饭后，与内人、康侯久谈。酉正二刻，自使馆启行。戌初三刻，登火车，开行。李湘浦、王鹏九及清臣父女、夏干、武弁二员、洋仆一人从行。余登车小坐，即偃卧成寐。亥正二刻，至阿密雍下车一次，登车食饼果少许，复睡。

往伦敦

十三日　阴晴半。丑初三刻，至嘎利登舟，偃卧成寐。寅初三刻，渡海毕。在多佛尔登火车，开行复睡。卯正二刻，抵伦敦，从官及丁雨廷军门、水师教习葛雷森迎于车栈。偕松生乘马车入使署，与仲妹、松生一谈。夔九、莘耕、子兴来见，一谈。丁雨廷、葛雷森来见，一谈。雨廷之幕友解研庄、马玉斋、江禹门来见，一谈。饭后，与清臣、夏干、松生谈甚久。和衣小睡。申初起，至外部拜丞相格兰福尔，不晤，晤侍郎邓特登，一谈；晤侍郎庞斯福德，立谈数语。拜俄国驻英公使纳班诺甫，谈颇久。拜丁雨廷、葛雷森及其幕友，不晤。归，与仲妹、松生一谈。饭后，与清臣谈颇久。至仲妹室，与松生久谈。夔九来，一坐。亥正即睡。

拜俄驻英公使

十四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去年存英规笔、纸张等件。松生来，久谈。至清臣室谈极久。丁雨廷来，久谈。金登幹来，一谈。松生请宴，午正入席，未正

散。在下客厅与雨廷、松生、清臣立谈极久。前麦西哥驻英领事石发尔来，一谈。酉初，偕松生步至雨廷处，谈极久，归。饭后，至仲妹处久谈。

接霭堂电报，云俄皇本日未初阅兵归，被匪党轰毙，为之骇悼。驻俄七月有奇，商改约章终得就绪，实赖俄君顾全友谊，乃能和平定议。而相接以礼，始终无衰，亦令人心焉感之。骤闻噩问，殊难为怀。俄君慈惠爱人，德政甚多，超出前代数主之上；特以刚断不阿，严于去恶，遂及于难。自法国大乱，更为民主之后，欧洲各邦民心皆蠢蠢不靖，俄之弑君亦非专怨于一人也。匪党虽横，并无才智卓识之伦主持其间，以为弑一君即政务大变，可以遂乱民之欲耳。故俄君之死，各国上下同声冤惜，闻俄太子深恶日耳曼人，德国闻俄皇之没，尤恐惧也。

俄皇被匪党轰毙

偕清臣乘街车至俄之驻英使署吊唁，俄使已往车栈送英二世子夫妇之行，不晤而归。英二世子妃，俄皇女也。至仲妹室久谈。发电寄译署，报俄皇凶问。核改答霭堂函稿。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松生来，谈极久。剃头。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清臣至俄国教堂观诵经，未初二刻归。至仲妹室谈极久。写一函寄内人。申初，偕清臣、子兴拜外部尚书格兰福，候半时许乃得晤谈。拜金登幹夫妇，拜医士马克勒衣，均不晤。至罗司大店，观千里镜、显微镜等物良久。至英大太子、二世子之门，各投刺归。酉正二刻，夔九、子兴、莘耕请宴，戌正三刻席散。预

观千里镜显微镜

排十八夜请客坐次单。清捡案头。丑初睡。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至清臣处谈甚久，至仲妹室谈极久。饭后，复至仲妹室久谈。核摺稿一件。饭后，步行访丁禹廷不晤，归。阅《格致汇编》。清臣、松生来，一谈。丁禹廷、松生来，谈甚久。至莘耕室一谈，夔九同坐。至仲妹室谈极久，松生同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城中黄雾。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仲妹来，久谈。饭后，偕清臣游水晶宫。午正，自维多利亚火车栈开行，申初二刻，游罢登车，酉初回署。饭后，督仆从移置客厅器具。松生来，一谈。戌初一刻，子兴请观剧，与松生、清臣、夏干同去。子初，与清臣先归，道赴外部侍郎邓德登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为松生篆剑铭。督仆从布置客厅器物。饭后，偕清臣至老城游观市肆刀剑局、刀剪局、玻璃器局、烘气机炉局、灯烛台盏局、乐书局，申正三刻归。仲妹、松生来，一谈。酉正二刻，陪华、洋诸友筵宴，丁禹廷、葛雷森及其幕宾共五人，税务司金登幹夫妇、葛德立夫妇、医士马克勒衣、医士罗兹、松生、清臣、夏干、夔九、子兴、莘耕、湘浦、鹏九，暨余共二十人。席散，至大客厅坐甚久。亥正二刻客去，至仲妹处谈极久，松生同坐。丑初睡。

寄运印度王公礼物

十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封缄转寄御赐印度郡邻德罗王宝星花瓶等件，与清臣商妥而寄之。丁雨亭来，

坐甚久。栉发。松生来，一谈。饭后，与松生、仲妹久谈。清检文具、行李。看小说。饭后，与仲妹谈极久。戌初三刻，离使署。戌正登火车，旋展轮。亥正二刻，抵多福尔，登舟渡海。舟、车皆小睡。随行者，夏干、湘浦、鹏九，汪、邹二弁。

廿日　晴。子初，渡海毕，抵卡利登火车。寅初，乃开行。睡未熟，而登车者众，余坐旁皆满，不能复睡。辰初，抵巴黎。盥漱，小食，至上房久坐。饭后，清捡书籍及零件。至康侯、春卿、省斋、智卿室各一谈。日意格暨雷洛施兄弟先后来，同坐一谈。小睡一时许。核函稿一件。饭后，清捡书籍等件。听女儿广珣奏乐。夜饭后，亥正，偕康侯、春卿赴三柰府尹茶会。归，小坐。子正二刻睡。

返抵巴黎

廿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康侯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体中不适，在上房久坐，偃卧片刻。胃中微痛，探喉令呕。日意格兄弟来，一坐。饭后，夏干来，久谈。听女儿奏乐。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静坐良久。子正睡。

廿二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剃头。至玻璃厅，智卿为我影相三幅。写一函致松生。饭后，偕内人至美国牙医伊樊师处候半时许，治牙良久。拜丁题良夫人，一谈。归，在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康侯室、子振室、湘浦室各一谈。夜饭后，试千里镜良久。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拜丁韪良夫人

廿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因体中不适，静

坐良久。至上房与内人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玻璃厅影相四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长女，写一函寄介石弟。饭后，在上房一谈。写一函答冯升芷，甚长。核函稿一件。头痛甚剧，和衣睡，成寐。申正二刻起。夏于来，久谈。饭后，听女儿奏乐。戌初二刻，偕内人率珣女、銮儿观沙特勒戏剧，康侯、仁山、省斋、登甫、春卿、子振、智卿、钦轩为主人也。子正归。夜饭后，至上房一坐，丑正睡。

华英说部

廿五日　雨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华英说部》。影相二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观影相良久。李柏门太太及其妹来谒内人，久谈，偕至玻璃厅影相。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听女儿奏乐。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清检案头。子正睡。

内人治牙

廿六日　雨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梳髮。看《华英说部》。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候半时许。医者以麻线束牙，剪而错之，酸痛甚剧，傅药而痛止。方施治之时，余在旁观之，亦为之汗流浃背也。午正归。饭后，体中不适，和衣睡，成寐。日意格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至智卿室一谈。与内人一谈。夜饭后，演乐良久。丑初睡。

廿七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答凯生。至康侯室一谈。至上房坐极久，饭后，仍在上房静坐。雷洛施

来。一谈。核公文二件。饭后，听女儿奏乐。至智卿室一坐。接总署电报，因余正月廿七之电未曾到署，故来催询，比〔即〕编电廿五字复之。夜饭后，复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作咨稿一件寄译署。至湘浦室一谈，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谈甚久。饭后，复谈良久。与康侯围棋一局，至省斋室一坐。饭后，复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坐，演乐良久。夜饭后，登楼，至仁山室一谈。丑初睡。

廿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至上房坐极久。副税务司佛微尔暨其友烟通善会会首孟特罗尔来，一谈。烟通善会者，设会劝捐，以恤城中童子修刷烟通者也。饭后，和衣睡，成寐。申正起，试学洋琴甚久。饭后，听女儿奏乐。至智卿室一坐，与康侯围棋二局。夜饭后，试学洋琴。丑初睡。

烟通善会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黎莼斋来，一谈。阅《申报》、新报。衣冠至正厅，向先考妣影像前行礼。是日为先妣欧阳太夫人六十五岁冥诞也。饭后，至莼斋室，立谈良久。在上房久坐。至湘浦室、康侯室、逸斋室、介生室各一谈。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学洋琴。日意格来，一坐。戌正，偕康侯、春卿、子振、省斋、逸斋、日意格赴观烟通善会。副税务司佛微尔偕其友数人，购中国衣饰，错杂着之，口谈中国风俗人情，间以乐歌，陈设中国器具，藉以聚人而劝捐焉。子初散归。夜饭后，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三月初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康侯来，一谈。至春卿室，与莼斋久谈。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开写寄长女零物单，并将所寄之物分别批记。夏干来，一谈。申正，偕春卿拜外部尚书桑迪里，不晤。归，督仆从封钉寄皖木箱，饭后毕。开写请客单。核函稿二件，构思良久，夜饭后毕。至康侯室，观康侯、逸斋象戏残局。丑初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松生。核公文一件。驻日洋翻译路赉来，一坐。莼斋来，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后园观览。为康侯篆印章一方。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久谈。饭后，为康侯修改牙章。与康侯围棋一局。夜饭后，修改印章，连前共二方。加写致凯生函一纸。丑初睡。

沈相作古

初三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知沈经笙相国作古，为之惘然。沈相规程虽嫌稍隘，然勤以治事，俭以律躬，笃敬忠纯，始终如一，亦救时之良相也，尽瘁而死，谁其嗣之？梳发。修改牙章。写片缄寄女儿广璇。封唁函二件，交女儿转呈其家尊长。饭后，与内人一谈。未正，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坐候良久，诊毕归。智卿为我影相四幅。饭后，修改牙章。至智卿处一谈。清捡案头。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编次相册

初四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编次影相册。至智卿室一谈。更衣后，智卿为我影相四幅。饭后，写一函

寄松生。与内人久谈。教士仝少章来谒，一谈；其人寓四川数年，著一书纪蜀中风俗，送余一册，付春卿观之。试看大架单眼远镜良久。至康侯室一谈。至春卿室一谈，纯斋、湘浦同立。至上房一坐。酉正，请客便饭，戌正席散，复久谈。内人携两儿来书室，久谈。丑初睡。

教士著书记蜀中风俗

初五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编电答译署。至智卿室一谈。法人新授上海领事官拉郎特暨其友屠迪野来，一谈。饭后，修改牙章。写一函致日本驻俄公使柳原前光。夏干来辞行，久谈。饭后，修改牙章。至智卿室一谈。看《华英说部》。至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华英说部》。丑初睡。

初六日 黎明微霰，竟日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看《华英说部》。至智卿室坐甚久。饭后，与内人久谈。日意格陪徐狄德勾吉野太太来，谈极久，法妇人之考求中国学问者也。饭后，与康侯久谈。至智卿室坐极久。纯斋来，谈极久。夜饭后，与康侯在上房谈极久。丑初睡。

法国妇人考求中国学问

初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试演磨墨机器。为智卿篆印一方。清捡旧存药瓶等件。饭后，写摺扇一柄。丁韪良夫妇来，久谈。纯斋来辞行，一谈。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写摺扇一柄。与春卿一谈。戌初，纯斋启行回驻日使署，驾车将往送至车栈，体中不适而止，静坐极久。丑初睡。

初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修改康侯牙章毕，印而存之。至智卿室一谈。清捡案头。饭后，与内人、康侯

久谈。未正，偕康侯、春卿游万生园，申初二刻归。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至智卿处久坐。体中不适，在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康侯谈极久。丑初睡。

初九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梳髮，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智卿为余影相三幅。写一函寄长女。至智卿室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与仁山久谈。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复至智卿室一坐。丑初睡。

试演双眼远镜

初十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体中不适，头痛颈强。至智卿处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雷洛施来，久谈。至上房，与康侯围棋、象戏各一局。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试演双眼远镜良久。夜饭后，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十一日　早雨，竟日阴。巳初起，茶食后，偕康侯、春卿、钦轩至嘎吉□□千里镜局，游观极久，午正归。饭后，至上房久坐，与康侯象戏一局，听女儿奏乐。饭后，至湘浦室一谈，康侯、春卿同坐。比较千里镜光力极久。至智卿室谈甚久。夜饭后，教女儿乐曲，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较试千里镜

十二日　阴。辰正起，至车房楼上查看房屋。茶食后，较试千里镜极久。至上房一坐。庆霭堂来谒，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体中不适，小睡，成寐。西恭萨克夫妇来，久坐。与霭堂在楼下立谈片刻，为之酌定房屋。日意格来，一谈。饭后，阅《申报》、新报良久。至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与康侯久谈。丑初睡。

十三日　晴阴半，下午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

剃头。编电报三十五字寄译署。阅江宁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至智卿室一谈。饭后，霭堂来，久谈。勾界尔来，一谈。听女儿奏乐，至上房坐甚久。饭后，阅《环游地球新录》，至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康侯一谈。清捡旧存笔墨。丑初睡。

环游地球新录

十四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视智卿所照相百馀幅，演试千里镜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佛徽尔来，一谈。霭堂来，一谈。日意格来，一谈。核函稿一件。饭后，听女儿弹琴。核函稿一件。演试千里镜甚久。写一函致李丹崖。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复至智卿处，与仁山谈甚久。丑初睡。

十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口授霭堂言词一段，译成法文，将至外部言之也。较试千里镜良久。饭后，至花园散步良久。清捡衣服。与康侯围棋一局。申正二刻，偕春卿赴外部，晤尚书桑迪里，一谈。酉初一刻归。饭后，丁雨亭、解砚珊、葛雷森来，久坐。至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久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较试千里镜极久。丑初睡。

十六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温诵英文。至智卿室一谈。康侯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小睡，未成寐。傅澧兰来，一谈。至智卿室，令钦轩赴英。至仁山处，商议添汇佛朗之事。至湘浦室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至智卿室一谈。阅丁韪良等所译《公法会通》。夜饭后，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公法会通

十七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阅《公法会通》。巳初，

偕霭堂拜丁禹亭，久谈；拜傅澧兰，一谈。归，在上房一坐。饭后，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甚久。德微理亚来，久谈。阅《公法会通》。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接上海电报，闻大行慈安皇太后于三月十一日晏驾，悲伤曷极，闷坐极久。夜饭后，复坐良久。丑初睡。

慈安晏驾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谕帖，未毕。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写谕帖毕。饭后，在上房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女客伊尔瓦尔母女三人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酉正，丁禹庭、葛雷森、解研珊来，陪之同饭，康侯、霭堂、春卿与坐。席散，与禹廷、葛雷森谈极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清捡零件。丑初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一谈，至康侯室一坐，至上房久谈。饭后，日意格兄弟来谈。试演磨墨机器，智卿所制也。内人至玻璃厅影相四幅。饭后，胃中不适，至智卿室一坐。写摺扇四柄，粘摺扇十柄。夜饭后，接译署电报，知沪电已确，惟误以三月初十戌刻为三月十一日耳。清捡案头。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智卿所制磨墨机器

廿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梳髮。料理缟素衣饰。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和衣睡成寐。申初起。核函稿一件。在上房静坐或偃卧。饭后，屡睡屡起。夜饭后，息偃良久。丑初睡。

廿一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

衣服。作咨文稿一件，写一函答松生，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核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一谈，与康侯围棋一局，写摺扇四柄。饭后，雷洛施来，一坐。酉正，更缟素服饰，率僚属至下层厅中，设香烛行成服举哀之礼。礼毕，陪日意格、雷洛施一谈。至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久坐，至上房复久坐。夜饭后，静坐良久。丑初睡。

成服举哀

廿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极久。至智卿室一谈。写摺扇二柄。午初，至下层厅中，率僚属行礼。至上房一坐。饭后，写一函寄长女，写摺扇一柄，核函稿一件。饭后，至下层厅中行礼。写一函致柳愉甫。静坐良久。至康侯室，观康侯、逸斋等象戏。夜饭后，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梳发。核致译署总办函稿，极久。午初，偕僚属至下层厅中行礼。至上房一谈。饭后，凭窗观隔壁天主堂婚娶礼良久。写一禀呈九叔父，印稿填首尾分为五函，寄四叔父、刘伯固、李幼仙甥、栗弟、诸妹。内人来，久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偕僚属至下层厅行礼。封缄寄华各函。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上房久坐。至康侯室，观逸斋，登甫象戏，与霭堂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编插影相。丑初睡。

廿四日　晨集霰，竟日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李丹崖，片函致黎莼斋。饭后，与内人谈极久。至康侯室，与霭堂象戏二局。至上房久坐。饭后，至

康侯室，观逸斋、芳圃象戏二局。至霭棠室一谈。至智卿室，观磨墨机器。小睡片刻。夜饭后，与内人谈极久。丑初睡。

廿五日　阴。体中不适，头昏颈强，巳正乃起。茶食后，阅总理衙门函牍良久。湘浦、霭堂来，一谈。静坐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静坐良久。小睡，成寐。在上房久坐。饭后，内人来，久谈。至智卿室一坐。批记英字公文数件。夜饭后，至上房久坐，阅课卷一本。丑初睡。

核致各国外部函稿

廿六日　阴晴半，午前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阅课卷一本。核致英、俄、法外部函稿，问日本改定税则之事。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摺扇三柄，写一函致松生。至上房坐甚久。酉初，陪康侯、霭堂、逸斋便饭。至玻璃厅抚视锡儿。至智卿室一坐。至康侯室，与霭堂围棋一局。静坐良久。夜饭后，在上房久坐。丑初睡。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甚久。至上房一谈。饭后，丁雨良来，久谈。体中不适，至上房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湘浦室一坐。至康侯室，与逸斋象戏二局。夜饭后，静坐甚久。清捡案头公牍等件。丑初睡。

廿八日　晴、阴、风、雷、雨、雹互见。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甚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在上房坐甚久，写摺扇四柄，核公文稿三件。观智卿为儿辈影相。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康侯室，与霭堂围棋一局。核函稿、公文稿，夜饭后，核毕。写英字函答马清臣。至

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九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极久，体中不适，头晕颈强。写小屏四幅，计录坡公长律五首，饭后，毕。头昏未止，和衣小睡。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复至智卿室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在上房拣选眼镜良久。夜饭后，至上房静坐良久。丑初睡。

拣选眼镜

四月初一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编电寄总署百廿八字；又自查电码十馀号，拟致荔秋，以事小而费多，止而不发。至智卿室一谈。为丁禹廷较试双眼远镜良久。饭后，收捡远镜。未正，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治牙，坐候极久，乃得用药。归，在上房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至花园游观极久。至智卿室久坐。阅课卷六本，编定甲乙。核函稿三件。夜饭后，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初二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函牍。写一函寄松生。梳髮。加写片函寄李相。饭后，静坐良久，和衣睡，成寐。起，阅《公法便览》。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至康侯室，与霭堂围棋一局。至上房久坐，至智卿处一谈。夜饭后，静坐良久，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演试千里镜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知左相入直枢廷兼管译署，九叔父调任陕甘总督。至上房一坐。阅《申报》、新报。饭后，阅《公法会通》。未正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至左近苑囿中游观极久，酉初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

左相入直
九叔调陕

久坐。夜饭后，在上房久谈。丑初睡。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阅《公法会通》，静坐良久。至上房一坐。饭后，蔼堂来，一谈。核函稿一件。未正，偕春卿出门，拜俄国驻法参赞巴克梅结甫，不晤。拜法国驻华参赞德微理亚，不晤。拜师威尼夫妇，久谈。归，写一函致仲妹。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久谈。写一英字函致师威尼。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梳髮。看《公法会通》。至智卿处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雷洛施来，一谈。较试远镜良久。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清捡糖印钞件。较试远镜。至智卿室一坐，与康侯围棋一局。夜饭后，阅英字函牍暨新嘉坡禀报。丑初睡。

阅新加坡禀报

初六日 雨，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较试远镜。至智卿处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较试远镜。至上房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饭后，写一函致松生。至智卿室坐甚久。胃中不适，呕吐后小愈。在上房静坐甚久。夜饭后，复久坐。丑初睡。

初七日 阴晴半，晨、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马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谈。写拜客单。饭后，在上房久谈。未正，偕春卿拜倭科秦尔、法国新授上海领事官拉郎德、丁韪良夫妇、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均不晤。拜日意格一谈。至外部，见尚书桑迪里，一谈。归，在上房一坐。与康侯围棋，饭后，终局。较试眼镜良久。至智卿室

谈甚久。调印色。至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丑初睡。

初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寄介石弟，一禀呈九叔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胃中不适，静坐极久。至智卿室久谈。看闲书，写零字。夜饭后，清捡案头。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良久。较试远镜。霭堂来，一谈。至智卿处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观内人督仆从收捡行李。至智卿处一谈。饭后，静坐甚久。至花园游观甚久。至湘浦室久谈，与康侯围棋，夜饭后，终一局。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阅《公法会通》。康侯来，一谈。观去年所购巴黎照影画幅良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康侯室，与霭堂围棋一局。清臣来，久谈。至智卿处久谈。饭后，屡至智卿室观制切纸机器。至上房久坐，看英文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丑初睡。

智卿又制切纸机器

十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早岁所书楹联、屏幅等件，以联一副、屏四幅，写款送日本驻俄参赞尾崎三良，且写一函答之。至智卿处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至上房一谈。饭后，写对联三副，挂屏四幅。至上房一坐。清臣来，谈甚久。日意格之弟妇偕一女客来谒内人，陪待良

写屏幅送日本驻俄参赞

久。核公文五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申报》、新报。至智卿室谈极久。至上房久坐。夜饭后，阅影相册良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粘影相册良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核公文二件。至上房久坐，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写对联四副，挂屏四幅。至花园游观。至霭堂室一坐。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写一函寄仲妹。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视远镜良久。至智卿处一谈。写楹联四副，挂屏四幅。饭后，至上房一坐，核函稿二件。在康侯室，与霭堂围棋一局。饭后，看远镜。内人来书室一坐。与康侯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写零字极久。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三副、屏四幅。至上房一谈。饭后，至上房久坐。为黎莼斋改谢奉使日本恩摺稿。至湘浦室、康侯室各一谈。核函稿一件，公文一件。清捡影相。写一函致莼斋。饭后，照料女儿影相。与康侯围棋一局。在上房坐极久，写零字。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为黎庶昌改谢恩摺

十五日 阴，微见□。巳初起，茶食后，欬嗽微有血，盖感寒也，静坐良久。室中寒甚，狐裘向火，坐而假寐。饭后，散步片刻。未初，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坐候良久，诊视刷药。拜穆拉夫人、谢妥玛夫人，均不晤。归，在上

房一坐，与康侯围棋一局，阅《容斋随笔》。饭后，静坐极久。写一函寄幼仙甥，一禀呈九叔父。静坐甚久。夜饭后，写一函寄长女。至智卿室一谈。丑初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容斋随笔》。栉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写零字。至上房一谈。饭后，清捡应带函札等件。许妥玛夫人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在上房算数良久。至康侯室，观蔼堂与登甫围棋半局，余与蔼堂对着一局。至上房清数。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甚久。号记眼镜片，包裹甚久，夜饭后，毕。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文具、行李甚久。在上房算数良久。饭后，复捡文具。至上房坐极久。作后园赏牡丹七律一章。酉初，康侯请便饭。席散，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栉髪。至仁山室、湘浦室各一谈，与康侯围棋一局。夜饭后，为仁山篆地图标签。复与康侯围棋一局。丑正睡。

十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发电寄荔秋，兼写一函寄之。清捡文具、行李。翻阅类书良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园中游观极久。清捡行李。至康侯室久坐。与日意格久谈。翻阅类书。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复至花园游观甚久。清臣来，久谈。至康侯室，复同谈良久。翻阅类书，将昨日所作诗改订一过，缮之。夜饭后，至上房久谈。清捡行李。丑初睡。

翻阅类书

十九日 阴晴半。卯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收捡

存法各件。饭后，料理上房启行各事。辰正三刻，偕内人率儿女自使署动身，巳初一刻至车栈，因杜法尔海峡常来沙涌胶舟，渡船不能如时泊岸，改道由法国之博陇、英国之佛尔刻师吞而行。未正三刻登舟，风浪颇大，人人呕吐。申正三刻，渡海毕。戌初二刻抵伦敦。与仲妹一谈。夔九、子兴、莘耕、江禹门来谒，一坐。至松生室一谈。至上房，与仲妹一谈。饭后，复谈极久。子正二刻睡。

自法至英

廿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书籍、文具纸张等件，旧存英署及从法都携来者，位置极久。与松生谈极久。清臣陪□□□□来，一坐。饭后，与清臣一谈。至上房久坐。清捡文具极久。饭后，至仲妹室两次，各久谈。至夔九室、莘耕室、智卿室各一谈。至上房久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谈甚久。清捡案头。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一日　阴雨，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清捡纸张等件。至清臣处一谈。写一函答康侯。松生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偕清臣出门，拜外部尚书格兰福，侍郎邓德登、庞斯福德，兵部尚书吉面得儿，宰相格拉兹登。又拜达尔毕格力斐次夫人、巴夏里，均不晤，申正二刻归。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至清臣处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在上房一坐。丑初睡。

拜外部兵部要人

廿二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片刻。写摺扇二柄、宫扇二柄。莘耕来，一谈。饭后，清臣来，久谈。胃中不适，小睡，成寐。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儿，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清捡所

买映画镜、响炮、日晷等件，清查金磅数目。至上房一谈。丑初睡。

廿三日 阴，微雨，亦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栉沐。莘耕来，一谈；清臣来，一谈。清捡衣橱中零件。饭后，在上房久坐。至江禹门室一谈。至逸斋室久谈，省斋同坐。圈改璇儿诗。饭后，在上房谈极久。看小说。夜饭后，编查影相，分类置之。丑初睡。

廿四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片刻。编次影相。写名片字甚久，无惬意者。饭后，在上房坐甚久。复写名片字数十枚。饭后，在上房久坐。核公文二件。编插影相册三本。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丑初睡。

廿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处久谈。濯足。松生来，一谈。饭后，写零字，看闲书。申正，巴夏里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至智卿室，观刻名片戳。至仲妹室谈极久，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编插影相。丑初睡。

廿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类书。至清臣处一谈，智卿室一谈。

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观僬侥人。始出男女二人，各高二尺许，男年十，女年十，尚不甚奇。最后出男女二人，各高尺许，男年十六，重九磅半，合中国权七斤七两有奇；女年十八，重四磅九两，合中国权三斤十两有奇。声啾啾如京城傀儡戏，形亦似之，虽体段幺么，骨格软弱，皆如数月之孩，然语言酬应，则无以异于成人。余自出洋以

僬侥人

来，所见新奇可诧之物，盖无有过于此者矣。申初归。

偕清臣出门，拜客十馀处，皆不晤。归，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饭后，复陪客久谈。至清臣室一谈。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与仲妹一谈。试用磨墨机器。丑初睡。

中国批准俄国条约

是日代模斯新报言：中国已于月之十八日批准俄国条约云。

廿七日　晴。巳初二刻乃起，茶食后，静坐片刻。登楼，至智卿室久坐，至仲妹室一谈，至省斋室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接上海寄来文报，知璇儿于二月杪病复甚剧，焦闷良久，发电询之。写一函致康侯。至上房久坐。小睡片刻。登达师吉尔夫人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至智卿室一坐。丁禹廷来，久谈。至禹廷室、葛雷森室各一坐。夜饭后，在上房久坐。丑初睡。

廿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片刻。接译署电报，知中、俄条约果于十八日批准矣。写一函答粟挺生。松生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一坐。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李幼仙，一函寄诸妹，一函寄介石、思臣两弟，一函寄刘伯固。体中不适，小睡半时。饭后，至仲妹室一坐。屡至智卿处坐谈。封各函中应寄钞件。夜饭后，至仲妹室阅磨墨机器。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廿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写一函致凯生，核公文稿二件。饭后，在上房久坐。葛德立来，一谈。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安布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酉初，请丁雨亭、江禹

门、葛雷森、邓镇卿、杨雨臣、马清臣、陈松生便饭。席散，复久谈。至智卿室谈极久。清捡案头。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复久坐。丑初睡。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封缄寄华函牍。自批绿马尼国君主书函封面良久。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至湘浦室坐甚久。阅宋人文。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至智卿处谈极久，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阅课卷四本。丑初睡。

绿马尼国君主书函

五月初一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清臣来，一谈。衣冠至清臣处，贺其得英国三等宝星之赐。阅课卷三本，饭后，阅二本，编定名次。申初二刻，英国前驻俄使德佛楞之夫人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松生来，一谈。写一函寄康侯。酉初，清臣请阖署同饭，戌初席散。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写函致郭筠仙丈，未毕。丑初睡。

马清臣得三等宝星

初二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写致郭筠仙丈函毕。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至智卿室一坐。印度回人□□□□来，一谈。至上房久坐。酉初，丁雨廷及松生与阖署僚友，邀余与清臣、葛雷森便饭，戌正席散。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一坐。松生来，久谈。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看小说。丑初睡。

初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良久。松生来，久谈。写一函答康侯。至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坐极久。中国北方耶稣教主师科德来，一谈。在上房久坐。饭

中国北方耶稣教主

后，看小说。至智卿室坐甚久，至莘耕室一坐，至禹廷室久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将作七律，构思良久。丑初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二章，饭后脱稿。未正二刻，偕清臣拜客十馀处，均不晤。酉初归。饭后，在上房坐甚久。至智卿室一谈。小睡，成寐。夜饭后，改晨起所作诗，仍未惬意。丑初睡。

初五日 晴。卯正二刻即起，因锡儿微病好啼，抚抱良久。茶食后，改所作诗。署中僚从来叩节，以国恤故辞之。松生、禹廷便衣来，谈甚久。饭后，在上房坐极久。改诗毕，另缮一稿。在上房久坐。酉初，与僚友同席便饭，戌正二刻散。至花厅，与内人、仲妹谈极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核改函稿六件。在上房一坐。丑初睡。

批报纸论突尼斯事

初六日 晴。巳初起，将昨夜所核函稿复核一过。批译官所译新报论丢尼斯事。至清臣处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松生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与禹廷谈极久。饭后，许妥玛夫妇来，谈甚久。核函稿一件。在上房久坐。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至花厅纳凉，坐甚久。丑初睡。

初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封缄寄华各函。栉沐良久。写一函致康侯，一函寄莼斋。饭后，英国驻厦门领事官解尔师来，一谈，即翻译《聊斋志异》者也。女客阿来格山达、甘布儿觉恩森母女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前任香港总督之妻女也。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为女儿

聊斋志异英译者

写乐章，纳凉久坐。夜饭后，清捡书籍，核函稿二件。丑正睡。

初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翻阅类书。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小睡，未成寐。翻阅类书。至智卿室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戌初二刻，偕清臣至车灵克罗斯火车栈，送英国驻土公使德佛楞之行，即前任驻俄使也。至蜡人馆游观极久。归，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翻阅类书，阅《汉书·古今人表》。至上房一坐。接侄儿广钧自上海发来电报，知栗诚弟三月十五日在京病殁，痛哉。余远隔重洋，既不能料理其丧事，又念诸侄年皆幼弱，此后教养皆余之责，公事羁身，不能急切求归，亦不能迎之出洋，千头万绪，思无善策。至仲妹室一坐。丑正睡，不甚成寐。

栗弟病殁

初九日　雨。辰初起，复睡一时许。茶食后，编电答广钧侄。清臣来，一谈。至仲妹室一坐，至智卿室久坐。饭后，禹庭、松生暨署中僚属皆来慰余，在花厅一坐。在上房坐极久。粘存禽兽图，饭后，复粘良久。阅禽兽图。夜饭后，静坐甚久。丑初睡。

粘存禽兽图

初十日　阴晴半，雨、雹、雷。巳初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写书档廿馀本。松生来，一谈；录所作挽李季泉联、挽栗弟联示之。饭后，在上房久坐。至智卿室谈极久。复至上房久坐。饭后，在上房与内人、仲妹久谈。作七律一章哭栗弟。丑初睡。

十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良久。作七

律一章哭栗弟，连昨夜一首缮正。饭后，以绢素方幅缮之。写对联二副，写屏联款五副。写一联挽李季泉云："四万里乖违雲海，鹏路迢遥，未能白袷素冠，如期哭送张元伯；十馀年退隐江湖，鸥夷寂寞，自有青编绿字，纪勋揄扬范会稽。"又写祭幛一悬，代松生写祭幛一悬。写挽栗弟一联云："好学深思名未著；厚德载福理难徵。"至上房久坐。饭后，至仲妹室久谈，至钦轩处一谈，在上房久坐。核改函稿二件。夜饭后，松生来，久谈。阅译官所录巴夏礼问答节略。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阅巴夏礼问答节略

十二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清臣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致康侯，一函致凯生。至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至仲妹室一谈，至智卿室久谈，在上房与仲妹久谈。饭后，接广钧侄三月望日函，怆伤者久之。写一函寄广钧。禹廷、葛雷森来，一谈。夜饭后，在上房观内人、仲妹围棋三局。松生来，一谈。丑初睡。

十三日 阴晴半，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抚抱钖儿，登楼至智卿室一行，至仲妹室一谈。写一函寄女儿，一函呈四叔父。饭后，写一函致刘伯固。至上房谈极久。写片函寄介石弟。饭后，在上房久谈，至智卿处谈极久，省斋同坐。至清臣室一谈。夜饭后，翻阅类书。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十四日 晴阴半。巳正始起，封发寄华各函，核函稿一件。松生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欬疾。饭后，在

上房坐极久。看小说良久。至下层饭厅中，督仆从安设几筵为栗弟灵位。饭后，率眷属至饭厅，成服行礼，命铨儿答客礼。毕，与仲妹、内人一谈。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内人来，一谈。看小说，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栉沐。看《金石萃编》。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寄仁山。饭后，英国驻扎古巴领事嘉尔登来，谈甚久。看小说，至上房久坐，小睡。饭后，观内人、仲妹围棋三局。核译官所译英国《退姥司江行船章程》。夜谈后，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坐甚久。丑初睡。

令译官译泰晤士河行船章程

十六日　晴。辰□□刻起。茶食后，携铴儿至仲妹室一坐，至智卿处游戏良久。写一函致康侯。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在上房坐极久。改康侯所作挽栗弟联。至湘浦室一谈，智卿室一谈。饭后，与仲妹围棋二局，观仲妹、内人二局。圈评松生所作挽栗弟诗。夜饭后，至智卿处久谈，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十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写一函致康侯。至上房一坐。饭后，胃中作痛，呕吐而愈。在上房坐甚久。至智卿室一谈。复至上房一坐，为女儿作函稿一件。杨仁山来，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与仁山一谈。至智卿室、莘耕室各一谈。看小说。夜饭后，观内人、仲妹围棋一局。校阅逸斋所录余诗。丑初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携铴儿至智卿室一观，至仲妹室游戏良久。校阅逸斋所钞诗。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极久。清臣来，一谈。核公文一件，函稿

室。评改康侯送黎莼斋诗，第一首甚清顺，仍之；第二首词句拙涩，意思隐晦，幾于通体更改，良久乃毕。饭后，在上房久坐。清臣来，一谈。复至上房久坐。写片函致康侯。至省斋室、湘浦室、智卿室各一谈。饭后，作七律一章，又将前日所作者改易数字。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复久坐。丑初睡。

廿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七律一首，题曰《仙女》。张听帆之子来，一坐，全不能华语矣，以英语相问答。温李义山诗甚久。饭后，至松生室久谈，至夔九室、智卿室各一谈。温义山诗。饭后，至清臣处谈极久。看小说。松生来，一谈。仲妹来，久坐。夜饭后，评改夔九所作挽栗诚诗二首。丑初睡。

张听帆子不能华语

廿四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将近日所作七律五首缮一清稿。评改李芳圃送黎莼斋诗。至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至智卿室谈极久，复至上房久坐。因钖儿食滞呕吐，抱之坐睡良久。饭后，法国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陪谈片刻。至上房久坐，至湘浦室一谈，仁山、莘耕同坐。至上房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抚视钖儿，阅衣服簿，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法国闺秀来谒内人

廿五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作七律一章挽沈文定公。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写女摺扇一柄，为时颇久。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饭后，谈极久。客去，在上房静坐甚久。夜饭后，至仁山室，不晤，立观片刻而返。写零字甚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阅上海寄来函牍。写一函答康侯。清臣来，一谈。评阅康侯所作挽栗弟诗。饭后，阅《申报》。至上房久坐。未正，偕清臣赴毙詹司宫殿太子朝会，申初二刻归。申正，偕清臣赴茶会二家，一为□□□□，一为□□□□，酉初一刻归。饭后，在上房久坐。胃中不适，呕吐小愈。至智卿室久坐，至仲妹室一谈，观仲妹、内人围棋一局。夜饭后，复观棋。亥正二刻，偕清臣赴代文翕尔公爵茶会，赴世爵林则伊太太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二刻睡。

太子朝会

廿七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体中不适，和衣睡，成寐。申正二刻起。饭后，在上房坐甚久。接邵小村电报，本月十八日奉旨，曾纪泽补授宗人府丞。署中僚友、傔从来贺。在上房坐极久。观内人、仲妹围棋二局。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丑初睡。

奉旨补授宗人府丞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寄李幼仙，一禀呈九叔父。作七律二章，答谢僚友挽栗诚之诗。饭后，在上房坐甚久。清臣来，一谈。将所作七律改订良久。饭后，在上房久坐。胃中不适，呕吐小愈。朱调元、廷鸣九来谒，久谈。小睡成寐。夜饭后，至仲妹室一谈。至窗外月台，观北方彗星良久。将所作诗改定缮正，印十馀纸。松生来，一谈。丑初睡。

至月台观彗星

廿九日 阴，微雨，傍夕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温《庄子》良久。清检纸张等件，督仆役盛以木箱，将

托丁禹庭带回上海。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一坐。申正，偕清臣步行拜师本色尔倍尔夫人、槐德夫人，均不晤。归，在上房一坐。饭后，散步良久。号记欬嗽药丸二种，各九盒。至上房久坐，与仲妹围棋。夜饭后，写零字。看西字新报良久。至清臣室久谈。丑初睡。

六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将廿八日所缮七律复改十馀字。午初，偕清臣出门，拜朱调元、廷鸣九，不晤。归，将所改诗缮正，饭后，印十馀纸。至智卿室一谈。未正，偕内人、仲妹率儿女游万生苑，申正二刻归。夔九请阖署人便饭，余邀调元、鸣九同坐。酉初二刻入席，戌初散。在上房坐极久。观内人、仲妹围棋三局。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初二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评阅萧介生诗二首、李登甫诗四首。清臣来，一谈。朱调元、廷鸣九来，久谈。饭后，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裴式楷来，久谈。至上房坐甚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上房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至湘浦室坐极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温《庄子》，阅课卷二本。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复坐甚久。英国驻温州领事官伊微拉尔德来，久谈。申正，命妇喜尔暨其女来曾布力其、孙女力亚爱尼来谒内人，陪谈极久，命妇卡尔特尔来谒内人，久谈，许妥玛夫人来谒内人，一谈。饭后，至清臣处久坐，至智卿处坐极久。至上房，与仲妹

命妇及女孙女来谒

久谈。夜饭后，复一谈，阅课卷一本。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二本，编定各卷甲乙。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写致李筱泉制军函，松生之稿，余自缮之，又将增改之处添注稿上。饭后，复缮，未毕。至智卿室一谈，至仲妹室一坐。缮函毕，约一千四百字。至上房一坐。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清捡案头。子初，偕清臣赴本街四十号命妇毕学珀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四件。午初，偕清臣拜裴式楷，谈甚久。拜伊微拉尔德，不晤。至沙理司伯理侯家投刺，午正归。饭后，核致吴蕙吟函稿。未正，偕内人、仲妹率女儿广珣至谛盘生夫人家一坐。申初，至伯爵林则伊夫人处，坐极久。拜金登幹夫人、喜尔夫人，均不晤，酉初归。饭后，偕清臣赴甘布尔觉恩生家茶会，戌初归。至智卿室一谈。自缮致吴蕙吟之函，约千馀字。至上房久坐。夜饭后，静坐片刻。偕清臣赴本街四十七号赫尔斯家茶会。子正归，丑正睡。

偕女眷拜各家夫人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温《庄子》。至清臣处一谈。前居汉口医馆医士李格、前居上海仁济医馆医士觉恩生先后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松生来，一谈。头昏，小睡。金登幹来，谈甚久。至子兴室久谈，至上房一坐。观内人、仲妹围棋一局。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看《庄子》良久。丑初睡。

前居上海汉口医生

初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写一函寄康侯。看《庄子》良久。饭后，在上房久坐。松生来，一谈。葛雷森来，谈颇久。饭后，在上房久坐，阅子兴所作诗。至智卿室一谈。核函稿一件，在上房久坐。夜饭后，静坐甚久。丑初睡。

初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温《庄子》。隐儿偃卧良久。因昨夜钖儿食滞多啼，搅余睡不成寐也。加写致陈荔秋函。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松生室一谈，至智卿室一坐。至湘浦室立谈良久，松生，子兴咸在焉。小睡，成寐。酉初起。饭后，看小说。至仲妹室一谈，至莘耕处久谈，至松生室谈极久，至上房一坐。夜饭后，温《庄子》，写零字。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温《庄子》。携钖儿至仲妹室，与松生立谈片刻，至智卿室一谈。饭后，清近作诸诗付钞。未正，偕内人、仲妹率女儿、甥女、銮儿至许妥玛夫人家，坐极久，申正三刻乃归。饭后，复至命妇耿勃尔家久坐，戌初二刻归。至清臣室久谈，至智卿室一谈。看类书。夜饭后，偕清臣赴本街贳雷登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十日 晴，夜大雷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作七律二章送子兴。饭后，至仲妹室一谈，至省斋室一坐，至湘浦室寻捡书籍，至智卿室观修整作冰机器。热甚，不欲治事，在花厅静坐良久。韩伯理来，谈极久。复言中国借洋款利息过重，反复论之。客

所借洋款利息过重

去，与清臣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省斋室久谈，逸斋同坐。至上房久坐，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看义山诗。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一日 雨阴，夜晴。巳初起，茶食后，阅类书，写零字，温义山诗。至清臣处久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松生来，一谈。至仲妹室久谈。申正，偕清臣率銮儿赴威廉海德茶会，酉正归。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观刃剪之可买者。核函稿二件。亥初，偕清臣赴翰林馆观名画，掌院学士邀请也。亥正二刻归。核函稿一件。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请观名画

十二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英字函数件。至清臣处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核函稿一件。申初，偕清臣出门，谒檀香山国君，即西人所谓三德威崎岛也，谈颇久。归，在上房一坐。威廉海德夫人偕其友五人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甥女游星乾茨花圃极久。归，核函稿一件。在上房坐甚久。夜饭后，偕清臣赴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与檀香山国君谈

十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核阅寄华各函。写一函寄长女，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饭后，封发各函。至客厅坐极久。温义山诗。申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巴夏里携其女来谒，引其女至客厅，与内人、女儿坐谈，余自至下层客厅，陪巴夏里久谈。客去，在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小睡，未成寐。至智卿室一

谈。观内人、仲妹围棋。温义山诗，夜饭后，复温良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四日 阴，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温《庄子》。作七律，构思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至上房一坐。饭后，阅《申报》。作诗未就，至智卿处一谈。命妇唐博尔、伯爵格楞特沃尔曾来谒内人，谈甚久。至上房一坐。小睡，未成寐。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翻阅类书。丑初睡。

十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将所作七律写稿。至仲妹室一谈，至清臣处谈极久。丁禹廷、林凯士来，一谈。凯士名泰曾，福建船厂学生，李相派为碰快船船主者也。饭后，清捡赠禹廷礼物。至智卿处一谈，至仲妹室坐甚久，至上房久坐。饭后，携钖儿至智卿室，谈甚久。松生来，立谈良久。夜饭后，写女摺扇数行。抚抱钖儿甚久。丑初睡。

林泰曾来

十六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类书。写女摺扇未毕，饭后，写毕。阅松生、省斋诸人诗社七律五首。至省斋室一谈，至智卿室一谈。至子兴室，与禹廷一谈。饭后，至仲妹室一谈，至花厅坐良久。将所作送子兴诗缮正。夜饭后，又缮于摺扇一过。至清臣室谈极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七日 雨，午初晴。巳初起，茶食后，栉髮。看《博物新编》。至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小睡，成寐。申

博物新编

初二刻，偕清臣、夔九至外部，坐一时许乃见葛相。酉初归。裴式楷夫妇来，谈片刻。饭后，携锡儿至智卿室一游，至仲妹室一坐。将改李芳圃诗，构思良久。至上房一坐。观内人、仲妹围棋一局，夜饭后，复观二局。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命妇德楞特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英伦杂咏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写片函致康侯。评阅省斋诗二首，芳圃诗一首，子兴英伦杂咏绝句六十首，松生题词诗二首。饭后，林凯士来辞行，一坐。至仲妹室一谈，至上房坐甚久。小睡，成寐。饭后，至仲妹室久坐。至芳圃室，与禹廷久谈。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立谈良久，松生、子兴、莘耕咸在焉。复至仲妹室一坐。为女儿书乐曲。松生来，一谈。夜饭后，复书乐曲。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偕内人赴太子花园茶会

十九日 晴。辰初醒，因锡儿呕吐啼哭，抚视良久，辰正复睡，巳正二刻乃起。茶食后，翻阅类书，核函稿二件，作七律未就。饭后，复构思良久。热甚，头痛，偃卧，未成寐。申正二刻，偕内人赴英太子花园茶会，见英君主。酉正归。饭后，将所作七律缮稿。清臣来，一谈。至仲妹室久谈，至省斋室一坐。夜饭后，至花厅纳凉。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意大利公使茶会。子正二刻归。丑初二刻睡。

二十日 晴，大热。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抚抱锡儿良久。翻阅类书。医士马克蕾来诊锡儿，一谈。写一禀呈四叔父，饭后，写毕。作诗综数联，上句桥头电气灯，下句荔支。至仲妹室久谈。评阅子兴纪行杂咏诗二十首。至

莘耕室一谈。复至仲妹室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与仲妹、内人在花厅纳凉，久坐。夜饭后，观内人、仲妹围棋。为松生篆牙章一方。抚抱铴儿良久。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携铴儿至清臣室一谈。作附片一件。饭后，在上房一坐，至仲妹室一谈。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久坐。为内人、仲妹开写买棉线单。饭后，偕清臣步至师本色尔倍尔家赴茶会，谈极久。戌初归。至智卿室一谈，至仲妹室谈甚久，至上房一坐。观内人、仲妹围棋一局。夜饭后，内人率两儿来书室一坐。看义山诗。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为女眷开买棉线单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忆录甲戌夏所作七律一章。携铴儿至清臣处一谈，至松生室一谈，至仲妹室一谈，在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未正二刻，偕内人出门，拜命妇阿尔科克，不晤。拜伯爵林则伊夫人，久谈，拜意大利公使夫人，久谈。申正二刻归。饭后，至车栈迎候黎莼斋星使，同车至署，在客厅坐谈片刻。评阅松生、芳圃、省斋所作巴黎大阅诗。在花厅当窗坐良久。携铴儿至清臣处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仲妹室久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接黎庶昌

巴黎大阅诗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发。写摺扇一柄送莼斋，录所作送行七律二首。插扇良久。携铴儿至清臣室一谈，至仲妹室一观。饭后，插扇良久。莼斋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一谈。申正，命妇师本色尔倍尔偕

其友二人来，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仲妹室一谈。作诗综二句，构思良久。夜饭后，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四日　晴，下午微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观类书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谈极久。清捡摺扇良久。澡身。至仲妹室一谈。饭后，至湘浦室，与莼斋立谈片刻。与松生遇于梯间，一谈。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久坐，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至智卿室、省斋室各一坐。评阅省斋诗。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五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极久。评阅子兴诗。饭后，清臣来，久谈。英国新派驻俄公使左楞吞来，一谈。至湘浦室，与莼斋一谈。在上房久坐。饭后，偕清臣率銮儿拜命妇亨利，不晤。归，在上房久坐，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偕莼斋、清臣赴外部尚书格兰福夫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英国新派驻俄公使

廿六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评阅子兴诗。松生来，〔谈〕极久。饭后，斐式楷来，一谈。日本公使森有礼来，谈极久。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至仲妹室一谈。至上房坐甚久，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为内人写一函，寄李亲家母（季泉之夫人），写一函寄介石弟。阅使俄问答良久。丑初睡。

廿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将所写寄介石函印稿改首尾，寄刘伯固一封，诸妹一封。清臣来，一谈。写摺扇款三柄，为内人分赠英国命妇。清捡案头。钱琴斋

内人分赠英国命妇

来谒，一谈。饭后，偕莼斋、清臣、夔九至日本公使森有礼署中便饭，申初归。意大利公使夫人来拜内人，久谈。至上房久坐。饭后，拜莼斋、琴斋不晤。归，至钦轩处一谈。至上房久坐。观内人、仲妹围棋。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森有礼署中便饭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翻阅类书。抚抱铋儿。午正，偕莼斋率署中僚友在大厅行礼，恭祝皇上万寿圣节。饭后，看《全唐文纪事》良久。至上房久坐。小睡，成寐。命妇谦布尔师来谒内人，久谈。前驻京英公使阿尔科克夫妇来，在花厅陪阿夫人一坐，内人、仲妹率儿女咸在焉；至下层客厅，陪阿公使一坐，马格里在焉。客去，陪莼斋、钱琴斋、吴礼堂饮宴，僚友咸同席。席散，复久谈。至上房坐极久，观内人、仲妹围棋三局。夜饭后，看类书。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九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类书甚久。携铋儿至仲妹〔室〕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看类书，核公文数件。至仲妹室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在上房坐甚久。夜饭后，改廿一日所作片稿。写零字。松生来，久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核致译署函稿，未毕。命妇达尔毕格力斐次、命妇司诺登亨利先后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核函稿。酉正，莼斋请饭，阖署僚友同坐。席散，复一谈。至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与

莼斋、松生、子兴立谈良久。清捡案头。阅课卷一本。丑初睡。

七月初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髮。阅课卷六本，评定甲乙。核致张振轩函稿，饭后，毕。未正，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伦敦西南隅命妇谦布尔师家，坐极久。酉初归。饭后，胃中不适，散步良久。为内人写一函答日本公使夫人。写函致李相，松生拟稿，余自缮之。夜饭后，印稿数纸。至智卿室一坐。至仁山室、湘浦室、省斋室各一谈。丑初睡。

代内人函答日本公使夫人

初二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评阅康侯诗三首，改句甚多，久而未毕。衣冠登楼，贺仲妹生日。改诗毕。又改夔九诗，子兴、芳圃诗综，饭后毕。在上房久谈，观内人、仲妹围棋。谛盘生夫人来谒内人，一谈。仲妹请宴，酉初入席，酉正二刻散。莼斋来，谈甚久，至上房一谈。看类书，夜饭后，复看良久。丑初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莼斋来辞行，久谈。看类书，作诗综一联。巳初二刻，与莼斋同车至京克罗斯车栈，俟火车展轮后乃归。至上房一坐。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作诗综七联。未正，偕内人率珣女、銮儿至命妇喜儿家坐极久，至命妇师诺登亨利家坐极久。申正二刻，至日本公使森夫人处久坐。酉正归。饭后，作诗综二联，缮本日所作诗综印之。核阅寄华各函，兼批所寄钞件。至仲妹室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观作冰机器良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送黎庶昌

作冰机器

初四日 阴，午前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类书。清捡存款，开列一单。与莘耕谈二次。清捡影相良久。至上房一坐。饭后，至仲妹室一谈。师诺登亨利之女戈登夫人来谒内人，一坐。写一函致康侯。至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甥女至本街槐德夫人家坐极久。戌初归。在上房一坐。至清臣处一谈。抚抱钖儿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一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戈登夫人来见

初五日 阴，上午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发。看类书。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处一谈。饭后，看类书。在上房久坐。饭后，清臣来，谈甚久。至清臣处久坐。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坐极久，观内人、仲妹围棋三局。夜饭后，抚抱钖儿极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六日 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佩饰等件。看类书。开写应带衣服单。饭后，金登干来，谈极久。师诺登亨利来，一谈。写摺扇款十馀柄。清捡柜中佩饰等物。饭后，在上房久坐。核摺稿一件。至上房与仲妹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看类书。核公文三件。饭后，看类书甚久。命妇马根茜来谒内人，久谈。至清臣处坐甚久，至上房久坐。饭后，在上房与仲妹久谈，至智卿室、仁山室、湘浦室各一谈。核函稿一件。夜饭后，观内人、女儿为穿针乞巧之戏。清捡行囊。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清捡行囊。

四妹去世　初八日去世，伤哉。以妹所处之境，原不必在年寿修短上再为计较。然吾同胞数人，大妹既已早卒，本年两月之间丧亡二人，能无悲恸？写致内人函毕。松生、康侯来，一谈。丑初睡。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起，静坐良久。茶食后，编电二百二十六字致译署。至霭堂室久谈，至康侯、湘浦室各一谈。饭后，核阅公文三件。画益智图片式。写一函致谢智卿，看小说。饭后，与康侯谈甚久。看益智图。松生来，谈极久。夜饭后，与松生、康侯久谈。仁山、春卿来，立谈片刻。看小说。丑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霭堂来，一谈。开写车票等位单。仁山、春卿来，议车票事；松生、康侯来，久谈。饭后，静坐极久。清捡行李。未正，偕霭堂出门，拜俄国驻法参赞巴梅里甫，久谈；拜俄国海部尚书李索甫师基，一谈；拜法外部省尚书桑迪里，不晤。至瑧马舍游观甚久。归，松生、康侯来，谈极久。饭后，复与松生一谈。清捡行李。松生、康侯来，谈极久。夜饭后，复与松生久谈。清捡行李。子正睡。

启程赴俄　十七日　晴。卯初二刻起，饭后，发遣行李。与松生、康侯一谈。辰初，由使署往车栈，偕行者：松生、霭堂、湘浦、芳圃、介生、鹏九、庆锡安、清臣，武弁汪席臣暨华仆四人、洋仆一人。辰正，至车栈登火车，展轮。夜至科龙换车，德国、比利时国之界也。

十八日　雨。辰正，抵伯尔邻。丹崖、仲虎、琴斋、李

彤、韶甫迎于车栈。偕至德国车栈，与丹崖同饭，谈甚久。巳初，登车开行。戌正，至九疑堡换车。接邵小村十二日来电，知纪泽于十一日奉旨补授副都御史。受恩愈重则报称益难，不敢以为喜，祗滋惧耳。查电后，僚属皆来贺，遂同饭。饭后，登车。写一函寄内人。

奉旨补授副都御史

十九日　阴，微雨，下午晴。丑正展轮。卯正，至俄境。在车栈与僚属同饭。税关捡阅行李甚久，巳初乃展轮。火车屡次停轮，余下车二次。

二十日　阴晴半。午初二刻，至森比德堡。此三日在火车，或坐或睡，或与松生、清臣、霭堂、日意格谈天。夜寝晨兴，每日茶饭均无定时，不复记载。到俄后，俄署僚友迎于车栈，与松生、凯生、霭堂同车归署。与松生一谈。僚友来贺补副宪之喜。未初二刻，俄署僚属备席，请余与偕来者同饭，申初席散。清捡行李。剃头。写家信通函稿，分致介石、思臣弟一函，三妹、季妹一函，女儿广璇一函，刘伯固一函，饭后毕。松生来，久谈。清捡案头。夜饭后，写日记。丑初睡。

到彼得堡

廿一日　阴，傍夕大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书籍良久。日意格来，久谈。编电寄译署，百五十二字。至凯生室一坐，松生同谈。饭后，批发僚属墨领。至冬青室一坐。布策来，谈甚久。看小说良久。饭后，看小说。至凯生室久坐。看龚定庵文数篇。至松生室一坐。夜饭后，看小说甚久。丑初睡。

看龚自珍文数篇

廿二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

良久。看小说。体中不适，和衣睡，成寐。饭后，写一函致邵小村，一函致李相，均甚长。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松生来，久谈。至凯生室一谈，至夏千室一坐。松生来，久谈，夜饭后，复谈极久。看地图。澡身良久。丑初睡。

廿三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批照像背面洋字二幅，将以送人。看小说。午初，偕霭堂拜布策，不晤。归，看小说。饭后，与松生一谈。体中不适，若甚饿者，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未正，偕霭堂至外部，见吉尔斯，谈甚久。布策、布罗赛、孟第在焉。拜吉尔斯夫人，不晤。拜法国驻俄公使商犀，久谈。归，静坐。饭后，日意格陪法国前驻□□领事□□□□，俄国王爵土倍子科衣来，一谈。画格一幅。松生来，谈极久。阅益智图，夜饭后，试排良久，未成。丑初睡。

至俄外部见吉尔斯

廿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体中不适，右齿复痛，龈腭浮肿，不欲治事。和衣卧，成寐。饭后，核函稿一件。作四妹挽词，构思极久。饭后，与松生一谈。至凯生室谈甚久。作挽词七律二章毕。写一函致仲妹。演益智图甚久。看小说。丑初睡。

身体不适不欲治事

廿五日　阴晴半，傍夕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演益智图。松生来，一谈。梳发。清臣来，一谈。饭后，与松生久谈。未正二刻，偕署中参赞、翻译各员同至外部，互换条约。毕，与吉尔斯、布策等一谈。归，松生来，一谈。编电三十六字寄译署。至日意格处一谈。饭后，与松生久

互换条约

谈。至湘浦室谈甚久，凯生、松生同坐。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极久。看小说。丑初睡。

廿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演益智图。松生来，一谈。饭后，与松生谈甚久。写一函致吴蕙吟。日本驻俄参赞长田铨太郎来，一谈。核改致黎召民函，未毕。清臣来，一谈。饭后，与松生谈极久。至清臣、凯生室各一谈。核函稿仍未毕。夜饭后，看小说，演益智图。丑初睡。

廿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清检案头。松生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与松生谈甚久。改致黎召民函稿毕。读先太傅文集。松生来，一谈。法公使商犀来拜，一谈。饭后，与松生谈极久。看类书甚久。至凯生室久谈，松生同坐。夜饭后，加写致黎召民函稿百馀字，读先太傅文。丑初睡。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题湘潭李芸坡所刻心月禅师《衡岳图》，缮二通。松生来，一谈，饭后，复谈甚久。将所缮诗印十馀纸。清臣来，久谈。核摺片稿一件，公文五件。读先太傅文集。至松生室翻阅类书，至凯生室一谈。看《纲鉴正史约》。饭后，至清臣处一谈。写对联二副。看小说，看总署所钞西陲剿匪各案全册，读先太傅文。夜饭后，看小说。丑初睡。

西陲剿匪各案全册

廿九日　晴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穆庵来，一谈。日意格来，一谈。读先太傅文。演益智图。饭后，与松生久谈。布策来，谈极久。孟第来，久

谈。饭后，与松生久谈。读先太傅文。清臣来，一谈。仍读先太傅文。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夜饭后，写一函寄夔九。丑初睡。

三十日　晴雨半。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更服，偕凯生、松生、霭堂于巳初动身，行三刻，抵巴尔约格车栈。俄礼部总办司徒龙待于栈中，谈片刻。巳正，登火车，行三刻许，抵比德和福车栈。乘马车至行宫宾馆。茶食后，乘马车入行宫，待于殿庭良〔久〕。午正二刻，在殿后小阁谒见俄皇，小阁即俄皇治事之室也。致递国书并宣颂词，贺其即位。俄皇答词，孟第传译。礼毕，俄皇送出阁门。接见参赞等官，慰劳数语而返。余出行宫，至宾馆与礼部尚书达微多福、驻华公使布策等同饭，凯生、松生、霭堂、孟第、司徒龙同席。席散，拜达微多福、吉尔斯，均不晤。游宫殿园林一时许，司徒龙陪行。未正三刻，至车栈，申初开行，申正三刻抵署。饭后，核摺稿一件。日意格来，一谈。清臣来，谈甚久。核片稿一件。夜饭后，看小说。丑初睡。

面见俄皇贺其即位

闰七月初一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松生来，一谈。核公文数件。巳正二刻，偕霭堂出门，拜客四家，均不晤。午正归。饭后，与松生久谈。未正，偕霭堂出门，拜客七家，均不晤。至外部，与布策、布罗赛一谈。归，看小说。读先太傅文。饭后，与松生谈极久。写一函寄内人。至凯生室一谈。读先太傅文。夜饭后，清捡案头，写片函致曹逸斋，看小说。丑初睡。

初二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栉髮。写一禀呈九叔父，甚长。写通函，分寄介石弟、刘伯固、诸妹及长女，共四缄。饭后，与松生久谈。英国驻俄署使乌音童来，一谈。阅课卷五本。核改致译署函稿，未毕。松生来，久谈，饭后，复谈极久。核函稿毕。加写一函致译署。夜饭后，复加一函致译署。看小说。丑初睡。

写长函致九叔父

初三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将湘浦所缮寄译署函另缮一过。写片函寄李相，片函寄内人。封缄寄华各函。饭后，与松生久谈。录近作诗一纸，连题引共千馀字，印而存之。看小说极久。与松生一谈，饭后，复谈良久。至凯生室久谈。看小说极久，夜饭后，复看良久。丑初睡。

印近作诗

初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邵小村。至清臣室谈极久。饭后，与松生久谈。写一函寄内人。布策来，谈极久；夏干来，一谈。饭后，至凯生室久谈。看小说极久。夜饭后，评定课卷甲乙。看小说。丑初睡。

评定课卷

初五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体中不适，未治事。看小说极久。饭后，与松生久谈。未初二刻，偕霭堂拜布策，不晤。游市肆片刻而归。看小说。外部尚书吉尔斯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与松生一谈，看小说，为松生篆印章二方，至凯生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丑初睡。

初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看《纲鉴正史约》。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偃卧成寐。日本署公使长田铨太郎来，谈极久。看小说。饭后，清臣来，谈

极久。看小说，至松生室翻阅类书。夜饭后，看小说，核函稿一件。丑初睡。

初七日　晴阴半，夜大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体中不适，和衣复卧。饭后，翻阅类书。未初二刻，偕劼堂至外部，与吉尔斯谈甚久。拜俄国宰相伊格纳帖甫，谈极久。归，看小说。饭后，至凯生室一谈，至清臣处久谈。作七律一首。夜饭后，导写书档。看小说。丑初睡。

拜俄宰相

初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作咨稿一件。和衣小睡。饭后，编电报三百四十五字寄译署。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改昨日所作诗，久而未就。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至凯生室久谈。看小说。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改诗良久。丑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下午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栉髪。松生来，一谈。将闰七夕诗改定，并七夕所作一律，同缮一纸印之。写一函寄夔九。清捡案头。静坐良久。饭后，与松生一谈。核函稿二件。濯足。清臣来，谈极久。饭后，看小说。至清臣处久谈。夜饭后，看小说良久。丑初睡。

初十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演益智图，看小说，篆印章三方。饭后，与松生一谈。写一函寄仲妹，看小说良久。饭后，写横披二幅，三百字。演益智图。至凯生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篆印章三方。丑初睡。

篆印章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篆印章三方，看小说。松生来，一谈。饭后，看小说。体中不

适，和衣小睡，未成寐。外部总办梅尼廓甫来，久谈。看小说，运气良久，作七律一首。酉正，松生请便饭，僚友均同坐。戌正散。改定所作诗。接译署初二日电报，自查码号四十八字。松生来，久谈。缮所作诗，看小说。丑初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编电二百字寄译署，篆印章十方。饭后，与松生久谈。篆印章五方，静坐良久。作七律一章。饭后，与松生久谈，至夏干室一谈，凯生室一谈，作七律一章。夜饭后，阅译官所译新报，看小说。丑初睡，枕上作七律一章。

阅译官所译新报

十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松生接沪电，知其弟池生六月间病殁，为之悼叹。又宽譬之，坐叹良久。作七律一章。饭后，与松生谈极久。作七律一章，未就。清臣来，久谈。饭后，与松生谈极久。作七律粗就。至凯生室一谈，松生同坐。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与松生一谈。作七律一章。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寄李幼仙，一函致内人。松生来，一谈，饭后，复谈良久。未正，偕鹭堂至外部，拜吉尔斯，不晤。晤梅尼廓甫、布罗塞，一谈。至吉尔斯家，梅尼廓甫家，皆投刺。拜英国驻俄署使乌音童、法国驻俄署使德尔诺公邦、本街王爵乌罗琐甫，皆不晤。归，清捡行李及存留书籍等件。饭后，与松生久谈。清捡行李。改摺稿一件，至松生室一谈。作七律一章，夜饭后，又作一章。丑初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良久。松生来，一谈。写一函寄程尚斋。午正，陪阖署僚友便饭，未正席散。法国驻俄署使德尔诺公邦来，一谈。将所写寄程

自查电码

尚斋函另缮一过。得李相电报十字，自查码号。与松生一谈。得总署电报百字，自查码号。荷兰驻俄公使来，一谈；松生来，一谈，饭后，复久谈。调洋墨良久。作七律一章。将近日所作七律十一章缮成一纸印之。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清捡行李。丑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梳发。松生来，一谈。清捡行李及留存俄署诸物。夔九来一电，自查码号良

自俄启程

久。饭后，复清行李。静坐片刻。午正，自俄启程。同行者：松生、霭堂、清臣、日意格、穆庵、湘浦、芳圃、介生、厚甫暨华、洋仆从五人。未初二刻，登火车。因穆庵订车太迟，坐位甚拥挤，与妇女相杂，颇以为恼。旋经霭堂与车主商定，行数十里得换坐次。在车屡睡屡起，或与松生、霭堂闲谈。子初解衣睡。

十七日　晴雨互见。辰初起。在□□□□下车一饭，良久，然后登车。未初一刻，出俄境，入德境，在车栈与僚友同饭。未正，登德国车展轮。酉正，下车一饭。馀时卧起、闲谈与昨日同。子初解衣睡。

十八日　晴，夜雨。寅初即醒，卯初起，盥沐后，静坐甚久。辰初，车抵伯尔邻。丹崖等迎于车栈。在栈嘱穆

柏林下车

庵、湘浦、芳圃、介生率四仆换车往巴黎，余与僚属留德者至罗斯客店，丹崖同来，久谈。去后，余与松生、霭堂、

马、日诸君同坐。茶食后，徐仲虎、赓韶甫、钱琴斋来谒，一谈。巳初，偕松生、霭堂拜丹崖，一谈，与仲虎同车归。路过德之首相毕斯玛刻王，法国驻德署使、前驻俄署使倭比格尼处，均投刺。至蜡人馆游观极久。见机器制人能作字者，及两孩共体半臂相连者，颇奇。午正归。饭后，与仲虎谈极久。未正，偕三君暨马、日二君游圆画楼，绘德国当年破法之状者，不甚精也。游万生园极久，足力颇乏，酉初归，静坐甚久。与松生、清臣、日意格同饭，饭后一谈。写一函寄内人。写日记册，至卧房一坐。睡。

过俾斯麦

机器人能作字

十九日　晴雨半。寅初起，自煮茗，食麵饼良久。卯初和衣复睡，未成寐。辰正，与松生一谈。茶食后，偕清臣、霭堂游市肆，购洋画、笔墨等件，午正归。饭后，丹崖来，一谈。未正，偕霭堂复游市肆，购皮袋等物，酉初归。偕霭堂至丹崖署中便饭，松生、清臣、日意格、徐仲虎均同坐。戌正，席散归寓，清检行李。亥初，偕僚友赴车栈，与丹崖久谈。亥正，登车展轮，与仲虎谈甚久。丹崖、仲虎不睦，本日皆诉于余，余婉劝之。丑正乃睡。

李凤苞徐建寅不睦

廿日　雨。卯初起，清检行李。卯正，车抵爱森。偕僚友下车，往克虏伯炮局，局中遣帮办率马车来迎。辰初，至局中办事公所。茶食后，游观制造各厂，除造火车、铁路、铁轮之机器外，其馀皆与他局无异，但局面宏阔耳。午正，乘车回至公所，局中设席相款。饭后，坐谈甚久。申初，观局中水龙公所，又观炼钢厂。水龙公所之丁壮，炼钢厂之工匠，皆以整齐敏捷见长，为他处之所不及。申正辞

参观克虏伯炮局

出，主人同坐马车送至车栈。申正三刻，与仲虎分手，登火车启行。酉正，至法界科伦。饭后，静坐候车。亥初登车，亥正展轮，安置行李。子初睡。

西到巴黎使署

廿一日 阴，微雨。辰初起，静坐甚久。巳初三刻，车抵巴黎，康侯等皆迎于车栈。乘马车，午初，至使署。与内人、仲妹坐谈片刻。僚友、仆从贺余迁补副宪之喜，接见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极多，饭后，阅毕。内人、仲妹来书室久谈。梳髪。清捡行李。申正，偕春卿、霭堂至外部，坐候甚久。酉初，见尚书桑迪里，一谈，归。饭后，清捡行李，至上房一坐。日意格来，一谈。夜饭后，倦甚，亥正二刻即睡。

廿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及屉中文房各物。松生、清臣来，谈极久。饭后，核公文极久。至上房观内人、康侯围棋二局。饭后，偕内人至仲妹室久坐。夜饭后，写日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腹中胀痛。

手足发热腹中胀痛

廿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体中不适，畏寒发热，腹胀益甚，和衣偃卧。饭后，病益剧，屡睡屡起。医士罗日意来诊，服其方。

廿四日 晴。辰初起，偃仰椅上，或仍登床和衣睡卧，腹胀仍剧，每食不过粥一小杯。罗医士来诊，另服方药。夜，接上海寄来函牍，粗阅而已。

廿五日 早雨，午后晴。辰初起，病如昨。午后，乃稍轻减。罗日意来诊，腹痛已渐鬆，服其丸药，夜，得大解二次，腹胀愈，惟手足热未尽退耳。

廿六日　晴。辰正起，至书室盥沐，茶食后，静坐极久，亦偶起散步。饭后，至仲妹室一坐，在书室静坐极久。小睡片刻。饭后，与内人谈极久。夜饭后，与仲妹一谈。子正睡。

廿七日　早雨，辰刻以后晴，夜大雷电，微雨。辰正起，静坐良久。茶食后，剃头。康侯来，一谈。罗医士来，一谈。核函稿三件。饭后，偕内人、仲妹至后园坐极久。核函稿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与仲妹一谈。日意格来，一谈。与内人、仲妹久谈。仁山、穆安赴英来辞，立谈片刻。核公文一件。至上房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仲妹率儿女在客厅坐极久。子正睡。

病痛稍减

廿八日　雨，阴。辰初二刻起，体甚倦，不似昨日舒适，茶食后，静坐极久。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久坐，至仲妹室谈极久，松生同坐。饭后，与内人久谈。复偕至玻璃榭中一坐。至仲妹室久坐。夜饭后，春卿、霭堂来，一坐。至客厅与内人、仲妹谈极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雨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核摺稿一件。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静坐极久。与内人、仲妹率儿女辈在客厅坐极久。夜饭后，核阅从官缮成各函。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八月初一日　阴，微雨，午后止。辰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吴蕙吟。松生来，一坐。封发寄华各函。至上房久坐。饭后，静坐良久。阅《大清会典约本》。未正，偕内人、

仲妹至戈界尔之花园中，游观良久。游瑧马舍杂货店，因人众拥挤，暂入复出。至拿波仑始皇陵寝，游观极久。酉初二刻归。饭后，静坐片刻。小睡，成寐。亥正二刻起。夜饭后，在上房久坐。丑初睡。

观拿破仑陵寝

初二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酒局费理掐生夫妇来谒，一坐。清臣、松生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困倦，坐而假寐，和衣登床卧，不复成寐。至园中一视。阅课卷四本。饭后，日意格来，一谈。与内人、仲妹率儿女在客厅坐甚久。核公文五件，夜饭后，核两件。至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霭堂、春卿来，一谈。阅上海寄来文牍、《申报》、新报。松生来，一谈。编电寄译署百二十四字。饭后，偕内人至花园游观良久。清捡壁袋中汉、洋信件。至上房久坐。饭后，仲妹来，谈极久。夜饭后，至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初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栉沐良久，看小说，清捡屉中零件，至上房一坐。饭后，松生来，久谈。作批稿一件，批答上海道详文。饭后，罗医生来，一谈。清臣来，谈甚久。内人、仲妹来书室久坐。夜饭后，阅洋画良久。编电寄译署，百三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批答上海道详文

初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片刻。至松生室一谈。看小说。至上房一坐。饭后，评定课卷甲乙。至湘浦、省斋室各一坐，逸斋、芳圃、介生、康侯室各一谈。偕内人、仲妹至花园游观，阅视厨房。至仲妹室

一坐。清臣来，一谈。核函稿三件。饭后，日意格来，谈甚久。看小说。内人、仲妹来书室，久坐。夜饭后，看小说。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片刻。巳正，偕松生、康侯、春卿至旧皇宫廊房市游观极久。午正归。饭后，清臣来，一谈。未正，偕春卿至外部，候极久乃见尚书桑迪里，谈良久。申正归。偕内人、仲妹率儿女游近处动植苑中，观野番等件。酉正归。饭后，核致译署函稿，未毕。戌正，偕日意格游观电气会极久，亥正归。夜饭后，核函稿毕，又另核二件。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观电气会

初七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松生来，一谈。编电二百七字寄译署。饭后，在上房久坐。日意格之弟妹来谒内人，与谈良久。清臣来，谈极久。将所编之电改正另缮。饭后，巡捕府尹嘎穆师嘎色来，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广钧侄，加写致邵小村函一纸，写一函寄刘伯固。夜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封缄寄华各函。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封发寄华各函。至上房一坐。巳初，偕内人至日意格之弟妇处，邀之同至琫马舍大杂货店，购办回华货物。午正二刻归。饭后，看小说。未正，偕春卿拜俄国驻法公使、参赞，均不晤。至画店购假油画廿馀幅，较德国价廉数倍，可怪也。至家用杂货店，购茶壶、铁匣等件。至旧王宫市肆，步行游观良久。酉初一刻归。饭后，至仲妹室一坐。霭堂来，一谈。至上

购假油画

房一坐。松生来，谈甚久。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丑初睡。

拟编中国字母

初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拟编中国字母四十六字。至上房一坐。写一函答凯生。编电寄译署，百八字。饭后，与内人久谈。松生来，一谈。至上房，阅臻马舍购来诸物。与仲妹一谈。清臣来，一谈。俄国驻法公使来，一谈。饭后，日意格来，一谈。阅公文数件。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丑初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携至松生书室暨仲妹室一游。体中不适，和衣卧，成寐。午正起，饭后，与内人一谈，偕至仲妹室久坐。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内人、仲妹谈极久。看小说。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体中不适，静坐片刻。松生来，一谈。饭后，偕内人至仲妹处一谈。购买假油画，选择甚久。未正，偕内人至梅纳舍器具店，购买器具，申正归。清臣来，一谈。饭后，偕内人至仲妹处问病，坐甚久。头痛归室，和衣卧，成寐。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至玻璃厅中，将所购之假油画清捡一过。至仲妹室一谈。饭后，核公文一件。看小说。写算法启蒙加、减、乘、除各法，以示儿女。饭后，清臣来，谈极久，松生同坐。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至湘浦室一坐。至逸斋、芳圃室立谈片刻。夜饭后，写零字。

拟儿女算法

子正睡。

十三日　晴。辰正起。是日为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忌日，弃养七年矣。讳日本无祭礼，远隔数万里，未能省墓，感怆何穷。茶食后，画店人复持假油画来署中，傔从购买，余亦添选十馀幅。清臣来，一谈。至仲妹室一坐。饭后，体中不适，小睡，成寐。起，与内人久谈。写零字，看小说。至上房一坐。饭后，至仲妹室久坐。写零字，看小说。夜饭后，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照相良久。至仲妹室一谈。写零字。饭后，静坐片刻。清臣来，久谈。李柏门夫人来谒内人，久谈。送客后，至下层客厅选假油画廿一幅。画师□□□来谒，一谈。穆拉作函荐之来，因去岁散旗会须画成图，中列各国公使故也。饭后，核公文一件，写零字甚多。夜饭后，作一联挽恩臣从弟，未妥。至上房一坐。丑初二刻睡。

散旗会图画各国公使

十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松生来，一谈。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甚多。饭后，写零字。清臣来，谈甚久。仲妹来，坐极久，送之下楼。小坐，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酉初，陪阖署汉、洋僚友便饭。席散，与清臣、日意格久谈。写零字。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松生室一谈。写零字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久谈。清臣来，一谈；师恭萨克来，一谈。至上房一坐。写零字，看小说。饭后，与内人久谈。写零字，核函稿二件。写乐章教女儿，夜

写乐章以教女儿

饭后，复教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携钖儿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至上房一谈。饭后，与内人谈甚久。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饭后，胃中不适，静坐片刻。至仲妹室一谈。写零字。至康侯室一谈。夜饭后，复写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留鬓)。写零字。至仲妹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复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克虏伯炮局帮办曼硕生来谒，一谈。核函稿二件。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内人久谈。仁山、穆庵、莘耕自伦敦来，坐谈片刻。写零字。至女儿室观写西字函。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克虏伯帮办来谒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挽思臣从弟联云："英、法、俄双节兼持，秋涛万顷，风雨怀人，那堪噩问连函至；符、栗、剑三君同逝，春草满园，池塘索句，谁是吟魂入梦来。"写楹联二副。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久谈。松生、康侯来，一谈。至康侯室久坐。饭后，至仲妹室一坐。看《吾学录》良久。濯足。夜饭后，阅吴子登所著《翻译小补》，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吴子登著翻译小补

二十日 雨，午后微见日，夜复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谕长女，一函寄郭筠仙丈。饭后，至仲妹室一谈。翻阅屉中碑帖等件。至湘浦、仁山室各一谈，至仲妹室一谈。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饭后，与

内人久谈。写零字。翻阅《瀛寰志略》，查阅中西舆图越南、东京等处。夜饭后，与康侯一谈。清检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查看越南等处地图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携钖儿至仲妹室一谈。至下层客厅选假油画。至上房一坐。饭后，至花园游观良久。至康侯、逸斋室各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日意格、马格里来，一谈。写零字，看小说甚久，夜饭后，复看良久。子正睡。

廿二日 雨，阴。辰正起，茶食后，看《瀛寰志略》。至仲妹室一谈。仁山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一谈。松生、康侯来，立谈良久。核阅英、法两国支应随员所开报销册。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与康侯围棋一局。核报销册。夜饭后，与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坐甚久。看小说。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核阅报销册。至仲妹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写谕单一纸，分付三国使署员弁，回华行李运费归公开销者，宜定轻重限制。有带火药、枪子及一切引火危险之物，宜交至公中成总，封固寄递，不许私藏箱箧。饭后，矿学教习伊尔瓦尔来，一谈。清臣来，谈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清捡颜料、墨瓶等件。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三十四字。至松生室一谈，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清捡墨瓶等件毕。看小说。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回华行李宜加限制

廿四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旧壁袋

中信函良久。开写内人病症，交霭堂译出，以示医士。至仲妹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罗医士来诊内人，谈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接译署电报五十五字，编电答译署八十二字。写零字。夜饭后，复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购买杂货器物

廿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偕康侯、春卿至阿雷傅雷杂货店，购买器物良久。午初二刻归。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批识函面。裴式楷来，一谈。至上房久坐。写零字。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酉正三刻，偕春卿至邮部尚书处便饭。戌正入席，亥正散。归，与内人一谈。写零字。子正睡。

廿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与春卿一谈。至上房一坐。清臣来，谈甚久。至上房久坐。饭后，至湘浦室一坐，至仲妹室一坐。闺秀来曼来谒内人，陪谈良久。看祝京兆野记。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来书室，谈极久。写零字。夜饭后，复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谈。归书室静坐良久。体中不适，入上房一坐，和衣睡，成寐。午正起。饭后，核公文二件。至仲妹室久坐。日意格来，谈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久谈。看小说，写零字。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至仲妹室一谈，复静坐向火，至上房一坐。饭后，霭堂陪

卖动影画人来，一谈。徐仲虎、金楷理来，谈甚久。清臣来，一谈。阅动影画良久。饭后，罗日意来诊内人，谈极久，视开药方毕。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谈。莘耕来，谈颇久。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买动影画

廿九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松生来，一谈。徐仲虎来，谈极久。饭后，偕春卿拜日意格，晤其弟妇。拜李柏门，晤其母、妻。拜仲虎及闺秀雷穆安，均不晤。游观塔毕卢舍大杂货店。申正二刻归。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动影画良久，夜饭后，收捡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三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至仲妹室一谈。看祝京兆野记。饭后，清臣来，谈甚久。核公文二件。写零字。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谈。写零字。夜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与内人围棋一局

九月初一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徐仲虎来，谈极久。自整近视镜。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湘浦、仁山室各一谈。至上房久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观内人与康侯围棋一局，余与康侯对着一局。与松生在梯下立谈良久。仁山来，立谈片刻。夜饭后，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谈。收捡小洋画。至上房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至仲妹室一

谈。法国兵官□□□来，一谈。写零字。至上房坐甚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夜饭后，看英文。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早雨，巳刻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至仲妹室一谈。清捡案头。阅课卷一本。饭后，与内人久谈。核公文一件，函稿一件。日意格来，久谈。璧利南来，一谈。阅课卷五本。清臣来，久谈。酉正三刻，陪仲虎、松生、康侯、穆安、仁山、清臣、金楷理便饭；本约酉初，仲虎到迟也。戌正席散，至客厅同谈片刻。至上房一坐。编定课卷次序。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温《诗经》甚久。饭后，核公文一件，温《诗经》甚久。徐仲虎、金楷理来辞行，久谈。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在花厅一坐，至上房久坐。写零字。夜饭后，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温诗经

初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谈甚久。至上房一坐。温《诗·小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与康侯一局。温《诗·小雅》毕。内人来，久谈。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写一函寄李幼仙。夜饭后，在客厅久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三妹、季妹，一函寄刘伯固，分封毕。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温《诗·大雅》。清臣来，久谈。饭后，偕内人至仲妹室一坐。登楼后，余至

省斋室一谈。至春卿室久谈，湘浦、穆庵同坐。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雨，巳刻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温《诗·颂》，□□□□□，温《大学》。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谈。闻秀雷穆安来谒内人，谈甚久。至上房一坐，与内人围棋一局。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又与内人一局。核阅霭堂所译法与越南交涉旧案。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核法越交涉案译文

初八日　雨，阴，巳刻见日，申刻微霰。巳初起，茶食后，携锡儿至仲妹室一坐，温《中庸》、《论语》。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体中不适，运气良久，小睡片刻。瑞士驻法公使凯勒愿来，一谈。饭后，观内人与康侯围棋一局，余与康侯对着一局。写杂记二段，夜饭后，缮之。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温四书

初九日　晴阴半，始冰。巳初起，茶食后，阅新嘉坡函牍及上海寄来《申报》、新报。至仲妹室一谈，温《论语》。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偕康侯、霭堂、穆庵、省斋率銮儿步行至拿波仑纪功坊，登至巅顶，眺览良久。至霭堂寓中坐谈片刻，阅谢大铭所贩中国磁器。归，在上房一坐，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谈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函稿六件，夜饭后，毕。写英字函寄广铨儿。子正睡。

登凯旋门

谢大铭贩中国瓷器

初十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携锡儿至仲妹室久坐。剃头。温《论语》。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

棋一局。温《论语》毕。至上房一坐，核公文三件，看英文。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一局。至穆庵室，不晤。至霭堂室久坐，至仲妹室一坐。夜饭后，看英文，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携钖儿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一谈，温《孟子》。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温《孟子》。有人以新式后门枪见示，求中国购办，阅视良久。日意格来，一谈。至上房一坐，看英文。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写零字，至仲妹室一谈，至逸斋室，立谈片刻。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新式后门枪

十二日 阴，微雨，夜大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温《孟子》。清捡屉中旧公文等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松生来，一谈。温《孟子》。瑞士人吕格来谒，一谈。写零字。与内人围棋二局。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省斋室一谈，核公文一件，写零字。夜饭后，内人率两儿来书室久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雨，巳刻止，午刻见□。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携钖儿至仲妹室，妹未起，与松生立谈数语而出。温《孟子》毕。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温《哀江南赋》。清臣来，久谈。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薛叔耘《筹海刍论》。内人率儿女来书室久坐。夜饭后，阅《筹海刍论》毕，凡十四篇。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薛福成筹海刍论

十四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温《尚书》。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近作诗，请逸斋缮于稿本。核骈体函稿四件。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一局。核函稿三件。写零字。体中不适，若甚饿者，至上房食糖果等物。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温《尚书》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看小说，温《尚书》。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逸斋、介生室各立谈片刻。看小说良久。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申报》、新报暨函牍，良久乃毕。夜饭后，翻阅秋季搢绅。阅左子兴禀牍等件。内人来书室一坐。子正睡。

阅左子兴禀牍

十六日 阴，早微雨，午间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看小说，温《尚书》。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看小说甚久。至松生处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看小说甚久。夜饭后，核函稿一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早微雨，巳刻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核骈体函稿三件。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看小说极久，至上房一坐，至仲妹室一谈。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至湘浦、逸斋室各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至仲妹处一谈。清捡屉中零物。温《尚书》。饭后，与康侯围棋一

局。温《尚书》。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率两儿来书室久坐。医士罗日意来诊内人，与之谈病症良久。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夜饭后，加写一函致译署总办，核阅僚友缮就诸函。子正睡。

十九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谈。核公文二件。写一函寄邵小村。至上房一坐。饭后，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刘伯固。封缄各函，核阅僚友代缮各函。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至湘浦室立谈片刻，至仲妹室一坐。内人率儿女来书室久坐，夜饭后，复来一坐。运气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至仲妹室一谈。阅译署钞来广西省城建造教堂卷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温《尚书》毕。至上房一坐。与内人围棋二局，饭后，与康侯一局。至仲妹室一谈。至康侯、湘浦室各一谈。看小说。至客厅一坐。观儿女嬉戏。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广西建教堂卷案

廿一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至仲妹室一坐，回书室静坐良久，翻阅搢绅册。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温《周易》。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偕内人至仲妹室，见妹病本日益剧，焦灼之至，屡次上楼，屡次往视。夜饭不能下咽，强食少许。仍屡至仲妹室省视。子初，医士来诊，陪谈甚久。静坐片刻，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温《周易》

廿二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谈，回书室静坐片刻。复至松生室，与清臣久谈。至上房一坐。温《周易》。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屡至仲妹室省问，或入谈，或未入谈。写一函致谢智卿。至上房抚抱铴儿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省视数次。内人来书室久谈，复偕至仲妹室一坐，夜饭后，复往一视。写零字。至仲妹室久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仲妹病重

廿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一坐。写内人所患夜卧不安诸疾，嘱清臣译之以示医士，清臣谈甚久乃去。松生来，一谈。饭后，偕春卿拜日本驻法新公使提督伊达，久谈。拜下议院首领□□□，法国驻俄公使提督商犀，均不晤。游观玻罗瓦杂货肆，购物数种。至橡计器店一观。酉初归，与清臣及医士罗日意一谈。饭后，至仲妹室立谈极久。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谈，至逸斋室久坐，复至仲妹室一观。内人来书室一坐。夜饭后，与内人一谈，至仲妹室一谈。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温《周易》。屡至仲妹室，因其熟睡未醒，遂未入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仲妹处久谈。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偕至仲妹室坐极久，回书室久坐。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与松生一谈。温《周易》，翻阅类书。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谈。核函稿一件。清臣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

核函稿。至仲妹室问疾。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问疾。核函稿毕，连前计通稿三件。夜饭后，至仲妹室问疾，督仆婢塞其床铺良久。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与松生一谈。温《周易》。至上房一坐，复至仲妹室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静坐极久，至仲妹室一坐。德微理亚来，谈甚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刘芝田，一函寄邓洪芳，一函寄介石弟。夜饭后，内人来，一谈。核函稿一件，公文二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一谈。温《曲礼》。清臣来，谈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问疾，一谈。日本驻法公使伊达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至湘浦室一谈，核新报一段。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课卷一本。至康侯、逸斋室各一谈。至上房久坐，写零字。霭堂来，一谈。夜饭后，内人来，一坐。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温《曲礼》

廿八日 晴。巳初起，至仲妹室问疾，立谈片刻。茶食后，栉沐。温《檀弓》上篇。至上房一坐。写一函致左子兴，未毕。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写致子兴函毕。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谈极久。松生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与内人、康侯谈良久，复与康侯围棋一局。夜饭后，体中不适，运气极久。

温《檀弓》

至上房一坐。子正睡。是日松生谈及仲妹病根过深，萌蘖数年之前，受之以积而发之以渐，日来虽似稍瘥，终恐难于挽救，拟为之措办身后之事。余观仲妹神气日见瘦削委顿，亦恐医药不能为力，忧煎之至。

仲妹日见瘦削委顿

廿九日　晴。巳初起，至仲妹室问疾，与松生一谈。茶食后，温《檀弓》下篇。至仲妹室立谈片刻。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来书室一坐。日意格之弟来，一谈。德微里亚来，谈极久。清臣来，谈极久。至仲妹室问疾。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与松生立谈片刻。核函稿一件。夜饭后，至仲妹室问疾。写一函寄邵小村。运气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三十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与松生立谈片刻。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良久乃毕。清臣来，一谈。至仲妹室问疾，与松生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温《王制》。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问疾。写零字。至上房坐极久。至仲妹室二次。夜饭后，复至一次。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温《王制》

光绪七年十月初一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剃头。温《月令》。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核阅霭堂所译各国《宝星章程》。至仲妹室问疾。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偕内人至仲妹室问疾，余与松生

核各国宝星章程译文

谈甚久。阅课卷六本。静坐运气良久。夜饭后，闻仲妹疾增剧，下楼省视极久。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二日 雨，申刻晴。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清臣来，一谈。松生来，一谈。阅课卷，编定甲乙。至上房一坐。罗医士来诊内人，陪谈片刻，饭后，内人来书室一坐。未初一刻，偕康侯、春卿拜日本驻法公使伊达，一谈，见其夫人，复同谈良久。至巴黎书库，观所藏中国书籍，先阅目录极久，次观庋阁之处。申初二刻，至外部，酉初一刻，乃得见新任尚书刚必达。本日各国公使皆至，以到之先后为次，故候之最久也。归，至仲妹室问疾。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仲妹室问疾。内人来书室坐极久。画格，未毕，夜饭后，画毕。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巴黎书库藏中国书

见新尚书甘必大

初三日 阴，上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与松生一谈。加写致郜小村函二纸，封缄寄□□。复至仲妹室问疾。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写一函致李季泉亲家之夫人，用内人名。内人来，久坐。清臣来，一谈。丹国提督拉司罗甫来，一谈。至上房一坐。与康侯围棋，未终局，饭后，别着一局。至仲妹室问疾，至湘浦室谈极久，至仁山室立谈片刻。复至仲妹室，与省斋立谈。至上房坐甚久。夜饭后，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晴半，傍夕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写零字，温《曾子问》。至仲妹室问疾，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未正，偕康侯、春

卿拜丹国提督拉司罗甫，不晤。至新设圆亭画室，观法、德交战图良久。至玻罗瓦杂货肆，游观良久。申正二刻归。至仲妹室问疾。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一坐。日意格来，一谈。至仲妹室坐甚久，看小说。夜饭后，至仲妹室问疾，占牙牌课良久。内人来书室一谈，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法德交战全景图

初五日　阴雨，大风。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至仲妹室问疾。温《文王世子》、《礼运》。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偕夫人率儿女在客厅一坐。德微理亚之妻来谒内人，陪谈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写零字，玩牙牌课。内人率儿女来书室坐极久，夜饭后，内人复来一谈，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问疾。温《礼器》、《郊特牲》。至仲妹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体中不适，未治事。屡至上房及仲妹室。看小说。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至仲妹室一坐。内人来，久坐。夜饭后，至仲妹室问疾。内人率两儿复来久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妹瘵疾益剧，睹其委顿之状，殊深焦灼，与松生立谈良久。温《内则》。复至仲妹室二次。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视疾良久。写册葉一幅。清臣来，谈极久。至仲妹室，妹勉谈数十语，自恐不起，托余照看松生，闻之伤怀。饭

仲妹遗嘱

后，偕内人至仲妹室坐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内人来书室，坐甚久。至仲妹室视疾。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申刻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仲妹室视疾，与松生立谈片刻。剃头。温《玉藻》、《明堂位》。至仲妹室视疾。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视疾。写册叶三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久谈。至仲妹室视疾，与松生立谈片刻。写册叶数行。玩牙牌数。夜饭后，至仲妹室视疾，内人来一坐。写册叶数行，篆书也，又写草书册叶四幅。至仲妹室视疾。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视疾，与松生立谈片刻。写楷书册叶四幅。清臣来，一谈。至仲妹室视疾。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视疾。未正三刻，偕春卿、霭堂至外部，头等公使萃集，不得入见尚书，坐片刻而出。拜穆拉、倭良嘎里及绥尼夫人，均不晤。拜毕德雷太太，谈甚久。复至外部候一时许，仍为头等公使所占，不得入见，酉初归。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又一局未毕。日意格来，久谈。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仲妹室视疾。写楷书册叶二幅，夜饭后，复写二幅。至仲妹室视疾。至上房一坐。子正睡。是日为先祖考竹亭公冥诞。

头等公使萃集不得入见尚书

初十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仲妹室，见妹病益剧，焦灼之至。写篆隶册叶各一幅，屡写屡辍。至仲妹室三次。清臣来，一谈。饭后，偕内人至仲妹室久坐。写行书册叶二幅。至仲妹室多次，最后见其呻吟稍息，乃

与内人上楼同饭。饭甫毕，即闻仲妹已殁，酉初一刻也，悲惨曷已。妹温惠淑慎，夫家毋党，男妇长幼皆无闲言。幼时读书不多，长能自通经史，处事深明大义，论事具有卓识。先太傅中风不语，刲臂和药，未及服而薨。先妣欧阳侯太夫人病剧时，夜不解带以视汤药者，两月有奇，复刲臂和药以进。两次皆不使人知，惟松生知之；妹既殁，松生乃指创痕以示余也。仁孝如此而天不假以大年，春秋三十九耳，哀哉！病危时衣衾皆已置备，可以无憾。独殡祭不能悉依华礼，远在外洋，寓中不能停棺，浅厝之地，不能设奠，国俗则然，无可如何者也。自酉至亥，皆至妹室，助松生料理装殓诸物。夜饭后，视妹含敛。子正睡。

仲妹去世悲痛之至

十一日　阴晴半，微雨。文正公七十一岁冥诞，因冠服不便，故未行礼。辰正起。至仲妹小殓处一视。茶食后，复下楼与松生一谈。刘述庭来谒，久谈。清臣来，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久坐。作七律二章哭仲妹。饭后，核函稿三件。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将所作七律改定缮稿。至松生处一谈，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微雨。辰正起，视仲妹入棺，巳正毕。停柩设灵，行成服礼。茶食后，将昨日所作哭妹诗写成一幛。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栉沐。作一联挽仲妹，构思良久。日意格来，一坐。申正，备酒肴至仲妹灵柩前致奠，率家人行礼。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戌初二刻，偕春卿至外部赴席，亥正归。至松生处一坐。阅总理衙门前两次来函。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挽仲妹一联云："仁孝俭勤，无忝先严慈所垂彝训；恭宽敏惠，赞成吾妹婿以振家声。"昨日所作本云："吾妹婿克振家声，每归功于内助；先严慈所垂彝训，聊可验诸女箴。"本日改而缮之，似尚不及原稿。至松生处一谈，至上房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之弟夫妇来，一坐。为三国使署僚友写祭幛三悬，十二字。法兰亭之妹来，一坐。至松生处久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内人来，一坐。至上房久坐。夜饭后，观儿辈戏弄耍货，看小说，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挽仲妹

十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松生处一谈。清捡书案屉中钞件及零纸等物甚久。至上房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看《斯文精萃》所选杂体四六。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率两儿来，一坐。至松生处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运气良久。补看八月下旬《申报》。内人来，坐谈片刻。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栉沐。松生至处一谈。在书室徘徊良久，午初即饭。饭后，至楼下客厅款接送殡宾客。午正一刻，仲妹出殡，余及眷属，使署僚友、仆从咸送焉。申初二刻，抵殡宫。巴黎绅会所设公司，专办丧葬之事，殡宫亦隶会中。厝棺窟室，丧家印封以为记。封毕，主人及送者次第行礼，遂归。余视松生安置灵位，乃更衣，申正三刻即饭。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康侯、湘浦、省斋室各一谈。画格良久。夜饭后，写零字。

仲妹出殡

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言词一段，令春卿译成法文，论富主教欲在广西桂林省城设堂传教之事，将于本日赴外部谈之也。写毕，至春卿室一谈。清臣来，谈甚久。看小说。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未正，偕春卿至外部，因班列在前之头等公使尚多，遂出而拜客。日意格兄弟、马格里、师恭萨克夫妇、雷穆安父女，均不晤。拜李柏门太太，一谈。复至外部见尚书刚必达，一谈。拜德微理亚，晤其夫人一谈。酉初一刻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湘浦、逸斋室各一谈。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写零字，看小说。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写言词一段论传教事

十七日　阴晴半。巳初一刻起，茶食后，至松生处一谈。清捡家报。松生来，久谈。核公文一件。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白特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清臣来，久谈。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一谈。税务司达阿来，一谈。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白太太来，一坐。至松生室一谈。写零字，夜饭后，复写极久，连日所写零字为册葉十二幅，录《文心雕龙·明诗》篇，亦逸斋之纸也。批新报一段。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将昨夜所批新报更添数行，缄寄译署总办。在室中徘徊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未正，巴夏礼来，谈极久，清臣同坐。申初二刻，偕清臣、春卿拜巴夏礼，不晤，至扇店及广东经利号游观良久，酉初一刻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酉正

广东"经利号"

二刻，偕清臣、春卿至力雍车栈送巴夏礼之行，俟其展轮乃归。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改摺稿一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新报良久。清臣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核公文一件。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玩牙牌数。内人来，一谈。夜饭后，至逸斋室一谈，登甫、穆庵同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运气良久。清捡舆图，坐而假寐。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金登幹来，谈甚久，清臣同坐。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至霭堂室翻阅案头书册，看李仙根《安南杂记》、张鹏翮《使葱岭记》。夜饭后，内人来，一坐。玩牙牌数良久。至松生处一坐。至上房一坐，与内人围棋一局。子正睡。

安南杂记
使葱岭记

廿一日　阴，微雨似雪。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臣来，久谈。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核函稿一件，公文一件。至湘浦室，观写公文及"致远"轮船船牌。申初一刻，金登幹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温《丧服小记》、《大传》、《少仪》。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内人来，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写零字。至松生室久谈。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运气以消

腹涨〔胀〕。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写册叶一幅。观裁缝裁貂鳖。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濯足。写册叶一幅。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玩牙牌数。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核算俄国偿款金磅价值。松生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清臣处，邀清臣同拜金登干，不晤。至瑙佛尔大绸缎店一观，至木器店购物二件。拜俄国公师坦丁王，不晤，归。在上房一坐。核致译署函稿。饭后，偕内人至瑙佛尔店游观极久，亥初归。夜饭后，复核磅价甚久。核添致译署函稿。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核算俄国偿款金磅价值

廿四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加写致译署总办函数行。松生来，一谈。接写前函。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与康侯一局。接写前函。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接写前函毕，共千馀字。夜饭后，松生来，久谈。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因昨日所写寄译署函有一纸被糖版浸坏，另缮一过，约五百字。写一函寄长女，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清臣来，一谈。饭后，徘徊良久，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松生室一谈，写零字，夜饭后，复写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雨。巳正起，茶食后，写零字，批宝星图。清臣来，久谈。松生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

批宝星图

上房一谈。写零字。清臣、金登幹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写零字，洗笔良久。内人来，久谈。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阴晴半，夜雨。巳正起，茶食后，剃头。阅税务司题名记。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申报》、新报。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写零字。阅上海寄来函牍。松生来，谈甚久。翻阅古诗。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税务司题名记

廿八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写零字。温渔洋《古诗选》。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偕内人至后园游观良久，至玻璃亭久坐。清臣来，久谈。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久坐。再阅昨日《申报》良久。清臣来，一谈。写零字。夜饭后，内人来，一坐。松生来，一谈。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因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徘徊散步良久。清捡案头书籍。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上房久坐。为芳圃篆铜章一方。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松生室一谈。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月初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阅渔洋《诗选》。核函稿二件。看小说。松生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抱钖儿极久，因儿微感风寒，发热，好睡。请清臣来，与商马克勒衣前次所开药方，清臣又

谈公务，良久乃去。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核函稿一件，阅课卷三本，夜饭后，毕。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散步良久。巳正，更衣，率僚属望阙行礼，叩贺长至令节。礼毕，僚友、仆从贺余四十三岁生日，清臣坐谈片刻。至各友室答谢。松生来，一谈。饭后，核公文一件，阅课卷二本。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至上房一坐。饭后，至松生室一谈。王钦轩来，一坐。夜饭后，阅课卷一本，将课卷编定甲乙。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四十三岁生日

初三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阅《古诗选》。移置什物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清臣来，久谈。观木匠安书架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内人来，久坐。写零字。夜饭后，玩牙牌数。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观木匠安书架

初四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核公文二件。至松生室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上房久坐，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写零字甚久。松生来，一谈。夜饭后，内人来，一谈。玩牙牌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柜头零物。抚视钖儿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至上房久坐。法兰亭之妹来谒内人，陪谈极久。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改片稿一件。玩牙

牌数甚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翻阅类书。至松生处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书籍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静坐良久，玩牙牌数。写零字。夜饭后，写零字，玩牙牌数。松生来，久谈。阅《申报》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阅新报。静坐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久谈，松生、康侯同坐。玩牙牌数甚久。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坐甚久，写册葉一幅，写一函寄刘伯固。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玩牙牌数

初八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广钧侄，一函寄女儿广璇。至上房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改函稿致黎纯斋。至上房久坐。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陪谈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核公文二件。至松生室久谈。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写册葉一幅。松生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清捡纸张信封等件。散步良久。封缄寄华函件。至上房一坐。抚视畅儿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函稿答李丹崖。入上房久坐。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至湘浦室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胃中不适，运气良久。至松生室一谈，省

斋同坐。写册叶一幅。夜饭后，又写一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捡影相，夹于相册，内人将赠与闺秀雷穆安也。写册叶一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未正，偕内人率珣女、銮儿至庆宅一坐，至李柏门家久坐，拜闺秀雷穆安，坐更久。酉初二刻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二幅。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写册叶一幅。体中不适，头痛时作，不欲治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内人赠照片与英国女友

十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督仆从庋置书籍良久。写册叶三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一谈。松生来，久坐。内人率儿女来，一坐。写册叶三幅。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写册叶二幅。玩牙牌数。夜饭后，写册叶二幅。内人率儿辈来，一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书橱中零件。作函稿一件，开写公私存款数单。松生来，一谈。饭后，将账单核对一过。未初，偕康侯、春卿至伯理玺天德宫庆贺西历元旦。未正，接见毕。至外部尚书处，投刺而归。与康侯围棋一局，观内人与康侯一局。至松生室一坐。写册叶三幅。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阅函牍毕。散步甚久。批逸斋禀。夜饭后，松生来，谈极久。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写册叶二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总统府庆贺元旦

十三日　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新报。核摺稿一件。清捡柜中零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松生

波斯公使来谈

来，谈甚久。至上房一坐。波斯驻法公使来，一谈。日意格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橥草书八幅。松生来，一谈。批松生禀。夜饭后，写篆书册橥二幅。核批稿五件。春卿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丝绦等件甚久。写隶书册橥半幅。松生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橥一幅半。法兰亭之妹来谒内人，陪谈片刻。至上房久坐。将昨日摺稿酌添一段。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名片戳。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画格四纸，写册橥一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册橥三幅。散步良久。写一单，记将托松生之事。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西恭萨克来，久谈。写册橥五幅。饭后，偕春卿至梅纳舍杂货店一游，戌正二刻归。写册橥行草四幅，夜饭后，写一幅。内人来，一坐。松生来，久谈。写册橥三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甚久。

抚视小儿

写册橥行草二幅，楷书二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铴儿。核致译署总办函稿。松生来，谈甚久。写册橥楷书一幅，行草四幅。医士来诊铴儿，陪谈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松生、仁山将赴伦敦来辞，一谈。至上房抚视铴儿。夜饭后，写篆书册橥一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摺扇良久。写册叶。医士来诊钖儿，陪谈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申初，率珣女、銮儿至苏威尼夫人，谈极久。归，写册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湘浦室谈甚久。写册叶，夜饭后，复写良久。是日所写册叶为篆书五幅，隶书五幅，行草十一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率儿女拜苏威尼夫人

十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翻阅英国字典。写行草册叶二幅，行楷册叶二幅。医士罗日意来诊钖儿，陪谈良久。至上房一谈，抚视钖儿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行楷册叶二幅。将所写册叶五十幅编定次序，盖用图章，将以寄示侄儿广钧也。至上房坐极久。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玩牙牌数。内人率两儿来，一坐。夜饭后，抚抱钖儿甚久。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编定册叶寄广钧侄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译署来函及《申报》。抚抱钖儿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数语。因体中不适，遂至上房，和衣久睡。醒后，罗医士来诊钖儿，与谈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八幅，夜饭后，写一幅。内人率儿女来，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新报。医士罗日意来诊钖儿，与谈良久。写册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至上房久坐，写册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一局，写册叶。抚抱钖儿。夜饭后，抚

抱锡儿。写册叶。是日所写册叶为真草《百家姓》一册，凡十五叶，又补写昨日一通未毕者六叶。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驻俄人员奖案。湘浦、穆庵来，一谈。写一函致松生，写册叶二幅。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与谈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六幅，以易昨日所写之不惬意者。核夔九所译马德那新报毁鸦片贸易而訾中国者。至上房一坐，抚抱锡儿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五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新报訾中国

廿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松生，写册叶二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四幅。体中不适，至上房坐甚久。抚抱锡儿。写册叶三幅。日意格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内人来，久坐，玩牙牌数，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内人来，久坐，观儿女嬉戏，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四幅。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督武弁安置布书架，清检信函等件甚久。核致译署函稿，未毕。日意格之弟妇、师恭萨克之妻、法兰亭之妹、闺秀雷穆安之母来谒内人，久谈。核致译署函稿，饭后毕。与康侯围棋一局。运气良久，至上房一坐。清臣来，谈甚久。夜饭后，核公文三件，函稿一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马清臣自伦敦来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春卿来，一坐。栉沐。

米②11月21日良

写册页五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偕春卿游梅纳舍杂货店。归，在篱堂室与清臣谈甚久。修整书夹。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编电五十二字寄译署。至省斋室一谈。写册页五幅，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写册页一幅。内人率儿女来，坐极久，抚抱铴儿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册页三幅。清臣来，久谈。清捡屉中笺纸等件。清臣复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观铁匠安床脚铁轮极久。德蕾夫人、苏威尼夫人先后来谒内人，各谈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页四幅。内人来，久坐。夜饭后，画尺一盘。抚抱铴儿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观铁匠安床脚铁轮

廿六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书籍及笺纸等件，写册页二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写册页三幅，玩牙牌数。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页四幅，入上房抚视铴儿甚久，夜饭后，复抱良久。清捡屉中零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清捡屉中零件。穆安来，一谈。写册页三幅，至上房抚抱铴儿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页二幅。查凯生来电，八十字。清臣来，谈甚久。核公文三件，编电百六十五字寄译署。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写册页六幅，抚抱铴儿良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坐甚久，抚抱铴儿良久。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编电报寄译署

廿八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徘徊良久。清捡

书籍及书橱中零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复清零件。清臣来，谈极久。清捡壁柜中书籍零物。至上房一坐。阅沪上寄来《申报》。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上房督仆从安放书桌。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阅新报。内人率儿女来，一坐。书桌安放未妥，督仆从钉楔以垫其足。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与霭堂一谈。核函稿致邵小村。将铴儿近患之疾开写一单以示医士。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在上房久坐。将内人所患之疾开写一单。核函稿致译署总办。抚抱铴儿良久。医士罗日意来诊铴儿，与之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摺纸匣良久，夜饭后，复摺良久。编电百八十字寄译署，删改良久。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罗医士来诊

三十日　阴。巳初起，抚抱铴儿甚久，茶食后，复抱良久。写一函寄长女，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核阅缮成摺片。至上房久坐。饭后，罗日意来诊铴儿，谈甚久。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写寒字。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二月初一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封发寄华各函。演试摺纸匣尺寸。日意格来，久谈。在上房一坐。抚抱铴儿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春卿、穆庵将赴俄都，先后来辞，一谈。内人来，一谈。写片缄致夔九。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

春卿穆庵将赴俄都

与内人围棋一局。抚视铴儿甚久。将铴儿疾患开写一单交清臣，函询英医马克勒衣。清臣谈颇久。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微有雪意。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抚抱铴儿，整眼镜。罗医来诊铴儿，与谈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抱铴儿甚久。至上房久坐。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阅课卷五本。抚视铴儿。松生自英来，与之一谈。仁山、莘耕来，一谈。夜饭后，试演松生所购绘椭圆笔架。松生来，久谈。清捡洋书。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绘椭圆器

初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书籍。至松生处一谈。清臣来，谈极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为松生修改牙章廿馀方。校阅仲妹遗诗廿首。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改英、法使署员弁奖案，未毕。夜饭后，至湘浦、仁山室各一谈。松生来，一谈。内人来，久坐。核奖案摺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核使署员弁奖案

初四日　阴雾。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新报。松生、康侯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写一函寄郑玉轩。至上房久坐。将奖案摺再核一过。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铴儿良久。至湘浦室一谈，仁山、松生同坐。夜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在室散步极久。核奖案摺清稿。至松生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

围棋一局。在室散步甚久。写零字。至饭厅与内人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钖儿。至松生室谈甚久。核公文三件。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坐极久。清捡壁袋中翻译各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松生来，久谈。核改摺稿一件，片稿一件。又自作片稿，未毕。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作片稿毕。清捡屜中公文、账单、杂稿等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松生来，久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画乐律图示女儿。核阅摺稿。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画乐律图示女儿

初七日　阴，午间微见日。辰初即醒，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摺稿。松生来，久谈。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藏墨良久。清臣来，谈极久。核公文一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钖儿。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写一函致夔九。松生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画水笔管式，嘱逸斋函托松竹斋购之。至康侯室一谈。静坐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作仲妹遗诗跋语，未毕。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久坐。作跋语毕，缮一清稿。松生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谈甚久，在室静坐良久。内人来，一谈。日意格来，久谈。夜饭后，调拨印泥，为松生修牙章三方。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作仲妹遗诗跋语

初九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修牙章二十方。

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将所修牙章印存一分，又汇印成方式，置印匣中归之松生，在其室一谈。与内人率儿女至玻璃亭一游。清捡纸张等件。内人来，一坐。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至省斋、逸斋室各一谈。写零字。夜饭后，内人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看韩文。凯生自俄都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接电报，有谕旨命纪泽留任三年，使署员弁衣冠来贺。松生来，久谈。清臣来，一谈。至凯生处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饧儿良久。夜饭后，封缄寄女儿广璇诸物，开写一单。核公文三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奉旨留任三年

十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饧儿。剃头。清捡纸张、洋画等件。松生来，一谈。日意格兄弟先后来谈。饭后，观凯生、霭堂围棋一局。核公文三件，核阅介生所钞余与总署往来函稿，将以归档。师恭萨克夫妇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阅档案钞稿，核公文五件。松生来，一谈，又偕至凯生室久谈。内人来，久坐。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饧儿极久。核公文五件。饭后，观凯生、霭堂围棋二局。将托松生诸事开写一单。至仲妹灵前一奠。酉初，治便饭为松生、凯生饯行，使署诸人均同坐。席散后，在客厅谈甚久。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坐。夜饭后，画地图框图。松生来，

为松生凯生饯行

坐极久。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三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李幼仙，一禀呈四叔父。核函稿一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刘伯固。偕霭堂至外部，未见主人而归。写对联八副。饭后，复偕霭堂至外部，坐候半时，见新尚书弗来希尼，一谈。至仲妹停榇处送殡。随輀车至南车栈，观舁榇安置火车毕，戌正二刻归。夜饭后，将本日舆中所作送凯生、松生诗七律二章缮写，又分印数纸。松生来，久谈。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外部易人

十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抱铴儿良久。校阅档案钞稿。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改致译署函稿。观凯生、霭堂围棋，与凯生立谈片刻。陪李柏门夫人一谈。修整文案桌柜。接女儿广璇电报，为之一慰。盖百馀日不得皖中来函矣。思迎接女儿出洋之法，久不得策。陪凯生、松生同饭，各僚友公饯也。医士罗日意来诊铴儿，与谈良久。在室散步极久。筹画迎接女儿之策。夜饭后，核函稿二件，写一函寄李幼仙。张听帆来谒，一谈。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思接女儿出洋之策

十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将昨日所致李质堂、刘芝田函稿改换数语。松生来，一谈。栉沐。将昨日所写寄李幼仙函另写一过。散步良久。至上房一谈。饭后，校阅档案钞稿。凯生来辞行，一谈。松生来，久谈。日意格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松生来辞行，一谈。至凯生、松生两处送行，各一谈。在室散步良久。内

人来，一坐。酉正一刻，送松生、凯生往车栈。戌初一刻到栈，与松生坐谈片刻，视登车时，又立谈良久，俟其展轮乃归。夜饭后，与内人久谈。清捡上房存项，批记之。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铭儿极久。至霭堂处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臣来，谈极久。因松生、仁山所拟各员弁回华路费过优，写一谕单，嘱康侯、仁山、霭堂再拟舱位章程，与前章相辅而行。内人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戌正，偕康侯、霭堂至佛尔丁纸店一观。亥正一刻，至外部，见尚书佛来希尼夫人，子初二刻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见新任尚书夫人

十七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铭儿极久。核致法外部照会稿。饭后，前法国驻华公使白德密来，一谈。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来，一谈。医士来诊铭儿，一谈。编电二百四十五字，将寄译署。静坐甚久，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静坐良久。校阅档案钞稿。至介生室一谈。静坐甚久，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抚视铭儿甚久。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抚视铭儿甚久。将昨日所编电报另缮一稿，删十馀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团扇。体中不适，静坐片刻。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和衣睡，成寐，酉初二刻起。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湘浦室谈甚久。夜饭后，清捡书籍。与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查译署电号二十二字。裁纸插壁袋中，清捡纸张。内人来，久谈。入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画长纸直线。清捡影相。内人来，久谈，夜饭后，复率儿女来坐良久。将前日所编电再删一过，为二百二十二字，无可再删矣。切纸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裁纸夹插壁袋中，清捡纸张、信封等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一函致凤夔九。莘耕、清臣先后来谈。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内人、康侯围棋各一局。清捡零件，夜饭后，复清良久。与内人久谈。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散步良久，偕子振至经利粤商店游观良久，至波罗法市肆观风琴良久，午正一刻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久坐。李柏门夫人来，一谈。清臣来，谈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来，一坐。写函寄松生，未毕。戌初一刻，偕子振往伯理玺天德处赴席，亥正归。写致松生函毕。至上房一坐。丑初睡。

看风琴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偕子振拜多密尼克前任伯理玺天德吕柏隆，一谈。其人现为将军，昨夜在勒立塞宫同席，约余今夜便饭，意极殷勤。余允赴其招，故先拜之。至梅纳舍器具店一观。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散步良久。至上房坐极久。日意格来，久谈。饭后，

多米尼加前总统

与康侯围棋二局。戌初一刻，至大客店赴吕柏隆之招，亥正席散。归，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乐章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乐章毕。清臣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二局。核函稿一件。至昕帆室一谈。夜饭后，试洋笔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写乐章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试洋笔良久。写乐章。清臣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申报》、新报及上海寄来函牍。至湘浦室一谈。作片稿一件，核公文二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仁山室一谈。内人来，一坐。偕内人率儿女至康侯室一坐。夜饭后，看乐章。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在室散步良久。作摺稿，未毕。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作摺稿毕，计千三百字。清臣来，一谈。内人来，久坐。偕霭堂步至市肆游观，酉初归。饭后，与内人围棋四局。至湘浦室一谈，至省斋案头一坐。夜饭后，试洋笔。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甚久。清捡书橱中零件，试洋笔。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因电报价过昂，拟将四位码号改为三位，写一详单寄文报局。内人来，久坐。医士来诊铴儿，与谈片刻。核公文三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阅已缮摺片。抚视铴儿甚久。至上房一坐。夜饭后，抚视铴儿。阅英国字典甚久。入上房一坐。

电报价昂设法节省

子正睡。

廿七日　雨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安置器物。核致译署函稿，未半。清臣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多米尼克前任总统吕柏隆来，一谈。偕霭堂至外部，头等公使方进，出至表局阅视，伺表良久。申正二刻，复至外部，候半时许，仍不能见，甚饿而归。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看先文正公书札，夜饭后，复看书札。与内人围棋二局。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外部久候仍不能见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抱铴儿甚久。清捡书橱中零件、书案屉中零纸字片。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坐极久。清捡柜中尊、缶等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抱铴儿，至女儿室中一坐。试洋笔。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至勒力塞宫赴伯理玺天德茶会。子正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总统清茶

廿九日　晴，上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料捡冠服。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甚久。申正，衣冠设酒果肴馔向先严慈像前行礼。饭后，与家人行礼相庆，僚属均来辞岁。与康侯围棋一局。钞录法国乐章一篇。夜饭后，听女儿奏乐，观女儿室垫地毯，子正乃毕。丑初睡。

光绪八年

光绪八年元旦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料捡冠服。巳正，率僚属望阙行礼，更衣受贺。午初，与家属敬祀先人，又彼此相庆。李柏门之妻来贺，陪谈片刻。试笔后，陪僚友同饭，饭后，一谈。日意格之弟妇师恭萨克夫妇先后来，久谈。申初，偕内人率女儿、銮儿至霭堂家出行，一坐。归，在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静坐良久。戌初二刻，至外部赴席。亥正归，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散步良久。至女儿室，督仆从整门枢。抚抱铴儿。清臣来，久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粉靴底良久。医士来诊铴儿，一谈，抚抱铴儿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省斋室久谈，逸斋同坐。夜饭后，抚视铴儿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粉靴底

初三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文具，入上房一坐。偕霭堂至园中，观朽凉榻，拟更易之。又呼匠观屋右偏檐，拟造一板屋庋置物件。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观家人掷升官图之戏。清捡文具。内人来，久谈。抚抱锡儿，与医士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阅《申报》、新报及新嘉坡函牍，夜饭后，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掷升官图

初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箧。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剃头。清捡钥匙。至上房一坐，抚视锡儿甚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行箧。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子正睡。

初五日　晴。辰初二刻起，饭后，与康侯一谈。辰正三刻，自巴黎使署启行，巳初一刻至车栈，旋登火车，巳初二刻展轮。同行者：清臣、湘浦、听帆、介生、登甫暨武弁邹理堂、洋仆衕克也。未正，至博郎登舟渡海，波平如镜。申正，至佛克师吞登岸，旋展轮。酉正，至车灵克罗师车栈，登马车入使署。夔九诸君来贺年，先后一谈。戌初二刻，夔九请便饭，席散，立谈片刻。写一函寄内人。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清捡冠服。子正睡。

由法至英

初六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及书案抽屉中各物。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复往一谈。未正，偕夔九、清臣至巯兼司宫赴英太子朝绅会，申正归。至智卿室久谈。饭后，至夔九室一谈。清捡零件。至智卿室观映画

镜。夜饭后〔按：以下原缺。〕

初七日 阴，未刻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一谈。写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松生。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未正，偕夔九、清臣出门，拜刘述庭，谈颇久。至外部，遇尚书格兰斐于门，握手为礼，以其事忙，未得坐谈。晤侍郎庞斯福德，谈甚久，酉初归。饭后，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甚久。复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复一谈。子正睡。

遇外部尚书握手为礼

初八日 雨，阴，未刻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试洋墨甚久。清臣来，一谈。偕智卿、钦轩至近处店中，照相七幅。归，饭后，至智卿处久谈。刘述庭来，谈甚久。复至智卿室谈极久，饭后，批票簿，看小说。至智卿处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亥正二刻，偕夔九、清臣赴师本色尔家茶会。子正归，睡。是日为曾祖考星冈公冥诞。

初九日 雨，阴。辰正二刻起。僚友因本日为余内人生日，衣冠来祝，辞之。茶食后，写一函寄内人。至智卿室一坐。核改致邵小村函稿。饭后，栉发。核函稿毕。至智卿室坐极久。与登甫围棋一局。核夔九所写初七日与庞侍郎问答节略。加写一函致邵小村。酉正二刻，僚友请余在骁兼师饭馆便饭，戌正二刻散归。至智卿室久坐。将所写致小村函用墨笔重缮一过，因洋墨太清，写不如意也。夜饭后，清检案头，看小说。子正睡。

洋墨太清写不如意

初十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听帆来，久坐。清臣来，一谈。为人写招牌戳记。至智卿室

谈颇久，饭后，复谈良久。收捡案头零物。申初二刻，偕清臣拜金登幹，久谈。至外部坐候甚久，见尚书格兰斐，一谈。归，饭后，作批稿一件，批左子兴禀甚长，核公文三件。与登甫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裁纸摺叠成册，画格一纸。丑初睡。

十一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手书兰谱一分，将寄邵小村。小村函致康侯，求师事余，余辞之，而与订昆弟之交焉。禁烟会首丹拿来，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一坐，与登甫围棋二局。写摺扇一柄。看小说良久。饭后，至智卿室久谈，与登甫围棋二局。将所书兰谱另缮一过，夜饭后，缮毕。看小说。至清臣室谈极久。丑初睡。

禁烟会首

十二日　雨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零字甚久。至听帆室一谈。清臣来，立谈片刻。至智卿室一谈。饭后，收捡行李。与登甫围棋二局。頮沐良久。未正三刻，偕清臣赴柏京邯宫朝眷会。申初二刻，英君视朝。立半时许，英君退入内殿，留太子妃视朝，余亦退归。满〔？〕副将名阿力克散达来谒，一谈。白德勒来，谈甚久。饭后装墨水于洋笔，督傔从收捡箱筒，至智卿室一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外部尚书格兰斐夫人茶会，子初三刻归，收捡行李。丑初睡。

十三日　雨晴半。卯初三刻起，清捡行李。饭后，偕湘浦、听帆自使署启行。辰初一刻至车栈，旋展轮。巳正二刻登舟，午正，渡海毕，登车后，二刻乃开行。申正三刻，抵巴黎，酉初二刻入使署。饭后，清捡行囊中各物。封

由英至法

发寄邵小村函。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赴勒立色宫伯理玺天德茶会。子初归，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清捡铁器，清捡书案屉中各件。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清捡纸张、洋笔各件。至逸斋室一谈。日意格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仁山来，一谈。写一函寄李相，未毕。夜饭后，观内人、女儿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二局。写致李相函毕。丑初睡。

十五日　阴，夜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锡儿甚久。封发致李相函。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零字。内人来，坐极久。写一函寄智卿。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锡儿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抚视锡儿，写零字，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十六日　阴，午刻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阅《申报》、新报。至上房一坐。写零字。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清捡纸张，写零字。至上房坐甚久。医士来诊銮儿、锡儿良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儿女来余室，嬉戏良久。写零字。至霭堂室一谈。夜饭后，小坐。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静坐良久，体中不适，坐而假寐。至上房一坐。整门锁。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师普纳来，谈甚久。批答湘浦借支薪俸禀函。看《纲鉴正史约》元代事实。入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锡儿甚久。为女儿作英字函稿。写

为女儿作英字函

零字。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写册葉一幅。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日意格率闽厂所派肄业学生十人来谒，坐谈极久。郑玉轩所派驻日翻译官郑诚（号恂甫）来，一谈。体中不适，入上房一坐，睡成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核公文、函稿各一件，写乐章一阕。登楼至湘浦、省斋室，皆不晤。观案头书良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学生十人来谒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写册葉一幅。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内人来，久坐。至省斋室一谈。核函稿一件。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抚视钖儿甚久。写册葉一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坐极久。写乐章。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收捡新购法海部所印《中国各埠海道图》数十幅，看上海所印余之日记，写册葉半幅，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写册葉半幅，号记钥匙良久。至霭堂室一谈。校函稿一件。内人来，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久坐。写筹谱，未毕。夜饭后，抚视钖儿。查译署来电百十七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法海部印中国各埠海道图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筹谱毕，写册葉一幅。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散步良久。白德勒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画格极久。夜饭后，切纸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廿二日　阴晴半，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切纸良久。写一函致夔九。饭后，围棋一局，压纸良久。申初，偕霭堂拜白德勤，谈极久。拜师昔纳，不晤归。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至湘浦室久坐。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赴遂讷府尹、上议院总统两处茶会，子初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廿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夔九、清臣。阅上海寄来函牍。白德勤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阅《申报》。写册叶一幅。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修表良久，写册叶一幅。内人率儿女来，一坐。夜饭后，画抽屉柜式，将以示匠人。试洋笔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画柜子式样示匠人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偕霭堂步行至市肆木器店一观。归，在上房一坐，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俄国使署，与署公使久谈。归，粘猎筹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粘猎筹毕，清捡案头，切纸良久。夜饭后，偕康侯、霭堂、日意格至天文馆茶会，观映画镜、鱼腹电灯等物极久。子正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至天文馆茶会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糊纸甚久，写册叶半幅。饭后，围棋一局，与家人为筹猎之戏。写册叶半幅。收捡纸张、地图等件。督仆从在上房安置书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在花厅坐良久。安上房书案螺钉。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赴巡捕府尹茶会，赴毕勒夫人茶会。子

正归，丑初睡。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粘纸、画格极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画格良久。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一局，漆纸甚久。至湘浦室一谈。核公文一件。夜饭后，漆纸。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体中不适，令人按摩。写册葉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率銮儿至遂讷府尹衙门，观小孩跳舞。酉初辞出，至毕勒夫人处谢茶会，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一局。至上房谈极久。夜饭后，修整眼镜。抚视钖儿甚久。子正二刻睡。

看小孩跳舞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偕霭堂步游市肆良久。归，在上房一坐。修整眼镜。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女儿广璇，一函寄夔九。至上房，督仆从安置器物甚久。饭后，围棋一局。调洋墨。夜饭后，清捡案头，批各员领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偕霭堂乘车游于市肆，至器具店三处，铁货店一处。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极久。写册葉一幅，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体中不适，若甚饥者，食牛肉冻及糖饼等件。夜饭后，偕霭堂赴外部茶会。子初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食牛肉冻及糖饼

二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阅上海寄来函牍。画格良久。饭后，围棋一局，画格良久。清捡案头，写册葉一幅。饭后，围棋一局，试洋笔，看小说。

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画格良久，看算尺用法。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五件，阅课卷二本。看《纲鉴正史约·南宋纪》。饭后，围棋一局。女儿广璇寄物数箱来署，拆视甚久。夜饭后，阅王芍棠所著《椒生随笔》。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三日　晴阴半，傍夕雨。巳初起，茶食后，髹漆木柜。阅课卷一本。看王芍棠《椒生随笔》。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二幅。修整柜上铜系及锁钥等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试洋笔。阅王芍棠所著《防海纪略》及《谈瀛录》，夜饭后，复阅之。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王之春著防海纪略及谈瀛录

初四日　阴晴半，午刻雨雪。巳初起，因先祖考竹亭公、先太傅文正公忌日，素服至正厅行礼。茶食后，至康侯室清捡书籍。阅《汉书·西域传》、《后汉书·班超传》。阅课卷四本，编定课卷名次。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看算尺良久。核霭堂所译法国驱逐教会节略。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批稿一件，甚长，核骈体函稿一件。入上房久坐。体中不适，若甚饥者，食零物良久。夜饭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法国驱逐教会

初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重伯侄。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整地图柜钥匙。核致译署总办函稿，封函二件。饭后，围棋一局。封发寄湘各函。至霭堂室久谈。写册叶半幅，夜饭后，又写半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至省斋室久谈。写册叶行草二幅。饭后，围棋一局。至花园游观良久。为筹猎之戏。饭后，为筹猎之戏。写册叶一幅。至湘浦室谈甚久。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一坐。欲画增长算尺，以纸展新画之，良久不能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画增长算尺

初七日　晴，夜大雨。巳正起，茶食后，散步良久。写册叶三幅。饭后，围棋一局。写对联二副。为省斋写栖静斋匾额，铭之曰："平如铢称，澄似止水；万善之萌，万汇之理；滋之通之，胥由静始。"写摺扇一柄。阿秀雷穆安来谒内人，久谈。□□□夫人率两女来谒内人，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夔九。编电八十馀字寄译署。在花厅观儿辈嬉戏。夜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停电不发，在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八日　雨，辰刻止，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夔九，填提票一纸，令其向英兰银号取金钱三百磅换佛郎寄来。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日意格来，谈极久。复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四件。写册叶二幅。画象限以演算尺。内人率儿辈来，一坐。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花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画象限以演算尺

初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致夔九。至上房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良久。滦纸数十条。阅《申报》。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仁山室各一谈。写册叶三幅，写摺扇一柄。试洋笔。夜饭

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查阅译署报销摺。写一函致夔九，写一函寄季妹，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写致季妹函毕，又开写一单托购零物。师恭萨克来，一谈。酉刻，邀仁山父子便饭，康侯、莘耕、逸斋、省斋陪之。席散后，坐谈片刻。围棋一局。封致季妹之函。写册叶三幅。看小说。与内人一谈。清捡近数年收存家报等件极久。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查阅译署报销摺

十一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清臣来函良久。至霭堂处一谈。核公文三件，核宝星章程良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阅报销册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安置书案下屉桌。核函稿致译署者，核宝星章程，夜饭后，核毕。写一函致夔九、清臣。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将书案下屉桌修整安轮，清捡案傍书籍，清捡屉中锯错斤斧之属。将昨夜所写致夔九、清臣函另写一过。至上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医士来诊内人，一谈。为筹猜之戏。莘耕来，一谈。霭堂来，一谈。核函稿二件，批阅法支应流水簿。饭后，围棋一局。将案下屉桌加一薄铁皮托盘，良久乃成。内人率儿辈来坐。写册叶三幅。夜饭后，看小说，整布袋书架，画尺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修整书桌

十三日 阴晴半，雨数阵。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较工部营造尺，画尺样，试比例尺。写册叶三幅。画尺样。饭后，围棋一局。整比例尺。杨仁山父子先后来禀辞，各一

坐。至仁山室送行，一坐。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整比例尺，试用良久。内人率儿女来，久坐。核阅宝星章程。夜饭后，偕内人在女儿室久坐。开瓶塞，整钻头。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四日 雨，巳刻止，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校比例尺，制裁衣尺一条。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医士来诊内人，一谈。核阅宝星章程，遂核摺稿。至逸斋室一谈。写片函答夔九。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游戏良久，又至客厅久坐。写册叶三幅。复作裁尺一条，夜饭后，成。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照《会典图说》作裁尺一条，作工部营造尺一条，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日意格之弟妹来谒内人，一谈。作营造尺毕，作英国尺一条。医士来诊内人，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作法国尺十寸。核阅英署报销册。内人来，一谈。写册叶三幅。夜饭后，濯足。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作英国尺法国尺

十六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捡沪刻翻译泰西书籍甚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体中不适，偕内人率儿女至后园游观良久。看小说。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二幅。体中不适，偃卧，未成寐。在上房久坐。清捡铁器。夜饭后，写册叶三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清捡沪刻翻译书籍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夔九，甚长。写册叶二幅半。饭后，围棋一局。核阅宝星章程。至下层

客厅观阅良久。为筹猎之戏。写隶书册葉一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隶书册葉二幅。至所帆室一谈。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内人率两儿来书室，坐良久。校对尺样。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校对尺样，以长木界方刻划其度。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刻尺。偕内人率儿女游后园。饭后，围棋一局。刻尺毕，界尺四面，刻尺四种：一曰工部营造尺，据《会典》所载，营造尺一尺，合民间裁衣尺九寸；二曰民间裁衣尺，据《中英和约》所载，中国一尺，合法国迈当一千分之三百五十五；三曰法国美德尺，即迈当尺，地周四千万分之一也；界方短，不足一美德百寸之数，乃刻三十五寸半，以合中国民间裁衣尺之长；四曰英国尺，长约法国美德尺一万分之三千四十有奇，又约如中国民间裁衣尺八寸六分也，每尺十二寸，每寸八分。刻画既毕，以髹涂之。写一函致夔九、清臣，甚长。内人来，久谈。夜饭后，核公文。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制尺一条刻度四种

十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偕霭堂至梅纳舍铁货店游观良久，午正归。与内人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前数尺所刻英尺、法尺微有差舛，磨去重刻。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自订宝星章程良久。写记四面尺，以髹涂之。写册葉三幅。夜饭后，改写猎筹数处。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订宝星章程

二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偕霭堂至左近纸店一游。归，磨旧作尺一条，注洋笔一管。商人马锦

章来谒，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携铋儿至花园游观良久，为筹猜之戏。写一函致夔九，填写提票一纸，空白提票六纸。饭后，围棋一局，携铋儿游花园，观上房位置浴盆之处。核公文四件，印信封良久。写册葉一幅。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药瓶等件。清捡书籍，量书案屉后馀地，拟添暗屉。写册葉一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观上房安浴盆。核公文四件。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算俄国二批偿款数良久。清捡册葉纸，夜饭后，清毕。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编电六十字寄译署，算数良久。入上房一坐。寄空白票六纸交夔九。丑初睡。

算俄国二批偿款数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画格良久。写篆书册葉一幅。阅伦敦寄来各函件，核公文。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甚久。日意格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核改致译署总办函稿，添一段，甚长。写册葉二幅。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医士来诊内人，一谈。夜饭后，算数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上房观位置浴盆之处，与原店人一谈。批记各函牍。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后园游观极久。写册葉二幅，核公文四件。内人来，一坐。饭后，算数良久。偕霭堂游于市肆。归，携铋儿在玻璃厅游戏甚久。写册葉三幅。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围棋一局。子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三幅，画格良久。看小说。携畅儿至花园游观甚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复至园中游观极久。写楷书册叶三幅，饭后，写三幅。至湘浦、听帆、子振室各一谈。夜饭后，写册叶一幅。抚视畅儿良久。算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是日为亡弟栗诚三十五岁生日，夜梦见之。

梦见亡弟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畅儿。写册叶二幅。至上房观铁匠安浴盆烟通。饭后，将所写册叶编定次序，写记款识，分印图章。携銮儿至花园游观。写零字甚久。饭后，与内人、女儿为筹猜之戏，围棋一局。夜饭后，偕霭堂、听帆赴雷穆安夫人母女茶会。子初归，子正睡。

廿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写零字。核摺稿，谢食头等俸恩，构思良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校阅英国佛勒氏所制圆筒算尺良久。作摺稿毕。陈荄耕来禀辞，一谈。清检书籍。饭后，看算尺，写零字，看小说。至子振、霭堂、湘浦室各一谈。夜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又率儿女在花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校英人制圆筒算尺

廿七日　阴晴半，雷雨。巳初起，茶食后，修整书橱，清捡书籍极久。饭后，观匠人安置浴盆，烧水试之。看小说。日意格来，谈甚久。饭后，观试浴盆。画格良久，写零字，圈识千字文。夜饭后，与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阅上海

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一坐。饭后，修整砚〔？〕镜。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十六字。画格，写零字，看小说。偕内人至玻璃厅坐极久。医士来诊内人，与之一谈。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写零字。复阅《申报》、新报。画格，写册桨一幅。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省斋、逸斋室各一谈。写册桨一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澡身后，在女儿室避风，久坐。偕内人至花园游观，至玻璃厅久坐。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核改致刘芝田函稿，又核阅应钞之件，核公文二件。夜饭后，批识字汇。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三十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衣冠至正厅行礼，因是日为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十七岁生日也。抚视钖儿。自移书案，致腰间气顿挫作痛，静坐良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体中不适，盖稍感风寒，不仅腰病也。静坐良久，小睡片刻。巴西国驻法署公使来送宝星，其国君因中、巴订约之始，由余发端，以头等玫瑰宝星贻余以谢，译署电嘱受之，该署使自送来也，坐谈片刻。客去后，封发寄刘芝田一函。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静坐极久。医士来诊，一谈。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巴西授予头等玫瑰宝星

三月初一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又抱钖儿剃头。至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

写片函寄夔九，填提票五千磅交之。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知邵小村已补授苏松太道，为之甚喜。至湘浦室久谈。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编电百六十余字寄译署。看小说，至霭堂室一坐，至上房久坐。夜饭后，看小说，与内人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邵小村补苏松太道

初二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康侯来，一谈。至康侯、省斋室各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致吴蕙吟函稿，未毕。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一谈。核致蕙吟函稿毕，自缮之，核致译署总办函稿，核公文一件，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医士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三本。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踏青，坐树阴下良久。澡身后，阅课卷四本，编定甲乙。封缄致译署总办及致吴蕙吟函。饭后，围棋一局。抚视钖儿。写一函致夔九。至听帆室一谈。夜饭后，清捡案头洋笔等件，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饭后踏青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携钖儿至玻璃厅游观良久。批识字汇。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良久。批识字汇。饭后，围棋一局。改省斋所作踏青诗，批识字汇。至省斋室一谈。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清捡书籍，圈识字汇。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阅画

矩用法书良久。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日意格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阅徐仲虎所译《运规约指》、《器象显真》诸书，翻看大略而已。夜饭后，圈识字汇。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徐建寅译书两种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静坐极久。圈识字汇。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圈识字汇。饭后，围棋一局。圈识字汇。至康侯、湘浦室各一坐。写零字。夜饭后，算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偕霭堂游市肆，午正归。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批识函牍，阅《申报》、新报。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谈。写篆书册叶六十馀字。夜饭后，核公文一件，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二行，甚不惬意，改写楷书。翻阅《经史百家杂钞》，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册叶一幅。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至省斋、湘浦室各一谈。写册叶一幅。夜饭后，内人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出门，至马锦章、哈庆堂所开中国古玩局，纵观极久，申初二刻归。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二幅。核致邵筱村函稿，构思极久，夜饭后，核毕 亥正，偕霭堂赴美国却密夫人茶

会，子正归。核函稿一件。丑初睡。

初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四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核函稿二件，良久乃毕。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阅改省斋所作诗。至逸斋室一谈。夜饭后，写零字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雨晴互见。巳初起，茶食后，封发寄华各函。写册叶二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写册叶二幅。饭后，接电知女儿广璇已到上海，为之大慰。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至逸斋、省斋室各一谈。接译署电，自查码号六十六字，知李相奉讳，不审女儿果能出洋否，编电致文报局。夜饭后，徘徊良久。编电致郑陶斋，未发。与内人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不审女儿能出洋否

十二日　雨晴半。巳初起，茶食后，作雨中赏牡丹七律一章，写册叶六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写册叶二幅。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康侯、霭堂往北车栈迎郑玉轩。玉轩酉正二刻到栈，同车至大客店，坐谈良久。归，更衣后，玉轩来拜，久谈。写零字甚久。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火车站迎郑玉轩

十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零字。郑玉轩所挈参赞蔡逸卿（国桢），翻译赵翰卿（志扬）、郑恂甫（诚），随员蔡和甫（钧）、陆寿峰（恩长）来谒，一谈；洋翻译马治后至，一谈。栉沐。整抽屉，饭后，复整抽屉。未初，偕康侯、霭堂拜玉轩，谈极久。拜参赞诸员，一谈。拜矿学教习挨尔瓦尔，久谈。至画院观画良久，酉初归。在上房

拜矿学教习

一谈。料理饭厅，陈设花果等件。酉正，陪玉轩暨其随从各员便饭，康侯、湘浦同陪。席散，游于花园，陪玉轩在玻璃厅中久谈，在客厅及余书室各一谈。亥初，客去。夜饭后，阅英文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作一联挽李相之母李太夫人。画格一纸，写零字，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至霭堂室一谈。白德勒来，谈极久。饭后，在客厅一坐。至湘浦室一谈。静坐极久。写零字，看小说。夜饭后，阅洋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将昨日所作联改订数句。郑玉轩来辞行，久谈。其随从各员来谒，一谈。饭后，偕霭堂至玉轩处送行，不晤。拜白德勒，谈极久。拜德微理亚，不晤。申正归，为筹猜之戏。饭后，编电百九十字寄择署。围棋一局。订电报密号，将以寄与玉轩。偕康侯、霭堂至倭里雍车栈送玉轩之行，立谈半刻许，俟展轮而后归，亥初二刻抵署。夜饭后，至上房一坐。阅前日所接清臣函。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极久，剃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接燮九电报，自查码号，知法兵已据越南之顺化都城，且骇且愤。编电三十字寄译署。阅《申报》、新报。申正，偕霭堂至外部，坐候甚久。晤尚书佛来西尼，一谈，酉正归。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公文一件，编电二百四十馀字寄译署。徘徊良久。夜饭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法兵已据越南顺化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极久。与霭堂一谈。房经纪傅戈来，一谈。裁黑纸钉成小本，将以裱帖，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拜英国驻法公使，坐候良久乃得晤谈。拜日斯巴尼亚国驻法公使，一谈。至瑧马舍购览物件。归，为筹猜之戏。饭后，围棋一局。至霭堂室一谈。率儿女至玻璃厅游观甚久。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与西班牙公使谈

十八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裁剪魏碑《刘懿墓铭》粘为一册，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至花园观康侯所送布帐棚，督仆役搭架良久。日意格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马清臣自英来，谈极久。日意格复来，一谈。夜饭后，抚视铴儿极久。核阅译官所译新报。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极久。接译署电报，与康侯分查码号，共二百馀字。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编电三百六十三字寄译署。与清臣一谈。矿学教习挨尔瓦尔之妻、女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谈。至花园散步。印电报暗号册，将以交郑玉轩。夜饭后，编钉成帙。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挨尔瓦尔妻女来谒

廿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猜之戏。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片刻。习字半幅，六十六字。头痛，不欲治事，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花园游观极久，习字半幅。在上房久坐。夜饭后，抚视铴儿。看小说。入

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徘徊甚久。习字半幅，看地图。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公文二件。粘楼地图。至花园游观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逸斋室各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习字半幅，看小说。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习字半幅，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极久。偕霭堂至左近纸店一观。饭后，围棋一局。自禄华、英月份牌。习字半幅。写一禀呈四叔父，夜饭后，毕。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侄广钧。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禄华英月份牌

廿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核公文一件，为时甚久，又核二件。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臣来，一谈。申初二刻，偕霭堂往外部。申正二刻，晤尚书佛来希尼，久谈，酉初归。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致松生。至湘浦室一谈。写一函寄刘伯固。夜饭后，印存函稿、电报稿，改书猎筹十馀根。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晤外部尚书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致译署函稿，未毕。清臣来，一谈。核函稿毕。饭后，围棋一局，核致译署又启一件，封缄寄湘各函，写零字。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摺扇，夜饭后，毕。至清臣室谈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

报》。画铁橱开锁图，注明开锁次序寄联春卿，并写一函寄之。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臣来，久谈。至花园游观极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看小说。习字一纸。夜饭后，偕霭堂赴罗塞尼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搢绅良久，看小说。画算盘图式寄谢習卿。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看小说。核公文四件。饭后，围棋一局，习字一纸。因未接上海电报，不审女儿何以不趁本日法国公司船出洋，焦灼之至，闷坐良久。夜饭后，复坐甚久。为筹猎之戏。入上房一坐。丑正睡。

画算盘图式

廿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一谈。编英文电语，将寄黄惠和。闷坐极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答郑玉轩，甚长。日意格来，一谈。体中不适，头痛甚剧，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一局。复睡良久，未成寐。静坐或偃卧，未治事。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编英文电语

廿八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静坐良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至花园游观，在玻璃厅坐极久。编电百三十字寄译署。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至霭堂、湘浦、省斋室各一坐。夜饭后，接电，知女儿广璇已登舟西来，为之大慰，但不知病体初经风涛，能耐受否。至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女儿已登舟西来

廿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分韵字牌良久。徘徊甚久。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案头。看小说。为筹猎之戏。日意格、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玩牙牌数。习字一幅。夜饭后，抚视钖儿。偕鸾堂赴海部尚书茶会，子初归。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海部尚书请茶

四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编电寄译署。清捡案头。徘徊良久。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静坐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翻阅英国字典，夜饭后，复翻良久。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女儿。至清臣室一谈。房屋讼师富戈来，一谈，阅课卷二本。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函稿二件。阅课卷五本，编定甲乙。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一件。编分韵字牌。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房屋讼师

初三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编捡分韵字牌。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澡身后，小睡。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久谈。看小说极久，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画格良久。清捡案头。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核译官所翻新报一纸。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晴阴半，未、申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看小说。核公文一件，甚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看小说。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三十五字。夜饭后，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良久。清臣来，久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阅《申报》、新报，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至湘浦室一谈。得译署电报，自查码号凡百十字。夜饭后，将电中误字臆订数处。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习字一纸。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看小说。核公文一件。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久谈。至上房一坐。至省斋、湘浦室各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晴，夜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阅邵小村寄来各函。至清臣室一谈。调洋墨。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霭堂拜科龙比公使，不晤。至瑧马会游观，购物数种。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翻阅先太傅集书札门，夜饭后，复翻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读先太傅书札

初九日　微雨，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贺雲舲，未毕。清臣来，一谈。编电□□字寄译署。核函稿二件。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致雲舲函毕。写

一函寄李勉林。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步游市肆。归，在下客厅督洋仆铺地毯。至上房久坐。写零字。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封函数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自整书橱。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至花园游观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步游市肆。归，在上房坐极久。调洋墨。翻阅王充《论衡》。夜饭后，写零字。偕内人至玻璃厅看新购铁床。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极久。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至霭堂室一谈。至上房坐甚久。子振、芳圃、霭堂、省斋、逸斋送酒肴以谢保举，与家人同宴。席散，在客厅一坐。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翻阅《庄子》。写篆书册叶二幅。夜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僚属送酒肴以谢保举

十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阅上海寄来函牍，核改照会英外部文稿，论东更小船给发船牌执照之事，未毕。康侯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照会稿毕。阅日本竹添光鸿所著《栈雲峡雨日记》。饭后，围棋一局。阅《栈雲峡雨日记》良久。核公文三件。阅《申报》、新报。夜饭后，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至

清臣室一谈。翻阅《庄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久坐。写册葉二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写册葉二幅。与内人久谈。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卯刻大雷雨。雨止，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葉三幅。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斗方篆书、隶书各一幅。因体中常作鲜，且生风疿，倩医来诊，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写斗方楷、草各一幅，篆书册葉一幅。至湘浦、省斋室各一谈。夜饭后，写册葉一幅半。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清捡行囊，又清书籍。清臣、霭堂来，一谈。写摺扇。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毕。未正，偕霭堂至外部，与智利公使一谈。见尚书佛来西尼一谈。归，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清捡行囊，夜饭后，清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见智利公使

十六日　晴。寅正二刻起，清捡行李，饭后，捡毕。静坐片刻。卯正二刻，偕清臣赴北车栈登火车，辰初二刻展轮。午正，至博郎登舟渡海，风不甚大而浪未息，舟中呕吐相闻。余因晨起太早，饮食不调，舟中近窗坐，为寒风所袭，呕吐亦甚。未正，复登火车，体中甚不适，虽睡不能成寐。申正，入伦敦使署，接见僚属。至夔九、智卿室各一谈。酉初，夔九请便饭。饭后，体中稍愈，头犹微

自法至英

痛耳。写一函寄内人。至智卿室坐极久。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小坐。亥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静坐良久。茶食后，看《双鱼罂斋偶语钞》。至智卿室一谈。接译署电报，校改码号数处，原码为康侯、湘浦自法査来也。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申初，偕清臣拜达尔毕格力斐次夫人，一谈。至外部晤尚书格兰斐，一谈。拜英国驻秘鲁公使森专暨香港总督亨乃西，均不晤。拜司本色尔倍尔夫人，谈极久，酉初二刻归。萧介生、李登甫、谢智卿、王钦轩设宴请余，戌初散。至智卿室坐极久。亥初，偕清臣、夔九赴司本色尔倍尔夫人茶会，子初归。夜饭后，小坐良久。子正睡。

十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清臣室各一谈。看小说。体中不适，小睡，成寐。白德勒来，一谈。饭后，偕清臣步至本街槐德夫人家赴茶会。归，至智卿室久坐。戌初三刻，赴外部庆贺英国君主寿辰，戌正入席，亥正散。与英国驻秘鲁公使森专谈最久。子初三刻归，小食茶果。丑初睡。

与秘鲁公使谈最久

十九日　阴晴半，午刻大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久谈。清捡文具。饭后，看小说。偕清臣拜金登干，谈极久。拜赫德夫人，拜白德勒，均不晤。归，偕夔九拜刘述庭，谈极久。归，饭后，看小说。与登甫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述庭来，谈极久，子

初乃去。小食茶果，丑初睡。

二十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肇兴公司夥友林吟南、朱玉阶来，一谈。饭后，看小说。巳正二刻，离使署赴车栈。随行者：清臣、智卿、钦轩。午初，火车展轮。未初，抵佛克师磴，登舟渡海。申初二刻，抵博郎登岸，火车展轮复行，过阿密阳小停，戌正，抵巴黎北车栈。亥初，入使署。夜饭后，与内人久谈。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英至法

廿一日 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核公文一件。至听帆室一谈，至省斋、湘浦、霭堂室各一坐。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入上房一坐。编电二百五十一字寄译署。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玻璃厅久坐，核阅译官译文数件。至上房一坐。夜饭后，阅《申报》及译署所订《宝星章程》。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至智卿室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日意格来，久谈。核公文三件。偕内人穿朝珠，未毕。饭后，围棋一局。穿朝珠，夜饭后，复穿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偕内人穿朝珠

廿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改写猎筹良久。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医士来诊珣女、锡儿，与谈良久。抚视锡儿极久。夜饭后，至

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至下层客厅督仆从安置什物，余自清捡书籍，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捡书籍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复清书籍、零件。静坐甚久。至上房久坐。夜饭后，偕霭堂赴日斯巴尼亚驻法公使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赴西班牙公使茶会

廿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督仆从搬移器物，余移居楼下，让室以俟女儿也。布置甚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捡书籍、零件。内人来，一谈。酉初，康侯、湘浦备酒肴，请余便饭，康侯陪在上房同坐，湘浦则陪署中各僚友同赴酒馆。席散后，围棋一局，清捡零物，看小说。夜饭后，偕霭堂赴外部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外部茶会

廿六日，阴，微雨，巳刻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清捡零件，清捡书籍。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书良久。观智卿作窗外屏风。饭后，围棋一局。自整座右书架。核公文二件。至玻璃厅观作屏风。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阴，大雨。巳初起，茶食后，因器物安置有未妥者，与傔从搬移甚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公文三件。日意格、马清臣来，谈甚久。至智卿室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处久坐。清捡壁袋信函各件。内人率儿女来，一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

子正睡。

廿八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督仆从安置女儿室中器物，清捡纸张及洋画等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剃头。清捡零物。饭后，围棋一局。编电七十字答译署。内人来，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件。与内人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照会稿复法外部。督仆从移置书案、书柜。编电二百一十字寄译署，旋改稿为一百八十六字。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阅《申报》、新报。定电语数行，为马赛发电之用。饭后，清臣来，一谈。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核译官所翻新报，批阅听帆诗。内人来，一谈。至上房督仆从搬移什物。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核照会稿复法外部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至智卿室一谈。清捡纸张、宫扇、奏摺匣等件。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陪谈良久。至上房一坐。体中不适，小睡，未成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致译署函稿，良久乃毕。内人来，一谈。夜饭后，偕清臣赴美国驻法公使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美国公使请茶

五月初一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封发寄华函件，清捡零件。写一匾，字八枚。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清臣来，一谈。写匾字十馀枚。阅课卷一本。饭后，围棋

一局，观智卿钉抽屉数枚，阅课卷三本。至客厅久坐。夜饭后，内人来，一坐。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坐极久，照相三幅。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看小说。阅潘文恭谢恩各摺。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阅课卷一本，编定甲乙。亥正，偕霭堂赴教部尚书茹尔斐力茶会，子正归。医士来，诊余喉疾。丑初睡。

患喉疾

初三日　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栉沐。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阅上海寄来函牍。日意格之弟来，一谈。阅《申报》、新报，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睡成寐。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督仆从尽移出室中器物，将地毯铺平后复移入焉。为筹猎之戏。塔穆安乞假回华，自俄都来法，坐谈片刻。清捡书室中零件。核公文一件。饭后，入上房一坐，小睡，未成寐。医士来诊，一谈。小睡，成寐。夜饭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塔穆安乞假回华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围炉静坐。僚友来贺节，辞之。清臣来，久谈。饭后，医士来诊，一谈。围炉坐极久。日意格偕所聘法文教习博桀来谒，久坐；余为李

法文教习博桀

勉林代聘往沪者也。客去后，至上房久坐。饭后，在书室、上房各静坐良久。小睡，未成寐。夜饭后，喉痛益剧，静坐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寅、卯之间，喉痛益剧。巳初起，茶食后，偃卧于榻。清臣来，一谈。饭后，医士来诊，言余住下层非宜，仍请登楼。在楼上旧书室久坐。饭后，督仆从搬移什物，良久乃毕。偃卧于榻，夜饭后，复坐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医士来诊，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偃卧良久，静坐片刻，复卧。饭后，康侯、霭堂往马赛，来谈片刻。医士来诊，一谈。屡卧屡坐。夜饭后，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饮汤少许，偃卧于榻，喉痛益剧。医士来诊，一谈。蔡益卿为郑玉轩送药来，在榻前小坐而去。饭时，饮汤少许，仍卧。玉轩来，延在榻前小坐。馀时皆卧，饿则饮汤。戌刻，喉中疮溃，出臭脓极多，痛遂大减，坐卧养息。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喉中疮溃

初九日 阴晴半，夜大雷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书籍。体中仍不适，盖喉毒虽解而寒仍未尽也。屡坐屡卧，饭后亦然。申正，医士来诊，一谈。中饭仅饮汤少许，偃卧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极多。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初即起，静坐甚久。茶食后，阅《申报》、新报，栉发。巳初，内人携两儿往车栈迎长女，余

静坐候之。午初，康侯来，言女儿日来病甚委顿，马车须从容牵行，其到必迟。午正二刻，内人、女儿乃到。余见女儿病状，不禁流泪。在余室坐片刻，即移至女儿室中，病发数次，病止稍谈。申正，请医士来诊女儿，与谈极久。医去，至女儿室久坐。饭后，日意格来，一谈。傍夕，余腹痛甚剧，大汗更衣，在室静坐。女婿李幼仙来，久谈。在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女儿到此相见流泪

十一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在下层厅一坐。茶食后，自查金和甫将军来电码号。编一电寄总署，一电寄和帅。至内人室谈极久。至女儿室一谈。饭后，清臣来，谈甚久。至女儿室久坐，为筹猜之戏，复坐极久。申正，医士来诊女儿，一谈。饭后，在女儿室坐极久。郑玉轩来，谈极久，亥正乃去。夜饭后，与内人、女儿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请医士来诊视女儿

十二日 晴。辰初起，在下层厅中久坐。茶食后，日意格来，一谈。写一函致玉轩。至女儿室视药两次。内人来，久谈。饭后，医士来诊女儿，一谈。未初二刻，偕霭堂拜玉轩及其从官，不晤。拜加尔果达法领事李梅，不晤，即戊寅年在沪之领事也。归，在女儿室一坐。清臣来，谈极久。复至女儿室坐极久。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久坐。女儿至客厅听次女弹琴。夜饭后，看小说极久。至女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光绪八年五月十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至女儿室久坐。饭后，偕霭堂出门，拜郑玉轩，

谈极久。拜师普纳暨哈威雅国公使，均不晤。归，郑愼甫、陆寿峰来，一谈。玉轩来，谈极久。日意格来，一谈。至女儿室谈极久，饭后，复谈极久。看小说。在女儿室久谈。夜饭后，清捡案头零件、柜中书籍。医士来诊女儿，久谈。在女儿室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核改复邵小村函稿，甚久。蔡益卿来，久坐。清臣来，坐极久。至女儿室坐甚久。饭后，在女儿室久坐。哈威雅公使来，一谈。写一函寄介石弟，片函寄刘伯固。至女儿室久坐。饭后，医士来诊女儿，久谈。在女儿室坐甚久，夜饭后，复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夏威夷公使

十五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写一函寄松生。至女儿室坐极久，饭后，复坐极久。为筹猎之戏。与女儿久谈。酉初，日意格来，一谈。郑玉轩暨其从官来，陪之便饭，幼仙婿及使署从官另为一筵。戌初席散，久谈。至女儿室坐极久，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静坐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清捡案头。将所作挽李太夫人一联，挽刘凯生一联录稿。入上房一坐。饭后，出门拜李梅，不晤。拜玉轩，谈极久。归，女儿来余室一坐，又至渠母亲室、妹室各一坐，送之回房，复发痉病一次。余在女儿床沿照料极久，饭后，复坐极久。改函稿一件。夜饭后，改函稿一件。开单嘱湘浦作函稿谢李质堂、李与吾、徐吉霙、胡俊卿，皆女儿离皖时受其照

女儿痉病复发

应者也。至女儿室久坐。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楹联四副。清臣来，一谈。写挽刘凯生联云："秉恭敬忠，以浮海居夷，终始硁硁，无愆故步；具戒定慧，而生天成佛，去来了了，是谓畸人。"饭后，玉轩来辞行，谈甚久。蔡益卿、陆寿峰、赵翰卿来，一谈。矿学教习挨尔瓦尔夫妇携一女，暨李柏门之妻来问女儿之病，陪在客厅久谈。偕康侯、霭堂至玉轩处送行，谈颇久。归，在女儿室一坐。饭后，写挽李太夫人联云："处身闺闱，而系四海安危，曰寿曰富曰康宁，猷世上仙，合国年八旬有五；绕膝儿孙，各励千秋事业，名士名臣名将相，应期翊运，论门祚一代无双。"又写祭幛一悬，曰"华裔荣哀"。写对联二副。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医士来诊女儿，一谈。子正二刻睡。

处身闺闱而系四海安危

十八日 晴。卯正起，偕康侯、霭堂至北车栈送郑玉轩，一谈。辰初三刻，视其展轮乃归，巳初抵署。茶食后，静坐良久。阅女儿带来各函牍。写匾字四枚。饭后，在女儿室久坐。清臣来，久谈。写匾旁款字二幅。至女儿室一坐。申初，偕内人拜师威尼夫人，谈极久。归，写屏一副，八幅；又二副，各四幅；楹联一副。饭后，在女儿室久坐。看小说，号写书额。看小说。夜饭后，听次女鼓琴。医士来诊长女，一谈。至智卿室一坐。子正二刻睡。

十九日 晴，夜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清检书籍、零纸等件。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

后，围棋一局。女儿来余室久坐，为筹猜之戏。核公文一件，看小说，写书额。饭后，至客厅久坐，至女儿室一坐。钉书良久。医士来诊女儿，久谈。夜饭后，在下层室中久坐。核函稿二件，钉书十馀册。子正睡。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谕单交支应所。清检书籍。清臣来，一谈。看小说甚久。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在上房一坐。小睡，成寐。调洋琴弦甚久，未毕。饭后，围棋一局。调洋琴弦。在客厅久坐，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内人来，一谈。子正睡。

写谕单交支应所

廿一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极久，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在女儿室久坐。看小说。核公文三件。女儿来余室久坐，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小睡，成寐。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看小说。钉书八册。清臣来，一谈。写书额。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坐极久。看小说。在女儿室久坐。写楷书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至女儿室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幼仙来，一坐。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以动影画示女儿，为筹猜之戏。饭后，围棋一局。在女儿室久坐。至智卿室一谈。复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

以动影画示女儿

徘徊良久。陪医士诊女儿。子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下午雷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核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看小说。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册叶二幅。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内人率儿女来余室，一坐，夜饭后，复久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摺扇半柄。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核致李相昆仲暗函，未毕。女儿来，久坐，夜饭后，复坐极久。核函稿毕。丑初睡。

廿六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翻阅《急就章》。栉沐。写摺扇半柄。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清臣来，一谈。自插摺扇一柄。日意格偕法文教习搏槃来签立合同，旋在下客厅与日意格一谈。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二柄。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法文教习来签合同

廿七日 阴，微雨，下午晴。巳初起，茶食后，写摺扇一柄。核阅译官所译新报。清捡信封等件。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久谈。核致译署函稿，核公文一件。至女儿室久坐。看小说。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久坐。医士来诊女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一柄，清捡书橱中零件。夜饭后，看小说。核致译署加函稿，甚长。至女儿室一坐。子正二刻睡。

廿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屉中零字、碎纸极久。写摺扇一柄。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一柄。清

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二幅。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在玻璃厅久坐。夜饭后，看小说。在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写摺扇三柄。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至演武场，陪伯理玺天德阅兵。是日为民主立国之日，法人每岁以为令节也。申正归，至女儿室一坐。为筹猜之戏。饭后，围棋一局。查金将军电报良久，码号讹误甚多，臆改成句，转电总署。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凭窗临观极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国庆日陪总统阅兵

六月初一日　晴阴半，酉刻大雷。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日记匣，又清屉中。写摺扇二柄。饭后，围棋一局，阅课卷五本。督仆从铺女儿室中地毡。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率儿女至玻璃厅坐极久，至客厅一坐。夜饭后，偕霭堂赴伯理玺天德格类斐处茶会。子初归，为女儿画格一纸。丑初睡。

初二日　晴阴半，傍夕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修整贮墨洋笔良久，写摺扇二柄。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擦摺扇油腻十馀柄。医士来诊内人、女儿，陪之一谈。率两女至玻璃厅，请智卿为之影相。李柏门太太暨其友□□来，率两女陪之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一柄。率两女至玻璃厅久坐，至客厅一坐。夜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久坐。子正睡。

请智卿为两女照相

初三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号写书底，看

小说甚久，写摺扇二柄。清臣来，久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极久。饭后，写行草小条屏一幅，幅六行，行三十馀字。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久坐。写小条屏一幅。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小屏二幅，连前二幅共录东坡七律十四首。阅译官课卷，编定甲乙。写摺扇一柄。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一柄。核函稿二件。看小说良久。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率两女儿至玻璃厅一坐。医士来诊内人、女儿，与谈良久。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客厅坐极久。子正睡。

初五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偕霭堂携锡儿往市肆游观。归，在上房一坐，写摺扇二柄。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知九叔父奉旨署两广总督，不审肯出山否。清臣来，一谈。偕内人至玻璃厅，观儿女影相。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甚久。为筹猜之戏。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不知九叔肯出山否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自刻象牙四种尺。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刻象牙尺，核公文一件。饭后，围棋一局，刻牙尺毕。戌正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观舞马，康侯同去。亥正，送长女、锡儿先归，仍至舞马场一坐。子初二刻归。夜饭后，运气良久。丑初睡。

率家人观舞马

初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中邸

钞。写摺扇二柄。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核致左相函稿，极长。阅《申报》。夜饭后，至客厅久坐，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晴半。巳初起，阅上海寄来函牍。茶食后，阅毕。至智卿室久一坐。复画牙尺。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二柄。天津税务司德璀琳来，谈极久。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内人室坐极久。至后园徘徊甚久。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一谈。复至智卿室久坐。查译署电报四十三字。夜饭后，编电十七字复译署，自查码号。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德璀琳来

初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自整屏风。写摺扇二柄。写乐章给次女。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至智卿室、逸斋室各一谈。看小说。为筹猎之戏。澡身。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率儿女至玻璃厅一坐，至客厅一坐，至上房一坐。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督仆从垫塞书柜。写乐章。头痛畏寒，静坐良久。饭后，偕鬶堂至□□□教堂观海部尚书之女成婚。至卢佛尔大杂货店一游。赴海部尚书茶会，申初归。至女儿室一坐。师普纳来，谈极久。至上房一坐。核公文二件。饭后，看小说。医士来诊内人、女儿，久谈，余亦诊脉开方，以治头痛。清臣来，一谈。率儿女至玻璃厅，坐极久，至女儿室久坐。夜饭后，内人

海部尚书之女成婚

率女儿在余室久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发电至伦敦，嘱萧介生来法。写摺扇二柄。静坐良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女儿来余室一坐。看小说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医士来诊内人、女儿，一谈。至女儿室，为筹猜之戏。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电招萧介生来法

十二日 晴。祖妣江太夫人忌辰，未设奠。辰初起，至下层厅中久坐。茶食后，栉沐。写摺扇二柄。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陪医士诊女儿。女儿痉症按月一发，上次痉发最久，甫愈数日，昨夜又发也。与医士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公文一件。至女儿室坐极久。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摺扇二柄，核函稿二件。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写一函寄介石弟。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二件。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坐而假寐。夜饭后，看小说良久。至女儿室久坐。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铨儿至自伦敦，携之至上房更衣。茶食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久坐。写摺扇二柄。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坐极久。课两儿读书毕，画格一纸。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至女儿室坐极久。至省斋室一谈。复至女儿室一坐。胃痛，在书室静

铨儿自伦敦来

坐甚久。医士来诊，一谈。夜饭后，静坐极久。与内人一谈。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写《心经》一通。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心经》一通。至女儿室久坐，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写《心经》半幅。至女儿室久坐。复写半幅，又另写一通。夜饭后，写毕。看小说甚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写心经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幼仙来，久谈。医士来诊女儿，一谈。李柏门太太来，一谈。写摺扇二柄。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医士来诊女儿，一谈。夜饭后，看小说极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省斋同坐。写摺扇二柄。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零字，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看画图新报。至女儿室久坐。清捡影相，编插影相良久。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客厅一坐，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画图新报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捡橱中书籍甚久，号写书头。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至智卿室一谈，至省斋室一坐。核函稿二件。写一函答夔九。清臣来，一谈。女儿来余室养病，偃卧，余坐榻旁照料良久。核译官所翻新报。饭后，围棋一局，写摺扇二柄。为女儿盛小影相金合甚久。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整打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为璇儿编插影相册，清捡影相。阅改璇儿诗数首，略易数字而已。写册葉一幅。清臣来，一谈。萧介生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新报。至女儿室一坐。女儿来余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率儿女至玻璃厅及花园游观极久。两女儿来余室久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演洋琴。丑初睡。

廿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整洋琴。抚视钖儿。演洋琴甚久。至智卿室一谈。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核函稿一件，公文一件。女儿来余室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坐极久。至智卿室数次。演洋琴以教两女儿。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听次女奏洋琴。子正睡。

演洋琴以教女儿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案头，退笔及可用者分置之。写一函寄介石弟。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为筹猜之戏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女儿来，一谈。画格一幅，写《心经》一通。夜饭后，看小说。内人率两女来，坐极久。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廿二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携钖儿至智卿室久坐。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围棋一局。查总署电号三十五字。阅《申报》，看小说，核公文二件。至玻璃厅影相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至清臣寓所谈甚久，至芳圃、介生寓一观。归，写零字。至玻璃厅一坐。写《心经》

一通。夜饭后，写零字，演洋琴。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缠藤鞭一枝。写《心经》一通，未毕。饭后，围棋一局。写《心经》，仍未毕。为筹猎之戏。白德勒来，久谈。写《心经》毕。饭后，刘述庭来，一谈。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久谈。用洋墨写《心经》一幅。至玻璃厅久坐，内人率儿女先在焉。写《心经》一幅毕。夜饭后，至女儿室久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用糖板印《心经》十一分，切纸而齐之。写一函致李丹崖。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玻璃厅一游。至湘浦室坐甚久。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至智卿室一坐，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用糖板印心经

廿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臣来，久谈。编电一百三十四字寄译署。看小说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整洋琴。至智卿室一谈。抚视杨儿。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逸斋、省斋室各一谈。整洋琴。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核致译署函稿。清臣来，一谈。整洋琴。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看小说。至玻璃厅久坐，儿女皆在厅游观。登楼后，试洋琴。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衣柜中零物。德微理亚来，一谈。写零字，看小说。饭后，围棋

小赛珍会

一局，为筹猎之戏。偕霭堂至小赛珍会一观。归，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玻璃厅与两女儿坐谈良久。至智卿室一坐。胃中不适，运气良久。翻阅《古泉汇》。夜饭后，运气，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橱中书籍，写零字。巳正，率僚属在大厅望阙行礼，叩祝万寿圣节。更衣后，阅课卷一本。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阅课卷二本。写零字。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玻璃厅一坐，女儿室一坐。在榻偃卧片刻。夜饭后，试洋琴。至女儿室一坐。写零字。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申初，偕内人率儿女游万生园。归，绕巴德布郎园林游览良久，申正二刻归。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日意格来，一谈。写零字。至智卿室一坐。至玻璃厅与两女儿一坐，写乐章给长女。夜饭后，写零字。至□□□□谈。子正□□睡。

游巴德布郎园林

三十日　寅、卯间雷雨，雨阴竟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甚久。清捡屉中碑帖等物，饭后，围棋一局。演洋琴。清臣来，一谈。至女儿室一坐，为女儿画古泉数式。饭后，围棋一局。复画古泉数式，以纸为稿，画于缎面。演洋琴。夜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七月初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零字。至

智卿室一坐。饭后，智卿、钦轩召幻人来为搬演之术，偕内人率儿女观之，申初乃毕。写零字。幼仙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四件。至玻璃厅久坐，写零字。夜饭后，演洋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召幻人来为搬演术

初二日　晴阴半，下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三本，阅上海、新嘉坡寄来函牍、《申报》。将所阅课卷编定甲乙。饭后，围棋一局，剃头，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夜饭后，复写良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乐章给长女二阕，核阅已缮各函。刘述庭来，久坐。饭后，白德勒来，一谈。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外部，见尚书杜克来，一谈。归，查译署来电一百八十八字。内人率两女儿来，一坐。写零字。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至客厅一坐，听次女鼓琴。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至外部

初四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徘徊良久。写一函致夔九，签丽如、汇丰磅票各五纸寄之。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编电四十八字寄译署。写零字极久。至智卿室一谈。内人率儿女来，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坐。写零字，看小说。夜饭后，写零字。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谕单谕厨役人等，写零字。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

零字。将近旬所写零字编成二帙，楷、行《千字文》各一分也。切纸良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书谱》一幅。至玻璃厅与两女儿一谈。写《书谱》半幅，夜饭后，又写半幅。演洋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傍夕大雨雷。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写《书谱》三幅。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花园游观良久。写《书谱》一幅。演洋琴。篆"雯和"二字于象牙圆板，嘱智卿镂刻，屡缮乃成。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久谈。写《书谱》半幅。至上房久坐。灯后，写《书谱》半幅，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演洋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函二件，核公文一件。栉沐。清臣来，一谈。写《书谱》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写《书谱》四幅。至智卿室一坐。用洋墨写草书《千字文》六幅。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玻璃厅一坐。写《千字文》六幅。夜饭后，观儿女供天孙。写《千字文》二幅，连前共为一通。至女儿室一坐。子正二刻睡。

写千字文

初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动影画幅，写《书谱》四幅。饭后，围棋一局。阅《申报》暨上海寄来函牍。写《书谱》一幅，写真草《百家姓》三幅。饭后，围棋一局。至玻璃厅观览片刻。至智卿室调新制洋瑟之弦。夜饭后，写《百家姓》四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写百家姓

初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写《书谱》五幅。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核函稿四件。

写《百家姓》三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写《百家姓》二幅。以动影画示女儿良久。夜饭后，写《百家姓》三幅，终焉。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写《书谱》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写《书谱》二幅。刘步蟾（号子香）、林履中（号少谷）来谒，久谈。核公文四件。剃头。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偕内人率两女儿至康侯室一谈。写《书谱》一幅。头痛，偃卧片刻。作七律一章。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演洋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刘步蟾来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书谱》三幅，编为一通。摺纸良久。饭后，围棋一局。临欧阳率更《黄叶和尚碑》一通。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演洋瑟。夜饭后，看小说。演洋瑟甚久。写零字。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书谱》一幅。至湘浦室一坐，智卿室一谈。翻阅点石斋所印碑帖。清臣来，久谈。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书谱》四幅，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督仆从开阅邵小村自京寄来箱箧所盛纸张等物。查译署寄来电报码号八十二字。编电寄金和甫将军，八十二字。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零字。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点石斋所印碑帖

十三日　阴晴半，雨数阵。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书谱》一幅。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写《书谱》三幅。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书谱》一幅，写

零字甚久。至女儿室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久坐。写零字。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清捡案头。安洋瑟之弦。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至女儿室一坐。茶食后，督仆从洒扫下层套间。至智卿室一谈。栉沐。写《书谱》半幅。饭后，围棋一局。写《书谱》四幅半。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医士来诊女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写张茂先《励志》诗，夜饭后，写毕。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补写《书谱》二幅，归入前写一通，因银水污损故也。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零字。至智卿室坐甚久。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夜饭后，修整书橱中隔板。查阅译署来电，编电寄译署二百馀字。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十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添编寄总署电十馀字。茶食后，登楼，催湘浦诸人查发码号。与女儿一谈。核阅英署译官所翻公文。调洋墨良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画摺扇格极久。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一谈，观智卿漆书橱隔板。调洋瑟之弦二张。夜饭后，清臣来，立谈片刻。清捡书籍。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核阅英署所翻公文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号写《昭明文选》书底。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饭

后，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外部，见尚书杜格来，一谈。归，写《书谱》一幅，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为女儿安置书案、书架、壁袋等件。阅《申报》、新报暨左子兴函牍，看小说。夜饭后，核霭堂所记本日问答，编电七十三字寄译署。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核与外部谈话记录

十八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智卿来，一谈。写《书谱》二幅。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写《书谱》三幅，写零字。至湘浦室久坐。医士来诊女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在女儿室陪谈良久。加写致邵小村函一幅，写一禀呈九叔父。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散步良久。白德勒来，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未毕。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呈九叔父禀毕。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写《书谱》二幅。至女儿室久坐，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谈甚久。至玻璃厅散步良久，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夜饭后，写摺扇纸面小楷一百七十馀字。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摺扇面篆、草、八分三体，约三百字。以中有脱误，又另写扇面一幅，未毕。饭后，围棋一局。写扇面毕。至智卿室一谈。演洋琴。至智卿室谈数次。饭后，围棋一局。作七律一章，题曰《列仙》。自整屏风。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毕。阅《皇甫

诞碑》、《温彦博碑》。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阴晴半。午后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点石斋照印《灵飞经》，阅《申报》，栉沐。清臣来，一谈。写《书谱》一幅。饭后，围棋一局。写《书谱》二幅。杨商农来，久谈。写摺片大意，嘱湘浦拟稿。康侯来，一谈。写零字。至逸斋室，与商农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逸斋室，与商农谈极久。夜饭后，翻阅类书良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答汤小秋，屡易稿仍未惬意。与商农一谈。至湘浦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在客厅一坐，因长女明日生辰，霭堂之妻来祝之也。写《书谱》四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将《书谱》编钉成册。至逸斋室，与商农谈甚久。至湘浦室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在上房安置小书案。至女儿室，自悬挂镜、烛插、油画等件。丑初睡。

屡易诗稿仍未惬意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整女儿挂镜。至智卿室一谈。清捡銮儿书案屉中零字碎纸。幼仙来，一坐。因女儿生辰，僚从先后来贺，应酬良久。饭后，围棋一局。清捡书桌抽屉四枚。核函稿一件，公文二件。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核摺稿一件，片稿一件。裁摹写油纸八十馀幅。夜饭后，演洋瑟良久。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廿四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习字二纸。饭后，围棋一局。至客

厅久坐，至智卿室一谈。核片稿一件。饭后，围棋一局。编电四十馀字答译署。至商农室坐极久。清捡棋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演洋琴。核公文一件。至上房坐极久。丑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翻阅《东京赋》。作照会稿，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作照会稿毕，交霭堂译之，将以致外部也。写宫扇面，篆书四十馀字。清臣来，久谈。核函稿一件，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一局。写扇面八分、楷、草各一幅。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复一谈。至逸斋室，与商农谈极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作照会稿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画格一纸，未毕。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画格毕，写零字良久。至智卿室一谈，至商农室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写宫扇面，楷书录朱子六先生画像赞。至智卿室久坐。率儿女至玻璃厅久坐。看小说，写零字。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宫扇面，小行书四百馀字。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宫扇面四百馀字。至智卿室一谈。核公文二件。至湘浦室、商农室各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下层厅，观智卿设映画灯镜。夜饭后，写宫扇面一幅，录前后《赤壁赋》。丑初睡。

廿八日 阴晴半，傍夕微洒细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栉沐。清臣来，谈极久。更衣贺康侯生日。饭后，围棋二局。写宫扇面一幅，楷书录六先生画像赞。

核对摺片，核公文二件。酉正，陪康侯、商农、湘浦、霭堂、子振、逸斋、清臣、日意格小宴，席散一谈。观幻人搬运演样之术。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清理屉中铁器。将宫扇面六先生画像赞另写一通，未毕。饭后，围棋二局。写宫扇面毕。至女儿室一坐，为两女儿篆表面图记，未毕。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篆表面毕，钉小册一本。改公文咨呈总理衙门，言香港交犯事，未毕。夜饭后，复改公文，子正毕。丑初睡。

香港交犯

八月初一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纸柜中信封、摺扇等物，腾纸柜以给次女。至上房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课卷六本，编定甲乙。静坐良久。看西洋镜画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正睡。

看西洋镜

初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码号。剃头。清捡屉中佩饰等件。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阅《申报》。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案头。核致译署函稿。演洋琴。清捡衣柜中零物。夜饭后，医士来诊内人，一谈。清捡零物。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阴，未刻雨，酉刻雷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裁纸良久，包裹摺扇。陈敬如来谒，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写一禀呈九叔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阅商农带来各函。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致刘伯固，封缄各函良久。夜饭后，阅王壬秋所撰《湘军志》数篇。丑初

阅湘军志

睡。

初四日　阴晴半，酉刻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屉中影相。阅《湘军志》。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步游市肆，观旧器具店二处。至介生、听帆新寓一观。归，阅《湘军志》。商农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屉中零物。至智卿室一谈。阅《湘军志》。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倦甚，亥正睡。连日作七律一首，本日录出。

初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翻阅类书。作七律一首。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胃中甚不适，小睡，未成寐。翻阅类书。饭后，围棋一局。胃中不适，静坐片刻。至楼下观智卿设映画镜，头晕欲呕，遍身出汗，归书室偃卧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至饭厅一坐而不欲食，运气极久。批记各函牍。运气极久。医士来诊，一谈。子正睡。

初六日　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阅《申报》。编电□□□字，将寄译署。至湘浦室一谈。停电未发。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习字三幅。至智卿室一坐。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逸斋室，与商农久谈。至客厅听次女抚琴。写零字。夜饭后，得译署电报百三十九字，论塔尔巴哈台界事。编电百六十五字，寄金和甫将军。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译署来电论塔尔巴哈台界事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谈甚久，

省斋同坐。习字三幅。写一函致凤夔九。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銮儿书案屉中零纸碎字。核摺稿，未毕。日意格来，一谈。核摺稿毕。饭后，围棋一局。听次女抚琴。至商农室久谈。核改公文一件，编电□□□字寄译署。夜饭后，至逸斋室一谈。将所核摺稿复改数处。鼓洋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清捡镜画。饭后，围棋一局，清捡镜画极久。饭后，围棋一局，清镜画毕。核公文一件，核对复奏摺。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作片稿极久。丑正睡。

初九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五件。剃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写一禀呈六叔母。至玻璃厅，观家乡寄来各物。批李鼎和笔单。饭后，偕内人率长女、两儿至璐佛尔大货局游观极久，亥初归。夜饭后，钉《赏奇轩》四种，良久乃毕。子正二刻睡。

家乡寄来物品

初十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观《赏奇轩棋谱》良久。核译官所译新报。清臣来，久谈。写一函致春卿。饭后，围棋一局。阅商农所刻其尊人寿序、挽联及其家闺秀诗。写一函致七妹，一函致介石弟，一函致刘伯固，封缄各函。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谈极久。至客厅听两女儿奏乐。夜饭后，演洋瑟。至商农室久坐，又同至逸斋室立谈良久。丑初睡。

听两女儿奏乐

十一日 晴阴半，上午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

《赏奇轩》四种。至智卿室一谈。作咨稿复译署，论工部主事余思诒条陈事宜摺，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与康侯演棋谱片刻。查金将军来电□□□字，编电十七字寄译署。作咨稿仍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作咨稿毕。听女儿奏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编电百七十馀字致译署，报各国公议电线之事，未发也。至商农室一谈。子正睡。

各国公议电线事

十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镜画。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作照会稿，将以致外部。饭后，围棋一局。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久谈。至智卿室一谈。习字二纸，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坐甚久。演洋瑟。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半。先妣欧阳侯太夫人讳日，巳初起，素服至影相前行礼。茶食后，静坐片刻，栉沐。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将昨日所作照会稿删改数处。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一谈。至智卿室坐极久。作函稿答吴平斋丈，未毕。饭后，围棋一局。作函稿毕。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作函稿答吴广安。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画格。自缮答吴平斋丈函。饭后，围棋一局。查俄署来电十八字。李柏门之妻来，与女儿谈，陪坐片刻。自缮答吴广盦函。核公文二件。饭后，核节赏单。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久谈，至逸斋室，与商农立谈片刻。与内人一谈。演洋瑟。医士来诊女儿，一谈。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在玻璃厅玩月良久。清捡纸张良久，写小横幅，录近作七律四

俄署来电

首寄广盦。丑初睡。

十五日　阴晴半，夜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僚友、傔从来贺节，女婿李幼仙坐谈稍久。核公文二件。偕僚友至门前坪中影相，□□人共为一幅。饭后，围棋一局，清捡纸张甚久。日意格来，一谈。酉初，与僚友同饭。席散，与清臣立谈片刻。将昨日所写横幅另写一过。演洋瑟。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玻璃厅，偕妻儿赏月。演洋瑟。丑初睡。

中秋节与僚友合影

十六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剃头。封缄寄吴广盦函及影相、横幅等件。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案头，清捡柜中书籍。阅《申报》。至商农、湘浦室各一谈。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客厅一坐，听两女儿奏乐。编电□□□字致金和甫。演洋瑟。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玻璃厅，与两女儿玩月，演洋瑟。子正睡。

与两女玩月演洋瑟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观其刷洗《南徼蕃服舆图》，郑玉轩寄来示余，余嘱智卿印存之也。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答李眉生。清臣复来，一谈。至智卿室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封缄寄眉生函。夜饭后，静坐思睡，至女儿室一坐。子初睡。

十八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画小书架之式，又剪纸为之以示木匠。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致夔九。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久谈。习字二纸。胃中不适，小睡甚久，未成寐。复与内人久谈。至智卿室一坐。饭

后，围棋一局。清捡地图良久。写零字。至商农室一谈。夜饭后，清捡已书之楹联、屏幅。至智卿室谈极久。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地图，修整研硃砚甚久。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号写《英国大字典》边档。静坐良久。至女儿室一坐。至康侯室观演棋谱。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零字，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号英国大字典边档

二十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翻阅类书，看《湘军志》。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静坐良久。至智卿室观钉书阁。至女儿室一坐，听次女弹琴。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坐。核函稿一件，公文一件。演洋琴。夜饭后，演洋琴良久。内人来，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雨，午后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细阅算尺、规笔等物。至女儿室一坐。阅上海、新嘉坡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封缄寄郑玉轩一函。静坐甚久。至智卿室一坐。演洋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为筹猎之戏。为女儿写乐章。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久谈。夜饭后，批记鄺高飞笔单。演洋琴。子正睡。

廿二日 雨，阴。巳初起，茶食后，整八音琴良久。写一函致左子兴，未毕。霭堂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致子兴函毕，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女儿室一坐。演洋琴。夜饭后，观

整八音琴

《赏奇轩》四种。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廿三日　阴晴半，酉刻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画格，核公文一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外部，候半时许，晤尚书杜格来，一谈。归，与内人、女儿一谈。日意格来，谈甚久。至智卿室立谈片刻。湘浦来，久谈。饭后，演洋瑟。至女儿室一坐。围棋一局。演洋瑟。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清臣来，谈甚久。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运气良久，观棋势。至智卿室久谈。观棋势。协驾"定远"铁鉴〔舰〕五品军功邱宝仁来谒，久坐。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日意格来，一谈。核函稿一件。为长女钉洋纸簿一册。夜饭后，演洋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定远"舰协驾

廿五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偕霭堂步游市肆。归，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温诗良久。至智卿室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翻阅类书。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翻阅类书。至商农室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对联十二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写屏二副，共八幅，横披一幅。核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一局。摺屏幅格良久，写四体屏各一幅。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试钢弦阮咸、琵琶极久。丑初睡。

试乐器

廿七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写摺扇四柄。饭后，围棋一局。写家训数行诫女儿。将昨日所写楹联、屏幅、横披均盖图章，良久乃毕。内人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静坐良久。至商农室谈极久。写横披一幅，夜饭后，写毕。弹铜琶。子正睡。

写家训诫女儿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久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摺楹联格甚久。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写楹联六副。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弹琶，摘阮。核函稿二件，公文二件。至智卿室谈颇久。夜饭后，清捡屉中零物。写摺扇一柄，甚工密。至客厅鼓洋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批法人所刻东体字式一册。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封缄东体字式寄吴平斋。写楹联一副，条屏四幅，匾额二幅。至女儿室，与幼仙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加写片函寄舒春舫。与女儿在客厅演乐，夜饭后，复演极久。核公文一件。丑初睡。

三十日　阴晴半，傍夕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以所购织花绫锦可为册叶面者寄李眉生，自写封签。批湘浦乞假禀，甚长。饭后，与内人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阅课卷三本，编定甲乙。日意格来，一谈。至智卿室久坐。阅棋谱。头痛，偃卧。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玻璃厅坐极久，内人率儿女咸在焉。至智卿室，与省斋一谈。编电□□□字寄译署。至商农室一谈。运气良久。夜

湘浦乞假

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演洋瑟。子正睡。

九月初一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将所写对联、屏幅、匾额盖用图章。清臣来，久谈。清捡所写对联。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字寄译署。内人来，一谈。看小说良久。至玻璃厅，观两女儿影相。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湘浦室、商农室各久谈。看小说。夜饭后，至玻璃厅演乐良久。至智卿室，观上洋瑟弦。至女儿室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介石弟。至智卿室久坐。内人患眩晕呕吐之疾，延医诊视，久候未至，请其徒来诊，饭后至，陪谈良久。围棋一局。医士多□□自来，陪至上房诊视，久谈。静坐极久。屡至智卿室坐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坐。作七律一章，写横披一幅。夜饭后，看小说，静坐良久。子正睡。

内人患疾

初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陪医士诊视内人、女儿。核函牍二件。至智卿室久坐。饭后，至上房久坐，至逸斋、商农室各一谈。夜饭后，演洋瑟甚久。至次女室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微雨，夜雨稍大。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写乐章四篇给女儿。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医士来诊内人，陪谈良久。清捡屉中各钞件。饭后，围棋一局，演洋瑟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核公文二件。至

写乐章四篇给女儿

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寄译署总办，以滇、粤、越南图拓本寄之。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内人、女儿来余室一谈，康侯同坐。清臣、霭堂自外部电气会归，来谒，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钉书一册。至智卿室一坐。运气极久。夜饭后，至客厅演乐。运气以治胃。子正睡。

滇粤越南地图拓本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温英文。至智卿室一谈。整理箫、笛等件。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诵英文。清臣、霭堂来，一谈。日意格来，一谈。幼仙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为人写名片戳。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次女室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潘景周来，一坐。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静坐甚久。清捡柜中书籍，写零字。核阅驻俄使署报销册。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久谈。写零字。夜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截纸良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核驻俄使署报销册

初八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自钞电报稿数段。至智卿室坐极久。为人写名片戳。饭后，围棋一局。复写名片戳甚久，写横披二幅。静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听两女儿演乐。补核介生所缮摺片各稿，判日书奏。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复往谈甚久。温英文，写

零字。子正睡。

初九日 阴，微雨，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极久。省斋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闽秀雷穆安来谒内人，一谈。写零字，写册叶一幅。饭后，围棋一局，温英文，鼓琴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鼓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省斋乞假

初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极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自批省斋乞假禀。写零字，鼓琴。卡司特力诺夫妇来谒，坐谈甚久。医士来诊内人，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用映画镜展放匾字三枚，调琴弦，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核公文一件，鼓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写匾字六枚。清臣、霭堂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匾字五枚，钩匾字六枚。医士来诊钖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匾款二幅。至智卿室谈极久。至玻璃厅，与两女儿玩月甚久。夜饭后，鼓琴。至□□□一坐。子正睡。

游圆画亭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坐极久。钩匾字三枚。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圆画亭、蜡人馆先后游观，申正归。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册叶一幅，至商农室坐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核阅俄馆报销册。鼓琴。子正睡。

十三日 阴，风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坐极久。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徘徊良久。写一函寄介

石弟，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杨妈。写楹联七副。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内人、女儿来，久坐。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鼓瑟。将本日所写对联盖用图章。子正睡。

十四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对联五副。智卿为余影相四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写零字。听两女儿奏乐极久。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公文封面良久，嘱智卿以石墨印之也。是日为銮儿十岁生日，署中僚从、傔仆先后来贺，酬应良久。午正，陪僚友同饭。饭后，围棋一局。胃中不适，运气良久。写对联五副。为筹猎之戏。饭后，围棋一局。胃痛，运气。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胃病增甚，偃卧，未成寐，子正睡。

銮儿十岁

十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胃中不适，屡卧屡起，呕吐数次，胀痛稍轻。未初，医士来诊，服药后偃卧，成寐。申、酉之间，略进饮食，屡次卧，不成寐。子正解衣睡。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胃中仍不适，静坐竟日，饮食数次皆极少。未正，清臣来，久谈。申刻，医士来诊，一谈。夜，填词四阕。子正睡。

十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栉沐。填词三阕，与昨夜所填共录一纸。贺子博自中国来，坐谈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围棋一局，阅函牍毕。填词未就。静坐良久。医士来诊，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日

贺子博自中国来

意格来，久谈。写零字，翻阅类书。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鼓瑟。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至商农室一谈。清臣来，久谈。复至商农室，与康侯、子博同谈良久。填词未成，思作函答陈俊臣，亦未落笔，徘徊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写对联四副，屏四幅。填词未成。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运气。戌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至萨德勒观剧，演法、奥之战，谢智卿、王钦轩为主人也。

观剧，演法奥之战

二十日 晴阴半。丑初归，饭后，小坐乃睡，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加致陈俊臣，甚长。饭后，围棋一局。因所写致俊臣函为糨胶所污，复缮一过。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内人来，久坐，女儿后至，同谈。子正睡。

廿一日，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将所填长词一阕缮一清稿。核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将所写对联盖用印章，甚久乃毕。写零字甚久。清臣、霭堂来，一谈。陪医士诊视女儿。饭后，围棋一局。戌初一刻，偕内人率儿女至桑马丹园观剧，演俄与蒙古互遣侦探之剧，康侯为主人也。

观剧，演俄与蒙古互遣侦探

廿二日 晴。丑初归，饭后，运气以舒胃，丑正睡。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至智卿室坐极久。洗案头所用诸笔，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写对联二副，屏四幅。核致译署函稿，未毕。智卿为余影相四幅。清臣、霭堂来，

一谈。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核函稿毕，运气良久，看小说。夜饭后，填词一阕。至智卿室一谈，至商农室久谈。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写谕单训饬湘浦，核公文一件。清臣、霭堂来，一谈。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坐甚久，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内人、女儿来，一坐。运气。看小说甚久。至智卿室一坐，省斋同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久谈。写零字甚久。听女儿弹琴，写零字。夜饭后，翻阅《中庸注疏》，作七律一章。至女儿室一坐。丑初睡。

廿四日 雨，申刻晴。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散步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观内人与康侯围棋一局。子博来谢委，一谈。徘徊良久。写一函加致周荇农丈，附录和诗二章。至智卿室一谈。清臣、霭堂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观内人与康侯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谈良久。写摺扇二柄。夜饭后，至智卿室观刻牙章一方，四字，持归余室，润色良久。丑初睡。

廿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写一函致夔九。将昨夜牙章修改良久，为人写名片戳。至智卿室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观内人与康侯围棋一局。核公文一件。查李相复电码号二十字。核公文二件。鼓瑟。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看类书。将所作和周荇农丈诗更改数处。戌初二刻，率两女儿往小倭匹拉剧场听歌，省斋为主人也。 剧场听歌

廿六日 阴晴半。子正一刻归，饭后，翻阅类书。丑

初一刻睡。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与省斋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围棋一局。将所写加致周荇农丈函改缮一过。徘徊良久。观《赏奇轩棋谱》。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与省斋谈极久。至商农室一谈。写零字。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鼓瑟良久。开写寄皖礼物清单，写零字。印牙章一合，十八方，以定收纳之法。子正睡。

开写寄皖礼物清单

廿七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翻阅类书，作七律一章。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三件，至上房一谈。清臣、日意格先后来，一谈。澡身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子博同谈。核公文二件，良久。料理寄皖之物。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将昨夜所印牙章再印二过。子正睡。

廿八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翻阅搢绅。至智卿室一谈，省斋同坐。剃头。看小说良久。将牙章再印三过，又另印一合八方。饭后，围棋一局，观内人、康侯一局。查译署来电码号，凡八十字。日意格偕其友下议院绅勒博狄来，一谈。编电十字致金将军。核公文五件。至女儿室一坐。酉初，陪子博、省斋、幼仙、钦轩、景周便饭，席散，在下客厅立谈片刻。至智卿室、商农室各久谈。观内人督仆婢封缄寄皖诸物。翻阅类书。夜饭后，作七律二章，未就。子正睡。

下议院绅勒博狄来

廿九日　雨，阴，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将昨夜所作七律二章足成，缮清二通。

核霭堂所译电线会议节略。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听次女鼓琴。至商农室一谈。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阅课卷二本。子正睡。

电线会议节略

三十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陪医士诊视女儿。阅课卷五本。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潘承烈、曾省斋、王钦轩先后来辞行，各一谈。幼仙来谈。看小说。饭后，幼仙回华，至楼下送之。至女儿室一坐，奏琵琶以遣闷。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谈甚久，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奏琵琶

十月初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摺所临《书谱》全册。至智卿室久谈。作七律一章，阅剑南诗。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二件，核阅从官所缮寄京各函。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至商农室久坐。夜饭后，写一函加致邵小村，一函加致钱子密，封缄各函。子正睡。

初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栉沐。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写片函致郑玉轩。包裹舆图良久。内人来，一谈。清臣来，谈极久。日意格来，一谈。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与内人一局。至智卿室一谈。阅剑南诗，夜饭后，复阅良久。子正睡。

初三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霭堂来，一谈。翻阅《汉书·石奋传》。至智卿室一谈。作七律一章，良久乃脱稿。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核函稿三件，极久。翻

阅类书。饭后，围棋二局。写銮儿塾课单。至介生室、子博室各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知余佐卿于八月朔日死矣，悼惜之至。夜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阅《申报》。至商农室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作七律一章。至内人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清臣来，一谈。内人来，围棋一局。至女儿室鼓瑟。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听次女鼓琴。阅李义山诗。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雨，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写一禀呈九叔父。查阅译署来电，百七十二字。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外部，候两点钟，未见尚书，与其参赞坐谈片刻。归，写一函寄吴蕙吟，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谈极久。编电九十八字答译署。鼓瑟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子正睡。

未见尚书与参赞谈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看《圣武记》。清捡儿辈读本书籍。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在室散步良久。督仆从搬移书案。调瑟弦，鼓瑟。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鼓瑟。至智卿室坐良久。夜饭后，阅剑南诗。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书籍，阅剑南诗。作七律二章吊余佐卿，未甚惬意。饭后，围棋二局，将所作七律修改良久，阅剑南诗。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剑南诗。至商农室一谈。与内人围

棋一局。戌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至□□□观剧，清臣、湘浦为主人也。子正归。

初八日　子正二刻到家，饭后，小坐，丑初睡。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文具。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清捡文具及应携赴英之物，开写汇丰银行存数单，批电报暗号簿。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一谈。清臣来，一谈。至介生室、智卿室各一谈。夜饭后，清捡行李。子正睡。

初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清捡行囊。饭后，与康侯一谈。巳正一刻，自使署启程。午初一刻，自北车栈登火轮车展轮。体中不适，屡睡屡起。申正二刻，至博郎登舟。酉正二刻，渡海毕，登火车。戌正三刻，入伦敦使署。体中不适，围炉久坐。亥正，夔九请便饭，席散后小坐。子正睡。　自法至英

初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小坐，栉沐。午初，率僚属望阙行礼，叩祝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更衣后，夔九来，一谈。至夔九室、商农室、清臣室各一谈。饭后，作七律二章，未定稿。未正，偕清臣拜威妥玛、亨乃西，均不晤。至外部晤庞侍郎，一谈。复至亨、威二家，仍不晤。归，录诗稿。饭后，徘徊良久。写一函寄内人。与李登甫围棋二局。刘述庭来，谈极久。

十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先文正公生辰，未设祭。茶食后，清臣来，久谈。作七律一章，未定稿。饭后，围棋，未终局。前香港总督亨乃西来，谈极久。静坐片刻，未正　前港督来

拜外部尚书于私宅

二刻，偕清臣出门，拜威妥玛、格拉兹登，均不晤。拜外部尚书格兰福于其私宅，久谈。归，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夔九、商农室各一谈。夜饭后，查译署来电九十七字，编电七十九字致金将军。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书籍，剃头，写一函寄长女。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围棋一局。未正，偕清臣至梅布尔店购小书柜。至肇兴公司，与刘述庭谈极久，酉初归。饭后，清捡壁袋中函件及书案屉中纸张等件。夜饭后，小坐。亥正二刻，偕清臣、夔九至外部，赴印度部尚书哈定敦侯之茶会。子正归，即睡。

十三日　阴雨。巳初起，静坐良久。茶食后，看小说，督仆役搬移书案。核公文一件，未毕。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毕，清捡屉中纸张，看小说极久。饭后，刘述庭来，谈极久。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甚久。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看小说，清捡屉中零件、杂稿。清臣来，久谈。威妥玛来拜，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坐。看小说，清捡杂稿。饭后，围棋二局，写摺扇一柄，看小说。夜饭后，作一联挽余佐卿。至商农室谈极久。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作七律一章，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作七律一章，看小说。麦西哥领事沙福利来，一谈。饭后，围

棋二局。小睡成寐。改所作七律良久。夜饭后，复改良久。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翻阅类书。饭后，围棋二局。阅《史记》孟尝君、平原君、虞卿列传，看类书。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阅李义山诗。至湘浦室谈极久。作七律一章，夜饭后，脱稿。看小说。子正睡。

十七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答李丹崖，片函致康侯。清臣来，久谈。看小说。驻英日本公使森有礼，陪侍其国之炽仁亲王父子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对联纸。未正，偕清臣拜亨乃西，谈一时许。拜威妥玛，不晤。至外部坐候良久，晤尚书格兰福，一谈。归，阅义山诗。饭后，写楹联一副，赠日本炽仁亲王，句云："庆积仙源，玉山珠水论名贵；谊联友国，华月琼雲矚太和。"戌初，拜刘述庭，不晤；晤梁愠吾，谈极久。归，切楹联边幅。夜饭后，清捡案头。子正睡。

赠日本炽仁亲王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文牍。写一函致森有礼，作七律一章。清臣来，久谈。阅义山七律。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清臣至日本公使署，晤其参赞一谈。至大客店送日本炽仁亲王之行，不晤。至英国皇次子爱敦伯拉公府投刺问疾。至罗司千里镜店，阅货良久，至纸店一观。复至日本公使署投刺，送炽仁亲王之行。归，看小说，阅义山诗。饭后，围棋二局。为亨乃西翻译明代钞票为英文，自缮中、西字各为一幅。阅义山诗。夜

译明代钞票为英文

饭后，阅杜工部诗。子正睡。

十九日　雨，阴。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剃头，看小说良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编电百三十四字寄金和甫将军，又改首尾寄译署。至湘浦室、商农室各一谈。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阅杜诗。夜饭后，改近日所作诗。至清臣室谈极久。子正睡。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作七律一章，核阅霭堂所写电会议约节略。饭后，围棋二局。写一禀呈九叔父。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写电报密号一纸寄九叔父。写一函致刘伯固，又钞挽余佐卿之联与诗示之。写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内人，均不甚长，印稿封缄，良久乃毕。清捡案头。夜饭后，核公文二件，诵义山诗。子正睡。

黄雾　廿一日　黄雾。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编电百八十六字寄译署。清臣来，谈极久。清捡近作诸诗，缮一清稿。饭后，围棋二局。静坐良久。翻阅类书，诵义山诗，阅《杜樊川诗集》。饭后，围棋一局。阅《泉布印存》。拟改所作诗数句，构思甚久，夜饭后，复思之，仍不惬意。子正睡。

廿二日　雾，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将所作诗改定。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清臣至格洛甫纳画院观画。至亨乃西处，谈极久。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戌初二刻，至客厅接客，金登幹、史本思、亨

宴客　乃西、散德生、庞斯福德、威妥玛、李司德先后到厅，偕至饭厅饮宴。席散后，至晨坐厅谈极久。子初二刻，客去。

清臣来，谈极久。子正三刻睡。

廿三日　雨，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阅温飞卿诗极久。清臣来，久谈。饭后，梁惺吾来，谈极久。围棋二局。阅飞卿诗，看小说。写一函致康侯。饭后，围棋二局，翻阅类书，静坐良久。夜饭后，翻阅类书。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巳正二刻，更公服偕清臣赴英国新造之廷讯公署，观英君亲临落成之礼。观礼者午初入座，大律例官与各部尚书，午初二刻齐集。英君主、太子暨四、五两公主午正升殿。工部尚书以公署管钥跪呈君主，君主受而以予大律例官；大律例官跪而受之，诵词甚长。君主谕云："此署可以开用。"官乐吹觱栗以宣告庶民。午正二刻，礼毕。君主、太子、公主、各尚书皆自左门退散，观者出前门，则拥挤不复能行，余在街头候车六刻许乃得归。饭后，马克蕾来，一谈。申初，偕清臣至外部，坐候半时许乃见尚书格兰斐，谈良久，酉初归。饭后，看小说。围棋二局。写零字甚久。至湘浦室一坐，肇兴公司之友祝撷珊在焉。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廷讯公署落成典礼

廿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文具良久。饭后，刘述庭来，久谈。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谈。戈登来，一谈。驻英之葡桃牙公使来，谈甚久。饭后，编电□□□字寄译署。围棋二局。清捡行李。夜饭后，小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微雨。卯正起，饭后，清捡行李，静坐

良久。辰初一刻启程，至轮车坐候刻许。展轮后，偃卧。巳正，至多福尔登舟，午正，渡海毕。未初二刻，乃展轮。酉正，至巴黎车栈，戌初入使署。饭后，至女儿室久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捡行囊。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至智卿室试大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是日舟中作七律一章。

自英至法

廿七日　雪，卯刻止，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申报》。至康侯室、介生室各一谈。至逸斋室、子博室，不晤。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谈。清捡案头。饭后，核致吴蕙吟函稿，写一函寄夔九。清臣来，一谈。编电□□□字寄译署。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试大瑟，至女儿室坐甚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调瑟弦甚久。子正睡。

廿八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接上海电，知松生将于十一月初四日自沪启程，知其病利已愈，为之大慰。至康侯、商农室告之，至子振室立谈片刻，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试树胶水管良久。巴西驻华公使喀拉多来，谈甚久。核公文二件。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听女儿鼓琴。霭堂来，一谈。复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至商农室一坐，至上房坐极久。丑初睡。

试树胶水管

廿九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谈甚久。申初，偕霭堂拜巴西驻京公使喀拉多，久谈。归，在女儿室

一坐。饭后，围棋一局，鼓瑟。内人、女儿来，久谈。至上房与内人谈甚久。夜饭后，偕霭堂赴外部茶会，子初归。鼓瑟。子正睡。

十一月初一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上房一坐。日意格之弟来，一谈。核公文二件，饭后，内人率儿女为余祝寿，僚友均来贺，酬应良久。听女儿鼓琴。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阅《申报》及广东、新嘉坡函件。内人、长女来，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片刻。内人率儿女祝余四十四岁生日，僚友、傔从以次来祝，酬应良久。午正，陪僚友小宴。内人来，谈极久。傍夕，小睡。酉初，僚友请余宴饮。戌初席散，更衣至各处谢寿。听女儿鼓琴。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四十四岁生日

初三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调瑟弦。清臣来，久谈。更衣至厅行礼，敬志祖妣江太夫人冥诞。饭后，围棋一局。将所作七律四章录稿付缮，核公文二件。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编电□□□字寄译署。调大瑟弦，与内人、两女儿为牙牌之戏。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霭堂来，一谈。阅课卷二本。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霭堂至外部，坐候片刻，因有头等公使压班，出拜暹罗公使，不晤。复至外部，候良久，晤尚书杜格来，久谈。归，编电□□□

外部坐候

字寄译署。饭后，围棋一局。戌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至萨马丹园观剧，李芳圃为主人也。

初五日 阴雨，雾。子正二刻归，饭后，至书室一坐，丑正睡。巳正起，清捡炉台上书籍。饭后，围棋二局，清捡书籍、什物，核阅外部问答节略。阅课卷四本，编定甲乙。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鼓琴，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鼓瑟。夜饭后，至客厅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至逸斋室一谈，至湘浦室坐极久，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与霭堂商议请客诸务。德微理亚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观饭厅陈设，鼓瑟。至商农室一谈，至上房坐极久。查译署来电码号。鼓瑟。夜饭后，至智卿室，与润轩立谈片刻。鼓瑟。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布置请客诸事。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布置请客诸事。至上房坐甚久。饭后，听女儿鼓琴。戌初二刻，所请巴西驻京公使喀拉多夫妇、外部侍郎杜巴夫妇、外部侍郎格拉微里暨古力野先后来，馀客则雷穆安、医士多蕾、日意格、司恭萨克夫妇、德微理亚到齐，戌正入席，亥正散。子初客去，子正睡。

使署请客

初八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栉沐。至康侯室久谈。清捡零纸、杂件，静坐极久。饭后，围棋二局。静坐极久，阅离学裘《见闻续笔》。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静坐极久，偃卧，未成寐。内人来，一谈。夜饭后，写

一函致联春卿。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一件，核公文一件，甚长。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至康侯室一谈。静坐极久，写零字。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康侯室一谈。静坐甚久，徘徊甚久。饭后，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核公文三件。费嘎洛新报馆秉笔人来谒，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康侯室立谈片刻，至商农室谈极久。看《见闻续笔》，夜饭后，复看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费加罗报记者来访

十一日　阴。辰初起，徘徊极久。铨儿自塾归，携之入上房，与内人久谈。茶食后，剃头，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一件，公文二件，改英字函稿一件。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徘徊甚久。与内人一谈，与长女一谈。夜饭后，静坐片刻。子初睡。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加写一函致李相。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税务司吴秉文(Huben)来，一谈。核阅译官所译新报，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鼓瑟，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甚久。子正睡。

吴秉文来

十三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率僚属向阙行礼，庆贺长至令节。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雷穆安之妻、李柏门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与内

人围棋一局，看小说，鼓瑟。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鼓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围棋二局。房东来，久谈。吴秉文夫妇来，久谈。华必洛夫妇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至智卿室谈极久，鼓瑟。夜饭后，至智卿室谈片刻，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写一函致夔九。鼓瑟。饭后，与内人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核公文一件，函稿三件。夜饭后，鼓瑟良久。康侯来，一谈。试石灰绿水洗铅粉之法。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被斥王某私返巴黎絷而囚之

十六日　雨。巳初起，与康侯一谈。供事王远耀因事斥遣回华，已至马赛而私返巴黎，面讯良久，絷而囚之。栉沐。饭后，与康侯、霭堂各一谈。静坐良久，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一局。布置宴客诸事。戌初二刻，李梅夫妇、卡司德力诺夫妇、华必洛夫妇、师普纳夫妇、必蕾夫人、勺米姑娘、牙医伊凡师先后来，戌正，入席饮宴，席散后，谈极久。子初客去，清捡案头。丑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子振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房主人来，谈甚久。至上房一坐，看小说极久。夜饭后，复看极久。子正睡。

十八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编电□□□字

寄译署。看《国朝先正事略》，看先太傅文集。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拜意大利驻法公使，立谈片刻。至外部，拜外部参赞□□□，不晤。归，看先太傅文集，核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鼓瑟，看小说。夜饭后，至商农室久谈，鼓瑟。内人、康侯来，谈极久。子正睡。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在下层厅中翻阅书籍。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先正事略》，看小说甚久。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鼓瑟，看小说。夜饭后，复看极久。子正睡。

二十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先正事略》，校视千里镜。饭后，围棋一局，看《先正事略》，鼓瑟。与内人在客厅谈极久。夜饭后，开单托子振购物都中。至逸斋室立谈片刻，至智卿室谈极久，鼓瑟。子正睡。

廿一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调瑟弦。至女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勺米姑娘随其母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师威尼太太、斐尔蛮太太、必类太太先后来，陪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鼓瑟。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康侯来，一谈。内人来书室久坐。观棋一局，围棋二局。丑初睡。

太太小姐来谒内人

廿二日　雨，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霭堂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写一函致燮九，一函致清臣。至女儿室一坐。饭后，杜巴夫妇来，一谈。日意格来，久谈。鼓

瑟。与女儿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鼓瑟。内人来，一谈。核函稿一件。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偕康侯、霭堂至伯理玺天德宫殿庆贺西历元旦，申初归。至女儿室一坐，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核公文二件，极久。至智卿室久谈，鼓瑟。夜饭后，鼓瑟，清捡银牌等件。内人率儿女来，谈极久。子正睡。

元旦

廿四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石平甫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字寄译署。喀拉多夫妇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抚抱锡儿。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鼓瑟。医士多雷来诊锡儿，陪谈良久，女儿亦请诊脉。观棋一局。子正睡。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观《适情雅趣》数局。饭后，围棋二局。偕霭堂至外部，坐候极久，晤尚书杜格来于卧榻之前，渠久病未愈也，谈片刻辞出。拜喀拉多，不晤。拜日本驻法公使伊达，不晤。归，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核公文二件，阅《适情雅趣》数局。夜饭后，复演二局，围棋一局。医士来诊锡儿，一谈。观棋二局。子正睡。

晤尚书于卧榻之前

廿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适情雅趣》。至智卿室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湘浦室谈极久，至商农室一谈。鼓瑟。陪子振、平甫、康侯、介生便饭。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围棋二局，查译署

电码良久。王远耀来禀辞，训饬良久。编电百五十字致金和甫将军，未发。编电廿六字寄总署。子正睡。

廿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女儿室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阅《适情雅趣》。饭后，围棋二局。子振、平甫来禀辞，一谈。师普纳来，谈甚久。康侯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湘浦室一谈，鼓瑟。写册叶二幅，写零字。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写册叶一幅。康侯来，谈极久；内人同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一刻起，巳初，偕霭堂至议政院，吊刚必达之丧。

吊刚必达之丧

同治九年，德兵袭破法都，刚必达乘轻气球冲出重围，纠合民兵六十万，以商犀统之，与德兵屡战；虽不能胜，然法之有以自立，实赖二人之力。是以百姓归心，举为下议院总统，而其权力隐然为法之帝王。本日丧仪之盛，亦巴黎之所罕觏也。刚必达前为外部尚书，月馀而罢。商犀前为驻俄公使，与余相识，过往甚密，亦于昨日无疾而终，后刚相两日耳。午初二刻归。

商犀亦于昨日逝世

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李梅夫妇、吴秉文夫妇、喀斯特力诸夫人先后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运气良久。子正睡。

廿九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清捡书柜中零物良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日意格来，一谈。伊尔瓦尔母女来，一谈。饭后，塔

穆安自华来，谈极久。围棋二局。清捡暖帽、凉帽，分别弃留。邵小村寄来书籍、药物，拆视良久。夜饭后，至女儿室久坐。子正睡。

三十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偕霭堂至梅纳舍杂货局观览良久，至经利号粤商店一观。归，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三件。喀拉多来辞行，一谈。请臣来，久谈。

日本驻法公使来谈

日本驻法公使伊达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查译署来电码号，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听女儿鼓琴，观棋一局。子正睡。

十二月初一日 雪雨互见。巳正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清捡柜中玻璃瓶等物。核公文，未毕。饭后，围棋二局。内人来，谈极久。核公文毕。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至霭堂室立谈片刻。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二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围棋三局。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刘伯固。饭后，围棋二局。观上海寄来箱箧各物。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看《诗画舫》，看小说。自钉小说书十数册，并薄为厚。子正睡。

自钉小说书十数册

初三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加写一函寄邵小村，号写书底。饭后，围棋一局。医士多蕾来诊女儿，一谈。偕霭堂拜日本驻法使井田让（即伊达），谈极久。拜师普纳，久谈。归，饭后，围棋一局，查译署来电四十字，阅课卷二本。至智卿室，与穆庵谈甚久。看小说。

夜饭后，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良久。子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徘徊良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日意格来，一谈。看小说。至智卿室鼓瑟。夜饭后，内人来，久谈。翻阅英、法国字典。子正睡。

翻阅英法字典

初五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核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师威尼太太、斐尔蛮太太来谒内人，久谈。华必洛夫妇来，久谈。医士多蕾来诊女儿，一谈。师普纳夫妇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阅课卷二本，连前卷编定甲乙。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夜饭后，听女儿奏乐，与内人一谈，围棋一局。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听女儿奏乐。饭后，围棋四局。爱尔瓦尔来，一谈。核公文一件，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鼓瑟。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医士来诊女儿，一谈。核公文一件，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切书良久，寻译署交穆安之咨文极久，核公文二件。夜饭后，偕霭堂、听帆赴必类太太茶会，亥正二刻归。阅《申报》。与内人一谈。子正睡。

初八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壁袋中函简

药方各件，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听女儿奏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清臣来，久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致夔九。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申初，偕内人率两女、钖儿拜师威尼太太，谈极久。拜勺米太太，一谈。归，饭后围棋二局。酉正二刻，偕霭堂至大客店赴宴，主人为巴黎学问公会总统罗师尼也，亥正归。清捡英、法文名片，核公文二件。与内人一谈。丑初睡。

学问公会总统请客

初十日 晴，夜雨。巳正起，茶食后，整都承盘良久。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寄季妹，看小说，写乐章给女儿。饭后，围棋三局，鼓瑟，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内人来，一谈。子正睡。

十一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写片函答夔九。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申初，偕清臣拜英国驻法公使来恩师，一谈。拜美国驻法公使，不晤。归，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鼓瑟。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子正睡。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松生自华来，谈甚久。阅《申报》。饭后，阅松生带来湘、沪各函。日本□部尚书□□□□来西洋游历，前在井田子载处相遇一谈；本日来拜，陪谈极久。松生来，一谈。海部尚书夫人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写一

日本尚书游历西洋

单示商农，请作《论语经纶》序，并查校钱文数种。《论语经纶》者，日本驻法公使井田让（母子载）之父□□所著，引《易》语以解《论语》者也。至松生室谈极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阅松生所作诗，阅法、越甲戌约稿。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井田让之父著《论语经纶》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松生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内人、女儿来，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至女儿室清书良久。女儿来余室鼓瑟。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谈极久。饭后，清臣来，久谈。至康侯室一坐，至女儿室坐极久。夜饭后，内人来，谈极久。核摺稿一件，公文五件。子正三刻睡。

十五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阅松生所作诗。松生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至松生室久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为松生篆玉章。至松生室久谈，至子博室、介生室各一谈。夜饭后，观儿辈学象戏。内人来，久谈。调墨良久，子正睡。

观儿辈学象棋

十六日 晴，夜雪。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清笔良久，核致译署函稿。夜饭后，调瑟弦，鼓瑟甚久。至商农室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雪，辰刻霁。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久

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收各种笔数包。至智卿室一坐。申初，偕内人率两女、铦儿至海部尚书夫人〔处〕坐甚久。拜吴秉文之妻，不晤，归。饭后，围棋二局，夹书良久。戌初一刻，偕霭堂至勒立色宫赴伯理玺天德之宴，亥正二刻归。听两女弹琴、鼓瑟。子正睡。

爱丽舍宫赴总统宴

十八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核《电信新法》，清捡屉中零物，抚抱铋儿。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为内人加写一函寄黄子寿之母，影相数幅。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致夔九。松生来，谈极久。夜饭后，内人来，久谈。围棋二局，鼓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夜雨霰。巳正起，茶食后，核函稿三件，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散步良久，看小说。师威尼太太、斐尔蛮太太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调琵琶弦，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象戏二局。清臣复来，一谈。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松生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奏乐。夜饭后，写零字，至女儿室一谈，围棋一局。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松生室谈甚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爱当费囊司戏园，观舞马及跳舞之戏。子正归，食

粥碗许。丑初睡。

廿二日 晴阴半，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谈。松生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写一函致郭筠仙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核函稿一件。亥初，偕霭堂赴巡捕府尹茶会。子初归，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答王逸楠，一函寄广钧侄，均甚长。饭后，围棋一局。偕霭堂步至清臣寓，一谈。归，至智卿室一谈，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封缄寄湘各书。亥初二刻，偕霭堂赴农部尚书茶会。子初归，子正睡。

农部尚书请茶

廿四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甚久。至智卿室一谈，松生同坐。饭后，围棋一局。桂冬青自俄都来，一谈。至逸斋室一谈。内人来，久坐。开写寄季妹货物单，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久谈，阅前日所接《申报》，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率女儿入勒立色宫见伯理玺天德夫人。子初二刻归，子正睡。

率女儿见总统夫人

廿五日 晴，大风。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锡儿，至女儿室一坐，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午正，陪松生、冬青、康侯、听帆便饭。饭后，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久谈，清臣同坐。核函稿一件，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冬青来辞行，一谈。至智卿室一坐。体中不适，小睡成寐。夜饭后，静坐良久，鼓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至

女儿室一坐。看小说，校《电信新法》。饭后，围棋一局，清捡零件。松生来，一谈。饭后，必类太太母女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围棋一局，校《电信新法》。至智卿室观电灯，夜饭后，复观良久。用电匣治齿痛。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观电灯

廿七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久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看小说，写零字。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谈极久。夜饭后，摺纸良久，摹《道因碑》一幅。内人来，一谈。医士多蕾来诊余齿痛，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习字。饭后，围棋二局，习字，至智卿室一坐。内人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习字，看小说，鼓瑟。夜饭后，习字。是日习字共临《道因碑》五幅。至客厅久坐。内人来，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习字一幅，核节赏单。师恭萨克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医士来，一谈。围棋二局，习字一幅，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核函稿二件，自缮加致郑玉轩函。至松生室一坐。子正睡。

三十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久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内人来，久坐。衣冠祀祖。更衣后，与内人、女儿一谈。吴秉文夫妇来，谈

颇久。饭后，内人来，久谈。衣冠祀祖，辞岁，相庆良久。夜饭后，写零字，习字一幅。在客厅与两女儿奏乐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光绪九年

光绪九年元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更衣，率僚属向阙行朝贺礼，礼毕相庆，发笔书吉语。祀祖后，与家人相庆。傔从及华商在法者先后来贺，闽局学生肄业于法者六人来贺，谈颇久。午正，陪僚友饮宴。席散见客，李柏门之妻师恭萨克、俄国□□华必乐，谈良久。偕内人率儿女至霭堂宅出行。归，日意格之弟偕妇来坐。饭后，写一函寄吴蕙吟，甚长。至客厅与两女儿奏乐。夜饭后，编亲笔函稿。内人来，久谈。写零字。子正睡。

闽局肄业学生来谈

初二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久坐，至上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为筹猎之戏极久。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三件。至商衣室谈极久，松生同坐。习字半幅，夜饭后，又习半幅。看小说。至上

房一座。子正睡。

初三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申报》，开单分发新历，听女儿鼓瑟，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清臣来，久谈。至康侯室、商农室、湘浦室各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习字一幅，看小说。夜饭后，收捡纸张，写零字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分发新历

初四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二局，为筹猜之戏。申正二刻，僚友请余饮宴。席散后，静坐良久。头痛，以电匣治之，小愈。至智卿室一坐。至松生室谈极久，商农同坐。夜饭后，习字一幅。内人来，一谈。围棋一局，看小说。子正睡。

电疗头痛

初五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久谈。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至介生室、松生室各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三件，习字一纸，看小说。内人来，久谈。夜饭后，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子正睡。

初六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广东寄来函牍。饭后，围棋一局，阅《申报》。至女儿室一坐。未正二刻，偕内人携畅儿至吴秉文之妻处，谈极久。拜日意格之弟妇，不晤。归，阅《申报》。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写一函答郑玉轩，片函致吴蕙吟。至女儿室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清

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写一禀呈九叔父。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久谈。写一禀呈四叔父。至松生室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写一函致李眉生，夜饭后，写一函致刘伯固，印存各函稿，核西字函答夏干。至女儿室坐极久，为筹猜之戏。丑初睡。

初八日　雨，阴。巳正起，茶食后，封发寄华各函。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谈极久。祀曾祖考星冈公冥诞。饭后，围棋二局。清捡应带赴英之稿件，核公文一件。内人来，久谈。僚属送酒筵以祝内人。饭后，内人来，谈甚久。酉正二刻，僚属因内人明日四十三岁生日，衣冠来贺。更衣后，奏乐良久。夜饭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为筹猜之戏。丑初睡。

内人四十三岁

初九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李，看小说。午初，更衣受贺，陪僚友便饭。席散后，与清臣一谈。清捡行李。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头痛，小睡，未成寐。与内人一谈。夜饭后，清捡行李。子正睡。

初十日　雾，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康侯同坐。午正二刻，自使署启程。未初，抵车栈，候二刻乃展轮。酉正，抵博郎，登舟渡海，风平浪静，船行甚速。戌正，自佛格师磴车栈展轮，亥正抵伦敦。舟车中阅《啸亭杂录》。入使署后，与夔九、登甫一谈。夔九设席相款。

自法至英

十一日　丑初席散，小坐良久，丑正睡。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啸亭杂录》，清捡文具。饭后，看《啸亭

杂录》。刘述庭、梁惺吾先后来，久谈。饭后，写一函寄内人，看书。祝撷卿来，坐甚久。督仆从安置书厨，自清书籍。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调墨试洋笔。子初睡。

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未初二刻，偕清臣、夔九赴森金司官朝绅会，申初归。更衣后，偕清臣至罗师远镜店，为邵小村购远镜，申正二刻归。饭后，清捡柜中零物，分类储之，戌初乃毕。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清捡佩饰、荷囊等件，鼓瑟，看小说，习字一幅。子正睡。

詹姆斯宫朝绅会

十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未正，偕清臣拜威妥玛，谈极久。至外部，晤侍郎庞斯蒂德，一谈，归。饭后，看总署以前函件论洋药税厘事者。清捡书籍，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鼓瑟。子正睡。

十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久谈。剃头。饭后，与登甫围棋二局。清臣来，一谈。编电三十五字致邵小村。镇江英领事官韩塞恩来，一谈。金登干来，久谈。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鼓瑟。夜饭后，至商农室一谈。鼓瑟，看小说。子正睡。

镇江英领事韩塞恩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切纸插壁袋中，以夹函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阅前在俄都所写函稿。鼓瑟，看小说。子正睡。

十六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谈甚久。饭后，围棋未终局。威妥玛来，久谈。编电寄译署，为电线端船安泊之事。未正二刻，偕清臣出门拜客，晤金登幹夫人暨喜尔太太，各久谈，馀皆不晤。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夔九室各谈极久。夜饭后，鼓瑟，阅上海道署所译西国近事，查阅楼上零物。子正睡。

上海署译西国近事

十七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答康侯，写谕单示程供事。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傅澧兰来，一谈。录旧作诗一章。至湘浦室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鼓瑟。围棋二局。戌正，洋药商沙苗来谈，子初乃去。夜饭后，鼓瑟。子正二刻睡。

鸦片商人沙苗来谈

十八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写一函致眷卿。编电四十馀字寄金帅，五十馀字寄译署。饭后，围棋二局。俄国驻英公使来，久谈。清臣率其儿女来，一坐。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久谈。看小说。夜饭后，鼓瑟，习字一幅，看小说。子正睡。

十九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屉中、柜中书画、纸张等件。饭后，围棋二局，画格良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画牙尺二种。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画尺良久。看小说，鼓瑟，习字一幅。子正睡。

廿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查对译署来电误字。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至湘浦室一

谈。夜饭后，习字一幅，看小说，鼓瑟。子正睡。

廿一日　阴晴半，夜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看《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未正二刻，偕清臣拜前驻秘鲁英公使森专，久谈。拜御前大臣庞森毕费音，不晤。拜亨乃西，一谈。至外部，见丞相葛兰斐，一谈，申正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二件致译署，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鼓瑟。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德国驻英公使茶会。子正归，即睡。

廿二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写一函致康侯，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一谈。编电百一十四字寄译署。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二件，翻阅出洋时日记良久。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画格良久，鼓瑟。子正睡。

翻阅出洋日记

廿三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号写书底。饭后，英国驻秘公使森专来，久谈。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阅《万国史记》。夜饭后，剪粘布样良久，写一函寄内人，鼓瑟。子正睡。

阅《万国史记》

廿四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至清臣处一谈。看《万国史记》。饭后，围棋二局，看《万国史记》。至夔九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看《万国史记》，夜饭后，复看良久。至商农室一坐。鼓瑟。子正睡。

廿五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

栉沐。看《万国史记》。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寄译署，转述金和甫语也。写摺扇二柄。至智卿室谈极久。画格良久，夜饭后，毕。清捡案头，鼓琴。子正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习字一纸，写一函致康侯。至客厅，凭窗观眺。查巴黎来电极久，编电复之。饭后，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致金将军，均甚长。夜饭后，试远镜良久。至清臣室，谈极久。至智卿室一谈。鼓琴。子正睡。

廿七日　阴，微雪，数见日影。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盥沐更衣。未正二刻，偕清臣赴柏金邯宫朝眷会，申正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写一函致邵小村。至智卿室一谈。查康侯来电，十馀字。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视仆从清捡衣料箱。核函稿一件，良久。鼓琴。子正睡。

白金汉宫朝眷会

廿八日　阴晴半，微雪。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处一谈。温英语，习字一幅。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鼓琴，粘洋布样，写一函寄内人。鼓琴。子正睡。

廿九日　晴阴半，雪颇大。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编电寄金帅，又一电寄春卿。看小说，甚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处谈极久。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刘述庭来，谈极久。阅香港《循环报》，看小说，夜

香港《循环报》

饭后，复看良久。至智卿室久谈。写一函寄李眉生，将以所购印花布寄之。鼓瑟。子正睡。

二月初一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一禀呈九叔父，编电百一十四字寄译署。至清臣处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威妥玛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写一函寄霭堂，一函寄两女儿。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封缄寄眉生之洋布。看小说，鼓瑟。子正睡。

初二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阅女儿禀，知内人于廿八日跌伤右足，甚以为念。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阅《申报》。至湘浦室一谈，写对联二副。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坐。写一函寄内人。阅黄冈李应观（言斋）《碧桃轩集唐诗》，夜饭后，复阅良久。看小说，鼓瑟，习字一幅，温英语。子正睡。

内人跌伤甚以为念

初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查校金将军来电错误码号，极久。饭后，围棋二局。复查码号，编电致春卿，致译署。饭后，编电复金帅。围棋二局。写一函致康侯。阅译官课卷，编定甲乙。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核公文一件，即商议鸦片厘税并征之节略也。至清臣室久谈。鼓瑟。子正睡。

初四日　晴，微雪。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万国史记》。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未初二刻，偕清臣及闽厂肄业生陈兆艺、李鼎新赴英太子卫尔思王朝绅会。申初归，阅《万国史记》。运气良久。饭后，偕清臣赴俄国

带学生赴太子朝会

与俄公使谈伊犁事

公使处，谈伊犁之事。至鱼苑游观良久，戌初归。阅《碧桃轩集唐诗》。夜饭后，围棋二局，阅《万国史记》。编电寄译署廿八字，自查码号。子正睡。是日为先祖考、先考忌日，未设奠，仅辍乐而已。

初五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阅《申报》中邸钞。未正二刻，偕清臣赴柏金邯宫英君主朝眷会，申正归。饭后，偕清臣拜谛盘生，不晤。拜威妥玛，谈极久。酉正二刻归，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阅《申报》。是日体中不适，头晕畏寒，牙龈肿痛，盖连日大便结燥之故。本日服泉水，如厕仍未畅也。鼓瑟。子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答松生。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寄译署。至清臣室一谈，至智卿室久谈。饭后，围棋二局，阅《啸亭杂录》。夜饭后，购得英人所制钢弦瑟，试演甚久。子正睡。

购英人制钢弦瑟

初七日　阴，微雪。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编电寄金帅，转述译署电语，又编电寄译署，写一函寄霭堂。清臣来，一谈。编电寄霭堂。饭后，围棋二局。未正，偕清臣拜日本驻英使森有礼，拜医士马克雷，均不晤。至外部拜葛兰斐，不晤，晤庞斯福德，谈颇久。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湘浦室、商农室各一谈。鼓瑟，阅《啸亭杂录》。夜饭后，偕清臣至剧场，观力本温刻之戏。子正归，睡。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至湘浦室一坐。查对译署来电误码，核函稿一件。饭后，围棋二局。英人马卡西持亨乃西荐书，来求派差，见之一谈。鼓瑟，调瑟弦甚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复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编电寄左相。夜饭后，阅《啸亭杂录》，鼓瑟。子正睡。

亨乃西荐马卡西

初九日　晴雨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写一函答李丹崖。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调瑟弦极久。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寄春卿。饭后，围棋二局，习字一幅，写摺扇一柄。至清臣室久谈。夜饭后，鼓瑟。至智卿室坐极久。清臣来，谈甚久。阅《啸亭杂录》。子正睡。

初十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栉发。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偕夔九、智卿游万生园，申正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清臣来，谈极久。编电致译署，甚长。鼓瑟，阅《啸亭杂录》。至湘浦室，观对电码。与清臣一谈。子正睡。

十一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围棋二局。至湘浦室一谈。金登干来，一谈。大东电报公司总办欧德尔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寄金帅，寄春卿。至清臣室、智卿室各久谈。夜饭后，习字一幅，鼓瑟良久。至商农室谈极久。子正睡。

大东电报公司总办

十二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书良久。清臣

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英副领事官驻天津者浦洛克来，一谈。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陪其国□部尚书伊藤搏文来，谈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习字一幅。至清臣室一坐。写一函致康侯、霭堂。鼓琴。子正睡。

伊藤搏文来谈甚久

十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阅《啸亭杂录》。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至清臣室久谈。医士马克雷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极久。翻阅《碧桃轩集唐诗》，静坐良久。夜饭后，松生自巴黎来，一谈。至松生室谈极久，商农同坐。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十四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核夔九所译清臣与北电公司总办问答节略。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吴蕙吟，甚长，写一函寄女儿。饭后，围棋二局，静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作一联挽郭意城云："当年开府选宾僚，泛渌水以依芙蓉，何其盛也；他日还乡拜耆旧，凭空山而吊萝薜，能不怆然"。不甚惬意，另作一联云："才人之词翰以了却军书，冰雪聪明，雷霆精锐；懋赏得勋阶而终于隐士，烟霞痼疾，泉石膏肓"。以薄缣缮之。夜饭后，偕松生、商农观剧，清臣为主人也。子正归。

挽郭意城

十五日　晴。查译署来电，丑正睡。巳正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督仆从清捡湘中寄来食物良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处一谈，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湘浦室、松生室各谈良久。调

瑟弦。夜饭后，松生来，谈极久。鼓瑟。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写一函答李丹崖。至松生室一坐。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坐。偕清臣步至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处，谈极久。归，至湘浦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寄译署，报俄兵已撤。至商农室一坐。清捡摺扇。夜饭后，写一函寄内人，制瑟杖良久，鼓瑟。子正睡。

俄兵已撤

十七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画格良久。核函稿二件，加写一函寄左相。饭后，围棋二局。写一函寄吴蕙吟。俄国署公使□□□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久谈，智卿室一谈，清臣室一谈。夜饭后，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鼓瑟良久，看小说。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下午雪。巳正起，茶食后，将昨日所编寄译署电改订数语。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肇兴公司简兆科（号殿卿）来，久谈。至清臣室一谈。看《台湾外纪》良久，清捡信封等件，看王逸梧所选之《续古文辞类纂》。饭后，围棋二局，看《台湾外纪》。至湘浦室、夔九室各谈甚久。夜饭后，鼓瑟。至智卿室坐甚久。子正睡。

肇兴公司简兆科来

十九日　晴雪互见。巳正起，茶食后，自绽窗帘以遮日影。清臣、松生来，一谈。阅《台湾外纪》。饭后，围棋二局。偕清臣拜日本尚书伊藤博文，谈极久。拜外部侍郎庞斯福德，一谈。拜英驻津领事浦洛克，不晤。至乐器店一观，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威妥玛来，一谈。编电

与伊藤博文久谈

寄左相，夜饭后，又改订数语。调瑟弦。至商农室谈极久。子正睡。

廿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写一禀呈四叔父，一函寄刘伯固。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写一禀呈九叔父。核函稿致邵小村，甚长，又添写一幅，亦甚长。夜饭后，调瑟弦极久，写家信封面良久，写一函寄康侯，鼓瑟。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夜雨。巳正起，茶食后，阅《庸闲斋笔记》。至清臣室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复至清臣室一谈。清捡信封良久，阅《庸闲斋笔记》。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谈甚久。核供事所钞公件。夜饭后，鼓瑟，写零字，翻阅《北徼汇编》。子正睡。

廿二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谈。静坐甚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静坐良久。子正睡。

廿三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为金和甫将军转电译署，报俄兵已撤出伊犁境界。至清臣室一谈。编电寄译署，论越南事。至湘浦室，与松生、商农立谈。饭后，围棋二局。至商农室久谈，松生同坐。饭后，围棋二局。禧在明之弟，副税务司禧勒尔来，一谈。清臣来，一谈。洗笔良久，习字一幅，看小说。夜饭后，鼓瑟。至智卿室谈极久。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电寄译署论越南事

廿四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因夔九所携之《聊斋志异》句读多讹，为之改正以教之也。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申初，偕清臣父子步游植物苑甚久。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谈极久，商农同坐。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将二十八宿、生肖禽兽写记一图，以证西洋礼拜七日，分配日月五星之恰相符合也。看小说。子正睡。

二十八宿可证西洋礼拜七日

廿五日 阴，黄雾中微见日影。巳正起，茶食后，至松生室一谈。英海部所荐管轮教习可赴福州船政局者师丢瓦来谒，一谈。至清臣室一坐。饭后，围棋二局。写一函致康侯。至湘浦室一坐。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鼓瑟，习字。夜饭后，终幅，看小说，鼓瑟。至松生室谈甚久。子正睡。

管轮教习

廿六日 阴，雾。巳正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北电公司总办爱里克森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日本驻英使森有礼来，谈极久。围棋二局。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酉正，管轮教习师丢瓦来签押合约。清臣来，一谈。夜饭后，阅《申报》，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一坐。鼓瑟。子正睡。

北电公司总办来谈

廿七日 晴阴半。丑刻即醒，汗多不成寐。寅刻，服亨亚狄泉水以荡肠胃。辰初起，如厕，复解衣睡，巳正起。茶食后，体中困倦，静坐良久，剃头。松生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处久谈。核公文一件，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偕智卿步行市肆，游小水

精宫。归，阅早岁日记甚久，习字一幅。夜饭后，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曹逸斋。至湘浦室不值，翻阅其案头所陈《明史》。至松生室一谈。鼓瑟。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衣箱，核对应发之函。饭后，围棋二局，阅英文。未正，偕清臣至威妥玛处，谈极久，赫本思同坐。至伊略特制造局购画图机器，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坐。至清臣处一坐。因体中不适，请左近医士一姓者来诊。夜饭后，接康侯电，问总署电到否，甚诧之。至湘浦室立谈片刻。接康侯函及总署电。至湘浦室一谈。至商农室谈极久，松生同坐。归室，静坐良久，时时偃卧。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丑初睡。

画图机器

廿九日 晴。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十八岁冥诞，未能祭奠，想像而已。清臣来，一谈。医士□来诊余疾，一谈。静坐甚久。饭后，围棋二局。与松生一谈。至智卿室久谈。静坐良久，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谈极久。清臣来，一谈。更衣候客。自戌初二刻至戌正，客陆续到齐，陪之饮宴，凡宾主十六人。客则日本参议伊藤博文，巴西、日本驻英使，前驻京英使阿礼国，医士马克雷，驻华领事韩塞恩、布洛克、佛弼师，税务司禧勒尔，皆西人。梁星垣、简殿卿皆肇兴公司总办，松生、夔九、登甫皆本署官也。亥初，席散烟茶，立谈良久。子初客去，静坐养神。子正睡。

宴请伊藤博文等人

三月初一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医士来诊，一谈。

至清臣室一坐。静坐良久。饭后，围棋二局，阅英文。申初，偕清臣至赛渔具会场，观中国渔具陈设，金登干请余至彼处，酌定髹漆坊表之式也。申正二刻，至法国驻英公使处，久谈，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松生来，久谈。核对邵小村来电。画雲彩之式，将以付金登幹也。画初稿而困倦已甚，子正睡。

赛会场有中国渔具

初二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画雲彩甚久。饭后，围棋二局。写鱼会匾字十馀，择而用之。久不作大字，不能称惬矣。写一函致康侯。饭后，围棋二局。钩所写匾字。至智卿室一谈。至松生室谈极久，湘浦、夔九同坐。夜饭后，阅课卷五本，编定甲乙。鼓瑟。至松生室谈极久。丑初睡。

初三日　午前黄雾，昼晦，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金登幹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一谈。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鼓瑟。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甚久。至智卿室久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北电公司总办爱里克森来，久谈。围棋二局，看小说。夜饭后，松生来，久谈。看小说。子正睡。

初五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剃头，核函稿未毕。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一谈。阅《申报》。核函稿毕，核译官所译北电〔公〕司论

议。东电〔公〕司总办歛德尔及其帮办赫西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编电致邵小村。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核函稿一件，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子正睡。

胡雪岩遣商伙来谈

初六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翻阅《渊鉴类函》、《金石萃编》。饭后，胡雪岩所遣商伙刘□□等来，一谈。围棋二局，看小说。饭后，清臣来，一谈。围棋二局，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鼓瑟。

初七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习字一幅。至清臣室久坐，师丢瓦同谈。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久谈。习字一幅，写零字，写一函寄内人。至智卿室一谈。至湘浦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三件，写一函加致邵小村。夜饭后，逸斋、子博自法来，立谈片刻。至松生室久坐，逸斋、子博、商农同谈。写零字，鼓瑟，编电寄译署。子正睡。

初八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片刻，习字一幅。饭后，围棋二局。习字一幅，又半幅。本日将《道因碑》摹毕一通。至商农室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写零字。夜饭后，至松生室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阅《东华续录》。子正睡。

初九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阅《东华续录》。饭后，围棋二局，阅《东华续录》。至松生室、逸斋室、智卿室各一谈。阅《东华续录》。饭后，围棋二局，阅《东华续录》，调瑟弦。夜饭后，徘徊良久。编电寄译署。至

松生室谈甚久。鼓瑟。子正睡。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巳正，偕清臣至鱼会，与金登干商酌字画髹漆之事良久，午正归。饭后，围棋二局。偕清臣至瓦特卢纸局，自选纸张。至肇兴公司，晤简殿卿、祝椒珊久谈。拜达尔毕格力斐次，不晤，归。饭后，围棋二局。批所阅函牍，看《申报》。编短电寄译署。至智卿室裁写匾之纸。夜饭后，看《东华续录》。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与其子一谈。清臣见客毕，与谈片刻。钩篆文匾字三枚。饭后，围棋二局，写匾字十馀，钩三字。饭后，围棋二局，钩匾字七枚。夜饭后，至智卿室一谈。以英文批写鱼会应画"八卦"、"河"、"洛"暨诸禽兽。清捡案头。阅《东华续录》。丑初睡。

英文批写八卦河洛

十二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用英文批记鱼会应画"河"、"洛"等幅。清臣来，一谈。巳正，偕夔九至鱼会，与金登干久谈，指示书画方位，午正归。饭后，围棋二局，阅《东华续录》。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康侯，编电寄译署。饭后，围棋二局，阅《东华续录》。清臣、松生来，一谈。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运气良久。亥正二刻，偕清臣赴下议院院长、海部尚书两处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三日　雨，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清捡柜中磁瓶等件。饭后，围棋二局，裁切习字纸张。饭后，六

东电线公司总办戴德尔及其副伙赫西来，谈极久。围棋二局。夜饭后，阅《东华续录》，校阅大北电线公司请律师评论电线之事。至智卿、清臣室各一坐。阅《东华续录》。子正睡。

请律师论电线之事

十四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均甚短。阅《东华续录》。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阅《东华续录》。申初，偕清臣至外部，坐候半时许，未能晤尚书格兰斐。至瓦特卢纸局定购长卷白纸，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至商农室久坐，松生同谈。阅《东华续录》，夜饭后，复阅良久。至智卿室谈极久。丑初睡。

十五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东华续录》，查阅译署电码。饭后，围棋二局，编电致译署，阅《东华续录》。饭后，围棋二局。酉初，偕清臣至外部，见尚书格兰斐，一谈。见亚细亚股总办客礼，谈甚久。归，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一谈，松生同坐。夜饭后，阅《东华续录》，写零字，鼓琴。亥正，偕清臣赴英首相格拉兹登茶会。子正归，睡。

首相格兰斯顿请茶

十六日 阴，寅、卯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东华续录》。写一函致康侯，一函致春卿。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坐。看《东华续录》。至松生室久坐，商农同谈。饭后，围棋二局，鼓琴。松生来，谈极久。阅《东华续录》。夜饭后，核阅译官所翻大东、大北两电局公司新订合同。至商农室、清臣室各一谈。至厨房阅视良久。看《东华续录》，

鼓瑟。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雨雪。巳初起，茶食后，自削藤杖。核公文一件。清臣来，一谈。栉沐。饭后，围棋二局，看《东华续录》。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坐。看《啸亭杂录》(礼亲王昭梿著)。夜饭后，松生来，久谈。鼓瑟。子正睡。

十八日 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偕师丢瓦来，一谈。核公文二件。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接译署电报后，查阅俄国边界舆图良久。戌正，偕清臣步至日本使署赴宴，子正归。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丑正睡。

查俄国边界舆地图

十九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将昨夜所编电报改正另缮，看《东华续录》。清臣暨英国驻扎宁波领事官阿勒恩来，一谈。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致金帅。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坐。未正二刻，偕清臣至鱼会阅视良久。至水龙局总办邵都司家茶会，观演水龙雲梯等件。至师坦立仪器店一观。至新开之河伯楞大饭店一观，通屋皆文石砌成，穷奢极欲、穷工极巧兼而有之。酉正归，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一谈。夜饭后，鼓瑟。亥正，偕清臣赴外部尚书伯爵格兰斐夫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河伯楞大饭店

二十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赫政、金登幹来，谈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松生室各一谈。威妥玛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税务司海能及其友纳尔生来，一谈。围棋二局。徘徊

良久。松生来，谈极久。鼓瑟。夜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鼓瑟，看小说。子正睡。

廿一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翻阅类书。巳正，偕清臣至鱼会，与赫政、金登幹、牛蛮等议会中布置良久。午正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松生室久谈。申初，偕清臣赴外部，晤尚书格兰斐，谈颇久。至格兰斐宅门投刺，谢茶会。至日本公使处投刺，谢宴。拜赫政不晤，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运气。夜饭后，偕清臣至阿溃力庵游观良久，亥正归。鼓瑟。取磅票簿签付夔九，英兰行四纸，丽如行四纸，汇丰行六纸。松生来，一谈。子正睡。

阿溃力庵

二十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东华录》。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诵外部论香港交犯之函件。看《东华录》。饭后，围棋二局。清臣自外部归来，一谈。督仆从清捡应带赴巴黎之物。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看小说。至松生室一谈。松生来，谈极久。子正睡。

廿三日　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久谈。阅译署前寄钞案。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一谈。编电寄译署，良久乃定稿。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围棋二局，查译署来电码号。至松生、智卿、商农室各一谈。鼓瑟，静坐良久。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松生、湘浦来，谈极久。核译文一件，鼓瑟。核函稿三件，为时颇久。清臣来，一谈。子正二刻睡。

廿四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编电寄译署，为时颇久。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一谈。查改译署来电码号。未正，偕清臣至俄国驻英公使〔处〕，谈甚久。至外部坐候良久，晤尚书格兰斐，一谈，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鼓琴。戌初二刻，偕清臣至骁金司会馆赴宴，威妥玛为主人也。子初归，鼓琴。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撰寿文颂九叔父六十岁生日，数行。饭后，围棋二局，写一函致春卿，画格良久。清臣来，一谈。日本公使森有礼来，一谈。撰寿文。饭后，围棋二局，撰寿文。酉正三刻，偕清臣、松生、夔九至河伯楞饭店请客。戌初二刻，陪客入坐，赫政、金登干、海能三人也。亥初三刻，席散，归。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司密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作寿文脱稿。清臣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威妥玛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法国人拉古北力来，久谈。其人能读中国书，谓《周易》为字典，大奇。写大对联一副，将以悬之鱼会，字径二尺。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久谈。至松生、智卿、商农室各一谈。夜饭后，松生来，谈极久。亥正，偕清臣赴理藩院尚书德尔比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法人谓周易为字典

廿七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巳正，偕松生、夔九至鱼会，编列悬挂之字画，午正归。饭后，围棋二局。英国林苑首领亨利洛克来，久谈。其人曾至中国，庚申与巴夏礼同入刑部狱者也。申初，偕清臣拜威妥玛，本

曾至中国入刑部狱

睹。至外部投刺。拜享乃西，谈极久，归。饭后，围棋二局。剃头。松生来，谈极久。夜饭后，至松生室久坐，商农同谈。至智卿室一谈。亥正，偕清臣赴大东电报公司总办本德尔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八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清捡行囊。松生来，一坐。辰初，自使署启程，随行者：清臣、湘浦、逸斋、智卿、润轩及仆从三人。辰正，自车栈展轮，午初渡海，未初，渡毕。未正，火车复行，酉正自〔至〕巴黎，戌初，入使署。饭后，听女儿奏乐。至康侯、霭堂、介生、逸斋室各一谈。夜饭后，抚视畅儿。至女儿室久坐。子正睡。

自英至法

廿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零件及柜中书籍。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至上房久坐。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鼓瑟。编电寄译署。鼓瑟，围棋一局。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内人来，久谈。至女儿室坐极久。子正睡。

三十日　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寿屏。饭后，围棋一局，写寿屏。比利时商人斐勒尔来谒，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对联三副。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内人来，谈极久。丑初睡。

比利时商人斐勒尔

四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栉沐。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澡身。日意格来，谈极久。至上房久坐。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编电寄译署。至康侯室立谈片刻，至智卿室久坐。鼓瑟。夜饭后，阅译署来电，查改码号。内人来，一谈。睡

士多蔼来诊余寒疾，一谈。与内人谈极久。子正睡。

初二日　晴，夜雨。巳正起，茶食后，计算公私账目。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清臣拜亨乃西，谈甚久。未正二刻归，清捡行李。饭后，围棋二局，清捡行李。内人来，久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写一函寄纯一侄，写一收挥寄安庆李宅。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三日　雨晴互见。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加寄李相，一函寄周子贞。清臣来，一谈。清捡文具。饭后，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申初，偕霭堂至外部，见尚书沙梅腊库，谈极久。拜喀拉多，不晤。拜萨纳府尹夫人，一谈，归。饭后，围棋二局，核公文三件，封寄华各函，清捡案头。夜饭后，内人来，谈极久。子正睡。

见外部尚书沙梅腊库

初四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卷束中俄界图。清臣来，久谈。写一函致松生。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谈甚久。写一函寄吴蕙吟，核公文二件。喀拉多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剃头。作公文一件，照会喀拉多。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内人来，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康侯来，谈极久。子正睡。

初五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至康侯室一谈。内人来书室，督仆从清捡衣饰等件。饭后，围棋一局，清捡行李。闺秀雷穆安来谒内人，一谈。饭后，内人率儿女在余室久坐。戌初一刻，与康侯同车赴北车栈，即登火车，戌正展轮，随行者：清臣、湘浦、润轩暨仆从三人也。在车与清臣、湘浦久谈。子初睡。

前往俄国

初六日　晴。卯正起，着衣后，复睡。辰刻抵德国边境科伦，未换车。戌正，抵德京伯尔邻。李丹崖之子钟隽暨其塾师随员黄□□号君薇者来迎，在车栈谈极久。子初，登火车，旋展轮。子正睡。

柏林换车

初七日　晴。卯正起，着衣复睡，已初起。申刻，抵俄境，栈主照料甚周到。饭后，徘徊良久。酉正，登火车旋展轮。亥正睡。

光绪九年四月初八日　晴。卯正起，俄表已辰正矣，着衣复卧。巳正起，茶食后，汤点一次，皆沿途车栈送至火车购□者也。酉初三刻，抵俄都森比德堡，春卿暨使署各员出迎，戌初抵署。与春卿一谈。浣濯良久。阅视存留俄署诸物。亥初，春卿等设席相款。饭罢，阅视屋宇。写一函寄内人。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写数日日记册。丑初睡。

抵彼得堡

初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一禀呈九叔父，看小说。饭后，屡与春卿、穆庵立谈，嘱穆庵先赴木司姑料理房屋、车马之事。翻阅类书。饭后，下楼观新虏之车。偕春卿步行至外部，晤傒良嘎里，久谈。归，自整冠缨花翎。至春卿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极久。夏干来，一谈。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清臣来，一谈。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夏干来，一谈。看小说甚久，栉沐，量绢而裁之。饭后，写一联挽吴平斋云：“鼎彝自古，霁月长辉，行仁者寿即声闻之寿；杖

挽吴平斋

履未亲，春风已息，翰墨有缘而谈笑无缘。”（初稿云：“埃尘不染，秋水同清，主持骚雅于声名文物之邦，谁其继者？杖履未亲，春风已息，想像精神在揖让周旋而外，我更怆然！”）核公文二件。看小说。夜饭后，核夔九所译文件，写一函寄吴广庵。至湘浦室坐极久。看小说。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饭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热梅尼来，一谈。至夏干处一坐。倭良嘎里暨外部亚细亚股总办吉诺乘甫来，久谈。驻俄之英国参赞铿乃狄来，谈甚久。饭后，编电寄译署，看小说，至湘浦室谈颇久。夜饭后，至庆锡安室一谈，听八音合数折，看小说甚久。丑初睡。

外部亚洲股总办杂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查康侯来电码号。徘徊良久。清臣来，一谈。编一电致康侯，一电寄译署。至清臣室查阅文件。写一函寄康侯。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日本驻俄公使花房义质来，一谈。看小说。清捡行囊。看小说。至湘浦室久坐。饭后，看小说极久，阅缩本石印鄂刻舆图。夜饭后，看小说极久。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半，上午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看小说，核公文二件。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一件，清捡行李。饭后，看小说。酉正二刻，自使署启行，随行者：春卿、清臣、穆安。在车栈候良久。戌正二刻，登火车，旋展轮。亥正一刻，下车饮茶，登车和衣睡。

十四日　晴，微雨。卯正起。辰正，下车一次，茶食后，仍展轮。午初一刻，抵木司姑。乘马车至新赁屋中，男

抵莫斯科

爵夫人门多甫陪谈甚久，即转租之主人也。盥沐后，至清臣室一谈。穆庵设饭相款。饭后，写一函寄内人。看主人陈设画册，看小说。饭后，至春卿室一谈，清臣同坐。看小说，运气良久。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木司姑即俄罗斯之旧都，在森比德堡东南，日晷较比德堡速十分有奇。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督仆从移置床榻、几案，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看小说。未初，偕清臣、春卿、穆庵出门，拜英国驻俄公使左楞登，一谈。拜木司姑总督、德国驻俄公使，均不晤。车夫从仆不识街道，迂绕甚久，申正归。看小说。至春卿室一谈，清臣室久谈。查阅康侯来电码号。饭后，编电致译署。与清臣极久谈。看小说。夜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看小说。子正睡。

拜莫斯科总督

十六日　阴晴半，午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与清臣久谈。饭后，未初更公服，偕清臣、春卿、穆庵至木司姑总督署中，凭窗观俄皇入城之仪，先二日礼官发帖来邀请也。坐候一时许，俄皇乃过。先过者，马、步兵各数队，哈萨克兵一队。次六马辇辂十馀辆，御前大臣为车右者乘之。俄皇乘马，大臣暨各国武随员乘马者护卫之。俄后乘八骏之辇，宫眷、皇亲暨大臣、命妇乘六马之辇数辆随之，殿以马步兵甚多。奏军乐，与教堂钟声相应，良久乃毕。酉初归，看小说，小睡甚久。饭后，看小说。与清臣一谈。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应邀观俄皇入城式

十七日　晴阴半，微雨。辰正起，茶食后，至清臣室

一谈。巳正，更公服，偕清臣、春卿、穆安诣克力门宫殿立候良久。午正，俄皇、俄后出殿，接见各国之驻扎公使，而兼派致贺者。余居比利时、葡桃牙、巴西公使之次，位在第四。俄后、俄皇先后来，立谈数语，引从官见之，以下又见公使及从官，共四十馀人。礼毕，退入后殿。各公使皆率从官退出。归，已未初矣。饭后，头痛甚剧，屡睡屡起，戌初小愈。饭后，批曹恩浩禀。至春卿室一谈，穆庵同坐。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克里姆林宫见俄皇

十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俄皇遣御前大臣来送升冕礼节册，且告廿一日升冕，陪之一坐。至清臣室久谈。头痛未愈，屡眠屡起。画龙将作门旗。与穆庵一谈。编电致译署。至清臣室一谈。饭后，核阅巴黎寄来译件，写一函寄康侯，甚长。清捡案头，看小说，运气。夜饭后，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英文，至清臣室一谈。午初，热梅尼来，久谈。饭后，至清臣室一谈。阅英文，自整行囊提系，写一函寄内人。饭后，与清臣谈极久。亥正，偕春卿、清臣、穆安赴外部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外部茶会

二十日　大雨数阵。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写斗方二幅，各录旧作七律一首，日本某参赞所求也。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复久谈。阅英文。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介石弟，一函寄刘伯固，一函寄静臣弟，饭后，毕。核译

件。与清臣一谈。夜饭后，料理衣饰。子初二刻睡。

廿一日　雨晴半，夜雨。卯正三刻起。茶食后，辰初二刻，更公服，偕清臣先赴德国使署，与各国公使会齐，乃赴俄皇之大教堂。西人无宗庙，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典礼仪文皆举行于教堂。升冕之典，盖合郊庙为一礼也。

辰正二刻，至堂立待。巳正，俄太子、王公暨各国王太子来贺者先后至，俄皇、俄后继至。教士诵经祷天。俄皇更银鼠金黄袍，袍之前称身之长，后则长二丈馀，御前大臣数人以手承之。大教士以香油抹俄皇之头，又诵经良久，进金刚石镶成之冠，制如兜鍪，俄皇自取着之。又进金剑、金球，球有十字架，俄皇次第受之。俄后跪于俄皇之前，俄皇自取冠□以冠后，仍戴于首。侍臣别进一冠，形制减小，俄皇取而加于后首。尚衣命妇二三人，侍后之侧，安于髻上。侍臣进袍，如皇袍，命妇侍披袍。已，俄皇扶后起立，皇与后执手亲嘴为礼。太子、公主、诸亲王公，皆至御座前亲嘴为礼。各国王太子以次至御座前，姻娅则亲嘴为礼，否则鞠躬为礼。贺者退，俄皇与后坐于宝座，旋复起立，教士诵经，自午初至未正乃毕，其间或呈圣经，或呈十字架，皇与后皆以嘴亲之。各国公使立于左廊，男女相搀。世爵之命妇立于右廊，宰相大臣立于御座之左，太子、亲王、公主、长公主暨各国亲王、太子来贺者立于御座之右。礼毕，俄皇与后出教堂之南门，公使暨诸大臣出教堂之北门。

俄皇加冕

俟俄皇、俄后自南绕北行过之后，公使乃集于宫廷小

厅中同饭。饭毕，礼官引至大厅立待极久，俄皇、俄后登宝座同饭。各公使视进一肴毕，乃退出。太子、公主、王公、命妇、大臣之筵，皆设于宝座之下，顺右墙雁行设席，公使出时，诸筵尚未进肴也。百姓观者，于俄皇、俄后行过，则举手欢呼，但见数十万首攒动而已。为俄皇声炮六十一门，为俄后声炮五十一门，为教士、大臣声炮三十一门。各公使出宫即归，余到家已申正矣。

倦甚，更衣，小睡成寐。酉正起，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夜饭后，登楼望各教堂灯烛，火树银花，不可殚述。接康侯电，知法军驻越之海防者败绩，统帅李维栗阵亡，馀伤亡四十馀人，不知为何军所败。至清臣室一谈。写日记。丑初睡。

法军在越南败绩

廿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午初即饭。

饭后，〔午〕正更公服，偕清臣诣克力门宫，立候良久。未正，俄皇、俄后御殿，当厅而立。各国头、二、三等公使先后接见，每等以到国之先后为序。余居巴西公使之后，波斯公使之前。以所奉致贺之电旨，译为径电之文，手呈俄皇，以英语告之。俄皇受电以授侍臣，握余手为礼，亦答英语云："甚喜见贵大臣于此地"。余鞠躬而退。俟各公使见毕，俄皇与后入内殿，各公使乃散归，余到家已申正矣。

皇与后见各国公使

茶食后，与清臣一谈。清捡公文函件。小睡成寐，酉初二刻起。饭后，与清臣一谈，看英文。亥初，偕清臣、春

皇宫舞会

卿、穆庵公服赴宫中跳舞会。子初，俄皇与俄后乃出殿廷，俄皇以次扶各国头等公使之妻女，各国头等公使以次扶俄后，各绕行殿厅数间，往返七次而已。最后俄皇扶后入殿，舞会遂毕。既无跳舞，亦无茶食，与英、法跳舞会迥异。余与各国二等公使、参赞、随员仅于人缝中攒立，视俄皇、俄后暨公主、命妇、王公过时，一鞠躬耳。子正归。夜饭后睡，已丑初二刻矣。

廿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编电寄译署，看英文。饭后，阅伦敦寄来稿件。与清臣一谈。日本驻俄公使花房义质来，谈良久。写零字，看英文。饭后，与清臣久谈。亥初，食粥少许。更公服，偕清臣、春卿、穆庵赴木司姑总督茶会，俄皇、俄后亦赴会，跳舞甚久。俟其去，客乃散归。余到寓已丑初矣。

失火

归而知余室失火。武弁喻寿卿执烛，遗火于门帘，延烧窗帘，幸即时扑灭，未损他物，然而险矣。自汪席臣去后，余左右皆耳无闻、目无见之人，余操心劳力倍于往年，而犹不免常有失误，以此见用人之关系不浅也。丑正睡。

廿四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一谈。编电寄译署，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督仆役扫除灰屑。饭后，偕清臣拜伊藤博文，谈极久，申正归。小睡，成寐。与清臣一谈。饭后，偕穆庵步游市肆。归，与清臣谈甚久。编电寄译署，甚长。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伊藤博文亦来俄国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将昨夜所编电报酌添数语，共三百五十馀字。与清臣久谈。剃头，看英文。饭

后，与清臣久谈。看英文。小睡成寐。阅英、法寄来函件。饭后，与清臣谈极久。核译件良久。至春卿、穆庵室久谈。夜饭后，自调紫印水，印公文数件。清捡案头。子正睡。

廿六日　阴。辰正起，编电寄译署。茶食后，与清臣久谈。看英文。移置书案。批英国字典，饭后，复批良久。小睡成寐。饭后，批字典。与清臣谈极久。写零字。夜饭后，更衣。亥正，偕清臣赴德国公使跳舞会，俄皇、俄后子初二刻至。余于丑初先归，即睡。

廿七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批字典，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未初，偕清臣、春卿、穆庵赴施食会，亦礼官先期发帖邀请者也。会设城大坪中，架木建台，台中方丈地，为俄皇、俄后立观之处，馀则各大官、武将、礼官、侍卫暨各国环立台中。台之迎面为戏台、三乐亭，一兵当台排列，距台十馀丈，地保数十百人，佩功牌立于兵后，贫民受赐者四十馀万人，立地保之后。赐麵包、牛肉、苦酒，人一小筐。戏台上各演跳舞，相距远，不能闻声，故不唱也。俄皇、俄后申初至，民皆举帽欢呼良久。民会扎戏剧，龙、凤、蛇、蛙之属，仙佛、农夫、长狄、奇鬼，皆自台前经过，如吾华迎城隍会者然。俄皇、俄后立半时许而去。余与从官待车良久，酉初归。

“施食会”

编电，一致松生，一寄译署。饭后，与清臣一谈。批字典，看小说。徘徊甚久。译函稿二件，译文二件。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廿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编电答译署。至清臣室久谈。批字典。饭后，与清臣久谈。看小说。徘徊良久。批字典。阅湘浦寄来函牍、《申报》。饭后，阅《申报》。清臣来，久谈。看小说，批字典。夜饭后，批字典。子正睡。

巴黎记者询东京事

廿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巴黎官新闻纸阿穰哈发之秉笔人□□□来询东京事，盖法廷使之来也，与谈甚久。饭后，更衣，偕清臣、春卿、穆庵赴木司姑府尹庆贺会，午正二刻到，立候于厅。申初，俄皇、俄后乃至，俟其去乃散归，抵寓已申正二刻矣。至清臣处久谈。饭后，写一函寄康侯，一禀呈九叔父。亥初，更公服，偕从官三人赴宫廷跳舞会，子正先归。小食后，静坐片刻。丑初睡。

克里姆林宫国宴

五月初一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批字典。至春卿室一谈，清臣同坐。饭后，批字典。阅湘浦寄来公件。午饭后，更公服。酉正，赴克力门宫廷公宴，戌初入席，俄皇、俄后中坐，皇族、王公、公主、各国王公来贺者，各国公使暨公使眷属同席陪之，俄官另为三席。戌正二刻散，至殿庭，俄皇与各公使次第立谈数语。问余径回巴黎抑往森比德堡，余答将赴比德堡。亥初辞出，归。与清臣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蒙古黄教人来谒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批字典。饭后，小睡，未成寐。核译文，批字典。俄属蒙古黄教人郭狄科甫来谒，谈颇久，穆庵以俄语传译也。美国纽

约新闻馆秉笔人□□□来，谈东京事极久。饭后，与清臣一谈。核译件。连日作七律二章，字句间尚未惬心，徘徊属思良久。看小说。夜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子正睡。

纽约记者问东京事

初三日　晴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更公服，偕清臣、春卿、穆庵至司巴司基教堂观礼。堂创建于六十年前，本年乃落成。土木之役历俄皇亚历山德第一，尼果拉·亚历山德第二，暨今俄皇，凡四朝，共若干年。用英金五兆磅，合中国银一千八百万两也。是日，俄皇、俄后临堂庆成，礼官延请各国公使。巳初二刻齐集，俄皇、俄后巳正至。教士诵经，未正乃毕。余久立人丛，热甚，头昏不能复撑，遂于未初先归。

司巴司基教堂落成

各国使亦有惮久立未到者。至法国公使不到，则别有故。先是拿破仑第一兴兵伐俄，长驱入木司姑城，俄人坚壁清野，俟法军食尽而归，乃追袭之，法人还者无几，拿破仑遂以不振。俄人因贺战胜，爰建此堂以谢天神，故法使不便来堂，或礼官竟未邀请，亦不可知。

拿破仑在此败绩

饭后，剃头。编电，一致译署，一答松生。更公服，偕从官三人至影相馆，坐候良久，照四人同立者二幅，余独立者一幅，为时亦甚久。俄宗室某公奉旨请各国公使率从官照相，以流传升冕之盛典也。酉初归，饭后，静坐良久。与清臣谈极久。将前日所作七律改订字句。夜饭后，批字典。子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与清臣久谈。批字典，饭后，复批良久。与清臣久谈。日本副丞相伊藤博文来，谈

极久。饭后，更衣小坐。戌初，偕清臣赴德国驻俄公使帅乃子之宴，亥初席散，立谈良久。亥初三刻，赴法国贺冕公使瓦定敦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从官来贺节，清臣谈颇久。写一函寄内人，清捡文具。饭后，偕穆庵步游市肆，购本城所制漆盒九枚。归，清捡文具。至清臣室一谈。酉正，陪清臣、春卿、穆庵小宴。改初二日所作七律，良久乃定稿，夜饭后，又添作一章。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卯正，在床查邵小村来电码号。巳初起，茶食后，编电答小村，一电寄译署。与清臣久谈。作七律一章。饭后，偕春卿拜瓦定敦，谈极久。拜帅乃子，不晤。拜花房义质，一谈。归，又编电寄译署。清捡行李。与清臣一谈。饭后，作七律一章，徘徊极久。与清臣一谈。静坐良久。夜饭后，复坐片刻。子初睡。

初七日　晴。辰初起，查康侯来电。茶食后，清捡行李，静坐良久。巳初，偕从官启行，抵车栈即登火车，巳正展轮。途中下车三次，两饭一茶。在车摇动，不耐久坐，屡次偃卧成寐。

初八日　晴。丑正，抵比德堡，乘马车入署。编电致译署，阅上海寄来函牍极久。卯初，解衣睡。巳初起，查译署来电，甚长。编电答译署。饭后，清捡柜中书籍等物，将盛箱寄英伦也。饭后，复清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阅《申报》。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致译署。督仆役

抵彼得堡

收捡箱箧。清臣来，久谈。饭后，收捡箱箧。小睡，甫成寐，俄国驻扎塔尔巴哈台领事官巴尔欣来，谈极久。申正，偕春卿拜吉尔斯，未晤。至外部，见倭良嘎里，久谈。拜礼官达微多甫，未晤。归，收捡箱箧。清臣来，立谈片刻。饭后，收捡零件。夜饭后，静坐良久，核公文一件。子正睡。

俄驻塔尔巴哈台领事巴尔欣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核公文数件。新报馆主笔来，谈越南事极久。饭后，捡行李。至夏干室一谈。申初，偕春卿、穆庵至外部，见倭良嘎里，一谈。拜吉尔斯于其宅，晤谈良久。偕春卿、穆庵步游圜街诸肆。归，捡行李及随身衣服。酉正二刻，至饭馆便饭，春卿、穆庵、锡安、鹏九为主人，余及湘浦、润轩为客，清臣请而未至也。席散，游饭馆前后各厅室。亥初，归。编电寄译署。清臣来，久谈。夜饭后，静坐片刻。子正睡。

记者来谈越南事

十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剃头，清捡行李。饭后，静坐片刻。午正，率从官启程，至车栈即登火车，未初二刻展轮。与清臣久谈，睡甚久。下车二次。子初解衣睡。

十二日　晴，夜雨。辰正起，坐时与清臣谈，否则偃卧。酉初，出俄境，入德境，在衣德库伦换车。饭后，登车展轮。亥初，下车一次。子初睡，热甚，不能成寐。

十三日　晴雨互见。寅初起，收捡行囊，和衣假卧。卯正，至柏邻，丹崖迎于车栈，同车入其署中，谈极久。饭后，至车栈登火车，午正展轮，亥正，至科仑，入法界，未

道经德国

换车。饭后，登车展轮，子正睡。

十四日　阴。辰正起，清捡行囊。巳正，至巴黎，午初入署，与康侯一谈。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日意格、清臣先后来，谈极久。至康侯室一坐。编电寄译署。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夜，唐景星来，谈极久。饭后，看小说，看《申报》。子正睡。

回到巴黎

十五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箱箧，写一函寄松生。师菩纳来，谈极久。饭后，清捡箱箧。唐景星、白德勒来，一谈。西班牙前任驻华参赞，现充新报馆主笔之毕洛特来，谈极久。阿穰哈发电报馆总办来，一谈。饭后，清臣来，谈极久。清捡箱箧。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康侯来，一谈。核译文一件，公文二件。看小说。子正睡。

西班牙记者来访

十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编电寄译署，甚久。饭后，清臣来，一谈，将所编寄译署电酌改良久。缮写答越南国王七律一章，旋另缮一过。查李相来电码号，编电寄译署。核公文二件。清捡案头各件。至康侯、湘浦室各一谈。戌初，陪唐景星、白德勒、袁翔甫便饭，康侯、清臣、翼谭、景周、昕帆、霭堂同坐。席散后，谈极久。看小说。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与康侯一谈。批译官所翻新报。偕康侯、霭堂至外部，未正二刻，见署尚书茹来斐力，谈至申正一刻乃出。拜唐景星、白德勒，久谈。景星引师

坦达德新报馆主笔人见余，久谈。酉初二刻归，饭后，与康侯一谈，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谈极久，看类书。清臣来，谈极久。子正睡。枕上作七律二章答袁翔甫。

《旗帜报》主笔来谈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编电答李相，将所作七律改定缮出，剃头。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李相。饭后，核公文三件。扶太太来见，一谈。罗斯尼来，久谈。日意格来，一谈。核阅缮就文件。清臣来，一谈。清捡行囊，饭后，复清良久。至智卿室坐极久。费嘎罗新报馆主笔来，久谈。康侯来，一谈。夜饭后，清捡行囊。看小说。子正睡。

费加罗报主笔来谈

十九日　阴，微雨，微见日。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康侯来，一坐。巳初，偕清臣启行，抵车栈登火车，小坐，巳正展轮。与清臣一谈。阅《申报》。睡一时许。未正登舟，申正，渡海毕。在火车看小说。酉正二刻，抵伦敦。入使署后，在上房一坐。饭后，清捡带来各物。至松生室一谈，商农同坐。至子博、夔九室，各立谈片刻。松生来，一谈。夜饭后，清捡各物。子正睡。

由法至英

廿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督弁仆累置书箱。金登干来，一谈。饭后，威妥玛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编电致康侯。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一局，查译署来电码号，看小说。夜饭后，编电致译署，核函稿一件，围棋二局。子正睡。

廿一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清臣来，久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未终局。英世爵师坦

立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至上房久坐，围棋一局。饭后，又围〔棋〕一局，清检案头，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松生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髮。清臣来，一谈。唐景星来，久谈。写弁仆薪俸单。威妥玛来，谈极久，未正乃去。饭后，围棋二局。申正，偕清臣至外部，拜格相，不晤，晤庞侍郎，久谈。归，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至松生室一谈，子正睡。

廿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核函稿三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俄国所捡行李由舟运来者，本日到署，督仆从清捡甚久。德贞之女二人随其母舅来谒，陪之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甚久，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偕内人赴柏京邯宫诵诗会，子正三刻归。复啖粥少许。丑正睡。

白金汉宫诵诗会

廿四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臣来，一谈。□□来，一谈。核译件。饭后，至清臣处一谈。英领事驻厦门者翟尔斯来，一谈。新嘉坡辅政司师密次来，一谈。整切纸机器。谛盘生夫人来拜内人，陪谈片刻。切纸甚久，核译件。夜饭后，听女儿奏乐，至松生室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夜大雨。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一谈。德罗巴来，一谈。作摺稿，未毕。饭后，围棋二局。未正，偕清臣至景星处，一谈。至外部拜葛兰斐，未晤。拜威妥玛、德佛楞，均未晤。归，听女儿奏乐。饭

后，围棋二局，作摺稿半。夜饭后，阅文件。亥正二刻，率两女儿赴本街塞尔本夫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六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久谈。写一谕单谕从官。因昨夜雨水漏毁地毡，嘱从官、仆役分赔，以惩倾弃秽屑游塞沟筒者也。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致康侯，至客厅与内人一谈。俄国驻英署使甘达古心来，谈极久。清捡影相良久。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松生来，久谈。子正睡。

俄驻英署使来谈

廿七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批译件。饭后，围棋二局。梁星垣偕新嘉坡商人二名来，久谈。核公文二件，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一局。白德勒来，久谈。英驻土公使德佛楞来，一谈。清臣来，一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新加坡二商人来

廿八日　晴，夜雨。巳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清臣来，久谈。写一函致康侯。饭后，围棋二局。申初，偕清臣至外部，见尚书葛兰斐，谈极久。归，印度回人□□□□来，一谈。饭后，唐景星、白德勒来，谈极久。日意格来，谈极久。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松生来，久谈。阅《申报》。子正睡。

廿九日　晴阴半，夜雨。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栉沐。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查李相来电码号，作照会法外部稿。日意格来，一谈。饭后，写一函致霭堂，听女儿奏乐。夜饭后，阅西字函件。写一

函寄左相，甚长。丑初睡。

六月初一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与清臣查对越南地图。饭后，批函牍。写一函致康侯。前任丹国驻京公使□□□来，一谈。至清臣室一坐。饭后，戈什太太暨其姊来谒内人，一谈。批康侯期满禀，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偕清臣赴布拉西茶会，沙理师伯力侯茶会。子正归，丑初二刻睡。

查对越南地图

初二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湘浦来自巴黎，坐谈片刻。至清臣室一坐。饭后，至清臣室，与清臣、白德勒一谈，商榷致外部文牍。查李相来电二次，小村来电一次。写一函加致裕泽笙，一函致霭堂。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围棋一局。至上房一坐。围棋二局。夜饭后，落右上自内而外第四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松生、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巴西驻华总领事马尔当来谒，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酉初三刻，偕内人率两女赴本街五十三号槐德太太茶会。戌初归，在上房久坐。夜饭后，更衣。亥正，偕内人至柏金邯宫赴跳舞会。子正二刻归，丑正睡。

初四日　晴。午初乃起，茶食后，与夔九立谈片刻。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写摺扇一柄。至清臣室一谈。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翻阅英国字典。至清臣室一谈。听女儿鼓琴，夜饭后，复听良久。丑初睡。

初五日 晴阴半，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法国驻英署使予爵多尼来，谈甚久。饭后，与清臣一谈。未正，偕内人率儿女游万生苑，酉初归。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四件。至松生、商农室久谈。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清捡书籍，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松生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英国驻淡水领事瓦尔特来，一谈。在客厅偃卧良久。饭后，围棋一局，自整书柜锁钥，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至清臣室久谈。至上房久坐。丑初睡。

英驻淡水领事来

初七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批识良久，栉沐，阅《申报》。饭后，围棋一局。至夔九室立谈，松生同谈。至清臣处久谈。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摺稿一件。内人、女儿来，一谈。夜饭后，为筹猎之戏。丑初睡。

初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核阅译件，写一函寄康侯。清臣来，久谈。饭后，编电寄译署。未初，偕内人率两女至鱼会，游观极久。拜戈什太太、槐德太太，均不晤，酉初归。饭后，偕清臣拜美国驻英公使，谈甚久。归，督仆从收捡衣服。至上房一坐。内人、女儿来书室，一谈。写摺扇款二十一柄，夜饭后，盖用印章。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参观鱼会

初九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清捡行囊。清臣来，一谈。核文稿一件。松生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

后，围棋一局，写摺扇八柄。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更衣小坐。酉初二刻，偕内人率女儿至水晶宫，子正归。夜饭后，清捡案头。丑初睡。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巳正三刻，自署启行，到车栈后，与从官立谈片刻。午初，火车展轮，与清臣久谈。未初二刻，登舟即睡，申初醒，渡海已毕。登火车后，与清臣、湘浦一谈。酉正，抵阿密阳，复睡。戌正，到巴黎，亥初，入使署。饭后，亥正，偕康侯、霭堂赴伯理玺天德茶会。子初二刻归，子正睡。

由英至法

十一日 阴晴半，雨数阵。巳初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甚长。剃头。清捡案头文具暨行囊带来诸物，饭后，复清良久。未初，偕霭堂赴校武场，观伯理玺天德阅兵，申初二刻归。清捡文具毕，批应办公件。饭后，至智卿室久谈。调洋墨良久。写一函寄内人。夜饭后，凭窗观高楼烟火。至智卿室久谈。封丸药寄内人。子正睡。

总统阅兵

十二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批对安南地图，饭后，复阅良久。夹影相数幅。至智卿室久坐。批领字，写零字。日意格来，久谈。饭后，复至智卿室久谈。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良久。与康侯久谈。子正睡。是日为先祖妣江太夫人忌辰。

十三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安南舆图，清捡零物，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钉弹弓之弸。未初，偕霭堂出门，拜法国君党议绅喀萨尼亚克，谈

甚久，即助余立言以驳政府，而被半月不许入议院者也。归，试演弹丸良久。陈季同来谒，一谈。看小说。饭后，日本署驻法使来，一谈。核公文四件。至智卿室久坐。调墨盒良久。夜饭后，鼓瑟，看小说。子正睡。

法议员助余立言以驳政府者

十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批阅安南地图。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演弹丸。查小村来电，十四字，知李相署直督，张振帅回粤，九叔父被召入都。至湘浦室一谈。核公文四件。饭后，清臣来，久谈。调墨盒，清理案头退笔。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批地图，写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康侯来，一谈。清捡案头文件，看小说。至听帆室、智卿室各一坐。饭后，看小说，按摩良久，演弹丸，写零字。日意格来，久谈。饭后，写零字，看小说。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写零字。康侯来，久谈。核致译署总办函稿。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一谈。康侯来，一谈。饭后，加写一函致译署总办，批地图寄之。写一禀呈九叔父。演弹丸。饭后，与康侯一谈。阅《申报》。至智卿室久坐，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鼓瑟，看小说。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午初，勒当新报馆主笔人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演弹丸，看小说。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饭后，与康侯久谈。至智卿室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

勒当新报主笔来访

后，与智卿一谈。核公文一件。鼓瑟，写零字。子正睡。

十八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编电寄译署，核函稿一件。阅《申报》，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写一函寄内人，编电寄李相。至智卿室一坐。演弹丸，看小说，加写一函致邵小村。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核公文一件，鼓瑟，写片函寄内人，查译署来电良久。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编电致金帅，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写零字。法商米洛来，谈极久；即前与堵布益挑出越南东京之事，近与法廷不合，余遣白德勒笼络之，使不为祟者也。康侯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演弹丸，看小说。与听帆一谈。夜饭后，查天津来电数字。鼓瑟，看小说。查李丹崖电语甚久，编电答之。核译官所译新报。子正睡。

笼络法人使不为祟

廿日　阴，微雨，夜大雨。巳初起，茶食后，编电致李相。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喀萨尼亚克之弟觉尔基来，久谈。至后园散步。看小说，作七律一章。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看小说，鼓瑟，写零字。夜饭后，康侯来，久谈。看小说。查译署来电，编电复焉。子正三刻睡。

廿一日　雨，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核钞件。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谈极久。看小说。至湘浦室一谈。饭后，至后园散步，至玻璃厅散步。在智

卿室坐极久。核公文一件，夜饭后，核毕。看小说。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午间雨。辰正，在床查阅译署暨李相来电，起，即编电分答。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核公文一件。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批字典，核译官所翻新报。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戌正，偕霭堂至喜波德跳观舞马，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初睡。

廿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类书。至逸斋室立谈片刻。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写一函寄内人，又写一函致李丹崖。看小说，翻阅类书。饭后，复翻良久。至智卿室一谈。演弹丸，看小说。夜饭后，至湘浦室久谈。看《在园杂志》极久，汉军刘廷玑著也。子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李丹崖，一函寄李相，批地图分寄之。王钦轩自中国来，坐谈良久。饭后，阅钦轩暨邹理堂带来各函，批识良久。清臣来，一谈。康侯来，一谈。饭后，至智卿、钦轩室谈极久。清捡案头。夜饭后，阅《在园杂志》，阅课卷二本。子正睡。

王钦轩自中国来

廿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编电致译署，看小说，作七律一章。康侯来，一谈。至智卿、钦轩室一谈。编电致李相。饭后，写书档。法国前西贡律师□□□来，久谈。美国驻法署使布勒拉德尔来，谈极久。陈季同来，久谈。饭后，至智卿、钦轩室谈极久。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阅课卷三本。子正睡。

法前西贡律师来谈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饭后，至智卿、钦轩室一谈。美国驻法署使布勒拉德尔来，久谈，看小说。饭后，演弹丸。至智卿、钦轩室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甚久，阅旧案钞件。子正睡。

美驻法使来谈

廿七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美署使布勒拉德尔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谈甚久。看小说。饭后，至玻璃厅徘徊甚久，演弹丸，与智卿一谈，看小说。夜饭后，陈敬如来，谈极久。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未毕。更朝服率属向阙行礼，叩祝万寿圣节。核公文毕。清臣来，一谈。核函稿二件。饭后，至智卿、钦轩室一坐。看小说极久。饭后，写摺扇一柄。至后园游观。至智卿室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夜饭后，批识之。阅《申报》，看小说。子正睡。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写一函致夔九。栉沐。看小说。饭后，徘徊良久。未正，偕霭堂至外部，见尚书沙美拉库，谈至申正乃出。拜喀拉多，不晤。拜美国驻法署使布勒拉德尔，久谈，归。饭后，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一谈。写屏幅二纸。清臣来，谈极久。唐景星、白德勒来，谈极久。夜饭后，写屏幅四纸。子正睡。

三十日　晴。辰初起，编电寄译署，甚长。茶食后，清臣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批阅侄儿广钧诗，写一函寄

内人，核译官所翻新报。饭后，写对联三副，屏四幅。申初，偕霭堂至外部，坐候良久，见尚书沙梅拉库，久谈。至霭堂家一坐，归。饭后，美署使布勒拉特尔〔来〕，一谈。写摺扇一柄，印所写屏、联。演弹丸。至智卿室谈颇久。白德勒来一谈。夜饭后，鼎侯来，久谈。鼓瑟良久。子正睡。

光绪九年七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久谈。编电寄译署。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师鲁纳来，谈极久。至湘浦室一谈。饭后，看小说。至后园花厅散步良久。至智卿室小坐。看刘向《说苑》，看小说。夜饭后，阅译官所翻新报，看小说。子正睡。

看《说苑》

初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率其子觉尔吉来，一坐，饭后，批阅函牍毕。至智卿室一坐。剃头。看《申报》。写摺扇三柄，纨扇一柄。齿痛甚剧，以药水漱之。饭后，至玻璃厅散步。白德勒来，一谈。至智卿室谈极久。夜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二件，批领字。子正睡。

初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作七律一章。清臣率其女伊利士来，谈极久。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谈。作七律一章，写一函寄内人。体中不适，睡成寐。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清捡寄英诸物。夜饭后，核公文一件，看小说。

马清臣之女伊利士

初四日　阴，下午大雨，夜大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看类书，作诗未成。饭后，成七律一章，编电寄

译署。清臣来，久谈。至智卿室一坐。改所作七律，未就。静坐良久。饭后，至智卿室谈极久。核译官所书前月晦日外部问答节略。改诗，夜饭后，脱稿，仍不惬意。至湘浦室久谈。子正睡。

初五日　雨，阴，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作七律一章。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核公文二件，核译稿三件。申正，偕霭堂拜美国驻法署使布勒拉德尔，一谈。归，核译件。饭后，至智卿室一坐。看类书甚久。夜饭后，至智卿室谈甚久。作七律一章。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编电答之。栉沐。作七律一章。清臣来，一谈。将所编之电增入数语。饭后，徘徊甚久。未正，偕霭堂至外部，坐候良久，见沙梅拉库，争辨良久。至清臣寓中一谈。归，华必乐来，谈极久。日意格来，一谈。驻法美国署使布勒拉德尔来，一谈。饭后，核公文二件，译文一件。至智卿室一谈。作七律未就，夜饭后，成章。翻阅类书，鼓瑟，看义山诗。子正睡。

前往外部争辨良久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作七律一章，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一谈。饭后，翻阅《文心雕龙》。清臣来，一谈。华必洛来，久谈。清臣复来，一谈。写一函谕女儿。饭后，钞电报寄郑玉轩。至智卿室一坐。阅钦轩带来诸物，清捡案头。夜饭后，写书底，请逸斋缮之。鼓瑟。写一函寄松生，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初八日　晴雨半。巳初起，茶食后，阅《板桥集》甚久。

查译署来电二次。饭后，编电答译署。清臣来，一谈。日意格来，久谈。核公文三件。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翻阅类书。作七律未成，夜饭后，构思极久，乃脱稿，仍未惬意。子正二刻睡。

初九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改昨日所作诗，编电寄译署。清臣来，一谈，饭后，作七律一章。美署使来，一谈。作七律一章。饭后，至智卿室一坐。试月牙弓射箭。写一函寄郭家两甥，夜饭后，写毕。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运气良久。子正睡。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康侯来，一谈。清臣来，久谈。作七律未成。至智卿室一谈。饭后，作七律，良久乃脱稿。看类书。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复坐极久。作七律一章，夜饭后，脱稿。写零字。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作七律一章。清臣来，久谈。编电寄译署，核公文三件。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翻阅文选。子振、冬卿来，一谈。作七律一章。日意格来，谈甚久。饭后，作七律一章。至智卿室一谈。小睡，成寐。夜饭后，清捡案头书籍，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十二日 晴，傍夕微雨。巳初起，茶食后，作七律一章，写一函寄内人，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一谈。清捡橱中书籍，清零纸杂字。饭后，复清良久。阅《申报》。法人为缅甸公使之随员者伯爵特赖力克来，谈极久。热甚多汗，更换裹衣。作七律一章。饭后，至玻璃厅，与智卿

缅甸公使随员来谈

一谈。核公文一件，甚久。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作七律一章。子正睡。

十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作七律一章，又忆录旧作七绝五章。清臣来，久谈。康侯来，一谈。核函稿一件，译文一件。饭后，看小说甚久。至智卿室一谈。桂冬青、联子振各率眷属来谒，略坐一谈。清捡屉中佩饰等件，良久乃毕。看小说，核公文三件。饭后，写摺扇一柄，看小说。至智卿室久坐。清检西字各函及壁袋中零件、账单。写一函寄内人。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丑正起，着衣，查译署来电。寅正，解衣复睡，巳初起。茶食后，批所查各电应办之事，嘱从官办之。看《郑板桥集》，喜其家书，蔼然仁厚，君子之言，非狂生也。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久谈。看《史记·项羽本纪》。头昏，和衣卧，成寐。申正起，核公文二件。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谈极久，写零字。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论郑板桥

十五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督仆从移置书室中器物，清捡柜中摺扇、信纸等件。清臣来，一谈。饭后，复清柜中零件。日意格来，一谈，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写零字，看小说，鼓琴。子正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桂冬青来辞行赴俄，一坐。清捡案头文件。清臣来，谈甚久。饭后，观智卿安电气铃，查译署来电，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至

安电气铃

湘浦、康侯室各一谈。饭后，写摺扇二柄，自印近作诗。写一函致商农、松生。看小说，鼓瑟。清臣来，久谈。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子正睡。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清臣来，久谈。饭后，核公文五件，清捡行囊。申初，偕清臣、霭堂拜美国驻法公使暨其参赞，拜俄国驻法公使，均不晤。归，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复往一坐。看小说。夜饭后，写零字，鼓瑟。子正睡。

十八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清捡行李。康侯来，一坐。辰正三刻，余自使署启程，巳初二刻登火车，巳正展轮。在车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与清臣一谈。未正，抵博郎登舟，海中大雾，舟行不能畅遂。酉正，始渡毕，登车复行。戌正，抵伦敦使署。饭后，与内人谈极久。子正睡。

自法至英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应办公件。松生、清臣先后来谈。饭后，至松生室一坐，商农、子博同谈。至夔九室一坐。至上房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三件，译文二件，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清臣来，谈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查译署来电。茶食后，栉沐，写摺扇一柄，备四体。清臣来，一谈。至商农室立谈片刻，松生、子博同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徘徊良久。申初，偕清臣至外部，坐候六刻，尚书格兰斐自枢廷出，须赴议院，未能接见。至庞侍郎处一谈。酉初归。

坐候六刻未能接见

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一件，写一函寄介石弟，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内人来，谈极久。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核译文一件。清臣来，一谈，至松生、商农处一谈。饭后，与内人久谈，小睡成寐。体中不适，未治事。饭后，观棋一局。开单寄瀚元号购物，写零字。至松生室一谈，商农同坐。夜饭后，内人来，久谈。至清臣室一谈。子正睡。

体中不适未治事

廿二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核译文一件。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清臣室久谈，至上房坐极久。饭后，至女儿室久坐，听女儿在客厅奏乐。核函稿二件。夜饭后，查译署来电。松生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剃头，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商农室一谈，核译文。饭后，至女儿室久坐。看小说。夜饭后，听女儿奏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书案屉中杂字零纸。入上房久坐。长女廿四岁生日，小设家宴。饭毕，围棋一局。刘步蟾来，久谈。湘浦来，一谈。内人来，谈甚久，入上房复久谈。饭后，复谈极久。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至湘浦室久谈，入上房一坐，围棋一局。子正睡。

刘步蟾来久谈

廿五日　阴。巳正起，清臣来，一谈。茶食后，至清臣处一谈。核译文。至松生室久谈，商农同坐。饭后，围棋一局。整表良久，整胡琴。至上房坐极久。饭后，听女

儿奏乐，与内人久谈。夜饭后，查捡屉中零物，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清捡屉中铁器。饭后，核公文三件。至上房一坐，澡身良久，小睡片刻。饭后，围棋一局。核致译署函稿，未毕。听女儿奏乐。夜饭后，调琵弦。清臣来，一谈。核函稿毕。内人来，一谈。子正睡。

廿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栉沐。阅《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批所阅函牍，核译文。至上房一坐。至松生室一谈。写一函致康侯。饭后，围棋一局，编电致译署，听女儿奏乐，阅吴梅村诗。至清臣处一谈。以洋字号记琵调，粘贴良久。夜饭后，阅夔九课卷，未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核译文。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一言电线事，一报法越事。饭后，围棋一局，揭纸良久。至上房久坐。饭后，体中不适，至上房徘徊良久，小睡，未成寐。夜饭后，督仆役开巴黎寄来木匣。阅《红楼梦图咏》。唐景星来，谈至子正二刻乃去。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言电线事及法越事

廿九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与白德勒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自安压纸机器，编电寄译署。体中不适，至上房久坐，小睡，未成寐。至商农室一坐，松生同谈。饭后，围棋一局，画格良久，听女儿奏乐。夜饭后，钉书一册。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安机器

八月初一日 晴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钉书。

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谈。饭后，松生来，一谈。编电寄译署。至上房一坐，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至松生室久谈，商农、子博同坐。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核公文二件，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剃头，至上房一坐。饭后，试新式钢钻，阅课卷三本，至上房坐极久。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久坐，松生同谈。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核函稿二件。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试新式钢钻

初三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清捡文具。日意格来，谈极久。饭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久坐。至清臣室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清捡行李。夜饭后，至厨房等处，督仆役搜查失物。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搜查失物

初四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阅《申报》。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在上房坐极久，清捡零物。饭后，至清臣室谈甚久。入上房久坐，看小说。夜饭后，清捡行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晴雨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巳正二刻，偕清臣启行，在火车久谈。未初一刻登舟，申正，渡海毕。在火车小睡，成寐。与清臣久谈。戌正二刻，抵巴黎，亥初一刻，入使署。与康侯久谈，夜饭后，复久谈。核译文，写一函寄内人，写谕单谕驻英参赞。子正睡。

自英至法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康侯室一谈，子振、霭堂室各立谈片刻，智卿、钦轩室一谈。康侯来，一谈。画戒指图章样二枚。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久谈。未正二刻，偕霭堂、清臣拜美国驻法公使，不晤，晤其参赞，一谈。偕霭堂至外部，晤尚书沙梅拉库，久谈。至清臣处一谈。归，康侯来，一谈。编电寄译署。饭后，与康侯一谈，至智卿室坐极久。夜饭后，核公文、译文数件，清理案头，鼓瑟。子正睡。

画戒指图章样

初七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各国电线通行条约。至康侯室一谈，智卿室一谈。英国日报馆主笔人来谒，一谈。饭后，法国官报馆阿穠萨发之总办李贝来，谈极久。唐景星来，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看小说。夜饭后，写零字，至智卿室久谈，鼓瑟。子正睡。

英法报馆派人来访

初八日　阴，下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衣饰。清臣来，一谈。饭后，勒当新报馆主笔人来，谈极久。美国驻法公使穆而登、德微理亚、日意格先后来谈。写一函谕女儿。饭后，巴德哪来，谈极久；前署驻华公使，现充驻瑞典公使，拟调驻华公使者也。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景星来，谈极久。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看《适情雅趣》，至智卿室久坐，看小说。饭后，清臣来，一谈。唐景星、白德勒来，谈极久。夜饭后，清捡行李，看小说。子正睡。

初十日　法晴，英雨。辰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

自法至英

坐甚久。辰正三刻，偕清臣自使署启行，巳正一刻展轮。申正，渡海毕，至福克师登新宅中阅视良久。酉初三刻，抵伦敦，入使署。体中不适，头晕齿痛，小睡未成寐，亥正起。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夜雨甚大。巳初起，茶食后，齿痛，静坐。至松生、商农室各一坐。医士来诊，一谈；又陪医诊钖儿。至清臣〔室〕，与金登幹一谈。客去，与清臣一谈。饭后，核公文三件。至上房久坐，清捡行囊。核公文一件。饭后，至上房清捡行李，静坐良久。夜饭后，清捡文具。子正睡。

偕妻儿至福克斯登别墅小住

十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盥漱后，入上房督仆役清捡行李。小食后，复清片刻。巳正二刻，偕内人率儿子三人启行，午初展轮，在火车与清臣谈极久。未初，抵福客师登，乘马车入新寓，与内人阅视房间，商酌分住。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晨报》馆主笔人来，谈甚久。观仆从安置什物，批所阅函牍，剃头。夜饭后，阅《申报》。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拜访外相

十三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至上房一坐。巳初三刻，偕清臣至车栈小候，巳正展轮。午初一刻，至英国外部丞相伯爵葛兰斐别墅，谈极久，游观良久。未正，饭后复谈良久。申正辞出，酉初二刻抵寓。饭后，与内人久谈，治乐器。夜饭后，核译文，治乐器。子正睡。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至下层各房及厨房阅视良久，至上房久坐。清臣来，久谈。饭后，偕清臣复往

葛兰斐别墅，与法驻英使瓦定敦谈极久。葛相自送余至车栈，一谈。申正三刻展轮，酉正抵寓。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答译署。内人来，一谈。夜饭后，鼓瑟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从官贺节。清臣来，一谈。清捡室中器物，入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女儿来自伦敦，谈片刻。松生、夔久偕来，各立谈片刻。至清臣室一谈。偕内人率儿女游行海滨。归，鼓瑟。饭后，提海水澡身。小睡，未成寐。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至松生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海水澡身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凭窗眺览，栉沐。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谈极久，至女儿室一坐。申初，偕内人率次女拜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之夫人，不晤，余与阿礼国一谈，乘车游观福克师登乡景，酉初归。饭后，与内人久谈。清查存款数目，开单记之，写空白提票五纸。夜饭后，至松生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饭后，偕清臣、湘浦启行，登舟后，坐候片刻。午初一刻启碇，未初，渡海毕。登火车，候半时乃展轮，酉正二刻，抵巴黎，戌初二刻，入使署，与康侯一谈。饭后，至从官室各一谈。康侯来，一谈。子初睡。

自英至法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查阅越南东京舆图。清臣来，久谈。康侯来，一谈。核译件。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唐景星、白德勒来，久谈。写一函寄内人。申初三

晤法首相

刻，偕霭堂往外部，晤首相茹勒斐理，谈极久。外部总办毕落同坐。归，已酉正二刻矣。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日意格来，久谈。夜饭后，核公文二件，阅《申报》，看小说。子正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霭堂来，一谈。编电寄译署。因北室太冷，移居南室，督仆从搬置器物，未毕。饭后，复搬良久。清臣来，谈极久。清捡文具。饭后，核译文，复编电寄译署，看小说。夜饭后。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子正睡。

二十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清捡信封、零纸，核译文。饭后，阅舆图，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查译署来电码号，看小说。饭后，作印色盒外套，写零字。日意格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夜饭后，写一函寄内人，整存墨笔良久，写零字。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体中不适，静坐良久，批新闻纸。饭后，看棋谱，静坐片刻，小睡成寐。核译文，查译署来电。医士来诊，一谈。至智卿室一坐。饭后，核函稿二件，甚久。至霭堂室一坐，逸斋室立谈片刻。旋室，静坐极久。夜饭后，看小说，静坐。子正睡。

批新闻纸

廿二日　早雨，午后晴。巳初起，茶食后，写隶书册叶一幅。清臣来，谈极久。写册叶二幅。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写行书册叶六幅，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册叶三幅，看小说，弹琵琶。夜饭后，写册叶五幅，终焉。

看小说。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行书六行，直条屏二幅。清臣来，一谈。饭后，译电寄李相。看小说。查阅报销册，计算存款。写一函致燮九。至智卿室一谈。核译文。饭后，画格良久，写零字，写册叶半幅。数瑟，演象戏式，看小说。夜饭后，写册叶一幅半，数瑟，看小说。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午后晴，夜复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写册叶。清臣来，谈极久。饭后，日意格来，一谈。美国人别尔司达来，一谈。写册叶。别尔司达复引美国枪商巴尔特来特来呈枪样，谈颇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写册叶，看小说。日意格复来一坐。夜饭后，写册叶。本日共写册叶十二幅，幅百二十字，行楷也。看小说。子正睡。

美国枪商来呈枪样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经史百家杂钞》，写册叶，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查李相来电。清臣来，一谈。写册叶。饭后，查译署来电。至智卿室久坐。看棋式，看小说。夜饭后，写册叶。本日所写册叶为大楷十二幅，幅廿四字，又写不惬意而弃之者四幅。写零字，看《申报》，写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廿六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核电报误字，写册叶。阅上海寄来文报，查译署来电。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写册叶。未正，偕霭堂赴外部，坐候半时许，晤首相茹勒斐理，谈半时许。拜白龙铠，不晤。至医士多雷家诊

与首相谈半时许

视寒疾。归，饭后，写册叶，编电寄译署。写册叶，本日所写十二幅，为行楷四百馀字。画格。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写零字甚久。子正睡。

廿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寄译署，画格，写册叶。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册叶。日意格来，一谈。法兰亭之妹与妻同来，一谈。申正，偕霭堂赴外部，晤茹相谈极久。归，写册叶。本日所写共十二幅，幅四十字，行书也。饭后，至智卿处谈极久。写零字，阅《申报》。夜饭后，核译件，阅《申报》。子正睡。

廿八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久谈。批函牍。饭后，写册叶。写一函寄内人。日意格来，一谈。白龙铠来，谈极久。清臣来，久谈。写册叶。饭后，复写，以行楷录唐子山《春赋》也。录毕，看小说良久，鼓瑟。夜饭后，复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子正睡。

廿九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写册叶，阅课卷二本，看《晋书·陶侃传》。饭后，康侯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写册叶，以行楷录唐子山《对烛赋》毕也。饭后，更公服，偕康侯、霭堂至西班牙驻法使署，与各国公使序立厅中，良久，西班牙国君出厅接见，人谈数语，半时许乃见毕。归，写册叶。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写册叶，看小说，楷书张子《西铭》一通。子正睡。

西班牙国君接见各国公使

三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看小说。

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写册叶。钟表局主人偕阿恩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谈甚久。写册叶，是日所写为隶书二百字，篆书九十六字。写零字，夜饭后，复写良久。看小说。子正睡。

钟表局主人来

九月初一日　晴雨互见。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习字一幅半。清臣来，一谈。饭后，写零字。未正，偕霭堂赴外部，申初晤尚书沙美拉库，一谈。拜李柏门太太，久谈，法兰亭之母同坐。拜雷穆安父女，久谈。拜法兰亭之妻，不晤，酉初二刻归。饭后，清臣来，久谈。写零字。至康侯室立谈片刻。日意格来，一谈。夜饭后，写零字，写函封英文。至智卿室久谈。子正睡。

初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饭后，核公文一件，函稿一件，译文一件，画格甚久。清臣来，一谈。习字二幅。饭后，核公文二件。至智卿室一坐，逸斋室一谈。习字三幅，夜饭后，习二幅。看小说。子正睡。

初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写零字，看小说，翻阅《经史百家杂钞》，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看小说，演棋势。饭后，核公文一件。至智卿室坐极久。写零字，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演棋势。子正睡。

初四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写一函寄松生。画格良久。清臣来，久谈。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至智卿室久坐。写册叶一幅。饭后，演棋势。

至智卿室坐极久。看小说。日意格来，一谈。夜饭后，写零字。子正睡。

初五日　阴雨。巳初起，编电致译署。茶食后，剃头，看小说。自整抽屉，写册叶，演棋势。饭后，复演片刻。至智卿室久坐。写册叶，看小说，演棋势。英国电馆新报主笔人来谒，谈极久。饭后，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久坐。画格甚久，看小说，核译文。夜饭后，至智卿、钦轩处观印信纸，演棋势。子正睡。

英国电馆新报主笔来谒

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册叶。巴吕来，谈极久。至智卿室一坐。饭后，演棋势。未正，偕霭堂至外部。申初，见沙梅拉库，一谈。至霭堂家一坐。归，看《两京赋》。饭后，清臣来，一谈。清捡行李，夜饭后，复捡良久，捡内人皮衣应带者。丑初睡。

初七日　晴阴半。辰初起，清捡行李，茶食后，清毕。辰正三刻，自巴黎使署启行，巳初三刻，火车展轮，与清臣谈极久。未正登舟，申正，渡海毕。乘车入寓，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复谈良久。清捡行囊中物，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自巴黎回法克斯登

初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听帆、介生室各一谈，至松生室一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内人来，一谈，至内人室久谈。围棋一局。柏尔斯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饭后，以海水澡身，调瑟弦，至上房久坐，偃卧片刻。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松生来，谈极久。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阅毕。偕内人率次女、铭儿游观海滨极久。归，与清臣一谈。绅士结福骁来，一谈。查译署来电六十字，编电答之。饭后，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久谈。至上房一坐。调瑟弦，写册叶。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内人来，谈极久，入上房复谈极久。丑正睡。

初十日 晴。巳正起，清检案头，茶食后，清毕。至清臣室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写册叶，核译件，上琴弦。至清臣、松生室各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写册叶。夜饭后，写册叶，听女儿奏乐。丑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切纸良久，演棋式。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写片函致夔九。与内人久谈，偕至海滨一坐，申正二刻归。湘浦、霭堂来，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写册叶。内人来，一坐。子正睡。

偕夫人至海滨一坐

十二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核译件。至清臣室一谈。清臣来，一谈。剃头。入上房一坐。饭后，体中不适，睡成寐。申初二刻起，围棋二局。饭后，清查存款，开单记之。至上房坐极久。夜饭后，演棋式，写册叶。子正睡。

十三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写册叶。至清臣室久谈。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静坐极久。申初，偕内人率次女至本城公廨，受绅民颂词，又答词谢之。申正二刻礼毕，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写册叶。

至本城公廨受颂词

至上房久坐，小睡，未成寐。夜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海滨观烟火，亥正二刻归。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十四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写一函致康侯，未存稿。至松生室一谈，湘浦同坐。至清臣室一谈，霭堂同坐。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久谈。写册葉。内人来，久谈。霭堂来，久谈。饭后，与内人久谈。写册葉。璇女来，久谈。入上房久谈。夜饭后，写册葉。霭堂来谈二次。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雨互□。巳初起，茶食后，霭堂来，一谈。写册葉，看《申报》。入上房一坐。饭后，夹影相良久，未初二刻，偕内人率次女往外部丞相格兰斐别墅，清臣同去。未初三刻，火车展轮，申初抵墅。内人在格相伯夫人〔处〕坐谈，余与格相至别厅，谈公务良久。申正辞出，申正一刻，火车展轮，酉初一刻抵寓。饭后，写册葉，阅上海寄来之物。至上房一坐。演棋势，夜饭后，复演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率妻女访外相夫妇

十六日　阴，微雨，夜雨稍大。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演棋式，写册葉。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申初，偕清臣拜客，惟意大利伯爵夫人阿配拉处入谈片刻，馀数家皆不晤。归，在上房一坐。围棋一局，饭后，又一局。与内人谈极久。写册葉。夜饭后，内人来，一谈。演棋势。以海水澡身。子正睡。

十七日　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画格。至上房久坐。饭后，静坐甚久。内人来，一谈。写一

函致康侯，未存稿。申初，偕内人拜福克师登府尹夫人，一谈。拜沙门工部局员，不晤。拜廨此府尹，一谈，酉初归。饭后，内人来，久坐。松生来，一坐。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写一函致康侯，甚长，未存稿。内人来，一谈。演棋势。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徘徊极久。清臣来，久谈。写一函致康侯，未存稿。演棋势。饭后，与内人久谈。写一函寄伯涵。入上房一坐。偕内人至海滨一坐，归。饭后，围棋二局，小睡成寐。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演棋势甚久。子正睡。

十九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极久，剃头。演棋势，作函稿一件，阅巴黎寄来文报。饭后，在上房久坐。写一函致康侯，未存稿。入上房坐极久。饭后，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号写书底，鼓瑟。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作乐章一首，兆排宫商，以为国调。饭后，在上房久谈。未正，女客来谒内人者十人，先后陪谈。客去，听女儿奏国调。饭后，围棋二局，观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册叶，演棋势。夜饭后，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创作国调（国歌）

廿一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叶，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湘浦同坐。饭后，围棋四局，写册叶。编电致霭堂。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奏乐，写册叶。夜饭后，复写良久。子正睡。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甚久。写一函致康侯。演棋势。饭后，偕听帆至布拉课尔家影相。归，至上房，围棋三局。核公文二件。松生来，久坐。饭后，围棋二局，写册叶。以海水澡身。写册叶。夜饭后，写册叶，写零字。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廿三日　早风雨，午刻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演棋势，写册叶。饭后，偕内人率次女拜客，播尔师夫人、梭尔特夫人、配登夫人、费子解拉尔夫人处入谈，馀投刺，申正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写册叶。夜饭后，写册叶。自来福克师登寓后，所写册叶除讹误不存外，存者共八十幅，篆、隶、大小楷、行书，凡五体，本日写毕，将装钉之以寄郭宅外甥，清捡次序而号记之。子正二刻睡。

率广询拜女客

廿四日　阴，晨见日光。巳正起，茶食后，号册叶次序毕，又改写一叶。至听帆室立谈片刻。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谈甚久。演棋势，核译文。至松生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刻铜锁码号十馀把，查巴黎来电码号，演棋势。夜饭后，演棋势，写册叶，写零字。子正睡。

廿五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室谈甚久，渠自巴黎特来有所禀问也。核译文。饭后，围棋二局，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湘浦同坐。写零字。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画格，写册叶，演棋势。夜饭后，演棋势，奏乐。至听帆室一谈。听女儿奏乐，写册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马清臣来有所禀问

廿六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写册叶。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查郑玉轩星使来电码号，编电答之。饭后，围棋二局，写册叶。偕内人率次女至海滨坐极久。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查译署来电码号，写册叶，围棋二局。夜饭后，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松生来，久谈。饭后，写册叶。偕内人至海滨坐极久，申初归。写册叶。都司库克师夫妇来谒，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画格，写册叶。听女儿奏乐。夜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答之。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补刻铜锁码号，写册叶。饭后，围棋二局。偕内人率儿女游海滨极久。归，在上房一坐。威妥玛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查巴黎来电码号，极长。写册叶，演棋势。夜饭后，写册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威妥玛来

廿九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演棋势，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册叶。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率儿女至海滨游观极久。归，在上房久坐，写册叶。饭后，围棋二局，以海水澡身，为商农篆牙章。内人来，一谈。夜饭后，篆牙章，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篆牙章

三十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将所篆牙章未惬意者改写数方。至松生室久谈。饭后，围棋一局，编电寄译署。入上房一坐。写一函寄介石弟。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谈极久。批所寄介石函封面。夜饭后，清捡案头，加

写一函致邵小村。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月初一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课卷四本。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一谈。至松生室一谈。内人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谈极久。至女儿室一谈。夜饭后，听女儿奏乐极久。听帆来，一谈。子正睡。

初二日　阴。辰正醒，在床查巴黎署中来电码号，巳初起，编电寄译署。茶食后，栉沐。酌改电语，演棋势，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查巴黎署中来电码号。至上房一坐。日电新报馆主笔德娄给来，谈极久。围棋一局。查巴黎署中来电码号。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久谈，演棋势。至女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夜饭后，写一函致康侯。演棋势。入上房久坐。丑正睡。

日电新报主笔来访

初三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湘浦同坐。至女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谈极久。阅课卷四本，编定甲乙。清臣自巴黎来，一谈，饭后，复谈极久。编电致译署。至女儿室谈极久，内人同坐。夜饭后，至清臣室久谈。演棋势。内人来观首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至清臣室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书室，一谈。女客来谒者十人，陪谈甚久。饭后，围棋三局，核公文二件，函稿二件。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子正睡。

女客来谒者十人

初五日　阴，风雨，微见日影。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零字极久。将前旬所写册叶编排次序，记以码号，寄夔九交书店装钉。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谈极久，整金花一枝。饭后，围棋二局，查译署来电甚久，与清臣一谈。松生来，谈极久。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夜雨。巳初三刻起，茶食后，作照会稿一件，寄霭堂译法〔文〕。剃头。清臣来，一谈。将清臣所拟法文照会稿自译汉文。饭后，围棋一局。查巴黎来电，写一函寄霭堂。泰姆司新报馆主笔人戈洪来，一谈。戈罗瓦新报馆主笔人来，谈极久。发致霭堂函。至海滨一游。归，在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偕清臣率儿女至溜冰场看烟火。归，倦甚，小睡成寐。夜饭后，松生来，一谈。写零字甚久。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法文照会自译汉文

初七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听帆来，一谈。演棋势，写零字。至清臣室久谈。在上房一坐。饭后，写零字。未正二刻，偕内人出门，拜客九家，各一谈，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写零字，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写零字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演棋势，整洋笔。清臣来，一谈。饭后，核译件。未正二刻，偕内人出门拜客，入谈者六家，酉初归。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查康侯来电码号，至清臣室一谈，听女儿奏乐极久。夜饭后，与内人一谈，写零字，查译署来电码号，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夜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演棋势。清臣来，久谈。整自鸣钟。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偕内人率儿子至海滨，游行极久。归，在上房一坐，清捡行囊。饭后，围棋二局。松生来，久谈。内人来，一谈。夜饭后，演棋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是日为先祖考竹亭大夫冥诞，九十四岁也。

初十日　晴雨互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以寄寓偪仄，衣服不备，不敢行礼。辰正起，清捡零件。茶食后，偕清臣启行。巳初二刻展轮，午初二刻，抵伦敦使署。清捡要物应交夔九者，督仆从清查衣料等件。饭后。至商衣室一坐，芳圃、夔九室各一谈。清捡零件。未正二刻，偕清臣至倍生那影相馆，照相数幅，徇其请也。申正归，与清臣一谈。饭后，复捡点衣饰。酉正，赴伦敦城主大宴。子初一刻归，食粥少许，清捡行囊。丑初睡。

由法至英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先太傅文正公七十三岁冥诞，未能设奠。清捡行囊，清查书柜中应带书籍。饭后，徘徊良久。辰正三刻，自使署启行。巳正，火车展轮，午正，抵福克司登。与内人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申初，女客来谒内人者约廿人，陪谈极久。酉初，客尽去。饭后，围棋二局，清捡书籍、纸张。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仍回法克斯登

十二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栉沐，演棋势，清捡书籍。饭后，围棋二局。师坦达新报馆主笔人费希尔来，一谈。傅兰雅来，谈甚久。申正，偕内人拜命妇萨尔捡特，

傅兰雅来

久谈，珣女、铋儿同去也。酉初归。饭后，围棋二局，画格，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演棋势。至松生室一谈，至上房一坐。核函稿一件致钱子密，自缮未毕。饭后，与清臣久谈。未正，偕内人率珣女拜客六家，各一谈，最后至命妇库克师茶会，酉正归。饭后，清捡行囊极久。夜饭后，以海水澡身。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辰正二刻，偕清臣、湘湄启行。巳初解缆，与清臣久谈。午初，渡海毕，登火车，午正展轮，与清臣久谈。申正，抵巴黎。酉初，入使署，与康侯久谈。饭后，清捡书籍及行囊各物。至康侯室立谈，子振在焉。至智卿、钦轩室一谈。写一函寄内人。夜饭后，改正乐章。子正睡。

由英至法

十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霭堂来，一谈。剃头。清臣来，久谈。康侯来，一谈。饭后，看小说，写一函寄夔九。申初，偕霭堂至外部投刺，遇美国驻法公使莫尔登，一谈。拜莫尔登及日本驻法使，均不晤。至伯理玺天德处投刺。归，与康侯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一谈。看小说。日意格来，一谈。夜饭后，康侯来，谈极久。看小说。子正睡。

外部遇美国公使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演棋势。草号写书档之稿。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吴秉文来，谈极久。核译件。美国驻法公使莫尔登来，一谈。缮致钱子密函毕。

饭后，看小说。康侯来，坐极久。演棋势，看小说。夜饭后，演棋势，核函稿二件。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演棋势，看小说。康侯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徘徊良久。英国森梯纽新报馆探事人来，谈极久。阅英人翟尔斯所译《古文选珍》。康侯来，久坐。清臣来，一谈。果尔瓦新报馆探事人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坐极久。康侯来，坐极久。日意格来，久坐。夜饭后，演棋势，写零字。子正睡。

翟尔斯译古文选珍

十八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码号。康侯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傅澧兰、日意格先后来，各一谈。至智卿处剃楹联格。清臣来，一谈。饭后，写零字，演棋势，看小说。康侯、清臣先后来谈。夜饭后，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楹联十副。清臣来，一谈。饭后，栉沐。至智卿室久坐。写楹联九副。饭后，至霭堂室一坐。寻规矩笔良久。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康侯来，谈极久。翻阅早年日记。子正睡。

廿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甚久。至霭堂室一坐。写楹联八副，写一函答李丹崖。饭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编电致译署。未正二刻，偕霭堂拜外部署尚书茹勒斐理，不晤，晤其参赞马赛尔，一谈。拜勾界尔，久谈。拜吴秉文，不晤。归，日意格来，一谈。饭后，查译署来电，写堂谕，查逸斋欠债之事。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一

写堂谕查逸斋欠债

谈。演棋势，夜饭后。复演良久。康侯来，坐甚久。写零字。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十二副，写一函寄内人。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楹联十副，看小说，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谈甚久，核摺、片稿各一件，看小说。康侯来，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洗笔，写零字，画格。看小说。子正睡。

廿二日　晴，傍夕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阅《申报》，写楹联十一副，阅上海寄来函牍。清臣来，一谈。饭后，看算尺。未正，偕霭堂赴外部，晤尚书茹尔斐理，久谈。至蜡人馆观览良久，申正归。至智卿室一坐。饭后，演棋势。康侯来，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夜饭后，清臣来，一谈。演棋势。阅早年日记、函稿。子正睡。

游蜡人馆

廿三日　晴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十副，核公文二件，清捡案头。饭后，剃头。翻阅可写屏幅之语，写四体屏二副，共八幅；写对联三副。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零字，演棋势。核公文三件。夜饭后，阅翟尔斯所译古文。

廿四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写四体屏二副，共八幅。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屏，草书四幅，行书、行楷各一幅。日意格来，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钦轩室谈极久。钞六朝文数段。夜饭后，阅《经史百家杂钞》词赋类。子正睡。

钞六朝文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李丹崖，写

楹联八副。清臣来，一谈。饭后，阅《斯文精萃》所选赋。写楹联二副，屏六幅。至智卿室一谈。集八言联良久。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致译署、金帅各一纸。阅上海寄来文报，夜饭后，阅毕。写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集八言联

廿六日　阴。巳初起，核已缮摺片，接纸而包之。茶食后，写楹联三副；行书屏二副，共八幅。阅《申报》。饭后，核公文函稿数件。至智卿室一坐。集八言联语甚久。翻阅《淮南子》。饭后，清臣来，一谈。集联语，以另纸缮清。康侯来，一坐。夜饭后，弹琵琶，演棋势。倦甚，静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钞《东京赋》一段。茶食后，写楷书屏四幅，共二百三十馀字；写楹联二副。饭后，写楹联二副；楷书屏四幅，二百四十馀字。清臣来，久谈。康侯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久坐。阅《文心雕龙》，摘句集八言联语，夜饭后，复集良久。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集联语。巴吕来，久谈。饭后，集联语。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久谈。饭后，集联语。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录所作国调，名曰"华祝歌"。演棋势。接译署电报，自查码号。编电致译署，甚长。丑初睡。

"华祝歌"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书籍。至下层客厅，与清臣谈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一坐。集联语。未正，偕霭堂至外部，晤尚书茹勒斐理，久谈。拜俄国驻法使，不晤，晤其参赞，久谈。拜日意格，久谈。归，清臣来，久

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德璀琳戌正来，谈至亥正二刻乃去。夜饭后，核译文，忆录旧见长联语，核函稿致译署。子正睡。

德璀琳来

三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集联语。清臣来，一谈。饭后，集联语。钩界尔来，一谈。至智卿室一坐。日本驻法署使光妙寺来，谈甚久。饭后，集联语。至智卿室久谈。写一函寄内人。夜饭后，看小说，演棋势。子正睡。

十一月初一日　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公牍等件。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俄国驻法公使倭罗甫王来，一谈。校阅旧作诸文。阅课卷，编定甲乙。僚友衣冠祝余寿，且设宴请余，酉初二刻入席，戌正散。清臣来，一谈。校旧作。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复校良久。康侯来，一谈。子正睡。

初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僚友来祝余四十五岁生日。与清臣一谈。更衣至僚友室谢寿。饭后，至湘浦室一谈。编电致译署。至智卿室一坐。安平会友勒穆尼来谒，劝中法勿开战衅，谈颇久。写一函寄内人。演棋势。勾界尔酉初二刻来，德璀琳酉正来，陪之饮宴，即僚友请余之筵也。戌正席散，一谈。客去，静坐片刻。亥初二刻，赴西班牙驻法新公使赛拉那茶会，子初归。核译文。夜饭后，看小说。丑初睡。

四十五岁

安平会友劝中法勿开战衅

初三日　阴。先祖妣江太夫人冥诞也。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静坐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至玻璃厅徘

徊良久。校阅旧作诸文。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之弟来，一谈，康侯来，一坐，清臣来，一谈。查译署来电。饭后。编电致译署。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康侯来，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初四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七副。至霭堂室、湘浦室各一谈。饭后，写楹联六副、屏四副。清臣来，久谈。申初三刻，偕霭堂至乐师雷穆安家，谈极久。拜德璀琳，一谈。酉正，至勾界尔家赴宴，戌初入席，亥初散归。康侯来，一谈。看小说。子正睡。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楹联四副。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楷书屏四幅，五百馀字，商农属录朱柏庐治家格言也。饭后，核函稿三件。至智卿室谈极久，核公文一件，演棋势。夜饭后，康侯来，谈极久。子正睡。

初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自英来，久谈。写集锦屏一方。饭后，核公文一件，写隶书屏四幅。未正二刻，偕霭堂至外部，坐候良久，为头等公使所压，未晤茹相而归。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一谈。饭后，核致译署函稿，极长。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清阅案头函件。加写致李傅相函，极长。丑正睡。

写致李相函极长

初七日　阴，雪，下午雪止。巳初起，茶食后，将昨夜所写致李傅相函另写一过，写片函寄内人。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静坐良久。申初，德国驻法公使来，久谈。编电致译署，封缄寄华各函。

清臣来，一谈。唐景星来，谈极久，饭后，复久谈。至智卿室坐极久。阅《孔丛子》，温《论语》。康侯来，一坐。夜饭后，至景周室一坐。至湘浦室久谈。演棋势。子正睡。

唐景星来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写楹联十副。清臣来，久谈。饭后，写楹联六副。绰米姑娘来谒，一谈，为瑞士商人说项，欲以洋枪十万杆售于中国也。至智卿室一谈。白德勒来，久谈。饭后，唐景星来，一谈。谈说新报会会友微刻来，久谈。至智卿室一坐。查译署来电码号。演棋势。夜饭后，看小说。康侯来，一谈。弹琵琶，演棋势。子正睡。

绰米姑娘报销洋枪

初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楹联十副。清臣来，一谈。饭后，费嘎罗新报馆主笔人来，久谈。未正，偕霭堂拜驻法德使，不晤。拜毕类太太，一谈。拜绰米姑娘，久谈。归，写楹联四副。饭后，至智卿室久坐。演棋势，看小说，静坐甚久。夜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翻阅文卷，编电致译署。子正睡。

费加罗报主笔来访

初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清臣来，一谈。写楹联六副，屏二幅。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致译署，致金帅。写屏二幅，观钦轩裁纸，写楹联二副，横披楷书七十字。英国驻法公使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久谈。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德璀琳来，谈一时许，子初乃去。夜饭后，清臣来，久谈。丑初睡。

十一日　阴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楹联三副，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一谈。饭

阿商哈发新报主笔来访

后，写楹联一副。阿商哈发新报馆主笔人来，久谈。写楹联五副。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与康侯一谈。看小说，演棋势。子正睡。

十二日　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七副。清臣来，久谈。饭后，写篆、隶各二幅。未正二刻，偕霭堂拜驻法英使，一谈。拜驻法德使，谈极久。拜教皇公使，拜雷穆安，均未晤。归，饭后，至智卿室谈甚久。写楷、行屏各二幅。康侯来，坐极久。夜饭后，阅《申报》附张，昨日阅之未尽也。弹琵琶，演棋势。子正睡。

十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写堂幅二帧。清臣来，一谈。饭后，写篆书横披一幅，查译署来电码号。未正二刻，偕霭堂至外部，晤尚书茹勒斐理，谈极久。归，编电致译署。至智卿室一谈。饭后，写隶书横披一幅，楹联二副。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一谈。夜饭后，康侯来，一谈。看小说，演棋势。子正睡。

晤外部尚书谈极久

十四日　早雨，昼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楹联六副。清臣来，久谈。饭后，写楹联十副。至智卿室久坐。写一禀呈四叔父。饭后，清臣来，久谈。清捡衣料良久。写一函寄内人。康侯来，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演棋势。子正睡。

十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篆、隶屏各四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写对联十一副。至智卿室久坐。核译文。饭后，至智卿室坐甚久。演棋势，看小说。倦甚，静坐偃息。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复久谈。

看小说，摘阮。子正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视所写对联，清捡下厅书籍。至智卿室一坐。英国泰穆司新报馆主笔人德布罗微子来，谈极久；新报主笔之名甲欧洲者也。饭后，写匾一幅，楹联一副，篆、隶屏各一幅。威妥玛来，谈极久。酉初二刻，康侯、湘浦请宴。戌初席散，至智卿室一坐。日意格来，久谈。看小说。运气良久。子正睡。

泰晤士报主笔来访

十七日 阴，微雨，午间见日。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至智卿室一谈。查李伯相来电码号。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楷、行屏各一幅。德国驻法使来，一谈。写篆书长联一副，篆书屏二幅。饭后，清臣来，一谈。写篆书屏二幅，补纸良久。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演棋势。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七副。饭后，写隶书横披一幅，堂幅一帧，行书堂幅一帧，行书、隶书屏各四幅。至智卿室一坐。写行楷堂幅一帧。清臣来，一谈。饭后，写行书横披一幅。至智卿室坐极久。康侯来，一坐。核从官所缮新报，夜饭后，复核良久，批识数处。摘阮、鼓瑟，演棋势。运气。子正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行草屏四幅，行楷堂幅一帧，长联一副，六十八字，七言联二副。饭后，写七言联五副，篆屏二副，共八幅。寒甚，至智卿室一坐。查译署来电，编电致译署。饭后，看小说。戈罗瓦新报馆主笔人拉风来，谈极久。康侯来，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演

戈罗瓦报主笔来访

棋势。子正睡。

廿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编电，一答李相，一致译署。栉沐。康侯来，一坐。写楹联六副。饭后，写三副。未正，偕霭堂至外部，晤茹勒斐理，谈甚久。归，写楹联五副。日意格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核函稿一件。至智卿室久坐。写小对联四副。阅《申报》，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演棋势。子正睡。

清臣自伦敦来

廿一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楹联四副。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饭后，代人写挽联一副，楹联八副，篆、隶屏各一幅。饭后，写楷、行屏各一幅，楷书堂幅二帧。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答之。核致李相电稿。清臣来，一谈。子正睡。

夏干画中俄边界图

廿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观钦轩将余所写联屏盖用图章，阅夏干等所画中俄边界地图。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未正，偕霭堂至外部，见茹相夫人，一谈；至梅纳舍杂货局购物；至霭堂家久坐。归，看小说。饭后，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久坐。看小说。夜饭后，阅《宋史·岳飞传》。写一函寄内人，又一函致夏干。摘阮良久。记应办之事。子正睡。

廿三日　阴，微雨。卯正醒，嘱从官查伦敦来电码号，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更公服率僚属叩贺长至令节，望阙行礼。看唐诗七古。霭堂来，一谈。饭后，看焦氏《易林》极久。为湘浦写匾二幅，并题跋数语，写楹联一副。看小说。英国驻法公使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逸斋室、湘

浦室各一谈。清捡案头，看小说。复至智卿室一坐。夜饭后，摘阮，看小说。子正睡。

廿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屉中各物。清臣自英来，谈极久。泰穆斯新报馆主笔人德布罗微子来，谈极久。庆太太来，一谈。饭后，雷穆安来，一谈。日意格来，久谈。写对联七副，匾二幅。清捡行李，饭后，复清良久。至智卿室久坐。康侯来，坐极久。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泰晤士报主笔又来

廿五日　阴。巳初起。康侯来，坐极久，饭后，复久坐。巳正二刻，自使署往车栈，午初一刻，火车展轮，与清臣久谈。申初，登舟，小睡。酉初二刻，渡海毕。到寓，与内人、女儿一谈，饭后，复一谈。清捡行囊中物。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巴黎回福克斯登

廿六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书籍。至松生室一谈。读鲍照《行路难》。入上房一坐，至女儿室一坐。饭后，为内人修整器饰。饭后，以海水澡身。具空白提票名押，汇丰八纸，英兰、丽如各二纸。写一禀呈九叔父，夜饭后，毕。鼓瑟，教铨儿舞棒。丑初睡。

教铨儿舞棒

廿七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阅韦廉臣所赠动物图说，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影相。清臣来，一谈。英国副将有瓦尔特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奏乐甚久。夜饭后，将昨夜写呈九叔父禀录稿存之。内人、女儿来，奏乐甚久。子正睡。

廿八日　阴，雾，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阅韦廉臣

韦廉臣送福音书图说

所送福音书图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栉沐。至上房坐极久。饭后，复久坐。偕听帆步行至□□□□□家茶会。戌正，率两女至议事厅观剧，子初归。夜饭后，清捡案头，查译署来电码号。丑正睡。

廿九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编电答译署。徘徊极久。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核译文。傍夕，闺秀费兹结罗来谒内人，陪谈甚久。查张幼樵来电码号。饭后，编乐章，至女儿室一坐。松生来，一谈。编电答幼樵。夜饭后，听女儿鼓琴。丑初睡。

十二月初一日 阴。巳正起，清捡案头。清臣来，久谈。饭后，至上房一坐，观仆从开木箱。女客来谒内人，陪谈极久。查李傅相来电码号。饭后，围棋二局，观钖儿乘小车。夜饭后，编电答李相，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二日 阴。巳正起，更衣，至松生室，贺其四十晋一生日，坐谈片刻，清臣同谈。茶食后，编电寄译署。至上房一坐。松生请便饭。席散后，入上房一谈。英人著新报书者名卜楷尔来，谈极久。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松生室一谈。清臣、听帆、介生请余暨松生宴于兰特尔会馆，戌初入席，亥初归。至饭厅，与内人、女儿久谈。阅棋势，运气良久，听女儿鼓琴。子正睡。

英国学者卜楷尔

初三日 阴，午刻微见日影。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演棋势。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海滨良久。清臣来，久谈。松生来，一谈。至上房一坐。申正二刻，率次女赴多兰夫人茶会，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谈极久。夜

饭后，写零字，鼓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巳正起，清臣来，久谈。饭后，清花片贺西人元旦。内人来，久谈。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调瑟弦，写零字，听女儿鼓琴。夜饭后，编电寄李傅相，写一函寄松生。与内人一谈。子正睡。

贺西人元旦

初五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因昨夜屡发眩晕，未能治事，静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复静坐。医士博尔司来诊，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至书房一坐。小睡良久。夜饭后，与内人一谈。子正睡。

初六日　阴，微雨。巳正起，查译署来电码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复阅良久。内人来，一谈。医士博尔司来诊内人，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编电答译署。夜饭后，观女儿安排室中器物，清捡案头，核函稿三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雾。巳正起，茶食后，阅课卷，阅《申报》中谕旨。饭后，清臣来，一谈。医士博尔司来诊余疾，一谈。内人、女儿陪女客，柏尔斯太太、费兹者洛姑娘来，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内人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雾，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申报》。清臣来，久谈。饭后，阅《申报》，入上房静坐。因内人见客，余避应酬，以养病也。清捡影相。饭后，至书室静坐，写一函寄松生，至女儿室久坐。夜饭后，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静坐养病

初九日　阴雨，下午见日。巳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饭后，看小说。至上房坐极久。饭后，复久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盛宣怀来电

初十日　晴阴半，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静坐，清捡案头，看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查阅盛杏荪观察来电。医士来诊，一谈。核《电句集锦》。饭后，至上房久坐，核《电句集锦》。夜饭后，内人来，一谈。核函稿二件，封寄逸斋。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十一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批禀一件。饭后，围棋一局，批禀一件。内人来，久谈。至介生处，编电致译署。饭后，核《电句集锦》，静坐良久。朱调元、蔡和甫来，久坐。调元后去，复久谈。夜饭后，内人来，久坐。子正睡。

教诫女儿

十二日　阴，夜微雨。巳正起，茶食后，蔡和甫来，谈甚久。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教诫女儿，与内人久谈。夜饭后，核《电句集锦》。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阅《申报》中谕旨。清臣来，一谈。陪朱调元、蔡和甫便饭，清臣、听帆、介生同坐。席散，至上房一坐。偕内人游海滨良久。至调元、和甫寓中久谈。归，与内人久谈，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写乐章一阕，清捡案头。夜饭后，与内人、女儿久谈，听女儿奏乐。查译署来电。丑初睡。

十四日　阴晴半，日中雨。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久谈。编电寄译署，写一函致霭堂。饭后，围棋一局。医士博尔师来诊内人，陪谈片刻。复写片函致霭堂。至上房久坐。批时宪书。饭后，围棋二局，写乐章，听女儿鼓琴。夜饭后，清理信封等件，修整存墨洋笔。听女儿鼓琴。丑初睡。

批时宪书

十五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修整存墨洋笔二管。至上房一坐。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海滨游行良久。归，在上房静坐，以避女客。核《电句集锦》，写乐章一阕。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一谈，核《电句集锦》。夜饭后，写乐章极久。丑初睡。

十六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核对所写乐章。饭后，围棋二局，至上房围炉良久。饭后，围棋二局，观棋一局。批记存款月日。夜饭后，徘徊良久，听女儿鼓琴。丑初睡。

十七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久谈。点乐章节奏。饭后，围棋二局。剃头，试去髮药膏也。写乐章，饭后，复写良久。围棋二局。入上房一坐。清臣来，一谈。夜饭后，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八日　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写一函寄七妹。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写一禀呈四叔父。申初，偕清臣步行拜宝星绅觉尔其勒色夫妇，谈极久。赴闺秀瓦尔德茶会，酉正归。饭后，围棋二局，核译文。以海水澡身。清捡行囊。夜饭后，至清臣室谈极久。内人来，一谈。入

步行拜客

米⑦⑪㉑行李

上房一坐，子正睡。（上床后复起查巴黎来电。）

十九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编电答霭堂。午正，率两女儿动身至车栈。午正二刻，火车展轮，未正二刻抵伦敦。申初，入使署。茶食后，至松生室一谈，商农同坐。饭后，阅荷兰会场分来器具，听女儿鼓琴，督仆从铺设床帐。夜饭后，清捡案头。子正睡。

率两女儿至伦敦

廿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清臣来，一谈。写片函寄内人。徘徊良久。饭后，与女儿一谈，写零字。松生来，一谈。东电公司总办本德尔来，谈极久。申初二刻，偕清臣拜宝星议绅爱得瓦瓦得金，火车总办芬登，前驻京公使威妥玛，均不晤。至英太子府门投刺，酉初归。饭后，静坐良久。戌初一刻，率两女儿至戏场观剧，李芳圃为主人也。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初睡。

廿一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英兰新报馆主笔人来，谈极久。金登幹来，一谈。核函稿一件。饭后，写对联二副。朝鲜国使美行人闵泳翊来，笔谈良久。申正，偕清臣至外部，晤尚书格兰斐，一谈。拜闵泳翊，一谈，酉初归。饭后，编电致译署。写对联一副，四体屏四幅，宫扇一柄。清捡案头。夜饭后，督仆从安置什物。女儿来，一坐。子正睡。

与朝鲜人闵泳翊笔谈

廿二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徘徊良久。清捡案头，核函稿一件。饭后，偕清臣更公服至萨捡特处影相；其人将绘英君朝会图，陆续请各国公使往照也。未正归　督

仆从安置什物，自清书籍、纸张。为丁华容铭剑。申正二刻，北电公司旧任新任总办爱里克森、尼格森来，谈颇久。饭后，削足胝良久。戌初，率两女儿往戏场观剧，芳圃复为主人。子正归。夜饭后，小坐片刻，至女儿室久坐。丑正睡。

北电公司新老总办

廿三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久谈。核公文函稿。饭后，与女儿久谈。阅英文小说，写零字，编电致译署。至夔九室、商农室各一坐。威妥玛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松生同坐。查刘伯固来电码号，编电答之。清捡书籍。夜饭后，阅英文字典。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编电致译署。清臣来，久谈。栉沐。饭后，清捡上房柜中零物，写对联一副。前驻京公使阿礼国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戌初，率两女儿至戏场观剧，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正睡。

廿五日 阴，夜雨。巳正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码号，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饭后，复阅《申报》。未正，率两女儿至蜡人馆一游。拜阿礼国之夫人，一谈。至要货店一游，至皮器店购物。拜威妥玛之夫人，女儿在上房与主人谈，余至书室观威妥玛所藏中国书籍，酉正归。饭后，清捡行囊。戌初二刻，率两女儿至娄匹拉大戏场观剧，夔九为主人，子正归。夜饭后，清捡行囊。丑初二刻睡。

观威妥玛藏中国书

廿六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写谕单寄驻法使署。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松生室，观松生、子博围棋一局。至商农室一坐。未正二刻，率两女儿启程，未正五十分，火车展轮，酉初二刻抵佛克师登寓中。饭后，清出行囊中各物。内人、女儿来，久坐，听女儿奏乐，抚视钖儿。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父女同回小滨寓所

廿七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剃头，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清臣室一谈。核《电句集锦》。医士博尔士来诊内人，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运气良久。以海水澡身。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丑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下午雨。巳正起，茶食后，医士博尔斯来诊钖儿，一谈。清臣来，一坐。饭后，围棋一局。配尔斯太太来，与内人、女儿久谈，陪坐良久。饭后，抚抱钖儿，围棋一局，摺皮袋中书囊，写一函致霭堂。夜饭后，与儿女久谈，封发寄巴黎之函，奏乐。子正睡。

廿九日　阴雨，微见日影，夜，大风雨，雷电、雨雹。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抚视钖儿。医士路易师来诊钖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译文。女客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酉初二刻半。饭后，围棋二局。风雨屋漏，不能治事，在饭厅抚抱钖儿良久。夜饭后，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风雨屋漏不能治事

三十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至听帆室立谈片刻。抚视钖儿。陪僚从便饭。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路易士

来，一谈。至上房抚视铋儿。都司白龙铠来，一谈。更衣祀神。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夜饭后，更衣祀祖。家人相庆，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祀神祀祖

光绪十年

光绪十年甲申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更衣，率僚属向阙行礼，叩贺元旦令节。发笔后，阅视饭厅等处，预备接客。午正，内人、女儿来，至正厅祀祖后，家人相庆。饭后，督仆役安排款客之酒果茶食。申初，新旧府守送匾来，即去年九月十三之颂词也；酬答良久，款之以酒。申正，内人所请闺秀茶会，陆续来者五十人，酉正乃散。饭后，清捡厅中器物。复设书案，批阅函牍及西字函。夜饭后，静坐良久。子正睡。

伦敦府守送匾来

初二日　阴。巳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批阅函件，核函稿一件。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在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核《电句集锦》，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三日 □微□。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至清臣室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核《电句集锦》，摺纸作行囊中插袋。饭后，围棋一局。女儿来，一谈。为内人写一函致达尔毕格力飞太太，与内人一谈。夜饭后，复摺纸囊，听女儿奏乐。子正睡。

初四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良久，栉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一谈。申初，偕内人率儿女至北尔斯太太家出行，申正归。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与内人一谈，削足胝。写"华祝歌"，并注宫商节奏。夜饭后，听女儿奏乐极久。丑初睡。

写歌谱曲

初五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甚久。核阅公文译件。饭后，批"历日合璧"。未正，偕内人赴克来司匹尼太太茶会。拜本街第八号□□□太太，一谈。申初，至教堂听闺秀蔡理萨必尼奏风琴乐六章。归，小坐。复出门拜客三家，均不晤，酉初归。与北尔斯太太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译件良久。夜饭后，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听闺秀奏风琴

初六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申初，女客来谒内人者六人，陪谈良久。酉初二刻，客去。饭后，围棋二局，摺纸为簝。以海水澡身。夜饭后，阅《申报》中邸钞。内人来，久谈。丑初睡。

初七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清捡案头。饭后，围棋二局，阅《申报》中邸钞。入上房一坐，至

女儿室一坐。看小说。医士费兹者罗来诊璇女、钖儿，与谈良久。饭后，围棋二局，清捡行囊。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录旧函稿一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偕清臣启程。午正二十分，自勺能克力夫车栈展轮，在车与清臣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未正三十七分，抵伦敦，申初入使署。从官来贺年。批车中所阅函牍。简殿卿来，一谈。康侯来，一坐。饭后，清视柜中零物。至商农室一坐。至松生室，观康侯、子博围棋一局。夜饭后，偕清臣赴英宰相格拉兹登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至伦敦署

初九日　晴阴半。卯正起，饭后，清捡应带之物。辰初一刻，偕清臣、康侯、逸斋、子博自使署启程。辰初四十分，自车栈展轮，舆中与康侯、清臣各一谈。偃卧，未成寐。巳正，抵海口，乘车抵寓。在上房一坐，更衣后，至正厅，僚友来祝内人四十四岁生日，酬应良久。午正二刻，陪僚友便饭。饭后，督仆从搬移厅中器物，安排明日茶会迎客之事，良久乃毕。入上房一谈，康侯同坐。酉正乃饭，饭后，督仆从安置签押房器物，亥初乃毕。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复一坐。子正睡。

回海口寓

初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阅视客厅、饭厅陈设之件，偕内人率儿女在客厅候客。申初客来，酉初二刻尽去，共二百余人也。听女儿奏乐。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在

举行茶会来宾二百馀

客厅徘徊良久，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内人来，久谈。丑初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霭堂。督仆从移置器物复归原处。至清臣室久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二件。申初，偕内人率銮儿游行海滨，良久归。康侯来，久谈。陪僚友便饭，为康侯饯行兼谢寿筵也。席散后，入上房一坐。医士来诊珣女，一谈。写零字。夜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二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一谈。写谕单致巴黎支应随员。医士来诊钖儿，一谈。饭后，至上房一坐，徘徊良久，静坐片刻。申初二刻，康侯来辞行，一坐。送康侯登舟。归，与内人、女儿陪柏尔斯太太母女久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夜饭后，阅阮亭《古诗选》。在榻偃卧。内人来，一谈。试用硝强水于铜上作字。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用硝酸于铜上作字

十三日　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阅宋人七古。饭后，汪席臣自乡来，询事良久。申初，女客来谒内人，陪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观。内人来，久谈。夜饭后，写零字，听女儿鼓瑟。子正睡。

十四日　晴雨互见。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写零字。医士费兹者罗来诊銮儿、钖儿、珣女，陪谈极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清捡内人屉中杂字、零纸。路易司姑娘来拜巃女，陪谈片刻。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观棋一局，听儿女乐歌，在上房一

路易丝来拜广珑

坐。夜饭后，在榻偃卧良久。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大风雨，夜晴。巳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至清臣室久坐。核公文，饭后，核毕。未正二刻，偕内人拜客三家，各一谈，申正归。复出至教士伊樊师家久坐，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一局，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至教士家久坐

十六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案头。医士费兹者罗来诊銮儿、钖儿，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饭厅久坐。费兹者罗之女来拜女儿，陪谈良久。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鼓琴。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坐极久，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十七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医士费兹者罗来诊钖儿，一谈，为余拔去痛齿。饭后，核公文一件。未正，偕听帆率铨儿、銮儿赴海淀议事厅观剧，绅士、命妇自演之，而募钱以济贫人者也；大教师贺二请余往观，酉正戏毕，请余赴其家茶会，戌初归。饭后，围棋一局。至听帆室一谈。写零字。夜饭后，清臣来，久谈。核公文二件，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绅士命妇演剧济贫

十八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偕听帆步游市肆，午正归。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核公文三件。围棋二局。写乐章，未毕。饭后，围棋二局，写乐章毕，徘徊良久。戌正二刻，赴费兹结罗茶会，内人率两女两儿同往，唯钖儿未往也；听

帆、清臣亦往。子正归，丑初睡。

十九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闺秀狄能姊妹寄题名簿来索书，录旧作诗二章，作画少许。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编电寄泽署，入上房一坐。酉初，偕听帆步行赴柏西太太茶会，立谈片刻归。写坐席片。酉正一刻，偕内人率两女陪费兹结罗太太母女，柏尔斯太太并两女及路易司姑娘便饭。席散，客谈极久，亥正二刻乃去。夜饭后，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狄能姊妹索书

廿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片刻。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医士费兹结罗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内人来，一谈。申初，女客来谒内人，陪款极久，酉正客去。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一坐。清臣来，谈赁屋之事。夜饭后，批颜色墨，听女儿鼓琴。丑初睡。

廿一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栉沐。清臣来，一谈。偕清臣步行至克力福登克雷生特街第十号看屋。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申初，偕内人率璇女至柏尔斯太太家，留女儿与主人坐谈，余与内人至新宅看屋。拜勒塞尔太太，不晤。复至柏尔斯太太家久坐。拜路易师太太，一谈。拜费兹结罗太太，坐极久。酉初二刻，湘浦、子振自巴黎来，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夜饭后，批识函牍，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看房屋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偕清臣至本街第五号看屋。至上房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偕内人至本街第十三号看屋，复看第五号。归，与内人久谈。清臣来，一

谈。饭后，偕清臣启程。酉初三刻，火车展轮，在车与清臣久谈。戌初二刻，抵伦敦。入使署后，子振来，一谈。饭后，清捡器物，核公文、函稿各一件。子正睡。

至伦敦署

廿三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徘徊良久。写一函加致邵小村，未毕。清臣来，一谈。饭后，写致小村函毕。至松生室、商农室各一谈。写一函加致陈俊臣。饭后，至商农室一谈，松生同坐。调印泥，看小说，看搢绅。查译署来电码号，夜饭后，查毕。看小说。子正睡。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东电局总办本德尔暨其帮办赫西来，一谈。威妥玛来，久谈。饭后，至清臣室一谈。金登干来，久谈。饭后，编电寄译署，至松生室观棋一局，清捡行囊。松生来，谈甚久。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什物、行囊。至逸斋室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捡行囊，收捡签押房中各物。未初二刻，更公服，偕清臣赴森金斯朝绅会，申初归。饭后，小坐。偕芳圃自署启程。申正二刻，火车展轮，酉正三刻，抵海口寓。饭后，阅文牍。以海水澡身。写一函加致张振轩。阅文牍译文，夜饭后，阅毕。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回海口寓

廿六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剃头。画签押桌图式。写片函致霭堂，片函致智卿。饭后，在上房陪医士费兹结罗诊珣女目疾。医去，与内人一谈，在书室静坐良久。偃卧，欲成寐。女客来，与内人、女儿陪谈极久。饭后，复谈

极久。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开单购物，封寄子振。弹琵琶，摘阮。子正睡。是日接邵小村电报，知左相告病，九叔父署江督。

左相告病

廿七日　晴雨半。巳正起，茶食后，听帆来，一谈。弹琵琶，入上房一坐。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铴儿、珣女，陪谈片刻。偕听帆步游市肆。归，陪女客之谒内人者，酉初一刻，客去。饭后，围棋一局，谕缝人制壁袋，弹琵琶。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写零字，试画格钢笔。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旧作七律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公文四件。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写一函致霭堂。内人来，一谈。观两儿嬉戏。夜饭后，弹琵琶。偃卧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雨，微见日影。巳正起，茶食后，阅巴黎函件。入上房一坐。至新宅阅视良久。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珣女、铴儿，陪谈片刻。医士博尔斯来诊璇女，陪谈片刻。代内人写一函致费兹结罗太太，谢网巾。偕内人至新宅阅视极久，归。饭后，阅内人影相，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久坐，画格一纸。夜饭后，清检各屉中中、西各函及各项账单，分插壁袋之中。写一函寄霭堂。子正睡。

三十日　晴阴半。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抚视铴儿。清臣自巴黎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清检室中诸物，命人运往新宅。携铴儿至新宅阅视良

久，归。饭后，围棋二局。在上房久坐，夜饭后，复一坐。看小说。子正睡。

二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什物。至新宅安置器物良久，午正归。饭后，在上房久坐。未正，携锡儿搬至本街十三号新赁之宅中，清捡器物、纸张等件。饭后，至两女儿室各久坐。写片函致智卿、钦轩。夜饭后，趣坐良久。子正睡。

搬至本街十三号宅

初二日　阴晴半，微雪。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乐书及小儿嬉戏诸书。入上房一坐。与清臣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陪医士费兹结罗诊珣女之目疾。医士之女来谒内人、女儿，陪谈片刻。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清捡书籍，号写书档。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观仆从挂画。与清臣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波德蛮姑娘、柏尔斯太太先后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奏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栉沐。与清臣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陪医士诊次女目疾。听帆来，立谈片刻。与内人陪女客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次女室久坐。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是日为祖考竹亭公、显考文正公忌日。

初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看宅中所挂之画。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医士来诊珣女，

一谈。偕内人率儿子至旧屋查阅器具。归，写一函致蔼堂。围棋一局，饭后，又一局。听女儿奏乐。至听帆、湘浦室各一谈。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阅课卷。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陪医士诊珣女目疾。阅课卷毕，编定甲乙。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乐歌，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课卷

初七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看动物图。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医士来诊珣女，一谈。师退柏磴太太来谒内人，一谈。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批阅上海寄来函牍。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子正睡。

初八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清臣来，一谈。申初，偕内人出门拜客，入谈者五家，馀皆投刺，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二局，核函稿三件，看小说。夜饭后，阅第三号房屋赔物单，批记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至清臣室一谈。写零字。饭后，围棋一局。医士来诊珣女，陪谈良久。偕内人率儿女步游园中。归，在上房久坐。围棋一局。饭后，又一局。清检案头，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闷坐极久。内人来，一谈。

饭后，至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复至上房久坐。柏尔斯太太、费兹结罗姑娘来拜女儿，陪谈甚久。饭后，在上房久坐。戌初，偕内人、璇女至费兹结罗太太家赴宴。席散，谈极久，子初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一日　阴，夜雨闻雷。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珣女、钖儿，陪谈片刻。申初，女客来谒内人，款陪一时许。饭后，围棋二局。小说〔睡〕成寐。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十二日　阴晴半，早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画格，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夜饭后，陪医士费兹结罗诊女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巴黎寄来大琴大床

十三日　晴阴半，夜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督仆从安置巴黎寄来大琴。饭后，督仆从安置巴黎寄来大床。陪医士良久。听女儿奏乐。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致霭堂，看小说。静坐假寐。夜饭后，看小说，弹琵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修整洋琴，清捡文具。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行囊，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介生来，一谈。夜饭后，写谕单嘱听帆守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栉沐，清捡行囊。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未正，偕内人率儿女自海口启行往车栈，次女广珣则往费兹结罗姑娘

家寄寓就医。未正一刻，火车展轮。申正二刻，到伦敦。入使署后，清检绣货。饭后，封发寄赉兹结罗之鼻烟壶，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松生、商农室各一谈。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挈家人到伦敦

十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捡钥匙。饭后，围棋一局，批钥匙，查李傅相来电码号。至清臣室一谈。申初，偕清臣至外部，坐候良久，晤尚书格兰斐尔，一谈。侍郎庞斯茀德，一谈。拜格兰斐尔太太，不晤，酉初二刻归。饭后，围棋一局，捡点橱中零物。逸斋来辞行，一坐。核函稿一件。夜饭后，弹琵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辰初醒，查巴黎来电，知北宁不守，官兵退至太原，愤懑之至，披衣而起。茶食后，编电致译署。入上房一坐。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松生来，一谈。编电致李相。更公服后，复至上房一坐。未正二刻，偕内人率长女赴柏京邯宫朝眷会，酉初归。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甚长。弹琵琶。夜饭后，写乐章。子正睡。

中法战起北宁不守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为人写名片。清臣来，一谈。写乐章。饭后，围棋二局。未正二刻，偕清臣拜俄国驻英使，拜前驻京英使阿礼国，均不晤。拜金登幹，一谈。至西明大教堂一观，英之国君登极，名人下葬，皆在其处也。至外部，与侍郎庞斯茀德一谈。候尚书格兰福良久，未晤，酉正归。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久谈。试风枪。

威斯特敏斯特教堂

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核函稿一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钖儿胃病情形，示夔九，嘱译以告医。写对联十二副。医士麦为来诊钖儿，陪谈片刻。饭后，围棋一局，演风枪。至松生、商农室各一谈。清臣带其女来见，坐谈片刻。静坐极久。饭后，围棋二局，静坐极久，围棋一局。夜饭后，静坐，徘徊良久。子正睡。

演风枪

二十日　雾，辰刻散，晴。辰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案头。未初二刻，偕夔九、子博赴森金司宫朝绅会，申正归。在上房久坐。金登干之妻来谒内人，陪谈甚久。饭后，围棋一局，在书室久坐。戌初二刻，偕内人率女儿、铨、銮两儿往观克罗田之剧，清臣为主人也，子初归。夜饭后，在上房小坐。丑初睡。

廿一日　晴，有雨。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剃头，写零字。至上房一坐。医士马客費来拜，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静坐良久。戌初，偕内人率儿女三人观剧，松生、商农、子博为主人，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初睡。

廿二日　晴，有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案头。至上房一坐。开买货单寄瀚元号。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一坐。东电局总办本德及其副手滕恩、赫西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至松生、商农室

各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至清臣室一谈。偕内人赴海部尚书那次布鲁客夫人、户部尚书吉而得儿夫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三日　晴阴半，申刻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更公服，偕内人赴柏京邯朝眷会，申正二刻归。围棋一局。饭后，围棋一局。写一函寄李眉生。至松生、商农室各一谈。至上房久坐。夜饭后，核译文。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偕内人赴朝眷会

廿四日　晴，有雲，黎明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偕夔九至师妥尔大杂货店游观甚久。归，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核公文三件，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至清臣室一谈。封发寄俄、法外部文，论土货改造之事。夜饭后，清臣来，一谈。核公文一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寄函俄法外部论土货改造事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夔九来，一谈。清捡案头。抚视铴儿。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片刻。未初二刻，偕内人率璇女至绣货会游观极久。拜金登幹太太、来次不力其太太、安不勒太太，各久谈，酉初归。饭后，围棋一局，徘徊极久，写零字。夜饭后，写零字，弹琵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徘徊极久。写一函寄霭堂。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清臣处一谈。傅澧兰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写

等字。夜饭后，削足胝良久，弹琵琶。子正睡。

廿七日 晴，有霎。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理钢弦，清捡宫纨摺扇。入上房一坐。饭后，医士麦力来诊铋儿、銮儿，谈甚久。清臣来，一谈。围棋二局。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弹琵琶。夜饭后，偕清臣赴属地部尚书伯爵德尔比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廿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静坐良久，看小说。申初，偕清臣往外部，拜尚书格兰斐，未晤。至首相格拉兹登、属地部尚书伯爵德尔比之门投刺。拜谛盘生夫妇，未晤，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削足胝，看小说。戌正，偕内人率璇女、铨儿至戏场观剧，介生为主人，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初睡。

廿九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看小说。签空白提票十张，交夔九收存，汇丰银行之票也。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内人率铋儿赴植物苑观赛花会，申正归。至清臣室一坐。至上房久坐，围棋一局。饭后，又一局。清捡行囊。至女儿室久坐。听国秀路易师、二力师姊妹弹琴。夜饭后，修整火酒炉。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植物园观赛花会

三月初一日 阴。辰正起，清捡行囊。茶食后，至松生、商农室各一坐。清臣来，久谈。饭后，金登干来，一谈。未正二刻，偕内人率儿女启行。未正五十分，火车展轮，酉初一刻，抵勺楞克力甫车栈，二刻入海口公馆。饭后，头痛

西海滨寓

作呕，小睡甚久。亥初，解衣睡。

初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捡文具，查张振轩制军来电。清臣来，一谈。饭后，复一谈。围棋一局。清捡影相甚久。柏尔斯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甚久。饭后，围棋二局。闻英君第四子去世，辞不赴费兹结罗家之音乐会，作函谕次女。入上房久坐。夜饭后，调琴弦。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英君第四子去世

初三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巳初，偕清臣启行。午初一刻，抵伦敦使署。饭后，往巴定敦车栈登火车。午正一刻，展轮，未初一刻，抵温则宫。自书名于英君主号簿，以致吊唁之意。在銮仪卫朝房打球厅久坐。步行至车栈，久坐。未正二刻，火车展轮。申初二刻，抵伦敦。至柏京甘宫挂号，唁四太子妃。又至太子卫尔思王处、二太子伊登布拉公爵处，并挂号以唁之。申正二刻归，小坐，看小说。饭后，核译文。清臣来，一谈。看小说甚久。写一函寄内人。至松生、商农、子博室各一谈。夜饭后，调墨盒，看小说。子正睡。

回伦敦前往温莎宫吊唁

初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写摺扇六柄。饭后，清臣来，一谈。编电答张振轩，写摺扇二柄，看小说，静坐良久。饭后，看小说，写零字，自缮致吴蕙吟加函。至松生室一谈。静坐良久。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初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写零字。饭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自安老虎钳良久。看小说。饭后，清臣来，一谈。至商农室一

谈。夜饭后，濯足，看小说。子正睡。

初六日　晴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案头。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写一函致霭堂，写零字，看小说。饭后，清臣、夔九来，一谈。至松生室一坐。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写零字。子正睡。

初七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松生来，一谈。未正二刻，偕清臣自署启程。申初，火车展轮，酉初一刻，抵海口，旋入寓中，与内人、儿女一谈。饭后，复一谈。自整琵琶良久。夜饭后，核公文，弹琵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回别寓

初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六本，编定甲乙。饭后，在上房一坐。偕内人率两女儿乘车游于乡村，申初归。至清臣室久谈。费兹结罗之妻、女来谒内人，陪谈甚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女儿久谈。围棋二局。夜饭后，看小说，阅《申报》。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乘车乡游

初九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偕听帆步游市肆。归，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偕内人游海滨良久。归，在上房一坐。柏尔斯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甚久。试所购铁器，看小说。饭后，围棋二局，听女儿鼓琴。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未终局。医士费兹结

罗来，一谈。携钖儿至其家，久谈。归，清臣来，久谈。核驻俄报销册初稿，看《万国史记》。饭后，围棋二局，写零字。开单交听帆，嘱带物件。夜饭后，复添开数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清臣来，一谈。钉书数册。饭后，围棋二局。偕内人游市肆僻静之处，本日礼拜，行人极少。归，在上房久坐。围棋二局。饭后，又一局。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试琵琶，看小说。子正睡。

偕内人游市肆僻静之处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入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在上房一坐，女儿室一坐。看《万国史记》，写零字。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钖儿，一谈。围棋一局。写零字，看小说，阅《申报》。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零字。清臣来，一谈。饭后，医士博尔斯来诊璇女，费兹结罗来诊钖儿，先后陪谈良久。偕内人至园中一游。围棋二局。阅上海寄来函牍。饭后，围棋二局。与清臣一谈。号写《渊鉴类函》书档。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演棋势。子正睡。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阅《渊鉴类函》。写一禀呈九叔父。饭后，围棋，未终局。医士博尔斯、费兹结罗来，同诊钖儿，陪谈甚久。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围棋二局。加写致邵小村函数行。饭后，围棋一局。加写寄九叔父禀数行。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

夜饭后，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未终局。孔斯塔不儿来，久谈，明矿学、铁路学者也。围棋一局。看《万国史记》。徘徊良久。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女儿室一坐。至介生室、湘浦室各一谈。夜饭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与矿学铁路学者谈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饧儿，一谈。围棋一局。小睡良久。偕内人至客厅，陪柏尔斯太太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写零字，看《万国史记》。夜饭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写零字。入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偕内人至客厅，候客良久。申正，见女客先后十许人。饭后，督仆从翻新签押桌。围棋一局。查九叔父来电，编电答焉。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万国史记》。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饧儿，一谈。核阅驻法报销册初稿。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听女儿奏乐，清捡屉中零物。夜饭后，摘阮，看小说。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一谈。阅新报，知兴化又被法夺据矣。至上房一坐。查译署来电。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听女儿鼓琴。夜饭后，写乐章，查译署来电，听女儿奏乐。丑初睡。

法军夺据兴化

二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钉电报书。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核阅报销册。至次女室，观所蓄鱼、蚌之属。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听女儿鼓琴。夜饭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观广珣所蓄鱼蚌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核公文、函稿共五件。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至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核电报书，调墨、裁纸。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微雪。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徘徊良久。陪医士傅尔士、费兹结罗诊钖儿。饭后，围棋一局，核电书，听女儿鼓琴。夜饭后，核公文一件，看小说。子正睡。

廿三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阅姚惜抱今诗选。抚视钖儿。与清臣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钖儿，一谈。阅诗选，写零字。与两女在客厅陪阖秀路易士姊妹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写零字。听帆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写零字。入

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撰联寿邵小村之母李夫人。至清臣室一谈。看诗选。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傅尔士先后来诊锡儿，久谈。内人见女客廿馀人，陪谈极久，酉正乃饭。饭后，围棋一局。写寿联云："降福炽昌芝纶三锡，蜚声清要梓舍双辉。"篆文十六字，楷书款六十四字。夜饭后，看小说，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寿邵小村之母

廿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核译文。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锡儿，一谈。在上房久谈。饭后，围棋一局。酉正二刻，陪费兹结罗及其二子便饭，清臣、听帆同坐。席散，在客厅久谈。夜饭后，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夜雨微。巳初起，茶食后，封书寄商农。校电报书，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三馆报销册。入上房久坐，看小说。率儿女至客厅陪费兹结罗之女，一谈。查译署来电码号。饭后，在上房久坐，围棋一局，整小孩玩物。清臣来，一谈。校电书。夜饭后，摘阮。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作玩物。入上房久坐。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锡儿，一谈。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一坐。饭后，率璇女、铨儿赴近邻散德兰太太茶会。归，在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

率儿女赴茶会

写零字，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绘钱图数幅。法国人有以东方钱式数种来询者，批而答之。湘浦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医士费兹结罗来诊畅儿，一谈。阅译文。入上房一谈。戌正二刻，率銮儿至费兹结罗家久谈，亥正归。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法人来询东方钱式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臣将赴巴黎，来辞，一谈。看小说。阅新报中电语，言云贵制军岑帅毓英自尽，徘徊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睡成寐，申初二刻起。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听帆步至本街十四号，赴傅类杰太太茶会。归，围棋二局，玩牙牌数。湘浦来，一谈。夜饭后，阅旧作文，摘阮。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新报言岑毓英自尽

四月初一日 早微霰，午刻晴。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二本，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玩牙牌数。至女儿室一谈。写零字，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新报，有恭邸自尽之谣，骇诧久之。至上房一坐。至湘浦室一谈。听女儿鼓琴。戌正二刻，偕听帆赴毕塞勒太太茶会，亥初二刻归。夜饭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新报传恭亲王自尽

初二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饭后，自寓中启程。午正二十分，

至伦敦

火车展轮，在车看新报，言恭邸、岑帅自尽之说皆讹传也。小睡。未正二刻，至伦敦。入使署后，量乐律尺寸。饭后，松生来，谈极久。看小说。戌正，偕燮九赴东电局总办李德尔家筵宴，子正归。阅案头洋文函件。丑初睡。

初三日 午前阴雨，午后风雾。巳初起，茶食后，登楼，清捡书籍，看小说。至松生室一坐，子博同谈。饭后，看小说，核函稿，弹琵琶。写一函寄内人。饭后，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写零字。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译署来电 免去法国使任

初四日 阴雾，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写零字。饭后，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松生室谈极久，商农同坐。查译署来电码号，知许竹筼奉旨出使法、德、义、和、奥，李丹崖目下兼署使法大臣，纪泽专办英、俄使事。至松生室一谈。夜饭后，松生来，一谈。看小说，阅上海寄来函牍良久。清捡行李。子正睡。

回海口寓

初五日 伦敦阴，海口晴。辰正起，茶食后，松生、商农来，久谈。巳初三刻，自署启程。巳正，火车展轮，车中阅来往各电稿。午正，抵海口寓。饭后，在上房久坐。湘浦来，一谈。画琵琶弦尺度。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查丹崖来电码号两次，写一函寄松生。夜饭后，阅课卷，评定甲乙，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巳初起，查丹崖来电。茶食后，看《申报》。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补牙医士客类音来刮磨余齿，申正乃毕。听女儿奏乐。饭后，围棋二局。查九

叔父来电。以海水澡身。清臣来，久谈。夜饭后，清捡文牍，奏胡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看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书室，一坐。未初，偕清臣、湘浦启程。登舟后，偃卧。风浪颇大。申初一刻，渡海毕。申正一刻，火车展轮，亥初，抵巴黎，旋入使署。饭后，至逸斋、智卿室各一谈。核报销册。丑初睡。

由英至法

初八日　阴，微雨。辰初起，清视签押房书籍。茶食后，谕傔从清捡器物，徘徊良久。巳初，偕霭堂赴车栈迎丹崖。巳正，丹崖到，同车来署，谈甚久，陪谈室屋〔？〕复久谈。陪丹崖、陈敬如同饭。饭罢，一谈。观智卿等拆〔拆〕玻璃厅中布屏。未初三刻，偕霭堂至外部晤尚书茹勒斐理，一谈。拜斐理夫人，一谈。拜穆拉，一谈。归，与丹崖一谈。发电寄译署。至智卿、丹崖室各一谈。饭后，复与丹崖一谈。日意格来，一谈。写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李相。至丹崖室一谈。至智卿室试琵琶。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晤法国外部尚书

初九日　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清臣来，久谈。看小说。至丹崖室一谈。饭后，丹崖来，谈极久。至智卿处久谈，逸斋、湘浦室各一谈。看小说。酉正二刻，陪丹崖饮宴，日意格、金楷理、师恭萨克、清臣、敬如、霭堂同坐。席散，在客厅谈极久。至智卿室久谈。食粥少许。看小说。子正睡。

初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观傔从清捡器

物。至丹崖室一谈，智卿室一谈。饭后，至智卿处观车床。至丹崖室谈极久。清捡什物，核本年春法署报销册。至智卿处，观制造极久。饭后，复观良久。爱而瓦尔来，一谈。夜饭后，查译署来电码号，即编电答之。至丹崖室一谈。子正睡。

十一日　晴雨互见。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什物。清臣来，久谈。饭后，至丹崖处一谈。未正，偕霭堂拜师恭萨客，不晤。至倍哈司钟表局中游观甚久。拜日意格，晤其弟妇，一谈。拜雷穆安，久谈。拜李柏门之妻，不晤。至霭堂家久坐。归，丹崖来，一谈。饭后，阅丹崖处近日电稿。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至丹崖处一谈。夜饭后，偕霭堂赴毕雷太太茶会。子正归，睡。

观钟表局

十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什物。饭后，复清良久。申初，偕霭堂赴外部，拜茹勒斐理，未晤，晤穆拉，一谈。在客厅坐候茹相极久，酉初归。饭后，清铁器。倍哈师来，久谈。丹崖、清臣先后来谈。夜饭后，至丹崖室久谈。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至丹崖室一谈。核公文二件。饭后，清捡什物。李柏门太太来，一谈。丹崖来，一谈。饭后，督仆从清捡什物。酉正二刻，偕霭堂赴爱尔瓦尔家便饭。戌初三刻入席，席散后，久坐，亥正二刻归。逸斋来，一谈。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清臣、湘浦先后来谈。午初，偕霭堂赴勒立色宫，与礼官穆拉、御

前大臣毕狄坐谈片刻。谒见伯理玺天德，坐谈甚久，归。饭后，清捡器物。未初，赴外部，见茹勒斐理，一谈。至清臣寓中，不晤，归。批稟一件。湘浦来，一谈。至丹崖室久谈。核公文三件。至智卿室一谈。日意格来，一谈。李登甫、程润轩、潘景周请余宴饮，湘浦、霭堂同坐。席散，至智卿室久谈。夜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子正睡。

谒见总统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什物、行李，观智卿制器。饭后，复观良久。至丹崖处一谈。偕霭堂拜驻法英使、俄使，各一谈。拜美使不晤，归。清捡行李。徘徊良久。酉正，丹崖请宴。席散后，与日意格、吴秉文等立谈良久。至智卿室久坐。清捡文具。子正睡。

〔按：十五日记之后有以下二行文字〕

八月廿夜梦中对：藐藐予末小子；蔼蔼王多吉人。

梦中对联

柠拉力亚伯攏叻匪啦邁草。

光绪十年四月十六日 晴。卯初二刻起，清捡行囊。饭后，至丹崖及陈敬如处，各一谈。静坐良久。辰正二刻，离驻法使署，至霭堂家久坐。巳初，偕霭堂赴车栈，丹崖率从官送行，立谈片刻。巳初三刻，火车展轮，在车与清臣、霭堂久谈。未初一刻，登舟；申正，渡海毕。抵寓后，陪客勒穆力父子久谈。饭后，与内人久谈，两女儿侍坐。清捡行囊诸物。听女儿鼓琴。夜饭后，清捡文具，清捡花种。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由法至英海滨别寓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霭堂来，一谈。核译文。饭后，偕内人游行海滨，在后园坐谈甚久。

归，小睡成寐。饭后，在上房久坐，听女儿鼓琴。夜饭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薄暮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一谈。自制皮囊中纸夹。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诊钖儿，一谈。至清臣室久谈。至上房谈甚久。抚抱钖儿，在上房久坐。饭后，率铨儿步至费兹结罗家，晤其妻女，久谈。归，在上房一坐，看小说，围棋一局。夜饭后，阅案头函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自制纸夹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因体中不适，静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加写一函致郑玉轩。入上房坐极久。医士来诊钖儿、銮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致丹崖。夜饭后，复看《申报》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阴晴半，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函牍，写片缄致松生。批琵琶工尺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至霭堂室一谈。至上房坐极久。饭后，小睡成寐。戌正起，静坐良久。夜饭后，入上房久谈。子正睡。

批琵琶工尺谱

廿一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法都寄来行李已到，督仆从清捡良久。饭后，复检良久。申初二刻，牙医客勒音医士、费兹结罗来为余拔右上第二、第五痛齿，嗽去污血，酉初乃毕。饭后，徘徊良久。钦轩来，立谈片刻。核公文三件。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围棋一局。与内人久谈。子正睡。

拔牙

廿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督仆从收捡什物。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湘浦来，一谈。入上房久坐，睡一时许。饭后，围棋一局，静坐甚久。医士费兹结罗来诊，一谈。夜饭后，阅影相册。霭堂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观小儿嬉戏。饭后，围棋一局，静坐极久，睡一时许。酉初二刻起。饭后，偃息于榻。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早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睡一时许。写一函寄介石弟。饭后，围棋一局。查译署来电。在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督仆从收捡箱箧零件。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睡一时许。在上房久坐。饭后，象戏、围棋各一局，听女儿奏乐。夜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饭后，偕芳圃自海口寓中启程，午正廿分，火车展轮，阅新报，小睡半时。未正二刻，抵伦敦使署。与清臣一谈。俄国驻英署使来，一谈。编电致译署。松生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饭后，阅毕。核公文三件。至松生、商农、子博、智卿室各一谈。看小说。夜饭

至伦敦见俄署使

后，复看良久。子正睡。

廿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核公文四件。至商农、智卿室各久谈，阅往年函稿。清臣来，一谈。饭后，写一函寄重伯侄，阅往年在俄电报等件。松生来，久谈。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商议陈设中国器物之所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偕清臣赴养生会，与金登幹、纽门等商议陈设中国器物之所。偕清臣、金登幹至博物苑一观，未初一刻归。饭后，偕清臣拜威妥玛，不晤。拜罗柏子太太、勒塞尔夫妇，各久谈，申正二刻归。核公文五件，函稿一件。饭后，写一函寄内人。至智卿室一谈，湘浦室久谈。看类书，看小说。夜饭后，核公文一件。至商农室一谈，松生同坐。看小说。子正睡。

写养生会对联匾额

廿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类书，看小说。至清臣处一谈。看小说，导写书档。饭后，写养生会大对联云："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康乐和亲，安平一书。"字径四尺，笔小而墨濃，良久乃写毕。松生、商农来，久谈。清臣来，一谈。威妥玛来，久谈。核公文一件，查译署来电码号，编电致金将军。饭后，写养生会匾额，茶馆云"幔亭"，饭馆曰"紫气轩"，后楼曰"燕衎楼"。至智卿处久坐。钩所写对联。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子正睡。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钩昨日所写大字。至清臣室久谈。看小说。饭后，写一函致丹崖。海德夫妇来拜，一谈。饭后，至商农室一谈，智卿室久谈。看小说。

写零字。夜饭后，与买物人柏力师登立谈片刻。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五月初一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巴黎运来箱柜各物。饭后，复清良久。饭后，核函稿一件，写零字。至清臣室久谈。至智卿室久坐。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初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观傔从清捡书籍。巳正一刻，偕清臣至萨检特家画像。其人画英廷朝觐之图，列各国公使于图中也。午正归。饭后偕清臣拜俄国驻英署使，一谈。归，观傔从清捡器物。申初，偕清臣赴外部，在客厅坐候良久，与德国、土耳其国使者一谈，未见葛相而归。核公文二件。饭后，阅戈洪所绘广西梧江图极久，清捡颜料等物，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夜饭后，清捡行囊，看小说，看首饰。子正睡。

朝觐图列各国公使

戈洪绘广西梧江图

初三日　晴。卯正二刻起，茶食后，收捡案头文具，清捡行囊，阅函牍数件。巳初二刻，自使署启行。巳正，火车展轮，午正，抵海口。入寓后，与内人、女儿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清捡行囊中物及架上书籍。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头痛，小睡成寐。傍夕起，静坐甚久。清捡变影画幅。夜饭后，与内人久谈。子正睡。

初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昕帆来，一谈。栉沐。清捡铁器。饭后，围棋二局，看小说，阅《申报》中邸钞。饭后，围棋一局。牙医客勒音来视余齿，一谈。画摺扇二柄。至上房一坐。夜饭后，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

子正睡。

初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抚视铭儿。入上房清捡影相。内人率儿女来贺节。饭后，围棋一局，整匣中纸屉。饭后，安置。饭后，看小说。酉正，女客牵塞勒太太暨其姊师琴姑娘、费兹结罗之二女伊法爱达同来，陪谈良久。戌初，入席便饭，戌正二刻散，奏乐良久。客去，核公文数件。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阖门贺节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铭儿，看小说，静坐极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医士费兹结罗来，一谈。未正，偕听帆至牙医客勒音处，试所作假齿，申初二刻归。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二局，核公文二件。入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课卷，编定甲乙。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听帆步至牙医客勒音处，试安假齿，申初二刻归。陪客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率铨、銮两儿至花园游观，习弹习射。归，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一坐，运气良久。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安假齿

初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零字，静坐极久。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二局，写零字。霭堂自巴黎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在上房久坐，偃卧片刻。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清捡变影画良久。饭后，围棋二局，核法署器具单。入上房久

坐。饭后，至花园观儿辈习射。归，在上房久坐，写零字。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儿辈习射

初十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整弹弓，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听帆步至牙医处安假齿，申初二刻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复偕听帆步至牙医处，印齿式极久，戌正归。在上房久坐，核公文一件。夜饭后，与听帆立谈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女儿室久坐，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亥初，偕内人率次女赴医士博尔士家茶会，亥正三刻归。夜饭后，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二日　早晴，午后雨。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中邸钞，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未正，偕内人携铨、钖两儿步行拜客，晤谈者六家。酉初遇雨，乘车而归。都司勒穆力父子来，一谈。饭后，栉发，写零字，抚视钖儿。清臣自巴黎来，久谈。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良久。子正睡。

十三日　阴雨，傍夕微见日影。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批一单嘱听帆复人函件，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未正，偕清臣步至牙医处，镶齿良久。归，在上房久坐。至客厅，陪柏尔斯太太一谈，女儿同坐。饭后，至花园观儿辈习射。归，看小说。入上房坐极久。

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阴半，早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静坐片刻。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体中不适，睡成寐。申正起，在上房久坐，饭后复坐甚久。医士费兹结罗来，久谈。阅康侯来电，因有误字，揣测良久。夜饭后，写零字。内人、女儿来，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康侯来电有误字

十五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与清臣一谈。入上房坐极久。饭后，围棋一局。至清臣室一谈。调瑟弦良久。入上房久坐。小睡，未成寐。夜饭后，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栉沐，清捡行李。入上房久坐。饭后，偕清臣、霭堂、芳圃暨汪、邹两弁自海口启程。午正二十分，火车展轮，未正二刻抵伦敦。入使署后，至松生室问病，一谈。核案头公文等件，写一函寄内人。饭后，看小说，看《毓秀堂画传》。至智卿室谈极久，至子博室一谈。夜饭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一谈。写零字。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书籍零件。清臣来，一谈。饭后，复清零件，写乐章汉、英文各一分。申正，金登幹来，一谈。中国商人、厨役、乐工、木匠、画匠来应养生会者共三十人来谒，立问数语。试令乐工奏乐，为点正之。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二件。至智卿室谈

赴养生会中国商人工匠来谒

极久。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巳正二刻，偕清臣赴养生会，与金登幹商酌诸事，未初归。饭后，看小说极久。写一函寄内人，又发一电。饭后，至松生室久谈。至智卿处、商农处各一谈。核致译署函稿。看小说，夜饭后，复看片刻。亥正，偕清臣赴格致会茶会，海部尚书师密次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写零字。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观智卿等安德律风，即传语筒也。饭后，写摺扇一柄，四体书共三百馀字。徘徊良久。夜饭后，霭堂来，一谈。写零字，看小说。子正睡。

观智卿安电话

廿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核公文一件，写零字。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松生室一谈，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写零字。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核摺稿一件。子正睡。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小说，读先文正公文集。饭后，复读数篇。至智卿室一谈。申正一刻，至车棂克罗斯车栈迎内人，酉初到署。饭后，在上房久坐，写零字。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至车栈迎内人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锡儿，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至松生室问病，一坐。内人来书室，一坐。医士麦力来诊锡儿，又为余更换药方，久谈。清臣之女来谒内人，久谈，女儿同坐。饭后，至上层西楼观庋置箱箧之处，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入上房

坐甚久。子正睡。

廿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至清臣处一谈。入上房坐极久，饭后，复坐极久。小睡。饭后，核公文一件。至客厅久坐。戌初，养生会中国八角鼓班人来，听乐歌极久，亥正散。夜饭后，阅《申报》中邸钞。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八角鼓班艺人表演

廿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理多宝柜屉零件。至松生、智卿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至清臣处一谈。申正二刻，偕内人至海德园林。内人下车，余往阿尔白尔厅观养生会议事，各国所派委员谒见英太子卫尔思王，酉初一刻散。余候车良久，酉正归。饭后，清理账目。小睡未成寐。至智卿室一坐。闽厂学生邱宝仁、林履中来谒，久谈。夜饭后，内人、女儿来，久坐。子正睡。

太子接见各国委员

廿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又清书籍。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睡成寐。申初起，听女儿奏乐，调瑟弦。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片刻。至清臣处一谈。酉正，偕清臣往律例书院赴宴，主人名特勒林勒，律例官也。亥初三刻席散，立谈刻许。赴首相格拉兹登茶会。子初一刻归，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律例书院招宴

廿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铴儿。入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至松生、智卿室各一谈。写零字，看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复久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谈甚久。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夜饭

后，看小说。偕内人赴右邻命妇赫儿师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廿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复久坐。清捡玻璃瓶。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一谈。至松生、智卿室各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子正睡。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纸张、书籍。入上房一坐，饭后，复一坐。未初二刻，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一谈。听女儿奏乐。总税务司赫德之夫人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饭后，至松生、智卿室各一坐。至上房一坐。核译文。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赫德夫妇来谈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写对联十副。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内人来书室，一坐。未正二刻，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写对联七副。饭后，围棋一局。至松生、商农、智卿室各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复坐极久。子正睡。

闰五月初一日 晴。巳初起，抚视铴儿。茶食后，栉沐。养生会乐工来学"华祝歌"，为之正拍良久。至客厅抚视铴儿。饭后，听女儿奏乐，阅上海寄来函牍，写四体屏各一幅。饭后，又写四体屏各一幅。至清臣室一谈。至松生、智卿室各一谈。阅《申报》。夜饭后，阅英国与高丽国所订和约。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教养生会乐工奏歌

初二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阅广东寄来函牍。写行书屏二副，共八幅。至客厅抚视铴儿。饭后，写楷书、行书屏各四幅。抚视铴儿。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陪谈甚久。听女儿奏乐。饭后，写对联四副。至松生室一坐。观仆从安置座后屏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小坐。亥正一刻，偕清臣赴法国驻英公使瓦定敦茶会，又赴伯爵爱楞布拉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三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至清臣处久谈，偕之赴养生会，照料中国陈设诸事，午正二刻归。饭后，至客厅久坐，写对联九副。饭后，在上房久坐，写零字。夜饭后，偕清臣赴翰林画苑观览极久。赴侯爵兵部尚书哈定敦茶会，本街四十号毕学柏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赴养生会

初四日　晴。巳正起，茶食后，调瑟弦。写行书屏二副，凡八幅。入上房一坐。至客厅一坐，饭后，复久坐。清臣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璇女，陪谈甚久。写乐章，看小说。至客厅一坐。饭后，复坐良久。清臣来，久谈。削足胝。写谕单寄听帆。至客厅一坐。听女客柏力司登姊妹鼓琴。夜饭后，清捡衣服。亥正二刻，偕清臣步行赴本街二十七号命妇邓德登太太茶会，原任外部侍郎之妻也。子正归，丑初睡。

初五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衣服，至客厅抚视铴儿。饭后，看小说。至松生、智卿室各一谈。至清臣室，与金登幹一谈。至客厅，与内人一谈。饭后，听女儿鼓琴，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复至

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抚视铋儿，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铋儿，陪谈良久。饭后，在上房一坐。未初三刻，偕清臣赴养生会，照料诸务，与金登幹等在中国饭馆中试尝肴核。申正席散，照料陈设诸物，戌初归。饭后，看小说。至松生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中国饭馆试尝肴核

初七日 雨，午刻止，阴晴半。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调琵弦。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看小说，小睡。饭后，看小说，写乐章。至松生、智卿室各一坐。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率璇女、铋儿赴养生会，照料陈设诸物。拜金登幹之妻、赫德之妻，均不晤。酉初二刻归。饭后，清捡行囊。戌初三刻，率璇儿赴车栈登火车，戌正五分展轮，亥正一刻抵海口寓。夜饭后，核摺稿，清捡零物。丑初睡。

偕妻女同赴养生会

到海口寓

初九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除三饭及与清臣谈二次外，清捡器物竟日。子正二刻睡。

初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申初，偕清臣步至师退拍尔磴太太处，久谈。至妥尔京磴太太家，晤其三女，一谈。归，复清捡器物。戌正，医士费兹结罗来，一谈。子正睡。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器物。饭后，复清片刻。率女儿自海口寓馆启程。午正二十分，火车展轮，未正二刻，抵伦敦。入使署后，小憩。至松生室一坐。清捡器物。饭后，复清良久。安置客厅中器物。夜饭后，清捡书籍。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德国驻英公使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复回伦敦

十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器物。清臣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饭后，清捡器物。至松生室问病。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清捡器物。夜饭后，复清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午间微雨。巳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至清臣处一谈。督仆从安置书架。入上房一坐。至松生室问病。饭后，清捡器物。与内人在客厅久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璇女，陪谈良久。与赫政久谈。饭后，清捡器物。小睡成寐。夜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赫政来谈

十四日　晴雨互见。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器物。入上房一坐。至松生室问病。至智卿室一谈。饭后，至客厅久坐，抚视钖儿，阅课卷。饭后，复阅良久，编定甲乙。夜饭后，清捡旧笔，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五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申报》，栉沐，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至松生室问病。饭后，料捡衣饰。未初三刻，偕清臣、霭堂赴朝绅会，申初三刻归。看小说极

久。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夜饭后，阅粤东文报。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师迈次太太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偕清臣赴养生会，照料良久，午正归。饭后，入上房一坐，腰痛，小睡。至松生室问病。看小说。饭后，入上房一坐，小睡，未成寐。看小说。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巳初起，看小说。至清臣处一谈。入上房一坐。写乐章。饭后，与内人久谈，看小说。至客厅偃卧榻上，成寐。酉初起。饭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戌正三刻，偕内人率次女赴养生会。亥正一刻，赴命妇布拉西茶会，沙理司伯理侯夫人茶会，子正归。夜饭后，小坐。丑初二刻睡。

十八日　阴雨，未、申间微见日影。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至松生室一谈。至客厅陪医士诊璇女、钖儿。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澡身，阅英人格雷所著《中国纪略》，写零字。夜饭后，内人来，久坐，璇儿同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格雷著中国纪略

十九日　晴阴半，微雨。辰正二刻起，查李相来电。茶食后，看小说。至清臣处一谈。湘浦、商农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未正，偕内人携钖儿游万生苑，酉初归。饭后，至松生室问病，一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戌正起，看小说。夜饭后，小坐。亥正二刻，偕清臣赴土耳其驻英公使麦勒休师巴沙茶会。子正归，丑

初睡。

廿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抚视锡儿，入上房一坐。和衣睡，成寐。申初二刻起。至女儿室一坐。至客厅陪女客一谈。饭后，至松生室问病。偕夔九赴新蜡人馆游观甚久。归，至上房一坐。夜饭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傅澧兰诗译成七绝

廿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臣来，谈甚久。将傅澧兰所作之诗译成七绝四章。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松生室问病。至商农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剃头。看小说。饭后，庆太太来书室，一坐，内人、女儿陪之，余亦立谈片刻。写零字，清捡零纸。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写一禀呈九叔父。清臣来，久谈。饭后，格林蕊乞水师书院教习蓝搏德来，一谈。未初三刻，偕清臣赴駹金司官朝绅会，申初归。入上房一坐。至松生室问病，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女儿，陪谈片刻。医士费兹结罗之女来访女儿，至客厅陪谈片刻。饭后，偕清臣赴结密师倍氏太太茶会，戌初归。入上房一坐。写零字，写一禀呈四叔父、母。夜饭后，内人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水师书院教习来

廿三日　晴阴半，早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零纸。写一函寄岳松弟。抚视锡儿。饭后，内人来，一

谈。至松生室问病。至商农室立谈片刻。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观独轮车。夜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观独轮车

廿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至清臣处久谈。至松生室问病，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核函稿二件。至清臣处一谈。未正二刻，偕霭堂拜俄国驻英公使，留銮儿于车，余与霭堂入谈片刻。赴养生会，清臣暨铨儿先至，游观极久，酉正乃归。饭后，核函稿二件。清捡案头，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夜饭后，看小说。亥正二刻，偕清臣赴户部尚书吉而得儿茶会，子正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户部尚书请茶

廿五日　晴阴半，申刻雨。巳初起，看小说，抚视锡儿。清臣来，一谈。至松生室问病。至上房一坐。饭后，内人来，久坐。看小说极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看小说。清臣来，谈甚久。夜饭后，至松生室问病，久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至清臣室一谈。至松生室问病。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清臣来，久谈。商农来，一谈。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锡儿、璇女，久谈。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久坐。自整冠顶。至松生室问病，久谈。至商农室一谈。夜饭后，听女儿奏乐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阴半，微雨。寅正起，因銮儿腹疾，请清臣视之，并延医士麦力诊治。卯初二刻，和衣复睡。辰正

二刻起，茶食后，阅《申报》，抚视锡儿。清臣来，一谈。看小说。至松生室问病。至商农室立谈片刻。饭后，张昕帆来谒，一谈。核函稿甚久，看小说。至客厅，陪税务司休士一谈。与内人、女儿一谈。饭后，听女儿鼓琴。至松生室问病，一坐。至清臣处久谈。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黄雾中微现日影。巳初起，茶食后，清捡笔墨、摺扇。至松生室问病。写摺扇四柄。饭后，在上房久坐，写摺扇款，并盖印十柄。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至松生室问病。清捡书籍，阅《温飞卿诗集》、《杜樊川诗集》，涉猎而已。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读诗

廿九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至松生室问病。至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申正起。饭后，率两女儿赴勒次不力吉太太茶会。拜医士安不拉之妻，一谈，戌初归。至松生室问病。清捡书籍，列于新壁架上。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核函稿二件，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六月初一日　晴阴半。腹中不适，卯正二刻起，泻泄二次。辰初一刻，和衣复睡。巳正起，茶食后，泻泄近十次。至松生室问病。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一谈。泻泄止，而颈强头晕，入上房屡睡屡起。午饭、夜饭，仅食麦饼少许，啜汤少许。亥正二刻，解衣睡，不甚成寐。

初二日　阴，傍夕大雨。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一

谈。商农、子博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睡成寐，申初起。至松生室问病。饭后，至客厅久坐。听女儿暨拍力师登姊妹奏乐。夜饭后，小坐良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三日　早晴，午刻大雷雨，下午晴阴半。巳初起，腹中仍胀懑。茶食后，静坐甚久，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至松生室问病。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久坐，看小说。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入上房久坐。偕内人至客厅，凭窗观眺良久。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腹中仍不适，静坐甚久。茶食后，复静坐极久。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复坐极久，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为余换方，并诊璷女、钖儿，陪谈甚久。饭后，在客厅静坐片刻。酉初二刻，偕内人赴英太子花园茶会，戌初归。在上房坐极久，夜饭后，复坐良久。子正睡。

偕内人赴太子花园茶会

初五日　阴，傍夕□。巳初起，茶食后，静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午初二刻醒，闻松生殁矣，伤哉！非独以至亲良友为之私恸，抑为乡国惜兹美材。其好学多闻，端严不苟，信所谓礼用兼优之士也。医士诫余勿登楼问病，不能视其含敛，中心歉然，尤增怆悼。饭后，与清臣、夔九先后商定殡敛之事。至书房静坐片刻，复入上房久坐。饭后，仍在上房久坐。夜饭后，视松生入棺，更衣行礼。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松生去世

初六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查张香涛制军来电，静坐良久，剃头。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将连日所作挽松生诗录稿。更衣，至松生柩前奠酒。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金登幹来，久谈。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挽松生七律四章，楷书绢幅，以为挽幛；其间与清臣一谈。写毕，入上房一坐。饭后，查译署来电。写挽松生联云："频年夭折何多，皆我弟昆、姻娅、乡邻，怀才未施之士；同辈贤豪可数，似君学问、文章、经济，无美不备者谁。"以松生名远济，故临书易经济为幹略。为各武弁写挽松生幛一悬。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陪谈片刻。在上房久坐。饭后，商农来，久谈。清臣来，一谈。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久坐。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挽松生

初八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捡柜中照相、朝珠等物。阅《申报》中邸钞。入上房一坐。饭后，至商农室，偕之阅视松生遗物。将所写册叶寄郭家两外甥者添写上下款，并盖用印章十馀方。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核函稿一件。为使署各僚友代写挽松生幛三悬。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夜饭后，观松生之铅椓装入木棺。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整理松生遗物

初九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甚久。医来诊钖儿，陪谈良久。在上房一坐。饭后，

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申正起。饭后，医来诊铴儿，一谈。曹逸斋自巴黎来，谈极久。率两女儿至下层客厅，观松生灵榇。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医士来诊铴儿，并诊余脉息歇至之证。饭后，更衣，至松生灵柩前行礼，率儿女、僚属送殡至西城殡堂，行礼毕，遂归。申初抵署，至上房久坐。饭后，医士马克勒衣邀英太子之医官宝星维廉格尔来诊铴儿，久谈。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久坐。编电致李相。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太子医官来诊

十一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抚视铴儿。至客厅，与清臣一谈。饭后，抚视铴儿。入上房一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璇女，陪谈良久。看小说。饭后，在上房久坐。看小说，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乐章。逸斋来辞行，一坐。看小说，演"益智图"。抚视铴儿。饭后，调印色，清检书籍。抚视铴儿。商衣来，一谈。看小说，偃卧片刻。威妥玛来，谈极久。闺秀爱尔瓦尔来谒内人，一谈。医士来诊铴儿，一谈。饭后，率铨、銮两儿步至左近园林一游。归，在客厅一坐。清臣来，谈甚久。入上房久坐，演"益智图。"夜饭后，拆阅经度表。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演"益智图。"子正睡。

拆阅经度表

十三日 晴。辰正起，濯足。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拆阅经度表。饭后，入上房久坐，看小说，核公文一件，函稿一件。饭后，在上房坐极久，看小说。夜饭后，清捡书籍，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清臣来，谈极久。饭后，至客厅一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入上房久坐。写摺扇一柄，未毕。联子振自中国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写摺扇毕，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将所作七律二章录稿。夜饭后，拆视经度表，入上房一坐，演"益智图"。子正睡。

联子振自中国来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查译署来电。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久坐。申初，偕清臣、霭堂至外部，外部尚书格兰斐在军机房议事，久候不至。拜庞侍郎，谈极久。酉初二刻归，在上房一坐。饭后，编电答译署。步至市肆游观。归，看小说。夜饭后，阅视早岁所购书籍，并修治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外部尚书久候不见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沐沐。清臣来，一谈。整大洋琴。饭后，在上房坐极久。观子振带来食物等件，整猴笼。在客厅陪清臣之女一谈，至清臣室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子振来，久坐。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查译署来电九十五字。夜饭后，缮留电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至客厅抚

视锡儿。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寄送季妹之物，自写签条将交丁华容带去也。看小说甚久。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锡儿。编电寄译署，自查码号。午正，陪子振、清臣便饭，阖署僚友同坐。未正席散，入上房一坐。至客厅听清臣之儿女奏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锡两儿，璇、珣两女，陪谈良久。两女来书室，坐极久。内人率诸儿出游，酉正归，乃饭。饭后，看小说。清臣往巴黎完娶，来辞，一谈。入上房一坐。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写乐章。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马清臣往巴黎完娶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锡儿，写乐章。饭后，在上房久坐，观滤水器良久，看小说。子振将往巴黎，来辞行，一谈。饭后，核摺稿一纸，为松生请恤也。夜饭后，核摺稿。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晴阴半，午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锡儿，核摺稿。饭后，在上房久坐，核片稿，看小说。至客厅与内人久谈。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写零字。至商农室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儿女数人，陪谈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夜雷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及日本人金尾蓝田诗函，清捡洋笔、眼镜、表匣之属。饭后，核公文三件。热甚，至客厅纳凉极久。看小说。复至客厅纳凉。饭后，至街中散步。归，看

阅日人金尾蓝田诗

小说，写零字，安琴弦。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甚长。看小说，核公文三件。至湘浦室一谈。饭后，前麦西哥驻英领事设斐尔来，一谈。入上房一谈。看小说。申初，偕夔九、霭堂赴外部，坐候良久，见侍郎庞斯福德，久谈。拜威妥玛，不晤，归。至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一坐。看小说。查上年巴黎医士多曹所开药方。入上房久坐。夜饭后，看小说，写零字。医士麦力来诊余喉痛之疾，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剃头，看英文小说，看小说，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坐甚久。看小说，整洋墨盒，核致译署函稿。静坐甚久。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夜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甚多。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申报》。清臣来，久谈。夔九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画"益智图"二分。清臣偕其新娶之妇来谒，率两女儿陪之，谈颇久，内人因跌伤足不能下楼也。客去，观滤水大机器，观造冰机器。偕夔九率两儿至清臣宅一坐。归，在上房一坐。饭后，偕听帆步游市肆甚久。归，在上房久坐，阅英君谕议院之旨。入上房一坐。夜饭后，清捡器物，寻印圈机器不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清臣偕新妇来谒

廿五日 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静坐甚

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夔九来，一谈。小睡成寐。入上房，复小睡。本日喉痛复剧也。饭后，试冰水机器。看小说。至上房久坐。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试制冰机

廿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夔九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翻阅《西医略论》。小睡成寐。至上房抚视铴儿。与清臣一谈。饭后，以早年巴黎所购仿油画示两女儿，极久。画"益智图。"入上房久坐。夜饭后，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铴儿。清臣来，久谈。饭后，养生会华商梅春华来谒，与谈极久。内人携铴儿来，坐极久。饭后，养生会中国乐工一人来谒，命之奏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养生会华商乐工来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铴儿。入上房一坐。医士罗伦来诊铴儿，一谈。饭后，与夔九、清臣先后谈铴儿药方。看小说。饭后，偕听帆率铨、銮两儿步游市肆。归，至客厅听闺秀柏力师登姊妹奏乐。夜饭后，核函稿二件，公文二件。听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早晴，午后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铴儿，观作冰机器。清臣来，久谈。饭后，加写致李丹崖函，甚长，核函稿二件。入上房久坐，观铴儿澡身。石平甫自俄都来，久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携铴儿至客厅久坐，听次女鼓琴，抚视铴儿。核函稿二件。夜饭后，阅初学机器。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石平甫自俄都来

三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钖儿。阅《啸亭杂录》，翻阅《左传》。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客厅久坐，抚视钖儿。小睡成寐。医士罗伦来诊钖儿，谈甚久。核公文三件。饭后，至客厅抚视钖儿，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复久坐。子正睡。

奉命撤出巴黎使馆

七月初一日　晴。辰正起，抚视钖儿。茶食后，清捡案头，抚视钖儿，写一函寄侄儿广钧。饭后，至客厅久坐，抚视钖儿。清臣来，久谈。未正，查丹崖来电云，奉译署命撤巴黎使馆。偕内人率儿女至左近园林游观极久。申正归，与内人久谈。饭后，复谈良久。翻阅类书。夜饭后，作七律一章，和日本人金尾棱严原韵。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抚视钖儿。茶食后，看《史馀萃览》，自缮昨夜所作诗，抚视钖儿。饭后，至客厅久坐。谢智卿自乡归，一谈。商农来，一谈。阅课卷。申初，陪医士罗伦久谈。与清臣一谈。阅课卷。饭后，至客厅一坐。至商农、智卿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看《史馀萃览》。夜饭后，清捡藏墨。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日本僧金尾楞严来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抚视钖儿，编定课卷甲乙，栉沐。编电将寄译署，卜之不吉而止。饭后，抚视钖儿，至客厅久坐。日本僧金尾楞严来谒，笔谈极久。清臣来，久谈。饭后，核译文，抚视钖儿，试飞轮锯机。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夜饭后，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抚视钖儿。茶食后，查译署来

电码号甚久。看小说。饭后，与清臣立谈良久。编电寄译署。听中国乐工奏乐。傅澧兰来，久谈。至客厅久坐，听乐。饭后，清臣来，久谈。听乐良久。编电寄译署，甚长。清臣来，久谈。夜饭后，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听中国乐工奏乐

初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夔九来，久谈。看《申报》良久。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饭后，抚视钖儿，试飞轮锯。至清臣室一谈。医士罗伦来诊钖儿，陪谈片刻。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清臣来，久谈。至上房听女儿鼓琴。观内人为钖儿澡身。写零字。夜饭后，查译署来电，丹崖来电。清臣来，一谈。编电答译署。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至客厅抚视钖儿。未初二刻，偕内人拜清臣夫人，久坐。归，清捡纸张零物。养生会华商梅春华来，久谈。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复坐极久。看小说。夜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华商梅春华来

初七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写乐章。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医士罗伦来诊钖儿，一谈。至智卿室一坐。饭后，写乐章，看小说，摘阮。夜饭后，观内人、女儿乞巧，听女儿鼓琴。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辰初二刻，倚枕查译署来电。辰正起，茶食后，在上房抚视钖儿，看小说，看福州暨基隆海道图。饭

看福州基隆海道图

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未正二刻，偕霭堂拜俄国驻英公使，坐候良久，与其参赞一谈。公使归，复久谈。至养生会游观片刻，酉初归。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摘阮，阅上海寄来翻译新报，看小说，削足胝。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濯足，入上房抚视钖儿。茶食后，看小说，阅《申报》，查译署来电。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饭后，围棋一局。查丹崖来电，编电答之。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观镀金机器。饭后，步至市肆，游观良久。归，清臣来，一谈。至上房一坐。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夜饭后，编电寄译署，看小说，画"益智图"。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观镀金机器

初十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案头书籍，看苏诗，翻阅类书。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久谈。内人携钖儿来坐。医士罗伦来诊钖儿，一谈。闺秀博□姊弟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医士安白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至湘浦室一谈。复入上房久坐。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散步片刻，剃头。观智卿整信秤。阅往岁使俄奏摺，看小说。饭后，听八角鼓班奏乐。饭后，写摺扇一柄，复听乐。夜饭后，核摺稿一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晴、雨互见。辰正起，茶食后，寻物良久，查译署电。清臣来，久谈。核昨日摺稿。入上房一坐。

饭后，看苏诗，看小说。入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谈。饭后，清臣来，一谈。编电寄译署。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十三日　午刻大雨，申刻晴，馀时阴。辰正起，切纸。茶食后，看小说，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携钖儿至清臣室一坐。出遇傅澧兰，谈甚久。核对摺片四件。至女儿室久坐。寻旧日所写乐章。夜饭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零纸，写乐章，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查丹崖来电良久，自整纸匣。至鸞堂室一坐。入上房一坐，正乐拍良久。饭后，核公文二件，正乐拍。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夜饭后，阅英文字典。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写乐章

正乐拍

十五日　阴，午前雨。辰正起，茶食后，写乐章甚久，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小睡成寐。核公文二件。医士罗伦来诊銮、钖两儿，一谈。至女儿室一坐。阅日本僧荅了法诗，未毕。饭后，步游市肆。归，收捡所购银虫良久。阅了法诗，圈批毕。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封发复了法函，整乐器。入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子正睡。

阅日本僧荅了法诗

十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写零字，试笔，整

黎莼斋寄古逸丛书

纸匣，抚视钖儿。清臣来，久谈。饭后，阅黎莼斋寄来《古逸丛书》。偕内人率三儿至左近园林坐极久，申初归。清查《古逸丛书》。饭后，步游市肆。归，清捡丛书毕。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夜饭后，复看片刻，画"益智图。"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夜大雨。辰正起，茶食后，散步良久，看小说。清臣来，久谈。清捡零纸。饭后，看小说。调瑟弦，未毕，清臣来，一谈。抚视钖儿。清臣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调瑟弦极久。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整表。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阴雨，午后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温《论语》。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饭后，听八角鼓乐工奏乐；饭后，复听良久。阅上海寄来函牍。抚视钖儿。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阅《申报》，栉沐。清臣来，一谈。编啸电寄译署。入上房一坐。饭后，查邵小村来电，知醇邸派刘伯固充五营翼长。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清捡摺扇。清臣来，一谈。饭后，听女儿鼓琴，翻阅《周礼》。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久坐，抚视钖儿。夜饭后，寻乐章不得，静坐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二十日 阴。辰初二刻起，濯足。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甚久，号记纸匣。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久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抚视钖儿。医士尼师必特来诊

钖儿、珣女，陪之谈极久。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商农室各一谈。看小说，夜饭后，复看良久。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廿一日　阴晴半。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英国前提督安德骁来献水雷法，久谈。饭后，更衣小坐。未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往养生会，夔九暨一弁二婢同去。酉初，饭于会中，酉正二刻归。入上房一坐。至湘浦室一谈。夜饭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英前提督献水雷法

廿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抚视钖儿，编电寄译署。入上房一坐。查译署来电，甚长。饭后，清臣来，久谈。医士尼师必特来诊钖儿，一谈。俄国驻英公使来，谈甚久，清臣、霭堂同坐。偕清臣至外部，晤侍郎克蕾，一谈，申正归。编电答译署，核公文一件，清捡案头零件。饭后，查陈伯潜来电，编电答之。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抚视钖儿极久。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看《朝鲜纪略》。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清捡零纸等物。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阅《申报》，核公文二件，看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步游市肆。归，至上房一坐。看小说良久，至女儿室一坐。抚视钖儿。夜饭后，阅搢绅，散步良久，摘阮。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朝鲜纪略

廿四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静坐良久，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长女广璇廿五岁生日，傢

广璇廿五岁

从来贺。饭后，听八角鼓乐工奏乐，申初二刻止。头痛，小睡。申正二刻起。清臣来，一谈。饭后，静坐片刻。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小睡，未成寐。观内人清捡零物，抚视钖儿。夜饭后，看小说，清捡零物。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辰正起，茶食后，收捡磁花，自整木匣，钉书六本。饭后，在上房坐极久，号写书底。看小说，饭后，核函稿三件。至智卿室久坐，商农室一坐。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夜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未、申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剃头。至清臣室一谈。编电寄陈伯潜。入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归，内人来，久谈。试用石粉擦银首饰。英国驻京参赞倭根讷尔初赴中国，来谒，一谈。入上房坐甚久。饭后，复久坐，核公文三件，阅蔼堂课卷。至智卿室一坐。至女儿室摘阮。夜饭后，摘阮。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英国参赞将赴中国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至客厅抚视钖儿。入上房久坐。核函稿二件，公文二件。至清臣室一谈。申正二刻，率次女至酉司登车栈，迎医士费兹结罗之女伊发来署小住，酉初抵署。率三儿游海德园林，酉正归。戌初，与内人率儿女陪客同饭。席散，至客厅久坐，看小说。入上房一坐。

医士之女来署小住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女儿陪客来，久坐。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头

痛，小睡成寐。申正起，清臣来，一谈。康发达来，一谈。至客厅久坐。饭后，入上房抚视铴儿。亥正，睡成寐。子正，解衣睡。

廿九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看小说。女儿陪客来，久坐。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至客厅，陪客久坐。入上房久坐。看小说。饭后，至客厅坐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八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看小说。至客厅率女儿陪客，久坐。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至客厅久坐。申初，偕清臣拜英国新派驻京参赞倭根讷尔，不晤，归。至上房久坐。申正一刻，率两女送费兹结罗姑娘至车栈，视火车展轮后归。奥中查译署来电。到家后，携铴儿乘车游海德园林。归，至清臣室，陪韩墨尔德久谈，英人经商于华者也。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清捡内人首饰匣。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旅华英商韩墨尔德

初二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铴儿，看小说。巳正一刻，偕清臣赴希腊教堂，送希腊驻英公使之丧。听教士诵经一时许，视殡出即归。饭后，在上房一坐。编电答陈俍澹。至智卿、子博室各一坐。入上房久坐。核公文一件，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清捡多宝柜中零物。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抚视铴儿，写摺扇六柄，阅课卷二本。至上房一坐。饭后，听八角鼓班奏乐。饭后，复听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茶食后，阅毕，栉沐，阅课卷四本。清臣来，久谈。编定课卷甲乙。饭后，至商农、智卿室各一谈。调瑟弦，写零字，写片函寄曹逸斋。入上房一坐。至商农室一谈。抚视钖儿，看小说。饭后，至客厅听女儿鼓琴，阅上海寄来函牍。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申报》，看小说。至清臣室一谈。收捡小孩玩物一匣，核公文一件。饭后，看小说。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核函稿一件。与内人、女儿为英语数目牌之戏。饭后，至商农室久谈。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为英语数目牌之戏

初六日　晴阴半，夜微雨。辰初起，查新授浙闽总督杨石泉制军自金陵来电。茶食后，编电答之，删改极久。至蔼堂、商农、湘浦室，各立谈片刻。至上房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看《桐阴清话》。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小睡，未成寐。至清臣室一谈。核公文一件，看小说，清捡纸箱。至湘浦室、智卿室各久谈。写零字。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批西字函，嘱译官作答。清数目牌。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久坐。看小说。至女儿室坐极久。清捡地图等件。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用电机治臂痛。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电疗臂痛

初八日　阴晴半，夜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核

照会英外部文，论洋药税厘并征之事，久乃脱稿。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清捡书籍。至女儿室久坐。至智卿、湘浦、商农、子博室各一坐。饭后，至下层厅，观子博所购电灯机器。至客厅，听女儿奏乐良久。看小说。清臣来，商改本日所核照会，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照会外部论洋药税厘并征事

初九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祭幛一悬，挽萧介生之父寿田，又代武弁写一悬。看小说。批介生丁忧禀。入上房一坐。饭后，率两儿广铨、广銮步至威卯街廿一号吊介生。归，至上房一坐。清捡案头。副税务司马根来谒，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申正二刻，偕清臣赴外部，晤侍郎克雷，一谈。归，编电寄译署。抚视铫儿。核函稿一件，未毕。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湘浦室一谈。至智卿室久谈。至客厅，听女儿鼓琴。核函稿毕，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抚视铫儿，清捡书籍。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内人来，一坐。浇花良久。入上房久坐。至湘浦室一谈。核函稿二件，清捡从官函件、译文。饭后，至智卿、听帆、商农室各一谈。盥颒更衣。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剃头。阅视印片戳机器，清捡信封等物。清臣来，一谈。日意格来，久谈。核对已缮之函。饭后，徘徊良久。至女儿室一坐。看小说。至篙盦室久谈。入上房一坐。查译署来

电。至清臣室，与金登干久谈。客去，与清臣一谈。编电答译署。至客厅坐甚久，饭后，复坐良久。听女儿奏乐。核公文一件。

十二日　雾，午刻止，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查钞存款数单。静坐片刻，徘徊良久。至霭堂室一谈，清臣室一谈。听八角鼓班奏乐。至客厅一坐。仆婢因铴儿生日，来贺。又观儿辈相贺。饭后，听乐甚久。申正，偕内人率銮、铴两儿乘车出游。余拜日意格，不晤，酉初二刻归。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至湘浦室一谈。日意格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一坐。阅英国字典。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因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偃卧良久。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小睡成寐，酉初起。茶食后，复偃卧。饭后，批朱调元贺节禀。看小说。清臣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酉刻微见日。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清臣来，一谈。在榻偃卧，整纸匣。饭后，复偃卧良久。申初，英弁巴尔来谒，一谈。入上房久坐，看小说，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阅乐章。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极久，看小说。养生会之中国庖丁、木匠来辞行，立询数语。家人、僚属、傔从贺节。至上房久坐。饭后，与内人、儿女为数目牌之戏。

中国庖丁木匠来辞

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入上房久坐。看小说。戌初，陪僚属饮宴。亥初席散，至客厅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至智卿室一谈。查存款，开单记数。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至客厅，偕内人率女儿陪女客极久。酉初二刻，客去。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钮奮来谒，一谈，税务司帮办照应养生会华人者也。饭后，偕智卿率儿辈至客厅窗外，用千里镜观月食。至子博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用望远镜观月食

十七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锡儿。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查李相来电。饭后，听八角鼓乐工奏乐。饭后，复听良久。核函稿一件，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雨，巳刻止，未刻以后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阅类书，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栉沐，复核昨夜函稿。至商农、智卿室各一谈。阅《申报》中邸钞，饭后，阅毕。至女儿室久坐。看小说。试椎凿之属。看小说。抚视锡儿。至女儿室一坐。饭后，静坐甚久。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坐极久。丑初睡。

十九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看《桐阴清话》。金登干来，一谈。饭后，步游市肆。归，核公文一件。入上房久坐。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查译署来电，与听帆编英文电致清臣。入上房久坐。饭后，阅英文字典，写零字，阅《桐阴清话》。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日 午前阴晴半，午后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甚久，抚视钖儿，看小说。至智卿、听帆室各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偕内人携钖儿拜客，晤沙门太太，一谈，海德太太，谈极久，馀不晤。酉初一刻归。在上房久坐。饭后，偕夔九赴养生会饮宴，金登干因中国饭馆将收，请客十馀人以终其事也。亥正三刻归。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金登干在中国饭馆请客

廿一日 雨，午刻微见日。辰正二刻起，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徘徊良久。清臣来，久谈。编电寄李相。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编电寄译署。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看《史记》，写零字，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徘徊良久。写乐章二阕，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饭后，至霭堂、清臣室各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臂痛，又诊璇女。客去，至女儿室久坐。看小说极久。饭后，至智卿室久坐。看英文小说。查李相来电。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看英文小说

廿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文小说。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巴尔来，久谈。听女儿奏乐。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至商农、湘浦室各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四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起，茶食后，看英文小说。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查李相来电。入上房一坐，饭后，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极

久。饭后，内人来，一谈。写乐章，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在上房一坐，看英文小说，剃头。至子傅、湘浦、清臣室各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久坐。汇丰银行总办马克勒音来，一谈。清臣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陪清臣夫妇至戏场观剧，夔九、霭堂、听帆同坐。子正归，丑初睡。

汇丰银行总办来

廿六日　阴，辰刻雨，巳刻止。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文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偕清臣拜俄国外部侍郎倭良嘎里，不晤，归。至上房一坐。海德太太暨其母来谒内人，陪谈甚久。送客至门，遇汇丰银行总办马克勒音，久谈。至上房久坐。翻阅子书目录。至智卿室一谈。饭后，翻阅英文字典。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七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粘洋画良久，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一谈。金登幹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甚久。入上房一坐。倭良嘎里来，谈极久。阅课卷一本，对表。饭后，至商农室一谈，介生同坐。至子博室一谈。粘洋画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粘洋画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粘洋画。至清臣室一谈。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偕夔九步行至外科医生哈尔特处，久谈。至清臣家一谈。至纸店购洋画，申正三刻归。至上房一坐。俄国驻英署使堪塔九骁来，久谈。编电寄译署，翻阅类书，写零字。入上房

见外科医生

久坐。饭后，剪洋画，阅旧钞英语手摺。至湘浦室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夔九来，一谈。粘洋画，核译文二件。清臣来，久谈。编电寄张香涛。粘洋画，饭后，复粘极久。入上房一坐。将昨日所购洋画粘毕，看英文小说。至智卿室，观渠在拍卖场为余购得之显微镜。看小说。饭后，以洋画示儿辈，看小说。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拍卖场购得显微镜

三十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英文小说。夔九来，一谈。对表。步游市肆，购洋画归。写乐章一阕。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陪医士马克勒衣诊钖儿。至客厅陪客。德贞自北京来，谈最久。入上房一坐，看小说，粘新购洋画。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德贞自北京来

九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携钖儿至客厅，临窗久坐。看英文《中国记》。饭后，在上房一坐，看小说。小睡，成寐。入上房久坐，看英文《中国记》。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沐浴。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英文《中国记》

初二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对表。茶食后，看英文小说。清臣来，久谈。编电答张香涛制军。饭后，至智卿室、湘浦室各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在上房久坐，抚视钖儿。看显微镜。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对经度表，阅课卷二本，看英文小说。入上

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安排眼镜式样，交智卿定制新镜，画图以明之。栉沐。阅《申报》甚久。饭后，中亚美利加维尼遂拉国驻英公使来，谈良久。偕夔九携锡儿拜客四家，均不晤，申正归。至上房久坐。阅课卷四本，编定课卷甲乙。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锡儿，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久谈，对表。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委内瑞拉公使来谈

初四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锡儿，清捡案头零件、室中器具，看英文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英文小说。内人来，一坐。海口柏尔斯太太来谒内人，陪谈极久。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阅上海、新加坡寄来函牍。亥正一刻，偕内人赴外部尚书格兰斐伯爵夫人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初五日　阴晴半，午前雾。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申报》，阅英文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久坐。医士马克勒□来诊锡儿，又用电气匣治余之腕。看小说。酉正二刻，德贞夫妇来。戌初，所请客十人先后均来，入席饮宴，亥初二刻散。亥正三刻，客去。用电治腕。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抚视锡儿，用电治腕。清臣来，久谈。看英文小说，编电寄译署。饭后，整

铜链，看小说。入上房久坐。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至智卿室一坐。清臣来，久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用电治腕。夔九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用电治腕，抚视钖儿，看英文小说。清臣来，久谈。饭后，用电治腕。看英文小说。偕内人至客厅，接见女客。核函稿二件。程润轩自伯邻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看《格拉斐画报》，中有中国兵败法人于基隆之图。用电治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中国兵败法人于基隆之图

初八日 阴晴半，午前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用电治腕。湘浦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肇兴公司梁星垣来，一谈。饭后，看英文小说。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看小说。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治腕，对表，看英文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肇兴公司梁星垣来

初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写扇联上款四件，看英文小说，核公文一件，未毕。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核算存款账目。子博来，一谈。至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谈。子博来，久谈。入上房久坐。饭后，用电治腕，看英文小说。至湘浦室久谈，子博同坐。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午前晴阴半，下午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清臣来，谈极久。看英文小说，画尺中数目记号，裁纸。饭后，画尺。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看英文小说，作小幅画稿数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

久。用电治腕，作画稿。清臣来，谈甚久。批存款票。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画稿，抚视铴儿。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核对已缮之寄华各函。未正二刻，偕清臣拜客二家，均不晤。车中抚视铴儿，申正归。入上房久坐。写一函加致许竹筠，又将呈九叔父禀添写数行，封之。抚视铴儿。核公文一件，甚久。整冠顶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赴养生会观眺极久，赫德夫人以会将于日内闭歇，来邀请也。子初归。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赫德夫人邀观养生会

十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抚视铴儿。至清臣室久谈。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一谈。与清臣一谈。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久坐。至清臣室一谈。整规笔甚久。入上房一坐。饭后，编电答张香涛制军。至湘浦室一谈。李登甫自柏邻来，立谈良久。至智卿室一谈。登甫来谒，久坐。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李登甫自柏林来

十三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用电治腕，编电致译署。抚视铴儿。静坐极久，看禽、兽、鱼、虫图说。入上房久坐。饭后，清臣来，一谈。静坐甚久。编电致张香涛。至子博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阅《电信新法》。至清臣室久坐。抚视铴儿。作小幅画稿。至智卿室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抚视铴儿。至清臣家一谈。归，濯足，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阴半。卯正醒，闻门响而心惊，复卧不甚安。辰初二刻，仆敲门递呈译署来电，遂起，查电码。茶食后，抚视钖儿。头痛，静坐。清臣来，久谈。肇兴公司简殿卿来，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头痛益剧，小睡成寐。用电治腕。医士费兹结罗之子来，久谈。入上房久坐，用电治头。小睡，未成寐。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久坐。饭后，曹逸斋自柏邻来，久谈。用电治头。清臣来，久谈，亥正一刻，偕清臣赴晨报馆主人宝星搏萃克家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晨报馆主人请茶

十五日　晴阴半，夜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清捡儿辈玩物。看吴子登所著《翻译小补》。署中仆从因銮儿生日，来贺。蔼堂之妻女亦来，酬应良久。饭后，至客厅一坐，听女儿奏乐，核函稿一件。至商农室一谈，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久坐。饭后，至翼谬室，与逸斋久谈。联子振自伯邻来谒，久谈。至湘浦室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十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栉沐。清臣来，久谈。开写请客单。饭后，看《翻译小补》。至智卿室一谈。用电治腕。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申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整冠。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查译署来电。清臣来，谈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雾，午后晴。辰正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税务司帮办康发逵来，谈甚久。饭后，步游市肆。归，更换衣履，

税务司帮办康发逵

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饧儿，一谈。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偕夔九步行至外科医士哈尔特家小宴，子初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外科医生请宴

十八日　晴阴半，夜雨甚大。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饧儿，用电治腕，清〔捡〕案头，看《翻译小补》。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头痛，小睡成寐。申初二刻起。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在书室静坐，用电治腕，抚视饧儿。入上房一坐。饭后，用电治腕，批记新制之尺。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午前雾颇重，午后稍轻。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加写一函致许竹筠。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抚视饧儿。入上房久坐。至清臣室一谈。核译文，饭后，核毕。申初，偕清臣拜外部侍郎庞斯茀德之夫人，久谈。拜金登幹，不晤，访之于会馆，仍不晤。申正三刻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客厅，听女儿鼓琴，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阅英文函牍，看小说，查译署来电良久。清臣来，一谈。编电答译署。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将昨夜所编电修改数处。清臣来，久谈。徘徊良久。入上房久坐。至子振室一谈。饭后，抚视饧儿。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清捡儿辈影相。清臣来，一谈。戌初，至客厅待客，陪客至下层饭厅饮宴，为逸斋、登甫饯行，及肇兴公司四人，使署僚属十四人，宾主共廿一人也。

席散后，至客厅久谈。清臣来余室，久谈。阅上海寄来函牍。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查张香涛来电。茶食后，阅译文，阅《申报》。至智卿室一谈。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客厅徘徊良久。至清臣室，与金登幹一谈。阿礼国夫妇、安布勒夫妇、安吉尔先后来，谈极久。清臣来，一谈。编电答香涛。入上房久坐。茶食后，看小说，用电治〔腕〕，写零字。饭后，复写良久。鼓瑟。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看小说，清捡显微镜、画片。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看小说，鼓瑟。养生会华商梅春华来谒，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核霭堂所译镀金电机图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核镀金电机图说

廿三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剃头。怡和洋行管事人觉恩师吞来，谈极久。清臣来。一谈。核函稿一件、公文四件。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久谈。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复坐极久，看小说。饭后，听女儿鼓琴，写乐章，吹笛。阅显微镜图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显微镜图说

廿四日 阴，微见日影。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午初，偕清臣赴养生会，与金登幹商量送还书籍，更换乐器之事。午正二刻归。编电致译署。至清臣室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振室一

谈。核公文二件，清算文中数目。入上房久坐。医士马克勒农来诊钖儿，一谈。茶食后，复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坐殺久。饭后，夔九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查译署来电，甚长。丑初睡。

廿五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查阅电报稿簿，编电致译署。清臣来，久谈。试养生会送来乐器。入上房一坐。饭后，修整乐器。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梅春华来，久谈。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阅课卷一本，饭后，又阅一本。用电治腕。入上房久坐。至子博室一谈。看小说。子正睡。

试养生会乐器

廿六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清捡屉中针黹、笔墨，温古诗笺。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核公文一件。未正二刻，偕内人率钖儿出门，拜赫德夫人，不晤。拜倭尔科克夫人，谈甚久。倭尔科克即阿礼国，前任驻京公使也。拜金登幹之妻，不晤。酉初归。将午后所核公文添改数语。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商农室一谈。温古诗。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饭后，画坐谱示儿辈，用电治腕，看蓝书，鼓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拜阿礼国夫人

廿七日　阴。辰正三刻起，阅英字函数件。茶食后，静坐良久，用电治腕，温诗。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内人率珣女、钖儿来，久坐。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零字，阅《镀金说》缮本。清臣来，久谈。查译署来电。饭后，又查一电，颇长。温古诗。清臣、鹤堂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微见日影。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用电治腕，写零字。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麦西哥驻英公使来，谈极久。至智卿室一谈。核阅已缮贺岁各函。饭后，长女广璇自另宅归，至其室坐甚久。另宅者，赁以息静养病者也。申初，偕内人至客厅陪客。申正二刻，客去，入上房久坐。茶食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铦儿，一谈。加写一函致邵小村，写一函寄介石弟。饭后，至女儿室一坐。至智卿室久谈。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墨西哥公使来谈

廿九日　阴，雾。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壁袋中函件、译文，分为数束而藏之。温古诗。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肇兴公司梁星垣等四人来辞行，一谈。入上房久坐。梅春华来，久谈。入上房久坐。茶食后，阅译署来电。清臣来，久谈。编电答译署。入上房久坐。饭后，用电治腕，批广钧所编字母纽韵，核函稿一件。入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卅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查张香涛来电。夔九来，一谈。至清臣室久谈。编电答香涛。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阅肇兴公司送来木器。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客厅陪路易太太母女及倍力太太，皆来拜女儿者也。督仆从安置器物。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徘徊良久。清捡案头，清捡画具。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肇兴公司送来木器

十月初一日　阴，下午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极久。清臣来，久谈。阅《申报》甚久，阅

课卷二本。用电治腕。入上房一坐。饭后，携钖儿乘车至车棂客店拜客，不晤，游海德园林，申初归。偕清臣、霭堂至外部，申正，见尚书格兰斐，一谈。归，编电寄译署。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读先太傅家训，《申报》馆所刻也。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用电治腕，清捡书籍。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读先太傅家训

初二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读家训。清臣来，久谈。编电寄译署。日本僧金尾棱严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读家训。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内人、钖儿，一谈。至女儿室一坐。茶食后，读家训良久。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坐。用电治腕，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阴，夜雨雹。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读家训，用电治腕，栉沐。清臣来，久谈。抚视钖儿。读家训。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调颜料。清臣来，久谈。读家训，饭后，复读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四日　阴。辰正二刻起，查译署来电，知初三日奉旨：兵部右侍郎着曾纪泽补授。天恩高厚，感悚交并，此刘毅斋之缺也。毅斋不知何如，代为悬悬。茶食后，武弁来贺。写摺扇四柄。清臣来，一谈。僚属来贺。入上房久坐。饭后，霭堂之妻来贺，在上房陪谈片刻。写摺扇四柄。入上房久坐。茶食后，写摺扇三柄。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饭后，濯足，用电治腕，写摺扇一柄。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补授兵部右侍郎

初五日　阴，微雨，午刻微见日影。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课卷四本，将所阅课卷编定甲乙。清臣来，久谈。写摺扇二柄。入上房一坐。饭后，调颜料。清臣来，一谈。偕内人至客厅，见女客良久。查译署来电。金登幹来，久谈。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一坐。饭后，用电治腕，核致康侯函稿，甚长。写摺扇一柄。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偕内见人女客

初六日　阴晴半。卯初披衣起，查邵小村来电。复睡，良久乃成寐。辰正二刻起，焙颜料。茶食后，翻阅类书，写零字，写摺扇三柄。至智卿室一谈。饭后，清捡书籍。观智卿、钦轩修整紫檀香儿。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腹胀，运气良久。收颜料，写摺扇一柄。小睡成寐。查九叔父来电。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用电治腕，看小说。清臣来，一谈。运气良久。写摺扇二柄。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雾，午后散。辰正起，茶食后，用电治腕，写摺扇六柄，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至上房一谈。清臣来，久谈。查李相来电，饭后，核电中误字，编电答之。核公文四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阿礼国来，一谈。清臣来，一谈。入上房，观钖儿玩小铁路轮车。饭后，用电治腕，核函稿一件，写摺扇二柄，清理已写摺扇，写谕单一纸。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玩具火车

初八日　阴，雾，午后略散。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看小说，写摺扇一柄，核译文三件，阅文报局寄来函

牍、《申报》。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清捡养生会还来书籍，写摺扇二柄。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植物学》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极长。盥颒后，用电治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看植物学

初九日 阴，雾。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铏儿，用电治腕。批中国乐器，译以英字。阅《明史·奸臣传》，阅《会典》乐器图。至智卿室一谈。写摺扇二柄，清捡案头。饭后，核从官摘钞电报，将寄九叔父阅之，封函数件。未正二刻，至清臣室立谈片刻。偕内人率铏儿拜赫德太太，久谈。拜清臣之妻，一谈，余与清臣在另室久谈，酉初归。核公文三件。入上房久坐。茶食后，阅《明史·佞幸传》。饭后，至商农、智卿室各一谈。盥颒后，督仆从寻衣。阅《明史·佞幸传》。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剃头，阅《明史·奸臣传》。午初，率僚属朝服，望阙行礼，叩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更衣后，清臣来，一谈。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夔九至槐特立大杂货店，观览良久。店用发货人五千名，送货之马二百八十匹，食物、用物无所不卖，视巴黎之路福尔、蓬马舍诸店，局面尤为宏阔也。申正二刻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捡屏幅纸，卷舒良久，清捡屉中零物。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携本日所购诸物至上房，以示内人、女儿、以所购影相架敬奉先文正公太傅、欧阳侯太夫人影相。盥颒后，清捡案头，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五千人之大杂货店

十一日　阴。辰正起，更衣，至正厅设先太傅文正公、欧阳侯太夫人影相几筵，焚香行礼；因是日为文正公七十四岁生日也。茶食后，看小说，卷舒屏幅纸。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查译署来电。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查译署来电，甚长。至清臣室一谈。阅古诗笺，至上房阅首饰。清臣自外部归，立谈片刻。摺屏幅格。饭后，至智卿室一坐。摺屏幅纸，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文正公七十四冥诞

十二日　阴，未刻微见日影。辰正起，对表。茶食后，抚视饧儿，写篆书屏四幅。至智卿室一谈。阅首饰。至清臣室一谈。编电寄译署。饭后，写篆书屏二幅，隶书屏六幅，楷书屏六幅。饭后，至智卿室、芳圃室各一谈。核公文五件，函稿二件。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雾，午后雨，微霰。辰正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翻阅东坡绝句，写行书屏六幅，阅流星表。入上房一坐。饭后，整流星表。至智卿室一谈。至女儿室一坐。画花样。梅春华、金宝铭先后来谒，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阅《啸亭杂录》。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加写致陈俊臣函一片，用电治腕，阅《啸亭杂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流星表

十四日　阴，雨。辰正起，盥颒后，濯足。茶食后，静坐甚久，阅昔而布兰夫来明大店寄来货物图说。清臣来，一谈。阅《啸亭杂录》。饭后，阅货物图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阅《啸亭杂录》，奏胡琴。清臣来，一谈。饭后，核函稿一件，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雾，微雨。辰正二刻起，对表。茶食后，清捡屉中。至清臣室一谈，巴尔马尔新报馆主笔人马卡西同坐。清臣来，一谈。饭后，核函稿二件。至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茶食后，核函稿一件，核译文，未毕。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查译署来电，甚久，又手钞要语记之。清臣来，一谈。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报馆主笔马卡西

十六日　阴，雨。辰正起，阅《申报》中邸钞。茶食后，阅毕。写中幅二帧，楹联八副。因仆从去烟通中煤尘，避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写中幅二帧。清臣来，久谈。申初三刻，偕清臣往外部，候半时，与葡萄牙驻英公使久谈。酉初，晤外部尚书伯爵格兰斐尔，久谈。酉正二刻辞出。到署后，核昨日所核译文毕。入上房抚视铴儿。饭后，至智卿、商衣室各一谈。用电治腕，清捡衣服。入上房一坐。亥正，偕夔九赴夫劳委尔太太茶会，海部侍郎布拉西茶会。子正归，丑初睡。

晤外部尚书

十七日　阴。辰正起，体中不适，茶食后，傍炉久坐。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和衣睡，屡睡屡起。戌正，医士麦力来诊，谓余右肺有不通气处，嘱余避风。亥正，解衣睡。

十八日　阴。辰正起，傍炉偃卧。巳正，医士来诊，未换药方。屡睡屡起，亥初，解衣睡。是日仅服牛乳，未食一物。

十九日　阴，微见日影。辰正起，傍炉偃卧。巳正，医

士来诊，换药方。清臣来谈。傍夕，略食鸡汤、面包等物。亥正睡。

廿日 阴，微见日影。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偃卧。医士来诊，未换方。饭后，栉沐，静坐良久。查张香涛制军来电。清臣来，久谈。茶食后，静坐良久。饭后，阅上海、广东寄来函牍。盥濯后，用电治腕，写日记，坐甚久。子正睡。

查张之洞来电

廿一日 阴，雾，微雨，夜大雨。辰正起，静坐片刻，查译署来电。茶食后，阅《申报》，静坐。夔九、清臣先后来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医士来诊钖儿，一谈。霭堂之妻来问疾，一谈。清捡壁袋中零纸杂函、中外票单。批公事一纸，交湘浦具咨。核函稿一件，贺译署各堂年节。饭后，至女儿室久坐。演牙牌数。复至女儿室坐极久。子正睡。

廿二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核公文三件。清臣来，谈甚久。演牙牌数。饭后，医士麦力来诊余及钖儿，久谈。清臣来，立谈片刻。茶食后，核公文一件。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核函稿一件，画铨儿西字印文。饭后，至女儿室一谈。至签押房清捡纸笔，调洋墨良久。盥沐后，医士麦力来诊钖儿，一谈。至女儿室一坐。清臣来，谈甚久。女儿来，久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雾。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医士麦力、马克勒衣先后来诊钖儿，各久谈。至清臣室一谈。清捡案头，核公文一件。饭后，至湘浦、夔九、介生、商农、智卿室

各一谈。子博则晤于湘浦之室。核公文，未毕。申初，偕清臣赴外部，在客厅坐极久。遇美国驻英使，与谈。酉初，见尚书葛兰斐，谈极久。酉正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核公文，仍未毕。饭后，核毕。运气，看小说。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外部遇美国公使

廿四日　阴，微雨。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案头零物。至智卿室一谈。阅霭堂所译福尔业在法国议院所禀李相天津订约情形。清臣来，一谈。饭后，核阅黄裕麟禀，改其误字，以寄译署。调瑟弦。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湘浦室一谈，商农、子博同坐。整存墨之笔。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督仆从移置器物，清捡匣中零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李相天津订约情形

廿五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铋儿、璇女。一谈。清臣来，久谈。写中幅二帧，看《啸亭杂录》。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至智卿室一谈。清捡纸张，翻阅《经史百家杂钞》词赋类。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清臣来，一谈。阅课卷一本。入上房久坐。饭后，桂冬青、庆锡安自俄都来，坐谈片刻。徘徊甚久。盥濯后，写零字，用电治腕。入上房一坐。至商农室一谈。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桂冬青等自俄都来

廿六日　阴。卯初起，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铋儿。和衣复睡，巳初起。茶食后，翻阅《经史百家杂钞》。将写屏幅，纸劣不果写，写楹联一副。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楹联一副。复至智卿室，观钻洋墨壶。入

上房，陪医士马克勒衣诊钖儿。核批稿一件，未毕。茶食后，核毕。刺楹联屏幅格眼。桂冬卿率其妻来谒，一谈，内人陪桂恭人同坐。庆锡安来签押房，一坐。核函稿一件，看小说。饭后，徘徊良久。盥濯后，用电治腕，看小说。体中不适，请医士麦力来诊，一谈。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廿七日　阴雨。巳正起，茶食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剃头。核函稿一件。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楹联二副，四体屏各一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饭后，观儿辈嬉戏良久。盥濯后，用电治腕，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廿八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写四体书摺扇三柄。饭后，威妥玛来，一谈。看小说。未正二刻，偕清臣拜日本驻英公使河濑真孝，久谈。归，至上房一坐。俄国驻英公使来，久谈。入上房久坐。至智卿室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与内人、女儿闲谈良久。编电致译署，问朝鲜事。刺楹联格眼，看小说。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盥濯后，用电治腕，核函稿一件，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致电译署问朝鲜事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翻阅林和靖诗，看小说，写楹联六副。饭后，仁济医馆医士觉恩师磴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写册叶二幅。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写零字，查译署来电。商农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饭后，至楼上楼下寻诸译官，无一人在家者。盥濯后，洗笔，写零字，看小说，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入上房一坐。

子正睡。

十一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册葉一幅。清臣来，一谈。看小说。夔九来，一谈。饭后，日本驻英随员中田敬义来，一谈。阅课卷一本。至湘浦、智卿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核公文三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查译署来电。家人、僚属、仆从以余明日生日，至大厅预祝，酬应良久。观儿辈嬉戏。盥濯后，写册葉一幅。入上房坐极久。子正二刻，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铋儿，一谈。丑初睡。

初二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一幅，静坐片刻，清捡案头。午正，更衣至大厅，家人、僚属、仆从贺余四十六岁生日，酬应甚久。未初，陪僚属小宴。甫入坐而医士马克勒衣来，陪之诊视铋儿。医士去，复入席。申初席散，入上房一坐。批应复之西字函，写册葉。入上房坐甚久。僚属送酒席，与妻儿家宴良久。席散，至大厅观儿女乐歌。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四十六岁

儿女乐歌

初三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清捡案头。夔九来，一谈。至智卿室一坐。入上房一坐。写册葉一幅。查左相来电，饭后，编电答左相。未正二刻，偕清臣拜哲福甡太太，不晤。拜俄国驻英使，一谈。拜葡萄牙驻英使，谈甚久。赴来次布力其太太茶会，酉初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册葉一幅。饭后，观儿辈歌舞，写册葉半幅。入上房久坐。核译文一件。至智卿室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一幅，查译署来电。清臣来，一谈。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读先太傅文正公奏议。清臣来，久谈。编长电答译署。至上房，观匠人安煤气灯管。至女儿室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久谈。盥濯后，写册葉一幅，清捡花片。至商农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读文正公奏议

初五日 阴，未刻微见日，傍夕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午初，更公服，率僚属望阙行礼，恭贺冬至令节。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观智卿安煤气灯管系丝。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阅课卷，编定甲乙，写册葉。饭后，观儿辈歌舞。盥濯后，写册葉，写子博篆印文。至女儿室坐极久。阅英文画兰仙图。子正睡。

初六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阅昔年日记。饭后，写册葉，清捡花片。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子博同坐。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听女儿鼓琴。饭后，看小说。盥濯后，写册葉，翻阅先太傅文正公年谱。入上房一坐。围棋二局。子正睡。

阅文正公年谱

初七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阅类书，核改谢恩摺稿。清臣来，久谈。饭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清捡花片，答人之贺节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封发西字函二件，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围棋一局，观棋

一局。子正睡。

初八日　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视听帆写函封，分送贺节片，写册叶。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饭后，查译署来电。清臣来，一谈。偕听帆游市肆，购贺节片，在店纵观甚久，申正二刻归。去乘车，归徒步也。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捡贺节片；围棋一局。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清捡案头甚久，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写贺节片

初九日　晴阴半，晨微雪。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分送花片，写册叶。饭后，卷楹联纸，写楹联一副，隶书；横幅一帧。至客厅久坐。分送花片。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批识所收贺节函片。饭后，两女来，久谈。盥濯后，校视润轩所录余诗。入上房久坐。观棋二局。子正睡。

初十日　阴，未刻微雨。辰正起。茶食后，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写楹联五副。饭后，查译署来电，写楹联九副。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观汪席臣糊补纸匣，看小说，清捡小说，清捡影相极久。饭后，复清良久。盥濯后，清捡案头，画颜色相对图以示女儿。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作一联挽张振轩制军。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至商农室一谈。饭后，在女儿室一坐。写挽振轩联云："上相同升诸公，日赞赞襄，志符道契；圣主知人则哲，功懋懋赏，生荣死哀。"

挽张振轩

写楹联二副。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李鼎新来，一谈。清臣来，一谈。编电答张香涛，写中幅二帧。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编电致译署，写隶书册葉半幅。入上房坐极久，抚视钖儿。子正睡。

十二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阅席尔白兰德福来明大店货物簿，剃头，写册葉。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看小说。饭后，与内人、女儿阅货物簿，记其码号，将择而购之，回华送人也。抚视钖儿。为筹猎之戏。盥濯后，翻阅搢绅，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欲购礼物回华送人

十三日 阴，雾。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写匾字七枚。清臣来，一谈。饭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酉初，清臣来，一谈。具酒食为冬青、锡安饯行。戌初席散，至客厅观儿女辈暨冬青、霭堂之女歌舞嬉戏。入上房一坐。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雾。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写册葉，翻阅日记。陪医士马克勒衣诊钖儿。傍夕，冬青、锡安来辞行，一谈。茶食后，写册葉。饭后，养生会古玩商人周邦来，久谈。入上房抚视钖儿，为筹猎之戏。写册葉，阅《申报》。至商农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阅上海寄来函牍。子正睡。

古玩商人周邦来

十五日 阴，雾。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博同坐。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头痛，小睡，未成寐。医士马

克勒衣来诊铭儿，一谈。茶食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听帆批送新年片四处，封发后，写册葉，翻阅文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分送新年贺片

十六日　阴，雾。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写册葉三幅，将所写册葉盖用印章，编记次第，良久乃毕。清臣来，久谈。饭后，加写一函致李相。钩勒十三日所写匾字，清捡案头。至智卿室一谈。查张香涛来电。偕内人至客厅，陪金登干之妻一谈。调瑟弦。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画册葉格，写册葉。饭后，观女洋仆散德司之子演映画镜。盥濯后，清臣来，一谈。写册葉。至湘浦室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雾。巳正起，茶食后，写册葉。饭后，汇丰银行揽事人戈登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写册葉。内人来商算数目。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册葉，将所写第三分册葉编次成册。盥濯后，清捡案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汇丰银行戈登来

十八日　阴，雾。巳初一刻起，核公文二件。茶食后，翻阅子书，写册葉。饭后，复写良久。率女儿陪赫德夫人久谈，内人后来，复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清臣室久谈。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博同坐。盥濯后，阅课卷一本，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雾。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写册葉，清捡花片收藏之。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写册葉。内人来，一谈。清捡针黹。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压

牙章格式，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观儿辈嬉戏。为子博篆牙章十六方，十方可用。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阅《申报》。篆牙章十七方，九方可用。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商农室一谈。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钖儿，清臣来，一谈。编电致张香涛，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写册叶，翻阅《春草堂琴谱》。清臣来，一谈。饭后，观瓦榛镜店送来映画镜。戌正二刻，燃灯，亥正二刻乃毕。盥濯后，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晴阴半，夜雾。巳正起，茶食后，清捡映画镜画片，清捡照相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捡照相。加写呈九叔父禀二纸。画乐律表，翻阅乐律类书。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画乐律表。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批德微理亚论乐之函，清捡案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德微理亚论乐之函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查译署来电，编电即复。茶食后，核致译署函稿，添改甚多。清臣来，久谈。饭后，抚视钖儿极久，为箏猎之戏，与内人，围棋一局。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写册叶。饭后，至女儿室一坐。盥濯后，至商农室一谈，至客厅听次女鼓琴。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夜雨，午刻微见日影。巳初一刻起，茶食后，写册叶。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写册叶。至霭堂室一谈，入上房久坐。茶食后，演试映画镜。抚视钖儿。

波斯驻英公使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观儿女辈乐舞。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微见日影，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刺对联格，写对联二副，四体书屏各一幅。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对联九副，屏四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摘阮。至湘浦、智卿室各一谈。写中幅一帧。饭后，更衣，率两女儿至攀多曼戏场观演惠定教之剧，清臣夫妇为主人也。内人率銮儿后至，子初二刻戏散，车拥挤不得速行，子正二刻到家。更衣，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二刻睡。

观惠定教之剧

廿五日　雨，夜大风，雨雹。巳正起，茶食后，看小说，写册葉。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册葉。清捡镜店送来映画镜之画片，择而购之。申正，谛盘骁太太率其侄女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写册葉。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清捡已写之册葉，分注碑名。清臣来，一谈。饭后，画数目牌片刻，补破片也。写册葉。入上房久坐，阅攀多曼"惠定教"戏文歌曲。子正二刻睡。

廿六日　阴。巳刻微见日影，下午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阅吴梅村诗。写对联十副，写册葉。饭后，观仆从搬移箱箧。翻阅五种遗规，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核译文，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削足胝。批阅课卷一本，卷为霭堂之作，题为《论西洋各国巡捕》，余批数语于总批之后云：

西洋各国，莫不讲求兵法。其练巡捕也，以练兵之步

论西洋各国之巡捕

武，整而齐之。我中国亦何尝不重武备，何尝不处处有兵？但细加考校，则知中国之所谓兵者，仅如西洋巡捕之职役耳。其所以异者，中国之兵隶于官，与西洋之兵同，而西洋之巡捕则隶于民也。兵隶于官，则兵民之气不通，故往往有用兵以禁暴诘奸，而百姓藏奸匿盗以掣兵与官之肘者。巡捕隶于民，百姓纠众集资，以养巡捕，以靖闾阎。人心有恃巡捕以自卫之心，惟恐巡捕之无权，于是互相劝勉，互相儆戒，不肯干犯法纪以挠巡捕之权。众志日坚，巡捕之权因之日重，倘有三五凶顽之徒，虽欲干犯法纪，而其势力不得以逞。是以无顽不敛，无凶不惩，无案不破，非国法使之然，盖众志使之然也。是故法纪者，国家之所以治百姓也。法纪之行与不行，其关键仍在百姓，而不在国家。

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七日　大雪，午前晴片刻。辰正起，茶食后，翻阅文选，看小说。写四体屏各一幅，对联一副，中幅一帧，匾三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写册葉。未正二刻，偕内人率钖儿拜谛盘生太太，一谈。拜赫德太太，金登幹太〔太〕，均不晤。拜清臣之妻，一谈。申正二刻归。茶食后，核译文甚久。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核译文毕。写咨稿要语，甚长，交湘浦拟全稿。盥濯后，阅课卷一本，清检案头退笔。翻阅《斯文精萃》中杂体四六，又翻阅《经史百家简编》，看小说。次女用风枪击中一鼠，来示余。余嘉其甫学即能中鼠，而戒以勿伤鸟雀。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次女击中一鼠

廿八日　阴，微雪。巳初二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

茶食后，阅《申报》，写匾二幅，写册葉。至清臣室一谈。饭后，写册葉。申正，率次女至客厅陪清臣之女，听琴良久。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夜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一谈。子博来，一谈。写谕单，添派人员会办支应。饭后，写册葉。茶食后，编电答张幼樵。写册葉，清捡十八日已后所写第四分册葉，共百幅，编次成册。饭后，说小说与钖儿听之。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盥濯后，清捡案头，核函稿二件阅，课卷一本，翻阅《经史百家杂钞》词赋类，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说小说与儿子听

卅日 阴，夜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十副。清臣来，一谈。饭后，写对联八副。至智卿室一谈。号记昨日编次之册葉。茶食后，写册葉，至上房一坐。饭后，写册葉，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阴。辰正起，写册葉。茶食后，写对联十二副。清臣来，久谈。编电寄张香涛制军。饭后，更衣。未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五人观舞马之剧，闔署僚友为主人也。前月初间，僚属请戏以祝余寿，而余命缓，本日乃公请焉。酉初二刻归，更衣后，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是日未刻，查部小村来电，知丁华容已蒙九叔父委充轮船营务处。因将各武弁均加薪俸，以示平允。

僚友请观马戏

初二日　阴。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写册叶。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对联，连午前所写共十八副。查阅译署来电，编电答译署。申刻，偕内人率女儿至客厅，陪女客先后十人。酉初客去，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饭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盥濯后，写册叶。至湘浦室，观清臣清夔九室中要件，夔九病重也。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夔九病重

初三日　阴晦。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批西历于时宪书之眉，写篆、隶、行中幅各一帧。清臣来，一谈。饭后，写册叶，写谕单嘱从官钞电报。至智卿室一坐。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作挽吴筱轩联，未成。饭后，说小说与儿女听之。盥濯后，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挽吴武壮

初四日　阴晦。辰正起，将昨日所作挽联定稿。茶食后，查香涛来电。写挽联云："虚心好问，出口成章，论文事不在武功而后；泣血从戎，鞠躬尽瘁，求忠臣信于孝子之门。"（原稿云："论文事不亚武功，有经济才，有词章学，求忠臣必于孝子，以哀愤起，以勋名终。"）临缮时所改也。写册叶，阅《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核公文三件。写册叶，写对联三副，祭幛一悬。幛亦挽吴武壮者也。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讲小说与钖儿听之，写册叶。清臣来，一谈。饭后，讲小说。清捡藏笔五包，因李明斋新送笔百枝，纸匣招虫，改置包中。盥濯后，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在梯边与医士麦力谈夔九之病，难

望复瘳，为之怆然。子正一刻睡。

初五日　黄雾，昼晦。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册叶。清臣来，久谈。编电致香涛。饭后，写册叶，将所写第五分册叶三十六幅号记次序，盖用图章。至智卿室一坐。至上房一坐。茶食后，更亵衣，濯足。写册叶，翻阅《庄子》，翻阅类书。饭后，核公文一件。盥濯后，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至商农、湘浦室各一谈。至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晴半，早仍雾。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十二副。清臣来，一谈。批函意示霭堂，令答法人师配叶。饭后，讲小说与儿辈听之。写册叶，核公文三件，其一甚长。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饭后，观儿女乐舞。是日夔九病略瘳，阖署皆为之喜也。写册叶。盥濯后，对表。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初七日　阴。巳初三刻起，茶食后，写册叶，写中幅行书二幅，隶书三幅。清臣来，一谈。饭后，更衣。未初一刻，偕内人率儿女往戏场，仍观惠定敦之剧。酉初二刻归。核对已缮各函。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查香涛来电，颇长，编电答之，未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编电成。盥濯后，至清臣室一谈。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仍观惠定敦之剧

初八日　雾，午后散，见日。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中幅隶书二幅，篆书一幅，行书□副，写对联一副，写册叶。饭后，复写片刻。未正二刻，偕内人携铴儿至霭堂宅久坐。拜格里亚太太，不晤。拜哈尔特太太，一谈。申

正二刻归。至清臣室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饭后，观听儿女乐舞。摺纸为眼镜套之范，良久乃成。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初九日 阴。巳初三刻起，茶食后，写册叶，将所写第六分册叶三十幅清捡次序，盖用印章。清臣来，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写对联十四副，至客厅听女儿鼓琴。日本驻英公使河濑真孝暨其夫人来，金登幹之妻、马克勒衣之女来，各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画格三幅。清臣来，久谈。查译署来电称：本日奉旨，曾纪泽、郑藻如出使〔期〕满，均暂留半年。饭后，至智卿、商农、湘浦室各一谈。编电寄译署。画格一幅，清捡案头。盥濯后，为润轩篆戒指。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电谕延长使期半年

初十日 阴雾，雾中见红日，无光。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对表，看小说，剃头。体中不适，静坐良久。写篆书对联一副。饭后，入上房一坐。头痛，小睡，申正起。茶食后，至客厅听女儿鼓琴，复小睡。内人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写宫扇一柄。入上房一坐。亥正二刻睡，不能成寐。子正起，食物少许，丑初复睡。

十一日 阴，微雾。巳初一刻起，茶食后，画宫扇格，未成。写对联六副，四体书屏四幅，八分书屏四幅，福字三枚。清臣来，一谈。饭后，画宫扇格成，写四体书宫扇一柄。清臣陪旗昌洋行副总办曼士顿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臣屡来问阿摩斯庄购炮之事，又来谈洋药税厘并征事甚久。画智卿、钦轩、厚甫戒指各一枚。饭

旗昌洋行副总办来

后，说小说告儿辈，甚长。至智卿室一谈。整存墨洋笔良久。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闻夔九病益剧。徘徊良久，静坐良久。写大字楷屏四幅，幅十八字，字径八寸。写匾字三枚，不惬意，别写三枚。饭后，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坐。写册葉。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湘浦来，一谈。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阅《申报》中邸钞。子正二刻睡。

十三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翻阅文选。写四体书屏二副，凡八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编电致译署，清捡案头，写册葉。内人来，一谈。写一函致季妹。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试画图展大机器良久。剌对联格。饭后，说小说以告儿辈。盥濯后，写册葉甚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试画图展大机器

十四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写四体书屏三副，各〔共〕十二幅。清臣来，久谈。饭后，更衣。核公文一件。未正，偕内人携铴儿拜日本驻英公使之夫人，久谈。拜医士马克勒衣之女，不晤，申初归。写册葉，写篆、隶对联各一副。入上房□坐。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甚长。写册葉。饭后，说小说告儿辈，颒面、澡身良久。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久乃定稿。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四副。清臣来谈，出示旗昌洋行来电，知外姑刘母王夫人弃世，

外姑弃世夫妻恸哭

悲伤曷已。外姑之仁慈盛德，天下所罕见罕闻，亲友乡邻当无不怆悼者，无论至亲骨肉也。入上房告内人，相与恸哭良久，旋劝慰之。静坐片刻。饭后，写四体书屏二副，凡八幅，写对联三副。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一谈，翻阅类书。饭后，写册葉。璇儿来，一谈。盥濯后，入上房静坐极久。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子正睡。

十六日　阴雨，夜雷电。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申报»中邸钞，翻阅类书。写册葉，写对联八幅。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内人来，一谈。写册葉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对联二副，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饭后，说小说甚长。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写对联十二副，屏四幅。饭后，静坐片刻。写径尺篆字四枚，写册葉。内人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刺屏幅格。饭后，观儿女筹猜之戏。写册葉，自十一日至本日，所写册葉共百幅，分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凡五分，每分廿幅，清捡次序而藏之。至商农室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八日　午前晴，午后雨。巳正起，茶食后，清臣来，久谈。写篆、隶、草书屏各一幅，楷书三幅。饭后，核译文，甚长。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写册葉。复入上房。茶食后，查杨石泉来电，知外姑去世之问已确，前尚疑为康侯之嗣母，今则无疑矣。至上房徘徊良久。翻阅类

书，饭后，复翻良久。盥濯后，作挽外姑之联，良久乃成。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午、未间见日。巳初三刻起。茶食后，将所作挽联录稿。清臣来，久谈。体中不适，静坐片刻，核公文三件。饭后，写挽外姑联云："百千人感颂同声，无一人有间然，丰能济众啬安贫，冬日夏云，可方盛德；七八载奔波违侍，更半载将归矣，昔谓暂离今永诀，婺星娥月，竟阅慈颜。"又写祭幛一悬，曰"慈悲成佛"。为使署诸人写祭幛五悬，曰"仁风弗泯"，曰"惠泽常存"，曰"德惠遗留"，曰"声闻寿长"，曰"煦愿垂型"。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子博同坐。核公文一件，甚长。写册葉。饭后，与内人一谈。写册葉。盥濯后，画戒指篆文二面，良久乃成。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挽外姑

廿日 阴，午间微见日光，夕雨。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甚久，写册葉。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体中作倦，小睡，未成寐。写册葉。清臣来，一谈。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运气良久。与内人一谈。查译署来电。饭后，在内人室久坐，运气良久。盥濯后，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廿一日 晴，午后微雨一阵。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作哭外姑刘母王夫人诗七律二章，午正脱稿。清臣来，久谈。观仆从悬挂祭幛、挽联。饭后，以白绢横幅缮写哭外姑之诗，字大寸半。申初写毕，更素衣，至下层客厅，设外姑影像，备酒肴以奠。家人及使署员弁、仆从以次行礼，内

作哭外姑诗二章

人答礼。酉初更衣，茶食后，清捡案头，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久坐，写册葉。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夜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一谈，写册葉。至商农、湘浦、子博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将所写第十二分册葉四十幅，清捡次序。至外姑影像前叩奠。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号记册葉。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号记册葉

廿三日　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对联四副，纸不受墨，良久乃写毕。清臣来，久谈。饭后，写册葉。清臣来，久谈。茶食后，写册葉。酉正，更衣，至外姑影像前奠祭。祭后，撤几筵。查译署来电，甚长。饭后，编电答译署，良久乃脱稿。核译文一件。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写四体书屏各一幅，写册葉。将所写第十三分册葉廿幅清捡次序，盖用图章。饭后，在上房一坐。至智卿室一谈。将十七日写毕之册葉五分，共百幅，添注书名，号写数目。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静坐片刻。清臣复来，久谈。翻阅佩文斋书画谱。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片刻。盥濯后，阅书画谱，核改致刘伯固函稿，极久。翻阅早岁日记。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阅佩文斋书画谱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早岁日记，写对联二副。清臣来，谈极久，与之核算粤督借债利息数目。

饭后，在上房久坐。清臣复来，久谈。编电寄译署。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翻阅子书，写册葉。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溥同坐。至上房一坐。说小说告钖儿。盥濯后，批外部公文封面。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写册葉。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写册葉。茶食后，内人、女儿来，久坐。饭后，编电答香涛。说小说告钖儿。盥濯后，清捡自存册葉，写册葉，查许竹筠来电，编数字答之。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编电答张之洞许景澄

廿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葉，第十四分册葉二十四幅，清捡次序，盖用印章。抚视钖儿。写行书屏四幅。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一坐。写行书屏二副，共八幅，写零字，抚视钖儿，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摺扇一柄，为各体书，极密。饭后，说小说。盥濯后，濯足。翻阅文选，写四体书摺扇一柄。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辰正起，查盛杏荪来电。茶食后，督仆从移置器物箱箧。写行书屏二副，凡八幅。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在上房一坐，清捡零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茶食后，翻阅书画谱。清臣来，一谈。写四体书摺扇一柄。饭后，讲小说。至智卿室一坐。澡身良久。盥漱后，写摺扇二柄，亦为各体。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查盛宣怀来电

廿九日　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行书

屏二副，凡八幅。

武弁邓、汪席臣求书其曾祖士英飨堂联，为撰一联。清臣来，一谈。书邓、汪氏飨堂联云："人有志而事竟成，奕叶同心，保留室宇；天无亲惟德是辅，本枝百世，光大门闾。"士英筑一亭，人诮之曰："异日不知当呼潘家亭，贺家亭也。"士英戒子孙毋得出售。席臣既分得此亭，因指为士英公飨堂，是以上联云然。

撰汪氏飨堂联

查杏荪来电。饭后，写飨堂联款。步行本街，归，改写联字十枚而粘接之。内人来，一谈。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编电答杏荪。查译署来电。核译文一件，函稿三件，饭后，讲小说。盥濯后，改午前所写联云："有志事竟成、奕叶同心，幸保前人室宇；自他光益耀，本枝百世，兹为始祖祠堂。"士英以邓氏子为汪氏后，其子孙兼宗而姓邓汪，故云"自他光益耀"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大年三十

卅日 阴，夜雨。辰正起，茶食后，将昨夜所撰对联缮写，因上联书不惬意，另缮一过。款字本可用，因昨日纸太厚，亦改写一过，剃头，清臣来，谈极久。写摺扇一柄，为四体书。饭后，讲小说，核公文三件，批应复之西字函。步游本街。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批西字函，核函稿三件。衣冠祀祖。僚属、仆从辞岁，应酬良久。饭后，讲小说，批应复之西字函。衣冠祀祖，督仆从移置厅中器物，阅上海寄来函牍极多。盥濯后，清捡案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一年岁在乙酉元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更衣，试笔。查盛杏荪来电。讲英国小说与锡儿听之。午正，公服向阙，率僚属行礼，叩贺元旦。僚属、傔从皆来贺。祀先人后，与家人相庆。金登幹、赫政来贺，久谈。内人率儿女在余室久坐，画格一纸。饭后，与家人为筹猎之戏。陈兆艺、李鼎新来，一谈。写册業，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静坐片刻。清臣来，一谈。酉正，陪僚属饮宴，肄业生徒陈、李二人同坐。戌初三刻，席散，热甚，更衣，盥濯后，写册業，入上房久坐。子初一刻睡。　正月初一

初二日　雨。辰正起，茶食后，阅《申报》，写册業，抚视锡儿。清臣来，一谈。饭后，讲小说，写册業。查杨石泉来电，编电致总署。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湘浦室一

将致总署电改致盛宣怀

谈。将所致总署电改致盛杏荪。内人率儿女来，久谈。东电局总办敷德尔来，久谈。饭后，至湘浦室一坐。写册叶，两日所写册叶为真、草《百家姓》全分。盥濯后，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初一刻睡。

初三日 雨，午刻止，仍阴。辰正起，茶食后，写册叶，看《禅海纪游》伪郑逸事。至清臣室一谈。旗昌洋行总办曼士顿来，久谈。查张香涛来电，甚长，编长电答之。饭后，在上房一坐。未正二刻，偕内人率儿女步行至清臣夫人宅出行，坐谈片刻。归，在客厅一坐，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商农、湘浦室各一谈。写册叶。饭后，讲小说甚久。盥濯后，写册叶，本日册叶为真、草《百家姓》第二通。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拜发谢恩摺

初四日 晴，下午微阴。辰正三刻起，查译署来电。茶食后，摺纸良久，画格二纸。午初，更公服向阙行礼，拜发谢恩摺。抚视钖儿。清臣来，谈极久。饭后，画格二纸。步行游市肆。归，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为筹猜之戏。核从官所钞电报。饭后，观儿辈嬉戏，削足胝。盥濯后，写零字甚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画格一纸，将前年所写智卿之册叶盖用图章。清臣来，谈甚久。批领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坐良久。步游市肆。归，与内人一谈。核译文。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跋宋拓《九成宫》，阅张金圻《如是观园记》，写零字。饭后，讲小说。盥濯后，核公文一件，甚长。入上房久坐，为筹猜之戏。子正睡。

初六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写零字，核公文。清臣来，谈甚久。饭后，阅海南人之殁于英国医院者所馀囊筐零物。步游市肆。归，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批咨稿大意以示湘浦，甚长，即为海南人之事也。写册葉。饭后，讲小说。盥濯后，写册葉。至清臣室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有海南人殁于英国医院

初七日　晴。巳初起，查张香涛来电。茶食后，栉沐。写册葉。至清臣室一谈。饭后，编电答香涛。清臣来，一谈。携锡儿游蜡人馆。归，清检案头，批公文大意，嘱湘浦拟批稿，核函稿二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阅《书画谱》。饭后，讲小说。翻阅《斯文精萃》、《经史百家杂钞》、《庄子》、《淮南子》，将择一纸以书册葉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八日　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写册葉。查译署来电。抚视锡儿。饭后，在上房一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璇、珣两女，陪谈片刻。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葉。入上房一坐。饭后，讲小说。盥濯后，写册葉。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葉。清臣来，一谈。饭后，编电寄译署。步游市肆。乘街车至日本村游观甚久。归，写册葉。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写册葉。饭后，查译署来电。讲小说。盥濯后，写册葉，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至日本村游观

初十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

《申报》，写册叶。清臣来，谈甚久。饭后，步游市肆。归，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初六日至本日，所写册叶为四体书百廿幅，分为第十五分、第十六分两册，每册六十幅。清捡案头。饭后，讲小说甚久。批识所写册叶，有不忆出处者，翻查书籍极久，盥濯后，复翻乃得之。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雨，午刻止，微见日。巳初起，茶食后，查香涛来电。批识所写册叶，以洋码记其次第。至清臣室久谈。编电答香涛。写册叶。饭后，在上房一坐。步游市肆。归，至上房久坐。茶食后，至客厅，陪柏尔斯太太一谈，女儿同坐。写册叶。饭后，在上房久坐。盥濯后，写册叶。亥正二刻，偕鹭堂赴土耳其公使茶会，子初一刻归。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土耳其公使请茶

十二日 阴晴半。卯初醒，起坐片刻，复睡，腹胀身烧，久乃成寐。辰初二刻，着衣起，茶食后，和衣复睡。巳正二刻起，至清臣室一谈，写册叶。饭后，步游市肆，申正归。至客厅与女儿谈片刻，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珣女、畅儿，余因头痛，亦请开方。与清臣一谈。饭后，阅译署来电，编电致译署。盥濯后，清臣来，久谈。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三日 雨，辰刻止，下午微见日。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茶食后，剃头。看小说，写册叶。饭后，在上房一坐。清臣来，久谈。编电分致译署、李相。内人来，久坐。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子振来，一谈。入上

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核缮件。盥濯后，写册叶。至清臣室谈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叶，核阅从官所缮福州船政局聘请教习合约六分。至清臣室久谈。写册叶，饭后，复写片刻，调洋墨，清捡案头。申正，所代聘赴福州教习赖格罗、李家孜二人来画押于合约，良久乃毕。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册叶，自十一至本日，所写册叶为楷书《急就章》一通，三十二幅。饭后，讲小说甚久，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阅局聘清教习

十五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时宪书、月分牌之属。跋所书《急就章》后，百四十馀字，亦以楷书缮之。写零字。饭后，查译署来电。偕霱堂游万生苑极久。出苑后，步行于李乾兹园林中，旋乘车归，已酉初二刻矣。在上房久坐。茶食后，写册叶。饭后，讲小说。盥濯后，写册叶，连薄暮所写共行书十幅，增于癸未冬间所写篆、隶、真、行之后，合五十幅以成一册。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游万生苑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清臣来，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写册叶。陪医士马克勒衣诊视钖儿。至清臣室一谈。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核公文三件，写册叶。清臣来，久谈。饭后，讲小说。盥濯后，写册叶。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十七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册叶，连昨日所写共三十四幅，行草《急就章》一通也，连前楷书作为第

十七分。查香涛来电。至清臣室一谈。将所写册葉清捡次第。饭后，看小说。将册葉数目以西字码号批之，以便装钉。加写呈四叔父禀一纸。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演牙牌数极久。至智卿、商农室一坐，看小说。核函稿一件，看小说。饭后，讲小说。盥濯后，看小说。加写呈九叔父禀一纸，略长。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夜雨。巳初起，查李相来电。茶食后，翻阅书画谱，写零字。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久坐。饭后，核公文一件。步游市肆。归，写零字，看小说。霭堂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演牙牌数，写零字。核公文一件。看小说。饭后，讲小说。至智卿室一坐。盥濯后，翻阅类书，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十九日 朝夕雨，日中晴。辰正起，茶食后，写零字，看小说。清臣来，久谈。核公文二件。陪医士马克勒诊锡儿。饭后，在上房一坐。步游市肆，至一处有一人狎四豹者；肥妇人臂三尺围者；矮人二尺者；高人七尺者；人无腕，以头与臂锯木及作字者；人无臂，以足缝纫及作字者；人无腰以下者。观良久乃归，已申正矣。至上房久坐。茶食后，洗笔极久，写零字。清臣来，谈极久。饭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盥濯后，写零字，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畸形人

二十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体中不适。茶食后，栉沐，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和衣睡，戌寐。饭后，内人来，一谈。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复睡良久。茶食

后，静坐极久。呕吐后，入上房一坐，围炉静坐。内人来，久谈。入上房一坐。亥初，啖粥少许。亥正睡。

廿一日　阴，雾。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看小说，阅《会典》中舆地图。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钖儿，陪谈片刻。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零字，看小说。饭后，至女儿室一坐，至智卿室一坐。盥濯后，写册叶，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黄雾甚浓。辰初起，如厕，旋和衣复睡。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叶，静坐良久。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写册叶。入上房一坐，小睡片刻。茶食后，写册叶，静坐片刻，入上房久坐，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写册叶第十八分毕，楷书录后魏江式《论书表》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静坐，看小说，写册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汇丰银行总办马克蕾音暨其驻华之副手勘墨楞来，一谈。步游市肆。归，静坐片刻。写册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加写一函寄侄儿广钧，误字太多，另缮一过。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漱，濯足。陪医士马克勒衣诊銮、钖两儿。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汇丰总办及驻华副手来谈

廿四日　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写册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乘车而归。静坐片刻。法国果罗瓦新报主人喀马偕户部司员李郭当来谒，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静坐甚久，写册

法新报及户部来人

蘖。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商农室一谈。盥濯后，洗笔清笔良久，写册蘖。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写册蘖。清臣来，久谈。饭后，步游市肆极久。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复坐良久。写册蘖第十九分毕，楷书司空图《诗品》也。饭后，写册蘖，盥濯后，复写数幅。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册蘖，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加写致郭慕徐函数行。饭后，更公服，未正二刻，偕清臣赴柏京邯宫朝眷会，申正归。写册蘖第廿分毕，行草黄左田尚书廿四《画品》也。入上房久坐。茶食后，复清捡所写册蘖，量纸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盥濯后，画格良久，清捡案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白金汉宫朝眷会

廿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翻阅《文选》，《淮南子》。栉沐甚久，静坐片刻。洗笔。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日意格来，谈甚久。核函稿二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偕内人至客厅，陪医士马克勒衣、维廉格尔诊视钖儿。上年六月初十，马医因用药不甚见效，邀维廉来，一质其疑，本日复邀之也。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画格一幅，写零字良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看小说。午初，偕清臣赴伦敦城主处，观议戈登建坊之事，午

伦敦议为戈登建坊

正二刻归。饭后，更衣，未初二刻，偕清臣赴甡金司宫朝绅会，申初先归。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良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日意格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翻阅类书。饭后，查李相来电。盥濯后，内人来，一谈，核谢賀留半年恩摺稿。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黄雾，未时微见日影。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写屏二幅，为径尺篆书。雾暗不能书，静坐甚久，看小说。因子振室失金钱百贰十磅，督仆从登楼搜查不得。饭后，查译署来电。写屏二幅。内人来，一谈。日意格来，谈甚久。写屏三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屏一幅，看小说，阅潘文恭谢摺钞。饭后，阅昔尔班福来明大店物图价册，看小说，阅《斯文精萃》所选诸赋。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子振失金百二十磅

三十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甚久，看小说。查香涛来电，至清臣室一谈，编电致香涛。写楹联二副。饭后，在上房一坐。申初，偕智卿至炮街铁柜店购钱橱，议价甚久，申正一刻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盥濯后，集六言对数副。清捡案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至铁柜店购钱橱

二月初一日　阴。辰正起，体中不适，屡睡屡起，屡次呕吐。除查译署及香涛电报，及清臣来谈二次外，未治他事。未刻以前，饮食如时，下午不如时。子初睡。

初二日　阴，微雨。卯正二刻即起，茶食后，偃息良

久。看小说。清臣来，一谈。观店中人安置铁橱。入上房一坐。饭后，静坐良久。更衣，未正二刻，偕内人率次女赴柏京邯宫朝眷会，酉初归。茶食后，小睡，成寐。饭后，在上房久坐。盥濯后，核公文、函稿各一件，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挽黎莼斋之母

初三日 晴。辰初二刻起，查译署来电。茶食后，作一联挽黎莼斋之母吴太夫人。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写挽联云："克承夫志，以义方教子成名，地道代有终也；正叹才难，而贤士闻丧去职，天心未厌乱乎。"又写祭幛四字："华裔荣哀"，并写幛款。入上房坐极久。茶食后，商改签言挽联末句伤时，拟另作一首，良久未成。饭后，构思良久，盥濯后，复作良久乃成。入上房久坐。写一谕单，谕从官论子振室失钱之事，极长。子正睡。

初四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写改作挽黎太夫人联云："仙舆发轫，八月十三忌辰，省讣触悲怀，适与先慈同日逝；哲嗣张旜，重洋四五大国，匡时资伟略，忽闻肤使戴星归。"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久坐。饭后，医士马克勒衣、维廉格尔来诊銮儿、钖儿，陪谈良久。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写外部尚书葛兰斐尔夫人册叶一副，语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克勤有功，自强弗窳。"译为英文诗四句，以英字缮之。又写汉、英文年月款识，良久乃毕。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茶食后，清捡钥匙，题识而收藏之。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画格良久，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是日为先祖考、

题诗四句译为英文英字缮之

先考忌日。

初五日　阴晴半，夜雪。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体中疲倦，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茶食后，至客厅听女儿奏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整存墨笔良久。饭后，在女儿室久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六日　雪，巳刻止，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体中不适，静坐未治事，抚视铋儿。清臣来，一谈。饭后，在女儿室一坐，抚视铋儿，看小说。小睡，成寐，申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看小说良久，弹琵琶，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体中不适未能治事

初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体中不适，头昏神倦。饭食如常日，而未治事。除午初、未正清臣来谈二次，酉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铋儿，陪之一谈外，馀时惟静坐及偶看小说而已。夜饭后，头痛稍瘳。盥濯后，清臣来，久谈。折眼镜盒。阅账簿，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册葉，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饭后，步游市肆。归，阅《申报》中邸钞，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头痛复剧，小睡，成寐，戌初起。饭后，在上房一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携钖儿来书室，抚视良久。内人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核函稿三件。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茶食后，在上房久坐。核阅报销底稿。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酉后雨。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看小说，入上房一坐。携钖儿来书室，抚视良久。入上房一坐。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静坐良久。医士马克勒衣邀医士罗伦士来诊钖儿，谈甚久。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加写致王芍棠函数行，致凌问樵函一纸。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栉沐，看小说，抚视钖儿甚久。清臣来，一谈。饭后，英前御前大臣阿尔福礼巴结特（Lord Alfred Paget）暨其友攀多曼戏场管班哈力士（Mr・Augusters Harris）来，谈极久。入上房久坐。申正三刻，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暨钖儿，久谈。茶食后，核谢暂留半年恩摺稿。入上房一坐，饭后，复一坐。盥濯后，湘浦来，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御前大臣
戏场管班

十二日　阴晴半，下午微雾。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试存墨笔，写零字。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在上房一坐，加写致邵小村函，未毕。至客厅，率女儿陪安卜勒太太一谈。写函毕，听女儿弹琴。内人携钖儿

来书室，坐极久。饭后，至商农、听帆室各一谈。盥濯后，阅西字函。入上房久坐。至听帆室，与清臣一谈。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抚视铴儿。饭后，步行携铴儿至霭堂家久坐。归，在上房一坐，加写呈九叔父禀，甚长。医士马克勒衣、罗伦士同来诊视铴儿，陪谈良久。茶食后，在上房久坐，携铴儿来书室，抚视甚久。改缮呈九叔父之禀。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写零字，入上房坐极久。子初二刻睡。已解衣而清臣来，报华兵克复谅山云。

十四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文报局寄来函牍。抚视铴儿。至清臣室谈极久。入上房久坐。饭后，携铨、铴两儿乘车游海德园林甚久。申正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头痛，小睡。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一谈。与清臣久谈。英外部接电，知法国政府诸人退矣，编电报译署。饭后，至湘浦、智卿、听帆室各一谈。盥濯后，核已缮摺片。至商农室一谈。编电寄译署。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法国政府诸人退矣

十五日　晴阴半。辰初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铴儿。清臣来，久谈。静坐假寐，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率铨、铴两儿乘车游海德园林，申初归。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复入上房。茶食后，头痛静坐，抚视铴儿。清臣来，一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核函稿，阅清泉王芍棠《椒生随笔》。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静坐良久，抚视铴儿。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医

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钖儿，一谈。步游市肆，申正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看小说。编电致译署。饭后，至智卿、湘浦、听帆室各一谈。盥濯后，加写呈九叔父禀及致邵小村函，同用一稿。看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不能成寐。心跳脉速，烦躁多汗，眩晕如魇，盖胃病也。

十七日　晴。丑正二刻，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寅初睡，成寐。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拜发谢恩摺。查张香涛、杨石泉来电。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携钖儿来书室，内人、女儿亦来坐。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携钖儿来书室，抚视良久。饭后，澡身，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静坐良久。饭后，费嘎罗新报馆访事人费葉来，久谈。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调瑟弦。饭后，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看小说甚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费加罗报记者来

十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查译署来电。饭后，复编电致译署。清臣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湘浦室久谈，闽厂学生李鼎新同坐。盥濯后，阅俄署报销册。入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子初二刻睡。

闽厂学生李鼎新

二十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饭后，围棋一局。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钖儿，久谈。清臣来，谈极久。茶食后，查译署来电，知中法和约已由毕乐暨金登幹画押。步至清臣家，一谈。归，至上房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子正睡。

中法和约画押

廿一日　早雨，卯刻止，阴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德国兵官客礼精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看《万国史记》。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谈。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二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听帆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阅《申报》极久。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前驻京英使阿尔科克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甚久。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子博同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三日　阴，夜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柏明邯枪局经手人施伦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写一禀呈四叔父。入上房一坐。小睡。查译署来电。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湘浦室久坐，入上房围棋一局。盥濯后，看小说，摘阮，至客厅听女儿鼓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伯明翰枪局来人

廿四日　阴，夜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试显微镜良久。核公文一件，函稿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二局。至智卿室一谈。查春卿来电。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加写致陈俊臣函。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围棋一局，观棋一局。盥濯后，入上房一坐，体中不适，子初睡。

廿五日　阴，微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至清臣室一谈，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看小说。申初，至客厅照料内人及次女影相之事。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运气。盥濯后，看小说。画匣式嘱智卿制之。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辰刻微见日光。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试显微镜。英驻秘鲁领事马尔赤来，久谈。清臣来，久谈。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携儿子三人乘车游海德园林，申初一刻归。入上房一坐。阅《申报》。前麦西哥驻英领事余福尔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客厅听女儿鼓琴。偕内人率女儿陪格力蘖太太久谈。内人来，一谈，同至下层厅，观余所购铁橱，又观智卿所购缎椅之属。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商农室各久谈。盥濯后，编电致译署。至清臣室谈甚久。入上房久坐。丑初睡。

携儿子游海德公园

廿七日　阴，微见日光。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小睡，成寐。看小说。入上房抚视钖儿。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陪谈片刻。观智卿、钦轩试余所购火轮车式。核公文五件。写谕单一纸。入上房久坐。饭后，至湘浦室

试火车模型

久谈，智卿室一谈。至上房一坐。盥濯后，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廿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陪谈片刻。看小说甚久。饭后，在上房久坐，看小说。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复坐良久。阅朱子诗小序辨，看小说。饭后，至商农、智卿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是日为先妣欧阳侯太夫人七十岁冥诞，茶食后，默坐极久。温《诗经》，清捡书籍，阅《电局〔句〕集锦》。清臣来，一谈。至清臣室一谈，有客名倍隐者同坐。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申初一刻，率珣女、铨儿赴格力蘖太〔太〕茶会，銮儿后至，游其花园，酉初乃归。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湘浦室一坐。看小说。饭后，至子博室一谈。看小说。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温《诗经》

三月初一日 阴，夕微雨，夜大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温《诗经》。清臣来，谈极久。核公文一件。入上房久坐。饭后，围棋一局。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静坐甚久。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将上午所核公文复添数语。看小说，摘阮，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二日 雨，午后止，仍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良久。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戌

寐。饭后，围棋一局。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静坐良久。茶食后，偃卧，未成寐。饭后，围棋一局，观儿辈嬉戏。盥濯后，核译文一件，编电致译署。入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子正睡。

初三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核驻英、驻俄两署报销册及批禀咨文等件。剃头，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核阅马车账。清臣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未成寐。茶食后，看小说，摘阮，入上房一坐。偃卧，未成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盥濯后，入上房久坐。澡身。子初三刻睡。

核马车账

初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清臣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偕内人、女儿至客厅，陪女客久谈。白德勒来，久谈。茶食后，至清臣室，与白德勒久谈。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写零字，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五日 晴。卯正二刻，因煤灯管泄气甚浓，仓卒而起，盥濯后，静坐良久。茶食后，和衣复睡。巳正起，白德勒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温《尚书》。饭后，偕内人携铴儿游海德园林，拜海德太太，不晤，申初二刻归。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久谈。调瑟弦，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调瑟弦，鼓瑟。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温《尚书》

初六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甚久。清

臣来，一谈。抚视铦儿。阅伦敦城图。入上房久坐。饭后，鼓瑟。申初，偕内人携铦儿拜白德勒之妻，不晤。拜翁二太太，谈极久。拜有司退师太太，一谈。酉初二刻归。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听帆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阅《申报》，阅新嘉坡函牍，阅数簿。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伦敦城图

初七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抚视铦儿。饭后，围棋一局。未正二刻，携铦儿至医士马克勒衣家，不晤，归。清臣来，一谈。至上房，偕内人率女儿陪白德勒之妻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铦儿，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编电答左相国。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解衣拭汗。听帆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编电答左相国

初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抚视铦儿。观智卿试火轮机。头晕，小睡，成寐。饭后，围棋一局。查译署来电。清臣来，一谈。核保奖摺稿，核公文二件，茶食后，核毕。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谈。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围棋一局。子正睡。

初九日 阴雨，巳刻微见日光。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铦儿。清臣来，久谈。饭后，督仆从安置什物。阅英、俄报销册缮本。核对寄华各函，核函稿一件。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赫政来，一谈。看小说。削足胝。内人来，一谈。戌初，陪白德勒暨使署僚属饮宴，戌正席散。烟茶后，至客厅，偕内人率儿女陪女客久谈。内人亦请白

德勒之妻暨其妹瓦喀姑娘，与霭堂之妻饮宴席散也。亥正一刻，客去。盥濯后，更衣。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温《尚书》。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至客厅观儿女辈与女客嬉戏，女客为白德勒之妻妹暨白德勒之妻所带养之义女也。清臣来，久谈。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谈。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儿女辈与女客嬉戏

十一日　阴，未初大雨，申正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至客厅，听女儿鼓琴。热甚，悉更衷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久谈。在上房久坐。茶食后，削铅笔，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盥濯后，写零字，看小说，运气。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二日　晴阴半，午后雨数阵。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公文四件。饭后，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修整假牙良久。看小说，核译文。入上房久坐。茶食后，看小说，温《尚书》。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奏乐。盥濯后，看小说极久。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栉沐，看小说，清检书籍，抚视钖儿。清臣来，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清检行囊。核译文。清臣来，久谈。茶食后，入上房一坐，看小说。戌初三刻，偕清臣赴东电公司总办戴特尔家饮宴，子初一刻归。盥濯后，

赴东电总办家饮宴

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行囊。抚视铴儿。清屉中零件。饭后，看小说。至客厅，凭窗眺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铴儿，久谈。茶食后，至商农室一谈。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至智卿、湘浦室各一谈。盥濯后，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五日　阴，申正出城，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编电致译署，甚长。清臣来，一谈。清捡行囊。饭后，复清良久。申初，偕内人率儿女离使署，旋抵维多利亚车栈，登火车后，申初二刻展轮。酉初一刻，抵伊士本，乘马车入所赁新宅。女客阿楞太太来尽地主之谊，陪之久谈。茶食后，客去后，视僚属、傔从分住之室。饭后，女儿来，坐谈良久。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迁居伊士本新宅

十六日　晴，午后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中书籍。至海滨游览二次。入上房一坐。饭后，听两女儿奏乐。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申正二刻起。茶食后，至客厅，陪女客阿楞太太久谈，两女儿同坐；内人后至，复谈片刻。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久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十七日　晴雨互见。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游览海滨，风大而归。看小说。内人、女儿来，一坐。饭后，听女儿奏乐。申初，偕内人率铴儿步至阿楞太太家，谈甚久。归时，阿楞太太率其三女同来，陪之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偃卧，未成寐。步行街头，片刻而归。写一函致湘

浦、子博。饭后，听女儿奏乐，盥濯。批阅案头应复函件。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十八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步游海滨。归，栉沐。看《桐阴清话》。偃卧于榻，阅房主人案头画册，饭后，偕内人游观海滨，未正出门，申正归。茶食后，围棋一局，阅《万国史记》。饭后，听女儿鼓琴，内人来，一谈。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核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十九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至海滨观潮。核阅"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阅《万国史记》。头痛，偃卧。饭后，偕内人率儿女步游海滨甚久。归，偃卧于榻，茶食后，复偃卧。饭后，静坐良久。盥濯后，至海滨阅电灯。归，查译署来电。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报馆主笔来谈

廿日 阴晴半，早、夜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核专条，又节之成电致译署。看《万国史记》。阅西字函数件。入上房一坐。饭后，新报馆主笔人巴来特来，久谈。马斯敦太太来，一谈，内人、女儿同坐。申初，偕听帆至影相馆，影相数幅，阅画数幅，乘车去，步行归。阿楞太太来，久谈，内人、女儿同坐。客去，听女儿奏乐。茶食后，看小说。饭后，内人来，一谈。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一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看《万国史记》，核公文数件。封发寄伦敦函牍。抚视锡儿。入上房久坐。饭后，看《万国史记》。璇女抚视锡儿，在余室坐甚久。洗笔。茶食后，清臣自伦敦来，久谈。围棋一局。饭后，听女儿

鼓琴。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复春卿，阅上海、新嘉坡寄来函牍。步游市肆极久。入上房久坐。饭后，偕内人率两女步游良久。归，复至海滨观水。归，陪阿楞太太一谈，内人、女儿同坐。茶食后，围棋一局。阅《申报》。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德文舍阿园林，观跑冰。亥初一刻归，小坐。盥濯后，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观溜冰

廿三日　阴雨，午后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申报》中邸钞，封发寄伦敦函件，看《万国史记》。修指甲套，入上房一坐。饭后，偃卧良久，看《万国史记》，看小说。伊士本城主瓦力司来，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一坐。饭后，剪指套纸样。盥濯后，写一函致智卿。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城主来

廿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写一函致湘浦。糊纸匣。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写零字，抚视钖儿。阅清臣寄来函件。饭后，偕听帆拜依士本城主瓦力司，不晤。归，偕内人率两女、钖儿游派文西，未正二刻登车行，申正二刻归。茶食后，清捡纸夹中公事，批应复之西字函。讲小说与钖儿听之。饭后，围棋一局，至海滨水亭上听乐，亥初二刻归。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五日　巳初，骤雨一阵，馀时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良久，偃卧未成寐，入上房一坐。饭后，女

客四人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偕内人率儿子至德文舍阿园林，游观极久，申正二刻归。茶食后，看小说。至听帆室一谈。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至德文舍阿观跑冰，听乐，亥初一刻归。入上房一坐。盥濯后，批所阅函牍。阅依士本城图良久。入上房久坐。子初三刻睡。

删定约文

廿六日　晴雨互作。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阅《申报》中邸钞。节"烟台约"续增专条之虚字，将编为电。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看小说，抚视钖儿。饭后，整表良久。更衷衣，讲小说与钖儿听之。入上房一坐，围棋一局。茶食后，至街市一游。入上房一坐，看小说。查译署来电，编电答之。饭后，与内人率儿女在玻璃厅徘徊良久。听帆来，一谈。自录电语。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七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封发寄伦敦函件。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讲小说与钖儿听之。饭后，内人来，一坐。偕内人拜马斯敦太太，不晤；拜派利姑娘、倭士本姑娘，一谈。归，率两女至影相馆，影相良久。归，偕内人携钖儿乘车游于市肆。归，茶食后，白德勒太太偕其妹来谒内人，陪谈极久，饭后，复谈极久。盥濯后，核洋药专条电稿。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核洋药专条电稿

廿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步游市肆甚久。归，封发寄伦敦函件。复游市肆。饭后，与内人、女儿陪客久谈。依士本城主之夫人瓦力司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阿楞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稍久。率眷属游德文舍园林甚久。归，茶食后，听女儿奏乐。饭后，率铨、銮

两儿至德文舍园，观口技良久。归，听女儿与瓦刻姑娘演乐。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观口技

廿九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看小说，温《易》。饭后，抚视铦儿。申初，城主瓦力司来，邀余往观汲泉机器。泉以供本城之用，深距地面一百五十尺，机器汲之注于池塘，塘之底铺以石灰，水清而益人云。听帆、钦轩同去，申正三刻归。城主来，一坐而去。茶食后，步至副将路易司处，拜之不晤。归，看小说，弹琵琶。饭后，更衣，戌正一刻，偕内人率儿女至德文舍园亭听乐，子初归。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观抽水机

四月初一日　阴晴半，未、申间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抚视铦儿，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内人陪客一谈。听女儿奏乐，为筹猜之戏甚久。茶食后，副将师可威尔夫妇来，一谈。清捡名片。听女儿奏乐。饭后，率两女观口技及掩目猜物之技，亥初一刻归。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二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颈强头晕，茶食后，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抚视铦儿，讲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听女儿奏乐。德文舍园主人德力格司夫妇来，久谈。清臣夫妇自伦敦来，与清臣谈极久。茶食后，听女儿鼓琴，饭后，复听良久，为筹猜之戏。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清臣夫妇自伦敦来

初三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函稿

三件。抚视钖儿，讲小说，批猎筹。入上房久坐。饭后，内人陪客在余室一谈，申初，偕往德文舍园观口技及掩目猎物之技。归，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饭后，陪白太太一谈，内人同坐，旋为筹猎之戏，亥正毕。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雨互见。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公文三件，批应拜之客名单。入上房一坐。抚视钖儿，讲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翻阅«诗经»。加写呈九叔父禀一纸。看小说。入上房久坐。茶食后，陪客一谈，内人同坐，饭后，复谈良久。为筹猎之戏。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雨，亦屡见日光。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封缄寄伦敦函件。入上房一坐。白太太姊妹将去，与女儿陪之一谈。午正客去，内人来，久坐。饭后，至德文舍浴堂以海水澡身。归，静坐片刻，至海滨水亭听乐良久。归，茶食后，率两女拜奥玛利太太，久谈，拜卡文的希太太，一谈。归，偕内人携钖儿赴副将师可倍尔太太茶会，良久乃归。弹琵琶。饭后，封收条寄清臣交汇丰银行。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海滨水亭听乐

初六日　晴。辰正一刻起，体中不适，茶食后，静坐良久。写一单嘱听帆问药方。入上房，小睡成寐。至海滨观水。归，静坐片刻，入上房久坐。饭后，静坐片刻，小睡成寐。入上房陪阿楞太太久谈，女儿同坐。申正二刻，偕内人携钖儿赴惠尔柏香太太茶会，酉初二刻归。茶食后，

讲小说。饭后，静坐良久。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初七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栉沐。阅《申报》中邸钞。内人来，一坐，饭后，复谈良久。申初，偕内人率两女儿赴依士本城主瓦力司太太处茶会，申正二刻归。率两女儿至阿楞太太家，余留女儿于彼，自乘车拜客五家，有四家入谈，复至阿楞太太家迎女儿归。茶食后，小坐片刻。饭后，削足胝。盥濯后，清捡案头西字函。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城主太太请茶

初八日　晴，辰、巳间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阅西字函，核函稿一件。看小说。入上房一坐。抚视钖儿。入上房久坐。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至德文舍园坐极久，申正二刻归。茶食后，率女儿拜客二家，不晤，归。偕内人赴马斯敦太太茶会，坐甚久。拜匹尔太太，久谈。拜洛珀太太，一谈。归，饭后，内人来，一谈。盥濯后，清捡案头名片及请帖等件。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初九日　雨，巳刻止，午后晴，竟日风。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运气良久，入上房一坐。静坐于书室，旋小睡甚久。演牙牌数。饭后，徘徊良久。申初二刻，偕内人率两女及钖儿赴前任伦敦府尹嘎不力尔夫人茶会，酉初二刻归。茶食后，看小说。饭后，至海滨观涛。归，盥濯后，偕内人率儿女赴德文舍园跳舞会，营中公请，副将路易司为主人也。子正归，丑初睡。

携家人赴跳舞会

初十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入上房

一坐。抚视钖儿，静坐良久。饭后，率三儿至德文舍园观超距之技，片刻归。率长女拜客，晤高威太太久谈，馀三家不晤，申正一刻归。率钖儿乘车游海滨。归，茶食后，写片函致许竹筠。内人来，一谈。饭后，偕听帆、钦轩赴电气会，亥初归。盥濯后，批复西人函意示㺯堂。入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子初二刻睡。

十一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小睡成寐。至海滨观潮。归，核译文一件。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小睡良久。偕内人携钖儿至德文舍园坐极久。归，茶食后，看小说。饭后，率铨、銮两儿游海滨。归，至上房一坐，围棋一局。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围棋一局。子初睡。

海滨观潮

十二日　阴雨。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体中不适，呕吐后，小睡。午正一刻起，在上房一坐。饭后，复睡，申正二刻起。茶食后，复睡，未成寐。饭后，率璇、珣两女，铨、銮两儿至德文舍园观剧，亥正一刻归。茶食少许，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　阴晴互见，微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发寄伦敦函件。入上房一坐，演牙牌数。饭后，步行拜马斯登太太，不晤。至前府尹嘎不力尔家投刺，至海滨立良久。归，至上房一坐。福尔不师来，一谈。雷克师来，一谈。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饭后，清捡寄伦敦之件。盥濯后，偕内人率两女赴城主瓦力司太太跳舞会。子正归，丑初睡。

十四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复阅《申报》，看小说，抚视锡儿。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浴堂以海水澡身。归，携铨儿、銮儿至德文舍园，观写意画及鸠、鸽之戏。携两儿至前府尹嘎不力尔家，余先归。茶食后，阿楞太太来，一谈，女儿同坐。酉初一刻，偕内人携锡儿至德文舍园，赴马课力太太茶会，并观打球，酉正二刻归。饭后，偕内人率两女暨铨、銮儿赴罗亚尔戏园观剧，子初一刻归。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观写意画

十五日　晴，夜大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听帆来，一谈。午初三刻，偕内人至海滨炮台前，观救生船下水。拜前府尹嘎不力尔夫人，晤其女，一谈。归，饭后，至门前籓间游观片刻。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茶食后，率两女赴匹尔太太茶会。归，偕内人率两女、锡儿赴卡文的希太太茶会甚久，酉正三刻归。批磅票。饭后，听女儿鼓琴。盥濯后，查客单。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观救生船

十六日　雨，晨〔辰〕正、午后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偕内人率两女、锡儿至瓦力司太太处一谈。赴毕起黑德，游观极久，译言海滩头也，山势较高，可以望远，依土本之人称为胜境，是以往观，酉初二刻归。茶食后，率两女步至阿楞太太家，久坐。归，饭后，听女儿鼓琴。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七日　晴，酉后雨。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核

函稿三件。入上房久坐。匹杲特来，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拜客七家，晤谈者五家。归，余复拜客二家，晤谈者一家。归，茶食后，偕内人至依士本书院，散学生奖赏，酉正二刻归。抚视钖儿，讲小说。饭后，率两女，铨、銮儿至德文舍园观剧，子初归。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至书院散学生奖赏

十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名片甚久，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步至高威太太家，久谈。内人先归，余在街中徘徊片刻，归。茶食后，偕内人携銮、钖两儿赴邓德家茶会，酉正二刻归。在上房一坐。饭后，看孩童新报，看小说，运气。盥濯后，阅孩童新报。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孩童新报

十九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剃头。至浴堂以海水澡身。归，核公文数件。入上房久坐。饭后，静坐片刻。偕内人至拉斐司影相馆，璇女、钖儿同去，内人照影十许幅，申正归。偕内人拜客四家，晤者二家，酉初一刻归。茶食后，阿楞太太来，久谈，两女同坐，内人在此久谈。督仆从收捡衣服行囊。饭后，内人、璇女来，谈极久。盥濯后，入上房久坐。

廿日　伦敦大晴。辰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看小说。入上房久坐。巳初四十二分，率次女启程，长女、铨钖儿送至车栈。巳正少五分，火车展轮。午正，抵伦敦，入使署后，清捡行囊，督仆从移置什物，写一函寄内人。饭后，至僚属各室一谈。清臣来，谈极久。茶食后，核公文

率次女至伦敦

函稿数件。至智卿室，观修整花钿。入上房清捡首饰匣。饭后，清捡衣服，徘徊良久。亥初二刻，率女儿赴柏京邯宫殿听乐。

廿一日 晴。子正三刻，乐毕，丑初一刻归。茶食后，盥濯。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未毕。丑正睡。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函牍、《申报》。清臣来，久谈。饭后，督仆从清捡书籍甚久。申初二刻，至上房一坐。率女儿赴海德太太茶会。酉初二刻，至白太太家一谈，至庆太太家一谈。酉正一刻归。戌初，赴清臣夫人处便饭。亥正归，换衷衣，削足胝。茶食后，盥濯。子初二刻睡。

廿二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静坐片刻。至女儿室一坐。阅账簿，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至智卿室一坐，至清臣室久谈。茶食后，查译署来电。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英前驻俄，现改驻意大利之参赞官铿乃狄来，一谈。柔佛国王之弟率其国府尹一员，英人之充译官者一员，来谒，一谈。弹琵琶。阅《瀛寰志略》，看小说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削足胝。子正睡。

柔佛王弟来谒

廿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督仆从移置床寝什物甚久。清臣来，一谈。栉髮。看小说。饭后，偕清臣至牙医柯尔士处，一谈。拜铿尔狄，一谈。拜柔佛国王〔?〕，谈极久。归，茶食后，观从官印国债股分票极久。饭后，清捡股分票，子初一刻乃毕。茶食后，盥濯，洗足。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观印股分

票。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偕清臣至牙医柯尔士处，一谈。归，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听女儿鼓琴。饭时，略进食饮。戌初二刻，更公服，赴外部万寿宴。宴罢茶会，人极拥挤，余于侧门中私出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赴外部万寿宴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核函稿一件，甚长。饭后，核函稿二件。清臣来，一谈。至上房清捡票据。白德勒夫妇及其妻妹来，与白德勒谈甚久，女客则女儿陪之。客去，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批写票据，看小说。饭后，至湘浦、智卿室各一谈。核公文一件，颇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演胡琴，盥濯。子正睡。

廿六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内人。派钦轩、厚甫往海口。清臣来，久谈。看小说。日本驻英公使河濑真孝来，谈极久。加写片函致俞荫甫。饭后，更衣静坐，观汇丰银行委员点查股分票。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观点股分票。小睡，成寐。茶食后，清臣来，一谈。小睡，未成寐。核函稿二件。饭后，阅《瀛寰志略》。听女儿鼓瑟。胃中不适，若甚饥者。入上房一坐，食物甚多。盥濯后，女儿来，一谈。写西字函答钖儿。子正睡。

汇丰委员点查股票

廿七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清捡海口搬回之书籍、器物。栉沐。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更公服，未初三刻，偕清臣赴骁金司宫朝绅会，申初归。在女儿室久坐，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观汇丰委

员点股分票。申正三刻，偕清臣步至牙医柯尔士处试假齿，酉正归。入上房久坐，看小说。饭后，听女儿鼓琴。至智卿室一谈。运气，看小说。封缄寄华各函，阅西字函，清捡案头。至清臣室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查夏衣，演牙牌数。盥濯，运气。子正二刻睡。

廿八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步游市肆。归，至清臣室，与白德勒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小睡，成寐。申初三刻，偕清臣步至牙医柯尔士处安假齿。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观印股分票。清臣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至夔九、智卿、商农室各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督仆从移置器物。入上房一坐。穆力骁来，一谈；携中国景泰窑磁画斗方，赵松雪摹辋川图手卷，圣祖御笔题"耕织图"横幅，请余辨其真伪也。夔九为余购画册，请余选择。至蔼堂室一谈，看小说，看画册。饭后，率女儿拜柏尔斯太太，白德勒太太，均不晤。至赖德家，观大金刚石、大猫眼石、大鸽蛋玉。归，偕清臣至牙医柯尔士家，嘱修改所造伪齿。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加写一函致聂仲芳。至客厅观夔九为我添购画册，看小说。饭后，阅所购画册，听女儿奏乐，阅画册。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请鉴定中国文物

三十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督仆从移置书籍。清臣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瓦刻姑娘来拜女儿，陪之同谈。柏尔斯太太来拜女儿，

陪谈较久。茶食后，至智卿室一谈。核公文一件，看小说。饭后，围棋一局，看小说极久。亥正二刻，率女儿赴柏京邮宫跳舞会，子正归。茶食后，盥濯，削足胝。丑初一刻睡。

回伊士本

五月初一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行囊，静坐良久。至〔清〕臣室一谈。饭后，捡行囊。未正三刻，率珣女、铨儿赴车栈。申初廿七分，火车展轮。小睡，成寐。酉初，抵依士本车栈，内人率儿女出迎，同车入寓。更衣后，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清捡带来之物，与内人谈极久。饭后，内人、女儿来，谈甚久。偕内人至海滨久坐。归，核算账目。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英文寓言

初二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英文寓言。栉沐。在榻偃卧，成寐。入上房一坐。偕内人、女儿陪阿楞太太久谈。饭后，围棋一局。头痛，小睡，未成寐。茶食后，内人来，久谈。饭后，在玻璃厅坐甚久。阿楞太太复来，与内人谈房屋事极久。运气。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嘱听帆电召清臣。阅英文寓言，徘徊良久。步游市肆。归，至上房一坐。饭后，迫力太太来，一谈。入上房一坐。清臣自伦敦来，谈甚久。入上房久坐，阅寓言，听女儿鼓琴。饭后，批函意示听帆，嘱拟英文函稿。调瑟弦。步游海滨。至女儿室久坐。内人来，久谈。写一函致湘浦，又自缮稿。茶食后，盥濯。入

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寓言，批字典。徘徊良久，入上房一坐。阿楞太太来议赁屋事，一谈。饭后，内人来，久谈。率珣女、锡儿步至阿楞太太家，久谈。归，瓦力师太太暨其妹挨尔乌德姑娘来，一谈。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批字典。饭后，阅《申报》。内人率两女来，久坐。削足胝。听女儿奏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晴互见，早微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寓言。入上房久坐。观儿曹嬉戏良久，静坐片刻，僚属、仆从来贺节。静坐良久。家人相贺后，坐谈片刻，饭后，复谈良久。申初，偕内人率銮、锡两儿出门，拜客三家，均晤谈。归，至上房一坐。茶食后，阿楞太太来，谈极久，内人、女儿同坐。客去后，复久谈。饭后，批朱调元贺节禀，清捡案头，鼓琴。内人来，久坐，围棋一局。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端阳节

初六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清臣来函，阅《儒林外史》。剃头，入上房久坐。饭后，内人来，一谈。至浴堂以海水澡身。归，听女儿鼓琴。教士乌德瓦夫妇来，一谈。阿楞之子女来，嬉戏奏乐良久。茶食后，至门前观儿辈蹴鞠。内人来，久谈。饭后，阿楞太太来，与内人、女儿陪之久谈。客去后，复久谈，围棋一局。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编电答香涛。

看寓言。入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偕内人拜李德太太，一谈。至德文舍园坐极久，申正归。茶食后，在上房久坐，批字典。饭后，听女儿鼓琴，看《儒林外史》，围棋一局。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甚久。阅《儒林外史》。入上房一坐。饭后，批字典。女客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阅《儒林外史》。茶食后，批字典。入上房久坐。饭后，内人、女儿来，久谈。至海滨观潮。归，核函稿四件。围棋一局。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夏至。早微雨，巳刻止，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儒林外史》，批字典。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饭后，偕内人至海滨久坐。归，看小说。威尔斯福尔德姑娘来拜女儿，陪谈片刻。偕内人拜特威尔太太，久谈，归。茶食后，围棋一局，看小说。饭后，至海滨散步。归，与内人、女儿谈极久。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晴半。辰初一刻起，清捡行囊。茶食后，栉沐，入上房一坐。巳初三刻，自寓启程。巳正，火车自车栈展轮，午正，抵伦敦使署。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饭后，写一函寄内人，批所阅函牍，阅《申报》中邸钞。清臣来，久谈。茶食后，核函稿数件，看小说。饭后，收捡票据。至湘浦室久谈，雨农同坐。至夔九、子博室各一谈。看小说。算数良久，子博来，复算，仍未符。茶食后，又

抵伦敦署

独算之。盥濯，看小说。子正一刻睡。

十一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公文函稿数件，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核函稿、公文。清臣来，久谈。茶食后，至下层客厅，陪白德勒一谈。至清臣室久谈。加写一禀呈九叔父。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批寄介石弟函数行。亥初，偕夔九赴配克太太茶会，赴邓德登夫人茶会，子初归。茶食后，盥濯，批字典。子正睡。

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写对联一副，四体书屏各一幅。小睡片刻。饭后，看小说，封缄寄华各函，核公文四件。小睡。查天津来电。茶食后，至上房寻捡物件。至清臣室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濯足削胝。写一函寄儿女。亥初一刻，偕夔九赴翰林院茶会，观画极久。赴新兵部尚书师密次茶会，子初归。茶食后，盥濯。丑初睡。

新兵部尚书请茶

十三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清臣来，久谈。饭后，拜柏尔斯太太，不晤。归，更衣。偕霭堂至其宅一坐，同游万生苑极久。归，茶食后，偕霭堂步行拜清臣夫人，一谈。归，看小说。饭后，核公文三件，徘徊良久。看小说，演牙牌数。至客厅，凭窗观览甚久。阅动物图说。茶食后，盥濯，削足胝，看小说。子正睡。

十四日　阴。巳初一刻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栉沐。看小说，批字典。饭后，阅账房支应簿，看小说。未正三刻，偕清臣赴外部，候至酉初乃见沙侯，一谈。至前尚书

沙侯出任外部

葛兰斐尔门暨沙侯夫人门，均投刺归。茶食后，清捡应带之物，看小说。饭后，步行拜师敷塞尔倍尔太太，一谈。归，看小说，批字典。亥正一刻，公服偕清臣赴柏京邯宫廷跳舞会。子正一刻归，运气良久，盥濯。丑初睡。

十五日　晴。辰初一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看小说。静坐良久。巳初二刻，自使署启行，巳正，火车展轮，小睡。午初三刻抵依士本，乘马车抵寓，与内人、女儿久谈，清捡带来之物。饭后，与内人久谈，陪女客数次。茶食后，批字典。内人来，久谈，饭后，复谈甚久。看小说，运气，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复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回海滨寓

十六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入上房久坐。阿楞太太来，一谈。饭后，率三儿至海滨，观潮良久。申初一刻，偕内人拜阿楞太太，谈极久。拜特威尔师太太，久谈。归，茶食后，批字典，看小说，运气。饭后，拜威尔斯福尔德太太母女，一谈。归，徘徊良久，批字典。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花尔登太太来谒内人，陪之一谈。揣骨相士马斤来，谈极久。饭后，偕内人拜客五家，晤者一家，阅女孩书塾良久。归，偕至绸缎店，买物良久。归，茶食后，批字典，听女儿奏乐，饭后，复听良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复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揣骨相士

十八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桥

沐，入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至浴堂以海水澡身。归，陪威斯福尔德姑娘及其叔〔妹〕一谈。内人来，一坐，入上房久坐。申正，自寓启行，申正二十分，火车自车栈展轮，酉正二刻，抵伦敦车栈。入使署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饭后，复阅良久。清捡应带之物极久。亥正一刻，偕霭堂、夔九赴驻英之法公使瓦定敦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

抵伦敦署

十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应带之物，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巳初二刻，自使署启行，抵车栈后，候车良久。巳正展轮，在车阅《申报》。小卧，未成寐。午初二刻，抵依士本，午初三刻抵寓，与内人、女儿一谈，清捡带来之物。饭后，步至阿楞太太家调瑟弦。归，入上房久坐。批字典。饭后，听女儿奏乐，批字典。入上房一坐，盥濯后，复一坐。子正睡。

回寓

廿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极久。归，体中不适，小睡，成寐。饭后，内人、女儿来，一谈。步行拜阿楞太太，一谈，拜教士惠尔敦夫妇，久谈。归，批字典。茶食后，偕内人赴书院山长帕德莫尔太太茶会，酉正二刻归。看小说。饭后，听长女鼓瑟。至海滨散步良久。归，写零字。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书院山长太太请茶

廿一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清捡匣中零件。看小说，批字典。写一函致湘浦。入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归，濯足，削胝。茶食后，出门拜宝星阿尔起巴尔

德安骁，未晤。拜颇尔敦克衣夫妇，一谈。归，偕内人赴牵巴师太太茶会极久。归，步行拜遮勒尔师威尔斯福尔德，一谈。归，看小说。饭后，至海滨散步。归，内人、女儿来，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至教堂听大风琴

廿二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庸闲斋随笔》。剃头。核译文一件，封发寄署各件。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批字典。申初，偕内人至骁遂微雅师教堂，听大风琴极久。归，过阿楞太太〔家〕，一谈，到家后，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演牙牌数，写零字甚久。内人来，一谈。饭后，游海滨良久。归，盥濯。批应复各西字函，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汇丰揽事人来谈

廿三日 晴阴半，未、申间大雷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内人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小睡，成寐。茶食后，汇丰揽事人敖墨勒尔戈尔登来，一谈。至上房清捡药方极久。运气。阅《啸亭杂录》。饭后，内人、女儿来，久坐。看《啸亭杂录》，批字典。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四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核函稿四件，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阅《啸亭杂录》。堵根太太母女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偕内人携钖儿至德文舍园林坐极久，申正二刻归。茶食后，批字典，加写呈九叔父禀。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批识之。阅《申报》。听女儿奏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巳刻细雨如雾。辰正一刻起，茶食

后，看《啸亭杂录》。核阅已缮之函，封之寄往伦敦。批字典。饭后，听女儿奏乐。申刻，阿楞太太来，照应内人、女儿影相之事。观锡儿蹴鞠。茶食后，至上房一坐。饭后，批应复西字函意。内人、女儿来，久坐。清理名片。盥濯后，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廿六日　阴晴半，细雨如雾者数次。巳初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核公文一件，甚长。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听女儿奏乐。步游市肆。归，偕内人携锡儿至海滨久坐。归，茶食后，穆尔登兑来影余相数幅。步行拜卡文的希夫妇，久谈。归，入上房一坐。饭后，凭窗眺览。内人来，久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啸亭杂录》，栉沐，批字典。入上房一坐，听女儿奏乐。饭后，法兰亭来，谈极久，其间写一函致商农。酉初客去，批字典。携锡儿至门前候车。车至，乘游市肆。归，饭后，观儿辈嬉戏。至海滨一坐。归，看《啸亭杂录》，运气，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乘车游市

廿八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核公文二件，批示湘浦。入上房一坐。批字典，核函稿三件。饭后，至浴堂，以海水澡身。归，与法兰亭久谈，偕之步游极远。归，过城主瓦力司处，入谈片刻，到家后，茶食。酉初一刻，偕内人率两儿、锡儿赴卡文的希太太茶会，酉正三刻归。拜阿楞太太，不晤。归，入上房久坐。饭后，法兰亭来，久谈。偕之步游海滨，亥初二刻归。盥濯后，入

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核函稿三件，甚久。批字典。入上房一坐。法兰亭来，一谈。饭后，刘步蟾、杨兆鋆来，久谈。批字典。法兰亭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副将威克涵夫妇来，一谈。茶食后，与法兰亭谈极久。戌初二刻，步行至格兰德大客店，陪法兰亭、阿楞便饭，听帆、介生、智卿、钦轩同坐，亥初席散。归，与内人、女儿一谈。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刘步蟾来

六月初一日　雨，午后止，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批字典。法兰亭来，谈极久。饭后，核函稿一件，甚长。小睡片刻。法兰亭来，久谈，茶食后，复谈极久。批字典。饭后，步游海滨，东北至桥亭，西南绕炮台一周，然后归。入上房一坐。盥濯，运气良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至法兰亭寓中久谈。归，复步行绕后街一周。归，法兰亭来，谈甚久。饭后，运气。偕内人携钖儿拜威克涵太太，一谈。归，清臣自伦敦来，久谈。编电寄译署。与清臣、法兰亭同谈甚久，茶食后，复一谈。送客后，携銮、钖两儿游市肆。归，至上房一坐。听女儿鼓琴。饭后，游海滨甚久。归，削足胝。内人、女儿来，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啸亭杂录》，批字典。清捡行囊。写乐章示女儿，听女儿鼓瑟。饭

后，至拉微师影相馆，观两女儿影相。归，威力斯福尔德太太及其女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客去，与内人久谈。申正十分，赴车栈，又十分，火车展轮，在车小睡。酉正二刻，抵伦敦，戌初入署，清臣来，久谈。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至湘浦、商农室各久谈。批所阅函牍。核阅已缮之函而封缄之，凡三封。茶食后，阅《申报》，核译文。盥濯，子正睡。

至伦敦署

初四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法兰亭来，谈极久。饭后，核译文，批字典。茶食后，清臣来，谈甚久。看小说。戌初二刻，至清臣家便饭，法兰亭同坐，席散后，立谈良久。归，小坐，更衣。亥正一刻，偕夔九赴奥国驻英公使茶会，赴新外部尚书沙力斯伯里侯茶会，子正归。茶食后，盥濯，以药末敷足疮。丑初二刻睡。

初五日　晴，早微雨数滴。巳初起，茶食后，清检书夹中函件。法兰亭来，谈极久。白德勒来，久谈。饭后，清捡佩饰。步游市肆极久。归，法兰亭来，一谈。茶食后，清臣来，久谈。濯足敷药。核阅已缮之函而封之，凡四件。清视影相。饭后，看小说，批字典，奏胡琴。饿病复发，食物甚多。盥濯后，阅乐章，奏胡琴。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法兰亭来，一谈。濯足，敷药。清臣来，一谈。核公文，将从官所缮洋药条款句逗一过，凡二分。外部遣朱尔旦来校对，有须添写之字而从官脱落，谕令重写。饭后，清臣来，一谈。批字典。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久谈。核译文，甚长，茶

校阅洋药条款

食后，毕。看小说甚久。复将重写之条款二分句逗一过。饭后，步游街间，片刻而归。看小说极久。茶食后，盥濯。至上房寻物，良久不获。看小说，运气。丑初二刻睡。

初七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濯足，傅药。写一函寄内人。前麦西哥驻英领事摄福尔德来，一谈。白德勒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偕霭堂至外部，清臣先在焉，坐候良久，与沙力斯伯里侯将"烟台条约"续增之专条画押盖印。至侍郎庞斯茀德室久谈。归，更衣。拜白德勒久谈。归，茶食后，清臣来，久谈。看小说，批字典，饭后，批毕。看小说极久。茶食后，盥濯，看小说。子正二刻睡。

签画烟台条约增款

初八日　晴雨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谕帖，阅湘浦拟公文稿。栉沐，濯足，傅药。批字典，书九叔父诗稿后。清臣来，一谈。饭后，游动物苑，遇雨而归，更换衣履。茶食后，英外部汉文翻译官朱尔旦来，一谈。核公文一件，甚久。查许竹筠来电二次。看小说，至湘浦室一坐。饭后，徘徊良久，加写致许竹筠函二纸。看小说极久。茶食后，盥濯，看小说。丑初睡。

朱尔旦

初九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清捡行囊。清臣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饭后，看小说。白德勒来，一谈。申初，自使署偕夔九启行，至车栈登火车，候片刻，申初二刻，展轮，小睡。酉初一刻，抵依士本寓中。茶食后，与内人久谈。师特罗德夫妇来，一谈。饭后，步游海滨。归，与内人久谈。茶食后，盥

回寓

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十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徘徊极久，批字典，看小说。入上房久坐。饭后，内人来，一谈。看小说。偕内人拜威力斯福尔德太太母女，一谈。游海滨，在炮台边久坐。归，茶食后，批字典。内人来，久谈。阿楞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听女儿奏乐。饭后，濯足，傅药。内人、女儿来，谈极久，商择影相良久。写一函答子振、子博。看小说。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公文一件。写复函大意寄示商农，请其拟稿答日本人末松谦澄。批字典，入上房久坐。饭后，携钖儿至阿楞太太家一坐。至拉维师馆中影相。归，偕内人携钖儿拜客二家，均久坐，其一提督坦纳夫妇，其一沃尔丁敦太太家也。最后，至城主瓦力师太太处，坐甚久。归，更衣。茶食后，在上房久坐。饭后，阿楞太太来，久谈，内人、女儿同坐。客去，听女儿奏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译文，未毕。清捡应寄回伦敦书籍零件。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浴堂以海水澡身，甚久乃归。伦敦前沟渠会会首赖恩来，一谈。核译文毕，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分别批识封寄伦敦。阅《申报》良久。饭后，内人、女儿来，久坐。听女儿鼓瑟。入上房坐极久。茶食后，盥濯，入上房。子正睡。

沟渠会首

十三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写片函

寄湘浦。濯足傅药。核“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摺稿，未毕。入上房一坐。饭后，核摺稿仍未毕。偕内人游德文舍园林。归，阿楞之子女四人来，坐极久，茶食后，复一坐。客去，核摺稿毕，封寄湘浦。饭后，步至阿楞家，不晤。归，入上房一坐。批字典。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运气，栉髮。阿楞太太来，一谈。阅夔九所书英文答词，将于十七日在车栈答谢城主送匾也。饭后，偕内人赴伊士本老城书院，放奖赏极久，申正二刻归。茶食后，偕内人率两女、锡儿赴伊士本城主瓦力师太太茶会，听乐；乐单写明为余家送行，是以久坐。归，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赴依维师立女书塾放奖赏，未赏之前，听乐观花极久。赏毕即归，已亥正矣。至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批函意二件，甚长，嘱夔九代写西字函。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赴老城书院发奖赏

十五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核译文一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率三儿游毕起黑德，即四月十六曾游处也，酉正归。核译文。入上房一坐。濯足傅药。阿楞太太来，一谈，内人、女儿同坐。阅译文。饭后，清捡柜中物件。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出门拜客三家，城主瓦力师，德文舍园总办特力格师太太，阿楞夫妇，各一

谈。归，茶食后，女客牵不尔师太太偕其友某太太来，一谈。饭后，率儿女至阿楞太太家，一坐。至德文舍园观剧，子初归。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正起，体中不适，茶食后，清捡行囊。头晕骨痛，委行囊于仆从而偃卧以自养。阿楞太太来，一谈。饭后，胃中不适，探喉令呕数次，屡卧屡起。申正，率全眷离寓赴车栈，依士本城主瓦力师偕城中士绅来栈送行，有诵词，即送匾之语，先录稿而诵之也，余亦有答词，命夔九以英语读之。礼毕，火车展轮，酉正二刻抵伦敦。乘车，于戌初一刻入使署。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未毕。小睡良久。起而阅毕。内人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亥正睡。

全家往伦敦

十八日 阴。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清臣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剃头。批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在上房久坐，阅案头公文。濯足傅药，小睡成寐，申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函稿甚多，清捡案头。饭后，在上房一坐。看小说，阅《申报》甚久。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核函稿二件。茶食后，核公文三件。清臣来，久谈。篆条约壳面。马克勒衣诊余及銮儿，一谈。看小说。饭后，至商农、子博室各一谈。加写禀呈九叔父。至客厅陪路易力里姑娘一谈，两女同坐。清捡影相，茶食后，清毕。内人来，久谈。清臣来，一谈。清捡依士本寓带来零物，各归原处，未毕，饭后，复清极久。

夔儿、芳圃先后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盥濯，清捡案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日 晴。辰正一刻起，查译署来电，批函意示译官拟稿。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谈极久。其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銮儿，一谈。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携畅儿拜清臣夫人，拜白德勒之妻，各久谈；游海德园林，酉初一刻归。茶食后，自缮西字函，答谢外部尚书沙力斯伯里侯；因来函赞余功德，且请英君奖马格里以二等宝星也，良久缮毕。看小说。内人来谈，饭后，复久谈。核函稿四件，批函意嘱译官拟稿。茶食后，阅上海寄来函牍甚久，盥濯。丑初睡。

缮西字函答谢沙侯

廿一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阅侄儿广钧赋。茶食后，阅王芍棠寄来钞件及其诗集。清臣来，久谈。阅《申报》甚久，核函稿一件，批字典。饭后，画中、西押四十七纸，封寄达施太太，即依维师立女塾山长，本月十四请放奖赏者也。内人来，一谈。至客厅，陪安吉尔一谈。又偕内人陪金登幹之妻、马格里之妻、格力雅太太母女、巴尔之母先后久谈。茶食后，画押廿纸。核进呈条约摺稿，未毕。内人来，久谈。饭后，核摺稿毕，看小说。女儿来，一坐。翻阅类书。茶食后，盥濯。查九叔父来电五十六字。丑初睡。

画中西押四十七纸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体中不适，静坐，入上房。茶食后，睡成寐。午正二刻醒，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入上房，复睡，成寐。申正二刻起。酉初，饭后，静坐、睡

未成寐。戌初二刻，饭后，静坐。亥正二刻睡。

廿三日 阴晴半。辰初三刻起，批芳圃禀。茶食后，静坐极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及銮、钖两儿，久谈。清臣来，一谈。饭后，静坐甚久，小睡，成寐。茶食后，清臣来，谈甚久。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睡未成寐，起，核译文二件。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廿四日 阴晴半，夜微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公文稿数件而未核，翻阅类书良久。圈日本人末松谦澄诗，加以眉批，未毕。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阅诗加批毕，饭后，加总批。至湘浦室一谈，看小说。小睡，成寐。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写致末松谦澄函。鹤堂自法国来，久谈。至智卿室一谈，看小说。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及女塾师倍立姑娘奏乐。茶食后，盥濯。子初一刻睡。

圈批日本人诗

廿五日 晨雾。辰正起，查李相来电误字，核公文三件。茶食后，在上房一坐。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栉沐，清捡案头，解足傅药。阅明人《都穆谭纂》。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封发答末松谦澄函，封发寄俄函件。看小说。入上房久坐。茶食后，看小说。查许竹筼来电，编电答之。至上房书塾一坐，阅明人小说。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及倍立姑娘奏乐。看小说。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阴，微雨，午前时见日影。巳初起，核公文一件。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至清臣室久谈。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一件。未正二刻，偕内人至纽痕街观画，

观技艺会

至则已收。拜赫德太太，不晤，至技艺会游观甚久。归，申正二刻抵署。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戌初，往贺博伦饭馆，请霭堂、芳圃便饭，饯别也，陪者清臣、钦轩，亥初归。清臣来，一谈。霭堂来辞行，久谈。盥濯后，解足傅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雨间作。辰正二刻起，看英文函二件，批示译官。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小睡，成寐。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马克勒衣、白德勒先后来谈。入上房，陪白德勒之妻一谈。茶食后，核公文一件。看小说，批字典。入上房一坐。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及女客奏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辰正二刻起，阅西字函三件。茶食后，陈设客厅拜牌之处。批字典。午初率僚属望阙行礼，恭祝皇上万寿圣节。更衣后，看小说良久。饭后，核公文二件。清臣来，谈甚久。内人来，久谈。傅澧兰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本街五十三号槐德太太之女戈登太太来谒内人，陪谈良久。核公文二件。饭后，核函稿三件。内人、女儿来，久谈。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烟台条约增款缮本

廿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核对"烟台条约"及续增专条缮正之本，批蘖数次序。茶食后，看小说，栉沐，小睡成寐。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及女塾师倍立姑娘奏礼拜乐。核阅奏摺缮本，面嘱子傅更正误字。茶食后，写一函致许竹筠，甚长。批字典，核函稿三件，翻阅类书。饭后，

围棋一局。至智卿室一坐，商农室久谈。茶食后，盥濯。子正二刻睡。

七月初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翻阅类书。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芳圃来，久谈。写堂谕示支应随员，批字典。饭后，作五律二首，茶食后，作一首，翻阅类书。饭后，至客厅听乐。内人来，一谈。盥濯。子正二刻睡。

写堂谕示支应随员

初二日 晴阴半，酉刻微雨。辰正一刻起，阅上海寄来函牍，茶食后，阅毕。阅《申报》，作七律一章。饭后，查阅所购之表。柏尔斯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甚久，女儿同坐。清臣之外舅堵琐妥瓦来，一谈。客去，与清臣一谈。茶食后，作七律一章，饭后，改作五律。内人来，久谈。茶食后，盥濯，改诗毕。子正睡。

初三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核公文一件，函稿一件。茶食后，查对所购之表十馀枚。核公文、函稿各一件。自缮昨所作诗，凡五首。加写致王苛棠函一纸。批字典。饭后，步至清臣家，拜其外舅姑，久谈。归，批字典。茶食后，至智卿、商农室各一谈。写谕单加曹恩浩薪俸。内人来，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拜马清臣外舅姑

初四日 晴阴半。巳初起，静坐，收所购之表，核阅寄左相函。茶食后，核公文二件。步游市肆极久。清臣来，一谈。清捡案头，核译文二件，批字典。核阅寄张香涛制军函。写谕单。申正，偕内人至本街五十三号槐德太太家，久谈。归，茶食后，写谕单，看小说。入上房一坐。饭后，

内人来，谈极久。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初五日　晴。辰正起，清捡案头。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剃头，看小说，批字典。饭后，包束条约甚久。申正，至植物园游观甚久；内人率儿辈先去，余后至，同归，拜师歆塞勒倍尔太太，不晤。酉初到家，茶食后，陪白德勒太太在上房一谈。李芳圃赍条约往京，来辞行，一谈。小睡成寐。饭后，看小说，批字典。茶食后，盥濯，看小说。子正一刻睡。

李芳圃赍条约回华

初六日　晴。巳初三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阅毕。看《申报》。核函稿、译文各一件。清臣来，久谈。加写致陈俊臣中丞函，饭后毕。至清臣室久坐。写一函致庆霭堂，阅《申报》。印度总督之参赞马科雷来，久谈。戈登太太（槐德太太之女）、汤申德太太来谒内人，陪谈极久。茶食后，阅地图，看《申报》中邸钞。饭后，阅《东华续录》、《啸亭杂录》。清臣来，谈极久。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改致李相函稿，未毕，茶食后，改毕。清臣来，久谈。核译文。听帆来，一谈。核函稿一件。饭后，核函稿二件。步游市肆。核公文三件。入上房一坐。查李相来电，甚长，查竹筠来电、译署来电。茶食后，倦甚，小睡成寐。饭后，清捡案头，清捡屉中零件极久。内人来，久谈。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濯足傅药。丑初睡。

初八日　晴。辰正一刻起，静坐良久。茶食后，步游市肆极久。归，核函稿二件。来德黑德太太率其二女来，一

谈，听帆同坐。饭后，加写致译署函。清臣来，久谈。申正，马科蕾来，谈极久。茶食后，核函稿一件，改写致译署函一幅。饭后，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内人来，久谈。清臣来，一谈。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初九日　阴。辰正一刻起，静坐，看小说。茶食后，步游市肆。归，核公文二件，入上房一坐。饭后，栉沐。加写一函致李相。清臣来，一谈。申初，偕内人乘车游海德阔林，申正归。偕内人率珣女、钖儿并本街五十三号戈登太太，赴汤申德太太家茶会，酉初归。茶食后，看小说极久。饭后，核函稿三件。内人来，久谈。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致函李相

初十日　阴。辰正三刻起，封发致华各函。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良久。归，入上房，陪白德勒太太及其妹瓦尔卡姑娘久谈，茶食后，复一谈。批字典。内人来，久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复来谈甚久。写一函致许竹筠。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雨，午前见日。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乘车而归。清臣来，久谈。饭后，编电致李相，批字典。小睡，成寐。茶食后，核批稿二件。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内人、长女，久谈。饭后，至鱼苑游观良久。归，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游鱼苑

十二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步游市肆，午正归。核公文一件。入上房一坐。

饭后，耆竹筠来电。批字典。小睡，成寐。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茶食后，看小说。小睡，未成寐。入上房陪白德勒太太及其妹瓦尔卡姑娘一谈。饭后，至客厅陪客，谈极久，儿女均嬉戏歌乐以娱宾焉。子正客去。茶食后，盥濯。丑初睡。

儿女为宾客乐歌

〔另行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宏农成瑨，但坐啸不自为政。

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阴晴半，巳、午间微雨。辰正三刻起，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步游市肆，乘车而归。批字典。饭后，小睡，成寐，申初二刻起，栉沐。至客厅，陪清臣夫妇暨其妻母堵琐妥瓦太太久谈。茶食后，批字典。濯足傅药，入上房一坐。饭后，至商农、湘浦室各一谈，至夔九处立谈数语。看小说。茶食后，盥濯。内人来，久谈。清视影相，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良久。茶食后，看小说。体中不适，小睡，成寐，未初起。饭后，写一函致许竹筠。申初，至植物苑游观极久；内人率銮、钖两儿先往而同归。茶食后，批字典。小睡，未成寐。内人来，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内人、女儿皆在此小坐。茶食后，盥濯，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游植物苑

十五日　阴雾，偶见日影。辰正三刻起，静坐片刻，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阅毕。体中不适，静坐极久。医

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饭后，批所阅函牍，清捡小说。率女儿至客厅，陪挨尔瓦尔姑娘久谈。茶食后，清臣来，久谈。核译文一件。小睡成寐。饭后，看小说。内人来，久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晴半。巳初起，静坐片刻。茶食后，看小说，静坐良久。查竹筠转寄李相来电，甚长。清臣来，久谈。小睡，未成寐。饭后，核公文二件。静坐良久，小睡成寐。茶食后，核公文二件。静坐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静坐。饭后，栉沐，看小说，静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许景澄转来李相电

十七日　晴阴半。巳初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阅毕。静坐极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阅《申报》。清臣来，一谈。饭后，屡睡屡起。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小睡，未成寐，静坐甚久。饭后，内人来，久坐。核公文一件。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十八日　阴，午前微雨，傍夕微见日。辰正三刻起，静坐良久。茶食后，核译文一件，函牍一件。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清臣来，一谈。饭后，小睡，成寐。起，在上房久坐。茶食后，看小说，静坐极久，饭后，复坐良久。小睡，未成寐。至上房，陪白德勒太太一谈，内人、女儿同坐。茶食后，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九日　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静坐极久。清臣来，一谈。批日本人末松谦澄诗，入上房一坐。饭后，静坐良久。医士马克勒衣邀医士魁音来诊余，在

客厅久坐。看小说甚久。茶食后，清臣来，一谈。静坐，看小说。内人来，一坐。饭后，热甚，拭汗更衣。清捡案头，看小说。核函稿一件。看小说。茶食后，盥濯，运气良久。子正二刻睡。

廿日　晴。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甚久。栉沐。写一函致许竹筠，甚长，饭后，腹中不适，小睡片刻。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茶食后，静坐甚久，看小说。饭后，写一函答末松谦澄。内人来，久坐。茶食后，运气，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函答末松谦澄

廿一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濯足，傅药，看小说，阅侄儿广钧赋二篇。静坐，小睡片刻。饭后，内人来，久坐。小睡，成寐。茶食后，在上房坐极久。饭后，核公文四件，阅广钧赋一篇。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二日　雨，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复坐良久。阅广鎔赋一篇。清臣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饭后，静坐，看小说。清臣来，一谈。写一函答末松谦澄。茶食后，看小说。饭后，核函稿三件。内人来，久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静坐。清臣来谈。饭后，胃中不适，屡卧屡起。医士魁音来诊。茶食后，静坐，看小说。清臣来谈。饭后，静坐良久，盥濯。子正睡。

廿四日　午前阴晴半，午后阴雨。辰正一刻起，静坐

茶食后，复坐甚久。加写呈九叔父禀数行，未留稿。入上房一坐。女儿广璇廿六岁生日，观其所接花片、仪物。饭后，胃中不适，屡卧屡起。茶食后，复卧。饭时不思食。亥正，医士魁音来诊。茶食后，盥濯。子正睡。

廿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复坐良久。编电致李相，写一函致许竹筼。钦轩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至子博、湘浦室各一谈。静坐或偃卧。茶食后，清捡壁袋中零件。饭后，在上房久坐。偕内人、女儿陪白德勒之妻久谈。盥濯。子初睡。

廿六日　雨，巳刻止，晴阴半。　养病半月

廿七日　晴阴半。

廿八日　阴晴半。

廿九日　雨，微见日。

三十日　阴晴半。

八月初一日　晴。

初二日　阴，微见日。

初三日　雨，微见日。

初四日　雨。

初五日　阴，微见日。

初六日　阴雨，微见日。

初七日　晴。

初八日　阴，微见日。

初九日　阴。

初十日　阴雾。

以上十五天，在上房或卧或坐以养病，不能治事。

十一日　阴雨，酉刻在火车偶见日影。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复静坐。午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至楼下清理行囊。饭后，静坐。偶清应带之物。申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自使署启行，抵车灵克罗斯车栈，登车，小坐。申正少五分，火车展轮，静坐。酉初，抵吞不力其委尔斯（译言桶桥井），入所赁之寓，医士劝余养病于此地也。茶食后，静坐，清理屋中物件甚久，戌正乃饭。饭后，听女儿与倍力姑娘奏乐。读先文正家书。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迁居疗养

十二日　晴。辰正起，静坐。茶食后，翻阅类书，栉沐，读家训。至屋前街旁及屋后花园散步。归，静坐。入上房一坐。饭后，游花园，读家训。茶食后，或偃卧，或静坐，或读家训。饭后，读甚久。盥濯，入上房。子初睡。

读家训

十三日　阴晴半。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忌辰，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读家训。至街头散步片刻。入上房久坐。饭后，静坐甚久。茶食后，阅文报及《申报》中谕旨。写一函答许竹筠。静坐。至女儿室久坐。内人来，一谈。饭后，内人、女儿来，坐极久。盥濯，翻阅类书，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静坐甚久，茶食后，复坐良久。翻阅类书，阅《申报》中邸钞。静坐片刻，步游市肆。归，饭后，偕内人率儿女游后园，归。写一函致商农。茶食后，听女儿奏乐。饭后，内人来，谈极久。盥濯后，入上房一坐。

子初睡。

十五日　阴。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静坐甚久。写一函致商农、湘浦。仆从、儿女贺节。饭后，凭窗观内人、女儿在后园摘花。阿楞夫妇自依士本来，陪谈片刻，偕之乘车游本处山林。归，陪客茶食。酉初二刻，客去，与内人久谈。饭后，静坐良久。写一函致庆蔼堂。盥濯，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内人女儿后园摘花

十六日　晴阴半。巳初起，静坐，茶食后，复坐片刻，看小说。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一坐。饭后，读家训。偕内人出外游行。归，小坐。茶食后，静坐甚久，批字典。听女儿奏乐，饭后，复听良久。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一刻睡。

十七日　阴，微霰，微见日。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乘车而归。看小说。饭后，内人来，久谈。核公文一件，甚长。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阅《申报》中谕旨，看小说。饭后，静坐。萧介生来，一谈。盥濯。写一函致许竹筠。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阅《申报》中谕旨

十八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包裹寄伦敦之函件。步游市肆。归，阅《申报》中邸钞。饭后，看小说甚久，批字典。茶食后，清臣自伦敦来，久谈，酉正去。看小说。内人来，一谈，饭后，复久谈。听女儿奏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剃头。核函稿二件。饭后，看小说。内人来，久谈。至花

园一游。茶食后，偕内人率儿女绕宅游行。归，看小说，批字典。饭后，听女儿奏乐。内人来，久谈。盥濯后，入上房一坐。亥正三刻睡。

廿日　晴。辰正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看小说。饭后，偕内人游后园，游“坎满”，译言野地也，乘车而归。茶食后，阅卖画女儿之画，看小说。饭后，静坐。写一函答许竹筠，甚长。封缄寄商衣之函件。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三刻睡。

廿一日　阴晴半，晨微雨。辰正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清捡案头。核函稿、批稿各一件，批字典。步行至车栈，送内人赴伦敦。午正，火车展轮，余率女儿乘马车归。核函稿一件。饭后，听女儿及倍力姑娘奏乐。步游市肆，乘车归。茶食后，批字典，听女儿奏乐。酉正一刻，率儿女往车栈。戌初，火车始到，与内人久谈，阅带来之画幅。饭后，清捡屉中纸张零字，核函稿二件。盥濯，入上房一坐。亥正三刻睡。

内人往伦敦一行

廿二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饭后，听女儿奏乐，批字典。茶食后，看小说，静坐，听女儿鼓琴。内人来，久坐，饭后，复久谈。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三日　晴，下午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批字典，温古诗。饭后，入上房久坐，批字典。偕内人游后园。教士倍凡率其女来谒，一谈。格衣太太暨其二姊来谒内人，陪谈片刻。茶食后，批英文音读以示女儿。

内人来，久坐，听女儿奏乐。饭后，内人来，久坐。盥濯后，入上房久坐。子初三刻睡。

廿四日　阴雨，午初微见日。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翻阅古今诗选，饭后，复翻甚久。茶食后，作联挽周荇农丈，未毕。翻阅《古诗选》。饭后，写一函致湘浦。夔九来，久谈。盥濯，静坐，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挽周荇农

廿五日　晴。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翻阅古诗。步游市肆。归，批字典。饭后，率钖儿乘车出游。归，茶食后，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翻阅类书及古诗，饭后，复阅良久。削足胝，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睡。

廿六日　阴晴半，夜微雨。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栉沐。翻阅类书及古诗。饭后，步行率銮儿至铁泉井，又率銮、钖两儿乘车游山林。归，改作挽周荇农丈联。茶食后，批字典。灯后，内人来，一坐。饭后，温阮亭诗选。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起，静坐。茶食后，批字典，看小说，温古诗。阅文报局寄来文牍，写一函答许竹筠，封函牍寄商农。饭后，入上房久坐。小睡，成寐。茶食后，翻阅古诗、类书。静坐片刻。饭后，入上房一坐，阅古诗。盥濯，翻阅类书。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廿八日　早晴，午后阴，微雨，夜大雨。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阅类书。饭后，入上房久坐。改作挽周荇农丈联。茶食后，入上房久坐，核公文三件。湣

医士蓝密曼诊视内人。封发寄伦敦函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复入上房一坐。批函意示夔九，嘱拟西字函答福克斯登医士费兹绪罗。入上房久坐。陪医士诊内人。盥濯。又改挽符丈联。清捡书籍，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陪医生诊视内人

廿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陪医士诊内人。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饭后复久谈。步游市肆。归，阅类书。茶食后，入上房一坐。改撰挽周符农丈联，久而未成。饭后，静坐甚久。盥濯后，陪医士诊内人。清捡案头，核公文一件，写片函致商农。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九月初一日　阴雨，未刻雨极大，申刻微见日影。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核函稿一件，核译文。录所改挽联示商农。看类书，批字典。饭后，阅前日所接《申报》。写零字。步游市肆。归，茶食后，内人来，久谈。静坐。饭后，静坐，核译文。写一函寄许竹筠。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清臣自纽卡斯尔来

初二日　晴。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核函稿二件。清捡影相及行囊。清臣自纽卡塞尔来，久谈，饭后，复谈甚久，申初去。步游市肆，乘车而归。批字典。茶食后，与内人、长女在饭厅一谈。批字典。写一函致商农，一函致钦轩。饭后，与内人一谈。静坐，阅类书。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雨。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栉沐，清捡行囊，阅类书。饭后，偕内人率銮、畅两儿启行往车栈。午

正三刻，火车展轮。未正，抵福克师登，寓医士费兹结罗家，本应其招而来也。饭之时与茶食之时，略同我家。亥正入室，整治被褥。子正睡，不甚成寐。

抵法克斯顿作客

初四日 雨。住费兹结罗家。

初五日 早晴，巳后仍雨。巳正，至浴堂以海水澡身。申正二刻，茶食后，偕内人率两儿辞主而行，至车栈候甚久。酉初三刻，展轮，费兹结罗自送至车栈而后归去。戌初三刻，抵桶桥井寓。饭后，内人、女儿来，谈极久。核函稿二件，批稿一件。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回桶桥井

初六日 阴，微雨。巳初起，静坐，阅类书。饭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批函意寄商衣，西字函意示夔九。饭后，试演西棋。封发西字函，看小说。茶食后，内人来，一谈。医士蓝密曼来，谈甚久。入上房坐极久，看小说。饭后，内人来，久谈。写长谕单。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阴，微雨，申刻微见日。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核西字函。步游市肆。归，温《论语》。子博自伦敦来，一谈，饭后，复一谈。批字典。茶食后，演西棋。静坐。饭后，静坐良久。夔九来，久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初八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写谕单，批字典，茶食后，批毕。看小说，复批字典。饭后，静坐，看小说。削足胝，盥濯，入上房。至女儿室一坐。子初睡。

初九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看小说。饭后阅《申报》中邸钞。威妥玛之中表师密齐夫妇来，一谈。偕内人步行观铁泉井，乘车而归。茶食后，批字典。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饭后，静坐，清捡案头，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观铁泉井

初十日　阴，辰刻、午刻微雨。辰正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饭后，英都司戈德毕夫妇来，一谈。白德勒来，久谈。茶食后，批字典，看小说，听女儿鼓琴。饭后，与内人着西棋一局，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阴半，微雾。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剃头。批石平甫禀稿，翻阅《申报》，批署中僚属公禀。饭后，写一函致许竹筠。封缄寄伦敦各件。批字典，茶食后，复批良久。入上房，与内人、女儿久谈。饭后，观儿辈嬉戏。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封缄寄伦敦各件

十二日　晴阴半。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批字典。饭后，英人贺骖夫妇及司退拍尔乔姑娘来，一谈。批字典。茶食后，听女儿奏乐。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徘徊良久，清捡案头，核译文。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十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静坐，核公文一件。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步游市肆。归，写函致许竹筠，未毕。饭后，听女儿鼓琴。写致竹筠函毕，封寄伦敦。批字典。茶食后，听女儿奏乐，看小说，入上房，与内人、女

儿谈极久。饭后，听女儿鼓琴，清捡案头。批西字函意示夔九。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睡。

十四日　晴阴半，午前申后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批字典。饭后，写挽左文襄联云："昔居南国，戏称武侯，爵位埒前贤，评将略则更无遗恨；恸哭西州，感怀谢傅，齿牙藉馀论，登荐章而忝冠群英。"（又一联未缮者云："越海声称传异国，立德立功立言，两次东南，十年西北；出山遭际似先侯，同官同爵同赠，九天雨露，万古云霄。"）又写挽若农丈联云："得英才而教育，化雨及时，经公丈席玉成，桃李春风多快士；悲父执之凋零，疏星向曙，矧我瓣香师事，蒹葭秋水正伊人。"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看小说。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画格一幅，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初三刻睡。

挽左文襄

十五日　阴，夜雨。巳初起，静坐。茶食后，批西字函意示夔九，写片函致智卿、钦轩。画尺式二纸。步游市肆。归，封应复之函，寄商农拟稿。饭后，内人率儿女在厅久谈，本日銮儿十三岁生日，许其嬉戏也。批字典。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茶食后，复久谈。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内人、女儿来，久谈。饭后，听女儿鼓琴，观儿辈嬉戏。写谕单示湘浦，写英字反切示长女，又面教之拼音。盥濯，运气，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教长女拼读英语

十六日　阴雨，申刻雨甚大。辰正起，阅《申报》中邸钞，茶食后，复阅良久，共十三天。写批意示商农，嘱拟批左

子兴禀之批稿。封应复函件寄伦敦使署。写一函致许竹筠，甚长。批字典。饭后，内人、女儿来，一谈。批字典，看小说。茶食后，听女儿鼓琴。编电致译署，甚长。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阅中、西函件。写一函致许竹筠。批商农函询各事。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初三刻睡。

十七日　阴，午初微见日。巳初起，阅清臣来函。茶食后，夔九来，一谈。步游市肆。归，批字典。饭后，听女儿鼓琴。批字典。写详签寄周荇农文祭幛、挽联等件。茶食后，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阅西字函。饭后，写详签寄左文襄家祭幛、挽联并写英文于签。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初二刻睡。

签寄周荇农左文襄挽幛

十八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批字典，写零字百五十。饭后，内人、女儿来，一谈。栉沐。批字典，写零字百五十。茶食后，写零字百五十。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听女儿鼓琴。写零字百五十。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初二刻睡。

抵伦敦

十九日　阴雨，午后，伦敦屡见日影。辰初三刻起，茶食后，与内人、女儿谈片刻。巳初，赴车栈登火车后，巳初二刻展轮。巳正五十分，抵伦敦，在马车中与清臣谈，抵署后，查译署来电二件。核译文，编电致李相，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写一函寄内人，写一函致许竹筠，极长。清捡案头应办之件。茶食后，核函稿四件，复写一函加致竹

筠。清臣来，一谈。饭后，再写函加致竹筠，粘接第一函之尾。至湘浦、商农室各久谈，子博、翼潭室各一观。看小说，盥濯。子初二刻睡，丑初乃成寐。

廿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钦轩自纽卡塞尔来，立谈片刻。步游市肆甚久，午初归。阅《啸亭杂录》。饭后，清臣来，久谈。查阅舆图。印商农牙章，成方式共十馀方。小睡，未成寐，茶食后，编电答李相。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甚长，阅《啸亭杂录》，核阅子博所缮致总署章京贺岁各函，未毕。饭后，摘阮。核函毕。至楼上各室一观，惟湘浦、听帆、翼潭在焉。写英字函致畅儿，汉文函致銮儿，甚久。盥濯，削足胝，濯足。子初三刻睡。

写英字函致小儿

廿一日　晴阴半，夜微雨，雪。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核阅寄京各函改缮之幅。看小说，至上房寻检物件。步游市肆极久，乘车而归。饭后，翻阅字典，写公事袋中标签。清臣来谈，茶食后，复久谈。编电致李相。写标签毕。核函稿三件，公文一件。清捡案头。听帆来，一谈，看小说。饭后，观钦轩印戳记。翻阅阮亭诗选。看小说，盥濯后，复看片刻。子初一刻睡。

廿二日　晴。辰正一刻起，徘徊良久。茶食后，看小说，登楼寻物，阅类书。步游市肆，乘车归。翻阅古诗。清臣来，久谈。饭后，核译文二件。清臣来，一谈。清捡行囊。茶食后，清臣来，一谈。酉初，离署，至沙力斯伯里侯宅门投刺问疾。酉初一刻，至车栈登车，与清臣一谈。清臣

至沙侯宅投刺问疾

回桶桥井

下车后，火车展轮，酉正三刻，抵桶桥井寓，与内人、女儿及白德勸之妻久谈，清捡带来之物。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盥濯。编电致李相。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步游市肆。归，批字典。饭后，内人、女儿陪客在余室久谈。批字典，清捡囊中零物。茶食后，批字典，看小说极久。饭后，与内人、女儿陪白太太谈极久，盥濯后，复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午初微见日。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白太太来，谈极久。批字典。饭后，内人、女儿陪白太太在此久谈。批字典，茶食后，复批良久。其间听女儿鼓琴片刻。入上房，与两女儿久谈。饭后，看小说。夔九来，一谈。核译文。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睡。

廿五日 晴阴半，未刻细雨如丝。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栉沐，批字典。饭后，批字典。与内人陪柏尔力太太久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批字典。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听长女鼓瑟，翻阅《诗经》，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初二刻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批字典。夔九来，久谈。饭后，医士蓝密曼来诊两女儿，谈极久。复游市肆。归，茶食后，写一函致许竹筠，批字典，批西字函示夔九。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

子初三刻睡。

廿七日　阴雨。巳初一刻起，翻阅类书，阅缅甸图。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批字典。饭后，内人、女儿来，一谈。批字典，看小说。茶食后，步游市肆。归，入上房，与内人、女儿久谈。批字典。饭后，阅上海文报局两次寄来函牍，极多，盥濯后，复阅良久乃毕。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睡。

阅缅甸图

廿八日　阴雨。巳初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核公文一件，寻电报良久。将所核公文、所寻电报封寄湘浦。批字典。饭后，与内人、女儿一谈，切纸良久，批字典，茶食后，复批良久。入上房，与内人、次女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甚久。写零字，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睡。

廿九日　阴雨，屡见日光。辰正起，阅《申报》中邸钞。茶食后，看小说，运气。阅《申报》中邸钞。步游市肆，遇雨而归。批字典，看小说。饭后，内人、女儿来，久谈。批字典。茶食后，听女儿鼓琴。批字典。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步至市肆，阅烟火会。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一刻睡。

看烟火会

三十日　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静坐，栉沐，批字典，清捡案头，清捡行囊。饭后，看小说。参将麦力来拜，一谈。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偕内人率銮儿、钖儿至车栈一坐。申正十七分，火车展轮。酉

至伦敦署

初五分抵伦敦，乘马车至使署。清捡函牍交从官。入上房一坐，清捡零件。核函稿致李相者，未毕。饭后，批字典，盥濯。清臣来，久谈。至清臣室，观新式煤油灯良久。入上房久坐。子初一刻睡。

十月初一日　阴，微雾。辰正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批字典。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饭后，看小说，批字典，茶食后，复批片刻。静坐。申正二刻，偕清臣、厚甫游技艺会，观船炮式最久，馀物亦多流览，戌初归。饭后，内人来，一谈。核致李相函稿，盥濯后，核毕。清捡案头。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游技艺会观船炮式

初二日　阴，雾。辰正起，静坐。清捡壁袋中西字函良久。茶食后，批字典极久。饭后，清臣来，久谈。医士马克勒衣、外科医□□□来诊銮儿，久谈，马医视余腿疾，一谈。茶食后，因听帆不在家，坐候甚久，至商农室一谈。将清臣所拟答谢伦敦城主之词，以汉字录英音，良久未毕；饭后，录毕，与听帆对读，交润轩缮之。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英文答词标汉字音对读练习

初三日　阴，微雾，夜微雨。辰正二刻起，静坐，练习答谢伦敦城主之词。茶食后，看小说，运气，练习答词。饭后，栉髮。练答词。清臣来，久谈。茶食后，与白太太姊妹一谈。更公服，酉正，赴伦敦城主之宴。城主与客宣讲诵词、答词凡廿七纸；余之答词在第五纸，余听至十六纸离席而归，子初抵署。内人来，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初四日　阴雾，微雨。辰正起，静坐。茶食后，核公文、函稿十馀件。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饭后，写一函加致李相，核函稿数件。写戒指篆文，将刻之送费兹结罗也。茶食后，前任伦敦城主嘎布力尔之夫人率其女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銮儿，一谈。写中、西合璧单，以置新制之公文袋中，清捡应存之物，分类置之于袋。用铅笔写一函寄两女及铨儿。饭后，以铅笔不显，另缮一过。印唤车片廿纸，修理印器。看小说，运气，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五日　阴雾，微雨。巳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批字典。医士马克蕾来，久谈，诊銮儿后，复一谈。饭后，批字典。茶食后，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批字典，全部批毕。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运气。饭后，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盥濯后，内人来，久谈。清捡历年药方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阴雾，微雨。巳初三刻起，茶食后，徘徊良久。看小说，运气。加写一禀呈九叔父。至清臣室，陪阿模士庄船炮局总办诺布尔久谈。饭后，送内人往车栈，銮、畅儿同去。火车展轮后，余偕钦轩至皮器店一观。归，茶食后，至清臣室，与水师守备郎维礼久谈。至鱼苑饭馆便饭。饭后，观小戏剧良久，亥正二刻归。至清臣室谈极久。批西字函意示听帆。盥濯。子正一刻睡。

阿模斯庄总办来

初七日　阴，雾。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清捡鞶袋中物。清臣来，久谈。地理会会首侯爵罗墨来，久

地理会首

谈。饭后，看小说，徘徊良久。自缮致许竹筠之函。茶食后，看小说。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写钦轩火漆印篆文，屡易乃成。看小说，饭后，复看极久。温阮嗣宗《咏怀》诗。盥濯。子初二刻睡。

初八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核公文一件，嘱从官缮清稿，候判。看小说。清捡行囊。清臣来，谈极久。饭后，看小说。核判午前之公文，复改一纸。看小说。清臣来，一谈。茶食后，徘徊片刻。申正二刻，自使署启程，在车与清臣谈公务良久，酉初少五分，火车展轮，酉正少二分，抵桶桥井。乘车抵寓后，内人率儿女在余室久谈。饭后，观儿辈歌舞嬉戏。清捡屉中零件甚久。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睡。

回桶桥井

初九日 晴。祖考竹亭公九十六岁冥诞，客居未设祭。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剃头，楷书写《急就章》。饭后，看小说，写《急就章》，至后园小坐。北尔里太太来拜，与两女陪之久谈。为长女画花样二幅。茶食后，静坐，写《急就章》。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写《急就章》，盥濯，入上房，围棋一局，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一刻睡。

为长女画花样

初十日 晴。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写《急就章》。夔九来，一谈。饭后，偕内人率儿女游山林。归。茶食后，听女儿鼓琴，写《急就章》。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写《急就章》，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子正一刻睡。

十一日　晴。先考太傅文正公七十五岁冥诞，客居未设祭。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步游市肆。归，写《急就章》。饭后，静坐，写《急就章》，看小说。申正，率次女至车栈，迎费兹结罗之女绮发姑娘，陪客归寓，茶食后，内人、女儿陪客在余室久坐。看小说，写《急就章》。濯足。饭后，内人率儿女在余室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率次女迎绮发姑娘

十二日　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与铨儿陪绮发姑娘谈极久，陪游市肆。归，复久谈。饭后，内人、女儿来余室，陪客久谈。内人率长女，銮、钖两儿陪客乘车出游，余在家写《急就章》。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内人陪客归，为筹猎之戏。饭后，阅《申报》中谕旨。听女儿奏乐。与家人陪客久谈。批应复函牍封寄使署。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内人儿女陪客出游

十三日　晴阴半，早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极久。茶食后，与铨儿陪绮发姑娘谈极久，又陪之游市肆，余先归，命铨儿陪行。看小说。饭后，内人、女儿来余室，陪客久谈。申初，送客及两女儿赴车栈。守俟火车展轮后，余率铨、銮、钖三儿乘车游近处山林。归，与内人陪北尔里太太一谈。茶食后，内人来，一谈。写《急就章》。偃卧于榻。内人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十四日　阴。巳初起，静坐。茶食后，步游市肆。归，写一函谕两女儿。核公文二件，译文一件，封寄湘浦。饭后，

步游山林　偕内人率銮儿、钖儿步游山林。归，茶食后，写《急就章》。围棋一局，入上房一坐。饭后，至近处公所观画戏，亥正二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十五日　阴，未、申间微雨。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夔九来，一谈。阅《申报》极久，即十二日所接之十天报也。栉沐。写一函致听帆。饭后，写《急就章》。偕内人率三儿至山林间坐极久。归，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写《急就章》。围棋二局，观棋一局。游于市肆。归，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三刻睡。

十六日　晴阴半，夜雨。辰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写《急就章》毕，写函牍袋单。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山林。归，北尔里太太来，一谈，茶食后，复一谈。其表眷参将兑微师亦来谈。编次《急就章》，批识甲乙，静坐良久。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观棋一局。习字半幅。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三刻睡。

十七日　阴，夜雨。辰正二刻起，校对钟表，静坐，阅伦敦来函。茶食后，核函稿三件，封寄伦敦之函件。步游市肆。归，写零字。饭后，演外国棋。偕内人率儿子步游山林。归，医士谙布勒之妻率其女来谒内人，陪谈甚久。茶食后，率铨儿步至车栈，接两女儿。申正二刻，女儿至自福克斯吞，归寓后，与内人、女儿谈极久。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阅《申报》中谕旨。观棋一局。批函牍递到月日。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三刻睡。

演外国棋

十八日　阴雨，夜大雨。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

看小说，阅伦敦来函。夔九来，一谈。封函牍已阅者寄伦敦。看小说，写零字。饭后，看小说，清检屉中纸张、函封。入上房久坐，茶食后，复入上房坐良久。批函意示夔九，嘱拟致牵塞勒太太函稿。饭后，偕内人率儿女往观画戏，即余本月十四所观者也。亥正一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偕家人往观画戏

十九日　阴雨，夜大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核公文三件，甚久，封寄湘浦。饭后，看小说极久。入上房一坐。茶食后，阅西字函。围棋、观棋各一局。夔九来，一谈。看小说。本地知县莫邻尼格师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内人来，一谈。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谈极久。运气。丑初睡。

本地知县来

廿日　阴，微雨。辰正二刻起，翻阅《四书》。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夔九来，一谈。作玩物。饭后，观棋一局，作玩物。茶食后，围棋一局。写谕单，因使署煤气之事。清臣自伦敦来，谈极久。饭后，听女儿奏乐。围棋一局，观棋一局。内人来，久谈。盥濯，入上房久坐。濯足，削胝。子初二刻睡。

廿一日　晨雨，巳刻晴，夜大雨。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栉沐，清检行囊。批西字函意示夔九。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山林。归，茶食后，步至车栈，申正逾一刻登火车，旋展轮。酉初一刻，抵伦敦，又一刻，抵使署。至清臣室久谈。清臣来，一谈。赴鱼苑便饭，饭后，游观极久。归，核公文三件，函稿一件。看小

至伦敦署

说，运气。听帆来，一谈。盥濯。核译文。丑初睡。

廿二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清捡照相，清捡纸张。茶食后，至子博、商农、湘浦室各一谈。闽厂派来监造快船张启正（明甫）、林鸣埙（和仲）来谒，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画图制鞶。清捡行囊。清臣来，一谈。茶食后，至清臣室一谈。酉初十分，赴车栈登火车，酉初三十五分展轮，酉正三十五分抵桶桥井。归寓后，与内人谈极久。饭后，清捡行囊中零物。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闽厂派人监造快船

回寓

廿三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作玩物。添设新购行囊中之小袋，清捡物件分袋置之，写零字。饭后，内人、女儿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围棋一局。茶食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围棋、观棋各一局。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四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核公文三件，函稿一件。安置行囊小袋。夔九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围棋一局。修整玩物。茶食后，入上房久坐。复添行囊小袋。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围棋、观棋各一局。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五日　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编电致译署。筹画新行囊应添之件。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山林，申正归。茶食后，与内人久谈。看小说。入上房坐极久，写零字。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观棋二局。批函封寄商农，拟复稿。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廿六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阅《申

报》，读九月初六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谕旨：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高厚之恩，将达之何以图报？夔九来，久谈。栉沐。写一函致商农。折纸为盒，未成。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山林，申正归。茶食后，围棋一局，看小说。入上房久坐，折纸为匣，仍未成。饭后，听女儿鼓琴，儿辈歌舞嬉戏。观棋二局，整玩物，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皇太后谕旨帮办海军事务

廿七日　阴，微雨。巳初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夔九来，一谈。折纸为二匣，置之新购箧中。家人、僚属来贺余帮办海军之喜。饭后，观棋一局，写零字。入上房久坐。茶食后，因次女所画苹果甚佳，而盘不佳，为之加深色填盖之，良久乃毕。听女儿奏乐。观棋、围棋各一局，看小说。内人、女儿来，一谈。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极久，围棋一局。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次女所画苹果甚佳为之润饰

廿八日　午前雨，午后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步游市肆甚久。归，夔九来，一谈。饭后，偕内人率儿子游山林，观儿辈放纸鸢。归，茶食后，与内人、女儿理乱丝甚久。核公文二件，译文二件。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盥濯，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廿九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核译文。夔九来，一谈。法国马旦新报馆主笔人蒙堵业来，谈极久。饭后，率儿子游山林。归，白德鞹妻妹，闺秀瓦尔刻尔来，与内人、儿女陪之久谈。巴

法国报馆主笔来访

西人哈尔格晋福师持白德勒之函来谒，与之一谈。茶食后，核译文毕，自粘大函封盛之。静坐。入上房久坐，濯足。饭后，观儿辈及女客嬉戏。看小说，运气，围棋一局。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十一月初一日　阴，巳初微见日光。辰正二刻起，阅清臣来函。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夔九来，久谈。剃头。闺秀瓦尔刻尔来，与钖儿戏谈，陪之久坐。饭后，与内人、女儿陪客久谈，茶食后，复谈极久。内人因余明日生日，督仆从陈设诸物，不能治事，陪客久谈。听女儿奏乐。饭后，家人、僚属、仆从、宾客均来预祝，酬应良久。观儿辈嬉戏歌舞极久。与内人、女儿陪客久谈。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预祝生日

初二日　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运气，静坐极久。家人、僚属、仆从、宾客来庆余四十七岁生日，酬应良久。僚友自伦敦来者十人，请之在客店便饭，余未往陪，在家与家属同饭。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内人、女儿、女客在余室久谈。清臣来，谈公务良久。湘浦、商农来，一谈。茶食后，智卿、钦轩来，一谈。白德勒之妻自伦敦来庆余生日，与家人陪之久谈。观儿辈嬉戏，陪客谈极久，收捡生日仪物。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三日　晴阴半。祖妣江太夫人冥诞，客居未设奠。巳初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作玩物，阅《申报》。白太太之姊妹来，一谈。核译文。饭后，偕内人率儿子陪女

客游山林，申正归。茶食后，白德勒来，谈极久。静坐，思作谢恩摺未就。饭后，内人、女儿陪(?)余室，谈至子初乃去。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四日　晴，夜微雪。巳初一刻起，静坐。茶食后，清捡案头，作摺稿毕。瓦尔刻而姑娘来，一谈。翻阅类书。饭后，师退柏尔吞老姑娘及其友某闺秀来谒内人，陪谈片刻。清捡行囊。茶食后，与内人、女儿陪女客久谈。申正，自寓启行，在车栈候刻许。火车展轮后，胸中作呕，静坐不动。酉初七分，抵伦敦，乘马车入使署。在车与清臣谈缅甸事。抵署，复在清臣室久谈。核函稿数件，写一函寄内人。饭后，看小说。加写一函致许竹筼。看小说，运气，为子博篆堂名。商衣来，一谈。盥濯。子正睡。

与清臣谈缅甸事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寻纸。着公服，至僚友各处谢寿。议院前绅戛比子(Gabelts)来，久谈。核译文。清臣来，谈极久。马克勒衣来诊余，一谈。饭后，白德勒来，一谈。改作纸匣置提囊中。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作片稿极久，看小说。闽厂匠师陈和庆，经船政大臣派来监造快船，来谒，命坐，与谈极久。饭后，至湘浦室谈甚久。核片稿缮清之件，复有涂改。清臣来，谈极久。盥濯。子初三刻睡。

闽厂匠师陈和庆

初六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截纸甚久。更衣，拜发谢恩摺。步游市肆。归，查许竹筼来电。饭后，清臣来，久谈。加写一函致庆蔼堂。看小说。茶食后，削足胝。清臣来，谈极久。写一函致联春卿。批示湘

浦拟咨稿。看小说。饭后，至鹏九室久坐，平甫同谈。至翼谭室一坐，子博同谈。核公文三件，函稿一件。编电致李相。阅潘文恭谢恩摺钞。静坐，盥濯后，复坐良久。子正睡。

初七日　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核译文，清捡案头。步游市肆。归，看小说。饭后，静坐，核函稿一件，看小说。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酉初，赴车栈，候刻许，与清臣、听帆立谈。火车展轮，坐而假寐，酉正二刻，抵桶桥井。与内人、女儿陪女客久谈，饭后，复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从伦敦回桶桥井

初八日　阴，湿。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栉沐，篆关防，未成。写邹燮祥册叶之年月款识。饭后，与内人、女儿谈极久。茶食后，谈极久，饭后，复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九日　阴，湿，午刻微见日。巳正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陪白太太姊妹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核致李傅相函稿，自加一函。偕内人率长女至门前林下一坐。茶食后，内人来，久坐。陪女客谈极久。饭后，偕内人、女儿复陪女客谈极久。写一函致商农。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初十日　阴，巳刻见日。巳初一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阅毕，封寄伦敦。核公文三件。编电致译署。陪白太太姊妹久谈。饭后，与内人、女儿陪客久谈。写篆文关防，未毕。茶食后，与内人陪客久谈，饭后，复谈

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晴。辰正二刻起，篆关防。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陪白太太姊妹一谈。饭后，复游市肆。归，与内人陪女客久谈。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与内人陪客久谈，饭后，复谈良久。戌正三刻，送客赴车栈，亥初，火车展轮。归寓，与内人一谈。篆关防，盥濯，至女儿室坐极久。子正睡。

十二日　阴雾，下午微雨。巳初起，刮皮带。茶食后，看小说。写一函致许竹筠，清捡案头，并捡行囊。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行囊。内人在余室一谈。教次女作画之闺秀毕倍姑娘，引其母来谒内人，陪谈甚久。茶食后，赴车栈候刻许，乃登火车，申正二十一分，展轮，酉初二刻，抵伦敦。在马车与清臣一谈。抵署后，小坐，写一函寄内人。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饭后，偶翻阅《旧约全书》，可笑之至。翻阅英文字典。阅《台湾外纪》。核公文三件，添改甚多。盥濯。子正三刻睡。

毕倍姑娘教次女画

旧约全书可笑之至

十三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台湾外纪》。栉沐。清臣来，谈甚久。步游市肆。归，饭后，阅《台湾外纪》，篆关防。清臣来，一谈。茶食后，看小说，小睡，成寐。饭后，游亭市，亥正二刻归。清臣来，谈甚久。盥濯。子正一刻睡。

十四日　阴。辰正三刻起，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看《台湾外纪》，登楼寻物。白德勒来，久谈。阅《台湾外纪》。复写一函寄内人，西字函寄锡儿。未初，赴清臣家便饭。饭

看马清臣之新生女

后，观其新生之女，遍阅其新租屋之房间，申初二刻归。阅卜力师吞代购之订书机器及印画数十幅。茶食后，阅《申报》，核函稿一件，徘徊甚久。饭后，阅文报局寄来文、函。复阅《申报》，看《屑玉丛谭》。摘阮，盥濯，濯足，削足胝。子正二刻睡。

十五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屑玉丛谭》。白德勒来，钞造炮合同清单及余复函，午正去。清臣来，一谈。饭后，看《屑玉丛谭》。卜力师吞来，议代购之物。小睡，成寐。茶食后，清臣来，久谈。阅《啸亭杂录》中所载平定缅甸始末。饭后，摘阮。写一函寄内人，又写西字函封三件，核函稿二件。盥濯。子初三刻睡。

十六日　阴，夜微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清捡案头。饭后，剃头。白德勒来，一谈。写一函致许竹筼，甚长。偕清臣步至牙医柯尔师处，议添假牙，申正一刻归。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其一添改甚多。翻阅类书。饭后，至亨格勒园观舞马，子初归。盥濯。批应写花片之封示听帆。子正睡。

西洋冬至应在本日

十七日　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案头。子初，公服率僚属望阙行礼，叩贺长至令节。时宪书载京城本年冬至为十六夜子初三刻六分，盛京则十七日子正一刻五分，查西洋时刻更迟于中华，应在本日；又西洋冬至年年在西十二月廿二日，本日为廿二日，故无疑也。更衣后，步游市肆。归，至清臣室久谈。加写一函致广钧侄。饭后，加写一函致岳松廿三弟。核公文五件。清捡行囊。清

臣来，一谈。偕之往牙医柯尔师处，一谈。归，茶食后，徘徊良久。申正二刻，启程赴车栈。酉初少五分，展轮，酉正少二分，抵桶桥井。步行至寓，与内人、女儿久谈，饭后，复久谈。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一刻睡。

十八日 晴阴半。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类书。步游市肆。归，写一函致汪厚甫。夔九来，久谈，嘱写花片封。饭后，清捡花片，阅类书，静坐极久。茶食后，复写一函致厚甫。内人、女儿来，久谈，为筹猜之戏，听女儿鼓琴。饭后，观儿辈嬉戏歌舞，看小说，盥濯。翻阅类书。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九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阅类书。本处教士□□□来，一谈。阅类书。饭后，视夔九写花片封甚多。步游市肆。归，茶食后，清捡花片。阅类书。内人来，久谈。饭后，清捡花片。夔九来，一谈。编电致译署，太迟不能寄，遣女洋仆散德师于明晨送往伦敦。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女洋仆送电文至伦敦

廿日 晴阴半，午后微雨，旋止。辰正起，是日将昨日构思之和王芍棠五律诗二首改削成章，又作五律一首，七律二首，亥刻始成。其间饭、茶如常时。内人、女儿来谈三次，未治他事。盥濯，酌改诗句。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一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酌改诗二联，缮清稿，饭后，缮正。核函稿一件。入上房一坐。有本地英人董格拉师阿尔乞巴儿德，自称为巴夏礼之友，来谒，一谈。茶食后，将所作诗另缮一过，封

巴夏礼之友来谒

寄子博，嘱以此幅寄芍桀。入上房久坐。饭后，编电查码致湘浦。阅花片。听女塾师偕力姑娘鼓琴，铨儿歌诗，甚久。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久乃成寐。

廿二日 晴。辰正一刻起，翻阅类书。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清捡案头。饭后，内人、女儿来，一坐。清视行囊。步游市肆。归，看小说。茶食后，内人来，一坐。余因头痛，入上房小睡，成寐。酉正起，看小说，头仍未愈，或坐或偃卧，静以养之。饭后，偃卧，听两女、铨儿闲谈。盥濯，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廿三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夔九来，一谈。清捡零物，篆关防。饭后，内人、女儿来，一坐。为人写中西合璧册叶一幅。入上房一坐。督武弁清捡书籍零物，久乃就绪。入上房一坐。饭后，听乐，围棋一局。写片函致商农。盥濯，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写中西合璧册叶

廿四日 晴，夜雪。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饭后，游山林，观儿辈放纸鸢。归，茶食后，内人来，一谈。清捡屉中零物。入上房一坐，看小说。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及《申报》中谕旨，良久乃阅毕。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五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更衣，步至格兰斐尔暨罗宾骁两照相馆，各影相数幅，久已许之，本日乃践约也。归，看小说，清捡零物。饭后，与内人久谈。夔九来，一谈。看小说，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内人来，久谈。房屋经手人师妥克师夫

房屋经手人来谈

妇来谒，久谈。清捡零物，入上房一坐。饭后，听女儿奏乐，清捡零物。盥濯，入上房久坐。子初二刻睡。

廿六日 阴，微雨，巳正微见日。辰正二刻起，静坐。茶食后，清捡零物。夔九来，一谈。运气，清捡行囊，饭后，复捡片刻。偕内人率儿女、傔从自寓启程，在车栈候甚久。未初四十分，火车自桶桥井展轮，陆续停车，申初四十分乃抵伦敦，乘马车于申正抵使署。茶食后，核应发之西字函，核译文三件。清捡应交僚属之函牍，分交之；清捡带来各件，未了，饭后，复清良久。清臣来，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率家人至伦敦

廿七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清捡带来各物。昕帆来写花片封。清臣来，一谈。清捡花片，清捡函封。饭后，清捡带来各物，清捡影相。至客厅，偕内人率儿女陪阿楞太太谈极久，茶食后，复谈极久。清捡文具、零物。饭后，观儿女辈弹棋。核译文，编电致译署。清臣来，一谈。清捡零物。盥濯，入上房观弹棋。丑初睡。

廿八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督仆从清捡书籍，择定去取。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至翰林院观画，拜司诺敦亨利太太，海德太太及清臣之妻，均不晤。归，茶食后，静坐。头痛，小睡。至湘浦、商农室各一谈。饭后，观弹棋。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批肘宪书。盥濯。入上房观弹棋。丑初睡。

翰林院观画

廿九日 阴。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整洋笔。清臣来，一谈。清捡书籍，看小说。申

初，偕内人率儿女陪海德太太姑妇，散德师太太母女谈极久。茶食后，清书。写一函致许竹筠。清捡案头。饭后，封发函件，清捡花片极久。夔儿来，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三十日 阴雨。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使琉球记》，嘉庆间中书李和叔（鼎元绵州人）所著也。栉沐。清臣来，谈极久。饭后，清捡书籍，核公文二件。茶食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珣女、鋆儿，久谈。口授商农以致译署之函稿，甚长。入上房，观弹棋。饭后，至听帆、湘浦室各一谈。清捡案头，核函稿二件。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使琉球记

十二月初一日 晴阴半。辰正三初起，静坐。茶食后，阅《使琉球记》。步游市肆。归，钦轩自桶桥井料理交屋事归来，一谈。清影相，粘花片。饭后，率珣女、鍚儿至马克邻家观画。归，偕内人率鍚儿拜散德师太太，谈极久。拜阿礼国太太，久谈。酉初一刻归。清臣来，久谈。核公文五件。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影相。核函稿二件。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初二日 大雪。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封发西字函。饭后，看小说，寻物良久。茶食后，核译文。饭后，偕内人率儿女赴攀特曼戏园观剧，海德太太为主人也。子初二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三日 阴，未刻微见日，夜雪。巳初一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写一函致庆蔼堂。清臣来，久谈。饭后，观弹棋，整弹棋之局。看小说。步游市肆，观印度戏场。归，

印度戏场

茶食后，封寄华之函三件。入上房一坐。饭后，至湘浦室坐极久。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三刻睡。

初四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阅西字函，批复语示译官，批札意示湘浦。茶食后，看小说，清捡纸张零物。清臣来，久谈。涂宫扇。饭后，观弹棋，清捡颜料。茶食后，清捡纸张。清臣来，一谈。饭后，更衣，戌初，偕内人率儿女至柯文特园观舞马，敬德师太太为主人也。子初二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清捡红纸、颜料。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写颜料西字单，写零字。饭后，清捡颜料极久。茶食后，至客厅，偕内人陪金登幹之妻久谈。核公文二件，甚久。写颜料中、西合璧单稿。饭后，清捡铨儿之铅印英文字母极久。清臣来，谈极久。编电寄译署，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清捡铅印英文字母

初六日　阴雾，夜雪。巳初起，看小说，运气。茶食后，看小说，剃头，写颜料单。饭后，观弹棋，写颜料单。夔九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珣女，一谈。茶食后，自查译署来电，写零字。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切纸，清捡案头。复至上房，与内人、女儿陪客久谈。饭后，观弹棋，清捡画图器具。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七日　阴雨。巳初二刻起，阅西字函。茶食后，观弹棋，看小说，运气，整画图器具之匣。清臣来，久谈。料理给白德勒之札。饭后，观弹棋，核公文一件，清捡颜料，核译文。申初一刻，偕清臣步至牙医柯尔士处安装假齿，申

正二刻归。茶食后，清捡画图器具。批西字函意示听帆。饭后，弹棋，阅《申报》中谕旨。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初八日 阴，下午微雪，夜微雨。辰正三刻起，整假齿。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观弹棋，看小说。批所阅函牍，核函稿。饭后，弹棋，看小说。更衣，申初三刻，偕清臣赴外部，坐候半时，晤沙侯后，谈二刻许，归。茶食后，至湘浦室一坐。编电致译署。清捡摺扇。饭后，弹棋，复捡摺扇。内人、女儿来，久谈。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外部晤沙侯

初九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整假齿，看小说。茶食后，偕清臣、厚甫赴拉惕麦尔克拉刻矛尔黑德处观水雷及电机，午正三刻归。饭后，清捡摺扇。未正二刻，偕子振至俄国驻英公使处，贺俄国新年，晤公使及其夫人，各一谈。归，茶食后，写摺扇一柄，四体书摺扇二柄。饭后，拍力师吞来呈示所购之物，并谕以定制箱箧。写四体书摺扇二柄。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观水雷及电机

初十日 晴。巳初起，整假齿。茶食后，督仆从清捡颜料及画图器具，共十馀匣，置之于紫檀签押案屉中。阅前日所接《申报》，核公文三件。饭后，弹棋。偕内人率铋儿拜谛盘森太太，一谈。拜金登干太太，不晤。拜散德师太太，一谈。拜海德太太，谈极久。归，清臣来，一谈。清捡各物，饭后，弹棋，复清各物，子初乃休。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一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整假齿，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及《申报》中谕旨。茶食后，批所阅函牍，加写呈九叔父禀数行。批西字函意极长，以示夔九。清捡各物。饭后，弹棋，清捡各物。清臣来，久谈。茶食后，弹棋，清捡各物。看小说，阅《申报》中邸钞，清捡文房。清臣来，一谈。饭后，复捡文房。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阅《申报》中谕旨

十二日 晴雨互见，夜大雨。辰正起，修假齿。是日饮食如常时。未、申间步游市肆甚久。酉刻，在清臣室，与金登幹谈极久，馀时皆清捡文具。子初，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十三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三刻起，是日饮食如常时。巳刻，栉沐。亥初，加写致俞荫甫函，馀时皆清捡物件。亥正二刻，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十四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阅西字函，静坐。茶食后，弹棋，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弹棋，静坐甚久，清捡零物。茶食后，弹棋，清捡零物。饭后，与内人、女儿陪白德勒之妻一谈。清捡零物，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陪白太太久谈。白德勒来谒余，陪之谈于书室。客夫妇同去，余至上房坐极久。丑初二刻乃睡。

十五日 阴雾。辰正二刻起，清捡行囊，调墨盒。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捡行囊，更衣。清臣来，久谈。核公文一件。饭后，捡行囊，静坐甚久，茶食。申初三刻，偕内人乘马车离使署，赴前伦敦城主嘎布力尔太太之招，酉

赴前伦敦城主之宴

初乃到。主人母女出陪，久谈。至寓室，盥濯，更衣静坐。戌初一刻，入席饮宴，亥初一刻散。亥正，坐观小戏三齣。茶食。丑初睡。

十六日 晴，夜雪。巳初一刻起，巳正，至饭厅，主人及妻女陪余茶食。主人旋乘车出门，其女陪余步游衢中。归，在客厅久谈。嘎布力尔太太陪余夫妇游其花圃、菜园及六畜之闲槽埘桀。归，坐谈良久，饭后，复一谈。清捡行囊。申初，余夫妇辞别而出，申正五分抵署。清臣来，一谈。茶食后，在上房一坐。清臣来，谈甚久。清捡案头。饭后，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微雨，辰、巳间雪，夜雪。巳初起，静坐。批西字函应复者示译官。茶食后，看小说，清捡零物。夔九、听帆先后来，立谈。饭后，更衣，未初，偕内人率两女赴上议政院，观英国君主亲开议堂之大典。是日始见英之世爵各服其服，朱衣长曳地，襞积缘银鼠，横行数画，视画多少以辨其等。未正，君主至，登宝座，太子在旁，稍后坐。传下议院绅数人至，上议院长宣读君主谕旨，甚长。读毕，即散。以男女异处，余候内人、女儿齐出，乃登车而归。更衣，查译署来电。茶食后，编电致锡子猷，核译文，饭后，复核片刻。整函稃，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英君亲开议堂大典

十八日 阴，夜雪。辰正三刻起，批西字函意示译官。茶食后，看小说，核译文。清捡出门之行囊中零物，分类

位置。核算译文中账目。清臣来，久谈。饭后，核译文。清捡影相极久。商农来，一谈。茶食后，核译文，核公文一件。清捡案头。内人来，久谈。饭后，清捡影相毕。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十九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清捡屉中零件。茶食后，阅译文。清臣来，久谈。看小说，督仆从清捡零物。饭后，弹棋，清捡零物。与内人至客厅，陪谛盘生太太母女一谈。茶食后，陪散德师太太母女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弹棋，批西字函意示译官。入上房一坐，清捡零物。清臣来，谈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三刻睡。

廿日　晨雪，旋出日，午后阴，夜复雪。辰正二刻起，写函意交商农复霭堂。阅旗帜，清捡零物。茶食后，看小说，核译文，清捡藏器。饭后，弹棋，督仆从清捡暖帽、凉帽、翎顶各件。入上房，与内人、女儿陪白太太久谈。茶食后，写西文述中国王莽货布〔币〕原委。阅王芍棠《谈瀛录》，将批纪元编，以胶水涂纸。饭后，弹棋，复以胶水涂纸。盥濯，入上房坐极久。子正二刻睡。

写西文述王莽货币

廿一日　阴雾，微雨。巳初起，阅西字函件。茶食后，弹棋，看小说，批纪元录，翻阅英文字典。饭后，清捡拜客名片。偕内人至牙医柯尔士处，整假齿甚久。拜海德太太之儿妇，一谈。拜驻英俄公使、法公使、日本公使之夫人，均不晤，归。茶食后，核公文二件，译文一件，函稿二件。批纪元录，饭后，批毕。至上房，陪白太太一谈。盥濯甚久，又濯足、削胝，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批谈瀛录纪元编

廿二日　晴阴半。辰初二刻醒，辰正二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弹棋，看小说，批所阅函牍。剃头。阅《申报》。整削铅笔之机器。清臣来，一谈。饭后，弹棋，徘徊良久。汇丰银行驻伦敦之总办马克蕾音、驻香港之总办瓦尔培来，一谈。观内人清捡零物，余开箱寻书良久。茶食后，弹棋，更衣拭汗，看小说。柏力师吞送铁器来，检阅良久。饭后，弹棋，复阅铁器。至上房，观旋转乐轮。清臣来，谈极久。自粘早岁所摹孙过庭书谱之照影本。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汇丰行两总办来

廿三日　阴雾，午间微见日。巳初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盥手。午初往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清捡零物。结佛骁率其子来谒，一谈。茶食后，弹棋，清捡零物。批函意示商农，甚长。清臣来，一谈。巴西驻英公使白桼多来，一谈。清臣复来，久谈。观智卿所造新式加速汽炉之样。清捡印字之英文铅模。饭后，弹棋，复清铅模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观新式加速汽炉图

廿四日　阴，雾，巳刻开。辰正三刻起，阅西字函，批复意。茶食后，往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弹棋，清臣来，一谈，看小说。核函稿一件，公文三件。清捡案头。茶食后，弹棋。清臣来，久谈。以所购粗皮袋□□随身书籍。阅译官所缮西字函。内人来，一坐。白太太来，与内人陪之一谈，饭后，复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廿五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整琵琶，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钦轩来，一谈。赴瓦楞处画相。归，饭后。

核译文。清臣来，一谈。柏力师吞来呈物样。茶食后，弹棋，清捡零物。核函稿一件，甚长。饭后，弹棋，整铅模匣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头痒不可耐，令人栉沐。丑初睡。

廿六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静坐，整铅模匣。茶食后，弹棋，看小说。午初，至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弹棋，静坐，核阅从官所缮函。清臣来，久谈，核译文。湘浦来，一谈。步至本宅之马号中，一阅房屋。归，茶食后，弹棋，以纸摺铅模匣中行格，饭后，复摺极久。清捡案头，盥濯，入上房久坐。丑初睡。

廿七日 雨，未刻晴。辰正三刻起，静坐，画格。茶食后，看小说。赴瓦楞处画相，午正三刻归。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饭后，弹棋，阅《申报》，画格。茶食后，清阅前数年所接各友之函，画格。饭后，弹棋，画格毕，涂以白漆。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清阅数年各友来函

廿八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清捡零物。步游市肆。归，阅西字函，核公文一件，未毕。饭后，清捡零物，核公文，仍未毕。清臣来，久谈。茶食后，核公文毕，看小说。饭后，清捡零物。柏力师吞来呈物样，立谈颇久。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廿九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赴瓦楞处画相，未初归。听帆来，一谈。饭后，弹棋，清捡案头。清臣来，久谈。编电致译署，甚长。批朱调元贺年禀。阅《鸿雪因缘图》。画厅中陈设椅几式，将

鸿雪因缘图

以示瓦楞。饭后，阅类书良久。拍力师吞来呈物样，立谈片刻。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三十日 阴，晨雪。辰正二刻起，核函稿，未毕。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核函稿毕，甚长。清捡零物及屉中零纸。未初，陪从官饮宴。申初席散，核公文一件，祀祖先。茶食后，批字于缅甸地图。入上房饮宴。席散，更衣祀祖。观儿辈嬉戏歌舞，批地图。润轩来，立谈。至客厅，与内人、女儿陪白太太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批缅甸地图

光绪十二年

光绪十二年丙戌岁正月初一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静坐，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更衣，率僚属向阙行礼，恭贺元旦令节，与僚属相庆。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观儿辈发笔。批西字函应复之意以示译官。饭后，清捡案头。申初，偕内人率儿女至清臣家出行，归。写一函致许竹筠，加写致邵小村函数行。至客厅，偕内人、女儿陪白太太、瓦楞太太一谈。核对已缮公文，翻阅字典，静坐。写一函加致庆蔼堂，未毕。陪从官饮宴，阎厂所派监工、匠首同坐。亥正一刻，席散。看小说。写致蔼堂函，仍未毕。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贺元旦

初二日　阴，未刻见日，申刻以后雾。辰正三刻起，写

致霭棠函。茶食后，看小说，复写函。午初，赴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阅动物图；写致霭棠函毕，凡八行笺九幅。茶食后，截纸摺为匣，未成；静坐甚久。饭后，复静坐。戌正，偕内人率儿女至萨佛衣戏场观剧，智卿、钦轩为主人也。子初二刻归，更衣，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三刻睡。

初三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阅西字函，批复意。茶食后，看小说。午初，赴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看小说，核公文一件。至客厅，偕内人陪客；海德太太来，久谈。茶食后，清臣来，一坐；日本驻英公使河濑真孝之夫人来，久谈；格力雅太太母女来，一谈；勒目力之子来，久谈。至商农室久谈，湘浦室一谈；至女儿室一观。批西字函应复之意示译官。饭后，摺纸匣，批西字函应复之意示译官，静坐，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初四日　阴雾，午后微见日影。辰正三刻起，静坐。茶食后，看小说。赴瓦楞处画相，未初归。饭后，游动物苑，申正二刻归。茶食后，翻阅类书；为日本驻英公使河濑真孝之夫人写横幅，未毕。饭后，阅类书。陈和庆来，谈极久。写横幅毕，四体并款共百六十字。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为日使夫人写横幅

初五日　阴雾，未刻微见日。辰正三刻起，查译署来电。茶食后，看小说，编电答译署。游市肆极久，车出而步归。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捡零物，修整画图器具之匣。茶食后，复整良久。清臣来，一谈。至夔九室，守写

答白太太之函。内人来，久坐，同阅动物图。王钦轩来，立谈片刻。入上房一坐。饭后，观儿女戏转球良久。阅《申报》中谕旨。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一刻睡。

初六日　阴，雾。辰正二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阅《申报》，写谕单。茶食后，看小说，清捡零物，入上房一坐。饭后，更衣。未初二刻，偕清臣赴骁金司宫朝绅会，申初归。清捡零物，入上房一坐。茶食后，复清零物。饭后，偕内人率琍女、铨儿往给利园观甲克设帕之剧，子初三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往剧场观莎士比亚之剧

初七日　阴雾，晨霜极厚。辰正三刻起，核函稿二件，徘徊甚久。茶食后，看小说。往瓦楞处画相，未初归。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查所购油画颜料之匣，开单未毕。申初，偕清臣公服往外部，候半时许，见新尚书罗斯伯里，一谈，归。茶食后，弹棋，开颜料单毕，清捡零物。写一禀加致九叔父，二百馀字。入上房一坐。饭后，弹棋。白德勒来，〔谈〕极久。试盛随身书籍于新购粗皮袋之内。编电致译署。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外部尚书罗斯伯里

初八日　阴，雾。辰正三刻起，是日为曾祖考星冈大夫冥诞，未设奠。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阅《申报》，剃头，批所阅函牍，编电致译署。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捡零物甚久，看小说。茶食后，阅译署来电。清臣来，一谈。清捡室中诸物，腾余室设寿堂，因内人明日四十六岁生日，儿女及宾客、仆从将行庆祝之礼，而客厅数间正在收拾，乃腾余室。饭后，更衣，陈设儿女所献针黹、诗篇

夫人作生

等物及僚友公送之仪物。庆祝者来，酬应甚久，复捡仪物以玻璃匣罩之。封发呈九叔父禀。盥濯，入上房一坐。查译署来电码号百四十一字，编电答之，二百馀字。丑正睡。

画相

初九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改昨夜所编电。往瓦楞处画相，午正二刻归。家人、僚友、傔从以次来行庆祝之礼，应酬甚久。饭后，清捡零物，看小说。茶食后，钞写英文，发函价值单，入上房一坐。清捡印字铅模，起油纸之粘着者。饭后，裁钩字之黑纸极久。盥濯，入上房一坐，弹棋。子初二刻睡。

核海图单

初十日　阴，未、申刻微见日。巳初起，观仆从挪移什物。茶食后，看小说，至瓦楞处画相。归，饭后，督仆从移什物。清臣来，谈极久。移签押房于楼上，清捡案头。阅译文，核夔九所译海图单。饭后，为筹猎之戏，核海图单。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一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清捡零物。巳正二刻，往瓦楞处画相，午正三刻归。饭后，清捡零物。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一谈。茶食后，清捡零物。饭后，复清良久。写零字。盥濯，入上房为筹猎之戏。子正二刻睡。

十二日　阴，微雨。辰正三刻起，清捡零物。茶食后，步游市肆，乘车而归。饭后，清捡零物，写拜帖单。茶食后，观钦轩整门闩及煤气灯。清臣来，谈极久。切纸，濯手。饭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二件。盥濯，入上房为筹猎之戏。子正三刻睡。

十三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赴瓦楞

处画相，午正二刻归。饭后，清捡钉书之钉，钉书一部，凡六本。入上房，观换帐。茶食后，整画图器具匣，写拜帖。饭后，弹棋，清信纸，写拜帖，核函稿一件。盥濯，入上房为筹猜之戏。子正二刻睡。

十四日　阴雨。巳初起，整遮阳帽罩。茶食后，看小说。往瓦楞处画相，午正二刻归。整画图器具匣。饭后，看小说。未正三刻，偕内人拜格里也太太，久谈。拜日本驻英公使之妻河濑夫人，久谈。拜萨拉特太太，不晤，酉初归。茶食后，看小说，核函稿一件。整画图器具匣，饭后，整毕。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十五日　阴，微雨。巳初一刻起，茶食后栉沐。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整画图器具匣。饭后，步游市肆，乘车而归。茶食后，静坐，号写书档，至女儿室听鼓琴。头痛，静坐，听八音琴。饭后，写零字，至湘浦室久谈。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睡。

十六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往瓦楞处画相，归。饭后，弹棋，往智卿所寓客店久谈，步游市肆，归。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听八音琴。饭后，复听良久。整门闩未就，仆力师吞来呈物样，立谈片刻。批西字函意示译官，清捡新购颜料。盥濯后，复清片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批西字函意示译官

十七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日记册，阅早岁所作文；阅西字函，批复意示译官。饭后，弹棋。医士马克勒衣来为余儿女点牛痘，陪之久谈。茶食后，

洗笔。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弹棋。内人来，一谈。写零字，核译文。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十八日　阴。辰正二刻起，整秋千表，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写零字，听八音琴，弹棋，入上房一坐。饭后，弹棋，看小说，写零字甚久。茶食后，复写良久。看小说，听八音琴。饭后，至上房，陪白太太暨其妹瓦刻姑娘一谈。盥濯后，看小说。俟女客去，乃入上房。子正二刻睡。

号写伦敦城图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号写伦敦城图经纬字良久，看小说。饭后，往老城购军中卓〔桌〕、倚〔椅〕、床、灶之属，购轮笔印字板，归。茶食后，至八音琴店择听良久，阅五十响枪，步游市肆。归，徘徊良久。写拜帖。清臣来，谈极久。饭后，阅西字函，阅《申报》，写拜帖。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摹乾隆赐阿瓦缅甸国王之印

二十日　阴。辰正二刻起，阅文报局寄来函牍。茶食后，看小说。批所阅函牍，描摹乾隆年间颁赐阿瓦缅甸国王之印。清臣来，久谈。饭后，复摹印文，写拜帖单，看小说。至楼下清笔良久。内人、女儿来，久坐。茶食后，阅《申报》中邸钞，观新购之轮笔印字器。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弹棋，阅轮笔印字器法式，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三刻睡。

廿一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钦轩来，久谈。饭后，体中不适，头痛颈强，睡成寐。茶食后，看小说，剃头。清臣来，谈极

久。入上房一坐。内人、女儿来余室，一坐。戌初三刻，赴师敷色尔倍尔太太家晚宴，亥正席散，归。偕内人赴法国驻英公使瓦定敦太太茶会，子初二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三刻睡。

廿二日 阴。辰正三刻起，阅西字函。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看小说。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视余宅眷牛痘，至女儿室一坐。茶食后，赴师敷色尔克力福尔德太太茶会，酉正归。清捡所购轮笔印字器。清臣来，一谈。小食。戌初三刻，偕清臣赴美特罗颇尔大饭馆公宴，驻英各国使者公饯日斯巴尼亚驻英使侯爵喀萨来格来夏也。亥正三刻，余先辞归。偕内人赴男爵夫人北尔歹特库子茶会，子初三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赴各国使者公宴

廿三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零件，加写一函致王逸梧。饭后，弹棋。清臣来，一谈。调瑟弦，加写一函致邵小村。茶食后，写毕。核公文一件。清臣来谈二次，均久。核译文。饭后，弹棋，核公文二件，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廿四日 阴雾。巳初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看小说，阅《申报》，读先文正家书。饭后，核译文，阅客厅陈设。清臣来，一谈。偕内人陪客，海德夫妇、卡尔特太太、金登幹各久谈。茶食后，至客厅候客，听长女鼓瑟。师敷色尔太太母女及□□□太太来，久坐。尤师退师太太、毕德尔福太太后来，同谈。酉正，客去，看小说。饭后，听女儿鼓琴，看小说。亥正二刻，率女儿广璇赴沙力斯伯里

读文正公家书

侯夫人茶会，子初二刻归。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廿五日 阴，微雪。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巳初二刻，往瓦楞处画相，午正归。清捡案头。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内人来，一坐。至客厅，陪海德夫妇久谈。加写一禀呈九叔父，并核商农所拟禀稿。茶食后，看小说，至女儿室听琴，翻阅类书。饭后，弹棋，观女儿广珣所得生日仪物，女儿明日生日，二十岁也；广铨儿亦明日生日，十六岁也。看类书。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六日 雪。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清捡案头。清臣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次女、铨儿来叩头，家人仆从来贺。饭后，弹棋。白德勒来，久谈。茶食后，演胡琴，看小说，小睡片刻。戌初三刻，家宴，白太太暨其妹瓦尔卡姑娘来贺。席散，陪之在客厅谈极久，内人、儿女皆同谈，儿女与客歌舞甚欢。子初，客去。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设家宴贺儿女生日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极久。清臣来，久谈。饭后，看小说。小睡，未成寐。清臣来，一谈。茶食后，看小说，加写一禀呈四叔父。清臣来，久谈。核译文。饭后，演胡琴，核译文毕。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雪，阴。巳初起，核西字函稿。茶食后，看小说，查译署来电。清臣来，久谈。至女儿室一坐。饭后，看小说。偕内人至客厅，陪海德太太谈极久。茶食后，看

小说甚久。饭后，核函稿一件，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廿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西字函，看小说极久。清臣来，谈极久。饭后，徘徊良久，更公服。未正二刻，偕内人率珣女赴柏金邯宫朝眷会，申正三刻归。茶食后，看小说。至湘浦室，与商农、子博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听女儿作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率珣女赴朝眷会

三十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听帆、子振先后来，立谈。入上房一坐。饭后，看小说，写一函致庆蔼堂。清臣来，一谈。步游市肆，归。茶食，看小说。清臣来，一谈。饭后，听女儿奏乐，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二月初一日　晨晴，午刻阴，旋雨雪。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编电致译署二百馀字。清臣来，一谈。白德勒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偕清臣拜暹罗驻英公使王爵□□□□，谈极久。拜英国新派驻京公使瓦尔翰，不晤，归。茶食后，核译文。怕特尔太太〔来〕一谈。看小说。内人来，一谈。写零字。饭后，摘阮，演胡琴，温英文寓言。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拜暹罗公使

初二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巳正二刻，往瓦楞处画相，午正三刻归。饭后，弹棋，至女儿室一坐。栉沐极久。茶食后，看小说，写零字，查译署来电五十馀字，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摘阮，演胡琴，

写零字。盥濯，蘸水拭身，濯足，削胝，良久乃毕。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三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核译文二件。清臣来，一谈。核译文一件，公文稿一件。饭后，屡至楼下，阅所办接客诸室陈设之件。至女儿室一坐，演胡琴。茶食后，看小说，小睡成寐。饭后，徘徊良久。盥濯，更衣。亥正，下楼至客厅，偕内人率儿女迎接英国官绅、命妇之来赴茶会者。

清官绅命妇茶会

初四日　晴阴半。丑初，客乃散尽，入上房一坐，稍进食物。盥濯，丑正乃睡。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申报》，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清臣来，久谈。至湘浦室一坐，商农、子博同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阿楞太太来，谈极久。复至女儿室久坐。茶食后，看小说。至女儿室一坐，阅影相册。饭后，盥濯，更衣。亥初三刻，偕内人赴郎太太暨毕灵姑娘茶会。亥正三刻，赴俄国驻英公使夫人师塔尔太太茶会，子正归。盥濯，入上房一坐。是日为先祖考、先考忌辰，然不能不赴人家茶会，茶会中且皆有音乐，以酬应为重也。丑初睡。

俄使夫人请茶

初五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案头极久。巳正二刻，步游市肆，午正二刻，乘车而归。清捡案头西字函牍。饭后，清臣来，久谈。清捡案头西字函牍。茶食后，偕内人率两女至师敛塞勒倍二太太家，谈极久，酉正归。清臣来，一谈。内人、女儿来，一坐。饭后，记茶会单，看小说，运气。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初六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饔飧如常日，以体中不适，未多治事，仅于申刻核公文三件。两饭之前，各陪清臣久谈，馀时则徘徊，或与内人闲谈，或听女儿奏乐。子初，盥濯，睡。

初七日　阴，微雪。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清臣来，一谈。饭后，徘徊良久。命妇勒塞尔来谒内人，陪谈甚久。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核译文，未毕。体中不适，徘徊良久。清捡案头西字函牍。饭后，阅《申报》，看小说。内人来，久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八日　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入上房一坐。看小说，剃头，核译文，运气。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核译文，阅《啸亭杂录》中平定缅甸始末。医士马克勒衣来为余试种牛痘，余幼时曾出天花，说者谓阅时过久，遇天花仍能传染也。茶食后，至客厅偕内人陪女客久谈。师诺敦亨利太太、德罗巴太太、金登幹太太各一坐。核译文毕。饭后，看小说，运气。亥正，挈次女赴雷刻司太太茶会，瓦定敦太太茶会，子初三刻归。盥濯，写谕单。入上房，阅新报纪余茶会事。丑初二刻乃睡。

试种牛痘

新报载使馆茶会事

初九日　阴，微雪。巳初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赴瓦楞处画相，归。饭后，看《啸亭杂录》。体中不适，睡成寐。茶食后，未治事。饭后，阅《海国图志》，批西字函意。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海国图志

初十日　阴晴半，夜微雪。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静坐。清臣来，一谈。饭后，阅《海国图志》。偕内人游医学书院极久，归。过伯爵拉兹妥克夫人处答拜，入谈片刻。抵署，茶食，至女儿室一坐。核译文。清臣来，久谈。饭后，编电答译署。至女儿室听乐极久。核函稿一件。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偕内人游医学院

十一日　阴，微雪。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游市肆甚远，归。饭后，号写书档。游阿尔白尔特宫殿，酉正乃归。在清臣室一谈。饭后，在女儿室听乐。编电致译署，看小说，核函稿二件。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阴雾，屡见日。巳初起，茶食后，查张香涛来电，编电答之。看小说。游市肆极久，归。阅《圣武记》。饭后，钦轩来呈枪样，一谈。内人来，一坐。清臣来，谈极久。加写致许竹筠函数行。编电致译署，论枪事。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清臣来，一谈。编电致译署，论缅甸事。饭后，改削重缮。至女儿室听乐甚久。盥濯，核译文。亥正二刻，偕内人赴命妇海尔师掣尔太太茶会，命妇冷德尔太太茶会，子正归。啖粥，丑初睡。

致电译署论枪事及缅甸事

十三日　阴，微见日。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圣武记》。游市肆，归，复阅良久。饭后，内人来，一坐。阅西字函，核译文。查译署来电，甚长。茶食后，清臣来，一谈。阅支应簿。酉正，往给梯饭馆便饭。饭后，步游市肆。戌初二刻，至给梯戏场，阅甲克设怕之剧，子正归。盥濯，入上房一坐。丑初睡。

再往观看莎士比亚戏剧

十四日　阴，微雨，亦偶见日，夜雨甚大。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译署来电，清捡案头。钦轩来，一谈。清臣来，久谈。清案头毕，阅《圣武记》。饭后，复阅片刻。未正二刻，偕内人拜卡尔特尔太太，一谈。拜海德太太，不晤。拜美利坚驻英公使斐尔柏之夫人，久谈。拜师忒灵太太，不晤。拜白太太、槐特太太各久谈，归。阅《圣武记》。饭后，至女儿室久坐。核函稿二件。盥濯，清宾客名片。子正睡。

看圣武记

十五日　阴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圣武记》。核致李相函稿，自缮之，未毕。清臣来，一谈。饭后栉沐。勒木力来，一谈。缮致李相函，仍未毕。偕内人率女儿至客厅陪女客。茶食后，复陪良久。缮致李相函毕。核驻英、驻俄两署报销册，核奖案摺，未毕。内人来，一谈。饭后，钦轩来算前膛枪之数。编电致译署，清捡案头。内人、长女来，一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与钦轩算前膛枪数

十六日　阴，微见日。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圣武记》。巳正二刻，往瓦楞处画像，午正归。阅《圣武记》。饭后，复阅良久。至楼下观内人清捡余之衣服。海德来，一谈。茶食后，阅《圣武记》，试新购石印之器。饭后，复试片刻。至女儿室一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阅《圣武记》。至清臣室一谈，编电致李相。饭后，静坐良久。申初出门，拜美国水师随员总兵车兑克之夫人，久谈，归。茶食后，核函稿四件，清捡零物。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女儿室听

乐，阅姚选七律。盥濯，阅东坡七律。子正一刻睡。

十八日 阴，微雨。巳初一刻起，茶食后，阅东坡七律。赴瓦楞处写画上楹联之字，归。清臣来，一谈。饭后，阅东坡七律，小睡成寐。茶食后，马科蕾来，久谈；清臣来，谈极久。饭后，至女儿室一坐。阅山谷七律。盥濯，更衣。亥正二刻，率长女赴海部尚书乞尔德尔司夫人茶会，子初三刻归。在上房一坐。丑初睡。

十九日 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知十二月廿七日奉旨转补兵部左侍郎。阅放翁七律。清臣来，一谈。饭后，阅放翁七律。申初，偕内人率珣女、铴儿至瓦楞画室，观余小照，酉初归。茶食后，拜海德不晤，归。核阅译文，甚长。至女儿室听乐。饭后，阅山谷七律，批西字函意。盥濯，阅七绝。亥正二刻，率长女赴友师特师太太茶会，子初二刻归。在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转补兵部左侍郎

廿日 阴，微雨，亦微见日。巳正乃起，茶食后，查译署来电，阅东坡七律。清臣来，久谈。饭后，阅东坡七律。申初，率銮、铴两儿乘车而出，拜海德夫妇，久谈；拜马克勒衣，不晤，归。茶食后，偕内人赴世爵拉兹妥克夫人茶会，归。陪白太太姊妹一谈。阅东坡七古。饭后，至客厅听乐，复阅七古。亥正二刻，偕内人赴男爵夫人柏尔德特库兹茶会，子初二刻归。子正睡。热甚，烦闷，丑正乃成寐。

廿一日 阴晴半，微雨，夜大雨。辰正二刻起，茶食

后，阅东坡七古。至瓦楞处画相，归。饭后，阅七古。申初，偕内人阅画相，归。茶食，阅七古。清臣来，一谈。阅古诗。清臣复来谈。饭后，医士马克勒衣来诊内人，久谈。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廿二日　阴，微见日光。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韩昌黎、白香山七古。白德勒来，久谈。栉沐，阅七古。饭后，清臣来，一谈。清捡行囊。申初一刻，偕内人率儿女自使署启行。申正三刻，至维多利亚车栈登火车。申正少十分，展轮。酉初多五分，抵布赖吞，乘马车于酉初二刻抵新赁之寓。茶食后，步游海滨，归。偃卧于榻，未成寐。饭后，听女儿奏乐。阅《申报》甚久。盥濯，入上房以海水澡身。子正睡。

移居布赖顿海滨

廿三日　阴雨。巳初起，茶食后，阅七古。饭后，至客厅一坐。步行抵倍德福德客寓，拜海德，不晤，乘车而归。海德太太来谒内人，陪谈良久。茶食后，阅七古。饭后，至客厅听女儿奏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三刻睡。

廿四日　晴雨互见。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西字函，批复意寄伦敦示译署〔官〕，编电答译署。步游市肆极久，归。饭后，作谢补兵部左侍郎恩摺稿。未正三刻，偕内人率儿女至海德太太处，一谈，归。茶食后，偕内人率銮儿、钖儿至水族苑游观极久。归，核保奖各员摺稿。饭后，内人来，一谈。入上房试摇椅，阅《海国图志》。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游水族苑

廿五日　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阅《海国图志》，阅

布赖顿城主及副主来

七古诗。本城城主暨其副主来，一谈。饭后，阅《海国图志》，写零字。茶食后，写零字，至客厅听乐。偃卧于榻，未成寐。至客厅听乐。饭后，复听良久。阅《海国图志》。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一刻睡。

廿六日　阴晴互见，遇雨二次。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静坐甚久，清捡行囊。饭后，拜城主李福师，不晤。未初一刻，至车栈，儿子三人送我，命其先归，余乃登车，厚甫随行。未初二十分展轮，未正四十分抵伦敦，申初入署。至清臣室，与金登幹一谈。客去，与清臣一谈。德国驻英参赞伯爵美塔尼克来，一谈。茶食后，清臣来，久谈。核公文，批西字函意，写一函寄内人。清臣来，一谈。饭后，至师特兰德戏场观剧，厚甫为主人也，子初一刻归。茶食，盥濯，核公文。子正三刻睡。

至伦敦署

廿七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姚选七律。换关防"左"字，手颤颇甚，久乃成之。阅《万国史记》。饭后，复阅良久。美国人□□□来谒，久谈。清臣来，一谈，偕之步至兰甘大客寓，答拜□□□，阅其新制鱼雷水底船式样，谈一时乃归。茶食后，阅《万国史记》。饭后，小睡甚久，未成寐，起，盥濯。批西字函意，核函稿五件。亥正一刻，赴外部尚书劳偲伯力夫人茶会，子初二刻归。子正睡。丑正乃成寐。

阅新制鱼雷潜艇式样

廿八日　阴，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更衣，拜发谢恩摺。阅《万国史记》。小睡良久，未成寐。清臣来，久谈。查译署来电码号六十一字，至清臣室一谈。阿模士庄

局主诺布尔来，偕之往清臣家便饭。饭后，谈极久，申初二刻归。核公文一件。茶食后，阅《万国史记》，写零字。酉正，至鱼苑游观。饭后，复观极久，子初归。啖粥，盥濯。子正睡。

廿九日 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阅《万国史记》，批西字函意。夔九来，立谈。清臣来，久谈。阅《万国史记》，剃头。饭后，阅《万国史记》，写一函寄内人，阅《万国史记》。小睡成寐，申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写一函寄许竹筠，看小说。白德勒来，谈极久。读家训。饭后，阅《万国史记》，静坐，盥濯。亥正二刻，赴本街多格拉师麦力太太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

三月初一日 阴，夜微雨。巳初起，茶食后，读家训，清捡佩饰等件，核公文三件。饭后，看小说，清捡墨瓶，小睡片刻。清臣来，一谈。英国新派驻京公使宝星觉恩瓦尔深来，久谈。茶食后，看小说，静坐。饭后，复坐良久。头痛，往智卿所寓客店安电气匣，以之治头甚久，亥正归。静坐良久。啖粥，盥濯。至湘浦室久谈。子正睡。

英新派驻华公使来

初二日 阴，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啸亭杂录》，写一函寄内人。步游市肆，归。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未正一刻，偕夔九至多格拉师麦力家，德国驻英使署，各投刺。至英国书库博物院，与德罗巴谈极久，归。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归。静坐，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复游市肆，亥初归。看小说。阅文报局寄来《申报》、函牍，知叔母汪太夫人于去腊廿八日仙逝，伤哉。批函牍甚

英国书库博物院

久。啖粥，盥濯，写一函寄内人。子正一刻睡。

初三日　阴，晨微雨，亦微见日。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静坐。作一联挽四叔母，核阅从官所缮各函，翻阅类书。饭后，写零字，阅类书，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德拉古朴力来，久谈。静坐良久。核对摺片。饭后，阅类书，盥濯。亥正二刻，赴德国驻英公使伯爵哈子斐尔德茶会，子初二刻归。翻阅杜工部五律。子正二刻睡。

初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核对摺片，看小说，写西字函意。清臣来，久谈。写庙讳单，写一函寄女儿，一函寄銮儿。清臣复来谈。饭后，写西字函寄钖儿，核公文二件。写一联挽四叔母云："国恩家庆，遗憾毫无，但丁宁贤子贤孙，宽譬椿庭常作达；海角天涯，明灵不阂，定垂念侄儿侄妇，远歆蔬奠暂来临。"又挽幛云："宪英遗范"。代人写一幛云："雲黯萱闱"。茶食后，写款条二分，写楹联二副。后无所事事，或静坐，或徘徊，或看小说。饭后亦然。盥濯。子初二刻睡。

挽四叔母

初五日　阴雨，微见日。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头痛，以电匣治之。清臣来，谈极久。小睡，未成寐。饭后，复小睡。申初，出门拜师诺敦亨利夫妇、萨捡特夫妇、阿礼国夫妇、医士马克勒衣，均不晤。申正三刻，赴顾底讷弗夫妇茶会，酉初二刻归。海德来，一谈。小睡成寐。饭后，为从官写挽四叔母幛一悬。写禀呈四叔父，甚长。看小说，盥濯。子正睡。

初六日　阴雨，微见日，夜晴。巳初起，茶食后，写一函寄介石、静臣两弟。陈和庆来，久谈。白德勒来呈枪样，谈极久。批函意示商衣，看小说。饭后，游蜡人馆，归。至清臣室久谈。看小说。茶食后，威妥玛来，谈极久。栉沐，核译文，看小说。饭后，游市肆极久，子初归。阅文报局寄来函牍。啖粥，盥濯。批所阅函牍，核译文毕。子正二刻睡。

白德勒来呈枪样

初七日　阴雨，傍夕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清捡行囊，核函稿二件，阅《申报》。饭后，看小说。未初一刻，自使署启行。在舆与清臣久谈，旋抵维克妥利亚车栈登火车。未正少十分展轮，小睡成寐。申初一刻，抵布赖吞。乘马车抵寓后，海德夫妇来，久谈。茶食后，复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内人率儿女来，一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回布赖顿

初八日　阴雨，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内人来，一谈。饭后，看小说。未正二刻，偕内人步至海德太太处，谈极久，归。茶食，写四体书摺扇一柄，小睡成寐。饭后，海德夫妇来，谈极久，亥正二刻乃去。内人、女儿来余室，久坐。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初九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海滨。至海德处久谈，同游海滨，归。饭后，看小说。内人来，一坐。在榻偃卧，成寐，申正起。茶食后，梯尔师吞太太母女来谒内人，陪谈片刻。看小说。清臣来，同饭，饭

后谈极久。阅杜诗；核译文，未毕。盥濯，入上房久坐；以海水澡身。子正二刻睡。

初十日 阴，午后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在上房一坐，看小说。核译文毕，甚长，编两电同时寄译署。偕内人游海滨，归。饭后，以七厘散擦腰良久，因其感寒而痛也。看小说。小睡成寐，酉初起。茶食后，静坐，与内人久谈，用电匣治腰。饭后，复久谈。看小说，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十一日 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静坐极久。核函稿一件。饭后，内人来，一坐。写一函致许竹筠，一禀呈九叔父。步游海滨。茶食后，复写一函致广钧侄。静坐。饭后，复坐良久。阅译官所译海道舆地图名。静坐良久。子正睡。

阅海道舆地图译名

十二日 屡雨屡晴。巳初起，茶食后，阅杜诗。步游市肆，午正归。静坐。饭后小睡，未成寐。申初二刻，出游本城博物院，酉初归，茶食。内人、儿女来，谈极久。讲小说告钖儿。饭后，步游海滨。归，至女儿室久坐，内人同谈。阅杜诗，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游市[illegible]博物院

十三日 屡雨屡晴。巳初一刻起，茶食后，核译文，编电致译署。看小说，薙头。饭后，萧介生来，一谈。静坐。申初一刻，率两女赴福来照相馆，照相极久。拜梯尔师吞太太，不晤，酉初二刻回寓。茶食，入上房抚视钖儿。饭后，内人、长女来，久坐。写西字函意示译官。盥濯，至女儿室久坐。子正睡。

十四日　阴，微雨，亦微见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游市肆，午初二刻归。写一函致春卿，一函致夏干。饭后，内人来，一坐。清臣来，谈极久。编电致译署。茶食后，清捡送介生之物及交介生携带之物。核译文，甚长，封寄湘浦。戌初，入席饮宴，介生所送酒菜也。席散，至客厅观儿女嬉戏。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二刻睡

十五日　雨，巳正止，晡后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甚久。看小说。未初，陪介生小饮，饯之也。席散，与之久谈。看英文小说。茶食后，内人率钖儿来坐。倚榻小睡，未成寐。饭后，至客厅观儿女嬉戏。盥濯，清捡行囊。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光绪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晴。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清捡行囊，看英文寓言，入上房久坐。饭后，查译署来电，写一函致夔九，编电答听帆、钦轩。申初，偕内人率儿女、傔从离寓，拜城主不晤，至车栈登火车。申初二刻展轮，申正二刻抵依士瑧。钦轩暨阿楞太太迎至新寓，陪客一谈。茶食后，复一谈。客去，至上房观仆从安置床帐。倚榻小睡，未成寐。戌正乃饭，钦轩所送酒菜也。亥初二刻席散，静坐良久。湘浦自伦敦来，一谈。编长电寄译署，四百字，摘录英外部论缅甸事之复咨也。填票及写挥致子振。静坐良久。删改所编长电。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三刻睡。

再迁伊斯特本

摘英外部论缅甸咨文寄译署

十七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步游市肆，以至海滨，乘车而归。饭后，体中不适，小睡成寐，申正起。填票交钦轩，万五千磅，为购枪之费。至客厅，与

购枪之费万五千镑

内人、女儿陪阿楞太太一谈。茶食后，步至前任伦敦城主宝星嘎布力尔处，与其夫妇久谈，乘车而归。入上房久坐。饭后，阅上海寄来函牍，核函稿二件。盥濯，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八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阅《申报》，写一函致湘浦。偕内人步游左近。余至阿楞家一谈，归。饭后，编电致许竹筠，看小说。茶食后，偕内人至本宅园中久坐。归，至上房久坐。饭后，内人、儿女来，久坐。清捡行囊，盥濯，入上房坐极久。子正睡。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巳初二刻，离寓赴车栈。铨、銮两儿送余，旋登火车，命两儿归寓。巳正少五分，火车展轮。在榻偃卧，不成寐，起，坐良久。午初三刻，抵伦敦。在马车与清臣久谈。入署后，清捡西字函，查译署来电。夔九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核函稿二件，查竹筠来电。清臣来，一谈。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清臣复来，久谈；奥国水师随员□□□来谒，一谈。写一函寄长女，观从人清捡书籍。饭后，胃中不适，乘车出游以簸荡之，观狗跳圈之戏，子初二刻归。啖物少许，盥濯。子正二刻睡。

抵伦敦

观狗跳圈

廿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栉沐。清臣率其子觉尔基来，久谈。饭后，核公文一件，写一函致铨儿，编电答刘省三，看小说。至下层厅中，观应添陈设之处。茶食后，写堂谕，看小说极久。饭后，步游市肆，乘车而归。阅杜诗，看小说。啖粥，盥濯。至湘

浦室，翻阅崇地山文卷，与湘浦立谈片刻。子正睡。

廿一日 阴，微雨，午初微见日。辰正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一谈。督仆从清捡纸张等物。饭后，清捡随身书籍，小睡成寐。茶食后，清臣来，一谈。查译署来电后，复与清臣谈。看小说，写一函寄内人。饭后，看小说，观仆从搬移行箧什物。头痛，小睡未成寐。看小说，啖牛乳，盥濯。子正睡。

廿二日 晴阴半。辰初，查刘芝田来电，即起。茶食后，清捡器物。饭后，复清良久。白德勒来，一谈。茶食后，移至平地一层，让屋与芝田也；清捡器物。清臣来，久谈。偃卧于榻，未成寐。饭后，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啖粥，盥濯。子初一刻睡。

廿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清臣来，久谈。饭后，赴维克妥利亚车栈迎接内人。未正二刻，内人率钖儿至自依士本，乘马车于未正五十分偕至使署。在上房一谈，清捡器物。申正，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陪谈良久。茶食后，清捡零物。清臣来，一谈。核公文三件，函稿三件，入上房一坐。饭后，为内人写一函寄儿女，清捡器物。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内人自伊斯特本来

廿四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清捡器物，登楼观各室陈设，入上房一坐。饭后，清捡器物。清臣来，一谈。率钖儿乘车，一游市肆，归。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久坐。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清捡器物。饭后，复清极久。印名片拜帖期字，啖粥。盥濯后，复印良久。丑初

印名片观拜帖期字

睡。

廿五日　阴雨。辰正起，茶食后，清捡器物，写零字，登楼观各室陈设。饭后，清捡器物。茶食后，徘徊良久。酉初，往车栈迎刘芝田星使；闻车有延阁，到栈不能如时，余乃归署加衣，复往车栈。戌初，芝田到栈，陪之乘马车，于戌初二十分入署，跪请圣安，与芝田一谈。彼此从官谒见后，陪芝田观房间。戌正一刻，陪芝田暨其从官饮宴，亥初三刻席散。入上房一坐。内人来，一谈。杨仁山来，一谈。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迎刘芝田星使

廿六日　阴晴半。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至芝田处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邹沅舫〔帆〕来谒，谈极久。芝田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锡儿，一谈。茶食后，清臣来，一谈。率锡儿乘车游海德园林，酉初二刻归。至尼尔骁客寓，拜芝田之从官。在智卿室，与余易斋、梅雪桥、王翰卿、吴把青、苏冶生久谈，归。至杨仁山室一谈。拜胡荫菊，在其室与芝田一谈。清臣来，久谈。至芝田室久谈。饭后，写一函寄儿女，甚长。啖粥，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七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拜张燚先、方子涵各一谈。至芝田处谈甚久。莫仲武来，久谈。至上房一坐，核译文一件。饭后，邀芝田往翰林院观画，至动物苑观鸟、兽、鳞、介、蛇、虫，酉初三刻归。茶食后，清臣来，一谈。阅西字函。夔九来，立谈片刻。饭后，至芝田处谈一时半。啖粥，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廿八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三件，入上房一坐。饭后，偕内人率铴儿赴牙医兑维师处，为儿治牙，毕，内人率儿游海德园林，余乘街车归，更衣。送兰谱于芝田，谈极久。清臣来，久谈。茶食后，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饭后，芝田来谈，子正二刻乃去。啖粥，盥濯。子正三刻睡。

廿九日　阴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内人来，一谈。芝田来，久谈。核公文一件。饭后，栉沐。钦轩来，呈买枪用费单。威妥玛来，久谈。清臣来，谈极久。茶食后，核函稿一件，阅张在初《四述奇》，即日记也。饭后，核函稿一件。倦甚，倚榻偃卧，幾成寐，恐感风寒，挣扎而起，移榻近炉，复睡，成寐。至上房，陪白太太一谈。客去，啖粥，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阅张德彝《四述奇》

三十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至芝田处久谈，入上房一坐。白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片刻。饭后，阅张在初日记。清臣父子来，久谈。申初，送内人、铴儿往维克妥利亚车栈。申初二十七分，火车开往依士本，余归。茶食后，偕芝田游蜡人馆甚久，酉初归。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芝田来，谈至子初一刻。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啖粥后阅毕。写一函寄内人，告以十三弟妹正月初九去世之耗。子正三刻睡。

内人返回伊斯特本

四月初一日　晴，夜黄雾。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清臣来，久谈。至芝田室一坐，因其见客，丁而候之，旋复上楼，至客厅与芝田久谈。快船监工林鸣埙、张

启正，匠首陈和庆来谒，一谈。饭后，商农来，一谈。至老城博曼号钟表首饰店游观极久，归。茶食后，写一函加致李傅相。芝田来，一谈。核译文。饭后，乘车游市肆极久，子初归。啖粥，盥濯。徘徊或静坐，以候清臣。

初二日 雾，午后晴。子正一刻，清臣来，久谈。丑初二刻睡。辰正三刻起。茶食后，夔九来，一谈。看小说，运气。至芝田处久谈。清臣来，久谈。瓦楞来，一谈。陈和庆来，一谈。核函稿一件。饭后，徘徊良久。头痛，在榻小睡。英国前任香港总督宝星兑维师来，久谈，年九十矣，其自香港回英亦四十五年矣，本日偕其夫人步行来拜，自言目光稍逊，馀悉如常。客去，清臣来，一谈。茶食后，复小睡，未成寐。饭后，徘徊良久。戌正，偕芝田赴鱼苑游观，子初归。啖粥，盥濯。子正睡。

九十老翁曾任职香港

初三日 晴。辰初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徘徊片刻，更衣。至芝田处贺接印任事。夔九来，久坐，嘱写锡儿病状致医士马克勒衣。清臣来，一谈。芝田来，一谈。静坐片刻。宝星马克丹纳尔德师搿分虢暨其友播尔恩来拜，一谈，为火车机器事也。午正，芝田请饭，阖署新旧人员同席，未正一刻散。至芝田处立谈。赴外部换约、辞行，与尚书劳偲伯力、侍郎克蕾、侍郎力师特各一谈，归。茶食后，小睡，成寐。至芝田处久谈。戌初五十分，偕清臣赴东电局主歙德尔家饮宴，戌正一刻入席。席散，拜其夫人，子初归。与清臣久谈，核公文二件。盥濯。子正二刻睡。

贺刘星使接印任事

赴外部换约辞行

初四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静坐良久。翻阅类书，阅《申报》，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芝田来，久谈。清臣来，一谈。茶食后，杨仁山来，谈极久。马克勒衣复来，一谈。静坐，小食。戌正，赴外部侍郎克蕾私宅便饭。亥初五十分，辞出，赴维克妥利亚车栈，迎接内人。亥正一刻，内人、次女至自依士本。亥正二刻，偕入使署。啖粥，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一刻睡。

初五日　阴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与内人一谈，率女儿至客厅久坐。带女儿见芝田，即令其登楼，见刘公宅眷。饭后，更公服。未初少十分，偕内人赴帕定敦火车栈。未初多十分，火车展轮。未正少七分，抵温则尔车栈，换宫车入行宫。未正一刻，便饭。申初二刻，谒见英主，辞行；出，观宫殿数间。乘马车至车栈，即展轮，申正三刻，抵伦敦，酉初一刻，入使署。茶食后，入上房一坐，清捡铁橱中要件。戌初二十分，率次女送内人往维克妥利亚车栈。戌初五十分，视展轮乃归，戌正一刻抵署。饭后，写一函复许竹筠，静坐或徘徊。亥正一刻，率次女赴外部尚书伯爵劳偲伯力夫人茶会，子正归。啖粥，盥濯。子正三刻睡。

温莎宫向英主辞行

初六日　晴阴半。卯初二刻起，茶食后，率次女离署。卯正五十分，抵维克妥利亚车栈登火车。辰初展轮，巳正抵依士本。乘马车抵寓，与内人、儿女久谈。抚视钖儿，观钖儿乘推车游于左近园林。阿楞太太来谒内人，一谈。饭

返伊斯特本

马根西来论枪事

后，在客厅抚视铴儿。医士□□□□来诊铴儿，一谈。马根西来论枪事，一谈。小睡，成寐。茶食后，静坐，与内人、长女久谈。饭后，料捡行李，往车栈登火车。戌正十分展轮。屡次偃卧。子初二刻抵伦敦。

初七日　阴晴半，傍夕微雨，夜雨稍大。子正入使署，啜粥，盥濯。子振来，一谈。核译文三件。丑初睡。辰初三刻起，写一函寄内人，栉沐。茶食后，清捡行囊。巳初，率燮九、钦轩、厚甫赴友师吞车栈，登车候一刻，巳初二刻展轮。午正二刻，抵柏明瞰，寓君师店，盥濯。饭后，率各员游密德兰橡皮局，拉弗希吞铸钱局，厄尔斤骁银器局，拍来师吞造尺局，酉初一刻归寓。静坐良久。茶食后，复静坐。率各员步游市肆，遇雨而归。饭后，静坐良久，盥濯。亥正睡。

至伯明翰考察实业

初八日　阴，微雨。卯初二刻起，茶食后，自柏明瞰启程。卯正，火车展轮。小睡，成寐，旋起坐。巳初，抵舍弗尔德，入密德兰店，茶食少许。率各员游觉恩不浪钢局极久。未初，主人留饭，主人名艾力师，副总办柏尔力吉，又副手汤申德也。申初辞出，汤申德陪游甲克骁错锯局，罗吉尔师刀局，申正二刻归寓。运气，盥濯。茶食后，小睡，未成寐。步游市肆，戌初一刻归寓，更衣。赴柏尔力吉家便饭，子初归。运气，盥濯。子正睡。

往设菲尔德

初九日　雨大。卯正三刻起，徘徊良久。茶食后，率从官游结塞拍钢局，巳初到局，巳正二刻辞出。至火车栈坐候极久。午初三刻，登车展轮，申初二刻，抵伦敦，申

回伦敦

正入署。茶食后，芝田、清臣先后来谈。运气良久。核公文五件，写一纸奖誉湘浦。啖物少许，盥濯，更衣。戌正，赴外部尚书劳偲伯力家夜宴，戌正二刻入席，亥正散，与客立谈良久，辞主而出，子初抵署。盥濯。子正睡，丑正乃成寐。

初十日　雨，傍夕见日。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运气。至芝田处久谈。白德勒来，一谈。写挽从弟妇朱淑人联云："天柱六鳌擎，自今门户撑持，维夫与子；雲軿双鹤驾，此后仙真睽降，有妇从姑。"清臣来，久谈。核函稿五件。饭后，剃头，核函稿二件，看小说，徘徊良久。茶食后，复徘徊。至芝田处谈极久。饭后，封发寄华、寄法各函，翻阅上年日记、函稿，看小说。啖粥，盥濯，静坐片刻。子初睡。

挽从弟妇朱淑人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运气。茶食后，复运气，看小说。巳初一刻，自使署启行，抵车栈后，候二十分登火车。巳正少十分〔展轮〕，午正少十分，抵依士本。乘车入寓，视铴儿良久。茶食后，复视铴儿。饭后，视铴儿良久。步游市肆，归。茶食后，率铨儿步行，拜威力斯福尔德母女，一谈；拜特力格遇于门，立谈，见其妻，坐谈片刻，归。与阿楞太太在上房久谈。送客后，静坐。医士法乃尔来诊铴儿，久谈。饭后，体中不适，呕吐，小瘥。盥濯，入上房久坐。子正二刻睡。

适伊斯特本

十二日　阴晴半，午刻微雨。辰初三刻起，至申正，饮食如常时。或陪医，或视铴儿，或与内人、女儿闲谈。申

正，离寓往车栈，登火车。申正一刻展轮，酉正二十分抵伦敦，四十分入使署，清捡案头。饭后，封发寄华各函，钦轩、商农先后来谈。看小说，批西字函意，作一联挽李眉生。亥正一刻，赴理藩院尚书格兰斐尔夫人茶会，即曾任公党外部尚书者也，子初一刻归。啖粥，盥濯，看小说。子正一刻睡。

抵伦敦

十三日　雨，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徘徊良久。至芝田处一谈。旗昌洋行总办潘穆罗衣偕白德勒来，一谈。清臣来，久谈。饭后，徘徊甚久，清捡行囊，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清捡案头。至芝田处，坐谈极久。饭后，头痛，静坐，看小说。头痛，偃卧。啖粥，盥濯。将挽李眉生联改订数字，联云："贞疾幾时增剧，仙游何月飞升，谓故人偶断音书，岂意一朝千古；肄官未尽长才，劬学不求广誉，愿它〔他〕日多刊词翰，流传四海九州。"闻眉生嗣子不贤，不欲缮联寄去，姑录稿于此。子初一刻睡。

挽李眉生

十四日　阴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清臣来，久谈。巳初二刻，自使署启程，率夔九、钦轩、厚甫三人至京克罗斯车栈，候十分登火车。巳正展轮，未正抵约尔刻，下车吃午饭，登车复行。申正，抵纽卡塞尔。监工林鸣埙、张启正，匠首陈和庆，阿模士庄局总办诺布尔暨其伙友瓦兹、参将代雅均迎于车栈。入客店后，与诺布尔三人一谈。至卧室，盥濯。茶食后，小睡，未成寐。起，写一函致许竹筼，钞近作挽联三副示商农。戌初二刻，率从官往诺布尔家便饭，同席者瓦兹、代雅、马尔起斯刻师暨

抵纽卡斯尔

主人之子。亥正辞归，二刻抵寓。盥濯，写一函寄内人，清捡行囊。子正睡。

十五日　晴阴半。辰正一刻起，至坐厅久坐。茶食后，运气，静坐良久。巳正三刻，率从官往阿模士庄局，阅铁甲船、快船缩小之式，至江中阅船。局主宝星维廉阿模士庄自其乡墅赶来，陪余同看数处；主人年老，近不治事，诸务皆归诺布尔主持也。回局后，盥濯。未初三刻，午餐。餐毕，主人辞去。诺布尔陪余阅地藏炮，阅炮图十馀幅，申正回寓。茶食后，运气。小睡，未成寐，遽起晚餐，以客寓晚餐在酉正，过时则特办而价昂也。静坐良久。至钦轩室谈极久。写零字，至钦轩室一谈。茶食，盥濯。子初睡。

往阿模士庄局参观

十六日　阴，夜微雨。辰初三刻起，静坐。茶食后，运气，静坐。巳正二刻，率从官复至阿模士庄厂阅炮局、炮架局极久。饭后，阅画图厅，阅百吨炮，阅三十五吨锤；乘小轮舟往贺尊锅炉局，阅视良久。乘马车归，申正三刻抵寓。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申报》，写一函寄内人。戌初二十分，率从官往诺布尔家便饭，戌正入席，亥初二刻散。观打球，观显微镜，子初归。运气，盥濯。子正睡。

十七日　阴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巳初，率从官往登火车。巳初五分展轮，行二十二分抵遮罗车栈。乘马车至帕尔马尔船厂，观制造数处。午初，辞出，乘马车至遮罗车栈，久坐，旋登火车。午初十三分，展轮，三

参观帕尔马尔船厂

红卡斯尔城主献古钱一枚

十五分抵纽卡塞尔。入寓后，城主布郎来送行，献古钱一枚。饭后，陈和庆来，久谈。未初一刻，登火车。未初廿五分，展轮。申初二刻，抵克拉格晒得，乘马车行二刻，至宝星阿模士庄家，盥濯良久。茶食后，至其客厅观油画及磁器，无一不精。酉正，回卧室小坐，更衣，至下层客厅。饭后，在大客厅，与各客谈极久。子初回卧室，澡身甚久。子正二刻睡。

阿模士庄陪同游观

十八日　晴，午前屡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率从官至主人山园别墅游行极久。午初，归其宅，一坐。率从官偕主人乘马车至其前山，观放"嘎特邻"急枪、"霍吃刻司"快炮，午正到山。观毕，步行而归，未初三刻入其宅。未正，中饭。饭毕，与主人及各客久谈。申正十分，辞主而出。申正二刻，抵车栈登火车。酉初少五分，展轮。酉正三刻，抵莫尔都次换车。戌初少五分，展轮。亥初少一刻，抵苏葛兰之依敦布拉都城，城主在车栈相迎，同入巴尔穆拉尔客寓，一谈。饭后，阅中、西函极久。盥濯。子正二刻睡。

抵爱丁堡

十九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写一函寄内人。巳正，率从官偕城主往阅本城议院，阅议院中刑院，阅刑院中书库。至英君新派本城教部大臣世爵测罗之节署一坐，至其厅观其判事。至苏葛兰旧君主马利之宫，纵观极久，宫在山颠炮台之中，武官数人为主人也。未初，至城主之署。盥濯，便饭。未正，至宇宙院二处，观医学堂，乘车游于街市。申初三刻，至博物院纵观甚久。申正

马利女宫

三刻，回寓，茶食。因头痛甚剧，盥濯而睡。戌初二刻起，盥濯。率从官至圣林宫赴宴，即世爵测罗到任筵席也。亥正散，与客立谈，辞主回寓。茶食后，与钦轩一谈，盥濯。子正睡。

廿日 阴雨，未、申间微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运气，栉沐。午初二刻，中饭。饭后，城主之副官忒楞白尔暨师斤讷来邀出游。午正离寓，乘马车往阅镈尔次大桥之工。未正，抵近首库拍尔处小食，乃步行观桥。桥以铁为之，架于海汊，长八千九十一英尺，计英里一埋尔半；桥成则火车自依士本北行，往五舍尔省，英里八十埋尔有奇；桥高距水面百五十尺，栏高于桥亦如之，将以通火车，是以工料务期坚实。刻下工成十之一，已兴工三年，经手人拟更以五年造成之；估价共英金二百万磅，合火车公司四家之力，以公成此举也。申初二刻，阅桥毕，将乘舟渡海再阅，阻雨而止。步至监工斐力拍师家中久坐，茶食后辞出。申正登车，酉正乃抵寓，路非甚远，去时迂道行于世爵劳偲伯力山园（即今外部尚书），归时迂道行于世爵贺拍吞山园，往来车行逾三点钟矣。抵寓后，小食，盥濯。饭后，与钦轩谈极久。亥正，茶食，盥濯。子初睡。

镈斯大桥

廿一日 阴。辰初三刻起，核西字函三封，缄而发之。茶食后，运气，静坐。巳正，率从官游阚师吞印图局，拜忒楞白尔，不晤。游尼尔骁印书局，拜师斤讷夫妇，久坐。至城主署，接见城中爵绅，茶食，互述诵词。席散，静坐。未正，拜城主夫妇，同游赛珍会，极久，申正二刻，回寓。

游印书局

茶食后，运气。饭后，率从官往卡来多年车栈，城主来送，乃登火车。戌初五分，展轮。戌正一刻，抵格拉师戈，城主马科尼、知县力尺门德、户官尼科尔迎于车栈，步行同至駹特拉尔客寓，谈明、后日应游之处，极久。宇宙院山长衰卡楠来，一谈。阅新闻纸甚久。茶食，盥濯。子初睡。

抵格拉斯哥

廿二日 阴雨，微见日。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写一函寄内人，阅新闻纸良久。游观本店形势。巳正，率从官偕城主、户官游城主马科尼所设制糖机器行，城主之子导引指示极久。登火舟行于克来德江，观船及船坞。往汤穆駹制船局，游观极久。饭后，乘车回城，至商务公所接见绅商。出公所，往观玻璃局，库拍尔为主人导引指示。观李兹火车锅炉局。酉初一刻，至西会馆，盥濯。入席饮宴，城主为主人。戌正散，归。运气，盥濯，阅地图。茶食后，小坐，复盥濯。亥正三刻睡。

商务公所接见绅商

廿三日 晴。辰初一刻起，静坐。茶食后，运气，偃卧。巳正，率从官偕城主暨其属官数人，乘火车游丢布师火轮锅炉局、乃尔駹石局、师可特兰德钢局极久。饭后，游卡来多年火轮锅炉局，申正回寓。盥濯，更衣。乘马车游宇宙院，酉初二刻归。食糕，运气。小睡，成寐。戌初二十分，率从官往宇宙院山长衰卡楠家赴宴，亥正二刻回寓。英水师守备克西来谒，一谈。写零字，盥濯。子正睡。

赴宇宙院山长家宴

廿四日 阴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新闻

晤报馆秉笔人师密次来，谈极久。巳正，出寓拜城主马科尼夫妇，一谈。拜知县力尺门德夫妇。出城甚远，至□□□绵线局游观极久。至可师特绵线局一观，至该局主□□□□家午饭。饭罢，辞出。至近城依尔德尔船局一观，食酒果少许，辞出回寓。盥濯，拭鼻衄片刻。率从官至本城城主公署饮宴，申正二刻入席，戌初散归。清捡行李。城主父子、知县力尺门德来送行，一谈。亥初，至车栈登车，本城官绅候送。亥初五分，展轮。小坐，盥濯。亥正解衣睡。

晚报记者来访

廿五日 晴。寅正醒，卯正起。辰初一刻，抵友师吞车栈，登马车，与清臣一谈。抵署后，茶食。赴清臣家食物少许，回署料理文牍。巳初二十分，登马车，与清臣一谈。抵维克累利亚车栈，立谈片刻，登火车。巳初五十分展轮，在车阅英文寓言。午初四十一分，抵依士本。乘马车至寓所，抚视钖儿，与内人久谈。饭后，复一谈。小睡，成寐。茶食后，赴瓦力师夫妇家茶会，酉初二刻归。入上房一坐。医士法乃尔来诊钖儿，久谈。入上房一坐。饭后，与女儿一谈。写一函答张听帆，与内人、女儿久谈。盥濯。子初一刻睡。

返伊斯特本

廿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率铨儿步游市肆，归，在上房久坐，栉发。医士来诊钖儿，一谈。饭后小睡，未成寐；与内人、女儿久谈。茶食后，乘车往火车栈。登车后，申正一刻展轮，酉正抵伦敦。酉正三刻入署，与芝田谈极久。盥濯，更衣。戌初三刻，偕芝田赴外

至伦敦

君主寿宴

部，宴庆英君之寿。余虽卸事，因主国敬重，仍邀请也。席散，见外部尚书夫人，立茶会中良久，子初归。阅西字函廿馀件，啖粥，盥濯。丑初睡。

廿七日 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甚多。刘霎房直牧（宗骏）自美都销领事随员差来英，来谒。莫仲武来，一谈。核公文数件，清捡案头积件。写楹联二副，直条一幅。清臣来，久谈。饭后，复久谈。商农来，一谈。写一函寄内人，写横披草、隶各一帧，写联款三分，扇款三分。茶食后，小睡，未成寐。周子玉观察名懋琦来洋监督肄业诸生，来谒，久谈，魏季蓬（瀚）、师恭萨克同坐，又偕至芝田处一坐。同往毓金司饭庄赴席，芝田为主人也。戌初三刻入坐，戌正三刻散，立谈良久而归。封发西字函数件，啖粥，盥濯。子初一刻睡。

周懋琦来洋监督肄业生

廿八日 阴。辰初一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剃头，写摺扇三柄。芝田来，谈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周子玉来，谈极久。写摺扇三柄，清捡行囊，写片函致芝田。至清臣室一谈。饭后，清捡行囊。酉正二刻离署，戌初至瓦特路车栈登火车，戌初五分展轮，在车阅邹叔绩先生遗书。亥初四十四分，抵坡尔子茂次，乘马车至批尔客寓，徘徊良久。茶食，盥濯，写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往朴次茅斯

廿九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巳正二刻，率从官往水师提督宝星觉尔吉威尔斯处，偕总兵罗游船坞，观英国新制铁甲船"依敦布拉"、"科楞务德"、"音匹柳师"三艘，午正二刻回寓。饭后，静坐良久。未正

观新制铁甲船

二刻，率从官偕陆路提督宝星觉尔吉威力斯，乘车至海滨，乘舟观水中炮台二座。回舱登岸，乘车游距城五英里之陆炮台，外委布蕾机引导，纵观极久。酉正二刻回寓，食物少许，小睡成寐。戌初三刻起，更衣，赴威力斯夫妇家宴。亥正席散，赴水营跳舞会，立数刻而出，子初二刻回寓。盥濯。子正睡。

乘舟观水中炮台

五月初一日　午、未时阴雨，馀时晴。卯正起，茶食后，运气，静坐。辰正少一刻，往车栈，偕夔九登火车。辰正多一刻，展轮，在车与夔九久谈。行一点钟，至福尔德歧路换车。又行四十分，至布赖吞，复换车。午初，抵依士本，乘马车抵寓，在上房久坐。午正，医士法乃尔偕其友科尔给特来为钖儿治肠痈，针胁放脓，初针时用迷药，使不觉痛。余与内人不忍视之，另坐一室，听医之所为。针出，果有臭脓杯许，约后日仍须割放脓根，心为悬悬。医在室约半时，余与内人俟钖儿稍苏，乃入室抚视之。医去乃饭，不甚能下咽。饭罢，至上房一坐。小睡，成寐。申正二刻起。茶食后，在上房一坐，清捡影相数幅，签名将以赠人。与夔九一谈。医士来诊钖儿、銮儿，陪谈良久。饭后，封发西字函数件，面嘱夔九写一函复女房东李特太太，谢其问候钖儿之疾。入上房一观，至銮儿养病之室一坐。盥濯，清捡行囊中物。亥正三刻睡。

回伊斯特本

初二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入上房抚视钖儿。运气，复抚视钖儿，说小说以娱之。核函稿二件，加写一函寄张樵野。入上房久坐。医士来诊钖儿，久谈。饭后，在

上房，与内人、女儿久谈。小睡成寐，申正起。茶食后，写堂谕查贺子博欠款事，极长，封缄良久乃发行。入上房久坐。医士来诊锡儿，谈极久。饭后，至銮儿室一谈，至内人处一谈。盥濯。亥正睡。

查贺子博欠款事

初三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铺小案为床，以备锡儿治疾之用。巳初，医士法乃尔、医士科尔给特偕其友来为锡儿治肠痈，割肋放脓，用迷药如朔日之法，但为时更久耳。余夫妇于另室俟之，余心跳无主，徘徊半时许，待锡儿苏，乃入视之，守于床前极久。饭后，或守锡儿，或至另室偃卧，或陪医话。茶食后，亦然。戌初二刻，医来余室，谈及锡儿之病，尚多可虑之端，为之悬悬。饭后，至上房一坐。运气，盥濯，入上房一坐。亥正二刻睡。

儿病可虑

初四日 晴。辰初一刻起，茶食后，运气，阅西字函数件。夔九室一谈，至上房一坐，陪医士一谈。饭后，在上房久坐。步至阿楞夫妇处，一谈。至邹沅帆室一谈，智卿同坐，归。至上房，锡儿有粪自割口出，昨夜医士所言可虑之端，此其一也。与医一谈。茶食后，复与医谈。入上房久坐。小睡，未成寐。阅《屑玉丛谭》中之杭俗遗风，钱唐范祖述所著也。饭后，运气，写零字，入上房久坐，陪医一谈。改核初二日所核致张樵野之函稿，增语一纸。编电召润轩，自查码号。盥濯，小坐。子初一刻睡。

初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入上房一坐，陪医一谈，写一函致芝田。从官、儿女先后贺节，复陪医一

谈。饭后，在上房久坐。茶食后，陪医一谈。阿楞夫妇来，一谈。小睡片刻。饭后，入上房一坐，陪医一谈，核函稿二件，入上房视钖儿。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二刻睡。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至上房视钖儿，陪医一谈。步游市肆，归。写堂谕催湘浦办报销，写一函答商农。饭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看小说。邹沅帆来，久谈。入上房一坐，讲小说以娱钖儿。饭后，与女儿谈极久。陪医一谈，复与女儿久谈。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七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温杜工部七古数首，栉沐，封缄寄华函件。饭后，步游市肆极久，归。茶食后，写零字。女儿来，一谈。入上房一坐。饭后，小睡，未成寐。起，温杜诗，陪医一谈，写零字。盥濯，至女儿室一坐。子初睡。

初八日　阴晴半，傍夕大雾。辰正起，茶食后，运气，入上房一坐，陪医一谈。阿楞太太来，一谈。核函稿二件、公文二件。饭后，阅英人某所著《亚细亚记》。茶食后，复阅良久。入上房久坐，看小说。饭后，复看片刻，陪医一谈，阅《亚细亚记》。入上房一坐，看小说，盥濯。子初一刻睡。

阅英人著亚细亚记

初九日　雨，午后止，申、酉间见日。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写零字。饭后，写零字，看小说，陪医一谈。茶食后，写四体书摺扇一柄，翻类书极久。饭后，陪医一谈，写零字。入上房一坐，盥濯。子

初一刻睡。

初十日 晴阴半，傍夕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入上房久坐。陪医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率铨、銮两儿步游市肆；归，过阿椤家，入谈片刻辞出。抵寓后，至上房一坐。茶食后，封发西字函二件。小睡，将成寐，因脚转筋而起。静坐片刻，写零字，入上房一坐。饭后，静坐片刻，陪医一谈，写零字。盥濯，入上房一坐。子初睡。

脚转筋

十一日 晴，傍夕微雨。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陪医一谈，入上房久坐。编电致沪道，自查码号。入上房久坐。饭后，复久坐，陪医一谈。海德夫妇来，一谈。茶食后，候车未至，步往车栈。申正二十分，登车即展轮，火车已候余数分矣。酉正二刻抵伦敦，戌初入使署。刘雲房来，一谈。饭后，清臣来，一谈。商农来，一谈。芝田来，谈至子正乃去。

至伦敦

十二日 阴雨。子正一刻，啖粥，盥濯。丑初睡。辰正起。茶食后，运气。湘浦、商农、子振先后来谈。至芝田处谈极久。饭后，雲房、仲武、易斋先后来谈。茶食后，写摺房一柄，写一函致许竹筠。饭后，毕。清捡行囊。至仁山处一谈，清臣、芝田来，同谈，子正乃去。啖粥，盥濯。

十三日 晴阴半，下午雨。丑正睡。辰初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静坐。巳初一刻，自署启行，抵维克妥利亚车栈登火车，凭窗与清臣一谈。巳初五十分，展轮，午

正二刻数分，抵依士本，较应到之时迟三刻馀矣。乘马车入寓，与内人久谈。饭后，至女儿室一坐。小睡，未成寐。陪医一谈。茶食后，睡成寐。戌初起，与内人一谈。饭后，陪医谈甚久，陪之诊女儿，一谈。阅余易斋条陈，入上房啖粥，盥濯。子初睡。

回寓

十四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阅易斋条议。饭后，入上房一坐，小睡片刻。陪医法乃尔暨科尔给特久谈。茶食后，至儿女室一坐。教士威尔骁来，一谈。作函致湘浦。饭后，陪医一谈，又陪之诊女儿。写零字，盥濯，至女儿室久坐。子初睡。

十五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写零字。威尔骁暨其友数人来，一谈；依丁布拉教士巴尔白夫妇赠余以写字皮匣，极精，托威尔骁亲送来也。入上房一坐。饭后，步游市肆，归，陪医一谈。茶食后，写零字，至女儿室一坐，偕内人率次女游屋后花园。饭后，陪医一谈，写一函寄商农，写零字。啖粥，盥濯。子初一刻睡。

教士夫妇赠写字皮匣

十六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写零字。步游市肆，归，阅文报局寄来函牍，阅《申报》中谕旨。饭后 写零字，屡入上房坐谈。茶食后，写零字。饭后，至女儿室一谈，写零字，陪医一谈。以所写零字赠邹沅帆，志以数语。至女儿室久坐。啖粥，盥濯，改写所志之语。子正一刻睡。

十七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

一谈。步游市肆，归，写零字，阅《申报》。饭后，复阅良久。内人来，一谈。沅帆来，一谈。茶食后，步往阿樗夫妇处，一谈。至沅帆室一坐，归。写零字，至上房一坐。饭后，陪医一谈，复写零字，至女儿室坐极久。啖粥，盥濯。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互见。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入上房久坐。步游市肆，归，清捡屉中零物。内人来，一谈。饭后，小坐。未正，自寓启程，往车栈登火车。未正一刻，展轮。申正二刻，抵维克妥利亚车栈，乘马车至使署。芝田来，谈极久。清臣来，一谈。戌正一刻乃饭。饭后，湘浦来，一谈。核英署春季报销册。沂帆来，一谈。啖粥，盥濯。子正睡。

至伦敦

十九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钦轩来，一谈。清臣、滕觉尔吉来，久谈。白德勒来，一谈。饭后，静坐，至芝田处一谈。男爵罗衣塔及其友梅骁来，谈极久。茶食后，清臣来谈。至清臣宅久坐，归，静坐。钦轩来，一谈。小睡，成寐。商农来，一谈。饭后，复久谈。核函稿一件，栉沐。湘浦来，一谈。核公文一件，编电致译署。芝田来，谈极久。子振来，立谈。啖粥，盥濯，写一函寄内人。丑初睡。

廿日　阴晴半。卯正起，茶食后，清捡行囊。辰初十分，自署起行，□刻许，抵京师克罗斯车栈登火车，随行者：夔九、雲房、钦轩、厚甫。辰初四十分展轮，小睡，成寐。午初四十分，抵李子，寓大北车栈客店。城主往伦敦，留

抵利兹

其副官乌德好斯暨属官觉力夫等在此照应，迎接入寓，谈商应游之处。饭后，备车陪游格邻务德八特里机器局极久；游李子福尔吉机器公司，亦甚久；游李子书院，观织学房、染学房、机器学房三处，酉正归寓。静坐，看小说。饭后，复静坐。觉力夫来，一谈。茶食后，客去，盥濯。子正睡。体中不适，发热畏寒，头晕喉痛。

机器公司

李子书院

廿一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游马克佛骁纺线局、□□□锅炉局，病不能支，往往到局即在局主办公所偃卧，而令从官阅其工作。归寓即睡，请医诊视。戌初，赴格力格家便饭，余入席小坐，即登其楼房偃卧。亥正归寓，睡。

廿二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往游□□□织绒局，归寓偃息。戌初，阖城官吏请宴，子初二刻归寓，子正睡。

阖城官吏请宴

廿三日　晴阴半。辰正起，茶食后，往城主衙门受颂词，亦答以词。归寓，静坐。步至车栈登火车。午初少五分，展轮。午正三十五分，抵曼吉斯塔，与城主同车至寓。入室静坐，盥濯，至饭厅。饭后，游瓦子大杂货店、□□□□□□□格致书局三处。归寓，写一函寄内人。子正睡。

抵曼彻斯特

廿四日　阴。辰正起，茶食后，往游□□□□纺织局。至城主衙门，在其公事房久坐。至其大厅，受本城官吏颂词，答之；又受此城暨力发铺尔城商会公递颂词，亦答之。礼毕，复至公事房小坐。至大商馆阅视良久，仍回城主署便饭，申初归寓。酉正二刻，复往城主署公宴，亦有颂、答之词，亥正三刻归寓。子正睡。

廿五日　阴晴半。辰正起，茶食后，往观□□□□电

线局(专造铁丝)，观惠脱次精炮厂。午正，回寓偃息，〔写〕一函寄内人。酉初二刻，往城主私宅，赴其家宴，亥初归寓。看小说。子正睡。

廿六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医士来诊，一谈。睡未成寐，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写六天日记册。屡睡屡起，子初，解衣睡。

廿七日 阴晴半。辰正起，医来诊。巳初三刻，游观城主戈尔德师密次之捆货栈良久，至相馆影相。归寓，静坐，医来一诊。申初，抵车栈，登车，展轮。申初三刻，抵丽发尔铺尔，与城主应酬片刻，入室睡。医来诊。

廿八日 晴。辰正起，医来诊。午初，赴城主署公宴，午正二刻归寓。医来，一诊，催余回家静养。未正，登火车，未正五分展轮，酉正二刻抵伦敦。即由友师敦栈登马车，至维克妥利亚栈，在栈候车久坐，登车复久坐。戌初，展轮。亥正一刻，抵依士本。到寓即请医诊视。子初一刻睡。

返伦敦

回寓

廿九日 三十日 六月初一日 初二日 皆晴。皆在室静养，屡睡屡起，夜解衣睡甚早。医每日来诊一次。(初二日，湘浦、子振来自伦敦。)

初三日 晴。巳初起，静坐，医来一诊。每食时，饮汤或啖粥。午刻，至花园久坐。申刻，核函稿数件，与湘浦、子振议公务。亥正睡。

初四日 晴。巳初起，医来，一诊。午初，至花园久坐，写数天日记册。未刻，与湘浦一谈。戌初，与杨仁山、

莫仲武久谈。饭后，复久谈，二君来自伦敦也。亥正睡。

初五日 晴。辰正二刻起，医来诊，一谈。运气，写一函答芝田，至花园久坐。饭后，清捡未了函牍良久，至花园坐极久。茶食后，偃卧，看小说，小睡成寐。饭后，陪医诊铴儿，核改西字函，封缄寄伦敦各函。啖物少许，盥濯。子初睡。

初六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陪医一谈，运气，看小说。仁山、仲武来，久谈。看小说，至花园久坐。饭后，复坐极久。茶食后，智卿、沅帆来，久谈。陪医一谈。饭后，看小说。啖物少许，盥濯。子初睡。

初七日 晴阴半，午刻雨，傍夕雨。辰正三刻起，茶食后，陪医一谈，至花园一坐。饭后，核阅报销册。步游市肆，归。茶食，小睡成寐。饭后，听女儿鼓琴，看小说。啖物少许，盥濯。亥正一刻睡。

核报销册

初八日 晴阴半。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医来，一谈。与内人一谈。至客厅坐极久。饭后，静坐良久，核公文一件，添改颇多。茶食后，至客厅坐极久，听女儿奏乐。饭后，阅伦敦寄来西字函甚多。入上房一坐，批所阅西字函应复之语。啖物少许，盥濯。入上房，与内人、女儿一谈。子初睡。

批西字函

初九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陪医一谈。抚抱铴儿，至客厅一坐。饭后，静坐片刻，小睡成寐。茶食后，在客厅坐或偃卧。饭后亦然。医来，久谈。入上房一坐，啖物少许，盥濯。亥正二刻睡。

初十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医来，久谈。运气，看小说，至上房一坐，至客厅坐极久。饭后，清臣夫妇自伦敦来，与谈良久。看小说。茶食后，清臣来，谈极久。看小说。饭后，至客厅坐极久。啖粥，盥濯。子初睡。

清臣夫妇来

十一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因连日左腿微痛，上连腰胁，以电气匣治之良久。医来，一谈。运气，看小说。核公文二件，缄寄湘浦。看小说。饭后，入上房一坐，至女儿室一坐。复至上房，小睡成寐。茶食后，看小说极久。饭后，看英文小说，静坐。啖粥，盥濯。医士额里克骁自伦敦来诊视锡儿，陪谈良久，本城医士柯尔给特同谈。客去，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二日　晴，夜大雨。先祖妣江太夫人忌日也。辰正一刻起，茶食后，静坐，陪两医久谈。运气，看小说，至客厅久坐。饭后，步游市肆，乘车而归。茶食后，在客厅久坐，写零字。饭后，看小说，入上房一坐。啖粥，盥濯。入上房，与内人久谈。子正睡。

十三日　雨，巳刻止，未刻出日。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陪医一谈，运气，看小说，栉沐。饭后，小睡，成寐。茶食后，至客厅一坐，看小说甚久，陪医一谈。饭后，清检行囊。啖粥，盥濯，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核公文一件，译文一件。运气，与内人、女儿久谈。巳初四十分，自寓往车栈登火车。巳正少五分，展轮。午初三刻，抵伦敦。午正，入

至伦敦

使署。清捡应缮公文，商农、清臣，芝田相继来谈。饭后，夔九来，一谈。芝田来，谈极久，酉初一刻乃去。茶食后，核函稿一件。饭后，核毕。商农来，谈极久。啖粥，盥濯。子初睡。体中不适。

十五日 晨微雨，旋晴。辰正起，茶食后，静坐片刻，和衣偃卧。仲武来，一谈。湘浦、子振来，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诊，一谈。剃头，阅《申报》。饭后，小坐。往里捡街照相公司，照公服相数幅，归，小坐。偕清臣往拜德、法、俄三国驻英公使，均不晤；复往德国驻英使署，晤其参赞，一谈。至谛班森夫妇处，一谈。至清臣宅，与其妻女一谈，归，小坐。茶食后，睡成寐。起，核公文一件。饭后，芝田来，谈至子正乃去。盥濯。睡。

照公服相

十六日 阴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运气，核公文二件。马克勒衣来，一谈。写一函寄内人。饭后，徘徊良久。清捡子振交来英金票，点数号记。潘子静来，一谈。茶食后，写匾一幅，并题后七十字；写楹联一副，隶书横幅一帧。商农来，久谈。饭后，复一谈。芝田来谈，子初始去。啖粥，盥濯。睡。

清点英镑

十七日 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徘徊。写楹联一副，中堂一幅。登楼，翻阅杜诗。至方子涵处谈刻许，潘子静、余易斋、董仲武皆同坐。下楼，饮酒少许，醉卧。子涵来，一谈。往商农宅，嘱写公文稿一件，甚长。至子静宅一谈，归。写摺扇三柄，凡四面。茶食后，写毕。至仁山处久谈。饭后，商农来，久谈。作四言诗，题余幼冰

秋曹传志行述，易斋之父也。至芝田处，谈至子正乃散。啖粥，盥濯。子正二刻睡。

十八日　阴晴半，夜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运气，徘徊，缮昨夜所作四言诗。易斋来，一谈。题易斋条陈时事册。马克蕾来诊。写一函寄内人，清捡室中零物，核公文二件。清臣来，久谈。饭后，芝田来，久谈。至清臣室一谈。茶食后，小睡，成寐。酉正起，静坐甚久。饭后，钦轩来，一谈。胡蔼菊、吴挹清来，一谈。至芝田处久谈。啖粥，盥濯，磨治假牙。子初二刻睡。

题易斋条陈时事册

十九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运气，静坐。写一函答张樵野，写短函寄内人。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听帆来，拟西字函稿。饭后，徘徊片刻。未初三刻，率钦轩、云房，乘车至清臣宅门，闻清臣已来署，归署，挈之同车往西明师特尔桥。立待二刻，乘雅罗雷艇局派来之雷艇，行一时许，至雅罗局，观其所制各艇。申正少十分，乘马车抵车栈，候一刻许，登火车。展轮，行二刻，抵芬桀尔尺车栈，乘马车回署，已酉初一刻矣。茶食后，小睡，成寐。戌初起，清臣来，一谈。饭后，翻阅章程。至芝田处，谈至亥正乃下。啖粥，盥濯，批领字。子初二刻睡。

观雅罗局所制各艇

廿日　晴，申刻见雨点。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运气，至清臣室一谈。写摺扇一柄，行书录旧作七律四章。觉恩不郎钢厂总办柏力吉来，一谈。芝田来余室见之，留后一谈。饭后，徘徊。偕燮九、钦轩游亨弗利太南特机器局，未正乘马车，申初一刻到，观该厂为中国钢面新快船所造

机器局为中国造汽炉

汽炉。一具已成，未磨擦；一具半成。又观别国所定汽炉数具。申正五分辞出，酉初一刻抵署，更衣，茶食，写一函致张逖先。海德来，一谈。写篆文十二，仁山请题佛典图画也。至听帆室一谈，汪子久同坐。饭后，静坐极久。商农来，一坐。客去，静坐良久。啖粥，盥濯。子初睡。

题佛典图

廿一日　晴阴半，未刻微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白德勒来，久谈。写一函寄内人。题余易斋之祖冰怀太守传后七律一章，并为校正缮本讹字。核公文二件。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饭后，率钦轩、厚甫游属国印度赛珍会，未初去，申初归。运气，看小说。茶食后，登楼，至王翰卿、蘧仙洲、吴挹清、吴子庚室各一谈，至苏冶生室谈极久。下楼，芝田来，久谈。清臣来，一谈。德国驻英参赞来，一谈，清臣同坐。客去，清臣复来，久谈。饭后，商农来，久谈。清捡案头，啖粥，盥濯。子初睡。

英属印度赛珍会

廿二日　阴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至芝田处一谈，至清臣室一谈，清捡行囊。饭后，徘徊，至清臣室一谈；傅澧兰来，一谈；天主教皇之属官卡尔德曼宁来，久谈。清捡英磅，缴船工未用之款，登楼交芝田，一谈。医士马克勒衣来，一谈。清臣来谈。饭后，清捡行囊。芝田来，谈至子初乃去。仁山来，一谈。啖粥，盥濯。子正二刻睡。

天主教皇之属官来

廿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核公文一件。清枪价馀款一千零六十八磅四希令九本思，交芝田，并写一函致之。写西字函答医士马克勒衣。至清臣室一谈。巳正

清枪价馀款交芝田

二刻，偕清臣拜德国驻英公使，不晤。拜卡尔德曼宁，一谈。至维克妥利亚车栈，候车二刻，食物少许。登火车，而医士马克勒衣适至，遂与同车。子初少五分，展轮。在车与医一谈，或小睡，成寐。未正二十分，抵依士本，视应到之时迟二刻矣。乘马车抵寓，与内人一谈。陪医马克勒衣、法乃尔、柯尔给特三人久谈。申正，乃陪医马克勒衣同饭，送之至车栈，归。乘车拜阿楞夫妇，不晤。至智卿、沅帆〔处〕各一谈。拜山长帕德穆尔夫妇，教长惠尔梢吞夫妇，均不晤，归。在上房坐极久，至女儿室坐极久。饭后，陪医法乃尔一谈。阿楞夫妇来，一谈。至女儿室坐极久。啖粥，盥濯。子初睡。

回伊斯特本

廿四日 阴。巳初起，茶食后，静坐。陪医立谈片刻。运气，看小说。内人来，久谈，钖儿亦坐于余室。饭后，剃头，至女儿室一坐。小睡，成寐。茶食后，智卿、沅帆来，久谈。清捡零物。饭后，至女儿室坐极久。啖粥，盥濯，至女儿室一观。内人来，一谈。子初二刻睡。

廿五日 晴阴半，微雨数阵。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往车栈登火车。辰正四十分，展轮，沅帆同车久谈。巳正二刻，抵伦敦。午初入使署，芝田、清臣、商农、子振、白德勒、金登幹先后来谈。午正三刻，偕芝田往毓兼司饭庄饮宴，芝田之从官公请也，申正二刻散归。马克勒衣来，一谈。料理账目等事，静坐良久，写一函致内人。戌初，往力发浦街车栈，芝田及从官文、武皆在车栈送行，与芝田久谈，旋登火车。戌正，展轮。亥正，至哈力尺海滨登舟，

至伦敦

旋展轮。子初睡。

廿六日　雨。辰正起，巳初，舟抵荷兰国境之罗塔澹。庆蔼堂自法来迎余，乘马车至客店。茶食后，往车栈登火车，展轮。未正，入德境，换坐德廷所派之厅车，旋展轮。是日饭食不能如常时，过栈则购买而饮食之。子初睡。

抵荷兰之鹿特丹

廿七日　晴。卯正二刻起，辰初二刻，车抵吉星根，德国丞相王爵毕司马克所居之乡。毕相遣参赞以马车来迎，入库尔好斯客寓。茶食后，写一函致子振，一函寄内人，静坐良久。午初，毕相来拜，一谈。未正，率霭堂、厚甫往拜毕相，谈极久，归。茶食后，写一函致芝田，写日记册。酉初四十分，率霭堂、厚甫赴毕相处便饭，饭后，坐谈极久，亥初归寓。清捡影相送毕相。毕相参赞罗吞柏格来，一谈。茶食后，睡。

俾斯麦遣参赞来迎

廿八日　晴。卯初起，茶食后，率从官往车栈候火车，至乃登车。罗吞柏格来，一谈。辰初一刻，展轮。小睡，即起，与霭堂久谈。午正，下车用饭。登车复行，与霭堂久谈。小睡，成寐。是日午前，车行陆续停顿；午后，火车奉外部电谕，换汽炉专拖余车；照例戌正四十分抵柏尔邻，换炉后，车行极速，戌初即到。许竹筼率从官出迎，一揖即别，缘外部有总办邻多迎于车栈，署尚书伯爵柏尔邯（邯可作琛）迎于客寓，须先与酬应也。邻多在寓一谈。更衣，盥濯，与邻多同饭。饭后，一谈。赴外部留刺。至竹筼处，谈至子初二刻乃归。更衣，茶食，盥濯。子正二刻睡。

许景澄率从官出迎

廿九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写一函寄

内人。许竹筼来，久谈。庆韶甫、汪紫雲(洪霆)、谢芷泉(祖源)、王显甫(文谟)来，一谈。拜外部署尚书柏尔郜，一谈。拜竹筼之从官，唯朱伟生、杨诚之晤谈，馀留刺，未初归。饭后，邻多来，一谈。卖表人代弗尔来呈物样。王子常(咏霓)秋曹来，一谈。批湘浦禀，徘徊良久。申初二刻，率霭堂往使署，与竹筼谈极久，戌正乃归。饭后，潘景周来，一谈；汪紫雲来，久谈。运气，景周复来谈。澡身良久。子初睡，丑初乃成寐。

七月初一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栉沐，运气，盥手，静坐，写一函寄内人。茶食后，盥濯，更公服。邻多来，一谈。午正三刻，偕邻多率从官往车栈，外部署尚书柏尔郜及竹筼、伟生、韶甫皆候于栈。登火车，展轮后，与柏尔郜谈极久。未初二刻，至德国颇子滻行宫，立候片刻，谒见德国皇太子、太子妃，坐谈良久，辞出。太子、太子妃旋出大厅，见竹筼暨其从官；旋往饭厅设宴款客。席散，回大厅，太子夫妇与余立谈良久，辞出。乘车游其园苑，遂往车栈，登车即行。申正三刻回寓，更衣，盥濯。茶食后，与霭堂一谈。戌初，至竹筼处赴宴，久谈，子初二刻归。盥濯，运气。子正一刻睡。

波茨坦行宫谒太子夫妇

初二日 晴。卯初二刻起，茶食。卯正二刻，率霭堂、厚甫离寓往车栈，竹筼、伟笙、金楷里在焉。伏尔铿船局遣伙友克敛萨(亦为德廷查阅各厂之员)自师特体恩来迎。辰初，同登火车，展轮，行九点馀钟，或睡，或食，或与竹筼谈。至路根岛车栈，乘马车，行将近两点钟，至亨师曼

伏尔铿船局派人来迎

之宅。头痛，小睡，旋起赴宴。席散，至其后园海滨久坐，复小睡片刻。起，观主人书室，题其签名书，作七绝一章云："沧海无波雲作峰，主人卜筑倚苍松；多年静气归鱼鸟，邂逅宾来一笑逢。"亥正，主人邀登舟，放电灯以照海岸，运轮良久。子初二刻，归其宅。食糕，盥濯。子正一刻睡。

题晴伏尔铿船厂主

初三日　阴晴半，微雨数阵。卯初二刻起，茶食后，辞主人，主人送至车栈。登车后，坐候二刻。巳初五分，展轮，与竹筠谈。午初，渡海毕。余解衣小睡，午正三刻起，小食。未正一刻，至师特体恩车栈，复小食。乘马车往伏尔铿船局，观所制船及机器极久。申正三刻，乘马车至仆勒夏客寓赴宴，船局管事者三人、股分主三人陪焉。酉正三刻，席散，乘马车赴车栈登车，戌初展轮，与竹筠纵谈。亥初五十馀分，抵柏尔邻车栈。亥正二刻，抵寓。茶食，盥濯，写日记。子正睡。

参观伏尔铿船局

初四日　阴雨，申刻晴。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日电新报馆主笔人巴施福德来，谈极久。剃头，运气，阅西字函。饭后，往使署，与王子常一谈。至竹筠处谈甚久，申初归。率霭堂、厚甫游西门师电器局。申正，游刷子科夫鱼雷局。酉正，辞出归寓。清捡案头零物，清捡行李。饭后，署外部尚书柏尔那来，久谈。巴施福德复来，久谈。亥正二刻，自寓启程往车栈，竹筠率从官候送登车。子初展轮，与霭堂一谈。子正睡。

游西门子电器局

初五日　阴晴半，微雨。辰正起，下车茶食，登车复

沿途参观　行。巳正，抵额尔并客寓，茶食二次。未初，往观施哥雷艇局、汽炉局，未正二刻回寓。申初，复赴雷艇局饮宴。酉初二刻散，辞出，往车栈登车。酉正四十分，展轮，与霭堂久谈。小睡，未成寐。起，与霭堂复久谈。小睡，成寐。子初，抵德界古尼师柏尔格，旋入俄境，抵维雅巴伦，在栈久坐。夏干来迎，同饭。

初六日　大雨，傍夕晴。子正三刻，饭罢，登火车，霭堂辞去。丑初展轮，解衣熟睡。巳初起。茶食后，夏干来，久谈，途中购羊肉食之。未初，解衣复睡，申正二刻起。酉初二刻，下车饮汤，登车复行。戌正四十分，抵森比德堡。亥初入署，与联春卿一谈。夏干来拟电稿。亥正二刻，春卿、塔穆庵请饭。饭后，阅文报局寄来函牍，惊悉澄侯叔父复于三月三十日仙逝矣，伤哉。余于湘中除考、妣坟墓之外，初无所念，独欲见澄叔及汪太夫人耳，数月之间，两老皆逝，岂不可痛？运气，盥濯。

抵彼得堡

澄叔逝世

初七日　晴雨互见。丑初睡，为臭虫所扰，寅初乃成寐。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偕穆庵、厚甫购床褥于市肆，午初归。商农来，谈极久。代人作七律一章，写一函寄内人。饭后，至商农室一谈，核公文二件。移文具于别室，让正厅各室以俟芝田也。申初二刻，偕春卿至外部，与倭郎嘎里谈极久，归。夏干来，一谈。茶食后，清检案头各牍，写一函致许竹筼，核函稿二件，阅《申报》。饭后，夏干来，一谈。阅《申报》，清捡英票。夏干复来谈。清捡案头，啖粥，盥濯。子初睡。

外部久谈

初八日　午前阴晴半，午后大雨数阵。巳初起，茶食后，运气，静坐，小睡成寐。商农来，谈颇久。饭后，看小说，点穆庵所换银票。倭郎嘎里来，久谈。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吉尔斯来，一谈。看小说。饭后，至商农室一谈。看小说。啖粥，盥濯，看小说。子正睡，不能成寐。

初九日　晴。枕上作七律二章挽四叔父，寅初乃成寐。巳初起。茶食后，运气，作一联挽四叔父，录诗、联稿。督洋仆移置什物，陈列行箧中书籍。拜希腊驻俄署使马尔科南，一谈。至夏干室一坐。饭后，至商农室一谈。申初，偕春卿出拜前驻京俄使博柏甫，一谈。拜新驻京俄使古马尼，驻俄英使莫力野，不晤，归。看小说。茶食后，翻阅类书，看小说，核片稿二件。饭后，穆庵来，一谈。运气，看小说。湘浦来，一谈。啖粥，盥濯。子初二刻睡。

拜前驻京俄使

初十日　晴，傍夕雨。丑初乃成寐。辰正三刻起，茶食后，改昨日所作七律，久而未成。看小说，运气。春卿、穆庵屡来禀事。栉沐。饭后，改诗，小睡成寐。起，复改诗。茶食后，改成，仍不惬意。写一函寄长女。饭后，看小说，改昨日所核片稿。啖粥，盥濯，翻阅类书。子初二刻睡。

十一日　阴，傍夕雨，辰正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弹挽联、挽诗格，加写喈五弟、十三弟函一纸。饭后，看小说。写挽仲父澄侯公诗，临写又复微改，稿另存。茶食后，写挽仲父联云："为昆季兼综家政，无限心情，乃今已

挽仲父

矣，乡邻亡矜式，亲串失依归，更馀白髮阿咸，涕零三万七千里航海梯山以外；喜儿孙克绍书香，寄声弟侄，尚盖勉旃，儒术缵前徽，农经传世业，别有青灯旧塾，手录五百四十部说文解字之编。”运气，看小说，删前日所核片稿，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饭后，看小说，至夏干室一谈，写一函寄内人。啖粥，盥濯。子正睡。

十二日 阴，微见日。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清捡衣饰。巳初二刻，偕春卿往车栈，与礼官戈雅尔一谈，礼官男爵师坦仆尔后至，同谈。登火车，巳正展轮。午初，抵彼特黙甫，在其离宫别室盥濯，静坐，与两礼官久谈。茶食后，赴俄皇所驻之宫，坐候甚久。旋见俄后，后见俄皇，各立谈片刻，复至离宫。饭后，往车栈登车，未正展轮。申初，抵彼德堡。至外部坐候良久，见倭郎嘎里，一谈，申正归。茶食后，写挽仲父幛云：“鹑火星沉”。复删片稿，改摺稿一件。饭后，复改，良久乃毕。啖粥，盥濯。子正睡。

先见俄后
后见俄皇

十三日 晴，有雲。辰正二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清捡零纸，核报销册，复删改摺片稿。饭后，偕夏干、厚甫步游市肆，乘车而归。茶食后，核公文二件，函稿一件，看小说，删片稿毕。饭后，看小说，至商农室一谈，复看小说极久。食饼，盥濯。子初睡。

十四日 晴。巳初一刻起，茶食后，看小说，翻阅《南史识小录》，至商农室一谈。饭后，栉沐，阅《南史识小录》。茶食后，复阅良久，更衣。戌初，至客厅陪客。客齐，入席宴饮，计宾主十六人：曰倭郎嘎里，曰热梅尼，曰

席诺棐甫，曰布策，曰孟第，外部官也；曰男爵师坦仆尔，曰戈雅尔，礼官也；曰驻俄英使穆力野，英参赞格罗佛讷，德署使布洛（一音毕洛），法署使伯爵倭尔梅松，希腊署使马尔科南，公使班也；曰古马尼，俄新派驻京使也。亥初席散，亥正客去。莫仲武自英来俄，来见，一谈。阅《南史识小录》。沈斐庄、梅雪樵、方子涵、吴挹青、董仙洲、李兰舟来谒，一谈。食饼，盥濯。子正睡。

宴请俄外部官及各国使节

十五日　晴。巳初一刻起，茶食后，清捡箧箧中书籍，号写书档。至方子涵室，与诸人一谈。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复清书籍。礼官师坦仆尔来，一谈。茶食后，看小说极久。饭后，复看。戌正，更衣，往车栈迎芝田。芝田戌正四十分〔到〕，偕之回署。亥初到〔署〕，坐谈片刻。亥初二刻，陪芝田暨其从官饮宴，亥正三刻散。与芝田久谈。盥濯，看小说。子正睡。

刘芝田到

十六日　晴。巳初起，茶食后，看小说，至芝田处一谈，号写书档。芝田旋来谈。写一函寄内人，看小说。饭后，清臣来，久谈。英使穆列〔野〕、英参赞格罗斧讷、外部侍郎席诺棐甫先后来，久谈。茶食后，商农来，一谈。批春卿禀，至芝田室久谈，看小说。饭后，至汪子久室一谈，核公文一件。商农复来谈，看小说，食饼，盥濯。子正睡。

十七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巳初三刻，率子振、厚甫往江滨，乘舟展轮。午初三刻，抵公师坦丁岛，乘车良久。登另舟，往阅炮台。其处岛基亦人力为之，计一台所费，值华银一万二千万两。余阅其最

往公师坦丁岛阅炮台

大者，馀小台数十，未复往阅。未正，还舟。申初三刻，回比德堡。申正，拜德署使半洛，不晤，归。清捡案头。茶食后，礼官师坦仆尔来，久谈。芝田来，久谈。戌初一刻，芝田请宴；席散，在芝田室久谈。夏干来，一谈。清俄钞付穆庵。清臣来，一谈。食饼，盥濯。子正睡。

十八日　晴阴半。辰正三刻起，茶食后，运气，清捡行囊。清算俄钞，分封批记以交芝田。在芝田室久谈。未初，芝田之从官请宴，申初席散，在芝田室一谈。清捡行囊。茶食后，偕夏干步游市肆，乘车而归。清臣来，一谈。饭后，芝田来，久谈。更衣，至芝田之从官处辞行，唯夏干处入谈。至芝田室，谈极久。食饼，盥濯。子初二刻睡。

俄署各员来送行

十九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清捡行囊。俄署各员来送行，更衣见之。至芝田处辞行，一谈。芝田来送行，一谈。巳初三刻，芝田率属寄请圣安，至芝田室一谈。巳正离署，乘芝田车，在车纵谈。至车栈后，坐谈甚久。登火车后，芝田率属窗前候送。巳正五十分，展轮。在车或睡，或食，或与夏干闲谈，或下车赶饭。在车作留别芝田诗七律一章，未就。子初睡。

德廷派车来迎

二十日　晴。卯初起，清捡行囊。卯正，入德国界，换德廷派迎之车，计两界耽延共三刻许。饭罢，登车，辰初展轮。小睡，成寐。醒，作成昨日之诗；又作次章，未就。在车或睡，或食，或下车食，或与夏干谈，略同昨日。戌正二刻，抵柏邻，竹筠率属来迎，立谈片刻。偕霭堂、景周入公体南达尔客寓。小坐，盥濯。饭后，写一函寄内人，

作诗未就。子初二刻，澡身。子正睡。

廿一日 晴。辰正起，作诗。茶食后，运气，作诗成。写一函寄芝田，并录诗寄之。写日记册。景周来，久谈。看小说。外部侍郎邻多来，一谈。饭后，小坐。未正一刻，偕霭堂至外部，晤署尚书伯爵柏尔邯、侍郎邻多，各一谈。至使署，与竹筠谈极久。晤朱玮笙、王子裳、汪紫雲、王显甫，各一谈。子裳、紫雲、杨诚之来，一谈。子裳、诚之各有诗送余。柏尔邯来，一谈，与竹筠同陪之。饭后，偕竹筠至署后园中，立谈良久，入室复一谈。戌正二刻，偕竹筠、霭登、厚甫同游赛画会，亥正二刻回署。与竹筠谈极久。茶食，盥濯。

廿二日 晴。子正二刻，自治被褥。丑初三刻睡，巳初一刻起。茶食后，霭堂、厚甫来迎，同回客寓。翻阅类书良久。饭后，更衣，小坐。未正三刻，率霭堂、厚甫乘宫车往车栈，与外部署尚书子爵柏尔邯久谈。竹筠、伟笙、金楷理旋至栈，同登火车。申初三刻，抵颇兹滃栈，乘宫车至德皇行宫，谒见德皇、德后。酉初，入席饮宴，酉正散席，辞出。乘马车游宫苑，旋至车栈登火车。戌初，抵柏邻，乘宫车回客寓。饭后，与从官一谈。亥初，离寓到使署，与竹筠谈极久。盥濯。子初三刻，登床，久不成寐。

波茨坦见德皇德后

廿三日 晴。在床思和王子裳所赠七律四章，约得三章。屡起治被褥，寅初二刻乃成寐。辰正起。茶食后，汪紫雲来，一谈。竹筠来，一谈。至景周室一谈。巳正，回客寓，作诗甚久。见客二次，一德国银行之阿拉多，康韶

甫译语，客去，与韶甫久谈；一克虏伯炮局伙友殷刻，霭堂译语，余亦自谈英语，议游厂行程，客去，作诗。饭后，写一函致杨诚之，作诗。比利国署驻德使来见，一谈。诗四章皆成，录稿后，自缮一过。茶食后，小睡，未成寐。韶甫妻女来谒。夔九娶英妇，而余不见，因其为婢也；韶甫娶德妇，许其来见，因其家世清白也。客去，复缮诗一过，前书太率故也。至客厅一谈。酉正二刻，竹筠率从官来，金楷理后至。戌初入席饮宴，殷刻亦在坐，宾主凡十八人。席散后，在厅一谈。亥初二刻，客去。盥濯。子初睡。

夔九娶英妇，不见

廿四日　辰正起，茶食后，步游市肆，良久乃归。清捡行李。午初五十分，往使署，竹筠及其从官请宴。午正一刻入席，未正散。更衣，辞行，拜外部署尚书子爵柏尔深，久谈。拜邻多，一谈。至比利时署使处投刺。归寓，清捡行李。茶食后，小坐，盥濯。酉初，率从官偕克虏伯局来迎之伙友殷刻同往车栈，小坐，与金楷理一谈。竹筠率从官送行，登火车，凭窗与谈。酉初二刻，展轮，看小说。戌初二刻，抵甘尼司车栈，哈尔特曼总办哈尔特曼暨伙友三人乘马车〔来迎〕。至客寓，盥濯。亥正一刻，入席，同饭者，宾主凡九人，子初二刻散。运气，盥濯。子正睡。

与金楷理一谈

廿五日　晴，偶遇雨。卯正起，茶食后，小坐。乘马车游哈尔特芑机器局，巳初二刻归寓。饭后，登火车，巳正二十分展轮，小睡，看小说。未初，在车饮食，殷刻所备也。看小说。未正三刻，抵马格德柏尔格车栈，格吕松

之子及伙友三人来迎。观格吕松炮台机器局。申正二刻，小憩，复观良久。酉初至客寓，盥濯，小坐。茶食后，看小说。酉正二刻，入席饮宴，格吕松局设席于客寓也。亥初席散，与主人谈极久（赫尔曼格吕松、克冷仆嘞尔、李一墨尔司、多司曼、师颇已尔）。子初，登火车，盥濯。子初三刻睡。

廿六日　阴。卯正起，卯正廿八分，抵爱驶，克虏伯之子迎于车栈；乘马车行十二里，至克虏伯宅，主人迎于门，指示住房，遂辞入。一切起居，听客自便。盥濯，运气，小坐。茶食后，阅所游德国各厂名单，看小说甚久。饭后，偕主人翁步游园中，归室更衣，看小说。申初二刻，偕主人之子乘车往观炮局，阅余与竹筠订制各炮，意大利订制巨炮；观炮局博物院，观炮架局。酉初三刻，归克虏伯之宅。茶食后，看小说。戌初二刻，主人请宴。席散后，在园久坐。回客厅久坐，回室一坐，盥濯。子初二刻睡。

访克虏伯

廿七日　晴阴半。辰初三刻起，静坐。茶食后，剃头，更衣，影相极久。与主人久谈。坐，令画师写照。饭后，与主人在园谈极久。申初三刻，辞主而出，主人之子送往车栈，殷刻亦在焉。登车，申正二十分，火车展轮，行半时许至它栈，殷刻及克虏伯之子辞去。在车看小说，或与霭堂谈。亥正少十分，抵佛来星根，登舟，霭堂辞去。解缆，茶食。子正睡。

廿八日　阴晴半。卯初三刻起，茶食后，在船面徘徊，览观。卯正一刻，抵君师博罗登岸。入火车，旋展轮。辰

抵伦敦　正，抵伦敦维克妥利亚车栈，料捡行李。乘街车往使署，徘徊良久。潘子静、杨仁山、张迪先、洪松年、吴子庚、苏冶生、余易斋先后来谈。清捡铁柜中物，登楼答谢诸君。饭后，智卿来，一谈。午正三刻，乘车赴车栈，子静同车抵栈。登火车，诸君送者咸坐谈。未初二刻，展轮，申初二刻，抵依士本。乘马车归寓，与内人、儿女久谈。茶食后，复久谈。清捡书籍。医士法乃尔来，一谈。饭后，清捡零物，看小说。茶食，盥濯。子正睡。

回伊斯特本

廿九日　晴，辰正一刻起，茶食后，在上房抚视钖儿，陪医一谈。看小说，运气。钖儿乘步车出游，余步行视之，归，小坐片刻。携钖儿乘马车游海滨，刻馀而归。饭后，看小说。茶食后，清捡文函，写一函致许竹筼。饭后，清捡箧中函稿，不得。写一函致竹筼之从官，一函致潘子静。茶食，盥濯。子正睡。

八月初一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看小说，运气，移置什物，清捡屉中零件。步行视钖儿出游海滨，归。饭后，写一函寄张樵野，一函寄延希九。茶食后，写毕，自作函封。至园中一坐，清捡屉中函件、纸张。饭后，复清良久。看小说，茶食，澡身。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清捡洋书及案头函件，入上房一坐。午初，携钖儿乘车游海滨，归。听帆自伦敦来，一谈，面嘱写函封及复文函。饭后，禁鸦片公会参赞丹讷来，久谈。客去，仍视听帆写函。入上房一坐。两女儿往伦敦，余视其去后归室。茶食。写一函

禁鸦片公会参赞来

寄凤夔九，翻阅类书。医士来，一谈。饭后，作七律一章。茶食，盥濯。亥正一刻睡。

初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翻阅类书。抚视钖儿，偕内人携钖儿乘车出游，归，小坐。饭后，清捡名片。未正，出拜布尔敦太太，一谈；瓦力师夫妇，久谈。拜师特娄德暨登特，均不晤。至钦轩、沅帆处一谈，归。茶食，录车中所作七律一章，清捡公文之不必随身者。抚视钖儿，讲小说一段。饭后，写篆印二字，生日书三册。茶食，盥濯。子初睡。

初四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阅西字函数次，抚视钖儿数次。馀时作诗、缮诗，计作七律二章，与昨两日所作共四章，次韵眢杨诚之也；缮二过，以初缮不惬意也。晚饭后，缮乃毕。两女儿自伦敦来，在余室坐谈，内人亦在坐。茶食，盥濯。子正睡。

两女儿自伦敦回

初五日 阴，偶见日，夜雨。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清发从官归装路费，发后，核算良久。清捡案头。饭后，清毕。看小说，抚视钖儿。茶食后，湘浦自俄来，一谈。阅瓦楞寄来翰林印册。阿楞太太来谒内人，陪谈片刻。医士来，一谈。饭后，查汤小秋来电。入上房，清捡铁箱保险字据等件极久。茶食，盥濯。子正睡。

清发从官归装路费

初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阅发函件。步游市肆，归；至上房陪医一谈，看小说。饭后，抚视钖儿甚久。茶食后，看小说，登楼寻书，不获。夔九来，

久谈。饭后，听八音匣，写一函致霭堂。茶食，盥濯。子正睡。

初七日　阴晴半，傍夕雨。辰正起，茶食后，运气，看小说，陪医一谈，栉沐。写西字函致铨儿，清捡零件。饭后，复清良久。抚视锡儿，看小说。茶食后，阅《耕南诗钞》。春卿自俄来英，一谈。清捡行李。饭后，复清良久。看小说，茶食，盥濯。白德勒来，一谈。

清捡行李

初八日　阴晴半。丑初睡。辰初二刻起，清捡行囊中纸张等件。茶食后，运气，复清行李。白德勒来，久谈。清捡行李。饭后，复清良久，茶食后亦然。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内人、女儿来，久坐。茶食，盥濯。子正睡。

初九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清捡行李。医士来，一谈。看小说，运气，清捡行李。饭后，复清良久。白德勒来，一谈。步至阿楞夫妇处辞行，一谈。至沅帆室一谈，余易斋自伦敦来，同坐于沅帆室，归。茶食后，与白德勒、法乃尔谈极久。饭后，清捡行李。白德勒复来谈。茶食，盥濯。子正睡。

初十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清捡行李。白德勒来，一谈。比利时驻英公使来，一谈。余易斋、邹沅帆来送行，谈稍久。清捡行李。饭后，复清片刻。未初二刻，偕内人率儿女自寓启程至车栈，登火车后，华英友十馀人候送。未正少十一分，展轮。申初，抵黑师汀，停车半时，申正复行，屡停屡行。酉正，抵福克师孖，寓帕维邻客店。白太太来，久谈。医士鄱尔师来，谈极久。医士法乃

离伊斯特本

尔自依士本送至此地，辞归，立谈良久。饭后，仆里师吞姑娘暨其妹来，久坐。郝司勒娒力父子、布里子姑娘姊妹来，久坐。与白太太久谈。茶食，盥濯。子初二刻睡。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至上房视铴儿。茶食后，至女儿室一坐。客来送行者，男女十馀人，在客厅陪谈良久。午初一刻，登舟。午初二刻，解缆。在舟抚视铴儿。未初二刻，渡海毕。登火车，旋展轮。酉正，抵巴黎，使署暨肄业署各官均迎于车栈，乘马车至公狄南达尔客店寓焉。周子瑜来，立谈。李伯行来，谈极久。饭后，与内人、女儿久谈。运气，看小说。白德勒来，一谈。茶食，盥濯。子正睡。

抵巴黎

李伯行来

十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与白德勒一谈。茶食后，抚视铴儿。东电公司总办本特尔之参赞、法外部尚书佛来西尼之参赞来，一谈。巳正三刻，偕联春卿出门，至李伯行寓，谈颇久。至使署晤庆太太，一谈。晤舒春舫、陈敬如、王哲甫（以宣）、何毓孙（寿康），一谈。回寓取物，复出，赴都洼燕饭庄饮宴，周子瑜、师恭萨克为主人也。席散，坐谈。未正二刻，偕霭堂拜外部尚书佛来西尼，谈颇久，尚书与从官设酒果相款。回寓后，与霭堂料理账目，徘徊片刻。携铴儿乘车出游，归。茶食后，徘徊片刻。与白特勒一谈。李仕莲来禀谢大铭恶状。白特勒来，一谈，霭堂后来，同坐。戌初，偕霭堂复往都瓦燕饮宴，舒春舫、霭堂、敬如、王哲甫、何毓孙为主人。亥正回寓，与内人、女儿一谈。茶食，盥濯。清捡案头函件，看小说。

李仕莲来禀谢大铭恶状

十三日 晴，遇雨。丑初睡。辰初二刻起，清捡行李。与白德勒、庆蔼堂屡商事务。周子瑜来，久谈。饭后，率两女至达尔布客店，女儿往上房拜李伯行之夫人，余出店往拜爱尔瓦尔，不晤，复至达尔布店迎两女回寓。复率两女至蔼堂夫人处，余登楼，至春舫、哲甫、毓孙处辞行，一谈。拜斯恭萨格，一谈。拜子瑜，不晤；出，遇于梯，立谈数语。回使署，迎女儿回寓。茶食后，徘徊良久。酉正，偕内人率儿女自寓启程。酉正二刻，抵车栈。登车，料理锡儿床褥。下车，迎眷属登车。春舫、敬如、哲甫、毓孙、子瑜、斯恭萨格均在栈候送，蔼堂、伯行则送余往马赛。戌初二刻，火车展轮，在车料理各事，看小说。子初睡。

四处辞行

十四日 晴。辰初起，清理行李，看小说。午初一刻，抵马赛。乘马车至热尼甫客店，徘徊片刻，盥濯。饭后，徘徊良久。至伯行室一谈。小睡，成寐。茶食后，写一函致听帆，封票金壹百七十五磅有奇寄之，前已面交贰百磅，兹补此数为英船运行李暨保险费也。复缮函一过。饭后热甚，徘徊，写日记册，写一函寄延希九。陪船中医士诊视锡儿，医言儿病未瘳，不宜令受红海之热。医去，与蔼堂、白德勒商议缓行之策。茶食，盥濯，看小说。因床多臭虫，命仆从移被枕于食案。

至马赛

十五日 晴，微遇雨。子正三刻睡，寅初乃成寐。辰正起，茶食后，与蔼堂、白德勒屡谈事务，发电致译署。饭后，至伯行室一谈。伯行来视锡儿，一谈。写一函寄芝田。茶食后，看小说，至白德勒室久谈。饭后，偕内人率儿女

离寓，乘马车至所赁维拉罗毕阳新寓中。偕白德勒巡视室屋，又至左近屋中，阅分赁之房数间。静坐良久，茶食。看小说，盥濯。子初睡。

十六日 晴。辰初三刻起，看小说。茶食后，白德勒、霭堂先后来谈。抚视钖儿，至内人室一坐。偃卧片刻，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伯行、霭堂来辞行，一谈。茶食后，徘徊良久。医士恭巴拉来诊钖儿，久谈。饭后，清捡行囊中零物。茶食，盥濯。子初睡。

十七日 晴，雷电良久。辰正起，茶食后，陪医一谈。看小说，剃头，至山园抚视钖儿。饭后，看小说，清捡书籍，翻阅类书。茶食后，看小说。饭后，封儿女照相，将寄伦顿，自写函封。看小说，茶食，盥濯。子初睡。

十八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午正游山园，视钖儿，静坐。馀时作七律三章。子正睡。 游山园

十九日 晴。丑正醒，倚枕作七律一章，连前共四章，次韵和竹筠也，旋复成寐。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缮所作诗。写一函致竹筠，一函致李伯行，甚长；一函致听帆，一函致潘景周，稍短。馀时徘徊，或看小说。子正睡。

廿日 晴，酉、戌间大雷雨。辰正一刻起。是日饮食如时。馀时清捡铁器匣，看小说。阅旧作诗，将以付钞也。子初睡。 阅旧作诗将以付钞

廿一日 晴阴间作，微雨。辰初三刻起。是日饮食如时，馀时看小说。巳刻，写一函答舒春舫及其同署诸君。申刻，写一函答庆霭堂。与白德勒谈数次。子初睡。

廿二日　阴雨，午刻见日。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申刻，写一函致周子瑜。馀时看小说，或抚视锡儿。亥正二刻睡。

廿三日　晴。辰初三刻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一谈。未刻，移寓左近屋中。戌正，清捡书籍。馀时抚视锡儿，或与白德勒谈，或看小说。子初睡。

廿四日　阴雨，微见日。辰初二刻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一谈。申刻，凭栏观海。酉初，至白德勒室久谈。馀时抚视锡儿，或看小说。子初睡，被褥潮湿，不能成寐，移睡上房凉榻，乃成寐。

廿五日　晴，夜雷电。辰初一刻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一谈，栉沐。午刻，阅上海寄来文报。未刻，批记文报。酉初，批贺庆铨禀。馀时看小说，或抚视锡儿，或与白德勒谈。子初睡。

批记文报

廿六日　晴阴半，夜雷电。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一谈。写一函致朱春舫、庆蔼堂。未、申间，写一函致潘子静，一函致春舫、蔼堂、陈敬如。馀时抚视锡儿，或与白德勒谈，或看小说。子初睡。

廿七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体中不适，未正二刻小睡，申正起。馀时抚视锡儿，或看小说，或与白德勒谈，或在女儿室坐谈，或写零字。子正睡。

廿八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亥刻，写一函答陈敬如。馀时看小说，或抚视锡儿，或与白德勒谈。子正睡。

廿九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酉刻，清捡案头及行囊中函牍。馀时抚视铋儿，或与白德勒谈，或看小说。子初睡。

三十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申刻，阅《申报》。粤人陈源流自备资斧来学法文，在马赛书塾肄业，来谒，久谈，其人号善堂，似颇恂恂，唯语言难懂，余与笔谈也。戌刻，写一函答联子振。馀时抚视铋儿，看小说，或与白德勒谈。子初睡。

粤人陈某自费留学

九月初一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刻，陪医。戌刻，写锡兰佛殿莲幡楷书廿六字。馀时抚视铋儿，看小说，与内人凭栏观海，或与白特勒谈。子初二刻睡。

初二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时。巳正，陪医。未正二刻，法国工部司员路特来，议游厂之事。申刻，剃头。戌刻，画英、法试病寒暑表比较之图。馀时抚视铋儿，看小说，清捡行囊，或与白特勒谈。子正睡。

画英法体温表比较图

初三日 晴。卯正一刻起，茶食后，率春卿、厚甫往马赛，入车栈，法工部官路特同登火车。辰初二刻，展轮。巳初二刻，抵土郎，在车栈归着行李良久。拜水师提督克兰子，久谈，同看船厂、军械库等处。至客寓一坐，盥濯。饭后，游船坞、衣库、炮局等处，至车栈久坐。申正五分，登火车，申正二十分，展轮。酉正一刻，抵马赛。乘马车于酉正三刻抵罗毕阳。饭后，陪医，抚视铋儿。茶食，盥濯。亥正三刻，偕春卿、厚甫复往马赛，赴车栈登火车。子初二刻展轮，解衣睡。

至土伦观船坞炮局

初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小坐，屡食饼饵之属。未初，车抵克吕琐厂，主人施耐达率其伙友数人来迎；乘马车至施耐达之家，与其妻、女一谈。盥濯后，复至客厅一谈。饭后，未正二刻，游厂。申正三刻，游五分之一而止。所观与他厂大同小异，唯铁锤有重百吨者，钢板有厚尺八寸者（工部尺），为巨观耳。盥濯，茶食。酉初一刻，赴车栈登火车。酉初二刻，展轮，睡未成寐。亥正二刻，至里阳下车，入栈。饭后，登车展轮。盥濯，解衣睡。

所观各厂大同小异

初五日　晴。卯正起，盥濯。车抵马赛。余乘马车先至罗毕阳，小坐；闻钖儿醒，乃入室视之，已巳初矣。茶食后，抚视钖儿，清检案头，写连日日记。陪医一谈，抚视钖儿。饭后，白德勒来，一谈。至女儿室久坐。申初二刻，路特来辞，一谈。茶食后，抚视钖儿，看小说。饭后，写零字。白太太来谒内人，在回廊陪谈片刻。盥濯。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初一刻起。是日体中不适，饮食如时，而量减三分之二，屡如厕。静坐数次，或看小说。子初二刻睡。

初七日　晴。辰初二刻起。是日所患大瘳，饮食如时。巳刻，陪医。午刻，写一函致张听帆。未正，复写片函，补寄照相。申初，暹罗所派驻马赛领事官吕锡也来，谈极久。亥刻，削足胝。馀时抚视钖儿，看小说。子正睡。

暹罗驻马赛领事来

初八日　晴阴半，未刻雨。辰初三刻起。是日饮食如时。巳正，陪医。午正，写一函致听帆。馀时抚视钖儿，或

写零字，看小说；或在女儿室坐谈。子初二刻睡。

初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是日体中不适，饮食大减，屡坐屡睡。亥正，解衣睡。

初十日　雨，午刻晴。辰初二刻起。是日饮食如时，仍未如量。巳刻，陪医，栉沐。午初，算仆辈薪工归装之数。馀时静坐，或偃卧，或看小说。子初睡。

十一日　晴。辰初二刻起。是日体中不适，饮食如时而甚少。巳刻，陪医。午正，庆蔼堂自巴黎来送行，一谈。未正，至蔼堂室一谈。申正，暹罗领事吕锡業、法茶商遮尔丹来，久谈。馀时抚视锡儿，或与内人、女儿、白太太闲谈，或清案头零物。子正睡。

庆常自巴黎来送行

十二日　晴。辰初三刻起，茶食后，运气，清捡器物。陪医，论购牛羊事，复清器物良久。午正二刻即饭。饭罢，督仆从收捡箱箧。李伯行、张听帆自伦敦来送，一谈。申正，偕内人挈儿女离罗犨阳寓。酉初，抵"阿筏"轮船。船主维芒特至船照料余事，殷勤可感，闻系公司之命令也；戌初，在船有饭，亦公司之所特备。饭后，运气。白特勒来，谈极久，偕至船面一谈。客去，在上房久谈。盥濯。子初三刻睡，蚊多不成寐。

李伯行张听帆自伦敦来送行

十三日　丑、寅间雨。丑初二刻，着衣而起，徘徊良久，寻捡笔墨。寅初三刻，写一函寄刘芝田。寅正一刻，写一函致许竹筠。清捡应结账目，卯初和衣睡。卯正三刻起，入上房舱一坐。蔼堂、伯行、听帆先后来送，一谈。茶食后，陪马赛医士恭巴拉、本船医士罗塞诊视锡儿。白德

勒夫妇、罗毕阳夫妇、□□□父女、吕锡桨夫妇、遮尔丹夫妇均来送行，久立酬应。巳正二刻，轮船启碇。饭后，抚视钖儿，清捡舱中应设应收之物。申初，睡成寐。酉初二刻起。饭后，在上房久坐，抚视钖儿。子初二刻睡。

乘船离法

十四日 晴。辰初二刻起。是日于早起之茶食、巳正之饭、申刻之茶食、酉正之饭、亥初之茶，皆入坐饮食之，未初之饭，则未入坐。馀时或在上房抚视钖儿，或陪医士诊儿，或看小说，或与女儿闲谈。子初睡。

十五日 晴。睡、起、饮食之时，所行之事，皆如昨日。

十六日 晴。巳、午之间，写一函寄霭堂，一函寄伯行、听帆。戌、亥之间，以海水澡身。馀事同前。

十七日 晴。午刻，剃头。亥、子之间，在船面听人鼓琴。馀事同前。

十八日 晴。卯初，船至披赛泊焉。巳初，复启碇入苏爱斯河。余于戌亥之间，与滕恩久谈。馀事如前。

抵赛得港

十九日 晴。卯初，船复启碇。

廿日 晴。诸事同前。是日热极。有阿拉伯人在火舱得病暴卒，舟人以棺盛之，棺中置铁；戌正，行至灯塔之侧，教士为死者诵经，沉棺于海。舟中之客畏热，多宿于船面，余亦迁至船面舱中宿焉。

海葬

廿一日 晴。作诗挽李眉生，构思未成。馀事如前。

廿二日 晴。作挽眉生七律一章脱稿。馀事如前。

廿三日 晴。热甚。饮食如常时，而量稍减。午后，小睡良久。

廿四日　晴。寅正，舟抵亚丁泊焉。余暂起，复睡。辰正二刻乃起。茶食后，至上房抚视锡儿。凭船舷阅黑人小孩泅水，极久。饭后，复观良久。栉沐，看小说，静坐船面乘凉。茶食后，看小说。饭后，舟复启碇，看小说良久。亥正睡。

亚丁泊舟

廿五日　晴。辰正之茶食，巳正之饭，未初、申正之茶食，酉正之饭，余皆入坐。戌正，舟尾听乐。法人□□倡议设乐会，敛资以振〔赈〕救生船毙于水者之家属也，亥正三刻散。船主设酒食、茶果以款众宾。子初三刻，余乃归舱，盥濯。子正睡。是日抚视锡儿及看小说，均如平日。

设乐会敛资赈难

廿六日　晴。辰正起，茶食。馀饮食均如时。抚视锡儿，看小说，亦如平日。

廿七日　晴。卯正二刻起。茶食后，屡睡屡起。看小说，抚视锡儿均如平日。饮食亦如时。

廿八日　晴。午正栉沐。馀事同前。

廿九日　雨极大，自巳至申。诸事如前。

十月初一日　晴阴半，夜雨。未刻，写一函寄庆霭堂。馀事同前。

初二日　阴晴半，夜风雨极大。各事同前，夜不成寐。

初三日　阴，微雨。辰初，舟泊哥龙埠。茶食后，在船面眺览，与滕恩久谈。饭后，在上房久坐。观卖玉器、珍宝诸人。茶食、晚饭皆如时。亥正睡。

泊轩仑波

初四日　雨。辰初起，茶食后，观卖物人，抚视锡儿。巳正饭时，启碇，船摇颇甚。午正，和衣卧，成寐。未正

起。饮食如时。亥初二刻即睡。是日船主因客有去者，以厅中一舱畀余。

初五日　阴雨。饮食如时。午刻，剃头。馀时抚视钖儿，或看小说。

初六日　阴，遇雨。饮食如时。看小说，抚视钖儿亦如平日。

初七日　阴，遇雨。饮食如时。看小说，抚视钖儿如平日。

作奖誉船主之帖稿

初八日　晴，遇雨。晚饭后，作奖誉船主阿尔伯维孟之帖稿，嘱春卿译成法文。馀事如前。是日巳初始起，子初始睡。

抵新加坡

初九日　晴，遇雨。晨起，即办理奖帖之事。未刻，写一函寄庆蔼堂。酉初三刻，船抵新嘉坡泊焉。左子兴奉其母姜太恭人，率其侄棨豐胡前领事璇泽之次子□□来舟迎候，留子兴、树南同饭。戌正，偕内人率儿女往领事署，子兴迎入，一谈。更衣后，阅文报局寄到函牍甚多。子兴请夜宴，席散，坐谈片刻。归室阅《申报》，仅读谕旨而已。盥濯。丑初睡。是日先祖考竹亭大夫九十七岁冥诞。

潮商十三人来谒

初十日　晴，遇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遣人至舟取衣，衣至，率僚属向阙行礼。更衣后，与子兴一谈，至上房一谈。写楹联五副，复与子兴谈。入上房清捡送礼之物。潮商陈从熙等十三人来谒，坐谈片刻。饭后，与子兴久谈。未正，更衣，偕子兴赴英之新嘉坡巡抚卫尔德处，晤其夫妇，一谈。饭后，立谈片刻，辞出。回

领事署，与子兴久谈。酉初，茶食，乘车回舟。子兴送来，一谈。饭后，在船面乘凉良久。茶食，盥濯，写日记。子初睡。

十一日　晴，遇雨。辰初起，茶食后，因本埠华商将来呈递颂词，草应答之语以示从官。子兴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午初，闽、粤华商邱松龄等三十五人来递颂词，在船面接见。客去后，与子兴久谈。本日"阿瓦"船元〔原〕拟午初启碇，有"戈达维利"轮船自噶喇巴开至本埠，本船候其到后，接取信囊然后启行，"戈达维利"行甚缓，申初三刻乃到，本船申正乃行。子兴、树南俟船将开乃登岸也。茶食后，小睡。晚饭、夜茶如常日。夜，看小说，抚视钖儿，或船面乘凉。子初睡。是日先考文正公七十六岁冥诞。

闽粤华商来递颂词

十二日　阴晴半，遇雨。辰初起，辰初、亥初茶食，巳正、酉正之饭，皆入坐，申正茶未入坐，于申初先啖食物。看小说最久，或抚视钖儿。亥正二刻睡。

十三日　阴雨，下午晴。辰初起，茶食后，偃卧，看小说。浪大船摇，巳正，强起用饭，未终席，复卧。未初，复啖食物而卧，申正乃起。舟入西贡澜沧江口，泊而候潮。茶食后，栉沐，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亥正，潮至舟行。子初睡。

澜沧江口候潮

十四日　晴。辰初起，华商张霈霖（沃生），招商局委员钟国亨、李沛来谒，一谈。西贡总督遣其属官帕尔东来迎，与之立谈数语。至上房久坐。饭后，复坐良久。午初，偕春卿登岸，乘总督遣来之车，往拜总督费力必尼，久谈。

拜西贡总督

至张沃生处久谈，钟、李二人同坐，未正归。申初，茶食。酉初，小睡。酉正，略啖饼饵。戌初一刻，偕春卿往总督署赴宴。戌初三刻入席，亥正散，在回廊坐谈极久。子初归。

十五日 晴，遇雨。丑初睡，卯正起。茶食后，偕春卿及总督派来中军官□□□同游勺伦，安南称大市。辰初，乘车往游，观市肆。至安南所派商务官□□□□处，一谈。巳初归。巳正二刻，将饭，而总督费力必尼来拜，总督夫人及总督参赞帕尔东之妻来谒内人，陪谈良久，客去乃饭。饭后，徘徊船面。午正，舟复启碇。申初，茶食。申正一刻，舟出澜沧江口，浪大船摇，屡睡屡起，或卧看小说。饮食如常日。亥正睡。

与安南商务官一谈

十六日 阴雨。辰正起。浪大船摇，屡睡屡起，或卧看小说，或抚视铴儿。饮食如常日。亥正睡。

十七日 阴晴半。饮食、睡、起皆同昨日。此三日内作次韵七律二章以答左子兴见贻之诗，本日乃定稿。

十八日 晴。辰正起。浪大如昨。饮食以时。午正，写一函寄子兴，录诗寄之。未初，写毕。写数日日记。馀时抚视铴儿，或看小说。子正，舟抵香港，在船面眺览良久。

舟抵香港

十九日 晴。子正二刻，偃卧，未成寐。李湘浦、□□□自粤省来迎，立谈数语。李勉林将往越东京勘界，过此留候，来谈极久。冒小山(沅)、刘鹤斋(承洽)、许次欧(如驷)亦自粤省来迎，坐谈良久。三人去后，仍留勉林久谈。丑正客去。阅函牍数件。寅初二刻睡。卯正起。茶食

李勉林将往越南勘界

后，剃头。见客络绎不绝，皆自粤省来者。巳初，乘香港英署总督派来之小轮船登岸，乘粤省派来之肩舆拜客。拜署香港总督马尔尺夫妇，久谈。至维克妥利亚客寓，湘浦等代赁之馆也，见客极久。最后，马尔尺来答拜，一谈。饭后，见西客数人，内有驻港英提督□□□，谈稍久。拜粤省来迎诸君，不晤。至勉林处久谈。回寓，写一函答张香涛制军。拜英提督夫妇，久谈。归寓，核函稿一件。与小山、勉林、族弟纪箕（号竹生）先后久谈，又另见数客，皆有求于余而不能允者也。大鹏协副将吴迪文（号瑞卿）来，一谈。饭后，与勉林、小山一谈。亥初三刻回船，诸君来送，酬应良久。最后，湘浦来，一谈。清捡室中诸物，入上房久坐。丑初睡。

拜香港总督夫妇

廿日　晴。卯正启碇。辰正起。船甚动摇，不能久坐，偃卧时多。饮食如常日，而量稍减。亥正睡。

廿一日　晴。辰正起。船摇如昨，屡卧屡起。饮食如常。亥初睡。

廿二日　晴。辰正起。船摇竟日。夜过茶山，风劲浪涌，坐卧不宁。子初二刻睡。是日有晕船之意，然饮食仍能如时。

廿三日　晴。寅正二刻起，至下舱，仍偃卧。辰初二刻，舟抵吴淞口，候潮泊焉。驻吴淞炮台曹肯堂镇军来迎，李与吾军门亦来，久谈。文武官来谒者甚众。申正潮至，启碇。同舟者李与吾、朱星槛、庄守斋、曾道亨、陈峻亨，列坐纵谈。酉正，抵上海泊焉，客来迎者益众。戌初二刻，犁

船抵上海迎者甚众

寓天后宫

眷登岸，乘肩舆往天后宫寓居，见客良久，亥初乃饭。饭后，复见客。子正，入上房，与季妹谈极久。

廿四日 晴。与季妹、内人、女儿谈至丑正始罢，寅初睡。辰初起，见客。巳正出门，拜邵筱村、龚仰蘧，久谈，午正二刻归。饭后，见英国领事休士、副领事柏来斐尔（华名许士佩福来），一谈；又见客甚多；姻娅中自湘来迎者：刘伯固、康侯，欧阳仲谐、可舟，贺海平、瑞屏。遇无客时，即与聂仲芳妹丈及伯固诸君随意闲谈。夜，至上房，与季妹谈。

与汇丰总管核对汇单

廿五日 晴。寅初睡。辰初起，见客。巳正二刻，乘马车至汇丰银号，与其总管甘美伦核对汇单极久，归。复见客。夜，入上房久谈。

廿六日 晴。丑正睡。辰初起，见客。巳初，出门拜客，仅晤刘治卿一谈，馀皆未晤。午正二刻归。饭后，见客，或清捡行李。夜，入上房一坐。

拜各国领事官

廿七日 晴。丑初睡。辰初起，清捡行李。李丹崖来，久谈。巳正出门。拜各国领事等官。午正二刻，拜吴次潇世叔（名丙湘，文节公之子），一谈，归。饭后，小坐。未正，复出门，拜各国领事官。拜西班牙公使□□□，一谈。拜意大利署使兰家里，不晤；兰家里寓极远，舆中甚寒，体中不适，酉正归。仰蘧来，一谈。饭后，清捡案头。庄守斋率其次子□□来，一坐。夜，入上房一谈，清捡行李。

廿八日 晴。丑初睡。卯正起，料捡诸事。辰正，自寓启行，往金利源码头，登"钧和"轮船。客来送者既去，

即命启碇。与仰渠、仲方、康侯久谈。午初，至吴淞口登岸，乘肩舆阅炮台极久；形势甚佳，惜大炮不足，又平衍之地，工程颇艰耳。旋至曹肯堂营中，复阅暗炮台良久。入席饮宴，未终辞出。乘小船至"镜清"兵船，客来送者既去，即命启碇。入舱更衣，写日记甚久。饭后，与青岩、徐麦村（筹防局员，名瑞昌）、司马徐仲虎、陈峻亭一谈。清捡可送人之物。子正睡。舟抵大沙泊焉。

往吴淞口阅炮台

廿九日 晴。辰初起，饭后，核函稿一件。午初，舟抵江阴，统领武毅军张韶臣（名景春）、军门吴朝杰、凌问樵率属来迎，登舟一谈。偕之登岸阅炮台，山势极佳，土坚，易于兴工，可以持久，炮亦粗足。未正，阅毕，至韶臣营小坐，辞出登舟。客来送者既去，即命启碇。问樵、朝杰、田海筹送余往宁，同舟以上，饭时久谈。核函稿一件，复与诸客一谈。亥初，舟抵七濠口泊焉。程尚斋、陈少希、杨子穆、吴柏庄来，久谈。又见客，文武数班。茶食，盥濯。子正睡。

往江阴阅炮台

卅日 晴。辰初二刻起，诸客来，一谈。饭后，复谈良久。巳正，舟抵草鞋夹，金陵城中司道以下官来迎，一谈，又见文武官数班。黄昌岐、袁如生来，一谈。过周佐臣（国兴名）"长龙"船，与昌岐、如生、青岩、麦村同坐，久谈。午初二刻，舟抵下关，登岸阅炮台。至问樵营中一坐，登舟复行。未初二刻，抵旱西门，叔父暨将军丰绅、副都统姚田、织造广英皆迎于接官厅。叔父先回署，将军三人陪坐片刻，余辞出登舆。未正二刻入督辕，侍叔父一谈。

下关登岸阅炮台

见九叔父

至上房久谈，侍叔父同饭。申正，出拜将军、副都统、织造署、布政司田质庭(国俊)，各一谈，归已戌初矣。侍叔父一谈。饭后，复谈极久。运气，盥濯。子正睡。

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一月初一日　阴晴半。卯正三刻起，侍叔父一谈。将军、副都统来，一谈。饭后见客，午正二刻乃毕。织造来，久谈。饭后，侍叔父一谈，见客二班。出门拜客，晤者数处，徐未晤。最后，至黄昌岐处，坐谈甚久，并得茶食。拜刘治卿，一谈，归。亲友及署中武官、傔从来祝寿，应酬良久。侍叔父一谈。饭后，复谈极久。至八妹室久谈，十六弟妹暨侄女、甥女皆同坐。回房，盥濯。子初二刻睡。

亲友及署中官员贺寿

初二日　晨阴，微雨，巳刻后晴。卯正二刻起，侍叔父一谈。亲友及署中武官、傔从来贺余四十八岁生日，应酬良久。饭后，侍叔父久谈，袁如生、赵凌仙、欧阳仲谐同坐。巳初离署。巳正，至文正祠行礼后，文武官同入麵席，谭青岩所备也。席散后，辞出，拜客数家，不晤。晤冯哲卿，一谈。拜织造广乐三，不晤。拜副都统姚春农，一谈。拜将军丰汉文，久谈。归署，拜幕中诸友，各一谈。侍叔父谈极久。饭后，复久谈。入上房，与八妹一谈。清捡案头。亥正睡。

初三日　阴雨。卯正起，督仆从收捡行李，侍叔父一谈。饭后，至上厅行礼，是日祖妣江太夫人百二岁冥诞也。叩辞叔父后，叔父先行出城，余小坐。陈小峰来谒，一谈。余亦出署。巳初，抵城阜西门外官厅，叔父、将军、副都

统、织造暨司道各官禀请圣安，纪泽即登舟，乘周佐臣之“长龙”，用小轮船拖行，吴朝杰、王星瑞、陈峻亭、袁如生同舟。巳正二刻，至下关，峻亭辞去。登“镜清”轮船，汤小秋、桂香亭、冯哲卿、禹级三来送，一谈。客去启碇，与如生久谈。饭后，舟抵瓜洲停轮，朝杰、星瑞辞行，一谈。客去，复展轮。运气，清捡行囊中函牍。如生来，久谈。剃头。饭时，与徐麦村久谈。饭后，与如生久谈，写一禀呈九叔父。子初二刻睡。

初四日　晴。辰初起，麦村、如生来谈。饭后，复一谈。午正二刻，舟抵吴淞，乘潮而上。申正，抵上海。乘小舟登岸，乘轿往行寓，见客数班。入上房一坐。饭后，见客良久。督仆从清捡行李，加写呈叔父禀数行，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复抵上海

初五日　晴。辰初起，是日饮食如时。午前清捡行李，午后始见客。洪琴西夜来，谈极久。入上房一坐。子正睡。

初六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出门拜客，午正归。饭后，见客。未正，出门拜客，梅小岩处谈极久，申正归。茶食后，清捡行李，见客数班。饭时，琴西、小岩先后来，谈至子初乃去。入上房一坐。

初七日　晴。丑初一刻睡。辰初起，茶食后，清捡行李。辰正二刻，更衣，诣天后圣母前拈香，归。清捡行李，静坐片刻。姻戚中刘氏兄弟、贺氏叔侄、欧阳可舟均来坐，琴西来，同饭。饭后，一谈。内人来，一谈。入上房一坐，与内人、季妹、刘四小姐、女儿、儿子同谈。未正二刻，启

诣天后圣母前拈香

登海晏轮离沪

程往金利源码头，登"海晏"轮船，送者纷纷，分班接见。最后，刘氏兄弟、袁妲生、贺海平、欧阳可舟来，坐谈片刻。申正，送客，启碇。酉正，饭后，船主安德尔来，一谈。其子谈稍久。夜啖粥，亥正睡。（同舟，曾逸斋、庄儆庵、陶榘林、陈溪村、邓汪厚甫及傔从彭名高、赵兴元、毛顺益、朱良二。）

金轺筹笔

初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因船摇，不能治事，屡卧屡起。阅《金轺筹笔》，余昔年在俄订约之问答，不解广钧侄何以刊之，致令传播也。是日午正、酉正之饭，均与船主父子久谈。夜仍啖粥，辰正二刻睡。

初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至逸斋诸君舱中一谈。曾君静舍人（宝章）来，一谈。写一函寄广钧侄，一禀呈叔父，一函寄内人。饭后，写一函答李佛生，核函稿数件。饭后，复核数件。茶食，盥濯。子初睡。

初十日 阴，雾，微见日。卯初，舟抵大沽口拨货。辰初起。茶食后，写摺扇一柄，核函稿数件，阅已缮各函。饭后，写摺扇一柄，阅已缮各函，核函稿一件。头痛，屡卧，未成寐。舟行雾中，不能速。饭后，复卧。亥初，更衣。舟抵天津，李傅相、吴清卿中丞（新由副宪授广东巡抚）偕司道以下文官、镇将以下武官迎于官厅，坐谈片刻。余偕李相至北洋大臣行辕寓焉，与李相久谈。茶食后，复久谈。

李傅相迎于官厅

十一日 阴晴半。丑正睡。卯正二刻起，徘徊极久。茶食后，至李相签押房一谈，见客十馀班。李相来，一谈。至李相室一谈。饭后，复一谈。未正出辕，至文正公祠行

礼。拜吴清卿，一谈。拜客见者何莘如、黄丽川等营官，久谈者周玉山，馀未晤，酉初二刻归。清卿及邵小村先后来谈；李相招宴，吴、邵同坐，酉正入席，亥初散。更衣后，清检案头，至李相室一谈。茶食，盥濯。子初睡。

十二日 晴。辰正起。是日饮食如常日。屡与李相纵谈。午前拜客，刘献夫、戴莲溪年丈，各一谈，馀不晤。申初，法、德、俄、美、日本领事官来谒，坐谈片刻，飨以酒果。酉初二刻，至清卿处便饭。酉正一刻入席，李相、唐元圃同坐，余未终席，戌正先归。李钟灵（秀）来，一谈。李相来，久谈，陪余茶食乃去。

屡与李相纵谈

十三日 晴。丑初睡。辰初二刻起。是日饮食如常日。辰、巳间，萧廉甫来，一谈。何莘如、陈渭滨、史光普来，谈颇久。午初、午正及亥初，均与李相纵谈。未初至酉初，拜英、法、俄、德、美、日本领事，均晤谈。酉正至戌正，在津海关署便饭，周玉山、胡梅霎、刘献夫为主人，余与清卿为客。亥初，与李相一谈。回房，清检行李。李钟灵来，一谈、茶食，盥濯。子正睡。

拜天津各国领事

十四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徘徊良久。至李相处一谈。李相来，一谈。辰正，李相先往官厅相候，余亦随至。李相、清卿及司道以下各官陪坐片刻，寄请圣安，余遂启程。午初三刻，行三十里至浦口，王仁庵来迎，与廉甫、莘如、仁庵、渭滨诸人同饭。饭后，天津姚令来送，一坐。复行廿五里，未正三刻至杨村，仁庵备寨。光普先来，与谈片刻。廉甫辞往正定，余复启行。行廿五里，酉初至

离天津

蔡村。武清令来谒，一谈。更衣，小坐，写日记。饭后，仁庵、光普来，谈极久。茶食，盥濯。亥初二刻睡。

十五日　晴阴半。寅初一刻起，饭后启行。行三十五里，于天明时抵河西务，坐良久。饭后，甫辰正二刻耳。行四十里，抵马头铺。饭后，行五十里，酉初抵张家湾（自马头至张家湾仅称廿五里，本日因水阻迂道也）。茶食时，庄撽庵来，一谈。茶食后，光普来，久谈。亥初二刻睡。

抵河西务

十六日　晴。寅初二刻起，饭后，光普、文道山来辞，一谈。行十五里，至通州，天尚未明。复行二十里，至定福庄，久坐。饭后，待后车齐集乃行。行十五里，入齐化门。复行五里，于午正至贤良寺，岳松二十三弟迎我于门，入谈颇久。徐寿衡之子仲远（名憼立）来谒，同谈良久。邀弟与仲远、逸斋、榘林同饭。饭后，与弟及仲远一谈。醇邸遣人来相候问。剃头。胡修之来，久谈。岳弟具酒肴邀宴，榘林、王鹏九同坐，亥初散。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内人，一函寄李相。岳弟来谈。子初睡。

醇邸遣人问候

十七日　晴。辰正起，自晨至夜见客，钱子密、李雨苍谈较久。饮食如时。无客时，与岳弟谈，或料捡明日入觐衣冠。亥正睡。

十八日　晴。丑初二刻起，饭后，乘车至东华门，步入景运门。在朝房与粤海关监督海绪（号赞庭）及邵筱村谈极〔久〕，其间钱子密、冯伯绅偶来一谈。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陆续入朝，皆迎见。辰正，入乾清门，在内朝房久候。巳初二刻，入养心殿，跪安谢恩。皇太后问在途行若干日，

养心殿叩见皇太后

又问英、法、俄大概情形，末问在洋水土何如，饮食何如，均随问奏对；命明日再递牌子，即下。出正华门，拜善将军，一谈。谒醇亲王，谈极久。拜孙莱山，一谈。知纪泽已奉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归，于申正三刻到寓。饭时，赶办谢摺等件，清检案头。饭后，盥濯。亥正睡。

奉派总理衙门行走

十九日　晴。寅初起，饭后，小坐。寅正二刻，登车入朝。与吴清卿谈极久，偕入内朝房。辰正三刻召见，皇太后问各国船械，各国交涉，又论中国海军事宜，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宜尽心办理，随问奏对，午初退朝。拜阎相，一谈。馀客不晤，归寓。饭后拜客，恭、伯、庆三邸晤谈，裕时卿、沈仲复各一谈，酉正三刻归。画稿颇多。饭后，写日记。春卿、鹏九来，一谈。茶食时，与陶榘林谈极久。子正睡。

皇太后问各种情形

廿日　晴。寅正起，饭后，以兵部加班奏事。卯初二刻，入朝。在本部朝房，与毕东河久谈。至传心殿，晤各部院官，坐颇久。至内阁，与徐寿衡谈极久。出西华门，往礼王府奠其母丧。拜客，或晤或否。未正，至荣仲华家，谈极久，索饭食之。拜客，至夕而归。饭后，画稿，清理零事。子初睡。

传心殿晤各部院官

廿一日　晴。卯初起，饭后，以译署奏事，卯正入朝。在兵部朝房，与毕东河、薛抚屏一谈。至实录馆，与阎相一谈。退朝，拜冯伯绅，不晤，回寓。清物，写片函致伯绅。茶食后，拜客，翁叔平谈最久，李雨苍次之，馀略谈，亦有不晤者。申正二刻，至岳松弟宅，见庶六叔母暨弟妇、

与翁叔平谈最久

侄儿女，坐厅中一谈。与弟同饭。饭后，入城。到寓后，春卿来，一谈。松韵涛（名林英，尊田之孙）来谒，一谈。画稿。饭时，祁罗弗来，久谈。定送礼之单。子初睡。

廿二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清捡礼物。徐荫轩来，一谈。高永燮（号理庵）来谒，一谈。饭后，拜客，晤者颇多，徐季和谈极久，张野秋次之，酉初二刻归。饭后，写条陈。茶食，盥濯。子初睡。

廿三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写条陈。剃头后，复写良久。李蕴古（光瑜）来，一谈。饭后，徐仲远来请画稿，一谈。写条陈。未初三刻，往总理衙门到任，拜印。更衣后，与福相（锟）、续燕甫谈甚久。饭后，复一谈，酉正归。写条陈，查阅各图。茶食后，写条陈，子初毕。渠林来，久谈。盥濯。子正睡。是日巳刻，写一联挽张粤卿中丞云："容辉未觌，声气相通，四万里归程，忽听北洋传鹏赋；仕已无常，春愠胥泯，三十年宦迹，叠绥南服奠蛮荒。"

总理衙门到任

廿四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核函稿一件，加写一函致王益晋，未毕。饭后，拜法公使恭斯尝，日本公使盐田三郎，德公使巴兰德，俄公使古马尼（一作古曼），税务司赫德，各一谈。英公使华尔身，美公使田贝，和公使费果孙，比公使维礼用，皆不晤，归。饭后，小坐。未正，往译署，与同事久谈。申初三刻，与庆邸、孙莱山陪法使恭斯当久谈。庆邸离署，余与同僚陪吴清卿、邵小村、方佑民饮宴，酉初散归。核函稿数件。夜饭少许，盥濯。子初睡。

拜各国公使

廿五日 晴。卯初起，饭后，小坐。入朝，兵部、海军两署奏事，兼坐传心殿听宣。巳初，退朝。拜客三家，晤孙子授，一谈。至醇邸，坐候甚久。拜客二家。至张宅（粤卿之子）吊唁。复至醇邸谒见，久谈。辞出，至前门遇试辇，停车良久乃进。拜奎星斋，不晤，申初归。饭后，往译署，与福、阎二相，许星叔、孙莱山、邵小村陪赫德久谈。拜章京，归。岳弟来，一谈。饭后，写一函致曾厚斋，一函致沈仲复。核函稿，与岳弟久谈。夜饭后，与渠林一谈。盥濯。亥正睡。 入朝

廿六日 晴。卯初二刻起，饭后，入朝。在传心殿久坐。始与翁叔平、延树南各一谈，旋与阎相久谈。偕阎相至午门外西小厅久坐，薛雲阶同谈。巳初三刻，偕立院中，皇上于太和门升辇往南郊，余以期服不陪祀，阎、薛以老不陪祀，均跪午门外路旁送驾。驾过即起，出东华门回寓。饭后，拜客数家，唯崇地山晤谈。未正，至译署，核稿画诺。申正，至台基厂宅中，指朝匠人更改门墙，酉初归。饭后，岳松弟来谈。核函稿数件，与岳弟一谈。茶食，盥濯。亥初睡。 崇厚晤談

廿七日 晴。卯初一刻起，饭后，入朝。坐传心殿最久，同谈者薛雲阶、徐寿衡、徐荫轩。巳正，闻钟鸣，偕雲阶急趋至午门外，阎相已先到久待矣。同跪道旁，迎驾毕，归。写一禀呈九叔父，一函寄内人，一函致李相。饭后，往兵部到任。午初三刻，入署，午正三刻，离署，拜客三家，唯蒋寿山晤谈。申初，至译署判牍毕，与燕甫久谈，

酉初归。李雨苍来，谈极久。饭后，阅兵部官单，加写片函致李相，片函寄内人。茶食，盥濯。亥正睡。

廿八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头痛颈强，和衣复睡。巳正二刻起。饭后，小坐。午初三刻，至兵部判牍良久。出城往岳弟宅，在上房与庶叔母、弟妹久谈。饭后，入城。申正，至译署。丁韪良来见，一谈。判牍良久，酉初归。饭后，与幕友一谈，写一函致长乐初，一函致徐寿衡辞宴。清捡案头，清捡洋纸。写西字函，答巴兰德、答祁罗弗各一件。茶食，盥濯，清零件。子初睡。

至兵部判牍良久

廿九日　晴。辰初二刻起，茶食后，批条陈。巳初，徐小云来，久谈。客去，乘车往台基厂，阅视屋宇良久。午初，往岳弟家，叩拜曾祖妣王太夫人冥诞，旋贺弟妹劳恭人生日，与庶叔母暨弟妹久谈，至书房一坐。饭后，辞出。未正，至译署，与庆邸、孙、廖、徐诸公一谈。至西厅接见倭、美、和、英四国公使暨其参赞、译官，陪饮良久，酉正归。饭后，批条陈。戌正一刻，往德国使署，观耶稣诞节花树；始与巴兰德谈，旋客来甚众，立谈良久。阅树后，归。茶食，盥濯。子初睡。

圣诞花树

十二月初一日　晴。卯正起，饭后，入朝听宣，辰正归。喉痛甚剧，静坐，批条陈。饭后，小睡。蒋寿山来，一谈。静坐。德贞来诊余，一谈。批条陈，剃头。饭后，批条陈。茶食，盥濯。梁林来，久谈。子正睡。

初二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头痛，不能治事，静坐或偃卧。饭后，复卧良久。清检案头，核函稿。茶食后，

徘徊良久。德贞来诊，一谈。为人写名片。饭后，写一函致洪琴西，阅点石斋丛画。茶食后，至椝林室一谈。盥濯。亥正二刻睡。

初三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题横额"云江共济图"五字，写四体屏各一幅，写一函致吴清卿。饭后，治眼镜二副，清捡皮袋中零物，清捡案头。至椝林室一谈。岳弟来，久谈。德贞来诊，一谈。客去，与岳弟谈。茶食后，清捡书籍。春卿来，一谈。徐仲愿来，一谈。判牍数件，写一函致广钧侄。饭后，与幕友一谈，写一禀呈九叔父，阅公牍。茶食，写一函致俄使，盥濯。亥正睡。

初四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静坐，阅《两般秋雨盦随笔》，钱唐梁绍壬(号应来)著也。饭后，与幕友一谈，清捡零物。茶食后，静坐。德贞来诊，一谈。写一函致葛江村。饭后，与幕友谈甚久，看小说。茶食后，复看良久。盥濯。亥正二刻睡。

初五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清捡书籍，写一函寄内人。饭后，毕。出门拜客，晤者：潘峄琴、廖紫垣、吴清卿之弟□□、游汇东，申初二刻归。茶食后，德贞来，一谈。何彤云来，一谈。乘马至祁罗弗处，阅视货物，酉初三刻归。饭后，写一函答李傅相。周邦来谒，一谈(古玩商人，曾至伦敦者)。看小说，茶食，盥濯。亥正睡。

古董商周邦曾至伦敦

初六日 晴。本部加班奏事。卯正起，饭后，入朝，坐传心殿极久，辰正归。饭后，小坐。午初，至绍祺家，吊

其夫人之丧，坐谈片刻。拜董酝卿，久谈。拜岳柱臣，晤其弟一谈。另拜客二家，不晤。午正二刻，至译署，阅函牍良久。未正，至兵部判牍极久，申正一刻归。四等侍卫安庆□□□来谒，一谈。饭后，与幕友一谈。阅文牍，核函稿三件。至幕友处一谈，看小说。茶食，盥濯。亥初三刻睡，临睡濯足。

初七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静坐良久。梁斗南来一谈（耀枢）。左秋园来，一谈（庚〔?〕子兴之侄）。饭后，杨得胜来，一谈。小坐，至译署久坐。至兵部判牍甚久，申初归。德贞来，久谈。茶食后，徘徊良久。头痛，静坐。饭后，与幕友一谈，静坐。茶食，盥濯。亥初三刻睡。

初八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静坐，清捡旧收函牍。饭后，李秋亭（金镛）、唐伯存之子斐卿（应奎）先后来谒，各一谈。写一函寄聂仲芳。午正三刻，往译署商议公事，申初二刻归。徐仲愿来，一谈。査王幼山来电。茶食后，拜本寺方丈僧□□，一谈，归。写隶书屏三幅。饭后，与幕友一谈，复写屏一幅，督僮从悬联屏。看小说，茶食，盥濯，核报销稿。亥正二刻睡。

往译署商议公事

初九月 晴。辰初起，茶食后，看小说，栉沐，徘徊良久。饭后，往译署，未初归。茶食后，游隆福寺。至瑞兴隆玉器局一坐，申正归。写一函答李枭仙。德贞来，久谈。饭后，与幕友久谈。写对联二副，看小说，为译署拟电致出使大臣。茶食，盥濯，拟电毕。亥正一刻睡。

拟致出使大臣电文

初十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以海军译署皆奏事，兼

值听宣之期，是以入朝。卯正三刻，至传心殿久坐。旋至隆宗门外内务府朝房，与邵小村久谈。旋至□□□，与译署同僚坐谈。巳初二刻归。饭后，与岳弟一谈。午初二刻，往译署，与席卿、小雲、仲山久谈。未初，往兵部判牍，申初二刻归。俄国驻京公使库满（即古马尼）来，一谈。茶食后，核阅函稿三件。德贞来，一谈。饭后，与幕友久谈。精捡书籍，阅兵部牍稿。茶食，运气，盥濯。亥正二刻睡。

俄国公使来谈

十一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静坐片刻。辰正三刻，往西城拜善厚斋、崇文山、萨简斋，各一谈。谒醇邸，坐候良久，晤谈亦久。拜许星叔，不晤。未正，至译署，与同事久谈。饭后，与庆邸、孙莱山、续彦甫、廖仲山接见俄使库满，久谈，申正三刻归。德国使署参赞吉特力来，一谈。德贞来，一谈。饭后，与幕友久谈。判海署牍，阅兵部牍。写对联二副，四体屏各一幅。茶食，盥濯，阅张廉卿文。子初睡。

十二日　晴，大风。卯正起。茶食后，以兵部值日，入朝奏事，在传心殿久坐。至兵部朝房，与薛抚屏谈甚久。巳初二刻归。饭后，与幕友久谈。午正，往译署阅牍，与同事谈。未初，往兵部判牍，申初归。茶食后，德贞来，一谈。写一函致醇邸。饭后，与幕友久谈。写致醇邸函毕。写对联三副，四体屏各一幅。茶食，盥濯。亥正一刻睡。

十三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小坐，运气，阅董醖卿赋。巳初，往东长安门内阅堂考武官，马、步箭五十八名。毕，往兵部判牍，归。饭后，屠梅君来，谈一时有半。

阅堂考武官

刘毂云(运吉)来，一谈。未正，至译署阅牍，申初归。茶食后，徘徊，小坐，写对联四副。德贞来，一谈。饭后，与幕友久谈。核函稿数件，写一函致廖仲山，旋废不用。茶食，盥濯，核致张廉卿函稿。亥正二刻睡。

往各国使馆贺新年

十四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小坐。辰正二刻，往译署，与同事陪各部院官久谈，同饭。饭后，复坐谈。未初一刻，偕第三班同事暨部官赴法、德、比、美、奥、日本使署贺岁，申正一刻毕。至赫德处一谈，归。剃头。德贞来，一谈。饭后，与幕友一谈。阅文牍，清检案头。写一函寄儿女，茶食后，封之。盥濯。亥正二刻睡。

拜王壬秋

十五日　晴。卯初三刻起，茶食后，以本部加班奏事及验放听宣，卯正二刻入朝，在传心殿一坐。至兵部朝房，与毕东河、薛抚屏、福□□(懋)久谈，薛新迁宗丞，福新迁鸿胪卿也，巳正二刻归。饭后，小坐。午正，往译署，旋出城拜王壬秋于蒋寿山家，王先谈良久，蒋出同谈。另拜数家，不晤。至岳松弟宅，在上房久坐。拜白简侯，久谈。申正二刻归。德贞来，一谈。饭后，写一禀呈九叔父。阅文牍，清捡案头，写名片字。茶食，盥濯后，复写良久。亥正二刻睡。

十六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写零字，看小说。饭后，往西城谒醇邸，坐候良久，晤谈片刻。拜庆邸、恭邸不晤。拜薛抚屏、荣仲华、绵沛卿，各久谈。申正二刻归。饭后，阅江南寄来各函。渠林来，一谈。写对联五副，写一函寄李相，至渠林室观棋。茶食，盥濯，加写寄李相函

一纸。亥正三刻睡。

十七日 阴，雪。辰初起，茶食后，小坐。往译署一坐。至同文馆监学生大考，偕沈仲复点名散卷。茶食后，锡席卿、廖仲山陆续至，席卿先去，小云于饭时至，四人与丁韪良同饭。饭后，阅英文卷良久，申初二刻归。茶食，栉沐。判兵部牍，写一函答日本驻京使者盐田三郎，核函稿。饭后，复核良久。写楹联八副。眷卿来，一谈。核函稿，茶食，阅董酝卿所集联语（名曰"俪白妃黄"）。盥濯。写一禀呈叔父，甚长。亥正二刻睡。

阅同文馆大考英文卷

十八日 雪止，仍阴，偶有微雪。辰初起，茶食后，静坐，徘徊。加写呈叔父禀一纸。巳正，往译署阅卷良久。饭后，小坐，往兵部判牍极多。申初二刻，往美国使署，晤公使田贝暨其妻、女，一谈。归后，德卿来，一谈。饭后，核函稿三件，写对联七副。茶食，盥濯。亥正二刻睡，临睡濯足。

晤美公使及其妻女

十九日 阴，微雪。卯正三刻起，茶食后，写一函寄内人。辰正二刻，往译署点学生名，阅函牍。小云后至，一谈。体中不适，午初归。周晓腴来，一谈。饭后，至渠林室一坐，何桐云、周晓腴（兆賓）同谈。写对联七副。徐寿衡来，谈极久。写四体屏各一幅，行书屏四幅。饭后，写行草屏八幅。茶食，核函稿，加写一函致李相。盥濯，运气。亥正二刻睡。

廿日 阴，微雪，申正微见日。卯正二刻起，茶食后，以兵部值日入朝，坐传心殿极久，巳正归。饭后，往译署，

与小雲、仲山久谈，午正三刻归。阅函数件，写四体屏各一幅。茶食后，写四体屏各一幅。龙威阁书店李□□之子希贤来谒，一谈。德贞来，一谈。写四体屏各一幅。饭后，毕。与幕友久谈。至渠林室一谈。茶食后，判海军牍数件。盥濯。亥正睡。

廿一日　晴。卯初二刻起，茶食后，入朝。在传心殿与徐寿衡久谈，偕至九卿朝房一坐，同乡京官十许人在焉。辰正，至乾清门外保和殿阶侧，行三跪九叩首礼，叩谢天恩；纪泽领班，同乡官以次序立行礼，缘安乡等县田亩、芦洲水灾，奉旨分别蠲缓、递缓钱漕也。礼拜退朝，归。饭后，出城拜湖广同乡官数十家，晤谈者数家，王壬秋处谈稍久。申初，至岳松弟家，在上房久坐，至劳叔安室一坐。饭后，拜同乡官数家，不晤。夜，至寿衡处久谈。回岳弟宅，至上房一坐，至叔安室久坐。夜饭后，弟与叔安至余室一坐。盥濯。亥正睡。

叩谢天恩

廿二日　晴。卯正三刻起，茶食后，拜同乡官数十家。晤彭稷初，久谈，彭□□、李鸣九同坐；徐晤三四家。午初，回岳弟宅。饭后，至上房一坐；至叔安室一坐，徐仲愿同谈。写函稿致巴兰德，写一函呈醇邸。岳弟招饮，徐、劳同席，余未终席而归，申正到家。查内人来电，云畅儿稍愈。阅函数封。饭后，与幕友一谈。判兵部牍，核阅摺片九件，清捡案头。德贞来，口授函稿令写，亥正毕。茶食，盥濯。子初睡。

内人来电

廿三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写一函致李相，阅同

文馆岁考卷。饭后，阅卷。茶食后，剃头。豫东屏来，谈极久。核兵部摺片。德贞来，一谈。阅卷。饭后，与幕友一谈。阅卷，清捡案头。茶食，盥濯。亥正二刻睡。

廿四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清捡所阅课卷。饭后，往译署，与同事一谈。至西厅，陪各部院同僚久谈。午正二刻，偕庆邸、阎[illegible]相、麟芝庵、徐颂阁、孙子绶、廖仲山往俄署贺岁，未初一刻辞出。归后，李果仙来，谈甚久。日本公使盐田三郎来，谈极久。偕岳松弟、劳叔安、联春卿暨本宅幕友同饭。饭后，弟去，与叔安谈极久。写对联二副。夜饭后，复一谈，送之至渠林室。盥濯。子初睡。

俄署贺岁

廿五日　阴。卯正二刻起，茶食后，因兵部加班奏事，辰初一刻入朝，在传心殿久坐。巳正一刻，往天安门外观掣签武官二员。至兵部画到日片刻。拜汇丰银行总办阿狄司，一谈。午正一刻至译署，饭后，与席卿、仲山一谈，未初二刻归。叔安来，一谈。写隶书中幅一帧。茶食后，叔安去。德贞来，一谈。写行书中幅一帧。祁罗弗来，一谈。饭后，与幕友一谈。写对联二幅，匾字四枚。写一函致海军署总办。茶食后，写一函致李相，盥濯。亥正睡。

拜汇丰行总办

廿六日　晴。辰初起，是日饮食如常时。午、未二时，王壬秋在此久谈。申刻，至英国驻京公使华尔深处，久谈。酉初，德贞来，一谈。馀时写对联、屏幅、册叶甚多，或与幕友闲谈。盥濯后，睡已子初矣。

廿七日　晴。卯正起，茶食后，以偕敬子斋复奏查核工部奏销钱粮事（名曰“查黄册”）入朝，辰正二刻，退

查黄册

食。饭后，小坐。拜春卿之父常如斋参领，久谈。拜丰玉甫(烈)，不晤。午正二刻，至译署。未正，出署拜文中允(焕)，一谈，归。与岳松弟谈，阅函件。茶食后，核函稿，写一函寄内人。德贞来，一谈。饭后，核函稿，写对联八副。茶食后，加写一稟寄叔父，甚长。盥濯。亥正二刻睡。

廿八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核函稿，阅函件。饭后，往宝相处祝其八十生日，留饮。席散，拜恩祝川、惠苓舫、德静山，均不晤。午正，至译署阅牍，与小云、仲山久谈，未初三刻归。阅函阅牍。茶食后，与岳松弟久谈。饭后，德子固来，一谈。核函稿，写册叶四幅，阅函良久，写对联六副。茶食。至逸斋处久谈，渠林、傲庵同坐。核函稿一件，构思颇久。盥濯。子初一刻睡。

祝宝相八十生日

廿九日 晴。辰初起，茶食后，运气，观仆从移置器具，写一函答李甫苍。豫东屏来，谈极久。饭后，阅函件。李立斋(名传献，佛生胞弟)来，一谈。刘谷筠来，一谈。茶食后，劳叔安来，一谈。写一函呈醇邸，清捡屉中零件。饭后，作摺稿谢赏荷包恩。写一函致孙莱山，改写呈醇邸之函。茶食，盥濯。子初睡。

三十日 晴。卯初二刻起，茶食后，入朝谢赏荷包恩，在九卿朝房久坐。辰正，驾出乾清门，升保和殿，纪泽道旁免冠，碰头叩谢，诸臣每年得例赏者，则跪而三叩首耳。礼〔毕〕归寓。饭后，剃头。巳正复出，诣恭邸、庆邸投刺。拜豫东屏，不晤。谒醇邸，久谈。拜阁学宝□□(昌)，不晤。拜黄载桐，一谈。出城拜钱子密、廖仲山、徐

入朝叩谢赏荷包

小雲，均不晤。未正二刻，至岳松弟宅，在上房久谈。刘谷篙来，一谈。申初，敬祖先，又望空以礼神祇。更衣，饭后，至叔安室久谈。拜王壬秋，久谈，岳弟后至，复同谈，居停主人蒋寿山亦在坐。戌正，归岳弟宅。夜饭后，徐仲愿来，一谈。亥正，在上房厅中祀祖先，与家人相庆兼受仆从之贺。盥濯。子初睡。

祀神祀祖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人名索引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画

十　画

十二画

十四画

十六画

十七画以上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译名简释

二 画

九黎堡

Korigsberg，今加里宁格勒

力发铺尔城

Liverpool，利物浦

力检子大花园

Regent's Park

三 画

三德威嶓岛

即夏威夷群岛

土耳吉斯坦

即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

勺伦市

Thuanan

马嚾色二、马赛儿

Marseille，马赛

四 画

木司姑

Moskva，莫斯科

太音江

Tyne R.，泰恩河

太姆士新报

The Times，泰晤士报

比得和旅

Petrodvorets，彼得宫城

日斯巴尼亚
西班牙
丹国
丹麦王国
乌里治
Woolnich
计倪
几尼
巴德布郎园林
Bois de Boulogna

五画

古尼斯柏尔格
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
本思
Pence，便士
布司科甫
Pskov，普斯科夫
布赖吾
Brentwood，布伦特伍德
卡利、加利
Calais，加来
电气灯
电灯
代模斯
Thames，泰晤士
皮鲁国
秘鲁国
立德
Litre，公升
加尔栗达
加尔各答

六画

西明大教堂
英国威斯特敏斯特教堂
地立
decalitre，十升
地西美德
decimetre，分米
地喀
decagram，十克
迈当
metre，米
师特体恩
Stettin，现什切青Szczecin
师坦达德新报
The Standard，旗帜报
刚八渡
Comprador，买办
丢尼斯
Tunis，突尼斯
佛来星根
Vlissingen，菲林根
多发尔、多福尔
Dover，多佛尔
多密尼克、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
衣德库伦
Köln，科伦

米国
美国
米新卡纳尔峡
Messina，墨西拿海峡
約尔克
York，约克

七　画

麦西哥
墨西哥
苏爱斯新河
苏伊士运河
苏葛兰德
苏格兰
克力门宫
克里姆林宫
克来德江
Clyde R。克来德河
杜法尔
Dover，多佛尔
李子福尔吉
Lichfield，利奇菲尔德
坎满
Country，野地
丽发尔铺尔
Liverpool，利物浦
吞不力其委尔斯
Tunbridge Wells，坦布里奇韦尔斯

伯灵
柏林
伯理玺天德
President，总统
佛尔刻师吞
Folkestone，福克斯通
佛郎
franc，法郎
希令
先令
库伦
Cologne，科隆
君师傅罗
Conterbury，坎特伯雷
阿尔萨司
Alsace，阿尔萨斯
阿尔白尔特宫殿
Royal Albert Hall
阿密阳、阿密雍
Amiens，亚眠
阿庫斯庄、阿庫斯通、阿马斯汤
阿姆斯特郎
纽卡色尔、纽喀塞尔
Newcastle，纽卡斯尔

八　画

昔昔利
Sicilia，西西里
坡尔子茂次、波尔子茂次
Portsmouth，朴次茅斯

罗勒音省
Lorraine，洛林
罗塔淹
Rotterdam，鹿特丹
依士本
Eastbourne，伊斯特本
依敦布拉
Edindurgh，爱丁堡
彼德尔火福
Petrodvorets，彼德宫城
舍弗尔德
Sheffield，设菲尔德
庚辛墩博物院
British Kensington Museum
波利塞
Port Said，塞得港

九　画

玻利非亚
Bolivia，玻利维亚
柏尔邻
柏林
柏京邯宫殿
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
柏明邯
伯明翰
哈威雅国
Hawaii，夏威夷王国
科龙
Cologne，科伦
科龙比
哥伦比亚
科郎埠
Colombo，科伦坡
美磁
Meuse，默兹
宫司鲁
今加里宁格勒
退姆司江
Thames R.泰晤士河
费嘎洛新报
Le Figaro，费加罗报
珗蒹司、珗嗱士、珗嗱哥
圣詹姆士宫

十　画

黎穆司新报
The Times，泰晤士报
哥龙埠
Colombo，科伦坡
埋尔
miles，英里
格林尼志天文馆
格林威治天文台
格林委乞水师书院
格林威治海军学校
格洛佛纳嘎勒立
格洛佛纳画馆
修里雍
Amiens，亚眠

倭格师福尔德
Oxford，牛津

爱丁布尔
Edinburgü，爱丁堡

爱洛佛蛮
isle of，Man，马恩岛

爱珠、爱森
Essen，埃森

拿波利
Napoli，那不勒斯湾

桑立
Hectolitre，百升

桑的美德
Centimetre，厘米

桑喀
Hectogram，百克

十一画

理检滋花园
Regent's Park

勒力色宫
Elysee Palace，爱丽舍宫

曼吉斯塔
Manchester，曼彻斯特

密利美德
Millimetre，毫米

维尼遂拉
Venezuela，委内瑞拉

维雅巴伦
Virbais

绿马尼国
România，罗马尼亚

十二画

博隆
Bologne- Sur-Mer，滨海布洛涅

博郎花园
Bois de Bowlogne，布伦拟园

韩诺佛尔
Hanover，汉诺威

葡梳洋
大西洋

森比德堡
圣彼得堡

森金司宫殿
St，James's Palace

森梯纽新报
Saturday News，周末报

塔尔巴哈台
今新疆塔城地区

遂士
瑞士

温则尔
温莎

喀马
gram，克

喋啡
咖啡

十三画

赖比利亚
利比里亚

路璽
Riga，里加

微尔巴楞
Virbalis，威尔巴林

福克师登
福克斯通

十四画

嘉德密画馆
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馆

赛奇会
博览会

十五画

噜噜太司特文
Present，照会

德律风
telephone，电话

德福尔
Dover，多佛尔

十九画

轉尔次大桥
Forth Bridge

十三画

赖比利亚
利比里亚

路[illegible]
Riga，里加

微尔巴楞
Virbalis，威尔巴林

福克师登
福克斯通

十四画

嘉德密画馆
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馆

赛奇会
博览会

十五画

[illegible][illegible]太司特文
Present，照会

德律风
telephone，电话

德福尔
Dover，多佛尔

十九画

[illegible]尔次大桥
Forth Bridge

十三画

赖比利亚
利比里亚

路[illegible]
Riga，里加

微尔巴[illegible]
Virbalis，威尔巴林

福克师登
福克斯通

十四画

嘉德密画馆
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馆

赛奇会
博览会

十五画

[illegible]噜太司特文
Present，照会

德律风
telephone，电话

德福尔
Dover，多佛尔

十九画

[illegible]尔次大桥
Forth Bridge